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三八七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三八七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2.87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三八七册目次

集部・總集類

古文輯略不分卷（一）

〔清〕曹本榮編

江西省圖書館藏清鈔本

第一函

楚黄曹本榮編次

第一函

勅

冊文

皇太后冊文　元陳儼
開元神武皇帝冊文　唐蘇頲
唐武宗昭肅皇帝會昌二年上尊號玉冊文　唐李德裕
唐武宗昭肅皇帝會昌五年上尊號玉冊文　唐李德裕
乾德上尊號冊文　宋范質
皇帝尊號玉冊文　元姚燧

立冊

唐冊元宗明皇帝文　唐賈曾

十

唐冊肅宗宣皇帝文　唐賈至
策立安帝文　漢鄧太后
立皇后何氏文　晉穆帝
冊淑妃為皇后文　唐錢珝
皇后冊文　宋王安石
冊廣陵王為皇太子冊文　唐王言會最

封冊

封齊王策　漢武帝
封燕王策　漢武帝
封廣陵王策　漢武帝
賜諸侯策　漢光武
封諸郡王勅　唐王言會最
冊雅王文　唐錢珝
擬冊齊王文　唐劉禹錫
擬冊晉王文　唐劉禹錫
德宗冊嘉誠公主文　唐陸贄

哀冊

唐高祖神堯皇帝哀冊文　唐虞世南
唐太宗文武皇帝哀冊文　唐褚遂良
宋文帝元皇后哀冊　顏延年

十一

敬皇后哀冊文　齊謝朓
唐太宗文德皇后哀冊文　唐虞世南
宣仁聖烈皇后哀冊文　宋畢仲游
昭明太子哀冊文　梁王均

謚冊

唐德宗神武皇帝謚冊文　唐權德輿
仁宗皇帝加上徽號冊文　宋王珪
太祖皇帝加上尊號冊文　元王構
世祖皇帝謚冊文　元王構
仁宗皇帝謚冊文　元張士觀

親祀南郊赦　元虞集
太和七年八月七日冊皇太子德音　唐編制
元豐立皇太子赦文　宋鄧潤甫
至都大赦天下制　唐蘇頲

德音

宣慰魏博德音　唐玉堂遺範
亢旱撫恤百姓德音　唐編制
賑恤江淮遭水旱疾疫百姓德音　唐編制
恤刑慶賜德音　唐編制

唐穆宗文惠皇帝戒勵風俗德音文　唐元稹

制

薄葬制　魏文帝
立皇后高氏制　宋范鎮
立皇后孟氏制　宋梁燾
邢氏進號賢妃制　宋孫洙
冊皇太子制　唐內制
立皇太子制　宋張方平
封衡陽郡王成義爲中王等制　唐蘇頲

除皇弟顥保信保靜軍節度使進封嘉王制　宋元絳
徐王改封冀王制　宋范祖禹
第十二妹等四人各封長公主制　唐白居易
祈國長公主進封衛國長公主制　宋司馬光
姚元之拜相制　唐內制
除韓休黃門侍郎平章事制　唐張九齡
李吉甫拜相制　唐玉堂遺範
裴垍拜相制　唐白居易

李絳拜相制　唐玉堂遺範
授馬燧渾瑊副元帥招討河中制　唐陸贄
授李晟鳳翔隴右節度使兼涇原副元帥制　唐陸贄
加裴度幽鎮兩道招討使制　唐元稹
加裴度鎮州四面招討使制　唐元稹
冊太原節度使守太師兼中書令晉王制　唐錢珝
授李愬山南東道節度使制　唐玉堂遺範

明王禕

誥

授孔戣右散騎常侍制　唐白居易

鄭覃可給事中制　唐白居易

授崔郾諫議大夫制　唐元稹

授秘書少監賜紫盧光啟守中書舍人制　唐錢珝

授翰林學士鄭延昌守本官兼中書舍人制　唐劉崇望

授吏部尚書制　唐白居易

授張仁愿兵部尚書制　唐蘇頲

授李絳檢校右僕射兼兵部尚書制　唐元稹

授李乂刑部尚書制　唐蘇頲

授韋綬禮部尚書薛放刑部侍郎丁公著工部侍郎等制　唐賈至

授柳公綽吏部侍郎制　唐白居易

授韓滉戶部侍郎制　唐孫逖

授趙昌翰考功郎中制　唐錢珝

授倉部郎中制　唐劉禹錫

授李懷讓兵部郎中制　唐蘇頲

授李建吏部員外郎制　唐白居易

授徐商禮部員外郎制　唐李德裕

授栢耆兵部員外郎制　唐元稹

授張籍水部員外郎制　唐白居易

授宋璟御史大夫制　唐蘇頲

擢尹思貞御史大夫制　唐蘇頲

授張進侍御史制　唐蘇頲

授崔義進侍御史趙光裔鄭析殿中丞李鋋監察等制　唐薛廷珪

授蕭鄴李元監察御史制　唐崔嘏

授蔡法度廷尉制　沈約

授馬懷素秘書監制　唐蘇頲

授韓愈比部郎中史館修撰制　唐白居易

授戶部巡官秘書省校書郎楊玢武功縣尉充集賢校理制　唐錢珝

授于季友羽林軍將軍制　唐元稹

授嚴綬可太子少傅制　唐白居易

授太子賓客王礩等諸王傅制　唐薛廷珪

授王自勵原王府諮議制　唐元稹

授狄兼謨兼益王傅鄭東之兼益王府長史制

唐李德裕

諒泗州刺史兼團練使當道兵馬留後兼侍御

史賜紫金魚袋張愉岳州刺史制　唐白居易

授宋郁廣都尉黃去惑臨安縣尉主簿顏溫鳳翔文

學等制　唐李磎

二十

封姚崇妻鄭國夫人制　唐蘇頲

內中齊國夫人扶風高陽郡夫人並封婕妤樂安郡

新泰郡廣陵郡太原郡雲安郡五夫人並加封秦

晉楚越燕國夫人制　唐錢珝

浙西節度使錢鏐燕國夫人吳氏進封晉國夫人制

唐錢珝

許州節度使王蘊母趙氏進封楚國太夫人制

唐李磎

贈裴度太師制　唐李德裕

贈故蕃維州城副使悉怛謀制　唐李德裕

韓通贈中書令　宋劉敞

翰林學士給事中知制誥歐陽修可禮部侍郎端明

殿學士吏部侍郎宋祁可尚書左丞禮部郎中知

制誥范鎮可吏部郎中刑部郎中知制誥王疇可

右司郎中三司度支判官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宋

敏求可祠部員外郎並依舊職任　宋劉敞

起居舍人直秘閣同修起居注司馬光改天章閣待

制　宋王安石

二十一

右司諫王陶可皇子伴讀　宋王安石

參知政事歐陽修曾祖某贈某官　宋王安石

曾祖母某氏某國太夫人

祖

祖母

父

母

朝奉郎蘇軾可守禮部郎中　宋王震

殿中侍御史豐稷可右司諫　宋劉攽

批答

移京西戎兵備關東誓文　唐德宗

令

赦天下令　漢高祖

求賢令　魏曹操

與劉孝儀令　簡文帝

答勸進羣下令　梁元帝

教

與李豐教　漢諸葛亮

與羣下教二首　漢諸葛亮

又

爲宋公修張良廟教　晉傅亮

招隱逸教　梁安成王秀

建平王聘隱逸教　梁江淹

第二函

頌

帝王德業無疆頌　唐李華

皇明混一天下頌　明顧禄

四夷咸賓詩　明解縉

大禮南郊頌　梁簡文帝

大唐封禪頌　唐張說

大唐封東嶽朝覲頌　唐蘇頲

會聖宮頌　宋歐陽修

籍田頌　宋宋祁

明堂頌　宋宋祁

祀方丘頌　明劉基

郊祀頌　明方孝孺

視學詩　明胡廣

聖學臨廱頌　明廖道南

王述起義堂頌　唐張說

上黨舊宮述聖頌　唐張說

武功大唐中興頌　唐元結

六

七

浦陽深溪王氏義門碑銘　明宋濂
儒理西銘　宋章楫
東銘　宋章楫
克己銘　宋呂大臨
學古齋銘　宋朱熹
求放心齋銘　宋朱熹
敬義齋銘　宋朱熹
衣帶銘　明周是脩
釋老泗州開元寺鐘銘　唐李翱
菩薩泉銘　宋蘇軾
夢齋銘　宋蘇軾
廣東東莞縣資福寺舍利塔銘　宋蘇軾
箴
官箴敬一箴　明世宗
虞箴　周辛甲
大寶箴　唐張蘊古
丹扆箴六首　唐李德裕
續丹扆箴　明王禕

十二

端拱箴　宋王禹偁
瑞箴　唐孫朴
兵箴　晉梁肅
獄箴　唐張說
女史箴　晉張華
百官箴　漢楊雄
太倉箴　唐李商隱
官箴　明劉基
其二
其三
私箴五箴　唐韓愈
暗室箴　唐歐陽詹
動箴　唐皮日休
靜箴　唐皮日休
視箴　宋程頤
聽箴
言箴
動箴

十三

規

戒

七

連珠

盟

誓

符

檄

第三函

表

九

狀

十

牋

啓

原

問對

字說

義

說書

評

訓

訓

第四函

論

經論董仲舒論春秋　漢司馬遷
泰誓論　宋歐陽修
春秋論上　宋歐陽修
春秋論下　宋歐陽修
洪範論　宋廖偁
禮論　宋王安石
詩　宋蘇洵
嚳妃論　宋蘇洵
春秋　宋蘇洵
禮　宋蘇洵
書　宋蘇軾
春秋定天下之邪正論　宋蘇軾
禮　宋蘇軾
禮論　宋李清臣
孔子不貶季札論　元吳萊
六經論　明宋濂

周官一　明方孝孺
周官二　明方孝孺
迂論　明王廉
論元年春王正月　明王守仁
史論過秦論　漢賈誼
論前史得失　漢班彪
晉紀總論　晉干寶
三國論　唐王勃
史通論書志　唐劉知幾
吳季札論　唐獨孤及
兩漢辨亡論　唐權德輿
編年紀傳論　唐皇甫湜
東晉元魏正閏論　唐皇甫湜
晁錯論　唐李觀
荀悅論高祖武宣論　唐李德裕
漢昭論　唐李德裕
漢元帝論　唐李德裕
三國論　唐李德裕

第五函

策問

制問策問賢良文學策　漢文帝

問賢良策　漢武帝

又

三

四

五

永明九年策秀才五首　齊王融

一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五首　齊王融

天監三年策秀才三首　梁任昉

策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問　唐陸贄

策賢良問　唐顏師古

又

策賢良問　唐獨孤及

賢良方正策問　唐

二

三

四

五

廷試策問　明永樂

廷試策問　明永樂

廷試策問

試問策進士策問　唐韓愈

又

策進士問　唐權德輿

又

二

明經諸經策問　唐權德輿

策問明經　唐權德輿

貞元二十一年禮部策問　唐權德輿

又

問爲治　宋歐陽修

問周禮官制之疑　宋歐陽修

私試策問　宋蘇軾

國學秋試策問　宋蘇軾

試館職策題　宋蘇軾

議

第六函

序

大學章句序　宋朱熹
中庸章句序　宋朱熹
詩圖總序　宋歐陽修
毛詩集解序　明陳鳳梧
春秋諸國統紀序　元吴澂
李彭山春秋私考序　明唐順之
三禮考註序　明羅倫
周禮義序　宋王安石
周禮考次目錄序　明方孝孺

二

論語解序　宋謝良佐
論孟集義序　宋朱熹
論孟或問序　明張翊
中庸後解序　宋呂大臨
中庸輯畧序　明唐順之
經序錄序　明歸有光
自序　漢司馬遷
叙傳　漢班固
志序　齊沈約

新註資治通鑑序　宋胡三省
通鑑前編序　元金履祥
唐鑑序　宋石介
帝王世次圖序　宋歐陽修
唐史論斷序　宋孫甫
劉道原十國紀年序　宋司馬光
古史序　宋蘇轍
正統八例總序　元楊奐
國統離合表序　元姚燧

三

續後漢書序　元郝經
通鑑綱目考證序　元朱右
世統本序　明豐坊
南齊書目錄序　宋曾鞏
梁書目錄序　宋曾鞏
陳書目錄序　宋曾鞏
南唐書叙　元趙世延
重刊舊唐書叙　明文徵明
仁宗御集序聖諭　宋歐陽修

第七函

序

歷代王言總

命

諭告

詔

勅

册文

璽書

赦文

德音文

制

誥

批答

御札

祭告文

諭祭文

玉牒文

鐵券文

制策文

國書

誓

令

教

歷代王言一

命

諭告

詔

命

文體明辨云按朱子云命猶令也字書大曰命小曰令此命令之别也上古王言同稱為命或以命官如書說命冏命是也或以封爵如書微子之命蔡仲之命是也或以飭職如書畢命是也或以錫賚如書文侯之命是也或傳遺詔如書顧命是也秦并天下改命曰制漢唐而下則以策書封爵制誥命官而命之名亡矣然周文之見於左傳者猶存故首録之以備一體

賜齊侯環命靈公　周靈王

昔伯舅太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大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緊伯舅是賴今余命女環兹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

諭告

文體明辨曰按字書云諭曉也告命也以上勑下之辭商周之書未有此體至春秋內外傳始載周天子諭告諸侯及列國往來相告之辭然皆使人傳言不暇書翰故今不録而採漢人之作以爲式

入關告諭　漢　高祖

漢元年十一月召諸縣豪傑云云

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耦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抵當也）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按按次第堵墻也）凡吾所以來為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要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至縣鄉邑告諭之（按告諭之語財百餘言而暴秦之弊為之一洗所謂若時雨降民大説者也）

為義帝發喪告諸侯　漢高祖

二年三月三老董公遮説漢王云云漢王曰善於是云云

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兵皆縞素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按此率諸侯王擊楚而曰願從諸侯王所擊者項羽而曰楚之殺義帝者猶有左氏辭命遺意）

告廬江太守東平相　漢章帝　補

議郎鄭均束修安貧恭儉節整前在機密以病致仕守善貞固黄髮不怠又前安邑毛義躬履遜讓比徵辭病湻潔之風東州稱仁書不云乎章厥有常吉哉其賜均義穀各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賜羊酒顯茲異行

諭金陵父老　明太祖

元失其政所在紛擾兵戈並起生民塗炭吾率衆至此為民除亂耳汝宜各守職業毋懷疑思賢人君子有能相從立功業者吾禮用之舊政有不便者吾為汝除之

申諭北征將佐徐常等　明太祖

朕與卿等率衆渡江誓除禍亂以安天下天監在茲朕不敢怠故命卿等北征廓清中原拯民難昔者元起沙漠入主中國子孫怠荒罔恤民艱天厭棄之君則有罪民復何辜前代革命之際兵戈相加視如寇仇肆行屠戮朕實不忍爾諸將帥當以為戒克城之日必使市不易肆民安其生凡元之宗戚皆善待之庶幾上答天心下慰民望以成朕伐罪救民之志有不恭命者必罰無赦

諭勉羣臣　明太祖

治天下者無逸然後可逸朕即位有年常以勤勵自勉待旦臨朝晡時而後還宮夜卧不能安席披衣而起仰觀天象見一星失次即為憂惕或量度民事有當速行者即次第筆記待旦發遣朕非不欲暫安但祇畏天命不敢故耳朕言及此者恐羣臣以天下無事便欲逸樂股肱既惰元首叢脞民何所賴書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爾羣臣但能以此為勉朕無憂矣

誥

勑

詔

文體明辨云按劉勰云若軒轅唐虞同稱爲命至三代始兼誥誓而稱之今見於書者是也秦并天下改命曰制令曰詔於是詔興焉漢初定命四品其三曰詔後世因之夫詔者昭也告也古之詔詞皆用散文故能深厚爾雅感動乎人六朝而下文尚偶儷而詔亦用之然非獨用於詔也後代漸復古文而專以四六施之詔誥制勅表箋簡啟等類則失之矣然亦有用散文者不可謂古法盡廢也

祠祭詔　漢高祖

郊祀志漢二年東擊項籍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廼待我而具五也廼立黑帝祠名曰北時悉召故秦祝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禮因令縣爲公社下詔云云按是時未爲詔蓋追書云

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

令諸吏善遇高爵詔　漢高祖

五月詔略曰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訓辨告勿笞辱民以饑餓自賣爲奴婢者皆免爲庶人又曰云云

士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諸侯子及從軍歸者甚多高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於吏者亟與爵或人君上所尊禮（人君謂其君人上謂天子）久立吏前曾不爲決甚亡謂也異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亢禮（亢當也）今吾於爵非輕也吏獨安取此且法以有功勞行田宅（行謂行酒之行猶付與也）今小吏未嘗從軍者多滿而有功者顧不得（顧反也）背公立私守尉長吏教訓甚不善其令諸吏善遇高爵稱吾意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廉察也字本作覝音同）

尊太公曰太上皇詔　漢高祖

五年上歸櫟陽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太公曰柰何令人主拜人臣後上朝太公擁篲迎門卻行上心善家令言五月詔云云

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披堅執銳自帥士卒犯危難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諸王通侯將軍卿大夫已尊朕為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太上極尊之稱也天子之父故號曰皇不預國政故不言帝

獄讞詔　漢高祖

七年制詔御史

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有罪者久而不論無罪者久繫不決自今以來縣道官獄疑者各讞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當報之所不能決者皆移廷尉廷尉亦當報之當謂處斷也廷尉所不能決謹具為奏傅所當比律令以聞刑法志上恩如此吏猶不能奉宣故孝景中五年後元年下詔云云自此以後獄刑益詳近於五聽三宥之意矣

定口賦詔　漢高祖

十一年二月

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程法式也）吏或多賦以爲獻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

求賢詔　漢高祖

十一年二月

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爲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絶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酇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中執法中丞也愚謂此詔令頒行之次第也）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爲之駕（郡守自往勸勉駕車遣之）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癃病勿遣（按高紀詔凡十五六今所取止此蓋餘多直書其事故也十二年三月之詔其辭雖文至謂吾於天下賢士功臣可謂亡負矣非王者罪己之言故不錄後放此）

議犯法相坐詔　漢文帝

按文帝元年十月即阼十二月下此詔蓋即位後第二詔也班氏載於刑法志而史記書之本紀太史公書於高景二紀詔皆不書獨文帝紀凡詔皆稱上曰以其出於帝之實意故也不然則山東老癃扶杖聽詔願見德化之成其可以空言動耶

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朕甚弗取其議

按刑法志漢興之初雖有約法三章網漏吞舟之魚然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高后元年乃除三族之罪孝文二年又詔丞相御史云云左右丞相周勃陳平奏言父母妻子同產相坐及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也臣愚以爲其故使文帝復曰云云

如朕聞之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道之以善者吏也既不能道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於民爲暴者也朕未見其便宜熟計之

平勃乃曰陛下幸加大惠天下使有罪不收無罪不相坐甚盛德臣等所不及謹奉詔盡除收律相坐法

答有司請建太子詔　漢文帝

元年正月有司請早建太子所以尊宗廟詔云云本文無答字今增之後放此

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饗也天下人民未有慊志慊快也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嬗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

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國家之體吳王於朕兄也淮南王弟也皆秉德以陪朕豈爲不豫哉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爲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按上曰以下疑是而諭有司之語有司固請乃以子啟爲太子時帝之即位財數月有司之建白文帝之謙讓皆可爲世法

議振貸及養老詔　漢文帝

三月

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阽於死亡而莫之省憂阽音丈坫音屋樴之樒並通爲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振起也俗從貝非又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今聞吏稟當受鬻者稟給也鬻淖糜也或以陳粟豈稱養老之意哉具爲令有司請令縣道年八上以上賜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上又賜帛人三疋絮三斤賜物及當稟鬻米者長吏閱視丞若尉致不滿九十嗇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稱者督之刑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

令列侯之國詔　漢文帝

二年十月

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歡欣靡有違德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由教訓其民其令列侯之國爲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爲吏謂爲卿大夫詔所止時以恩見留、明年十一月詔曰前日遣列侯之國或辭未行丞相朕所重其爲朕率列侯之國絳侯勃免丞相就國

日食詔　漢文帝

十月

朕聞之天生民為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廼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讀曰謫）見於天災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予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匄以啓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敕以職任務省繇費以便民朕既不能遠德故憪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軍太僕見馬遺財足（遺留也今當減留綠足充事而已）餘皆以給傳置（傳張戀反）

置者置驛傳之所

除誹謗法詔　漢文帝

五月

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訞言之罪（高后元年除妖言令今此又有訞言之罪是中間曾復設此條也訞妖同）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而後相謾（謾欺也初為要約共行祝詛後相欺誑中道而止無實事也）（音慢又莫連反）吏以為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為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抵觸）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

勸農詔 漢文帝

是年正月詔曰農天下之本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九月遂下此詔

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憂其然故今茲率羣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按此議起於賈誼詳見後

勸農詔 漢文帝

十二年二月

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於今而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饑色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務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税之半 明年六月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廑身從事而有租税之賦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税賜天下孤寡布帛絮各有數 按文帝即位十二三年有減租税半者再除租税者一後世人主未有能及之者豈非躬行節儉之效歟

按此議起於鼂錯詳見後

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詔　漢文帝

十二年二月

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爲生之本也三老衆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云無應令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其遣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問民所不便安而以戶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

除肉刑詔　漢文帝

五月刑法志云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其少女緹縈隨父至長安上書請沒入爲官婢以贖父刑罪書奏天子憐悲其意遂下令曰云云

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黥劓二刖左右趾合一）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與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得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爲令（丞相張倉御史大夫馮敬奏言云云制曰可）

增祀無祈詔　漢文帝

十四年春

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彌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愧其廣增諸祀墠場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己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音僖）皆歸福于朕躬不為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之不德而專鄉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按十三年夏詔曰蓋聞天道禍自怨起而福由德興百官之非皆由朕躬今秘祝之官移過於下以彰吾之不德朕甚不取其除之文帝過則自歸福則思與共古帝王用心也）

議佐百姓詔　漢文帝

後元年三月

間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廢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度謂量計）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不謂工商之貲）為酒醪以靡穀者多（靡散也音糜）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於仲）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與匈奴和親詔　漢文帝

後三年六月

朕既不明不能遠德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荒服故曰四荒）封圻之內勤勞不處（圻亦畿字）（不處不復安居）二者之咎皆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達遠也間者累年匈奴並暴邊境多殺吏民邊臣兵吏又不能諭其內志以重吾不德夫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何以自寧今朕夙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爲之惻怛不安未嘗一日忘於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轍於道（使車往還故轍如結也）以諭朕志於單于今單于反古之道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新與朕俱棄細過偕之大道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親以定始于今年

遺詔　漢文帝

七年夏六月帝崩於未央宮

朕聞之蓋天下萬物之萌生（始生曰萌）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以罹寒暑之數哀人父子傷長老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於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於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念之有（帝自言或者豈朕見之不明乎以不可嘉爲嘉耳然朕自謂得終天年供養高廟爲可嘉耳）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者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漢語音跣跣徒跣也）經帶無過三寸毋布車及兵器毋發人男女哭臨宮殿宮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聲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毋得擅哭臨以下（謂下棺於壙也）服大紅十五日小

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當言大功小功布也纖細布也也紅與功同文帝自率己意爲之非有取于周禮何謂以日易月乎他不在令者皆以此令比率音類從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按文帝此詔乃短喪之始也然本文蓋爲吏民設耳景帝嗣君也可緣此而短其喪乎又高帝無遺詔景武以後亦不復有蓋特出帝意而非故事也覩其辭非知死生之說者不能孰謂帝不知學乎

立孝文廟樂舞詔

漢景帝

元年

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禮樂各有由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酎直救反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遂羣生減耆欲不受獻罪人不帑刑不及妻子不誅亡罪不私其利也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朕既不敏弗能勝識此皆上世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明象乎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爲孝文皇帝廟爲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后祖宗之功德施千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禮儀奏丞相臣嘉等奏高皇帝廟宜爲帝者太祖之廟文皇帝廟宜爲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請宣布天下制曰可

從民寛大詔　漢景帝

元年正月

聞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夭絶天年朕甚痛之郡國磽陿無所農桑繫畜（磽謂磽确瘠薄陿謂隘也繫謂食養之畜謂牧放）或地饒廣薦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議民欲徙寛大地者聽之

頌繫老幼等詔　漢景帝

三年

高年老長人所尊敬也鰥寡不屬逮者人所哀憐也其著令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者未乳師朱儒當鞠繫者頌繫之（頌讀曰容寛容之不桎梏按刑法志云三年下詔云云至孝宣元康四年又詔諸年八十非誣告殺傷人他皆勿坐至成帝鴻嘉元年定令年未滿七歲賊鬭殺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合於三赦幼弱老眊之人此皆法令稍定近古而便民者也）

讞獄詔

漢景帝

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爲失欲令治獄者務先寬（假令讞訖其理不當所讞之人不爲過失）

令二千石修職詔

漢景帝

後四年四月

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紅謂女功）農事傷則饑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饑寒並至而能亡爲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爲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蓄積以備災害彊毋攘弱衆毋暴寡老耆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僞爲吏吏以貨賂爲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牟食苗根蟊）縣丞長吏也姦法與盜盜（姦法作姦也與盜盜者共盜爲盜耳）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禁采黄金珠玉詔　漢景帝

三年正月

農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爲幣用不識其終始間歲或不登意爲末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吏發民若取庸采黄金珠玉者坐臧爲盜二千石聽者與同罪

復高年子孫詔　漢武帝

建元元年四月

古之立教鄉里以齒朝廷以爵扶世導民莫善於德然則於鄉里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今天下孝子順孫願自竭盡以承其親外廹公事内乏資財是以孝心闕然朕甚哀之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給米粟以爲麋鬻之六反爲復子若孫令得身帥妻妾遂其供養之事

議不舉孝廉者罪詔　漢武帝

元朔元年十一月

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祿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内之士臻於斯路故旅耆老加惠耆老之人若賓旅也復孝敬選豪俊講文學稽參政事祈進民心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雍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孝廉者罪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迺加九錫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三則黜爵地畢矣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于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今詔書昭先帝聖緒令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風俗也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

封丞相宏詔　漢武帝

元朔三年十一月宏代薛澤為丞相先是漢常以列侯為丞相惟宏無爵於是下詔封

朕嘉先聖之道開廣門路宣招四方之士蓋古者任賢而序位量能以授官勞大者厥祿厚德盛者獲爵尊故武功以顯重而文德以行褒其以高城之平津鄉六百五十戶封丞相宏為平津侯其後以為故事至丞相封自宏始也

報公孫宏詔　漢武帝

元朔三年十一月

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上文遭禍右武未有易此者也朕夙夜庶幾獲承至尊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爲治者君宜知之蓋君子善善及後世若茲行常在朕躬君不幸罹霜露之疾何恙不已乃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今事少閒君其存精神止念慮輔助醫藥以自持

令禮官勸學詔　漢武帝

五年六月

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壞樂崩朕甚憫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方道也聞博聞也）咸薦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爲天下先（舉遺逸之文而興禮樂）太常其議予博士弟子崇鄉黨之化以厲賢材焉（丞相宏請爲博士置弟子員學者益廣焉）

遣謁者巡行詔　漢武帝

元狩元年四月

朕聞咎繇對禹曰在知人知人則哲惟帝難之蓋君者心也民猶支體支體傷則心憯怛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學流貨賂兩國接壤怵於邪說而造篡弑（怵誘也怵音如戌亥之戌非怵惕之怵也）此朕之不德詩云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已赦天下滌除與之更始朕嘉孝弟力田哀夫老眊孤寡鰥獨或匱於衣食甚憐閔焉其遣謁者巡行天下存問致賜曰皇帝使謁者賜縣三老孝者帛人五疋鄉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疋年九十以上及鰥寡孤獨帛人三疋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有冤失職使者以聞縣鄉即賜無贅聚（即就也各遣就其所居而賜之勿令贅聚也）

遣博士循行詔　漢武帝

元狩六年六月

日者有司以幣輕多姦農傷而末衆又禁兼并之塗故改幣以約之稽諸往古制宜於今廢期有月（期音朞朞有餘月矣）而山海之民未諭夫仁行而從善義立則俗易意奉憲者所以導之未明與將百姓所安殊路而撟虔吏因乘埶以侵蒸庶耶何紛然其擾也今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存問鰥寡廢疾無以自振業者貸與之諭三老孝弟以為民師舉獨行之君子徵詣行在所朕嘉賢者樂知其人廣宣厥道士有特招使者之任也詳問隱處亡位及冤失職姦猾為害野荒治苛者舉奏郡國有所以為便者上丞相御史以聞（按食貨志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皆以興利而諸大等之出亦為舉兼并之徒是時張湯方用事蓋其所建請也而此詔乃以存問鰥寡舉獨行為之辭豈其誠哉存此以見武帝詔令大抵出於空文非高文比也）

遣博士循行詔　漢武帝

元鼎二年九月

仁不異遠義不辭難今京師雖未爲豊年山林池澤之饒與民共之今水潦移於江南廹隆冬至朕懼其飢寒不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遣博士中等分循行諭告所抵無令重困吏民有振救饑民免其厄者具舉以聞

察茂材異等詔　漢武帝

元封五年名臣文武欲盡詔云云

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踶蹋也奔踶謂乘之則奔立則踶人也）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負俗謂被世譏論也）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泛覆也言馬有逸氣而不循軌轍也跅無檢局也弛者放廢不遵禮度也）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絶國者

止田輪臺等詔　　漢武帝　一

西域傳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犂是時軍旅連出師行三十二年海內虛耗征和中貳師將軍李廣利以軍降匈奴上既悔遠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宏羊與丞相御史奏言故輪臺以東捷枝渠犂皆故國地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處温和田美可益通溝渠種五穀與中國同時孰其旁國少錐刀貴黃金采繒可以易穀食宜給足臣愚以為可遣屯田卒詣故輪臺以東置校尉三人分護各舉圖地形通利溝渠務使以時益種五穀張掖酒泉遣騎假司馬為斥候屬校尉事有便宜因騎置以聞田歲有積穀募民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就畜積為本業益墾溉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孫為便臣謹昧死請上迺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云云

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每口增三十錢也）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開陵侯匈奴降者）危須尉犂樓蘭六國子弟在京師者皆先歸發畜食迎漢軍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共圍車師降其王諸國兵便罷力不能復至道上食（音嗣）漢軍漢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載不足以竟師強者盡食畜產羸者道死數千人朕發酒泉驢橐駝負食出玉門迎軍吏卒起張掖不甚遠然尚廝留甚衆（廝留言前後離廝不相逮及也）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宏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匄若馬（匄乞與也）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興師遣貳師將軍欲以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音預）謀參以蓍龜不吉不行迺者以縛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為文學者迺至郡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皆以丨自縛其馬不詳甚哉或以為欲以見彊（見顯示也）夫不足者視人有餘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其繇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言匈奴破不久）匈奴困敗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蓍皆以為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將於鬴山必克（行將謂遣將率行也）卦諸將貳師最吉故朕親發貳師下鬴山（鬴山山名）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重合侯得　侯者言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軍單于遺天子馬裘常使巫祝之縛馬者詛軍事也又卜漢軍一將不吉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能（音耐）饑渴失一狼走千羊迺者貳師敗漢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今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五伯所弗能

爲也按大鴻臚不知爲誰當考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聞今邊塞未正闌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獵獸以皮肉爲利卒苦而烽火乏失亦上集不得言邊塞有闌出逃亡之人而主者不禁又長吏利于皮肉多使障候之卒獵獸故令烽火有乏又其人勞苦因致逃亡凡有此失皆不集所上文書後降者來若捕生口廼知之既不上書後有降者來及捕生口言之乃知此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馬復因養馬以免徭賦也以補闕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畧邊狀與計對按此武帝悔過之書也其事有四益民賦一田輪臺二募因徒送匈奴使者三明封侯賞以報忿四方帝志盛氣壯時聞羣臣此請必銳然行之矣更變知難乃始悔艾時帝之齒已六十九雖徙義切早然漢家社稷幾危而復安實有賴焉方諸呂刑秦誓蓋仿彿其遺意云又食貨志言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廼封丞相爲富民侯下詔曰方今之務在于力農以趙過爲搜粟都尉過能爲代田一晦二甽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即此時事云餘見西域傳贊

令民毋出田租等詔　漢昭帝

始元二年遣使者振貸貧民毋種食者秋八月詔云云

往年災害多今年蠶麥傷所振貸種食勿收責毋令民出今年田租四年秋七月詔曰比歲不登民匱於食流庸未盡還往時令民共出馬其止切出諸給事中都官者且減之元鳳二年六月詔曰朕閔百姓未贍前年減漕三百萬石頗省乘輿馬及苑馬以補邊郡三輔傳馬其令郡國毋斂今年馬口錢三輔太常郡得以菽粟當賦三年春正月詔曰廼者民被水災頗匱於食朕虛倉廩使使者振困乏其止四年毋漕三年以前所振貸非丞相御史所請邊郡受牛者勿收責六年春正月詔曰夫穀賤傷農今三輔太常穀減賤其令以菽粟當今年賦元平元年春二月詔曰天下以農桑爲本日者省用罷不急官減外繇耕桑者益衆而百姓未能家給朕甚愍焉其減口賦錢有司奏請減什三上許之按是時霍光用事復修孝文之政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而詔辭又寄簡質可尚不事空文若有其事而無其辭若如始元元年遣故廷尉平等五人持節行郡國舉賢良問民所疾苦冤失職者二年三月振貸種食五年夏罷天下亭毋馬及馬弩關六年二月議罷鹽鐵榷酤秋七月罷榷酤官令民得以律占租元鳳四年春正月詔毋收四年五年口賦三年以前逋更賦未入者皆勿收凡此皆與民休息之事也覩相之所條奏者其殆此乎

議孝武廟樂詔　漢宣帝

本始二年五月

朕以渺身奉承祖宗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履仁義選明將討不服匈奴遠遁平氐羌昆明南越百蠻鄉風款塞來享建太學修郊祀定正朔協音律封泰山塞宣房符瑞應寶鼎出白麟獲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其奏有司奏請宜加尊號六月庚午尊孝武廟為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下世世獻

置廷平詔　漢宣帝

刑法志云武帝時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姦吏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宣帝自在閭閻而知其若此及即位廷史路溫舒上疏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上深愍焉乃下詔云云

斷者吏用法巧文寖深是朕之不德也夫決獄不當使有罪興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傷之今遣廷史與郡鞫獄任輕祿薄其為置廷平秩六百石員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於是選于定國為廷尉求明察寬恕黃霸等以為廷平季秋後請讞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獄刑號為平矣

地震詔　漢宣帝

四年三月郡國四十九地震或山崩水出

蓋災異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業奉宗廟託于士民之上未能和羣生廼者地震北海瑯邪壞祖宗廟朕甚懼焉丞相御史其與列侯中二千石博問經學之士有以應變輔朕之不逮毋有所諱令三輔太常内郡國舉賢良方正各一人律令有可蠲除以安百姓條奏被地震壞敗甚者勿收租賦大赦天下上以宗廟墮素服避正殿五日按漢自文帝日食下詔之後踵爲故常不皆出於誠意此後非他有關繫者不悉錄

嘉霍光詔　漢宣帝

地節二年三月

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宿衛孝武皇帝三十餘年輔孝昭皇帝十有餘年遭大難躬秉義率三公諸侯九卿定萬世策以安宗廟天下蒸庶咸以安寧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毋有所與功如蕭相國是時光薨

爵王成詔　漢宣帝

三年三月

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猶不能以化天下今膠東相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有異等其秩成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後詔使丞相御史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對言前膠東相成偽自增加以蒙顯賞是後俗吏多為虛名

有喪者勿繇事詔　漢宣帝

四年二月

導民以孝則天下順今百姓或遭衰絰凶災而吏繇事使不得葬徭事謂役使之傷孝子之心朕甚憐之自今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得收斂送終盡其子道

子首匿父母等勿坐詔　漢宣帝

五月

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蒙冒也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

減鹽賈及歲上繫囚詔　漢宣帝

九月

朕惟百姓失職不贍遣使者循行郡國問民所疾苦吏或營私煩擾不顧厥咎朕甚閔之今年郡國頗被水災已振貸鹽民之食而賈咸貴衆庶重困其減天下鹽賈又曰令甲死者不可生令有先後故有令甲令乙令丙若今之第一篇第二篇之類刑者不可息此先帝之所重而吏未稱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饑寒瘐死獄中瘐音庾何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各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凡言殿最者殿後也課居後也最凡要之首也課居先也

博舉吏民詔　漢宣帝

元康元年八月

朕不明六藝鬱于大道是以陰陽風雨未時其博舉吏民厥身修正通文學明於先王之術宣究其意者各二人中二千石各一人（按宣帝此詔最為知本然未聞當時有能舉其人以副上意者惜哉）

令二千石察官屬詔　漢宣帝

二年五月

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析分也謂分破律條妄生端緒以出入人罪）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亦亡繇知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稱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務平法或擅興繇役飾廚傳稱過使客（廚謂飲食傳謂傳舍使人賓客來者稱其意而遣之過者過度之過）越職踰法以取名譽譬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今天下頗被疾疫朕甚愍之其令郡國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

封海昏侯詔　漢宣帝

二年

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恩繫而不殊（繫明也殊絶也當明於仁恩不殊絶也）其封故昌邑王賀為海昏侯食邑四千戶

令八十以上非誣告等勿坐詔　漢宣帝

四年五月

朕惟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衰微亦亡暴虐（一作逆亂）之心今或罹文法拘執囹圄不終天命朕甚憐之自今以來諸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佗皆勿坐遣大中大夫彊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鰥寡覽觀風俗察吏治得失舉茂材異倫之士（刑法志曰景帝三年詔八十以上八歲以下當繫者頌繫之至孝宣元康四年又下詔云云至成帝鴻嘉元年定令年未滿七歲賊鬭傷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合於三故幼弱老眊之人此皆法令稍定近古而便民者也）

報張安世詔　漢宣帝

將軍年老被病朕甚閔之雖不能視事折衝萬里君先帝大臣明於治亂朕所不及得數問焉何感而上書歸衛將軍富平侯印薄朕忘故非所望也願將軍彊餐食近醫藥專精神以輔天年

親奉祀詔　漢宣帝

蓋聞天子尊事天地修祀山川古今通禮也間者上帝之祠闕而不親十有餘年朕甚懼焉朕親飭躬齋戒親奉祀爲百姓蒙嘉氣獲豐年

益小吏祿詔　漢宣帝

神爵三年八月

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祿薄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若食一斛則益五斗

褒黃霸詔　漢宣帝

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弟貞婦順孫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鄉於教化興於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潁川孝弟有行義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賜爵及帛

郡國等勿行苛政　　漢宣帝

五鳳二年八月

夫婚姻之禮人倫之大者也酒食之會所以行禮樂也今郡國二千石或擅爲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賀召由是廢鄉黨之禮令民亡所樂非所以導民也詩不云乎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勿行苛政

客禮待單于詔　　漢宣帝

甘露二年十二月

蓋聞五帝三王禮所不施不及以政今匈奴單于稱北藩臣朝正月朕之不逮德不能宏覆其以客禮待之位在諸侯王上按此蕭望之之議也事見後

戒不禁姦邪詔　漢宣帝

黃龍元年正月

蓋聞上古之治君臣同心舉措曲直各當其所是以上下和洽海內康平其德弗可及已朕既不明數申詔公卿大夫務行寬大順民所疾苦將欲配三王之隆明先帝之德也今吏或以不禁姦邪為寬大縱釋有罪為不苛或以酷惡為賢皆失其中奉詔宣化如此豈不繆哉方今天下少事繇役省減兵革不動而民多貧盜賊不止其咎安在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為欺謾以避其課三公不以為意朕將何任諸請詔省卒徒自給者皆止先是武帝以用度不足或奉使求不受奉祿自以其徒眾以取其稟者或自給於是姦吏緣以為利所得多于本祿故絕之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按之使真偽毋相亂按舊說以為宣帝平時苛嚴至黃龍初孰知治體始務行寬大今玩其辭意正謂吏不禁姦邪縱釋有罪為非而欲察計簿之欺謾非實者乃是欲加嚴耳非真務行寬大也

議律令詔　漢元帝

刑法志云宣帝置廷平獄刑號為平矣時鄭昌上疏言不若刪定律令宣帝未及修正元帝初立乃下詔云云

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也今律令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斯豈刑中之意哉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者條奏惟在便安萬姓而已至成帝河平中復下詔盡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有司無仲山甫將明之才不能因時廣宣主恩建立明制為一代之法而徒鉤摭微細毛舉數事以塞詔而已是以大議不立遂以至今按史氏之說如此則元成雖有此詔徒文具而無施行之實耳

宮館希御者勿治詔　漢元帝

間者陰陽不調黎民饑寒無以保治惟德淺薄不足以充入舊貫之居（帝自謙言不足充入先帝之居室）其令諸宮館希御幸勿繕治大僕減穀食馬水衡省肉食獸（按元帝詔令為民而下者甚衆然恭顯用事朝無善政豈能使民實被上澤今特具一二不盡錄也）

罷擊珠厓詔　漢元帝

珠厓　殺吏民背畔為逆今廷議者或言可擊或言可守或欲棄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羞威不行則欲誅之狐疑辟難則守屯田通于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饑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況乎辟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倉廩空虛無以相贍又以動兵非特勞民凶年隨之其罷珠厓郡民有慕義內屬便處之不欲勿彊（其事見後賈捐之議）

報貢禹詔　漢元帝

初元二三年間

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守經據古不阿當世孳孳於民俗之所寡故親近生幾參國政今未得久聞生之奇論也而云欲退豈意有所恨與將在位者與生殊乎往者嘗令金敞語生欲及生時祿生之子既已諭矣今復云子少夫以王命辨護生家雖百子何以加傳曰亡懐土何必思故鄉生其強飭慎疾以自輔

賜蕭望之爵邑詔　漢元帝

宣帝疾太子太傅望之受遺詔爲前將軍輔政上即位數宴見言事中書令弘恭石顯久典樞機奏望之等朋黨請謁者召致廷尉免爲庶人後數月制詔御史云云

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故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道以經術厥功茂焉其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給事中朝朔望坐次將軍天子傅以爲宰相會望之子伋上書訟望之前事恭顯等白望之教子上書歸非於上勅召望之望之自殺元帝無剛明之德故不能終全師傅之恩後世人主所當戒也

罷甘泉建章宮衛等詔　漢元帝

六月

葢聞安民之道本繇陰陽陰陽錯謬風雨不時朕之不德庶幾羣公有敢言朕之過者今則不然媮合苟從未肯極言朕甚閔焉永惟烝庶之饑寒遠離父母妻子勞於非業之作衛於不居之宮恐非所以佐陰陽之道也其罷甘泉建章宮衛令就農百官各省費條奏毋有所諱有司勉之毋犯四時之禁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各三人於時言事者衆或進擢召見人人自以得上意

條責丞相御史詔　漢元帝

永光元年春霜夏寒日青無光上以詔條責丞相於定國等

郎有從東方來者言民父子相棄丞相御史案事之吏匿不言邪將從東方來者加增之也何以錯謬至是欲知其實方今年歲未可預知也即有水旱其憂不細公卿有可以防其未然者不各以誠對毋有所諱定國上書自劾歸侯印上賜安車駟馬罷就第

議罷郡國廟詔　漢元帝

元帝時貢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毁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未及施耳永光四年乃下詔先罷郡國廟云云

蓋聞明王之御世也遭時爲法因事制宜往者天下初定遠方未賓因嘗所親以立宗廟蓋建威銷萌一民之至權也今賴天地之靈宗廟之福四方同軌蠻貊貢職久遵而不定令疏遠卑賤共承尊祀殆非皇天祖宗之意朕甚懼焉傳不云乎吾不與祭如不祭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

元成等七十人皆曰宗廟在郡國者宜無修奏可詳見後章元

議廟禮詔　漢元帝

罷郡國廟後月餘復下詔曰蓋聞明王制禮立親廟四祖宗之廟萬世不毁所以明尊祖敬宗著親親也朕獲承祖宗之重惟大禮未備戰慄恐懼不敢自顓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元成等四十四人奏議以爲高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毁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毁許嘉等二十九人以爲孝文皇帝宜爲帝者太宗之廟廷尉尹忠以爲孝武皇帝宜爲世宗之廟諫大夫尹更始等以爲皇考廟上序於昭穆非正禮宜毁於是上重其事依違者一年乃下詔云云

蓋聞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尊尊之大義也存親廟四親親之至恩也高皇帝爲天下誅暴除亂受命而帝功莫大焉孝文皇帝國爲代王諸呂作亂海内搖動然羣臣黎庶靡不一意北面歸心猶謙辭固讓而後即位削亂秦之迹興三代之風是以百姓晏然咸獲嘉福德莫盛焉高皇帝爲漢太祖孝文皇帝爲太宗世世承祀傳之無窮朕甚樂之孝宣皇帝爲孝昭皇帝後於義壹體孝景皇帝廟及皇考廟皆親盡其正禮儀

元成等奏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毁奏可詳見後

初陵勿置縣邑詔　漢元帝

四年十月

安土重遷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願也頃者有司緣臣子之義奏徙郡國民以奉園陵令百姓遠棄先祖墳墓破業失產親戚別離人懷思慕之心家有不自安之意是以東垂被虛耗之害關中有無聊之民非久長之策也詩不云乎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今所爲初陵者勿置縣邑使天下咸安土樂業亡有動搖之心布告天下令明知之

議封甘延壽等詔　漢元帝　一

建昭四年春

匈奴郅支單于背叛禮義留殺漢使者吏士甚逆道理朕豈忘之哉所以優游而不征者重動師衆勞將率故隱忍而未有云也今延壽湯睹便宜乘時利結城郭諸國擅興師矯詔制而征之賴天地宗廟之靈誅討郅支單于斬獲其首及閼氏貴人名王以下千數雖踰義干法內不煩一夫之役不開府庫之藏因敵之糧以贍軍用立功萬里之外威震百蠻名顯四海爲國除殘兵革之原息邊竟得以安然猶不免死亡之患罪當在於奉憲朕甚閔之其赦延壽湯罪勿治詔公卿議封焉事見後劉向請封甘延壽等事中

赦天下詔　漢元帝

五年三月

蓋聞明王之治國也明好惡而定去就崇敬讓而民興行故法設而民不犯令施而民從今朕獲保宗廟兢兢業業匪敢懈怠德薄明晻教化淺微傳不云乎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三老孝弟力田帛又曰方春農桑興百姓戮力自盡之時也故是月勞農勸民無使後時今不良之吏覆案小罪徵召證案與不急之事以妨百姓使失一時之作亡終歲之功公卿其明察申敕之

減死刑詔　漢成帝

河平中

甫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請他比日以益滋自明習者不知所由欲以曉諭衆庶不亦難乎於以羅元元之民夭絕亡辜豈不哀哉其令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其審核之務準古法朕將盡心覽焉事已見元帝議律令詔下

封丙吉後詔　漢成帝

宣帝初即位賜吉爵關內侯吉爲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絕口不道前恩故朝廷莫能明其功及霍氏誅上親政省尚書事是時掖庭宮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有阿保之功引使丙吉知狀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制詔丞相朕微眇時御史大夫吉與朕有舊恩厥德茂焉詩不云乎無德不報其封吉爲博陽侯邑千三百户吉薨子顯嗣有罪奪爵爲關內侯成帝時修廢功以吉舊恩猶重鴻嘉元年制詔丞相御史云云

蓋聞褒功德繼絕統所以重宗廟廣賢聖之路也故博陽侯吉以舊恩有功而封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夫善善及子孫古今之通誼也其封吉孫中郎將關內侯嗣故博陽侯奉吉後

憂郡國災異詔　漢成帝

鴻嘉四年正月

數敕有司務行寬大而禁苛暴訖今不改一人有辜舉宗拘繫農民失業怨恨者衆傷害和氣水旱爲災關東沉冗衆（冗散失其本業也）青幽冀部尤劇朕甚痛焉未聞在位有惻然者孰當助朕憂之已遣使者循行郡國被災害什四以上民貲不滿三萬勿出租賦逋貸未入皆勿收流民欲入關輒籍內所之郡國謹遇以理務有以全活之思稱朕意

罷昌陵詔

漢成帝

永始元年七月

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過聽將作大匠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馬殿門尚未加功天下虛耗百姓罷勞（罷讀作疲）客土疏惡終不可成朕惟其難怛然傷心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其罷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令天下毋有動搖之心

封卓茂詔

漢光武

　本傳卓爲密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不忍欺之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縣界王莽秉政遷京都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及莽居攝以病免歸更始立以茂爲侍中祭酒從至長安知更始政亂以年老乞骸骨歸時光武初即位先訪求茂茂詣河向謁見乃下詔云云

前密令卓茂束身自修執節淳固誠能爲人所不能爲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故武王誅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今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建武之初雄豪方擾虓呼者連響嬰城者相望斯固倥偬不暇給之日卓茂斷斷小宰無他庸能時已七十餘矣而首加聘命優辭重禮其與周燕之君表閭立館何異哉）

　愚按西都之士以士節不屬故耳光武此舉所以洗二百年靡敝之俗與禮蔽光周黨之意同或若乃謂其衆表循吏夫茂於出處去就之節煜然光明如此豈徒一循吏而已是不惟不知帝亦不知茂矣

議省刑法詔　漢光武

建武二年三月

頃獄多冤人用刑深刻朕甚愍之孔子云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省刑法

令中郎官等出繫囚詔　漢光武

五年五月

久旱傷麥秋種未下朕甚憂之將殘吏未勝獄多冤抑元元愁恨感動天氣乎其令中都官三輔郡國出繫囚罪非犯殊死一切勿案見徒免爲庶人務進柔良退貪酷各正厥事焉

令郡國給粟高年等詔　漢光武

六年春正月

往歲水旱蝗蟲爲災穀價騰躍人用困乏朕爲百姓無以自贍惻然愍之其命郡國有穀者給稟高年鰥寡孤獨及篤癃無家屬貧不能自存者如律二千石勉加循撫無令失職

省減吏員詔　漢光武

六月

夫張官置吏所以爲人也今百姓遭難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其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省減吏員縣國不足置長吏可幷合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於是條奏幷省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

日有食之詔　　漢光武

十月

吾德薄不明寇賊為害彊弱相陵元元失所詩云日月吿凶不用其行永念厥咎內疚其心其敕公卿舉賢良方正各一人百僚並上封事無有隱諱有司修職奉行法度七年三月癸亥晦日有食之避正殿不聽事五日詔上書者不得言聖

三十稅一詔　　漢光武

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稅今軍士屯田糧儲差積其令郡國收見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景帝二年令民田租三十而稅一今依景帝故曰舊制

戒厚葬詔　漢光帝

世以厚葬爲德薄終爲鄙至於富者奢僭貧者單財法令不能禁禮義不能止倉卒乃知其咎其布告天下令知忠臣孝子慈兄悌弟薄葬送終之義

令大官勿受異味詔　漢光武

十三年正月

往年已敕郡國異味不得有所獻御今猶未止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至乃煩擾道上疲費過所其令太官勿復受明敕下以遠方口實所以薦宗廟自如舊制

地震詔　漢光武

二十二年九月

日者地震南陽尤甚夫地者任物至重靜而不動者也而今震裂咎在君上鬼神不順無德災殃將及吏人朕甚懼焉其令南陽勿輸今年田租芻藁遣謁者案行其死罪繫囚在戊辰以前減死罪一等賜郡中居人壓死者棺錢人三千吏人死亡或在壞垣毀屋之下而家貧弱不能收拾者其以見錢穀取傭人為尋求之

作壽陵詔　漢光武

二十六年正月初作壽陵將作大匠竇融上言園陵廣袤無慮所用帝詔云云也不言詔意必帝自言也

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意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為山陵陂池裁令通水而已

按孝武以後詔令浮文多而實意少至光武乃復還漢初簡質之舊其辭之尤約者如二年五月詔曰民有嫁妻賣子從歸父母者恣聽之敢拘執論如律十二月詔曰惟宗室列侯為王莽所廢先靈無所依歸朕甚愍之其並復故國若侯身已歿屬所上其子孫見名尚書封拜三年七月庚辰詔曰吏不滿六百石下至墨綬長相有罪先請男子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婦人從坐者自非不道詔所名捕皆不得繫當驗問者即就驗六年五月詔曰惟天水隴西安定北地吏民為隗囂所詿誤者又三輔遭難赤眉有犯法不道者自殊死以下皆赦除之七年二月詔曰今國有衆軍並多精勇宜且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及軍假吏令還復民伍十一年二月詔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其殺奴婢不得減罪八月詔曰敢炙灼奴婢論如律免所炙灼者為庶人十三年二月詔曰長沙王興真定王得河閒王邵中山王茂皆襲爵為王不應經義其以興為臨湘侯得為真定侯邵為樂成侯茂為單父侯其宗室及絕國封侯者凡一百三十七人十八年詔曰今邊郡盜穀五十斛罪至于死開殘吏妄殺之路其蠲除此法同之內郡二十九年五月詔曰昔契作司徒禹作司空皆無大名其令二府去大中元二年遺詔曰朕無益百姓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務從約省刺史二千石

長吏皆無離城郭無追走及因郵奏若是者皆不炫文彩而音旨自足蓋自昔方隆之時事從簡實故文不勝質及世之將敝則文勝而質衰矣此有國者當戒亦秉筆代言者所宜知也

報臧宮詔　漢光武

本傳匈奴饑疫自相分爭宮願得五千騎以立功帝笑曰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吾方自思之二十七年與楊虛侯馬武上書云云詔報曰

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時張良於下邳圯前見父老出一編書者）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強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國無善政則自取適於日月之災）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敵尚彊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見者異詞聞者異詞傳聞者異詞）誠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自是諸將莫敢復言邊事）

賜周黨帛詔

(建武中徵爲議郎以病去職復被徵黨著短布單衣光武引見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詔云云)

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

行養老禮詔　漢明帝

(永平二年十月幸辟雍初行養老禮詔云云按中元二年夏四月丙辰詔有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並涉淵水而無攸濟之語說者謂漢詔多出於人主之手殆或然也丙辰詔今不載)

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禮而未及臨饗(三朝之禮謂中元元年初起明堂辟雍靈臺)眇眇小子屬當聖業間暮春吉辰初行大射令月元日(十月元日)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車輭輪供綏執授侯王設醬公卿饌珍朕親袒割執爵而酳(三老五更皆取有首妻男女全具者養三老五更先吉日司徒上太傅若講師故三公人名用其德行年耆高者三公一人為三老次卿一人為五更皆服絺紵大袍單衣皂緣領袖中衣冠進賢扶王杖五更亦如之不杖皆齋于太學講堂其日乘輿先到辟雍禮畢設坐於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天子迎於門屏交拜導自阼階三老升自賓階升東面三公設几杖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俎執醬而饋執爵而酳五更南面三公進供禮亦如之明日皆詣闕謝以其於己禮太隆也醬醢也珍謂有羞之屬即周禮八珍之類鄭元注儀禮云酳漱也所以絜口)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小雅逸篇也升登也登堂而歌所以尊人聲也)八佾具修萬舞於庭朕固薄德何以克當易陳負乘詩刺彼己永念慙疚無忘厥心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其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

有司順時勸農詔　漢明帝

三年正月

朕奉郊祀登靈臺見史官正儀度（儀謂渾儀以銅爲之置於靈臺王者正天文之器也度謂日月星辰之行度也史官即太史掌天文之官也）夫春者歲之始也始得其正則三時有成比者水旱不節邊人食寡政失於上人受其咎有司其勉順時氣督農桑去其螟蜮以及蝥賊詳刑慎罰明察單辭（單辭猶偏辭也）夙夜匪懈以稱朕意

日食詔　漢明帝

八月

朕奉承祖業無有善政日月薄蝕彗孛見天水旱不節稼穡不成人無宿儲下生愁墊雖夙夜勤思而智能不逮楚莊無災以致恐懼（楚莊王見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孼則禱於山川曰天其忘余歟此能求過於天必不逆諫矣）魯哀禍大天不降譴（魯哀公時政亂絶不日食譴之何益故哀公之篇無日食之異）今之動變儻尚可救有司勉思厥職以匡無德古者卿士獻詩百工箴諫其言事者靡有所諱

引咎詔

漢明帝

八年十月晦日有食之既

朕以無德奉承大業而下貽人怨上動三光日食之變其災尤大春秋圖讖所為至譴人主含天光據璣衡齊七政操八極故君明聖人道德政則日月光明五星有度日明則道正不明則政亂故常戒以自勑厲日食皆象君之進退為盈縮當春秋撥亂日食三十六故日至譴也永思厥咎在予一人羣司勉修職事極言無諱於是在位者皆上封事各言得失帝覽章深自引咎乃以所上班示百官又曰羣僚所言皆朕之過人冤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輕用人力繕修宮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應門聽政之處也言不以政事為務則有宣淫之心關雎樂而不淫思得賢人與之共化修應門之政者也飛蓬隨風微子所歎晉子曰無儀法程式飛揺而無所定謂之飛蓬飛蓬之問明主不聽此言微子未詳永覽前戒竦然兢懼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

申明車服制度詔

漢明帝

十二年五月

昔曾閔奉親竭歡致養仲尼葬子有棺無槨喪貴致哀禮存寧儉今百姓送終之制競為奢靡生者無儋石之儲而財力盡於墳土伏臘無糟糠而牲牢兼於一奠秦德公始為伏祠伏者何也金氣伏藏之日也四氣代謝皆以相生至于立秋以金代火金畏于火故庚日必伏月令孟冬之月臘先祖臘冬至後祭百神糜破積世之業以供終朝之費子孫饑寒絕命於此豈祖考之意哉又車服制度恣極耳目田荒不耕游食者衆有司其申明科禁宜於今者宣下郡國

尊師傅詔　漢章帝

永平十八年八月即位十月詔[illegible]云時未改元

朕以眇身託於王侯之上統理萬機懼失厥中兢兢業業未知所濟深惟守文之主必建師傅之官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行太尉事節鄉侯熹三世在位爲國元老（趙熹光武時爲太尉明帝時行太尉事）司空融典職六年勤勞不怠其以熹爲太傅融爲太尉並錄尚書事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小雅之所傷也（三事三公也出王在外三公及諸侯不肯晨夜省王）予違汝弼汝無面從（尚書益稷之文也）股肱之正義羣后百僚勉思厥職各貢忠誠以輔不逮申敕四方稱朕意焉

三公糾非法詔　漢章帝

建初二年三月

比年陰陽不調饑饉屢臻深爲先帝憂人之本詔書曰不傷財不害人誠欲元元去末歸本而今貴戚近親奢縱無度嫁娶送終尤爲僭侈有司廢典莫肯舉察春秋之義以貴理賤今自三公並宜明糾非法宜振威風朕在弱冠未知稼穡之艱難區區管規豈能照一隅哉其科條制度所宜施行在事者備爲之禁先京師而後諸夏

講議五經同異詔　漢章帝

四年十一月

蓋三代導人教學爲本漢承暴秦褒顯儒術建立五經爲置博士其後學者精進雖曰承師亦别名家孝宣皇帝以爲去聖久遠學不厭博遂立大小夏侯尚書後又立京氏易大小夏侯謂夏侯勝勝從兄子建也京氏京房也至建武中復置顔氏嚴氏春秋大小戴禮博士嚴氏謂嚴彭祖顔氏謂顔安樂大小戴戴德戴聖也此皆所以扶進微學尊廣道藝也中元元年詔書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減省至永平元年長水校尉儵樊儵奏言先帝大業當以時施行欲使諸儒共正經義頗令學者得以自助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又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於戲其勉之哉於是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

選高才生受學詔　漢章帝

八年十二月

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句遺辭乖疑難正恐先聖微言將遂廢絶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也其令羣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異義焉

禁考獄多酷詔　漢章帝

元和元年七月

律云掠者唯得榜笞立（掠問也榜擊也音彭笞擊也立謂立而考訊之）又令丙箠長短有數（令丙爲篇之次也又景帝定箠令箠長五尺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半寸其平去節故云長短有數也）自往者大獄以來掠考多酷鉆鑽之屬（大獄謂楚王英等是也鉆音其廉反鑷也鑽謂鑽鑿國語曰中刑用鑽鑿皆謂慘酷其肌膚也）慘苦無極念其痛毒怵然動心書曰鞭作官刑豈云若此（以鞭爲理官事之刑）宜及秋冬理獄明爲其禁

蠲除禁錮詔　漢章帝

十二月

書云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往者妖言大獄所及廣遠一人犯罪禁至三屬（即三族也謂父族母族及妻族）莫得垂纓仕宦王朝如有賢才而沒齒無用朕甚憐之非所謂與之更始也諸以前妖惡禁錮者一皆蠲除之以明棄咎之路但不得在宿衛而已

賜胎養穀等詔　漢章帝

二年正月

令云人有産子者復勿筭三歲今諸懷妊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筭一歲著以爲令又詔三公曰方春生養萬物莩甲宜助萌陽以育時物其令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及吏人條書相告不得聽受冀以息事寧人敬奉天氣立秋如故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則悦耳論之陰陽則傷化朕甚厭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悃愊至誠也）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方字伯平原人）况人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義斯亦殆近之矣間勅二千石各尚寬明而今富姦行賂天下貪吏枉法於上使有罪不論而無過被刑甚大逆也夫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以輕爲德以重爲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理人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定報囚律詔　漢章帝

春秋於春每月書王者重三正慎三微也（三正謂天地人之正所以有三者由有三微之月王者所當奉而成之禮記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三微者三正之始萬物皆微物色不同故王者取法焉十一月時陽氣始施於黃泉之下色皆赤赤者陽氣故周爲天正色尚赤十二月萬物始牙而色白白者陰氣故殷爲地正色尚白十三月萬物莩甲而出其色皆黑人得加功展某故夏爲人正色尚黑尚書大傳曰夏以十三月爲正平旦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鷄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夜半爲朔必以三微之月爲正者當爾之時物皆尚微王者受命當扶微理弱奉成之意也）律十二月立春不以報囚（報猶論也立春陽氣至可以施生不論囚）月令冬至之後有順陽助生之文（月令仲冬是月也日陽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身欲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而無鞫獄斷刑之政朕咨訪儒雅稽之典籍以爲王者生殺宜順時氣其定律無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

稟給嬰兒詔　　漢章帝

三年正月

蓋君人者視民如父母有憯怛之憂有忠和之教匍匐之救其嬰兒無父親屬及有子不能養食者稟給如律

以上皆詔凡百二十首按漢制度曰帝之下書有四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敕策書者編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篆書起年月日稱皇帝以命諸侯王三公以罪免亦賜策而以隷書用尺一木兩行惟此爲異也制書者帝者制度之命其文曰制詔三公皆璽封尚書令印重封露布州郡也詔書者詔告也其文曰告某官云如故事誡敕者謂敕刺史太守其文曰有詔敕某官他皆放此今所輯以詔書爲首策書次之璽書又次之誡敕語多簡故闕

戒后妃不得與政詔　　魏文帝

夫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又不得橫受茅土之爵以此詔傳後世若有背違天下共誅之

搜賢詔　隋文帝

日往月來唯天所以運序山鎮川流唯地所以宣氣運序則寒暑無差宣氣則雲雨有作故能成天地之大德育萬物而為功況以一人君於四海睹物欲運獨見致治不藉群才未之有也是以唐堯欽明命羲和以居岳虞舜膺德升元凱而作相伊尹鼎俎之媵為殷之阿衡呂望漁釣之夫為周之尚父此則鳴鶴在陰其子必和風雲之從龍虎賢哲之膺聖明君德不回臣道以正故能通天地之和順陰陽之序豈不猶元首而有股肱乎自王道衰人風薄居上莫能公道以御物為下必踵私法以希時上下相蒙君臣義失義失則政乖政乖則人困蓋同德之風難嗣離德之軌易追則任者不休休者不任則眾口鑠金戮辱之禍不測是以行歌避代辭位灌園卷而可懷黙而無慍放逐江湖之上沉赴河海之流所以自潔而不悔者也至於閭閻秀異之士鄉曲博雅之儒言足以佐時行足以勵俗遺棄於草野堙滅而無聞豈勝道哉所以覽古而歎息者也方今區宇一家煙火萬里百姓乂安四夷賓服豈是人功實乃天意朕惟夙夜祇懼將所以上嗣明靈是以小心勵己日慎一日以黎元在念憂兆庶未康以庶政為懷慮一物失所雖求傳巖莫見幽人徒想崆峒未聞至道唯恐商歌於長夜抱關於夷門遠迹犬羊之間屈身僕隷之伍具令州縣搜揚賢哲皆取明知今古通識治亂究政教之本達禮樂之原不限多少不得不舉限以三旬咸令進路徵召將送必須以聞（隋書作禮仁壽三年七月丁卯）

舉縣令詔　唐太宗

朕聞爲朕養民者惟在都督刺史朕嘗疏其名於屛風坐卧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迹皆著於名下以脩黜陟縣令尤爲親民不可不擇其令五品以上各舉堪爲縣令者以名聞

册立皇太子詔　唐順宗

萬國之本屬在元良主器之重歸於長子所以基社稷而固邦統古之制也廣陵王某孝友温恭慈仁忠恕博厚以容物寛明而愛人祗服訓辭言皆合雅講求典學禮必從師居有令聞動無違德朕獲纉丕緒祗若大猷惟懐永圖用建儲貳以承宗廟以奉粢盛爰舉舊章俾膺茂典宜册爲皇太子改名某仍令所司擇日脩禮册命

置賢良方正詔　宋太祖

先所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為師法詳言吏理達教化等三科而自曩及今未有應者得非抱倜儻者恥肩於常調懷讜直者雖効於有司必欲與自朕躬乎繼今不限內外職官前資見任布衣黄衣許詣閤門投牒自薦朕當親試焉

始策試舉人罷詩論賦三題詔　宋神宗

化民成俗必自庠序進賢興能抑繇貢舉而四方執經藝者專於誦數趨鄉舉者狃於文辭與古所謂三物賓興九年大成亦已盭矣今下郡國招徠雋賢其教育之方課試之格令兩令兩省待制以上御史三司三館雜議以聞

求直言詔

宋 韓維

朕涉道日淺昧于致治政失厥中以干陰陽之和乃自冬迄春旱暵為虐四海之內被災者廣閒詔有司損常膳避正殿冀以塞責消變歷日滋久未蒙休應嗷嗷下民大命近止中夜以興震悸靡寧永惟其咎未知攸出意者朕之聽納不得於理歟獄訟非其情歟賦斂失其節歟忠謀讜言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衆歟何嘉氣之久不效也應中外文武臣寮並許實封直言朝政闕失朕將親覽考求其當以輔政理三事大夫其務悉心交儆成朕志焉

立皇子詔

宋 王珪

人道親親王者之所先務也蓋二帝之隆治繇茲出朕甚慕之右衛大將軍岳州團練使英宗御諱皇兄濮安懿王子猶朕之子也少鞠于宮中而聰知仁賢見于夙成日者選于宗子近籍命以治宗正之事使使者數至其第迺宗執謙退久不受命朕黙然有嘉焉朕蒙先帝遺德奉承聖業罔敢失墜夫立愛之道自親者始固可以厚天下之風而上以嚴夫宗廟也其以英宗御諱爲皇子

太皇太后賜門下詔　宋　蘇　軾

官冗之患所從來尚矣流弊之極實萃于今以闕計員至相倍徙上有久閒失職之吏則下有受害無告之民故命大臣考求其本苟非裁損入流之數無以澄清取士之源吾今自以眇身率先天下永惟臨御之始常敕有司蔭補私親舊無定限自惟薄德敢配前人已詔家庭之恩止從母后之比今當又損以示必行夫以先帝顧託之深天下責望之重苟有利於社稷吾無憂於髮膚矧此恩私實同毫末忠義之士當識此誠各忘內顧之心共成節約之制今後每遇聖節大禮生辰合得親屬恩澤並四分減一皇太后皇太妃准此

賜端明殿學士銀青光祿大夫致仕范鎮奬諭詔　蘇　軾

朕惟春秋之後禮樂先亡秦漢以來韶武僅在散樂工於河海之上往而不還聘先生於齊魯之閒有莫能致魏晉以下曹鄶無譏豈徒鄭衛之音已雜華戎之器間有作者猶存典刑然銖黍之一差或宮商之易位惟我四朝之老獨知五降之非審聲知音以律生尺覽詩書之來上閱簨虡之在廷君臣同觀父老太息方詔學士大夫論其法工師有司考其聲上追先帝遺風易俗之心下慰老臣愛君憂國之志究觀所作嘉歎不忘

即位詔

庚申年四月

元 王鶚

朕惟祖宗肇造區宇奄有四方武功迭興文治多闕五十餘年於此矣蓋時有先後事有緩急天下大業非一聖一朝所能兼備也先皇帝即位之初風飛雷厲將大有爲憂國愛民之心雖切於己尊賢使能之道未得其人方董夔門之師遽遺鼎湖之泣豈期餘恨竟弗克終肆予冲人渡江之後蓋將深入焉乃聞國中重以僉軍之擾黎庶驚駭若不能一朝居者予為此懼馹騎馳歸目前之急雖紓境外之兵未戢乃會群議以集良規不意宗盟輒先推戴左右萬里名王巨僚不召而來者有之不謀而同者皆是咸謂國家之大統不可久曠神人之重寄不可暫虛求之今日太祖嫡孫中先皇母弟之列以賢以長止予一人雖在征伐之間每存仁愛之念博施濟衆實可為天下主天道助順人謨與能祖訓傳國大典於是乎在孰敢不從朕峻辭固讓至于再三祈懇益堅誓以死請於是俯循輿情勉登大寶自惟寡昧屬時多艱若涉淵水罔知攸濟爰當臨御之始宜新宏遠之規祖述變通正在今日務施實德不尚虛文雖承平未易遽臻而饑渴所當先務略舉其切時便民者條列於后嗚呼歷數攸歸欽應上天之命勳親斯託敢忘列祖之規建極體元與民更始朕所不逮更賴我遠近宗族中外文武同心恊力獻可替否之助也誕告多方體予至意

建國號詔

至元八年十一月　元　徒單公履

誕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紹百王而紀統肇從隆古匪獨我家且唐之為言蕩也堯以之而著稱虞之為言樂也舜因之而作號馴至禹興而湯造互名夏大以殷中世降以還事殊非古雖乘時而有國不以義而制稱為秦為漢者蓋從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又即始封之爵邑是皆狥百姓見聞之狃習要一時經制之權宜槩以至公得無少貶我太祖聖武皇帝握乾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帝圖四振天聲大恢土宇輿圖之廣歷無所無頃者耆宿詣庭奏章伸請謂既成於大業宜早定於鴻名在古制以當然於朕心乎何有可建國號曰大元蓋取易經乾元之義兹大治流形於庶品孰名資始之功予一人底寧於萬邦尤切體仁之要事從因革道協天人於戲稱義而名故匪為之溢美孚休惟永尚不負於投艱嘉與敷天共隆大號

頒授時歷詔

至元十七年六月　元　李謙

自古有國牧民之君必以欽天授時為立治之本黄帝堯舜以至三代莫不皆然為日官者皆世守其業隨時考驗以與天合故歷法無數更之弊及秦滅先聖之術每置閏於歲終古法蓋殫廢矣由兩漢而下立積年日法以為推步之准因仍公襲以迄于今夫天運流行不息而欲以一定之法拘之未有久而不差之理差而必改其勢有不得不然者今命太史院作靈臺制儀象日測月驗以考其度數之真積年日法皆所不取庶幾脗合天運而永終無弊乃者新歷告成賜名曰授時歷自至元十八年正月一日頒行布告遐邇咸使聞知

行科舉詔

元 程鉅夫

皇慶二年十一月

惟我祖宗以神武定天下世祖皇帝設官分職徵用儒雅崇學校為育才之地議科舉為取士之方規模宏遠矣朕以眇躬獲承丕祚繼志述事祖訓是式若稽三代以來取士各有科目要其本末舉人宜以德行為首試藝則以經術為先詞章次之浮華過實朕所不取爰命中書參酌古今定其條制其以皇慶三年八月天下郡縣舉其賢者能者充賦有司次年二月會試京師中選者朕將親策焉於戲經明行修庶得真儒之用風移俗易益臻至治之隆

即位詔

明太祖

洪武元年正月

朕惟中國之君自宋運既終天命真人於沙漠入中國為天下主傳及子孫百有餘年今運亦終海內土疆豪傑分爭朕本淮右庶民荷上天眷顧祖宗之靈遂乘逐鹿之秋致英賢於左右凡兩淮兩浙江東江西湖湘漢沔閩廣山東及西南諸部蠻夷各處寇攘屢命大將軍與諸將校奮揚威武已皆戡定民安田里今文武大臣百司衆庶合辭勸進尊朕為皇帝以主黔黎勉循輿情於二年正月初四日告祭天地于鍾山之陽即皇帝位于南郊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以吴二年為洪武元年是日恭詣太廟追尊四代考妣為皇帝皇后立大社太稷於京師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存恤詔

明太祖

曩因天下大亂死者不可勝數生者備歷艱辛已有年矣朕起布衣削羣雄定禍亂改元洪武今紀七年但才踈德薄日夕慮上帝有責思之再三惟兵後苦殃者朕失撫養存恤蓋軍民為朕開疆宇奮不顧身歿於戰場屍不至家魂無所依父母年高妻寡子幼一旦抛棄至今不能存活此朕之過也民間經兵避難父南子北至今不能會聚奉養者有之或子歿親老而無養親歿子幼而無依者有之亦朕之過也興言至此實可憫傷今詔天下有司各各具名以言朕當會居存養使不失所所有存恤事宜條列于後於戲君天下者所以為民也但君思治而民乖民欲樂而君奪臣稀賢而不法君或懦而臣剛此古今所難也所司奉行者勿以仁為弊以干刑憲

農桑學校詔

明太祖

農桑衣食之本學校道理之原朕嘗設置有司頒降條章使敦篤教化務欲使民豐衣足食理道暢焉何有司不遵朕命往往給縣赴京者皆無桑株數目學校緣由甚與朕意相違特勑中書令有司今後敢有無農桑學校者論擬違制杖降罰歷三年役注以吏事出身民有不奉天時而負地利者如律究焉於戲彝倫不整實君師之過坐享民供亦宜職分之當為斯言既出臣民聽焉永懷多福

免江西稅糧詔　　明太祖

朕本農夫深知民間疾苦及至親率六師南征北伐備知將士之勞方今天下一統東戍遼海南鎮諸番西控數種戎夷北屯沙塞朕以中國精銳駐守遐荒豈但風俗之殊亦有寒暑之異艱難萬狀朕不忍言然欲鎮安吾民必資守邊之力其於科徵轉運未免勞民理勢相須蓋不得已也念爾江西之民未歸附時土豪割據地方狼驅蠶食貲財一空歸附之後供給繁重已經九年其為困苦朕甚憫焉今年秋糧盡行優免於戲四海蒼生皆吾赤子夙念之意旦暮不忘緣事有緩急故恩有後先咨爾人民體朕至懷

定嶽鎮海瀆名號詔　　明　王　禕

詔曰自有元失馭群雄鼎沸土宇分裂聲教不同朕奮起布衣以安民為念訓將練兵平定華夷大統以正永惟為治之道必本於禮考諸祀典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在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英靈之氣萃而為神必皆受命於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爲甚至如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亦惟當時為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依古定制凡嶽鎮海瀆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亦依當時初封以為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其孔子明先王之要道為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庶幾神人之際名正言順於理為當用稱朕以禮祀神之意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開科舉詔

明　王禕

詔曰朕聞成周之制取材於貢士故賢者在職而其民有士君子之行是以風俗淳美國易為治而教化彰顯也漢唐及宋科舉取士各有定制然但求詞章之學而未求六藝之全至於前元依古設科待士甚優而權要之官每納奔競之人辛勤歲月輙竊仕禄所得資品或居舉人之上其懷才抱道之賢恥於并進甘隱山林而不起風俗之弊一至於此今朕統一中國外撫四夷方與斯民共享昇平之治所慮官非其人有傷吾民願得賢能君子而用之自洪武三年為始特設科舉以起懷才抱道之士務在經明行脩博古通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其中選者朕將親策于廷觀其學識品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有才學出衆者待以顯使中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選非科舉者毋得與官敢有游食奔競之徒坐以重罪以稱朕責實求賢之意於戲設科取士期必得於全材任官惟賢庶可成於治道咨爾有衆體予至懷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免租稅詔

明　王禕

蓋聞自古帝王必資民力以助成武功故國家尤當以恤民為先務朕為億兆主甚欲與吾民同樂於天地間即位以來于今三年各處郡邑雖嘗免其稅糧尚慮凋弊之餘未能蘇息其應天太平鎮江宣州廣德滁州和州當創業之初錢糧供億實為浩繁賴此數郡以足國用遂致平定四方念其勤勞何時忘之深宜優恤應天太平已宜免其稅糧二年鎮江宣州廣德滁和已免二年此七處今年夏秋稅糧再行蠲免徽州嚴州金華衢州處州廣信池州饒州廬州以次歸附供給皆為煩勞此九處今年夏稅秋糧亦與蠲免其河南北平近入版圖重念其民久罹兵革疲困為甚山東與河南地方相接其民宜加培養庶使河南之民得以相資為生山東已嘗與免二年河南北平已免一年此三處今年稅糧並行再與蠲免朕以布衣起事民間艱苦無不周知今所優免姑以凋弊之處為先所在有司其尚謹於奉承以體朕恤民之意

擬嘉靖遺詔

明　徐階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朕以宗人入繼大統獲奉宗廟四十五載深惟享國久長累朝未有乃茲弗起夫復何憾但念朕遠奉列聖之家法近承皇考之身教一念惓惓本惟敬天勤民是務祇緣多病過求長生遂致奸人乘機誑惑禱祠日舉土木歲興郊廟之祀不親朝講之儀久廢既違成憲亦負初心邇者天啟朕衷方圖改轍而遽嬰疾疢補過無由每一追思惟增愧恨蓋愆成美端仗後賢皇子裕王仁孝天植睿聖夙成宜上遵祖訓下順羣情即皇帝位勉修令德勿過毀傷喪禮依舊制以日易月二十七日釋服祭用素饈毋禁民間音樂嫁娶宗室親郡王藩屏為重不可輙離封域各處總督鎮巡三司官地方攸繫不許擅去職守聞喪之日各止於本處朝夕哭臨三日進香差官代行衛所府州縣幷土官並免進香郊社等禮及朕祔饗各稽祖宗舊制斟酌改正自即位至今建言得罪諸臣存者召用歿者卹録見監者即先釋放復職方士人等查照情罪各正刑章齋醮工作採買等項不經勞民之事悉皆停止於戲子以繼志述事兼善為孝臣以將順匡救兩盡為忠尚體至懷用欽末命詔誥中外咸使聞知

敕

文體明辯云按字書云敕戒敕也亦作敇劉熙云敕飭也使之警飭不敢廢慢也劉勰云戒敕為文實詔之切者周穆王命郊父受敕憲此其事也漢制天子命令有四其四曰戒書即戒敕也唐制王言有七其四曰發敕五曰敕旨六曰論事敕書七曰敕牒則唐之用敕廣矣宋亦有敕或用之於奬諭豈敕之初意哉其詞有散文有四六宋制戒勵百官曉諭軍民別有敕榜故以附焉　今制諸臣差遣多予敕行事詳載職守申以勉詞而褒奬責讓亦用之詞皆散文又六品以下官贈封亦稱敕命始兼四六亦可以見古文興復之漸云

敕侍御史司空　漢章帝

方春所過無得有所伐殺車可以引避引避之騑馬可輙解輙解之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人君伐一草木不時謂之不孝俗知順人莫知順天其明稱朕意

命呂休璟北伐勅　唐　蘇頲

門下朕聞守在四夷蓋安人以和衆加于百姓豈窮兵而黷武然則日之所出弗俾于化故知天之所討必龔其罰自默啜虔劉肆暴桀驁反常獨為匪人假命驕子者有歲時矣雖奉書説郎或遵于聲朔而控弦犯塞已毒于疆場朕惟務懷柔每在含忍遂使族邦憤積稔其六月之師逋寇禍盈窮此百年之運金山道前軍大使特進賀獵毗伽欽化可汗突騎施守忠二庭貫緒萬里威聲忠而善謀勇則能斷自膺殊禮名寵于外藩司立大勲志勤于中國兼遣弟右監門衛將軍守節長驅沙漠直指金微默啜舉其種類來相抗拒近殪于鋒鏑之下已若亂麻遠慮于廟堂之上將同破竹堅昆在右犄角而東並累獻封章請屠巢穴朕又聞不得已而用者孰若兵機不可得而逢者乃符人事永言取亂宜戒徂征右領軍衛將軍兼檢校北庭都護碎葉鎮守使安撫十姓呂休璟心堅鐵石氣横風雷始則和戎之利先得晉卿終而逐盧之功方邀漢將可為金山道行軍大總管北庭副都護郭虔瓘安處哲等懷才抱器蓄銳俟時慣習軍容備知邊要並可為副大總管領瀚海北庭碎葉等漢及驍勇健兒五萬騎金山衛前軍大使特進賀獵毗伽欽化可汗突騎施守忠領諸番部落兵健兒二十五萬騎相知計會逐便赴金山道朔方道行軍大總管右武衛大將軍攝右臺大夫同中書門下三品上柱國韓國公張仁亶文武將相莫與之京心膂大臣是所繫賴當分閫之任受升壇之律常願身先士卒不以賊遺君父與副大總管右監門衛大將軍魯受信等領番漢兵募健兒或用絶群飛騎城傍等十五萬騎赤水軍大使凉州都督司馬逸客外寬内明正辭直道標忼慨之節曾不顧身蘊經營之志期于盡敵與右武衛將草隙卯右金吾衛翊府中郎將李元通副使右驍騎衛虎陵府折衝能昌仁左衛神山府折衝陳義忠等領當軍及當界番漢兵募健兒七萬騎豐安軍大使靈州都督甄粲副使張趙壁常元寂等領番漢兵馬六萬騎防禦羣牧大使臨洮軍使甄亶領當軍莫門積石等軍馬募及秦蘭渭城等州

大家子弟摠二萬騎建康軍士甘州刺史李守徵王門軍使肅州刺史湯嘉惠墨離軍士瓜州都督李思明伊吾軍使伊州刺史李脊交等各領當軍兵馬與突騎施守忠呂休璟等計會共為表裏莫不運其長策悉心而効六奇接以短兵指掌而論七縱使天陣齊舉雲置備設賈勇于飲醪之夫一以當萬揚威于汗血之駒左縈右拂咸蟞黿斬蛟曳牛佩豕必能力籛窮海聲壓大荒刈谷蠡之庭拔祆渠之壘不遑渭橋之拜已見陰山之哭然則持旌節執金鉞者所以問不賓誅首惡而化天不誠復迷則宄俾存開網之仁預軫焚舟之歎休璟所領兵馬甲仗一事已上仍依別勑處分主者施行 景龍四年五月十五日

姚崇等北伐制

唐　蘇頲

黃門朕聞上古聖王之政理則教之以戰陳之以兵蓋威不襲而服不順也故始於禁暴終於偃革斯不得已而用之朕以寡昧誕膺鴻業思欲準於動靜歸之教化豈要荒之外棄為匪人而亭育之中視則如子罔不遵我文軌修其貢賦歲時相望道路祗屬而默啜素稱桀驁鳴鏑於狼居頃自懷柔獻書於象魏朝廷所以許其通好謀以和親使臣累齎繒帛侍子令襲冠帶庶中國無事長城罷守戢干戈而鎖劍戟者朕之意焉豈謂我盟不渝爾約斯背伊庭之際邊敢侵軼西北偏隅尚聞嘯聚雖摧其精銳而困於圍逼此不虞之失也朕甚憐之犬羊無親不可恃信而輕敵熊羆有勇咸能宣威而制勝朕由是詢卿士之奏攬英雄之心謀元帥而得佐軍恢遠圖而舉長策隨時之義其在豫乎兵部尚書兼紫微令監修國史上柱國梁國公姚崇天降其才日新厥德禮義為本居有四隣譽猷是先坐知千里以仲山甫之操管夷吾之能智湧泉而不窮精貫日而愈勵信廟堂之柱

石昂霄之盟梅必能奮爾六奇先我三傑可持節靈武道行軍大摠管管內諸軍咸受節度右領軍衛大将軍兼撿校單于大都護鎮守軍使張知運寬厚沉毅外方内直威而勇決自懾單于之臺恵則撫循咸仰将軍之樹可中軍副大摠管權撿校原州都督李欽憲家承將相器兼文武求古人之節臨事不回讀前史之言好謀而斷可左軍副大摠管檢校左威衛将軍靈州都督呂休璟憤知邊要久探戎律誠期報國去病安用家為奮不顧身伯昭不持賊遺可右軍副大摠管左驍衛將軍論弓仁右金吾衛大將軍勿部珣左領軍衛郎將攝本衛將軍張直楷單于副都護臧懷亮右領軍衛中郎將王海濱前朔州刺史劉元楷右武衛郎將陽楚客并州定清府果毅元蕭然等頗收為用閑張其敵懷才倜儻嘗進百勝之功立志經營備習九章之訓弓仁盡珣並可前鋒摠管直楷可左虞候摠管懷亮可右虞候摠管海賓元楷楚客蕭然等並可行軍摠管太僕少卿田崇璧鄜州刺史韓思復等強力從政精心在公知無不為利有攸往入數事典省閣稱其閑練出綜條察吏人畏其嚴明崇璧可兼行軍長史思復可兼行軍司馬兵部郎中李休光司勲郎中張敬忠兵部員外郎王上客刑部員外郎楊欽明江州別駕李邕等或特達珪璋所謂登壇之寶或翩翻書記曾聞及雷之詞可以光贊出車宏宣入幕並可行軍判官靈武軍兵加滿十萬人舊馬既少宜於内外閑廐抽壯馬添滿六萬足原夏等州要害處亦量加馬其後軍兵六萬人馬二萬疋先來點定宜令衛尉卿李延昌左羽林將軍楊敬述等至冬檢閲且當處團結待後進止其有先鋒破賊斬馘摧堅功効灼然並委軍將便定功賞不須限以常格摠管以下有損失兵馬不能力戰棄軍逃命者便殺其有棄軍入賊不能死節者妻子依叛緣坐法凡此知衆誓于師兵統燕犀冀馬之雄屯斬蛟挐黿之勇鼓鞞沸野旌旗彗雲豈式遏於河塞方震驚於沙漠於是争單醪以信之勞餌以賞之戮楊干之僕必行其令持穰苴之兵不枉其法堅壁清野則投石而有餘追奔逐北則掃塵而無類俾權宜於閫外

仍布告於天下甦勞永逸任此行爲主者施行

處分朝集使勅　唐　蘇　頲

勅朝集使等朕自臨萬邦倏已三載何嘗不兢兢業業勵精政道思欲棄末敦本阜俗安人寰瀛之間日月以繼所以急於農務不奪人時富而教之庶乎可致夫苛政甚于猛虎貪人比之蝥賊頃雖臨軒遣使未能澄正此弊或刻以害物或擾以防農或背公向私或全身養望至使錢穀不入杼軸其空損瘠相仍流庸皆迈且四方事廣一人獨化共理之寄非卿而誰卿等至州遍相曉勉勤恤孤弱勸率耕桑各効清勤無或隳廢開元三年三月十五日

處分朝集使勅　唐　張九齡

朕恭已承天守文繼位佈一心於兆庶明四目於萬方恒恐道或未周物不遂性旁求俊乂共理黎元於咨羣辟寧不我副凡今政要略有四端衣食本於農桑禮義興於學校流亡出於不足爭訟由於無耻故先王務其三時將以厚生修其五教將以惇俗有國有家同知此義不患不知患在不行耳且長吏數改政教屢移在官當先為國理人各惕其職不當冐榮干進茍利其身澆俗不可不革淳風不可不長近今刺史在任四考方遷實欲始終其情黜陟斯繫必若縣得良宰萬戶息肩州有賢牧千里觧帶仁政不遥行之則是皆能勵節朕復何憂且如浮逃客戶所在安輯征鎮人家每事優富倉廩惟實賦役惟均鰥寡撫存盜賊禁止郵驛無獘姦訛不生念兹八事朕常屬想嗟爾庶尹可不用心卿等還州遞相勸勉遵此王度恤彼下人敬順天常無違月令夫星列躔次土分區域休咎之徵惟人所感善必知至惡亦有由每至歲成當加賞罰宜知朕意並即好去開元十二年三月十三日

處分朝集使勅　唐　張九齡

勅朕受命子人義兼君父思致可封之化無忘終食之間自有萬邦幾將二紀而刑政或舛風俗尚澆行所望而未至顧本懷而自失雖朕之不德在予之過有歸而卿等共理患己之誠豈到至如典郡當侯伯之尊宰邑敵子男之寵好進之輩且不務于政成欲速之心獨未思於義取朕所以數戒勅以見意增祿秩以勸能何嘗有公方清白者不升理道循良者不用聲緒未著黎庶未康收守來朝而輙遷叅佐踰年而競入此獨為人之資地耳豈是責成之意耶以故一切還州將矯獘也卿等至彼明諭朕意知不以中外為隔惟以億兆為憂頃以天下浮逃先有處分所在括附便入差科輙相容隱亦令糾告如聞長吏不甚存心致令流庸更滋前獘未革自行此法即有姦生逃者租庸類多乾沒長吏明察豈其然乎此色每年別須申省比類多少以為殿最又獄訟所寄人命是懸近恐妨農特原輕繫俾加閱實乃多幽枉都邑尚爾郡縣可知各已貶官用懲王吏自今以後天下

繫囚并應申覆知證在遠而就中稍重者不得過十日次不得過五日其餘輕科量宜决遣不得因此復加楚毒且外臺者長吏主之至如禮義不興耕桑不勸孤寒不恤徭役不均不肅吏人不清盜賊不懲侵暴不糺姦訛有一於此是誰之過其遊僧幻者誑誘愚人窮其根蒂特湏禁絶諸軍征鎮每遣憂矜如聞比來不免辛苦特宜撫恤使得安存今農扈戒期耕夫在野事非急切不得追呼鄉等至州一一宣示當遣察問切不用心竝宜好去

按察使制

唐　蘇頲

勑苛慝不作人斯無怨寛猛相濟政是以和周禮以官刑糺邦理以官敘正歷吏允迪前列式惟舊章且夫寰宇至大不可以周覽黎甿至般不可以獨化熙我庶政實惟具寮苟非其才罔以稱理朕惟夙夜不遑晏寧言念政道載深宵旰頃開元之初分遣按部糺摘姦兇頗聞懲息以其事久則煩尋亦并從停廢綿以歲月浸成寛弛今聞在外官寮多違憲法牧守則寄任兹重令長則禄秩且優亟聞侵竊屢有章奏雖賜金為恵未媿張武之心而還珠表德罕見孟嘗之政豈敢諭之言未孚於就列將貞高之節有謝于前修永懷於此良用沉歎且政寛而慢法弊則弛通而張之庶其可理御史大夫王晙等並識通政要位以才達况其聲實宏此憲章宜分命巡按以時糾察巡内有長吏貪擾獄訟寃滯暗懦尸禄苛虐在官郎宜隨事按舉所犯罪狀並推勘準格斷覆訖聞奏仍覆便因夫牧宰之任教道是先録曹之職糾綱斯在其有政績殊尤清直獨立者咸以薦舉餘官有清白

著聞及諸色不善各別為科目同狀奏聞其尋常平狀並不須通俾夫善取其尤罰無所濫跡而不漏容不為苛必將正其源流究彼綱目不可總此煩碎擾其吏人應是州縣常務事非損益者使人更不須干預其百姓交下不支濟應處分訖奏聞事有不便於人須釐革者與州縣商量處分訖奏聞宜副虛佇之懷以光澄清之舉其外官充使者至明年冬入朝京官須奏任量事來去判官任使簡擇各依前件開元八年八月

刪定刑書制

唐　制集

門下蓋大帝臨下覆燾之德彰焉聖人在上財成之跡著焉然則統天理運徵政令不能通其道經國訓人非渙汗無以宣其化故羲文演繇后以施命誥四方虞典記言帝乃敷文脩九域豈惟道人振鐸理存乎闡教象闕懸書義在於垂法雖時分步驟必脩先甲之規代變驪騵無革達名之軌既而淳源已往澆風漸扇姦宄於是萌生譎詐以之飇起相彼群俗煩乘於信義顧之庶尹罕嗣於忠勤尺一交馳徒有書亭之獎五條間出猶招掛壁之譏非所謂光闡帝圖作為人極者也由此緣絺爰降尤慎於繁冗黃素所施彌崇於曉諭皇家創業抑揚前古粵在貞觀大啟憲章決聲教於幽遐燭文明於區宇鴻池衍誥統理詳審蟠鈕騰文規模宏遠固以貽厥將來懸諸日月朕祇肅鴻業恭臨寶位握千載之貞符承百王之末緒凝神閑館託軒亭以憂人深誦康衢用尭心而拯物然以萬機事總恐聽覽之或遺四海務殷慮綏緝之多闕南宮故事綜覆已殫內史舊章搜羅殆盡自

御宸扆每懷氷谷身雖處於巖廊情實係於億兆比者在外州府數陳表疏京下諸司亦多奏請朕以為帝命多緒範圍之旨載宏王言如絲彌綸之道斯洽前後處分因事立文歲序既淹條流遂積覽之者滋惑行之者愈怠但政貴有恒詞務體要道廣則難備事簡則易從故自永徽已來詔勅揔令沙汰詳稽得失甄別異同原始要終捐華摭實其有在俗非便事縱省而悉除於時適宜文雖繁而必錄隨義刪定類別區分上稟先規下齊庶政道生靈之耳目闢風化之户牖俾夫施之萬祀周知訓夏之方布之八埏共識司南之路仍令所司編次具為卷秩施行此外並停自令已後諸有表奏事非要切並準勅令各申所司可頒示普天使知朕意主者施行儀鳳元年十二月五日

命新除牧守面辭勅　唐　蘇頲

勅自古帝王莫能獨理爰樹侯伯所以分政則令刺史之謂矣蓋欲亭之毒之納于富壽不夭不札以致和平朕受天眷命作人父母殷鑒遠圖罔知攸濟頃者都督刺史惟良是求而寂寥厥身孰副虛想豈六條察舉未詢事以考言將三載黜陟不責實而求當遂令進之則易吏煩於送迎退之則難人務於苟且豈所謂安孤老長子孫之意耶漢宣由是興言劉虞為之長歎誠有旨也今事謀伊始邦政惟新俾凝庶績思改前弊自令已後都督刺史每欲赴任皆引面辭朕當親與疇咨用觀方略到任之後宜待四考滿隨事褒貶與之改轉諸州上佐五品已上應改轉限亦宜准此夫類具才則適用久其事則有恒致用執恒未聞不致於理也咨爾在位可弗勉哉先天二年三月十四日

誠勵風俗勅　　唐　制集

門下朕克纘丕業誕膺景命憲章昔典欽若前王克已勵精緬思至道宵衣旰食勤修庶政夙夜寅畏匪遑底寧在渋泉氷罔知攸濟頃屬殷憂啟運多難興邦禮義𢧐復品物咸乂思欲致萬姓於仁壽歸六合於昇平永言政途庶幾沿革猶恐學校多闕賢俊罕登牧宰不存政理農桑未加勸導樽俎之義不習冠婚之禮莫脩朕所以當宁興歎載懷兢惕者矣庠序者風化之本人倫之先仰州縣勸導禮節每年貢明經進士不須限數貴在得人先賢廟及州縣學即令修理春秋釋菜使敦講誦之風天下有奇才異行況伏不能自達及官人百姓有能極言時政得失者並令本州責狀封進鄉飲禮廢為日已久尊德尚齒宏益極深宜令諸州每年遵行鄉飲之禮令有勸慕王公卿士務存訓奬子弟成立則有冠婚婚禮糟粕或存冠禮久為廢闕自今以後並行冠義責以成人之道便知負荷之難食為人天農為政本綏撫萌庶勸課農桑牧宰之政莫過乎此刺史縣令有課最尤異委廉察使名聞當別加甄擢縣令字人之本明經為政之先不稍優異無以勸奬縣令考滿考詞使狀有清字無負犯明經及第常選每至選時量加優當若屬停選並聽赴集真如設教理歸清淨黃老垂範道在希微僧尼道士女官之流並令修習真寂嚴持戒行不得假託功德擾亂閭閻令州縣嚴加檢察私度之色即宜禁斷諸州縣官有不因選序別犯贓賄非時除受官等皆依倚形勢恣行侵剝如有此色仰州長官録事參軍速勘責奏聞訖宜停務待進止仍委吏部兵部速勘責處分諸州百姓多有逃亡良由州縣長官撫字失所或住居側近虛作破除或逃在他州横徵隣保逃人田宅因被賤賣宜令州縣招攜復業其逃人田宅不得輒容賣買其地任依鄉原例租納州縣倉不得令租地人代出租課寺觀廣占田地及水碾磑侵損百姓宜令本州長官檢括依令式以外及官人百姓將莊田宅舍布施者在京並令司農卿即收外州給貧下課戶凡此數事咸宜區分繫乎風俗義存奬勸刺史縣令等各申明舊章勉思撫輯

罷凋獘之務歸淳厚之源訓導黎蒸宣我朝化書不云乎德惟善政政在養人布告天下咸知朕意唐隆元年七月十九日

誡勵風俗勑　唐　制集

黄門朕聞天為大者莫先於育物物最靈者莫甚於愛人故樹之后王以康兆庶朕緬鑒前列深惟遠圖懼德之不脩化之未偃寅畏夙夜如臨泉壑然則疇咨命於四岳黜陟存乎三載既以百姓為心明非一人獨理今之牧守古稱侯伯賢者任之則循良之迹著不賢者任之則愁苦之聲作每冀精於所擇委之俞往豈時或頹靡茍且尚多而吏之殊尤寂寥不嗣静言政要朕用憮然間歲水旱周於郡國倉廩不蓄閭閻荐饑加以出攝多冗官增獘至於處置皆憑刺舉當於京官内簡宏才通識堪致理興化者量授都督刺史等乂在外藩頻有昇進狀者量授京官使出入常均永為恒式課最超等必議昇遷循黙守常必裁貶黜昭昭賞罰不可不慎屬冬朝禮成春事方起朝集使等俾還所涖欽若朕言官察閭或弊濟清苦或貪濫侵漁灼然稱職及不稱職並委都督刺史審察奏聞罔或阿容自貽悔咎諸道雖遣使存問尚切憂勞牧宰等深體朕懷各宜隱恤交至乏絶者速量

事優當公私債負停徵至秋州縣差科務減常日昔
國僑相鄭以至和平則不爭不爭則知恥安賞而與
休息除煩而從簡易自當農者歸隴畝蠶者勤紡績
既富而教乃克有成導德齊禮不遠斯復庶幾在位
宏朕此心允厥遐邇各令委忠主者施行開元二年正月十三日

禁斷錦繡珠玉勅　唐　蘇頲

勅朕聞名公曰弗作無益害有益孔子曰奢則不遜
儉則固斯乃聖人之至言矣叔代還訛併王驕縱惟
崇於玉杯象筯不務於捐金抵璧好之者君也習之
者人也即用匹帛服長纓之類與朕爰在幼冲每期
質朴手未嘗持珠玉目未嘗觀錦繡顧言其志造次
不忘自寅奉體國勉康政道常想漢文衣綈之德晉
武焚裘之事竟未能令行禁止敦本棄末朕甚愳之
今王侯勳戚下洎廝養所得者重於遠所求者貴於
異至雕文刻鏤衣紈履絲習俗相誇殊塗競奏有妨
於政無補於時豈朕言之不明教之未篤也且一夫
一女不耕不織則天下有受其飢寒者今四方晏如
而百姓不足豈不以尚於珠玉珍於錦綉墾田疇而
奪其務出布帛而害其功歟其珠玉錦繡等自今以
後切令禁斷如更循舊獎並歸皐長官仍令御史金
吾嚴加捉搦州牧縣宰勸督農桑待至秋收課其貯
積使人知禮節俗登仁壽有司仍為條例稱朕意焉
開元二年七月三日

焚珠玉錦繡勅　唐　内制

勅朕聞珠玉者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故漢文云彫文刻鏤傷農事錦繡纂組害女工農事傷則饑之本女功害則寒之源又賈生有言曰夫人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制衣則寒飢寒切體慈母不能保其子君焉得以有其人哉朕以眇身託于王公之上曷嘗不日旰忘食未明求衣思使返朴還淳家給人足而倉廩未實饑饉相仍水旱或愆糟糠不厭静思厥故皆朕之咎致有淚酒雚肉玉食錦衣互相夸尚浸成風俗夫令之所施惟行不惟反人之所化從行不從言是以古先哲王以身率下如風之靡何俗不易此事近有處分當以施行朕若躬服珠玉自玩錦繡而欲公卿節儉黎庶敦朴是使揚湯止沸涉海無濡不可得也是知文質之風自上而始朕欲捐金抵璧正本澄源所有服御金銀器物今付所司令鑄爲鋌仍別置掌以供軍國珠玉之貨無益于時並即焚于殿前用絶浮競至誠所感期于動天況于凡百有違朕命其宮掖之内后妃已下皆服澣濯之衣永除珠翠之飾當使金土同價風俗大行日用不知克臻至道布告遐邇知朕意焉開元二年七月

頒貢舉條制勅　　宋　歐陽修

夫儒者通天地人之理而兼明古今治亂之源可謂博矣然學者不得騁其說而有司務先聲病章句以牽拘之則吾豪儁奇偉之士何以奮焉有純明朴茂之美而無教學養成之法飭身勵節者使與不肖之人襍而並進則夫懿德敏行之賢何以見焉此士人之甚弊而學者自以為患議者屢以為言朕慎於改更比令詳酌仍詔宰府加之參定皆以為本學校以教之然後可求其行實先策論則辨理者得盡其說簡程式則閎博者可見其材至於經術之家稍增新制兼行舊式以勉中人其煩法細文一皆罷去明其賞罰俾各勸焉如此則待士之意周取人之道廣夫遇人以薄者不可責其厚今朕建學興善以尊子大夫之行而更制革弊以盡學者之材予於教育之方勤亦至矣有司其務嚴訓道精察舉以稱朕意學者其思進德修業以無失其時凡所科條可為永制

復天下州縣官職田勅　　宋　張方平

昔在先帝詔復公田合王制班祿之差得聖人養賢之義載原深旨本自愛民比者搢紳之間屢陳利害之意以謂郡縣受地有無不齊銓審除員權利為倖辯競以之傷俗因緣至于害人故嘗命官斷以定數誠足釐於浮弊然未安於予懷禮不云乎厚祿以勸群臣則下之報禮重凡厥文武仕于朝廷雖廉素者惟士之常而富貴者人之所欲其全寬大之體自有公平之制所宜給其所未給均其所未均約為等差槩令增足使事父母者得以致其養畜妻子者得以致其樂冠昏喪祭有所奉慶恤饋問有所施不牵私室之憂必專公家之慮則六計可以弊群吏之治四方可以期衆職之修儻自犯于有司亦何逭於彝憲上廣先朝之惠示不敢渝下俾諸臣之言審茲自定惟爾中外體予所存

皇族出官勅　　宋　蘇頌

自我祖宗太上御諱叙邦族大則疏封於爵土次則通籍於閨臺普集京師叅奉朝請然而世緒寖遠皇枝益蕃屬有親疎則恩有隆殺才有賢否則禄有重輕今而一貫於周行是亦奚分於流別雖睦婣之道誠廣而德施之義未周故廷臣數言宰司繼請謂宜定正限以等衰朕惟親戚之間經史有訓漢唐之世典故具存或以九族辨尊卑或以五宗紀遠近或聽推恩而分子弟或許自試而効才能或宗子之賢得從科舉或諸王之女自主昏婣盡前世之所行顧當今之未備況我朝制作動法先生豈宗室等衰反無定著因俾辟公之合議將爲一代之通規載攬奏封具陳條目以謂祖宗昭穆宜從世世之封王公子孫抑有親親之義若乃服屬之既竭洎於才藝之並優在隨器以甄揚使當官而勉懋至於任子之令通婚之儀凡曰有司之常一用外官之法僉言既允朕意何疑告於將來遂頒明命噫自義率祖既殊升降之文因時制宜斯盡變通之利咨爾宗盟之衆固多博識之倫奉承新書當體朕意

戒諭臣下慎刑勅

明太宗

永樂元年九月初十

朕聞為君難爲臣不易創業難守成不易剛柔寬猛適其中禮樂政刑有其序唐虞三代至漢唐宋率由兹道故舜清問于下民報虐以威誅四凶舉五臣明五刑然後無為恭已南面神禹承之無間可議夏桀之亂民從其暴成湯之興兼弱攻昧取亂侮亡肇修人紀用革惱淫既奠四方子孫承之惟監于成憲殷紂之亂商俗靡靡周公相武王誅紂代奄遷殷頑民滅國五十繼相成王制禮作樂垂拱仰成刑措不用漢承秦亂之後高祖令蕭何定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法令嚴明惠帝清静至于文景除挾書去肉刑務崇寬厚唐承隋末謟諛汰侈暴慢成風高祖定官制頒律令行租庸調法沙汰僧尼道士勳臣犯法無所假貸太宗貞觀之後懲斬趾禁鞭背刪定律令變重為輕力行仁義幾置刑措宋興承五季之亂太祖太宗頗用重刑糾繩奸慝躬自折獄務底明慎立法之制嚴而用法之情恕咸平以後刪其繁密益務寬仁子孫承之含宏光大恭儉純誠未嘗殺一不辜天下歸仁化成俗美此歷世守成創業之事剛柔寬猛之中禮樂刑政之序莫不皆然蓋教禮樂用寛柔譬之膏粱以養生尚刑政事剛猛譬之藥石以伐病膏粱伐病秖益其病藥石養生必致傷生時措之宜不可紊也朕太祖高皇帝天賜大聖之資以當非常之變奮自布衣撥亂反正舉一世而甄陶之比三代漢唐宋創業之時又大相遠者蓋中華禮樂之區悉為左衽之俗沉浸百年洗滌不易陵夷已甚振舉尤難風俗之染汚非但若夏季之惱淫也奸雄睥睨反側非但若殷之頑民也服古人所未易服齊古人所不能齊兢兢業業勞心焦思求賢如不及從諫如轉圜晝夜圖維經權用變不得已而用刑特權時之宜耳及其立為典常先議定律損益更改十年乃成頒之天下而民知禁復惟祖訓傳之子孫宣布條章垂法萬世墨劓剕宮並禁不用欽恤之意已著于衆刑權時之宜不定為常法常法之立不易禮樂之用彌彰朕克遵成憲佩服聖謨思守成之不易念刑措

之尤難昔者唐虞三代君臣之間責難訓迪紀於詩書今朕告敎爾文武群臣爾惟聽之職曰天職民曰天民工曰天工祿曰天祿皆非朕之私惟爾群臣相朕以彰天命以奉天討以亮天工保玆天民以享天祿善惡吉凶實為影響可不敬哉爾惟盡心勿謂忠有餘爾惟盡力勿以勞自伐為名而善善無成計利而勤勤必怠且計利必得害患失終於失故廉不怨貧以廉為常行勤不羨逸以勤為定分事有煩簡各安其所遇位有崇卑各體其所處爾群臣所當知也

勿謂朋比朋比必至淪胥勿縱利口利口必至傾覆勿為奸欺奸欺必至暴露勿為怙終怙終必至殄絕依阿尸祿位者昧理擅權作威福者逆天貪污恣情愆者速戾讒說殄行惑衆志者自有刑爾郡臣所當戒也矧夫刑者輔治之具自古聖帝明王及朕皇考所甚重不敢輕不得已而用之者也輕重毫釐之間禍福死生之決也死者不復生斷者不復續故刑期無刑殺以止殺殺一夫而天下服釋一人而天下悅至于使人無犯可也爾或不戒臨民治獄怙不加意甚至信讒說執偏言深文誤良善納賄倒是非作威脏曲直自作聰明發擿瑕纇法外求情致人以死冤神所見甚可畏也朕為此懼申慰日勤審克之際罪疑惟輕乃有懷殘忍之私遵酷吏之軌謗朝廷之寬恤惑上下之人心所謂利口必至於傾覆者爾惟戒哉聖人用人不求其備誠以才能有高下智識有淺深事皆盡善上智所難動靜云為豈無過誤朕惟念此每加寬容乃有恃茲屢造非彝常懷幸免不知忽微之過豈可積多非分之恩豈可常得所謂怙終必

至於殄絕者爾惟戒哉亦有柔奸隱慝厚貌深情夤緣攀結請託行私僥倖圖為附下罔上不感天子而感權臣寧負公門不負私室同惡相濟同勢相保邪惡同讒以陷忠良同為奸宄以匿其非同幻譸張以護其短同側媚以相師同諂諛以相悅所謂朋比奸欺必至於淪胥暴露者爾惟戒哉亦有身為執法責直沽恩誇人惑衆起險言以眩衆聽滅公義以濟私恩所謂讒說殄行唐虞所堲爾惟戒哉亦有愧赧于中自懷疑貳本無勞績妄自驕矜居寵弗畏因人毀

譽從已喜怒生殺予奪陰狠自肆所謂擅權作威福貪汚縱情慾爾惟戒哉其旅進旅退依違其間候朕顏色伺進諂諛甘言遜志無所建明尤朕所惡所謂依阿尸祿位者昧理亦恐獲戾于天爾惟戒哉於戲興禮樂以致太平朕守成所當務適寛嚴以輔政教爾羣臣所當知故將勉於為善尤必戒於作非夫忠臣為國至於忘身鄙夫事君但知利己朝廷機務取目前生民休戚畧不加意僨事蔽賢偷安玩日苟具文書視為塞責甚或微勞未報自負如山小譴或加中懷憤怨是自不恭於臣職豈能共致于雍熙故以寛為濟嚴必以勤而居逸聖帝明王古今一道朕務宵衣旰食豈為惡逸好勞為上帝之鑒臨守皇考之基業實資爾羣臣為國為民有猷有守輔成治化上答天命廸朕之戒時乃之休至於刑罰尤悉乃心考之於書屢致其意誠以民命至重鬼神難欺譬之操刀而割尚有指血之虞當食而言或至吻傷之失事雖切已未免過違心有不存視而不見毫釐之差死生之决一往不顧雖悔何追吉凶之應詎止一身殃慶之流及於後世可不戒哉朕嘗寤寐思之不自知其辭之複也爾惟體朕心無怠於意必欽必慎惟明惟恤俾寛不至縱嚴不至讒囹圄空虚刑措不用政教修舉禮樂和平家國有萬年之安爾亦有無窮之譽子孫黎民尚有餘慶戒之勉之朕言不貳欽哉

諭廷臣勅　　明仁宗

朕以眇躬處億兆之上御天下之大機務之繁治難獨理是以下詔求言與匡不逮此朕實心也自即位以來臣民上章以數百計朕未嘗不欣然聽納言之而當即與施行苟有不當未嘗加譴此皆群臣所共知者間因大理寺少卿弋謙所言過於矯激多非實事朕一時不能禁於心而群臣有迎合朕意者交章奏其賣直欲置諸法朕特優容今在職視事不得朝參而自是以來言者益少豈無事可言歟抑懷自全之計而退焉默默歟今自冬不雪春亦少雨陰陽愆期必有其咎豈無可言而爲人臣者惟念保身亦何以爲忠朕之一時不能含益未嘗不自省爾文武群臣亦各思以君子之道自勉攄其嘉議嘉猷凡遇國家軍民利有未興弊有未革及政令有未當者咸直言之勿以前事爲戒而有所諱庶幾君臣相與之義弋謙自明日以後仍舊朝參故諭

召處士吳與弼勅 天順元年十一月　　明英宗

皇帝勅諭江西撫州府崇仁縣處士吳與弼朕承祖宗丕緒求賢圖治亦有年矣永惟勞於求賢然後成無爲之治樂於忘勢乃能致難進之賢聞爾與弼潛心經史博洽古今蘊經國之遠猷抱致君之宏畧顧乃嘉遯丘園不求聞達朕眷懷高誼思訪嘉猷企望丰儀以資啓沃夫古之君子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而獨善自安豈其本心諒爾於行藏之宜處之當矣今特遣行人曹隆諭爾居所徵爾赴闕仍賜禮帛以表至懷其惠然就道副朕翘望之意故諭

勅諭吏部申明薦舉　明　楊士奇

勅諭吏部至理之務必先安民安民之方必擇守令自昔聖帝明君咸循茲道朕孜孜夙夜以恤民爲心而詢諸四方民不得所多緣守令非人即位之初首詔求賢今既數月矣薦者無幾賢才之生何地無之惟賢知賢各以其類寧有不知者乎薦賢爲國事君之義其令在京五品以上及監察御史給事中在外布政司按察司正佐官及府州縣正官各舉所知除見任府州縣正佐官及犯贓罪者不許薦舉其餘見任及屈在下僚官員并軍民中有廉潔公正才堪撫字者悉以名聞務合至公以資實用不許徇私濫舉如所舉之人受贓有犯贓罪者併舉者連坐蔽賢不舉國有明憲夫天下生民之安否係於守令之得失爾尚慎重簡畀以副朕惓惓斯民之心欽哉故諭

景皇后尊謚勅　明　王鏊

昔景皇帝踐阼汪氏實正位中宮既乃自懷謙冲讓軒龍於有子英廟復辟景皇退就王封而汪氏復爲郕王妃居之外府憲祖之十一年念景皇康濟之功上尊號曰恭仁康定景皇帝而妃號獨未及改汪居外府三十餘年含貞體順壽考令終茲已陪葬景陵夫禮取其稱也康定既正大統而園陵配享未復褘翟之號於禮殊爲未稱且憲祖追崇之志蓋將有待朕不敢廢爾禮部其會群臣仍上皇后尊謚蓋葬以妃祭以后實酌禮之宜而處其中者也爾其如勅奉行故勅

歷代王言三

冊文

冊

文體明辨云按說文云冊符命也字本作策蔡邕云策者簡也漢制命令其一曰策書長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短兩編下附篆書以命諸侯王三公亦以誄謚而三公以罪免則一木兩行隸書而賜之其長一尺當是之時惟用木簡故其字作策至於唐人逮下之制有六其三曰冊字始作冊蓋以金玉為之說文所謂諸侯進受於王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者是也又按古者冊書施之臣下而已後世則郊祀祭享稱尊加謚寓哀之屬亦皆用之故其文漸繁今彙而辨之其目凡十有一一曰祝冊郊祀祭享用之二曰玉冊上尊號用之三曰立冊立帝立后立太子用之四曰封冊封諸王用之五曰哀冊遷梓宮及太子諸王大臣薨逝用之六曰贈冊贈號贈官用之七曰謚冊上謚賜謚用之八曰贈謚冊贈官并賜謚用之九曰祭冊賜大臣祭用之十曰賜冊報賜臣下用之十一曰免冊罷免大臣用之　今制郊祀立后立

儲封王封妃亦皆用冊而玉金銀銅之制各有等
差益自古迄今王言之所不可闕者也

冊文

祝冊
玉冊
立冊
封冊
哀冊
諡冊
祭冊
賜冊
免冊

冊文

祝冊

郊祀昊天上帝冊文　　宋　王安石

伏以眷命作邦百年於此蒙休承福外内用寧施及沖人嗣膺歷服燎禋有典禰秩惟時

郊祀皇地祇册文　宋　王安石

伏以大報於郊有典咸秩厥作成物配天同功合食泰壇義存一體猥以冲眇紹休前人潔誠昭事不敢不察

郊祀配帝太祖皇帝册文　宋　王安石

伏以命於帝廷肇造區夏掃除僭悖人以永寧陟配天郊實存舊典靈承圭薦其敢忘初

冊

玉冊

上應乾聖壽太上皇冊文上順宗唐憲宗

維永正二年歲次景戌正月景戌朔皇帝臣某稽首再拜奉冊言臣聞上聖元邈獨起乎希夷强名之極猶存乎罔象豈足以表無為之德光不宰之功然稱謂所施簡冊攸著涵泳道德感於精誠仰奉洪徽有以自竭伏惟太上皇帝陛下道繼元元業纘皇極膺千載之休歷承九聖之耿光昭宣化源發揚大號歆本示儉慶裕格天恩翔春風仁育羣品而功成不處褰裳去之付神器於冲人想汾陽以高蹈體堯之德與神同符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巍巍事表無得而言顧玆寡昧屬膺大寶懼忝傳歸之業莫伸繼述之志夙夜兢畏惟懷永圖今天下幸安皆稟訓所被而未極徽號孰報君親是以台臣庶官文武之列抗疏於內方伯藩守億兆之衆同詞於外請因壽歷以播鴻名臣不勝大願謹上尊號曰應乾聖壽太上皇當三朝獻壽之辰應五紀啓元之始光膺徽稱允協神休斯天下之慶也

尊皇太后册文　　宋　歐陽修

維治平二年歲次乙巳十一月丁巳朔十有六日壬申嗣皇帝臣英宗御諱謹稽首再拜言曰臣聞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者非家至而日見也蓋有要道焉推所以行於己者爲天下率盡所以奉其親者爲天下先而四海靡然而承風矣洪惟有宋受命造邦百年四聖而小子獲承之以繼我仁考之遺休餘烈方與羣公卿士夙夜以思勉其不逮庶幾如我仁考付畀之意以申罔極欲報之心此固慄慄祇懼不敢遑寧者也顧惟眇末之質提攜鞠育慈仁咻煦至於有成自我聖母嗣位之始哀迷在疚而憂勤艱難一日萬務協和綏靖保祐扶持功施和家亦惟我聖母永惟至恩大德無物可稱是以稽參典禮率籲羣心合志一辭懇懇惓惓不勝大願謹遣攝太尉具官韓琦司徒具官胡宿奉玉册金寶上尊號曰皇太后恭惟皇太后聖善明哲柔閑靜專粤自正位中宮內助先帝陰禮修而教行儉德著而下化遂及萬國先於正家逮夫玉几受遺遭時多難勉徇勤請權同聽決而明識遠慮動懷謙畏深鑒漢家母后之失訖不踐於外朝及歸政沖人合於易之進退不失其正之聖是惟全節鉅美固已超出前古而垂法後世宜乎盛烈播于聲詩尊名光於典册惟末小子獲奉溫清嗚呼殫九州之富以爲養未足盡於孝心享萬壽之福而無彊期永承於慈訓臣誠懽誠忭稽首再拜謹言

皇太后冊文 成宗上

元 陳儼

維至元三十一年歲在甲午十一月丁未朔皇帝臣某謹稽首再拜言曰臣聞自家而國治道必有所先立愛惟親君德莫加於孝況恩深於鞠我而禮重於正名歷代以來令儀可考人子之職所在天下之母宜尊恭惟聖母聖善本乎天資静專法乎地道上以奉宗祏之重下以敘倫紀之常勖我前人守眷耳憂勤之志保予冲子成思齋雝肅之風肆神器之有歸知孫謀之數定畀付雖由於歷數規模一出於庭闈是用率籲衆心章明鉅慶不勝拳拳大願謹奉冊寶上尊稱曰皇太后伏惟長信揚揚周宗綿綿備洛書之錫福緊慈極之儀天瑶圖寶運于萬斯年誠歡誠忭稽首再拜

開元神武皇帝冊文

唐 蘇頲

維先天二年歲次癸丑十一月辛酉朔二十八日戊子攝太尉臣某等文武官六千五百一十四人言臣聞厥初生人首出庶物物不自理惟后所以康乂后不自尊(一作尊)惟人所以歸往古先哲后安人育物表功崇號不可避也(避一作辭)皇矣上帝臨於巨唐降亂亂番耿光重熙而累盛至太皇而授聖臣等敢稽首而言曰曩者景龍之末長蛇縱禍陛下慮宗祏之墜提劍而夷之則因親以尊主間者朝有賊臣天罰大憝陛下拯和家之難援旗而勦之則措枉以舉直戮不及嗣惡惟其魁(一作身)思與王公卿士下逮元元楊闓澤而育(一作布)和氣臣又聞軒夢華胥堯期姑射未有一其道而順大皇之心文王之事武王緝熙未有一其時而居聖神之位褰裳釋重至公也端冕(一作展)嚮明至孝也使九族敦敘百工允釐東西南北砥礪聲教被靈有四招翠黄而可乘我寶有三指珠玉而不御然猶發揮禮樂馳騖典墳論思獻納進善從諫日慎一日上稽乎天意下考於人謀卓哉叶元符而爍

窒命者也夫開者泰也罔不通武者威也罔不服臣
等不勝大願昧死上尊號曰開元神武皇帝謹上玉
冊玉璽臣等誠惶誠恐死罪謹上

唐武宗昭肅皇帝會昌二年上尊號玉冊文

唐　李德裕

維會昌二年歲次壬戌四月乙丑朔十四日戊寅攝
太尉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平章事
臣德裕銀青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珙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李紳及文武百官金紫光
祿大夫檢校司徒兼太子太保臣僧孺等六千五百
七十四人言臣聞羲皇首太古之號成湯顯神武之
稱我高祖皇王是憲尊名若古貽厥丕訓爲孝孫之
法豈不善始善述哉矧乃巨唐受命繼體承業理運
將至大君以興穹昊所以開至聖也曩者明兩未定
帝華不協搶允傳聖深惟至公先后所以昭天命也
亦猶堯發於唐庚文興於代卽神明之祚不其難哉
伏惟皇帝陛下清明傳邑光耿四海元德眞隣天休
大賚日角見表氣志如神爰初定命王心理物如辰
居其極而天下無邪矣由是昭德塞違尊賢遠佞而
不自滿成不自康罔盤于田不通于色自閨壼以施

王教由家道而刑國風去比周覈名實擥權綱擇聖
德修舊典協誠質托嘉壇款太乙進正臣以端治表
禮老更以求讜言遠無蔽獄近無留命祈元祖而膏
雨降祀靈岳而嘉穀登省刑罰而蓬勃消發倉廩而
螽螟息去歲龍旂承祀大輅親郊捧玉瓚而一獻光
靈來格振金石而六變覘寶昭臨然循古訓是學緝
熙于道天文炳煥雲漢其章溫恭敬遜承太任之教
和樂愷悌合戚藩之心德風偃于羣黎威霆動于絕
域又以敬念不逮於長樂昭配未升於禰宮每懷嗣
徽蒸蒸而慕所以奉若慈訓對越兩儀因心立制永
錫其教寬虔劉之罪興惻隱之仁迴霜收電為之反
禾及畢于慕義景附朔邊耀德戢兵謙臨是受至於
備文物展國容莫不先甲而布甘澤丁辰而廓陰翳
和景昇溫卿靄絪緼斯所謂神祇之心應矣天人之
際交矣於是服冕之士戴鶡之倫暨藩衛邦伯黃髮
鮐背不謀而進曰陛下元默天晬輝光日新大矣孝
熙四極爰臻誠宜玉牒溫潤鏤鴻明之德神寶焜耀
薦萬斯之年丕惟大典不可辭也陛下猶謙退固拒
至於三四羣臣不已乃曰俞哉夫徧覆包含之謂仁
極深研幾之謂聖憲度著明之謂文蠻裔震懾之謂
武感而遂通之謂神無思不服之謂孝臣等不勝大
願謹奉玉寶上尊號曰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伏
惟陛下乾健不息謙尊而光樂戒其耽禽戒其荒壽
乃侔於殷宗俗乃厚於成康貽燕後昆受福無疆臣
德裕等誠歡誠躍頓首謹言

唐武宗昭肅皇帝會昌五年上尊號玉冊文

唐　李德裕

維會昌五年歲次乙丑正月己酉朔一日己酉光祿大夫
守太尉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德裕光祿大
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悰朝
議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中書門下平章事臣讓夷朝
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崔
鉉及文武百官太中大夫太常卿臣孫簡等六千二百二人言臣
聞在昔周宣儉狁內侵四牡薄伐以定王國則詩人大其功豎
于漢宣　單亂呼韓慕義郅支遠遁則簡管著其
美惟此二代稱為中興間者開成之末星孛如雲頓裂
蔽天先帝感之黎人惧焉乃授至聖遺大投艱迄茲
成功啟有冥數伏惟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表應
龍翼粹合乾剛神全而正氣凝守定而天光發智足
千里動必察微心鏡萬機物來斯應於是五材用四
維張建中和之極綴前聖之綱重樞機修法制刑御
家之理無出壺之言銷讒邪遠巧佞斥背公之黨退
好徑之人內蔽体貌增堂陛之峻外絕締交去輔車
之勢古所謂受命於天惟舜獨也已又曰一心定而
萬物服惟陛下得之曩者　矜功耗蠹中國種類
蟠牙根柢封殖異術肺附縞衣如荼挾邪作蠱浸淫
宇內倒懸不解百有餘年既而龍祠堙滅攜國款塞
質帝女戚海疆有很顧平城之心鯨吞咸洛之志爰
命梟將搴旗刈旃兵鏖穹廬火烈荆榛飆洞慄碎轒
較六龕遁逃貴女生還剗滅妖迹勦除醜類故名王
結髮冠帶入臣堅昆稽首鞮譯來獻而又姦臣放命
二紀陸梁據泰山之固下窺洛邑通故絳之道旁睨
近關樹其遺孽以竊兵柄議者僉曰精甲十萬積穀
十年泉魚不察湯網宜懸陛下雄斷霆聲羣疑冰釋揚
清風而掃雲鼓迅雷以破山任馮異則拔天井而震
上黨伏吳漢則發突騎而傾邯鄲壺關失險山東奪
魄蜀有戍邊叛將竊發參墟人心搖蕩異議放肆陛
下臨朝而言曰二冠獲罪于天予所不捨未三旬而
定晉陽纔期年而滅潞子不以金購豨將多降不勞
師克粤首馳報非至德感物孰能臻於此乎由是台
宰百辟藩屏將帥上言曰戍伐東裔而肅慎來賀眾

翦七國而王室乃安莫不始於武功終致刑措將以
禋上帝篤祖宗宜受鴻名以答元貺陛下循謙遜而
五讓之勤勤罔已乃屈己以喻之雲漢爲章所以昭
法度也神明其德所以成教化也巍巍乎有功帝堯
之則也勤于大道元祖之訓也臣等不勝大願謹奉
玉冊玉寶上尊號曰仁聖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
大孝皇帝伏惟陛下不有其名以保其成不德其功
以成其盈享啟宗之福致周道之平熙我王度永振
金聲臣德裕等誠歡誠躍頓首頓首謹言

乾德上尊號冊文太祖　　宋　范　質

維乾德元年歲次癸亥十一月己酉朔十六日甲子
攝太尉守司徒兼侍中蕭國公臣質守司空平章事
臣溥尚書右僕射平章事臣仁浦及內外文武臣寮
馬步諸軍將校藩郡守臣四裔君長緇黃耆艾等七
千五百人謹再拜稽首上言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
又曰舜有天下無爲而理是以古之言道德者莫先
於二帝一則曰聰明文思一則曰溫恭濬哲英聲茂
實意無欲而自彰景福鴻休心無求而自至巍巍蕩
蕩無得而言伏惟皇帝陛下高明博厚宣慈惠和純
粹之德全孝友之行著惟精惟一知微知章向者龍
尚處於潛淵日未離於暘谷歷試之際志在扶危險
阻艱難何往不濟躍馬蹈高平之陣麾戈佐淮甸之
征喋血鏖兵一月三捷勞旋飲至論功莫二洎乎天
監厥德用集大命人祇叶應風雨咸若肇運初建國
步猶梗始則李筠犯順長戟指關并人連禍犯我北
鄙於是有太行之行重進怙亂棄德崇姦幅員千里
生民被毒於是有廣陵之役千乘萬騎如霆如雷詢

彼仇方震疊區宇翠華宵至堅城旦下逮平二孽有同符契累朝以來出師誅暴未有若茲之竒速也頃者華風不競中國政微五嶺三江置諸度外殊文異軌六紀于茲肇啓聖謨驅攘冦亂荊湖底定南土晏然燕薊之戎汾晉之孽燕巢幕上朝不謀夕邊事少間理道無壅嚴恭寅畏一日萬機勤於己而泰於人儉於躬而豐於物明四目而高視達四聰而遠聽不侮鰥寡恤天窮也信及豚魚遂物性也惜力念耕耘之苦推食閔介胄之勞法家之流旣峻且容乃詔大理重正刑名俾盡哀矜務從寬簡減盜竊之罪緩鹽麴之禁好生之德通於神明若乃昧爽丕顯坐而待旦商湯之戒慎也側身損己長轡遠馭漢文之化導也循名責實信賞必罰建武之法制也果敢決斷從善如流正觀之風烈也帝王之道於茲備矣太平之業於茲成矣於是祗見清廟致其孝享圜丘展禮對越上元一獻而天帝降祉再獻而神人以和三獻而萬祿攸報祥風拂袂休氣繞壇熙熙怡怡羣心胥悅國家大慶衆庶共之肆赦覃恩俾民更始與天合道謂之應天天無不覆謂之廣遠無不至謂之運博施濟衆謂之仁智周萬物謂之聖化成天下謂之文保大定功謂之武其德無際謂之至德臣等不勝大願謹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應天廣運仁聖文武至德皇帝伏惟垂日月之明監億兆之情凝旒端委昭受鴻名如山嶽之固如松栢之榮乾健不息品物咸亨承天之祐萬壽千齡

皇帝尊號玉册文武宗　　元　姚燧

維至大二年正月乙酉朔越七日辛卯皇太子中書令樞密使臣某謹率中外文武百僚頓首頓首謹言昔我世祖既平炎趙貿之於書幅員廣長振古無倫覆燾之下八紘萬國莫敢不庭何獨一王西北岸然憑道阻修方命正朔德綏之而不摯威董之而不讋夫豈不能聲罪致罰深入其地終以聖人親其宗親包荒有年成宗繼序憤久驁頑天鑒昭明於裕皇孫獨異陛下授以太祖皇帝信寶撫軍漠北是用以張

足付神器之本時未及冠承命即行其視萬里莽闊寒冽之鄉不遠不難如堂適庭至則獎厲諸軍修明法志簡拔果毅均苦分勞解衣燠寒推食飫飢洸洸汽汽士氣日作詹算伐謀待敵歲至奪人以先身踐戎行霆馳電擊大北其羣虜已不矜日慎一日始終十年不狃屢勝任狡不懲悉銳來加當以選鋒伺間出奇盡襲輜重彷彿無歸度不能軍耄倪纍纍降口百萬致茲牧寧平四十年未靖之梗成兩祖宗未究之志天下之人聞其風聲思觀天光者顒顒翹翹九圍一心推是乾符歸正宸極弛武事之風習治新化以文治立愛自親曾未旬浹上尊太后問安以暨下建儲宮庶政是先又舉列聖未遑之典欽崇元祀玉瓚黄流薦祼太室還蹕龍興徘徊太祖龍斿九斿制金于斯肇基帝業爲城中都又以孔子垂範百王將二千年而顯謚未稱加大成於至聖文宣王上立勞於軍與凡庭臣悉大賚之間歲不登既賑既恤虞施未愽民罹罪罟再肆大宥至德難名赫赫巍巍惟天爲大掛一漏萬井觀如斯求可盡臣下歸美報上者

惟是徽稱謹奉玉册玉寶上尊號曰統天繼聖欽文英武大章孝皇帝欽惟陛下立心天地立極生民茂

對鴻名于億萬年

册文

立册

唐册元宗明皇帝文　唐　賈曾

朕以寡昧虔奉鴻休本殊王季之賢早達延州之節昔者聖歷已讓皇嗣之尊暨至神龍終辭大弟之授豈惟衣冠所覩抑以兆庶咸知頃屬國步未夷時艱主幼大業有綴旒之懼寶位深墜地之憂議迫公卿遂司契象日慎一日以至於今一紀之勞勤亦至矣萬邦之俗化漸行矣將成夙願脫屣寰區昔堯之禪舜惟能是與舜以命禹匪私其親神器之重允歸公授皇太子某有大功於天地定阽危於社稷溫文既習聖敬日躋委之監撫已移年歲時政益明庶工惟序朕之知子庶不負時歷數在躬宜陟元后可令即皇帝位有司擇日授册朕方比跡洪古希風太皇神與化遊思與道合無爲無事豈不美與王公百寮宜識朕意

唐冊肅宗宣皇帝文　唐　賈至

維天寶十五載歲次丙申月戊子朔二十一日戊申太上皇若曰咨爾元子某惟天爲大惟人君則之順乃德故舜禹揖讓而履皇極咈乃道故丹朱商均不能保鴻業是以啓有惠廸而夏嗣焉隋有亂紀而唐受焉五聖之御寓皆以勤儉兢業日慎一日故能享祚長久垂慶無窮洎於六葉恭位四海猒於勤倦緬慕汾陽將保静順神思我烈祖元元之道是用命爾元子當位嗣統於戲爾有忠孝之誠格於君父爾有友愛之義信於兄弟爾有仁恕之行通於神明爾有戡難之才彰於兆庶予懋乃懿德嘉乃神武天之歷數在爾躬汝惟推誠禍亂將冀爾永清汝惟從諫宗社將冀爾復寧佞言惟疵直言惟師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民非后孰治后非賢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無忝祖宗之丕烈矣

策立安帝文　漢鄧太后

維延平元年秋八月癸丑皇太后曰咨長安侯祐孝和皇帝懿德巍巍光於四海大行皇帝不永天年朕惟侯孝章帝世嫡皇孫謙恭慈順在孺而勤宜奉郊廟承統大業今以侯嗣孝和皇帝後其審君漢國允執其中一人有慶萬民賴之皇帝其勉之哉

立皇后何氏冊文

晉穆帝

維升平元年八月皇帝使使持節兼太保侍中太宰武陵王晞冊命故散騎侍郎何氏女爲皇后咨爾易本乾坤詩首關雎王化之本實由内輔是故皇英嬪虞帝道以光妊姒母周允嗣克崇皇后其祇勗厥德以肅承宗廟虔恭中饋盡敬婦道帥導六宮作軌儀於四海皇天無親維德是依可不愼歟

冊淑妃爲皇后文

錢珝

維乾元五年歲次戊午四月庚子朔二十七日丙寅皇帝若曰惟王法天惟后象地統理之道相須而成秉陽雖繫於昭垂養物必歸於厚載惟處大倫而克正與元化而同光上贊君臨旁資婦順遠徵百代咸本六經而禮曠累朝位虛中壼嚴禋怵惕王鑒無所進之人内令寂寥彤管有不書之史興廢之重作配實難咨爾淑妃何氏柔既可觀儉皆中度外言罔入懿則自成處閨房而椒亦蜚聲御衆妾而木能逮下洎和家多難輔佐克勤每見求衣未嘗安寢先知旰食不視晨修欲齊京室之賢罔慕長秋之盛勞謙之報降福是宜乃顧皇儲仍因子貴公卿來講龜筮斯從實上帝之所嘉詎朕心之可抑今遣某官某持節冊爾爲皇后於戲極位正名居尊齊禮典一中而百神聽禋一行而萬國欽懼恐可以保其名齊莊可以奉其位往司陰教以永天休

皇后冊文 神宗后向氏

宋　王安石

維熙寧二年歲次己酉四月丁酉朔二十六日壬戌

皇帝若曰自昔有天下必擇建厥配以承宗廟以御家邦肆朕受命奉循前烈考慎典冊以祈協於神民咨爾向氏懿柔淑恭舊有顯聞肇功唯祖弼亮帝室流德之澤垂延後嗣是産碩媛比賢姜任越朕初載來嬪蕃邸盥饋在中率禮無違以至嗣服祇承內事齋明夙夜罔有曠失宣崇位號表正宮庭今遣攝太尉推忠協謀同德佐理功臣樞密使光祿大夫檢校太傅行尚書刑部侍郎上柱國東平郡開國公食邑五千戶食實封一千戶呂公弼攝司徒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護軍太原郡開國公侯食邑一千一百戶賜紫金魚袋王珪持節冊命爾為皇后夫惟與王塈厥士女咸自內始達於四海朕克勤人用弗怠朕克儉人用弗奢朕克正人用無敢側頗僻爾勤相朕乃濟登茲於戲匪初惟艱惟慎厥終爾忱念茲朕以永享天祿爾亦豫有無疆之福豈不韙哉

冊廣陵王為皇太子冊文

唐王言會最

維貞元二十二年歲次乙酉四月庚午朔五日甲申

皇帝若曰建儲貳者必歸於冢嗣固邦本者允屬於元良咨爾元子廣陵王某幼挺岐嶷長標洵淑佩詩書之明訓宣忠孝之宏規居維保和動必循道識達刑政器合温文愛敬奉於君親仁德聞於士庶神祇龜筮罔不協從是用命爾為皇太子於戲維我烈祖之有天下也功格上帝祚流無窮光纘洪業逮予十葉虔恭寅畏日慎一日付爾以承祧之重勵爾以主邑之勤以正萬國之心以揚三善之德爾其尊師重傅親賢遠佞非禮勿踐非義勿行對越天地之耿光丕承祖宗之休烈可不慎歟

封册

封齊王策

漢武帝

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湯廟立子閎爲齊王嗚呼小子閎受兹青社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國家封於東土世爲漢藩輔嗚呼念哉共朕之詔惟命不於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愆不臧廼凶於廼國害於爾躬嗚呼保國乂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封燕王策　漢武帝

嗚呼小子旦受茲玄社建爾國家封於北土世爲漢藩輔嗚呼葷粥氏虐老獸心以姦巧邊甿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帥降旗奔師葷粥徙域北州以安悉爾心毋作怨毋作棐德毋廼廢備非教士不得從徵王其戒之

封廣陵王策　漢武帝

嗚呼小子胥受茲赤社建爾國家封於南土世世爲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三代要服不及以正嗚呼悉爾心祇祇兢兢廼惠廼順毋相好逸毋邇宵人惟法惟則書云臣不作福不作威靡有後羞王其戒之

賜諸侯策　　漢光武

建武二年春正月封功臣皆爲列侯大國四縣餘各有差詔曰人情得足苦於放縱快須臾之欲忘愼罰之義惟諸將業遠功大誠欲傳之無窮宜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戰戰慄慄日愼一日其顯効未訓名籍未立者大鴻臚趣上朕將差而錄之乃遣謁者即授印綬策云云

策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敬之戒之傳而子孫長爲漢藩

封諸郡王勅一作封皇太子大男寧平原郡王等制　　唐王言會收

勅王者嗣統必上尊祖廟中立人紀下及諸孫所以光贊鴻猷發揮大典者也皇太子大男寧等温敏茂淑依仁游藝韶齔之成自降其心詩書之言夙盈於耳朕初建儲兩永固宗祧既富知子之明彌稱抱孫之慰是用依方建邑藉土疏疆俾奉和家式宗藩屏本夫百代冀叶於周詩子弟畢封更高於漢室於戲承紫極之慶稟青宮之訓惟師友是敬惟忠孝是憑以樂善爲心好賢爲德古有成範爾其欽哉開元二十一年四月

冊雅王文　　唐　錢珝

維年月日皇帝若曰周王之嗣分茅土者十五國漢景之代書簡冊者十三王朕以寡昧之資奉神靈之統每顧諸子實惟天休期訓導之將成諒封建而可享咨爾第十一男祺方當稚齒復在深宮有知憂知懼之心見聞詩聞禮之志自然而稟最樂不渝遂詔有司往申舊典今遣某官某乙持節冊爾為雅王於戲受冊之命重屬汝躬列聖在宮百辟在位在天必聽在位必觀罔怠交脩用承多祜 光化元年十一月

擬冊齊王文　　唐　劉禹錫

維某年月日皇帝若曰咨茲東國境於青州畧嵎夷導濰淄鹽飾貢庭檿絲入篚粵在少昊為爽鳩之域沃若殷商乃薄姑之邱周實太公之國積海岱之饒習戎輩之盛因俗簡禮其政易成咨爾第二子某直諒多聞溫裕有立樂於為善力其未能行本正廉言依忠孝固可錫茲青社俾藩於東是用命使某官某乙持節冊命爾為齊王往欽哉宜聽朕命夫敬人可以理國然後已可以得人謂已不明任賢良以為明謂已不德資師傅以為德國安則備爾忠孝人敬則㤗爾君親慎乃厥脩毋替休命

擬冊晉王文

唐　劉禹錫

維某年月日皇帝若曰涉河之東千里而廣右浸衛水左據常山蒲阪唐堯所封之邱歷山虞舜隱耕之地晉陽我高祖誓衆之野本晉國也而謂之唐其人憂深思遠有帝堯之遺風焉故我國家因之以啟王業將我朝政保兹舊邦克建戚藩以任賢德咨爾第五男某和裕稟質端正理身撝謙似不能好善如不足行歸於厚口無擇言本孝克家資忠體國固可嚴奉啓晉之域綏懷積德之邦錫爾黑社以藩於北是用命使某官某乙持節冊命爾為晉王往欽哉宜聽朕命於戲踐唐堯之地理虞舜之人開高祖之域爾其兢兢底慎以臨其人思流豈弟之風祇敬興王之地無一舉足以忘我祖宗艱難之業往利厥土以孚於休

德宗冊嘉誠公主文

唐　陸贄

維正元元年歲次乙丑六月甲子朔十二日乙亥皇帝若曰王者以義睦宗親以禮敦風俗義之深實先於友愛禮之重莫大於婚姻故春秋書築館之儀易象著歸妹之吉予是用祇考令典率由舊章咨爾嘉誠公主孝友柔謙外和內敏公宮稟訓四德備修疏邑啓封命為公主徽章所被禮實宜之今遣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同平章事汧國公勉持節冊命爾維欽哉下嫁諸侯諒維古制肅雍之德見美詩人和可以克家敬可以行己奉若茲道永孚於休懋敬王風勿隳先訓光膺盛典可不慎歟

冊文

哀冊

唐高祖神堯皇帝哀冊文　唐　虞世南

維貞觀五年太歲辛卯某月日大行太上皇帝崩於某宮之某殿旋殯於某殿之西階即以明年某月日遷座於獻陵禮也元覽戴籍逖聽皇王立德可久應運斯昌天基崇峻帝系悠長虹暉降祉真氣呈祥蔥衛朱虆熊軾龍常契叶天符誕生睿聖彤雲晝聚黃星夕映舒卷潛躍幾深道性地載天臨日暉川鏡歷試藩岳風移俗正火德云謝羣龍戰野蚩尤曜旗王良策馬扳山噎日滔天泯夏蕩拒黎元阽危宗社提劍創業仗鉞專征風驅雲動海運天行伐謀上略制勝神兵尊王踐土復帝夷庚職惟上相任隆羣辟六階已平四門咸闢殊物顯命彝章典冊錫重介珪禮優乘石煙霞改色鏞管變音觀國受命負扆君臨仁霑動植化感飛沉發軫周冕禹迹堯心削觚反樸抵璧藏金商俗未改遺氛阻亂沙塞虔劉伊瀍叛渙應變雷動乘機電斷十角雲消三川冰泮漸以文教致諸王道制禮和樂尊儒養老翠鳳棲梧丹漁在藻水浮元貝階榮朱草咸加海外澤被區中要荒合軌鞮

翔遐通没羽沉浪飛輪駕風眷言釋負有懷高謝脩
爾櫟陽杳同姑射趨詩禮以承天稟義方以成化聿
膺景福方期永年玉几奄及金縢遂愆絶五日之晨省
邈千齡而上仙攀帷扆以孺慕抱劒舄以纏綿嗚呼
哀哉虔奉顧託式遵遺志指珠玉而不藏即陶甄以
成器貽儉德以爲譽垂風聲於後嗣嗚呼哀哉永去
天邑言遵地胏背沃野之神皋越通川之清渭懷峽
下之前迹眷新豐之舊里笳哀噎以留思旐翩翻而
顧指悲風急而拱木吟平野晦而寒煙起嗚呼哀哉
惟綴衣之如昨忽馳光之莫駐亟時逝而節改俄涉
新而復故野蒼蒼而日哀歲凜凜而行暮感物悲於
氣序銜哀戕於霜露泣川水之逝波動商山之風樹
蹐厚地而無感仰高天而何訴嗚呼哀哉曰聖與人
誰前誰後炎昊無金石之固勛華異松喬之壽孰歷
世而長存唯令名之不朽矧元功與至德冠列辟而
爲首俾軼五而登三與天長而地久嗚呼哀哉

唐太宗文武皇帝哀册文　唐　褚遂良

維貞觀二十三年歲次己酉五月甲辰朔二十六日
己巳大行皇帝崩於翠微宮之含風殿旋殯於太極
殿之西階粵八月庚寅將遷座於昭陵禮也鳳管凝
和龍帷將曙溢化同軫綿區縞素哀子嗣皇帝某覽
風樹而增感攀銅池而拊膺追宗祧之是寄傷往駕
之無憑奠樽盈而悲緒促靈景翳而愁雲興去緲滋
遠清徽方閟爰詔司存傳芳瓊字其詞曰
三微迭祉五曜垂文光昭司牧對越唐勛族著元牝
家傳縉雲高配於天一人有慶大行神武惟幾作聖
良書自得高文成性風表餘雄先懷叉正蒼兕爰發
朱旗首令寰瀛昏墊瀍洛荒蕪妖傾地軸盜弄乾樞
戎衣光啓霸政宏騫天兵電掃月陣風驅蚩尤遞翦
猰窳咸誅閏位不度餘分興戾先收秦組次焚商袂
轉圜上略容光下濟從邑垂仁賓門流惠備風順軌
凝圖奉曆青戾同規元珠協契發揮二五聲明遐裔
沃野休兵靈臺偃革升嚴藏銳遵河奉璧學肆徐輪
郎囿散帛就日攸宜如天在斯刑哀動植化美埧虎

縈華會舉禮葉旁垂沙場磐蒯斗極咸羇狼山入圃潮渚歸池東旌若木西旆條支龍鄉委貢烏?來儀大矣乘時悠哉利見文龜浮沼應龍在淀滴露飛甘卿雲呈絢松英望幸瑶草方薦仙舟斂術星飛告變凝沴氣於升年掩璿暉於離殿嗚呼哀哉商管初秋飛紘罷俗驚川悠緬宮車晏出大隧弗營元龜獻吉展輇兹駕端圭司日廹靈輀於將餞痾皇情其如失凝秋林於廣路遡悲風於表術輕柏梁而徐轉邁蘭池而從蹕聳輕旆之逶迤動邊笳之蕭瑟嗚呼哀哉周營甫寵漢啓泉閣穀林搖落喬嶽變衰平原淒兮白日遠涼清滄兮秋雲飛覽銅雀而興慕傷鼎湖之不歸嗚呼哀哉嶠陵元壤嵑山窮路虗衛翻英輕馳委素堯門閉而日慘羲庭易而雲呼嗟厚德之長遠仰高天而攀慕嗚呼哀哉崇基永煥置業方昭遺風餘烈天長地遠想神襟而騰茂縱史筆而揚翹籠嘉聲於日月終有裕於唐堯嗚呼哀哉

唐睿宗元真皇帝哀冊文　唐　蘇頲

維開元四年歲次景辰六月乙巳朔二十日甲子大行睿宗大聖元真皇帝崩於百福殿從殯於太極殿之西階粤十月朔某日將遷座於橋陵禮也素蓽褰周青壺警節儼無聲以虛衛陳有象而成列哀子開元神武皇帝某廹攀引縩聆擗司常悽庶物其涕迸感衆靈而影彰賸兹鴻業欽若要道爰制近臣敢揚大寶其詞曰

高祖興唐重其耿光睿宗誕慶紹我明命明命伊何重熙景盛耿光伊何翊善傳聖在昔分瑞爰初剖符宅殷令典居相宏圖宣哲觀藝祇庸服儒踐其成式納以嘉蓍否歷終泰循維更紐予從代王于事周毋退象藏家沖襟釋負不為震驚自得謙受權乃後亨塞而自閉固推皇帝仍陟元台鳴牝搆孽紛虹肆災飈馳神武電掃姦回三讓天下載登宸極順夫叱心忘我帝力凝譯修貢親賢任職樂英已敷禮縡重縡宗廟率祀郊卯肇禋養而迎夏哭以祈春靜默沿道和平返淳智周翔泳功濟陶鈞知子惟明從吾所尚

陋伊祁之莫緒追詔鈇而將喪帝允執乎厥中皇遂
崇於太上始授圖而觀察終脫屣以清曠齊必開館
朝而別宮問安順色資孝宏風理極熏受言承至公
豈綴衣而憑几忽成咢而號弓嗚呼哀哉夢年罕驗
顧是付囑屬神器其得所妥靈心其何欲增推絕以
孺慕竟厥時而去俗萬邦赴而同軌六遂陳而帥屬
外羣悲於縞素中不瘵於珠玉蜃輅迎轉龍轅戒俎
寒生紫殿曉發清都笳挽遲遲而徙靡旆旌戀戀以
感紆除櫟陽之御路指橋嶽之幽途禮既獻而三撤
神方寧而九虞遠遊適冠近嚴歸蹕因高而渭川盡
見馮下而秦京稍出積耘草以撗霜攢悲松以翳日
嗚呼哀哉粤羲軒之建子以兮令問傳其不已猗簡
冊之尊聖真兮鴻名冠而方始然後景雲藹華露滋
揚至德殷永思此天子之孝也夫何足以知之嗚呼
哀哉

宋文帝元皇后哀策　顏延年

惟元嘉十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大行皇后崩於顯陽
殿粤九月二十七日將遷座於長寧陵禮也龍輴纚
綍容翟結驂皇塗昭列神路幽嚴皇帝親臨祖饋躬
瞻宵載飾遺儀於組旒淪徂音乎珩珮悲黼筵之移
御痛翬褕之重晦降輿客位撤奠殯階乃命史臣累
德述懷其辭曰
倫昭儷升有物有憑圓精初爍方祇始凝昭哉世族
祥發慶膺秘儀景胄圖光玉繩昌暉在陰柔明將進
率禮蹈和稱詩納順爰自待年金聲夙振亦既有行
素章增絢象服是加言觀維則俾我王風始基嬪德
愍問川流芳猷淵塞方江泳漢載謠南國伊昔不造
鴻化中微用集寶命仰陟天機釋位公宮登曜紫闈
欽若皇姑允迪前徽孝達寧親敬行宗祀進思才淑
傍綜圖史發音在詠動容成紀壼政務宣房樂韶理
坤則順成星軒潤飾德之所屆惟深必測下節震騰
上清朓側有來斯雍無思不極仁道輔仁司化莫晰
象物方臻眡祲告沴太和既融收華委世蘭殿長陰

椒塗施衛嗚呼哀哉戒凉在肆杪秋即穸籍夜流唱
曉月升魄八神警引五輅遷跡噭噭儲嗣哀哀列辟
灑零玉墀雨泗丹掖撫存悼亡感今懷昔嗚呼哀哉
南背國門北首山園僕人按節服馬顧轅遥酸紫蓋
眇泣素軒滅綵清都夷體壽原邑野淪藹戎夏悲讙
來芳可述往駕弗援嗚呼哀哉

敬皇后哀策文 明帝后劉氏　齊　謝　朓

維永泰元年秋九月朔日敬皇后梓宫啓自先塋將
祔於某陵某日至尊親奉奠某皇帝乃使兼太尉某
設祖於行宫禮也翠帝舒皁元堂啓扉俎徹三獻筵
卷六衣哀子嗣皇帝懷蜃衛而延首想鸞輅而撫心
痛椒塗之先鄣哀長信之莫臨身隔兩赴時無二展
旐詔左言光敷聖善其辭曰
帝唐遠胄御龍遥緒在秦作劉在漢開楚肇維淑聖
充柔充令清漢表靈曾沙膺慶爰定厥祥徽音允揚
光華沼沚榮耀中谷敎始紘綖敎先種稑膺問川流
神襟蘭郁先德韜光君道方被於佐求賢所謁無詖
顧史宏式陳詩展義厚下曰仁藏往伊知十亂斯俟
四教罔忒思媚諸姑貽我嬪則化自公宫遠被南國
軒曜懷光素紓佇德閔予不祐慈訓早違方年沖藐
懷神靡依家臻寶業身嗣昌暉壽宫寂遠清廟虛歸
嗚呼哀哉帝遷明命民神胥悅乾景外臨陰儀内缺
空悲故劍徒嗟金穴瑋瓚奚獻禕褕罔設嗚呼哀哉
馮相告禮震駕長往貽厥遠圖未命是奬懷豈沛之

綢繆兮背神京之宏敞陋蒼梧之不從兮遵鮒隅以
同壤嗚呼哀哉陳象設於園寢兮映輿錽於松楸望
承明而不入兮度清洛而南逝繼池綍於通軌兮接
龍帷於造舟迴塘寂其已暮兮東川澹而不流嗚呼
哀哉藉閟宮之遠列兮閱纘女之遐慶始協德於蘋
蘩兮終配祀而表命慕方緩於賜衣兮哀日隆於撫
鏡思寒泉之罔極兮託彤管於遺咏嗚呼哀哉

唐太宗文德皇后哀冊文　唐　虞世南

維貞觀十年歲次甲申六月己未朔二十一日己卯
大行皇后崩於立政殿粤九月十日丁酉將遷座於
昭陵禮也殯宮夕啓靈輴曉前儼帷帟於空殿肅陛
衛於靈筵皇帝親臨宵載義深追遠聽青蒲而永絕
悼玉階之莫返鑾輅將引儀樽已撤爰詔記言式揚
徽烈其詞曰
二儀合德兩曜齊光列聖觀象邦家克昌猗歟華族
英靈降祉比齊越姜匹宋踰子育德高門騰芬素里
體仁將聖披圖閱史造舟爲梁嗣徽前德履和思順
自家形國淑問不已柔風允塞紃組報勤惒珩垂則
時逢昌聖運屬休徵代邸膺曆唐侯嗣興紫宮並曜
黃道偕昇化宣風始業贊丕承比德無競凝神不測
應物通理撫機先識體備賢能暉無眺側績包九亂
恩加八極性道希夷言容莊敬戒奢處約懷沖履正
景暖風暄霜嚴氷淨領略三古箴規六行源濬流遠
時昌祚延國貞誕睿皇友挺賢談高辯日學冠通元
慈訓所及懿德光前五福云備千齡方永地紀絕維

月輪韜景辰輿不豫德音　整馬鬣無封鶴珠斯屏
嗚呼哀哉異人神於倏忽　服於平生改清蹕以
哀挽易朱旗以素旐昔照朝景　環珮於會城今冥
永夜吟松柏於山極嗚呼哀哉氣變灰飛暑退寒襲
煙觸樹而凝慘露分枝而垂泣聞哀鴈之夕飛聽悲
風之曉急仰雲霄而永慕慟陵寢其何及嗚呼哀哉
背元武而北轅絕牽牛而横度逐去去而逾遠馬駸
駸而不駐想渭水之貫都歎黄公之隱霧嗚呼哀哉
嗟人生之浮促若飄風之過牖牖何風而暫停人何
生而能久唯承天與載物邈慈深而德厚邁任姒之
高蹤播英聲而無朽嗚呼哀哉

宣仁聖烈皇后哀册文代宰相

宋　畢仲游

維大宋元祐八年歲次壬申九月三日癸酉大行皇
太后崩於壽康殿旋殯於崇政殿之西階粤明年正
月遷祔座於永厚陵禮也叢殿帝空祖庭燎晻雲似
卻而後凝月雖輝而如慘孝孫嗣皇帝臣哲宗廟諱臨遣
奠以興哀瞻梖容而永慕鳳吟管以何悲龍挾輴而
若駐羽衛羅闕神儀布露爰制近司紀陳聖度其詞
曰皇矣大宋寶命自天重明累聖跨成軼宣正后在
中契於坤乾較任比姒亦逾於前有系自姜源深積
厚功熙我朝方虎是偶奄韓宅魯益昌厥後月瑞日
符是興大母於鑠大母躬義率仁居静猶地含和如
春正素自稟聰明夙聞作合英祖齊昇並曜受養神
考陰功善教體道不違惟德是傚元豐末命帝命惟
辟聽斷勉同以補天隙擁佑神孫立民之極恭以勵
人儉惟化俗衣有大練奩無片玉房闥不出四海在
目信義由中九裔思服如鑑不塵如璞不緇三事大
夫正直是咨宗藩外戚滲漉惠慈人爵王官雖卑不

私廟諱靡行外朝靡踐池籞靡蹈惟正是勉服御靡更惟惡是善庸爾萬方爲則爲典左右皇躬動有壇宇居由範防造次於是寢隆且昌如天清明霽日之光治化方成憂勞亦至外若平居中潛遘厲坤軸軋以夜推月輪翩而曉墜守大化之靡怛尚斯民之爲意嗚呼哀哉珠箔低垂兮雲霧猶隔蕙帳翳翳兮爐煙未銷想仙馭以何適謝人寰而已遥萬衆號慟哀纏九霄千官縞素兩泣東朝嗚呼哀哉人與神兮變何速秋復春兮時以徂㦸鐏盈兮未忘於平昔池綍動兮難留於須臾翼八翣以爲衛陳六衣而氾塗嗚呼哀哉野蒼茫兮人漸遠仗徘徊兮天欲晚遡洛澗兮嗟備物之如在遍輦岸兮知神遊之不返山川已兆於真宅松柏猶凝於故苑嗚呼哀哉玉晦龍埶金藏鑑昏泉闕掩夜宮闈泣晨車軌同兮雖來於萬國寶座閑兮惟朝於百神魚惟炬以非日鴈長飛而不春嗚呼哀哉成内則於三朝貽素風於千祀致理之勤兮今已往大道之公兮古如此何遠其家以爲國而憂其民之猶子宜大書而作冊俾永光於宋史嗚

呼哀哉

昭明太子哀策文　　王均

蜃輅峩峩龍驂跼步羽翹前驅雲旗北儵皇帝哀繼
明之寢曜痛銅德之徂芳御武悵而悽慟臨甲觀而
增傷式稽令典載揚鴻烈詔撰德於銘旌永傳徽於
舞綴其辭曰
式載明兩實惟少陽儀天比峻儷景騰光睿哲膺期
旦暮斯在識洞機深量包瀛海立德不器至功弗宰
寬綽居心溫恭成性修襟孝友率由嚴敬咸有種德
惠和齊聖括囊流略包舉藝文徧該緗素殫極邱墳
騰褰充積儒墨區分瞻河闡訓望魯揚芬雲物告徵
祲沴褰象星霾恒曜山頹朽壤威儀上賓德音長往
具僚無廕謚承安仰嗚呼哀哉首夏司開麥秋紀節
容衛徒警青華萎絕書幌空張談筵罷設虛饋饛饛
孤燈翳翳嗚呼哀哉簡辰請日筮合龜貞幽埏夙啓
元宮獻成武祓齊列文物增明旹遊漳水賓從無聲
今歸邛郭徒御相驚嗚呼哀哉背絳闕以遠徂轜青
門而徐轉顧馳道而詎前望國都而不踐渡脩坂之
威夷遡平原之悠緬驥蹀足以酸嘶挽悽鏘而流泣

嗚呼哀哉混哀音於簫籟變愁容於天日雖草木之
森陰乃寒林之蕭瑟既將反而復疑如有求而遂失
謂天地其無心遽永潛於哀質嗚呼哀哉

唐德宗神武皇帝謚册文　唐　權德輿

維永貞元年歲次乙酉月朔日孝孫嗣皇帝臣某伏
惟大行皇帝德合天地作人父母纂承光明建用皇
極昔在寶應制天下賦與戚藩以大自魯跳雍師律
既貞會陝收洛克輝戚命廓開王塗是登上嗣乃宅
丕后服藝祖神宗之大烈有乾乾翼翼之至敬敦佑
建哲尊嚴懿恭燭明四極發育萬類濯沐乎仁澤澄
清乎理本巍巍乎建中風聲與貞觀同符洎時有祲
沴變生京轂省方辰義宏陰隲之功整旅致誅申震
燿之令氣祲滅息僕王執通丕冒持載鏡清砥平然
後明禋盛祀萬靈以接翕受敷施九德咸事含宏亭
毒以致其和博采虛受以通其志政刑有箴宸扆有
銘煥乎文明之化成也因時創節象卦設樂薰然中
和之被物也納嘉言於近侍輟己行之詔疾譊口於
宵人宥過失之罪去徽號而約己正廟祧以尊祖九
譯通道萬方來庭賓旅惇乎勳籍夷歌陳於樂府霜
露所墜車書大同順氣旁達天休滋至慶霄輪囷德
水清澈三辰秉陽以宣耀百嘉麗地而交感飛走呈

祥肖翹遂性在宥天下二十有七年夫文思光被陶唐之盛也愷怛忠利虞帝之教也亹亹穆穆周文之業也聰明神武漢祖之烈也窮古先之大律極帝者之上儀方將巵升崇卯侍檢玉牒奄遺天命永棄萬方億兆嗷嗷哀號靡訴顧惟冲昧懼忝孫謀君父有命付茲神器虔恭貽訓感慕滋深今因山既建同軌畢至一二元老宗工碩生考稱天之禮稽節惠之法式遵古義敢薦大名謹遣太尉某謹奉冊上尊謚曰神武孝文皇帝廟曰德宗伏惟聖靈昭格膺是典禮幽贊丕祉流於無窮嗚呼哀哉

仁宗皇帝加上徽號冊文　宋　王珪

維元豐六年歲次癸亥十一月壬寅朔二日癸卯孝孫嗣皇帝臣諱再拜稽首言曰臣伏覩古先格王莫不大名發於前而大惠昭於後其法皆本於至公而不可易至後世臣子又欲盡報上之道以謂君德甚盛其言不足以包衆美於是有至郊加誄之文夫欲推事存之禮述追遠之志則奉素享之崇號益新紀之鴻烈謀羣公請太室洋洋虖際天接地而震顯之不亦當靈心而傳古誼乎恭惟仁宗神文聖武明孝皇帝躬清明之資賦神睿之略乾行施之不息仁性根於自然時乘六飛端御大器知窮八荒而不見其迹澤及萬彙而不居其功爾乃簡拔畯賢放遠邪佞宥恕刑獄懷保鰥寡賞不徇所私罰必當於理興農桑之本務緝禮樂之墜文有慘怛好生之心吏或誤入重辟必終身見斥有寬裕從諫之度言者屢進狂直必曲意見容念兵革之傷夷則不殺而服念稼穡之勤勞則罔寧於逸豫履天下之尊而恃之以抑畏饗天下之富而寶之以儉素輿馬不聞於游盤鐘鼓

不涉於閒燕宮室亡奢靡之飾器服亡瓌奇之玩加
以夙夜齊栗事天之誠盡霜露怵惕念親之感深方
朝廷之久安廼大業因循而聖政又新爲社稷之重
計廼前定禍亂而皇嗣蚤立故四十二年仁恩川流
涵濡熏烝格於上下日月華風雨均四時龢百穀蕃
北有獷猂而不能驕西有黠羌而不能軼蟲魚遂性
自安川藪之游男女潔誠更趨耕織之樂固有幽遐
荒昧之俗不約而予來奇偉倜儻之瑞不期而特見
者矣丕赫哉憲度鴻明聲文沛施自載籍之傳蓋未
有休功盛業可加於茲也重循涼菲永念猷訓今將
疑清廟陟紫壇遂受厚福以浸黎元置於此時臨形
庭發玉版上不敢隳祖宗之典下不敢虧神明之情
如堯如舜如禹如湯豈不高一世之聞而流萬世之
聲哉爰飭上儀載揚景鑠謹遣銀青光祿大夫守尚
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
七千六百户食實封二千五百戸王珪奉玉冊玉寶
加上徽號曰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濬
哲明孝皇帝 恭惟明德在天臨受徽稱維億萬年永

錫嘉祉謹言

太祖皇帝加上尊號册文 武宗時上

元 王 構

維至大二年歲次己酉某月某日孝曾孫嗣皇帝臣某謹再拜稽首言伏以恢皇綱廓帝紘建萬世無彊之業鋪宏休揚偉績遵累朝已定之規式當繼統之元盍有稱天之誄孝弟忘於率履制庸謹於加崇欽惟太祖聖武皇帝陛下淵量聖姿睿謀雄斷沛仁恩而濟屯厄振覊策以馭豪英惟解衣推食於初年見君國子民之大略元符顧握諸部悉平黄鉞載麾百城隨下裔土兼收於夏孽餘波克殄於金源蕩蕩乎無能名迹遠追於湯武灝灝爾其爲訓道允協於唐虞根深峻嶽而維者四馬橐括殊封而統之一也肆予小子承此丕基而祇見於太宮恒愛臨於端扆祚垂鴻兮錫裕尚期昭報之申牒鏤玉以增輝敢緩彌文之舉謹遣某官某奉玉册玉寶加上尊謚曰法天啓運聖武皇帝廟號太祖伏惟威靈昭假景貺潜臻闡繹吾元與天並久

世祖皇帝謚册文 成宗上

元 王 構

維至元三十一年歲次甲午五月庚戌朔越九日戊午孝孫嗣皇帝臣某再拜稽首言臣聞繼志述事非盡孝無以盡其誠表行誄功非定謚無以稱其實肆邦彝之具舉維天道之協從欽惟先皇帝膺籙受圖體元立統蚤從藩邸茂著巍稱爲治之基有常經國之略則遠役用衆智獨斷於衷總攬萬機如指諸掌内朝廷外侯牧等威迭降罔不適中先教化後刑名本末相循亦皆有序在御迨踰於三紀推尊合冠於百王若夫惠及困窮恩加降附愼終如始每存好仁之心保小以仁特示包荒之量擴盛猷之鴻邑沛膏澤之醇醲方其泰運漸亨戡濟多難離網復綴混一四方傳檄而氛祲開渙號而方維定乾旋坤轉不足以喻其機雷厲風飛不足以比其捷至於嘉言博采惟典謨訓誥是師諸藝畢延盡陰陽圖緯之學考音律以創字畫參古今以制禮儀振耀威靈肅陳兵衛白旄黄鉞持則親延犀甲雕弧止於不用其聖德弗可及已神功茂以尚焉蓋文之所加者深武之所服

者大是用升崇吉祔揆卜剛辰謹遣攝太尉臣元都
帶奉册寶上尊謚曰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廟號世祖
伏惟曆靈俯垂昭鑒思皇多祐錫羡無疆

仁宗皇帝謚册文

元　張士觀

維延祐七年歲次庚申八月丁未朔粤十日丙辰孝
子嗣皇帝臣某謹再拜稽首言臣聞觀其謚而知其
行著王者之丕稱禮於廟而諫於郊實邦家之彝典
維天地之大莫能擬議而臣子之情宜極形容爰體
至公式揚景鑠欽惟大行皇帝聰明冠古勇智自天
初大德之陟遐生內釁於不測乃從潛邸獨運聖謨
正神器於幾危定乾維而重構豐功盛烈奮立一時
偉望英聲揚溢四海尋被武皇之歷試納於大麓以
弗逮由母弟之懿親膺元良之重寄取法裕廟主鬯
之道隆奉養東朝因心之孝至及嗣歷服益見敬爲
月恒日升扇昭代文明之治海涵春照推聖人博愛
之仁至於敦勸農桑不嗜田獵每覆奏於庶獄必惻
怛於哀衷肇設制科以待天下之士特旌死節以勵
天下之忠臨御十年始終一德身衛斯文而不倦人
由其道而莫知克謹持盈詒多遺美屬升崇於吉祔
用祇薦於鴻名上以慰在天之靈下以協造庭之請
是訊剛日備舉縟儀謹遣攝太尉某官某奉玉册玉

寶上尊謚曰聖文欽孝皇帝廟號仁宗伏冀睿靈俯
垂歆鑒流光有永錫羨無疆

懿祖謚冊文

明　蘇伯衡

維洪武元年歲次戊申正月壬申朔越四日乙亥孝
曾孫嗣皇帝臣再拜稽首上言伏以創業開基孝宜
先於追遠祖功宗德禮莫於正名蓋由積善而累
仁是致以家而爲國考文於古追謚在今伏惟皇曾
祖考府君性賦慈仁志存謹厚克勤克儉修身永念
於貽謀無黨無偏履道每期於垂裕昔陶唐上崇於
少皡而周武追王於古公思水木之有本原履霜露
而懷怵惕謂多儀備物未足盡於孝心惟顯號鴻名
乃克符於禮典作廟有奕鏤玉惟崇謹奉冊寶上尊
號曰恒皇帝廟號懿祖陟降有臨神明如在繼志述
事敢云有道之曾孫啓土建邦永賴在天之烈祖謹
言

懿祖妣謚冊文　明　蘇伯衡

維洪武元年歲次戊申正月壬申朔越四日乙亥孝曾孫嗣皇帝臣再拜稽首上言伏以人之大倫正始必由於內治國之盛典報本莫大於尊親惟今日之光華皆重闈之積累嚴備祼享敬上徽稱伏惟皇曾祖妣坤道順承壺儀雍穆儉遵澣濯德音夙著於宗姻禮備溫恭慶系遠延於孫子實由中助丕顯前聞惟種德於百年之先故食報於數世之後遂令眇質獲履至尊爰考舊章式崇謚冊謹奉冊寶上尊號曰恒皇后誕受帝祉永膺令名重翟褘衣莫遂生榮之願關雎麟趾尚祈陰相之功謹言

祭冊

詔祭楊震策　漢順帝

安帝時震以直言免歸飲酖而卒帝即位連有災異感震之枉乃下詔策曰

故太尉震正直是與俾匡時政而青蠅點素同茲在藩上天降威災眚屢作爾卜爾筮維震之故朕之不德用彰厥咎山崩棟折我其危哉今使太守丞以中牢具祠魂而有靈儻其歆享

册文

賜册

賜韓福策　漢昭帝

昭帝時涿郡韓福以德行徵至京師賜策書束帛遣歸本紀元鳳元年

朕閔勞以官職之事其務修孝弟以教鄉里令郡縣常以正月賜羊酒有不幸者賜衣被一襲祠以中牢

按漢世待德行之士如此可謂有禮矣其後平帝時龔勝為光祿大夫瑯琊邴漢亦以德行徵用為大中大夫王莽秉政勝與漢俱乞骸骨於是莽依故事白遣勝漢曰惟元始二年六月庚寅光祿大夫大中大夫耆艾二人以老病罷太皇太后使謁者僕射策之曰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事所以恭讓而不盡其力也今大夫年至矣朕愍以官職之事煩大夫其子若孫若同產同產子一人大夫其修身守道以終高年賜帛及行道舍宿歲時羊酒衣衾皆如韓福故事所尚子男皆除為郎莽雖無道然其白遣節義之士思意殷勤甚備豈非其修飾立名之時歟

詔後諸葛亮丞相策　漢後主

建興六年亮使馬謖督諸軍與魏張郃戰於街亭謖違亮節制敗績亮戮謖上疏請自貶後主以亮為右將軍行丞相事七年亮平武都陰平詔策亮曰

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貶抑重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耀師馘斬王雙今歲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羌興復二郡威震凶暴功勳顯然方今天下騷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久自挹損非所以光揚洪烈矣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

免册

賜史丹策　漢成帝

本始中病乞骸骨上賜策

左將軍寢病不衰願歸治疾朕愍以官職之事久留將軍使躬不瘳使光祿勲賜將軍黃金五十斤安車駟馬其上將軍印綬宜專精神豫近醫藥以輔不衰

按漢免大臣有策始見於宣帝之免蕭望之其辭曰有司奏君責使者禮遇丞相亡禮廉聲不聞敖慢不遜亡以扶政帥先百僚君不深思陷於茲穢朕不忍致君於理使光祿勲惲策詔君爲太子太傅授印其上故印使道之官君其秉道明孝正直是與帥意無譽靡有後言望之賢公卿也其罪特與丞相亢禮耳而免策有陷於茲穢語已非所以待臣鄰其後成帝免薛宣翟方進哀帝免孔光師丹馬宮傅喜皆極其切責無復逡就爲諱之意方進至於自殺故師丹之免也尚書令唐林上疏曰竊見免大司空丹策書泰深痛切君子作文爲賢者諱丹經爲世儒宗德爲國黃耇親傅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咸以爲宜復丹邑爵使奉朝請四方所瞻仰也唯陛下財覽衆心有以憫後師傅之臣上從林言賜爵關內侯今觀成帝免史丹策其辭頗溫厚得進退大臣體故錄云

歷代王言四

璽書

赦文

德音文

璽書

文體明辨云按蔡邕曰璽者印也信也古者尊卑共之左傳魯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此諸侯大夫印稱璽者也又衛宏云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爲印然則天子之印以玉獨稱璽羣臣莫敢用自秦始也漢初有三璽天子之書用璽以封故曰璽書又曰賜書唐以後獨稱曰書亦璽書之類也其爲用或以告諭或以報答或以獎勞或以責讓而其體則以委曲懇到能盡褒勸警飭之意爲工　今制朝廷與諸王亦用書疑即璽書也

賜燕王旦璽書　漢昭帝

武帝崩太子立是爲昭帝旦謀反事覺天子使使者賜王璽書云云

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絶若髮賴絳侯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人表裏相應故邪與鄣曹灌携劒推鋒從高皇帝墾菑除害耘鋤海内當此之時頭如蓬葆勤苦至矣然其賞不過封侯今宗室子孫曾無暴衣露冠之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廼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踈踈其所親有逆悖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齋酎見高祖之廟乎旦得書以符璽屬醫工長謝相二千石奉事不謹死矣即以綬自經

賜淮陽王欽璽書　漢成帝

建昭元年欽宣帝子也

皇帝問淮陽王有司奏王舅張博數遺王書非毀政治謗訕天子褒舉諸侯稱引周湯以諂惑王所言尤惡悖逆無道王不舉奏而多與金錢報以好言辠至不赦朕惻焉不忍聞爲王傷之推原厥本不祥自博惟王之心匪同於凶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遣諫大夫駿申諭朕意詩不云乎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王其勉之又使駿諭指曰禮爲諸侯制相朝聘之義蓋以考禮壹德尊事天子也且王不學詩乎詩云俾侯於魯爲周室輔今王舅博數遺王書所言悖逆王幸受詔策通經術知諸侯名譽不當出竟天子普覆德布於朝而恬有博言多與金錢與相報應不莫大焉故事諸侯王獲罪京師罪惡輕重縱不伏誅蒙遷削貶黜之罪未有但已者也今聖主赦王之罪憐王失計忘本爲博所惑加賜璽書使諫大夫申諭意殷勤之恩豈有量哉博等所犯惡大羣下之所共王法之所不赦也自今以來王無復以博等累心務衆棄之春秋之義大能變改易曰藉用白茅無咎言子之道改過自新絜己以承上然後免於咎也王其意慎戒惟思所以悔過易行塞重責稱厚恩者如此長有富貴社稷安矣於是淮陽王欽免冠稽首謝曰藩無狀過惡暴列陛下不忍致法加大恩遣使者申道術守藩之義伏念博罪惡尤深當伏重臣欽願悉心自新奉承詔策頓首死罪

敕諭東平王宇璽書　漢成帝

宇宣帝子也事太后內不相得太后上書言之求守杜陵園上於是遣史奉璽書敕諭之

皇帝問東平王葢聞親親之恩莫重於孝尊尊之義莫大於忠故諸侯在位不驕以致孝道制節謹度以翼天子然後富貴不離其身而社稷可保今聞王自修有闕本朝不和流言紛紛謗自內興朕甚憯焉為王懼之詩不云乎毋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朕為王之春秋方剛忽於道德意有所移恐言未納故臨遣大中大夫子蟜姓張諭王朕意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王其深惟孰思之無違朕意

賜東平太后璽書

皇帝使諸吏官者令承問東平王太后朕有聞王太后少加意焉夫福善之門莫美於和睦患咎之首莫大於內離今東平王出襁褓之中而託於南面之位以年齒方剛涉學日寡驁忽臣下不自他於太后以是之間能無失禮義者其惟聖人乎傳曰父為子隱直在其中矣王太后明察此意不可不詳閨門之內母子之間同氣異息骨肉之恩豈可忽哉昔周公戒伯禽曰故舊無大故則不可棄也毋求備於一人夫以故舊之恩猶忍小惡而況此乎已遣使者諭王王既悔過服罪太后寬忍以貫之後宜不敢王太后彊餐止思念慎疾自愛

以上皆璽書凡四首

敕東平王傅相詔書

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牽於耆欲故五常銷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勝其義而不失厥家者未之有也今王富於春秋氣力武勇獲師傅之教淺加以少所聞見自今以來非五經之正術有敢以游獵非禮道王者輒以名聞

按此與同前一事故附焉觀東平王一事而漢廷處之曲盡如此可謂得治親之誼矣

復東平王削縣詔　建始中

葢聞仁以親親古之道也前東平有闕有司請廢朕不忍又請削朕不敢專惟王之至親未嘗忘於心今聞王改行自新尊修經術親近仁人非法之求不以奸吏朕甚嘉焉傳不云乎朝過夕改君子與之其復

前所削縣如故宇前有罪詔削樊亢父二縣後三歲天子詔復之後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上以問大將軍王鳳對曰臣聞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禮不言今東平王幸得來朝不思制節謹度以防危失而求諸書非朝聘之義也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不許之辭宜曰五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王審樂道傅相皆儒者旦夕講誦足以正身虞意夫小辯破義小道不通致遠恐泥皆不足以留意諸益於經術者不愛於王

以上皆賜宗室璽書凡四首敕傅相書復削縣詔附

答晁錯璽書　　漢文帝

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而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按家令小臣而帝賜以璽書官而不名詞又溫厚豈非陰諫好善之賢主哉

賜吾邱壽王璽書　漢武帝

子在朕前之時智畧輻湊以為天下少雙海内寡二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職事並廢盜賊縱横甚不稱在前時何也

賜嚴助書　漢武帝

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為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間者闊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縱横

敕責楊僕書　漢武帝

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陿非有斬將搴旗之實也烏足以驕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為虜掘死人為獲是一過也建德呂嘉逆罪不容於天下將軍擁精兵不窮追超然以東越為援是二過也士卒暴露連歲為朝會不置酒將軍不念其勤勞而造佞巧請乘傳行塞因用歸家懷銀黄垂三組夸鄉里是三過也失期内顧以道惡為解失尊尊之序是四過也欲請蜀刀問君賈幾何對曰率數百武庫日出兵而陽不知挾詭干君是五過也受詔不至蘭池宮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以在外江海之間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衆以掩過不（按武帝之所以警飭臣工篤御將帥者畧見於賜嚴助等書史稱其雄材大畧信矣夫）

賜趙充國書　漢宣帝

（神爵元年先零諸羌反上遣丙吉問充國曰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兵難隃度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酒泉太守辛武賢奏以十月上旬分兵並出合擊罕幵在鮮水上者充國欲捐罕幵之過隱而無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謀者以為不破罕幵則先零未可圖上乃拜許延壽為彊弩將軍武賢為破羌將軍賜璽書嘉納其策以書敕讓充國云云）

皇帝問後將軍甚苦暴露將軍計欲至正月迺擊罕羌羌人當獲麥已遠其妻子精兵萬人欲為酒泉敦煌寇邊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張掖以東粟石百餘芻槀束數十（言其貴也）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餘之衆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欲至冬虜皆當畜食多（畜讀曰蓄顏本食字句絶）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瘃（瘃寒瘡也竹足反）寧有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顏本微字句絶）微將軍誰不樂此者（按微猶無也言誰無將軍人皆樂此）今詔破羌將軍武賢將兵六千一百人敦煌太守快將二千人長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世將婼月氏兵四千人（婼羌名兒遮反）亡慮萬二千人齎三十日食以七月二十二日擊罕羌入鮮水北句廉上（句音鉤謂水岸曲而廉稜也）去酒泉八百里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

軍其引兵便道西並進雖不相及使虜聞東方北方兵並來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已詔中郎將卬將胡越佽飛射士步兵二校尉益將軍兵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弗敢戰者凶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下必全勿復有疑充國既得讓以為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廼上書謝罪因陳其利害曰先擊罕冦先零必助之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六月奏七月璽書報從充國計焉後罕竟不煩兵而下其秋充國病上賜書云云

二

制詔後將軍聞苦脚脛寒泄將軍年老加疾一朝之變不可諱朕甚憂之今詔破羌將軍詣屯所為將軍副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鋭氣以十二月擊先零羌即疾劇留屯毋行獨遣破羌張弩將軍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遂上屯田奏上詔云云

三

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上復賜報云云

四

皇帝問後將軍言十二便聞之虜雖未伏誅兵決可期月而望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畧人民將何以止之又大开小开前言曰我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不往擊久留得亡效五年時不分別人而并擊我此語謂本始五年伐先零不分別大小开本意是以大小开有此言也其意常恐今兵不出得亡變生與先零為一將軍孰計復奏充國奏為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為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丞相魏相曰後將軍數畫軍冊其意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充國云云

五

皇帝問後將軍上書言羌虜可勝之道今聽將軍將軍計善其上留屯田及當罷者人馬數將軍彊食慎兵事自愛按宣帝充國君臣問諭報往復猶家人父子唯喏然君明臣忠千載之下猶可師也充國奏見後卷

賜竇融璽書　　漢光武

本傳更始以融為張掖屬國都尉既到撫結雄傑懷輯羌虜甚得其歡心河西翕然歸之更始敗酒泉太守梁統等以融世任河西為吏民敬向乃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後聞光武即位心欲西向以河西隔遠未能自通時隗囂先稱建武年號融等從受正朔囂外順人望內懷異心使辯士張元游說曰更始事業已成尋復亡滅此一姓不再興之效今豪傑競逐雌雄未決當各據土宇與隴蜀合從高可為六國下可為尉佗融等於是召豪傑及諸太守計議其中智者皆曰皇帝符命見於圖書以人事論之今稱帝者數人而洛陽土地最廣甲兵最強號令最明觀符命而參人事他姓殆未易當也融遂決策東向五年夏遣長史劉鈞奉書獻馬先是帝聞河西完富地接隴蜀常欲招之以逼囂述亦發使遺融書遇鈞於道即與俱還帝見鈞歡甚饗禮畢乃遣令還賜融璽書云云

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都尉勞鎮守邊五郡兵馬精強倉庫有蓄民庶殷富外則折挫羌虜內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虛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已長史所奉書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猶蒯通云與楚即楚勝與漢即漢勝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具長史所見將軍所知王者迭興千載一會言時難得而易失也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效尉佗制七郡之計秦胡亥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語曰番禺附山險阻南北東山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可為國即令行南國尉事地理志曰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越之分也此為七郡也效致也流俗本作教者誤也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己事而已今以黃金二百斤賜將軍便宜輒言因授融為涼州牧璽書既至河西咸驚以為天子明見萬里之外網羅張元之情融復遣鈞上書臣融竊伏自惟幸得託先后末屬蒙恩為外戚累世二千石至臣之身復備列位假歷將帥守持一隅以委質則易為辭以納忠則易為力書不足以深達至誠故遣劉鈞一陳肝膽自以底裏自露長無纖介而璽書盛稱蜀漢二王三分鼎足之雄任囂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真舊之事姦偽之人廢忠貞之節為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冀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用心謹遣同產弟友詣闕口陳帝以復賜融書所以慰藉之甚備

以上皆賜臣下璽書

與昭義軍將士書　唐　白居易

勑昭義軍節度下將士等當軍將士與諸道不同自經艱難多易將帥而忠順之節未嘗有虧朕每思之無時蹔忘盧從史為卿主將作朕藩臣權位尊榮恩寵優厚而乃外柔恭順內懷奸邪刻剝軍中暴殄境內朕以君臣之道未忍發明為之含容頗有年月近又苟求起復請伐恒州與賊通謀為國生患自領士馬久屯行營收當軍賞設之資加本道芻粟之右不為公用盡入私家此則主將之恩於卿何有臣子之分負朕實深卿等辨邪正之兩端識逆順之大義抱忠勇者恥居其下守名節者憤發於中夫三軍之心已聞大去犯衆人之怒果見不容遠察事宜備知誠款興言嘉歎至於再三其當軍將士等賞設已有處分上自將校下及士卒各勵爾志再思朕言卿等從前已來常保忠貞之節自今以後永為心腹之軍宜念始終副茲囑望故今宣慰宜並悉之夏熱卿等各得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赦文 德音文附

文體明辨云按字書云赦者舍也肆赦之語始見虞書而周禮司刺掌三赦之法呂刑有疑赦之制則或以其情之可矜或以其事之可疑或以其人在三赦三宥八議之列是以赦之非不問其情之淺深罪之輕重而槩赦之也後世乃有大赦之法於是為文以告四方而赦文興焉又謂之德音蓋以赦為天子布德之音也然考之唐時戒厲風俗亦稱德音則德音之與赦文自是兩事不當強而合之也今各仍其稱以附赦文之後

睿宗受禪制

唐　蘇頲

門下天下神器非上聖無以運其機域中大業非元良無以固其本欽若靈命寅奉神宗區已順人用安四海承祧主鬯實貞萬國頃者家臻大憫在疚惟憂梟鏡滿衢豺狼塞路武職戎政必任凶族國要時權咸升逆黨社稷之守但望包桑忠義之懷誰期艾棘階禍稔惡伺隙秉間煩言碎辭所不勝述皇太子隆基正氣凝姿端命毓德自家刑國英徽日甚移孝為忠雄謨電發北軍馳入掃攙搶於紫微南宮反正開日月於黃道平亂寧國翼戴朕躬一旅不勞功逾復禹七恩咸舉事邀輿同聲應吹銅望當歸壁令司空讀冊侍中授璽實由立義豈曰尚親承華肇開元嗣以建方流樂風之緒宜申洊靄之澤朕爰初踐極嘉氣呈祥天人叶心衆緯昭晰官名有紀年號用兆可

大赦天下

建隆登極赦文　宋太祖

五運推移上帝於焉眷命三靈改卜王者所以膺圖朕起自側微備嘗艱苦當周邦草昧從二帝以征洎虞舜陟方嗣君而纂位但罄一心而事上敢期百姓之與能屬以北鹵侵疆邊民罹苦朕長驅禁旅往殄 麾鼓旗纔出於國門將校共推於天命迫迴京闕欣戴眇躬幼主以歷數有歸尋行禪讓兆民不可以無主萬機不可以曠時勉狥羣心已登大寶昔湯武革命發大號以順人唐漢開基因始封而建國宜國號大宋改周顯德七年為建隆元年乗時撫運既叶於謳謠及物推恩宜周於華夏可大赦天下於戲革故鼎新景命初隆於王室眚災肆赦鴻恩普洽於民心更頼將相王公協謀同力共裨寡昧以致升平凡爾萬方咸知朕意

開元元年赦書　唐蘇頲

黄門朕聞聖人無心同於吹萬上皇有道契於明一居天下之尊者莫大體其大以昭臨成天下之務者至公順其公以康濟故能稽昌歷考元符通於神祇格於上下鴻名不可以深拒盛典不可以固違斯豈在予而狥於物也朕以菲德丕承聖訓掃除欃槍保衛宗禋内問安以承志外經理以推誠始自朝廷納之以軌物終加蠻貊洎之以聲教欲令跂行喙飲含齒戴髮去其夭札蠲其疵癘每兢兢於紫座寧自責於黄屋而凡我羣辟顧斯兆庶以為人謀協從天意欽若王者人所歸也帝者天之號也歸之者以德號之者以功然號以功成則功不可以不表歸以德厚則德不可以不厲朕猥屬興能之運遂忘冲讓之私將逮臨寅之歲首甫擇建子之天統是用發揮景命受茲禮册夫循名者責實謀始者慮終勉而全之非敢自滿所以克己思政惟懷永圖懼弗勝荷用多慙惕赦令所作其來尚矣是則姦人之幸嘗思奔馬之喻朕但欲令其畏惡化之為善庶比屋可封豈閑羅

為惠朕之此志每用形言頃屬冬序頗愆農功洎簡
辰練日有司備禮則上天同雲北風雨雪意者將承
廣慶必待湛恩宜行宥過之典以叶隨時之義可大
赦天下改先天二年為開元元年十二月一日昧爽
已前大辟罪已下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繫
囚見徒咸赦除之云云禮尚於儉書誡於奢朕方敦
朴以存勸沮至於乘輿服御及土木之功蠲除樽節
貴從簡省王公已下宜識此心欲將先自朕躬冀能
化行海内薛伯陽以凶慝之子合寘嚴刑緣尚志之
恩特令遠貶旋念從夫之禮深矜自我之出宜復舊
婚再承新命可唐州別駕員外郎置同正員郭元振
往立大功保護於朕頃因閲武頗失軍器容責情放
逐將收後效可饒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朕聞罪不
相及先王之制叔向豈同於凶弟展禽見稱於哲兄
劉廙不以劉偉獲辜王導不以王敦廢職崔滌為其
兄湜構禍每進款誠事朕有年心則無隱忠邪既判
賞罰宜均俾踐儲卿式彰臣節可太子僕員外置同
正員國初以來宰相及實封功臣子孫一房沉翳未
承恩者令所司訪擇有可用者量加擢用周朝酷吏
來俊臣周興之徒殘害宗枝毒害良善永言及此深
所痛恨其酷吏有身在及酷吏身後有子孫亦令所
司勘會甄別處分諸軍將士有年歲深久所由要籍
或不得選集及未叙勞効咸委軍將據實奏聞仍令
所司早賜處分及諸軍將佐總管以上自今以後冬
正東帛一準京官例給亡命山澤挾藏軍器百日不
首復罪如初敢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赦
書日行五百里布告遐邇咸使知聞主者施行

唐德宗神武皇帝奉天改年大赦文

唐　陸　贄

門下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己濟人不恡改過朕嗣服丕構君臨萬邦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於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復於將來明徵厥初以示天下惟我烈祖邁德庇人致俗化於和平拯生靈於塗炭重熙積慶垂二百年伊爾卿尹庶官洎億兆之衆代受亭育以迄於今功存於人澤及於後肆予小子獲纘鴻業懼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長於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察征伐之勞苦澤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既擁隔人情疑阻猶昧省己遂使興戎徵師四方轉運千里賦車籍馬遠近騷然行齎居送衆庶勞止或一日屢交鋒刃或連年不解甲冑祀奠乏主室家靡依死生流離怨氣凝結力役不息田萊多荒暴命峻於誅求疲甿空於杼軸轉於溝壑離去鄉閭邑里丘墟人煙斷絕天譴於上而朕不寤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生都邑賊臣乘釁肆逆滔天曾莫愧畏敢行凌逼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辱於祖宗下負於黎庶痛心靦貌罪實在余永言愧悼若墜深谷賴夫天地降祐人神叶謀將相竭誠爪牙宣力屏除大盜載張皇維將宏永圖必布新命朕晨興夕惕惟念前非乃者公卿百僚累抗章疏猥以徽號加於朕躬固辭不獲俯遂輿論昨因循省良用矍然體陰陽不測之謂神與天地合德之謂聖顧惟淺昧非所宜當文者所以化成武者所以定亂今化之不被亂是用興豈可更徇羣情苟膺虚美重予不德祇益懷慚自今已後中外所上書奏不得更稱聖神文武之號夫人情不常繫於時化大道既隱亂獄滋豐朕既不能宏德導人又不能一法齊衆苟設密網以罪非辜爲之父母實增愧悼今上元統歷獻歲發生宜革紀年之號式敷在宥之澤與人更始用荅天休可大赦天下改建中五年爲興元元年自正月一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下罪無輕重咸赦除之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有以忠勞任膺將相有以勳舊繼守藩維朕撫御乖方信誠靡著致令疑懼不自保安兵興累年海

内撞擾皆由上失其道民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
罪屈已宏物于何愛焉庶懷引　之誠以廣好生之
德其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及所管將士官吏等
一切並與洗滌各復爵位待之如初仍即遣使分道
宣諭朱滔雖與賊泚連坐路遠未必同謀朕方推至
誠務欲宏貸如能效順亦與維新其河南河北諸軍
兵馬並宜各於本道自固封彊勿相侵軼朱泚大爲
不道棄義蔑恩反易天常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
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應被朱泚脅從將士官
吏百姓及諸色人等有遭其扇誘有迫以兇威苟能
自新理可矜宥但官軍未到京城已前能去逆效順
及散歸本道者並從赦例原免一切不問天下左降
官即與量移近處已量移者更與量移流人配隸及
鎮効力并緣罪犯與諸使驅使兼別敕於諸州縣
安置及得罪人家口未許歸者一切放還應先有痕
累禁錮反逆緣坐承前恩赦所不該者並宜洗雪亡
官失爵放歸勿齒者量加收叙人之行義或未必兼
構大廈者方集於羣材建奇功者不限於常檢苟在

適用則無棄人況黜免之徒沉鬱頗久朝過夕改仁
何遠哉流移降黜亡官失爵配隸人等有能著聞者
特加錄用勿拘常例諸軍諸使諸道赴奉天及進收
京城將士等或百戰摧敵或萬里勤王扞固金城驅
除大憝赴危難者其節著復社稷者其業崇我國爾
功特加褒典錫名疇賦永永無窮宜並賜名奉天定
難功臣身有過犯遞減罪三等子孫有過犯遞減罪
二等當戶應有差科使役一切蠲免其功臣已後雖
衰老疾患不任軍旅當分糧賜並宜全給身死之後
十年內仍廻給家口其有食實封者子孫相繼代代
無絕其餘叙錄及功賞條件待收京日並准去年十
月七日十一月十四日敕處分諸道諸軍將士等久
勤扞禦累著功勳方鎮克寧惟爾之力其應在行營
者並超三資與官仍賜勳五轉不離鎮者依資與官
賜勳三轉其累加勳爵仍許廻授周親內外文武官
三品已上賜爵一級四品已下各加一階仍並賜勳
兩轉見危致命先哲攸貴掩骼埋胔禮經所先雖效
用而或殊在惻隱而何間諸道兵士有死王事者各

委所在州縣急遞送歸本管官為葬祭其有因戰陣殺戮及擒獲伏辜暴骨郷原者並委所在逐近便收葬應緣流貶及犯罪未葬者並許其家各據本官品以禮收葬自頃軍旅所給賦役繁興吏因為姦人不堪命咨嗟怨苦道路無聊汔可小康與之休息其墊陌及税間架竹木茶漆榷鐵等諸色名目悉宜停罷京畿之内屬此寇戎攻劫焚燒靡有寧室王師仰給人以重勞特宜減放今年夏税之半朕以兇醜犯闕遽用于征爰度近郊息駕兹邑供儲克辦師旅攸寧式當褒旌以志吾過其奉天宜昇為赤縣百姓並給復五年尚德者教化之所先求賢者邦家之大本永言兹道夢想増懐而澆薄之風趨競不息幽棲之士寂寞無聞蓋誠所未孚故求之不至天下有隱居行義才德高遠晦跡邱園不求聞達者委所在長吏具名奏聞當備禮邀致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及博通墳典達於教化并識洞韜畧堪任將帥者委常叅官及所在長吏聞薦天下孤老鰥寡惸獨不能自活者並委州縣長吏量事優卹其有年九十已上者刺史縣令就門存問義夫節婦孝子順孫旌表門閭終身勿事大兵之後内外耗竭貶食省用宜自朕躬朕當節乗輿之服御絶宮室之華飾率已師儉為天下先諸道貢獻自非供宗廟軍國之用一切並停應内外官有冗員及百司不急之費委中書門下即商議條件停減奏聞布澤行賞仰惟舊章今以餘孽未平帑藏空竭有乖慶賜深愧於懐赦書有所未該者所司類例條件聞奏敢以赦前事相言告以其罪罪之亡命山澤挾藏軍器百日不首復罪如初赦書日行五百里布告遐邇咸使聞知

貞元改元大赦　唐德宗

門下王者體元立極欽若乎天地纂業承統嚴奉於
祖宗用能百神允諧兆庶永賴立國之本斯其大經
朕獨理不明違道招損往遭多難淪陷國都天地宗
祧曠而莫主則是欽若嚴奉之義缺矣甚用懼焉洎
復京師遽將告謝有司以人力耗斁禮物廢蔑日居
月諸歲聿云暮卜其吉日俯在上春齊心永懷坐以
待曙而百辟卿士抗疏上言咸謂人心未寧不足以
盡敬寇孽猶在不足以告功迫於羣情俯抑誠願郊
廟孔邇瞻言莫從悼心慚顏胡寧自處重以和平未
洽災沴荐臻去歲旱蝗兩河為甚人流不息師出靡
居加之以徵求困之以荒饉困竆殍餒轉死邱墟關
輔之間冬無積雪土膏未發宿麥不滋詳思咎徵有
為而致兵戎之後餘祲尚存獄犴之中深冤未釋又
河中淮右逆將阻兵汙脅齊人陷之死地雖欲自雪
厥路無由抱義銜冤足傷和氣此皆由朕與德搖災
於人為之父母實用愧恥今元陰已謝春日載陽節
萌畢伸幽蟄咸震思與海內同心自新發號更元用
符天意宜解興元二年為貞元元年自正月一日昧
爽已前大辟罪已下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
繫囚見徒罪無輕重咸赦除之先准勑令量移收叙
人所司據節文速與處分應河中脅從將士多是奉
天赴難功臣本居朔陲風尚忠節豈以一夫詿誤棄
其累代勳庸朕於此軍尤所不忍特宜洗滌以待初
誠自非與官軍決戰死於鋒刃其餘雖臨陣擒獲亦
從釋放棄逆歸順者在身先有官爵實封一切如舊
仍准前後勑所在便給賞錢并與甄叙如有困危効
節建立殊庸量其事績特加奬擢李懷光若能灑然
悔過束身赴朝念其常有大勳必當終始全護仍准
前敕授之官封朕於功臣庶亦無負淮西將吏百姓
等皆被劫制久為匪人詢事原情諒非獲已今王師
四合計日誅夷玉石俱焚用增惻憫宜令諸道進軍
之日唯罪首惡一人自餘徒黨悉從原宥如有歸順
及立功者並准河中將士例褒奬夫為國之要在於
審官共理分憂守宰彌切閭境性命繫乎其人將使
里閭無愁苦之聲風俗興廉讓之教得不慎柬髦彥

寄之化源自今以後諸州刺史有闕中書門下於朝
官中精擇有理人才術者授之如刺史縣令在任頻
年課績尤異者擢授侍郎給舍郎官御史中外迭處
用觀其能賞罰必行期於競勸自頃選曹署吏唯以
書判求人務聘浮華莫稽實行且能言者不必適用
藴用者或未能言凡為擇人其在精覈宜令清資常
条官每年於吏部選人中各舉所知一人堪任縣令
録事条軍者所司依資叙注擬便於甲歷之内具標
舉主名銜仍牒報御史臺如到任後政尤異者有贓
犯事跡著明者所司録舉官姓名聞奏以為襃貶其
内外員及京城諸使名目委御史臺勘會商量并省
停減仍集百寮定議務從簡約息費便人其京官職
田及息利官錢等黠吏詆欺移易疆畔或貧人轉徙
捕繫親隣日月滋深耗斁彌甚亦令百寮議其折衷
擇善而行往以賦役殷繁人不堪命定為兩税事頗
易從比屬軍興或踰始制法無所守吏盈為姦哀我
勞人汔可小息自諸道州府除兩税外應有權宜科
率差使一切悉停京畿及近縣所欠百姓和糴價直

委度支即勘會支給諸道非臨冦賊州縣自冬已來
點名官健子弟並宜放散任營生業應經陷賊州縣
百姓屋宇被焚燬并貧病老弱及遺傷損之類所在
量加優恤使得安存天下名山大川并自古聖帝明
主賢臣烈士祠廟墳墓各委當處長吏擇日致祭必
資精潔以達志誠班制有差所以序賢也廩秩有等
所以明勸也今或高卑失序中外相踰至於卿士之
家尚罹凍餒之患忠信重禄豈其然耶内外官禄及
俸錢手力雜給等委中書門下度支即条詳定額聞
奏應赴奉天及收城將士等並功存社稷節著艱危
中心藏之豈忘酬報頃縁府藏空竭賞給未周乃眷
勲臣實用增愧應准元勑合請賞錢人委所司節減
在官及百司費用據所有財物速與給付應在京城
及諸道立功將士等先有詔旨並許甄升所司勘會
淹歷時月委中書門下即准元勑處分諸軍行營并
河中朝邑被脅從將士家口在京及諸州府者宜令
本道節度觀察使安存賑恤各令優給應諸軍使立
仗見在城將士等共賜七萬疋制書有未該備所司

速皆類條件聞奏敢以赦前事相言告者以其罪罪之忘命山澤挾藏軍器百日不首復罪如初赦書日行五百里遐邇咸知

至元改元赦　　元　王鶚

中統五年八月

應天者惟以至誠拯民者莫如實惠朕以菲德獲承慶基內難未勘外兵復戢夫豈一日於今五年賴天地之畀矜暨祖宗之垂裕凡我同氣會於上都雖此日之小康敢朕心之少肆比者星芒示儆雨澤愆常皆闕政之所繇顧斯民其何罪宜布惟新之令溥施在宥之仁於戲否往泰來迓續亨嘉之會鼎新革故正資輔弼之良

至治改元詔

元　元明善

朕祇遹詒謀獲承丕緒念付託之惟重顧繼述之敢忘爰以延祐七年十二月初二日被服袞冕恭詣於太廟既大禮之告成宜普天之均慶屬玆踰歲用易紀元於以尊天地之至和於以法春秋之謹始可改延祐八年爲至治元年於戲奉先思孝式昭報本之誠發政施仁聿廣錫民之福

文武孝德皇帝冊尊號赦書

長慶元年　唐　元稹

門下昔我高祖太宗化隋爲唐奄宅區夏包舉四海全付子孫其何事哉彼奢盈而我勞敬也明皇承之能大其業六戎八蠻罔不供奉由是庶尹弛政庶吏弛刑視人不勤視神謚一作不謹燕冦勃起洞無藩籬六十有七年兵革大熾其何事哉據逸安而易萌漸也逮我聖父勤身披攘斬斷誅除天下畧定曾是幽冀賜予懷來荷賴景靈丕訓不隆環歲之內方平寧粵予何功時帝之力而卿大夫猥以大號加於眇身讓於四三益甚其請皇太后如聞其事欻然慰心慈旨下臨臣誠上迫祇受大典一作禮凛乎予懷尚念昔者七十二君莫不什中虔成自以爲堯舜莫已若也然而不爲堯舜之行者來代無傳焉朕嘗推是爲心不欲名浮於實今卿大夫謂我爲文武孝德矣其將何道以匡予予其業業兢兢日慎一日慕陶堯虞舜之行以自勉思文祖憲考之道以自勤予苟不思無忘納誨於戲溢美之名既不克讓及潤一作物之澤夫

何發禹可大赦天下

貞元元年冬至郊祀大赦天下制

唐　陸贄

門下君天下者受命於天地繼業於祖宗致其誠心惟敬與孝違敬莫大於廢祀虧孝莫大於黷神朕以眇身屬承大統縱欲敗度浸生厲階兵連禍深變起都邑六師播蕩九服震驚郊廟園陵陷於兇逆神人之主將迫周星列聖大業幾墜於地違敬虧孝罪由朕躬撫臨萬邦甚用自愧側身思咎庶補將來股肱元臣比義叶德爪牙衆士戮力同心誅大憝而京邑廓清翦逋寇而關河底定茲朕再與王公卿尹洎億兆之人備其威容修其禮物薦誠清廟展敬圜丘陳謝罪愆告情雪恥感慕慙惕若無所容上帝顧懷再新景命豈伊匪德獨荷鴻休思與普天誕膺多福可大赦天下自正元元年十一月十一日昧爽已前云云李希烈僣逆不道誠所難容朕惻念蒼生務息征討頻降詔令許其自新若能歸降依前待之以不死淮西管内將士官吏百姓等一切原宥與之如初先有官封亦皆復舊如能特建功效者當别超擢若家口

親屬在諸道者長吏撫綏各使安存其歸順百姓仍
委節度觀察刺史給空閑地任便安居優復終身務
令全濟大事平已聽歸本貫云云自頃兇渠唱亂逆
將附姦保據國都憑陵甸服朕出次郊邑再遷巴梁
險阻艱難靡不經歷暴亂之後乃彰烈士之功憂危
之中方見直臣之節録勲進善其可弭忘應奉天興
元元年元從五功并收京城將士食實封者各隨文
武與一子官餘並加兩階仍賜勲兩轉其文武百寮
應扈從到興元府者五品已上賜爵一級六品已下
各加一階云云自建中四年已來有身死王事義烈
著明未經褒贈者本道即具名銜事蹟聞奏諸道有
辭退官健州府長吏切務安存仍量以空閑田地給
付免其差役任自營生社稷之勲以輔興王業統帥
之任以總制戎麾戡弭諸者其德崇授旌節者其功
大方鎮乃國之垣翰禁衛實予之爪牙尹京實頼於
肅清主計允資於辦集所須慶澤宜越常倫司徒兼
中書令晟宜與一子五品正員官并四品階諸道副
元帥各與一子五品正員官都統與一子六品正員
官中書門下平章事充節度使各與一子七品正員
官節度使及神策兵馬司六軍充節軍金吾六軍大
將軍判度支侍郎各與一子八品正員官都團練都
防禦等使京兆河南尹金吾六軍將軍殿前射生兵
馬使各與一子九品正員官多難已來三十餘載克
平禍亂属在戎臣或節著艱難或勲高戰伐受任雖
專於總帥成功亦頼於羣材懋賞推恩宜加允嗣諸
大將功業崇高者各與一子官本使即詳定録名聞
奏副元帥都統兼節度使下每道共三十人節度使
下每道共十一人都團練都防禦使下每道各十八
人如大將子孫之中有藝業優長性行純確者本道
使具狀聞薦仍量事資給令赴上都朕當隨材授官
以充侍衛庶使功臣之後與國無窮故尚父子儀先
朝元勲再 京邑贈太尉秀實以死為國節冠古今
宜各與子孫一人五品正員官自至德已後節度使
大將忠烈績効著明其後淪替者所司即條録聞奏
與子孫一人正員官諸色人中應在賊中潛奉神主
頃已甄賞宜更優崇云云江淮轉運使檢校左僕射

同平章事韓滉勵精勤職夙夜在公漕輓資儲千里相繼事無僣素人不告勞極於凶災厥有成績可進封晉國公開𢧐之內連歲興戎荐屬天災稼穡不稔穀糴翔貴蒸黎困窮倉廩空虛莫之賑贍每一興念惻然痛心宜令度支取江西湖南見運到襄州米一十五萬石設法搬赴上都以救百姓荒饉如山路險阻車輓難通仍名貧人令其搬運便以米充脚價務於全活流庸庶事優饒副朕勤恤立國之道始於親親所以厚骨肉之恩宏教化之本況荐經艱故宗族漂淪敦穆之情有加常日大長公主長公主公主各與一子七品官嗣王郡王縣主各與一子官出身如宗子中有德行才能者宗正卿具以名聞當别奬任政理之本在乎審官審官之由資乎選士將務選士之道必精養士之方魏晉已還澆風未革國庠鄉校唯尚浮華選部禮闈不稽實行學非為已官必狥人法具非精弊將安救宜令百寮詳思所宜各修議狀送中書門下叅校得失擇善而行有虞建官三載考績在漢為吏或長子孫蓋以吏久於官則人情不苟

官久於事則理化有成日者制度隳廢考課乖舛淹速靡準升降無名欲令庶僚何所懲勸自今已後刺史縣令未經三考不得改移自餘非在職績効殊尤亦不得越次遷轉刺史停替須待魚書內外五品已上及常叅官在任年考已深者即量其才効與改中外迭處以觀其能夫明目達聰務廣聞見或應懷才抱器之士輸忠納諫之倫地處幽遐無由自達求言於此夢想不忘應諸色人有長策濟時忠規匡主者任具陳所見詣所居之州委刺史畧與討論覩其旨趣但有裨理道不涉私情便與附驛遞進朕當親覽自立兩稅經今六載或初定之時已有偏併或戶口減耗舊額猶存輕重不均流亡轉甚委度支郎折衷條理以恤困窮古者雖有水旱人無菜色皆由儲蓄不匱勸導有方前代所置義倉國初亦循其制備災救乏甚便於人宜即準貞觀故事天下所墾見田上自王公下及百姓每豐稔之歲秋夏兩時州縣長官以理勸課據頃畝多少随所種粟豆稻麥逐便貯納以為義倉如年穀不成即量取賑給官司但為其法

勸諭不得收作用度各委本道逐便宜處置聞奏敦本厚生如貧播殖當今所切莫甚於斯自今後百姓有墾闢田疇加於常歲者所加之地不得輒更徵租稅其刺史令長考課亦以本界墾田多少為殿最今年蝗蟲損甚州府開春之後量給種子以便農功天下應荒閑地有肥沃堪置屯田處委當管審細檢行以諸色人及百姓情願者使之營田如部署精當收獲數多本道使刺史特加褒昇屯官等節級優賞如是逃田地本主復業即却給還輦轂之下四方會同供應既多難為準定急賦煩役人何以堪宜令京兆尹與度支計會長安萬年兩縣每季各先貯備錢五千貫文於縣庫收納定清翰官專知應緣卒須別索及雜供擬并工匠等縣令與專知官先須給付價錢季冬之後申度支勘會應闕和市和顧並須先給價錢兩稅外一物已上不得科配百姓御史臺朝廷紀綱尚書省理化根本百度得失繫乎其人自頃制勅施行所司多不遵守主臣奉職豈所宜然委御史臺左右丞切糾稽違無墜朕命云云

嘉祐明堂赦文　　宋　王珪

朕承三聖之基履四海之貴深惟持國之日久益念為君之道難有臨聽之瘽㢓以圖天下之佚無奉養之靡㢓以資天下之豐兢兢萬務之維微勉勉前事之所戒倚以左右輔弼之正予敢有弗欽事於上下神祇之明予敢有弗肅屬九穀登富三辰昭華象來梓海之祥慶絕玉關之警有邦之應於朕豈功恭念為天之子者必修報本之禋為人之子者必懷追養之慕重循非德屢緝曠文項按明堂之圖古如路寢之制載經斯室載度斯筵直大火之辟芒來季秋之肅氣物無上帝之稱非躬祠不足昭乎虔聖維文考之尊非嚴祀不足盡乎孝於是備法物之駕服大冕之章格靈既於真庭款清德於太宇還祇宗祀之舉具飭純誠之將迺神光陸離燭於薦鬯之夕喜氣休晏被於燎柴之時亶丕事之繼成敢蕃釐之專饗宜孚廷渙以契天心可大赦天下於戲承神之胙既均輝燿之徵盪俗之瑕復若風霆之布蓋禮鉅則擇之博孝至則勸以遐尚賴東文之英經武之傑屬同寅

於王室壯大治於邦國共苛無疆之休亦膺無窮之聞

熙寧七年南郊大赦文　宋　元絳

王者欽崇神天嚴奉宗祏就郊以享所以詔天下之恭假廟而烝所以教天下之孝洪惟五聖之烈誕輯百王之文肆予冲人昭事上帝載念物無以稱惟一誠可以展大報之儀祭不欲煩維三歲可以迹躬行之典協會康年之順道迎至日之長是用朝薦殊廷祼將太室乃進登於陽時以冥對於皇穹合祛柔祇陟配文祖祝禋告絜贊犧尚純六樂變音舞奏而諸物至三精揚燎煙升而萬靈交方丕事之獲成敢蕃禧之專饗宜專大號以賚多邦可大赦天下於戲意盡精禋既秩宗祈之舉政施惠術亶昭慶宥之行維時黎元綏我德澤尚賴謨明四近忠藎羣材儀圖新策之功勖相隆平之運同底於治永孚厥休

親祀南郊赦　元虞集

至順元年十二月

朕膺昊天之成命承聖祖之貽謀祇纘丕基於今三載統萬幾之統業思兆姓之雍熙式舉禮文聿嚴報祀爰以今年十月初四日躬服袞冕致明禋於南郊尊我太祖法天啓運聖武皇帝配享上帝方至誠之孚格嘉景貺之旋臻宜施曠蕩之恩用洽溥天之慶於戲永言配命克肩昭事之心一視同仁益廣鴻亭之福

太和七年八月七日冊皇太子德音　唐　編制

門下帝者承天地貞邦國法明離之象固鴻基之本必命元子以備儲闈斯皇王之令謨古今之丕典朕祇受春祐虔恭寶圖欽若彝章光膺聖緒皇太子永幼稟仁智生知孝愛體溫文以立德資敏哲以保躬寬裕有常貞慎無怠爰膺盛禮俾奉青宮嚴宗廟主鬯之儀遵朝夕視膳之節冊命云畢感悅良深問安既慶於寢門布澤宜覃於天下可大赦天下自太和七年八月七日昧爽已前天下應犯死罪降從流流已下罪遞減一等惟官典犯贓及故殺人劫獄奪囚持杖強劫者不在此限左降官流人並與量移如應流貶及諸色得罪人所在亡歿並任歸葬宗周之盛實在於維城二漢之隆亦由於磐石自開元以後累聖子孫皆長於深宮罔知稼穡曾不得習詩書以脩禮樂交氣類以敘人倫雖有間平之才莫施衛魯之政永言淪廢深軫朕懷諸王等宜以今年以後相次出閤具授緊望已上州刺史上佐觀其才能續有序用

人倫所先婚禮為重笄年許嫁則有明文其十六宅諸府縣主宜擇選良偶以時出適仍委吏部於諸色選人中取情愿者揀選具名奏聞亦當別加優奬今乆於其道政乃可成方鎮刺史三考已下不得輒議替換如理有異等委中書門下訪察就加寵奬如均然可録者別與甄昇其或政理有乖害及百姓者即不在滿三考限易識豐屋傳美畀宮雕刻磨礱先賢所戒近者官纔陞於郎署位始至於都府莫不髙其門閥賁以池榭非唯借侈踰制實亦耗蠹傷百姓財其百官第宅已造成者並許仍舊今已後如更有創立新宅及屋宇高大者並委御史臺彈糾必嚴加黜責御史臺所置六察分糺百司比來因循鮮能舉職起今已後諸司如有身名偽濫隱盜官錢及違法等他時發覺者本察御史並當貶斥考課之法前王所重蓋以綜覈吏理勵精政途名實茍違將何勸激宜準故事置內外知考使兼令中書舍人給事中各一人監考百姓困窮弊由奸吏政茍不擾人皆自安其司農寺供宮內及諸司廚冬藏菜並委本寺自供其

菜價乃委京兆府納每年時價支付更不得配京兆府和市其諸陵守當夫宜委京兆府以價直送陵司令自雇召並不得差配百姓寒食杏仁鷄子月進薤白麥樹栽選場棘針修橋梁木等便於本戶稅銀內尅折不得更令和市天下諸州府應納義倉及諸色斛㪷除準式每㪷二合耗外切宜禁斷仍委度支鹽鐵分巡院及出使郎官御史切加訪察如聞今歲所在豐稔其義倉斛㪷先有借用處委戶部勾當並須及時填足文武常叅官及諸州府長官子為父後者賜勲兩轉緑冊太子攝太尉稱賀攝侍中承旨宣制進中嚴外辦中書令讀冊授冊各賜爵一級其行事職掌官其就理漢代用人皆由儒術故能風俗深厚教化興行近日茍尚浮華莫修經藝先聖之道理湮欝不傳況進士之科尤要釐革雖鄉舉里選不可復行然務實抑華必有良術既當甚弊思有改張今宜宇乂寧干戈已戢皇太子方從師傅授六經一二年之後當令齒冑國庠以興墜典宜令國子監於諸道搜訪名儒置五經博士各一人其公卿士族子弟明

年已後不先入國學習業不在應明經進士之限其進士舉宜先試帖經并略問大義取經義精通者次試議各一首文理高者便與及第其所試詩賦並停其試帖經官便以國子監學官充禮部不得别更奏請宏文兩館生齋郎並依令式試畢仍差都省郎官兩人覆試須責保任不得輒許代替苟涉情故必加罪責卿大夫者羣下之所視遠方之所倣若非恭儉克己厲貞化人而望其服從固不可得况朕不貴珠玉不御纖華逮於六宮皆務儉薄卿大夫得不叶朕此心率先兆人比年所頒制度皆約國家令式去其甚者稍為得中士大夫苟自便身安於習俗因循未革以至於今百官士族起今年十月冬服衰已後其衣服輿馬並宜準太和六年六月十七日勑處如故違制度九品以上量加黜陟其布衣五年不得舉選百姓軍人各委州府長吏漸施教化使自遵行不要便為禁制令其驚擾惠養疲人本於廉吏阜其生殖在絶貪求其諸道方鎮等有聚斂貨財潛行饋遺者御史臺糾察以聞仍委度支鹽鐵分巡院同為訪察

不得容放親人之官切在守長及書寶引册寶舁舉册寶禮儀使禮官等三品以上賜爵一級四品已下加一階撰册文官特加一階仍並賜物有差導引官各加一階造册寶填金字裝寶人賜勲兩轉行事流外及禮生等各賜勲一轉文武官常參官及陪位官并宗子諸親各賜勲一轉魯王府官未經進改者量與進改其皇太子侍讀宜委中書門下精擇二人具名聞奏天下孝子順孫先旌表門閭者及年高廢疾者委所管州縣各加存恤五嶽四瀆名山大川委所在長吏量加祭祀布告遐邇咸使聞知

元豐立皇太子赦文　鄧潤甫

父子一體也惟立長可以圖萬世之安國家大器也惟建儲可以係四海之望位序蚤定而人莫不以為悅典禮亟崇而衆罔敢以為私永惟上嗣之賢實有妙齡之譽入而視膳孝友見於夙成出則好書聰哲由於自得粤紹休於正統猶虛位於東朝迺考蓍龜之占迺稽方冊之實載涓吉日肇闢青宮周家先親不敢忘廟社之重夏后與子益以順天人之心宜覃曠恩徧暨羣品可大赦天下於戲離明震長緜帝緒於億年解吉渙亨灑天仁於萬物蓋禮之所行者大則澤之所流者深洽爾多方體朕至意

至都大赦天下制　唐　蘇頲

黃門周宅中土秦里上田皆王者之都也時邁觀風載巡展義皆王者之政也朕嗣守宸極頗移年所冕旒而視心每周於萬邦車轍所屆迹不出於三輔豈懷安於憚勞姑省費而休力然以設京師者不偏於西據奉宗廟者亦俟於東征安可阻從人之心增後予之怨是用闓陽發歲練日簡辰乘和氣以歷物御惠風以行令永言告至載叶伻來顧茲菲躬畏此鴻業下輦而有宮室即舊不加登臺而有山川覽今猶昔森然在目用軫於懷思宏遠圖俾作寬典不忘師古之義特布惟新之澤可大赦天下自開元五年二月三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下罪無輕重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繫囚見徒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惟謀反大逆不在赦限云云夫政欲清淨詞尚省要聞者思致於乂未臻其道文書盈凡閣而吏益欺詔命下閭里而人莫喻得非失於抵梧弊於煩蕪耶簡而易從禁則難犯令式格勑有不便者先令尚書省集議刊定宜詳厥衷合於大體亡命山澤挾藏

軍器百日不首復罪如初敢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赦書日行五百里布告天下知朕意焉主者施行

德音

宣慰魏博德音　　唐玉堂遺範

勑奉君親竭忠孝人倫之大端也賢智可以盡心賞功勞懋名節國家之急務也皇王可以致理朕嗣守丕業恭臨萬邦每念政之未孚化有不暨怵惕惟厲睠勤於懷常以為宵質稟靈皆思嚮善亦在甄明撫導推示信誠樹績必使其光揚敷惠必圖其安緝永言及此終食豈忘魏博大藩東夏雄屏軍戎勇於見義黎庶懷於有仁自中原始兵革之虞河朔為用武之地抱才器者或慮思而盡力中節孝者果因事而彰明時將大寧斯獲予志昨者季安薨謝其子幼童姦邪悉依妄肆威福一境危慄懼致覆亡比屋凋傷疲於杼軸田興仗義奮發翦去憸人大安方隅底獻忠懇達三軍奉上之志激千里望闕之誠誓遵典彝丕變舊俗忠諫指切感於朕心是用特授旌旄俾靖方略言念將士同德叶謀守正如金石之堅凌寒同松柏之操垂令名於不朽永臣節於將來清風載揚毋誠可鑒嘉尚歎息勞於寢興賞不踰時式示旌勸其管內百姓等自勞耕稼力竭征徭每念於懷用當憂憫宜令司封郎中知制誥裴度往魏博宣慰兼諭朕意仍賜錢一百五十萬貫以河陰院諸道合進內庫綾絹絁等支送充賞給將士及六州縣百姓科差宜給復一年使之蘇息州縣之中或有殘破偏甚者委田興逐便宜處分朕以布澤之時務從人欲好生之德期洽衆心魏博管內宜赦見禁囚徒其與叶心立功大將及判官等委田興具名銜聞奏當有甄昇如有父母在別加優恤當道從前已來官吏將校等或忠義可嘉而刑戮濫及如有此色委田興條錄聞奏當加贈如有家口見存宜厚加優恤管內高年惸獨或天寶遺人夙沾皇化或孤獨癈疾不能自存田興差官存問仍量給粟帛管內有清勤奉職為衆所知者田興具事蹟奏聞當加進改如身在卯國行義素著或才兼文武名節可稱亦委田興具名聞奏贈大尉季安姻戚舊臣常任將相飾終之典宜示優崇其塋事委田興差官勾當禮物之間務從周厚田懷諫在疚之初政出羣小因致軍府騷然不寧以其幼年　　嗚呼弊善念功惟恐不及卹人厚下惟

恐不豐庶洽雍熙遂槖弓矢為仁由己其道信然樹德務滋在乎終始凡百多士宜悉朕懷

亢旱撫恤百姓德音　唐　編制

勑承天理物莫尚於愛人謝譴彌災必先於咎己朕臨御萬國逮今伍年亦常勵精罔敢暇逸誠雖勤而未安於事澤雖布而未浹於人吳蜀建功關輔屢驗羣生咸若荒服會同將何以荅昊穹之顧懷承宗社之眷佑固宜示以災青警予增脩自去冬以來時雪微降及此春暮積為愆陽宿麥不滋首種未入東作應違於農候西成何望於歲儲為人父母甚可憂惻況江淮之間歉饉相屬物力疲耗人心無聊雖存救之術已行而凋傷之弊猶切是用輟食而歎中夜以興得非刑獄之冤滯未申貨財之聚斂未息忠鯁之言未盡達不急之務未盡除有一於茲卽傷和氣居高莫喻愧悼是懷爰命禱祠豈荅神祇之望空勤陽屬豈為恤隱之方莫若側身推誠循政務實法乾坤易簡之理贊天地茂育之仁將以塞違庶孚於道屬陽和之序品彙敷榮俯念繫縲俾從寬減其京城內見禁囚徒犯死罪非殺人降從流流已下罪遞減一等鹽鐵使下諸鹽院舊招所由久貞元二年四月

已前鹽税錢及永貞元年變法後新鹽利經貨折估
錢共二十八萬七千七百五十六貫文並宜放免除
此錢外諸色所由人户及保人有積欠錢物或資産
蕩盡未免禁身或身已死户繫其妻子雖始於冒没
而終可哀矜宜委鹽鐵轉運使即具狀事跡理具可
徵可放免數聞奏度支京西京北諸院榷鹽使并鐵
内在城諸色所由人户欠負從貞元十一年以後至
貞元十五年終主保逃亡攤徵保人并保人人逃亡
及身在貧窮非家業見存姦猾延引者所欠錢物斛
斗柴草等項亦宜放免亦委度支續具合放數聞奏
諸道兩税外據榷率比來創制勅處分非不丁寧如
聞或未遵行尚有此弊永言奉法事豈當然申勅長
吏明加禁斷如刺史承使牒擅於界内榷率者先加
懲責仍委御史臺及出使郎官御史察訪聞奏夫制
事五程必根源本末有上敦節儉而下有困窮上好
豊盈而下獲安輯顧財用之所出念耕織之爲勞自
中原宿兵調賦尤廣更脩無名之貢獻必有無藝之
徵求或稱出於羨餘或稱不破正税相因慕效寖以
成風革弊立防何切於此其諸道進獻除降誕端午
冬至元正任以土貢脩其慶賀其餘雜進除旨條所
供及犬馬鷹隼時新滋味之外一切勒停如違越者
所進物送納在藏庫仍委御史臺具名聞奏如諸道
停進奉後尚務因循或有聚歛亦委出使郎官御史
察訪聞奏政理之本在於簡約由内及外以示率先
昨者六宫内人量已放出猶慮内厩之馬其數稍多
委飛龍使等條流減省續具聞奏嶺南黔中福建等
道百姓雖處遐俗莫匪吾人多懼掠奪之虞豈無親
愛之戀以兹興念良用憫然應緣公私買賣奴婢宜
令所在長吏切加捉搦并審細勘責委知非良人百
姓然許交關有違犯者準法條處分朕理國濟人以
義爲利務於當者必舉詢其弊者必除其在鄉士叶
心方岳宣力勉脩爾職以惠黎元慎守彝章咸悉朕
意

賑恤江淮遭水旱疾疫百姓德音

唐 編制

門下朕以寡昧嗣守膺圖奉列聖之丕訓撫寧四海受上天之景命司牧兆人敢忘勵志勤身虔恭寅畏雖動思罪已而陰陽屢僭每念惠人而蒸黎尚困是由政教無數王澤不流精誠未達於元穹災沴遂痛於下土是用中宵輟寐未明求衣言念及此良深愧惕近者江淮數道因之以水旱加之以疾癘流亡轉徙十室九空為人父母寧不震悼此乃天之垂誠咎實在予焚灼於懷夙夜增懼當宁興歎遂命使臣乘驛撫巡便宜救恤減上供饋運發諸道倉儲免積歲之逋租蠲逐年之常貢尚思災疫之後閭里未安須更申明用示憂軫應揚潤廬壽滁和宣楚濠泗光宿等州其間或貞元以來舊欠逃移後闕額錢物均攤見在人戶頻年災荒無可徵納宜特放三年待稍完復却即令依舊或逋懸錢物斛斗數內先已放免度支却徵收者宜委本司細詳元勅磨勘如合放免不得追徵或先因水旱賑貸欠常平義倉斛斗若終不可徵收亦宜放免或今年合徵兩稅錢物量百姓疾疫處各委逐州準分數於上供留州留使三色錢內均攤放免或收管諸色逋懸錢物等年月深遠但掛簿書空務追徵益生勞擾宜委有司速勘會了絕蠲放不得留為應在以資奸蠹之徒其濠泗宿三州友中兵年以前所在逋懸宜亦放免或以常平義倉斛斗賑恤者宜委本司收破其賑貸者即待秋熟填納其所減上供運米及州縣諸色斛斗等已令減價糶救接百姓用止翔貴以濟周貧或每年進奉茜草藥物紵練貢布等亦已條流節級停減已前諸色應蠲免節目等或已行勅令或見勒條流並委中書門下各令本州及本司速准此處分仍具各分析聞奏所有諸道放免事例宜委州縣於鄉村要道一一榜示遍令閭閻分明知悉又以數道疾疫百姓流亡永言宵旰之勤豈務珍華之貢其淮南宣歙浙西三道今年賀冬及來年賀正所進奉金銀錢帛宜特放免均融仍各委本道觀察使據所放均融貸貧下戶填納稅租其逃亡戶如賑恤使有所不該者亦以此更宜

濟助務令葬息又江淮數州水旱相繼安南一境寇擾初寧公用之間必常虛竭但緣及時錫賚須遣使臣其淮南宣潤安南等四道今年冬衣使本道合與常例人事物等亦宜權停於戲天災流行自古未免屬在牧宰為吾撫安豈無惠育之方以濟凋殘之弊如或守法不謹吏緣為奸紀律乖訛刑罰踰濫重繫者因循不省逮捕者追擾滋多或征賦不均或徵科無算有一於此重困吾人即何以消弭災譴用康疲瘵宜委所在長吏慎恤刑獄疎決囚徒必務躬親俾無冤滯檢轄暴吏懲毀慢官寬常賦之征罷不急之務詳求病利悉以奏陳顯佇良規用副夏寄苟不遵詔旨尚務侵欺必正刑書義無容貸宣示中外宜諒予懷主者施行大中九年七月十三日

恤刑慶賜德音 詔令作賜孝義高年粟帛詔 唐編制

門下百行之本要道唯孝一言終身恕而已矣春生夏長寬仁之令行焉齊禮道德恥格之義斯在朕爰自幼年夙稟庭訓豈徒學聞詩禮因令臣定家國是以提三尺之劍起一旅之師戮鯨鯢於原野拔蒸黎於塗炭雲雷締構備嘗夷儉仁發於心義形於色大敵必勇匪為身謀大憝必誅志安天下太上皇留情姑射尚想軒轅駐蹕大安使朕正居紫極顧惟虛薄辭不獲免祇奉制詔負扆當朝乃眷宮宇載懷冰谷未明求衣乙夜忘寢靜思七政言念九功何以答上元之心稱嚴君之志庶欲勤恤典刑舉直措枉允釐人瘼親貫用能拯濟困窮抑損澆偽開直言之路廣不諱之門聞所未聞日慎一日望人皆見德變於志道若一物失所一人有恐皆朕躬之責訓道不明也朕聞書曰至誠感神況於兆庶守比閭遠近黔黎祇為盜賊州縣囹圄多並空虛豈由德教至此自是人心厭亂因其遷善可以化之朕往因征伐行天下多矣每見村落邱墟未嘗不撫膺歎息自登九五不許

橫役一人唯冀遐爾休息得相存養長幼有序敬讓興行其孝義之家賜粟五石高年八十已上粟二石九十已上三石百歲加絹二疋婦人正月以來生男者粟一石鰥寡孤獨不能自存逃戶初還交無糧貯州縣長官量加賑恤諸州官人或正直廉平刑清訟息或貪婪貨賄害政損人宜令都督刺史以名封進白屋之內閭閻之人但有文武才能灼然可取或言行忠謹堪理時務或在昏亂而肆情遇太平而克己亦錄名狀與官人同申泣辜慎法前王所重枉繫一日事等三秋州縣法司特宜存意普告天下知朕意焉貞觀三年四月

唐穆宗文惠皇帝戒勵風俗德音文

唐　元稹

敕朕聞昔者卿大夫相與讓於朝士庶人相與讓於齒周成王刑措不用漢文帝恥言人過其理古也朕甚慕焉中代以還爭端斯起掩抑其言則專蔽誘掖其說則欺誣自非責實循名不能彰善癉惡故孝宣必有敢告乃下光武不以詭辭遽行語稱訕上之非律有匿名之禁皆所以防三至之毀重兩造之明是以爵人於朝則皆勸刑人於市則皆懼罪有歸而賞有事也末俗偷巧內荏外剛卿大夫無進思盡忠之誠多退有後言之謗士庶人無切磋琢磨之益多銷鑠浸潤之譖進則諛言諂笑以相求退則羣居州處以相議留中不出之請蓋發其陰私公論不容之詞實生於朋黨擢一官則曰恩皆自我黜一職則曰事出他門比周之跡已彰尚矜介特由徑之蹤盡露自謂貞方居省寺者不能以勤恪莅官而曰務求簡易提紀綱者不能以準繩檢下而曰密奏風聞獻章疏者更相是非備顧問者互有憎愛苟非秦鏡照膽堯

羊觸邪時君聽之安可不惑参斷一謬俗化盡訛禍
發蒿牙言生枝業率是道也朕甚憫焉我國家貞觀
開元同符三代風俗歸厚禮讓並行兵興已來人散
久矣姑欲導之以德不欲驅之以刑然而信或未孚
理有未至曾無耻格益用彫刓小則綜覈之權見侵
於下萆大則機密之重旁撓於薄徒尚令因而化之
亦既去其尤者而宰臣等懼其寖染未克澄清備引
祖宗之書願垂戒勵之詔遂申教告頗用殷勤各當
自省厥躬與我同底於道凡百多士宜體朕懷

制

文體明辨云按顏師古云天子之言一曰制書謂爲制度之命也蔡邕云其文曰制詔三公故令贖令之屬是也刺史太守相劾奏申下土遷書文亦如之其徵爲九卿若遷京師近官則言官具言姓名其免若得罪無姓此漢之制也唐世大賞罰赦宥慮囚及大除授則用制書其褒嘉贊勞別有慰勞制書餘皆用勅中書省掌之宋承唐制用以拜三公三省等官而罷免大臣亦用之其詞宣讀於庭皆用儷語故有敷告在庭敷告在位敷告萬邦誕揚休命誕揚贊冊誕揚丕號等語其餘庶職則但用誥而已是知以制命官蓋唐宋之制也

薄葬制

魏文帝

制曰禮國君即位爲椑存不忘亡也椑音扶歷反禮天子諸侯之棺各有重數棺之親身者曰椑昔堯葬穀林通樹之禹葬會稽農不易畝故葬於山林則合乎山林封樹之制非上古也吾無取焉壽陵因山爲體無爲封樹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骨無痛痒之知冢非棲神之宅禮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黷也爲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營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施葦炭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合古塗車芻靈之義棺但漆際會三過飯含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匣諸愚俗所爲也季孫以璵璠斂孔子歷級而救之譬之暴骸中原宋公厚葬君子謂華元樂莒不臣以爲棄君於惡漢文帝之不發霸陵無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樹也霸陵之完功在釋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是釋之忠以利君明帝愛以害親也忠臣孝子宜思仲尼丘明釋之之言鑒華元樂莒明帝之戒存於所以安君定親使魂靈萬載無危斯則賢聖之忠孝矣又自古及

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也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匣金縷骸骨並盡是焚如之刑也豈不重痛哉禍由乎厚葬封樹桑霍爲我戒不亦明乎其皇后及貴人以下不隨王之國者有終沒皆葬澗西前又以表其處矣蓋舜葬蒼梧二妃不從延陵葬子遠在嬴博魂而有靈無不之也一澗之間不足爲遠若違今詔妄有所變改造施吾爲戮尸地下戮而重戮死而重死臣子爲蔑死君父不忠不孝使死者有知將不福汝其以此詔藏之宗廟副在尚書秘書三府

立皇后高氏制

宋范鎮

天子之有后如天之與地惠養萬物如日之與月臨照四方苟稱號之弗從則臣民之安仰京兆郡君高氏生閥閱之後而不自矜大處富貴之習而能安素約服在藩邸宜于家室肆朕纘承嘉乃輔佐惟長樂之奉養左右不可不虔惟六宮之表儀晨夕不可不肅爰正軒星之位以爲國風之倡舉是典冊告於治朝於戲邦教所基人倫茲重塗山啟夏太任興周勤勞一時焜燿萬世乃其總笄縰纚日侍慈顏衡紞綖時承宗祀庶幾天下之俗知我門中之私

立皇后孟氏制　　宋梁燾

正家者義之先天下從而定矣大昏者禮之本聖王所以重焉朕繼體持盈側身思求方切基圖之固哉嬪宮室之安太母以萬世爲心命庚宗事之重大臣以兩極陳義請建坤儀之尊謂王道之大所由興故人倫之始不可緩明揚德閥之懿簡在慈闈之公欽承温詔之音俾正中宮之位載蠲吉日敷告大庭故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眉州防禦使贈太尉孟元孫女忠孝令門善慶奕世幽閑專靜藹聞和聲婉睦惠慈雅應柔則天作之合文定厥祥人謀協從龜告並吉是宜入聽內職輔宣外和式昭褘翟之章上直軒龍之象嘉典大備並行今古之情文盛德有開增美國家之治理於戲惟恭儉爲富貴之守惟憂勤爲康樂之資如關雎之進賢則可以基風化之成如樛木之逮下則可以將福履之盛用乂乃濟匪初其難勉爾欽脩以法三宮之端一相予蠲祀以崇七廟之清明由光紫庭襲譽彤管可立爲皇后

邢氏進號賢妃制　　宋孫洙

王宮六寢崇建婦官天極四星垂著妃象所以協宣陰教助穆宸闈列視秩於上公必敷求於淑哲朕屬精于治選納尤希嬪嬙靡克位號多闕兹延登於邦媛用播告於路朝婉儀邢氏德稱後庭體合法相居念保阿之訓動循環珮之音授弓矢於禖祠占熊羆於吉夢是宜詳按舊典升備列妃進参褕狄之華益昭彤管之煒坐論婦禮正始國風品冠六儀名超九御於戲周南之咏卷耳無險陂私謁之心齊詩之美雞鳴有警戒相成之道寵靈烜赫禮秩優隆匪時婉嫕之良疇若褒嘉之命佐后內治爾尚勉哉

冊皇太子制　唐　內制

黄門朕聞王者神器天之大業震百里而崇孟侯照四方而建元子其所由來尚矣我國家參天貳地齊以豐功祖武宗文承於密命顧循菲德寅畏鴻名太上皇命朕以位卿大夫補朕之闕僉謂率先自爾稽古維新國本之大不可以不務皇儲之重不可以不立故宵衣當宁聞義是將朝服升階一作臨軒擇賢而舉皇太子嗣謙生知禮樂性成仁孝子孫之愛則敬不絶馳問豎之安則恭而至寢觀其言精視膳思敏題鞬固以發東序之討論契南山之調護今少陽踐位獻　歲發春草樹自榮乾坤交泰嗣君之椅已別其宮太史之書更藏於府帝圖斯求人望所歸厤符知子之明豈獨在予之慶用施寬惠光于政理今望苑初闢端僚是切天下有高才懋德碩學純儒氏迹春卿齊名夏綺具以徵辟

立皇太子制　宋　張方平

維我祖宗繼天統業積有功德克享上帝之心肆其子孫永承百世之祀朕祇纂謨烈詳覽古今緊崇建於元良實保安於國本上尊宗廟孝無大於奉先下庇生民教莫適於居正式宣顯冊敷告萬邦皇長子具官神宗廟諱英粹日躋中和自至仁義克孫之美言動維時禮樂交錯之華威儀可象抑畏祇封之重敏脩典學之勤亦既多聞足當大受是宜誕膺徽命肇啓儲闈懋升明兩之輝益廣在三之道非余私於爾神宗廟諱惟天祐於余家衍寶祚之靈長成袞臣之慶顒往慎厥德以答揚我列聖之光訓不曰休哉可立為皇太子有司擇日備禮冊命施行

封衡陽郡王成義馬申王等制　唐蘇頲

門下古者帝王受命以臨萬國子弟建封用尊五等其所由來尚矣尚書右衛大將軍衡陽郡王成義等敦詩執禮本仁祖義名教之樂得自幾深溫良之容發於忠孝晨趨魏闕則望掩軒霞夕賦曹園則思含澄景朕祗奉歷數旁稽載籍克輔王室所謂通邑大都俾爲唐藩豈能帶河礪岳分膺往命咨爾眷歟（一作不可愼歟）可依前件仍各實封一千戶餘並如故主者施行（唐隆元年六月二十九日）

除皇弟顒保信保靜軍節度使進封嘉王制　宋元絳

史謂建大宗之封如安盤石之固詩美得同氣之助若數常棣之華朕紹五聖之休昭九族之序固已倚天屬於本根之重措公社於藩幹之疆況於至親宜有顯冊播告群位厥維大公具官顒燕翼發祥溫恭迪哲英姿茂而王裕盛氣粹而陽休講藝服儒多推道術之對好禮樂善雅有智思之文鼎基立愛之經屢衍建侯之寵有華上公之衮有儼元戎之旂賢儀寖明師論參穆是用端筴以審錫按圖而定名表爲真王奄受樂國畫岷峨之野陪以妥田易肥濱之麾加之兩組循典常而出閤謹若定以奉朝列第環宮彌聳開元之觀側門通禁永承長樂之顏備飭愛懷市章慶譽於戚展親以誠信戒則友於天倫秉德以輔倍爾則蕃於王室思長富貴之守懋底忠孝之成往其欽哉以對猷訓

徐王改封冀王制

宋 范祖禹

周尊公旦倚爲四輔之師漢重王蒼位處三公之上及我仁祖加禮荆王顥惟沖人敢後叔父誕敷明命播告治廷皇叔永興鳳翔等軍節度管内觀察處置等使守大尉開府儀同三司雍州牧兼鳳翔牧上柱國徐王賜詔書不名顥稟訓英皇同氣神考仁義根於天性孝友冠于人倫昔在先朝蚤膺異數迨宣后九年之政無愛子一毫之私追惟崇慶之功罔極昊天之報方畢太宮之祔饗莫先尊屬之褒嘉是用登拜師垣仍聯使節徹彼徐土受茲冀方内翼皇家外綏侯服進陪多賦衍食真封於戲並建親賢寔爲社稷之衛進彊藩屏用承祖考之休往膺典冊之光永介壽祺之祉式昭令德無愧前人

第十二妹等四人各封長公主制

唐 白居易

勅古者帝子下嫁必使王公主焉近代或有未笄年而賜湯沐者亦加公主之號以寵重之第十二妹等先皇帝之子也比朕之子宜加等焉故當幼年各封善地咸命爲長公主未及釐降先開邑封所以慰太后慈念之心表先帝肅雍之訓亦欲使吾孝理之道敦睦之風自骨肉間以及天下可依前件主者施行

祁國長公主進封衛國長公主制　司馬光

帝妹中行易象贊其元吉王姬下嫁召南美其肅雍命服亞正后之尊主禮用上公之貴寵光之盛誰昔釋訓誰昔昔也而然矧同氣之至親推異數而何愛祈國長公主席靈長之緒承濬哲之祥稟乾坤之粹和鍾日月之明潤淵懿可度柔嘉有章志女功而忘勞承師教而不倦今王弁在首厭翟戒塗方結帨於皇家將執笲音煩竹器於士族宜疏沐土之邑俾適富平之孫膺展茂恩誕孚醲化於戲琴瑟靜好式昭和樂之音雷風順承是爲長久之道勿以夫家之平素有虧婦德之聽從祇服訓辭永綏福履

姚元之拜相制　唐　內制

門下王佐之重師兵之任勞求昇翰膺此具瞻同州刺史姚元之宏畧冠時偉才生代識精鑒遠正辭強學有忠臣之操得賢相之風累踐台陛匡益斯在頃居藩郡循良是屬載懷一德分命六官訏謨允歸文武兼濟式憑帷幄之筭宜副韜鈐之委

除韓休黄門侍郎平章事制　唐張九齡

勑思致雍熙聿求元輔夙勞夢寐延佇周行大中大夫守尚書右丞上柱國韓休藴道宏深秉德經遠清裁可以範物素行可以律人一自登朝備聞體國志存公亮誠著始終而羽翼朕躬金玉王度人望是在朝選無踰宜拜命於瓊闈俾燮和於鼎實可守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開元二十一年三月

李吉甫拜相制　唐王堂遺範

門下昔周宣王思宏文武之道則以申甫代天工漢宣帝思繼祖宗之風則以邴魏執邦政是以克從前烈俱稱中興朕以眇身託于人上亦思所以續列聖之緒致太階之平懷柔四夷親附百姓將成莫大之業遂獲非常之才授之鈞衡俾作舟楫銀青光禄大夫行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上柱國李吉甫符彩外發清明内融體仁而温抱義而峻識洞精賾知皇王致理之由學該古今窮天人相與之際自擢於綸閣列在禁闈敷三變之文潤色王度揔五才之用參贊廟謨化俗思邁於成康致君願及於堯舜當注意之所向每罄心而必陳深中不回獨立無懼經綸常見其道達激切每至於涕零王綱以張蜀冦斯殄左右寮功貫由嘉言降神而生輔朕為理調三光以序六氣遂物情而熙帝猷是為中樞司我大本爾往其惟勗哉於戲宰相之任安危所繫百辟為憲萬邦所瞻與其明察以為光不若嚴重而有制與其將順於鉅美不若匡救於纖微審涇渭以序人倫謹繩墨以正

天下交泰之運其若斯乎敬聽朕言以踐乃職可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散官勳如故主者施行元和二年正月

裴垍拜相制

唐　白居易

門下朕聞后德惟臣良臣惟聖在太宗時實有房杜贊貞觀之業在元宗時則有姚宋輔開元之化咸克祐我烈祖格于皇天朕祇奉丕圖纂繼前烈思欲貞百度和萬邦建中于人垂拱而治求惟房宋之化寤寐求思至誠感通上帝眷祐果賚良弼輔予一人正議大夫行尚書戶部侍郎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裴垍器得天爵文爲國華行有根源言無枝葉忠敬恭順輔之以誠心方潔貞廉輔之以通識中立不倚扣之有聲洎潤色綸言密恭樞務嚴重得大臣之體溫雅秉君子之文每獻納之時動有直氣當顧訪之際言無隱情遠圖事經大事能斷匡予不逮時乃之功及領地官且司邦賦會計務劇出納事殷投利刃而皆虛委紛絲而必理歷試茲久全才益彰宜登中樞以允僉望夫宰輔者下執邦柄上代天工爲國蓍龜注人耳目爾尚降乃德以親百姓齊乃志以序九流匡朕心而清化源從人欲以致和氣予欲宣力汝爲股肱予欲詢謀汝爲心膂予違望于汝弼勿謂不從汝

言逆于朕心必求諸道獨立不懼直躬而行明聽斯言敬慎厥位嗚呼罔俾房宋專美于前可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散官勳賜如故主者施行元和六年十一月

李絳拜相制　唐　玉堂遺範

門下司重柄者允屬于長才兆大猷者固資於端士朕纘鴻緒撫有萬方夙夜祗勤懼遠於道注意宰輔勞懷夢想誠以得失之効邦家所繫疇若僉論簡于深衷必惟其人是舉成命朝議郎守尚書戶部侍郎驍騎尉賜紫金魚袋李絳質秀珪玉文含彩彰抱器挺生居貞特立有史魚秉直之操勵山甫匪懈之誠忠孝兩全學識兼茂清標可以範雅俗正氣可以肅群倫頃自周行俾參密命動由於義知無不爲蹇蹇懷匡濟之心孜孜陳遠大之畧言無隱避居則靜專貫於初終其道一致地卿之貳爰委典司理財先示於簡廉利物尚遵其緊斂經通立制器用彌光臺閣之間時有公望是宜擢衡百度宰理庶工允副具瞻宰我樞密於戲予欲驅人俗以躋富壽感人心而致和平爾尚修明憲章宣布德澤必寬大其志無皦察爲公恒其道以秉彝裕其體以臨下各任以職無忘陳平之言苟便於人勿憚蕭何之請敬茲寵擢其惟式哉可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勲賜如故主者施行元和六年十一月

授馬燧渾瑊副元帥招討河中制

唐　陸贄

門下天地殊位君臣異制苟不率道茲謂亂常退而增脩於是有舞干之義諭以遷善於是有文告之辭若猶未悛乃用致討興戎動衆豈得已哉李懷光擢自軍候委之節制亟有勤績累加寵榮揔衆駿奔自遠赴難解圍邊寇朕甚德之位極上台寄崇統帥親之若同體信之無間言朕於斯人亦已厚矣而器小任重因貽顛覆有功自棄無罪自疑崇信讒邪却逐將帥養寇資亂蓄奸幸災朕素所推誠猶謂非實優容任遇常懷如初凶德既盈醜跡彌露謀危社稷通渠兇公相往來無復畏忌窮極兇悖所不忍言朕揣遷巴梁遠違陵寢大懼失墜為列聖羞賴先澤在人兆庶知感朔方將士忠節不渝懷光既沮姦謀詭稱効順累陳款疏請詣闕庭朕深惟舊勲務欲全貸授以師保之重疇其井賦之食璽書勞問誓以始終懷光遂殺辱使臣完聚守備將以悖慢之罪加於忠義之軍因茲脅從冀與同惡謂衆可罔謂天可欺覆載

所不容入神所共棄討除大慝招緝非辜爰咨輔臣
以董戎寄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平章事兼大原
尹北都留守充河東保寧軍節度觀察處置度支營
田等使北平郡王馬燧操業端亮器宇閎達秉難奪
之節負不覊之才恒持至誠深識大體感槩而三軍
有勇彌綸而庶績允諧威聲所臨郡邑皆復毆於北
土隱若長城元從奉天定難功臣開府儀同三司行
侍中兼靈州大都督充靈鹽豊夏等州節度管內支
度營田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仍充朔方邠寧振武
等道奉天永平等軍行營節度兵馬副元帥上柱國
樓煩郡王渾瑊淳粹積衷仁厚成性布寬大以容衆
蓄誠信以撫人事必沉詳臨危益辦節惟貞固在險
逾彰宏濟艱難茂昭勳閥出納朕命光膺具瞻並文
武全才安危注意副我憂勤時惟二臣比德叶謀往
濟多難燧可兼充奉誠軍及晉絳慈隰等州節度并
管內諸軍行營兵馬副元帥餘並如故瑊可兼河中
絳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仍充河中同絳陝虢等州
節度及管內諸軍行營兵馬副元帥功臣開府本官

勳封並如故嗚呼朕之不敏不明失于君道連禍未
息勞師靡居中心自咎譬若焚灼又以朔土之衆代
蓄忠勞横遭汙脅深所閔惜爾其敬敷朕命明諭朕
懷務於招綏非黷威武惟輸誠歸順罔有不赦惟執
迷非命罰止元兇寧失不經無濫非罪列爵懸賞用
俟勳賢布告遐邇咸令知委

授李晟鳳翔隴右節度使兼涇原副元帥制

唐 陸贄

門下周之元老以分陝爲重漢之丞相以憂邊見稱故方嶽克寧疆埸不聳安人保大致理之端今所以重煩上台作鎮西土奉天定難功臣司徒兼中書令充神策節度使兼京畿渭北鄜坊丹延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仍充京畿渭北商州華州兵馬副元帥上柱國合川郡王李晟勵精剛之操體慱厚之德適時通變而大節不奪虛受廣納而獨斷自明奉法以律身推功以及下衆無犯命人用樂推懷德畏威令行禁止誓群帥於危疑之際駐孤軍於版蕩之中氣凌風雲誠動天地一鼓而兇徒折北再駕而京邑廓清師皆如歸人不知戰載安社稷功格皇天而明識秉彝清風激俗雅尚恬曠撝謙有光朕以汧隴近郊扶風右地川阜連亘抵於回中限界諸夷藩屏王室所屬誠重付之元臣兼二將之甲兵崇十連之統帥宣威耀德罷警息人俾予仰成時乃丕烈可兼鳳翔尹充鳳翔隴右節度支度營田觀察處置等使仍充鳳翔隴右涇原節度兼管内諸軍及四鎮北庭行營兵馬副元帥改封西平郡王功臣本官兼官勳並如故 興元二年八月四日

加裴度幽鎮兩道招討使制　唐　元稹

門下夫以區區秦伯而猶念晉國曰其君是惡其人何罪況朕均養億兆爲之君親燕人冀人皆爲乳哺而育之者安忍以豺狼驅脅之故絶其飛走盡致網羅止行犯命之誅是用開其一面晉國公裴度昔者區域之中蜂蟻巢聚蔡有逆孼齊有狡童厥初圖征疑議滿廷不思不惑挺然披攘苟無司南允罔能濟佑我憲考爲唐神宗實賴股肱運用心力肆朕小子蔡受景靈冀服於前燕平於後而撫馭失理盤牙復生求思弭寧中夕有得國老尚在夫何患焉是用亟宣懇惻之誠就加招撫之命於戲頃者師道元濟累代襲授之資籍東山結連之勢以丞相布畫於千里之外使諸將持重於四封之中而猶劉悟裂地承之驅李佑潰鯨鯢之腹蓋逆順之情異而忠孝之道明也況彼幽鎮無名暴征以丞相近觀其宜以諸將齊奮其力斧鑕之刑坐追椒蘭之氣外黨誰不自愛其生焉能與亂同死度宜開懷纓帶以待其歸可依前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東節

度使充幽鎮兩道招撫使餘如故

加裴度鎮州四面招討使制　唐　元稹

門下傳云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是以先王斬一技指殺一夫氣莫不伏念隱悼至于旬時決而行之蓋不得已也予於鎮人亦既伏念俟其悛革詎止旬時乃命相臣招懷撫諭矜其詿誤示以生門期於盡脫網羅豈可驅之陷穽而豺狼當道荊棘牽衣雖欲歸于有仁厥路無由而至況王師壓境義勇爭先朕每抑其鋒銳未忍覆其巢穴是猶愛稂莠而傷稼穡養癰疽以潰肌膚獨懷兒女之仁慮失祖宗之與今上台居鎮算畫無遺操晉陽之利兵驅居産之良馬舉河東義武之衆合倉景澤潞之師當元翼受命之初乘田布雪冤之頃舉毛拾芥其易可知兼用威恩尚存招致宜令河東節度使裴度充鎮州四面招討使於戲以一城之卒敵天下之師狗猖獗之徒抗君父之命吾哀爾輩死實無名苟能自新亦冀容汝主者施行

冊太原節度使守太師兼中書令晉王制　唐　錢珝

維年月日皇帝若曰我國家作法於仁達情以禮振典暮而誕告載名器以公行何嘗不動懷多難豈報丕烈别乃圖先廟社允集王功誠動日星必承天祐王功建而臣節盡天祐至而君命宜昔經武為師賜履荷宗周之寵今在邦稱傑剖符受全楚之封英偉相弁古今同典當勲而舉非我有私具官某愽厚自持堅剛不惑抱公能察守貴必恭騫然飛將之風增彼懦夫之氣而先臣奇備間代雄才把上視書太公來受雲中饗士李牧復生出鞏洛以行師轉淮沂而殄冦偉哉茂績與在後昆爾乃開國象賢勤王繼志諒因心而無改敬遺體以有爲英蕩既臨文茵是藉率予群后自絶他時控彼諸戎下連右臂日者驅除大盜爰復神州晛曜元功載書盟府以啟紹開之慶是資戡定之勞而復念先朝存罹否運未致則罪極邉伯李溫則清非予頽肆其樹置之謀賴我纘承之疏是以奮飛長檄條列本枝遏齊惡之亂流拔崇奸

之借黨夷凴有力賀福無遠近則王行瑜驕以叛恩顧將敗族爾乃先知塗地毋恥同天爾刑憲之可加抗封章而不避潜思歃血憤欲寢皮而逆豎把臂兵朕方奔車出次始懷愧懼未暇剪除行瑜轉禍終迷干誅罔畏螢手而不能自斷嗟穢而誰復與論爾聞難成憂直躬決策銜冠激怒折簺興言襲行已勵於五申急召亭煩於二節武剛夙駕屈虔跳驅存誠而有禮則安舉事而不疑何小乃聲鍾鼓乃合諸侯督屯雖在於郊圻宿飽匪勞於漕輓爾臨渭曲深溝而親把冠讐我復鎬京高抗而無虞侵軼然後進攻外壘盡復強軍支剪喉吞如麻滿野或反袂以來歸俾憔類之不遺元惡出奔勢窮就戮廓清而羅約束尚嚴受降秉讓於使臣擇帥請行於國命一如紀律以報會盟天贊孔昭主憂盡釋始未見君之面今盡見君之心神聽斯言象圖是賞畫雲臺而莫顯篆桀石而非多師氏建官位惟極致春秋列國晉寔大名典重而近古不行勲盛而予褒何愛廣廷備物且授詞臣法座臨軒式光禮命今遣中書舍人薛廷珪冊爾為天師兼中書令仍進封晋王於戲獨立王功忠乃善藏之府永膺天祐敬惟能保之䇿則必慶于而家樂于而土戒之勿息與國無窮

授李愬山南東道節度使制 詔令作李愬移鎮加官階爵邑制

唐玉堂遺範

門下伐叛除凶必俟乎奇畧進封超位允答於殊庸況四紀逋誅三州竊據積妖遺育厥亂挺災累年徂征一舉主致論功既當於異等議賞豈待於踰時唐隨鄧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通議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使持節鄧州諸軍事兼鄧州刺史御史大夫賜金紫魚袋李愬宗臣之胤王國克生毅勇蓄生温良煦外禮樂戰攻之氣黙識其源詩書義理之府洞窺其室雖早昇朝序而未展將材頃以懸瓠滔天宿兵既久方城壓境易帥頗頻求懷銘畧之家必有弓裘之嗣將執金鼓載持干旄果副眷求克揚威令緝傷夷之後振怯為雄制寇逼之間保危成固推忠厚以感物本信惠而知人一其關心厲厥死力秉虛徑襲負雪兼行風驅如合於百神雷發若出於九地堅城立潰狡豎坐擒遺吒安堵以知歸餘黨釋甲而請命古之良將其孰過焉已申獻捷之儀當舉策勳之典爰擇名部俾恢重藩自洛而還惟襄為大綿亘楚服擴臨漢津惣八郡以澄清秉三軍之節制式因加地往繼沉碑特遷左揆之尊崇茲天秩仍假南臺之長峻彼霜威表以勳階賜之茅社戶豈真食門貴延恩洽此寵榮從于茂烈於戲天鑒非遠不庭者必誅王爵無私有功者是享揚名濟美惟孝著於家聲鍾咢山河惟忠光於國籍凡曰臣子得無企歟可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使持節襄州諸軍事兼襄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山南道節度管內度支營田襄鄧唐隨復郢均房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仍賜上柱國封梁國公食邑三千戶並賜食實封五百戶與一子五品正員官主者施行

授李愿檢校司空宣武軍節度使制

唐　元稹

門下昔者魯侯伯禽徒以周公之故遂荒大東重耳以定傾之勞子孫不絕於晉昔我大師西平王在德宗時能復京邑書于彞鼎每懷宗廟之安實念江山之永而又繼有英哲克全令人惟弟惟兄莫非頗牧尚想德施於十代何憚恩積於一門鳳翔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李愿生長紈綺之中而素風自得蘊爵驍雄之器而性與温恭怡怡於叔季之間翼翼於班行之内始爲夏帥遂著能名蹄角齒毛之良一無取于夷落而不貪之實大布於朔陲旋領徐方會征淮右隣冠陰狡將助鴟張來犯東郊冀延晷刻爾乃提持戈戟淬礪卒徒一戰而蜂蠆盡殲不時而鷄鐃就戮聿來岐下號令並明繕完甲兵爲我保障朕以浚郊重鎮尤藉良材俾爲司空以表東夏持我邦憲用清爾人夫四海九州非不廣也然而靈武魏博至於大梁斷長補短方數千里皆爾爲政又何加焉於戲睢陽在爾之東張巡致忠之城未毀夷門在爾之境侯嬴報恩之跡尚存又安知憧憧往來之徒不有以仁義匡於爾者爾那休命其惟戒之可檢校司空汴州刺史充宣武軍節度使散官勳如故

授劉悟檢校司空幽州節度使制

唐 元稹

門下朕聞將星明則英豪用靈旗指則妖祲銷芟草可以授疾風盤根然後見利器苟非處劇何以用長況幽并少年燕趙奇士居常以紫騮自騁失意則白刃相仇將須斯難是先才傑具官劉悟天與忠誠人推敬讓蘊孟賁之勇不以力聞遐廉頗之強使之心伏是以居危邦而智免臨大節而功高嘗見委於先朝屢作藩於右地朕以遼陽巨鎮自我底寧姑欲撫之以仁然後示之以禮而守臣嬰疾幕吏擅權撓政行私矜恩剝下過馬捶楚妄作威稜不均饗士之羊但養乘軒之鶴致茲撓變職此之由不有將材孰懲兇戾數求朕志深謂汝諧是用拔奇式冀宣力帖以亞相寵之上公俾光十乘之行以壯三軍之氣可檢校司空幽州節度使散官勳如故

授田布魏博節度使制

唐 元稹

門下經曰父母之仇不同天雖及匹士而猶寢苫枕干以期必報是以子胥不殉伍奢之死卒能發既藏之墓鞭不義之尸取貴春秋名垂萬古而況於身備將壇父死人手家仇國恥併在一門嘗懷嘗膽之心豈俟絶漿之禮金革無避其在茲乎前四鎮北庭行軍兼涇源節度使檢校左散騎常侍御史大夫田布咨爾先臣惟國元老首自河朔來朝帝庭而又東取青齊北討燕趙提挈義旅勤勞王家冑白刃而不疑推赤心而自信屬冀方求帥余所重難輟自大名付茲巨鎮而中台暗折上將妖侵孽賊潛寘於腹心豺狼勃興於肘腋人神憤痛朝埜驚嗟深軫子懷誓擒元惡以爾布詩書並習忠孝兩全嘗用魏師克征淮孽素行恩信共著勳庸豈無奮擻之圖爲報寇仇之黨且魏之諸將由爾父而崇高魏之三軍蒙爾父之仁愛昔既同其美利今豈忘其深冤爾其淬礪勇夫敬恭義士一飯之飽必同於士卒一毫之費必用於戈矛非算盡不萌于心非軍旅勿言於口居則席藁

寒則抱氷以喪禮處之若哀心感者必有為損身到
蹈感智捐軀下報營竈旁清醜類於戲至誠可託穗
惡難逃殉彼兇殘去將安往墨縗在體元壽在前提
劒執金無忘哀敬可起復魏博等州節度觀察使勳
賜如故

授牛元翼深冀等州節度使制　唐元稹

門下鷹隼擊則妖鳥除弧矢張則天狼滅湯沐具而蟣虱相弔針石織而痤疽立潰苟得韓盧而示之狡兎則可備俎豆而候脯醢矣復何憂於越軼乎夫將者亦蟣虱之湯沐而渠魁之韓盧也我得之矣又何患焉檢校右散騎常侍深州刺史牛元翼挺生河朔之間廻鍾海岳之英幼為兒戲營壘已成長學神樞風雲諳曉衆推然諾已任安危善用奇兵尤精攻擊陳安之矛丈八顏高之弓六鈞或山立于軍前或肉飛於馬上而又謙能養勇孝以資忠雖膂力過人而心誠許國自常山作沴上將罹災慟哭轅門誓清妖孽羽書三奏驛騎四馳上請廟謀旁徵鄰援指期新叛克日圖功斷自予衷聞悵用爾夫以爾之才力而取彼之兇殘是猶以火焚枯以石壓卵螳臂拒轍鷄肋承拳萬萬相殊破之必矣而况於鎮之黎人皆朕之赤子爾之部曲郎鎮之卒徒聞爾鼓鼙之音懷爾椒蘭之德吾知此輩誰不革心爾其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無廢室廬無害農稼苟獲戎首置之藁街下

以報忠臣之冤上以告先帝之廟則蚩蚩從亂子又何誅於戲殺人盈城爾其深戒斧戮誓衆朕不忍言再換蟬冕新持武節恩不虛授爾其敬之可檢校右散騎常侍充深冀等州節度觀察等使

授杜悰淮南節度使　唐 沈珣

門下星以斗牛鎮臨吳楚有重江複關之輿賈通都大邑之雄控制上游儀刑羣后自非台衡舊德廊廟宏材則何以膺茲山岳之求副彼經邦之寄高選中外無踰碩臣劍南西川節度使杜悰間氣孕賢相門襲慶弼安之國器宏茂元凱之武庫深嚴禮樂文身守而勿失政刑體要用之則行夙振英聲存登相位廟堂之上有所不為搢紳之間共稱其道象賢祖德嗣美前修體平陽之縝密暢黃燮之練達自持瑞節作鎮靈關盛有建明象推理行故疆晝復嚴道益清夷落威懷軍儲流衍德政有同於冬日邊封不犯於秋毫朕以禹貢九州淮海為大阜員八郡井賦甚殷分閫擢雄列鎮罕比通彼漕運京師賴之自江已南近聞歲歉黎氓稍困流庸是屬思得慈惠之師以行惻隱之德黃霸在位朕無憂焉汝為司空兼慈邦憲慎乃出令以臨其人務遵訓誡勉宏休績

除趙普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制

閎散同功歸馬遂隆於周道蕭張叶力斷蛇因肇於漢基必資佐命之臣以輔興王之業推忠協謀佐理功臣樞密使光祿大夫檢校太保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天水縣開國伯趙普功參締造業茂經綸稟象緯之淳精契風雲之良會洎贊樞機之務屢陳帷幄之謀沃心方佇於嘉猷調鼎宜膺於大用俾踐台衡之位乃兼書殿之榮爾其罄乃一心熙予庶績君臣相正勿忘獻納之規夙夜在公勉致隆平之化往服休命無愧前修

除呂蒙正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制

宋 李沆

天道無私日月星辰助其照皇王不宰股肱輔弼代其工所以端拱守成垂衣制理求建丕平之景運追迹三代之令猷其有業茂經綸才推謹厚參大政而已淹星歲秉至公而無替寅昏宜頒出綍之殊恩俾正持衡之重柄爰擇剛日特將命書推忠佐理功臣朝散大夫給事中參知政事柱國東平郡開國男呂蒙正四氣均和五行鍾秀有濟時之略輔之以溫恭挺命世之才守之以循默爰觀舜旌之進善遂指魏闕以來儀臨軒覩敏贍之能射策見縱橫之略暨茲登用益著謨明公忠推社稷之臣凝重見廟堂之器眷茲大體久鬱具瞻屢宣作礪之功克懋秉鈞之績別錫褒功之美號仍隆馭貴之崇階勳籍增榮井田加賦預列侯之疏爵同大利之計書顧優恩之在茲諒名器之無假於戲雲從龍而風從虎今也其時啟乃心而沃朕心必求諸道爾宜周旋庶政佐佑眇躬綏茲宵旰之憂翊我隆平之運同底于道豈不美歟

除韓琦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依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封衛國公加食邑實封制

王珪

王者紹景炎之序履皇極之尊求惟器之艱屬在佐王之略聡夫上宰翼我先朝適及委裘之辰肆于奉瑁之始定策宗社貫心神明逮躬丕務之咨啟後元勳之獎首專邦渙誕告朝倫具官韓琦器博而適時道閎而濟物稟星辰之精粹會日月之休明歷宣外勞更倚二柄蹈夷險之一節寄安危之大機仰文考之知賢絶時髦而登用維召公之託嗇聞顧命之言維漢相之謀終應大横之兆蓋懷先見者識之遂決至慮者村之英天扶不拔之基神賛非常之輔是用進文昌之卿序正黄閣之台符陞以封爵之文茲之户田之數以蕃爾寵以懋爾庸於戲天視靡私居飭有邦之畏民公昌戴一歸厥后之仁念先猷之弗敢康哂成集之丕可恃茲經茂烈永佐昌圖

除富弼依前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兼譯經潤文使鄭國公制

宋 鄭獬

秉籙膺圖將繼配天之大業銓時論道必資名世之元臣以言乎體貌則舊德之英以言乎望實則群材之表爰立作相豆莫如公丕昭寵數之殊孚告治朝之聽具官富弼賀資大雅德懋碩膚學足以造聖人之微幾足以通天下之變縣賢科之得雋擅遠業以奏功在仁祖時則首冠廟堂有弼諧九德之美在英考世則再登樞府有折衝萬里之謀庶績已熙太平將洽屬留侯之多病容裴度以爲藩愷悌所宜神明自復方王家之不造固賢者之有爲昔居畎畝而志猶在於愛君今處朝廷而義豈忘於憂國是用召從方守進拜元台仍左揆之舊班兼東臺之茂秩爰田衍賦盟府易勳茲實異恩庸昭注意於戲上理乎天工則日月星辰以之順下遂乎物宜則山川草木以之蕃近則諸夏仰德以承流遠則四夷傾風以待命凡予欲治惟爾責成勉盡嘉猷用光丕訓

除文彦博平章軍國重事制　宋　鄧潤甫

師傅道之教訓先王所以建厥官老成重以典刑天下所以資其智迺睠舊德時謂元勲謀合祖宗之心名載昌彝之器申敷費冊播告外朝河東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太原尹致仕上柱國潞國公文彦博惇大而清明方嚴而信厚出則秉乎旄鉞入則總我鈞衡文武兼備其才夷險能致其力畢公之弼四世三紀于茲傅說之總百官萬邦其乂爵隆無富溢之累名遂有身退之榮神明相其壽康人心想其風采是用還之論道倚以經邦以帝者之師臣謀議廟堂之上以天下之大老制馭夷狄之情庶幾有爲底於極治陪敦多井申衍真封於戲呂望惟賢起佐文王之治周公已老留爲孺子之師列我耆英無愧前哲往宣一德用格多盤

除呂公著守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制

蘇軾

仁莫大於求舊智莫良於用賢既得天下之大老彼將安歸以至國人皆曰賢夫然後用今朕一舉仁智在焉宜告治朝以孚大號金紫光祿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上柱國東平郡開國公呂公著訏謨經遠精識造微非堯舜不談昔聞其語以社稷爲悅今見其心三年有成百揆時叙維乃烈考相於昭陵益清淨以寧民亦勞謙而得士凡我儀刑之老多其賓客之餘在武丁時雖莫追於前烈作召公考固無易於象賢而乃屢貢封章力求退避朕重失此三益之友而閔勞以萬幾之煩是用遷平土之司釋文昌之任毋廢議論時遊廟堂於戲大事雖咨於房喬非如晦莫能果斷重德無逾於郭令而裴度亦既安危罔俾斯人專美唐世

除呂大防太中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制

宋 蘇軾

朕聞天子有道其德不可得而名輔相有德其才不可得而見故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勲當時安榮後世稱頌予欲清心而省事不求智名與勇功天維顯思將啟承平之運民亦勞止願聞休息之期眷予元臣咸有一德咨爾百辟明聽朕言中大夫守中書侍郎上柱國汲郡開國公賜紫金魚袋呂大防造道淳深受才宏毅果藝以達有孔門三子之風直大而方得坤爻六二之動又踐右闥蔚為名臣立陛左輔之崇兼綜東臺之務加賦進秩寵數益隆得位與時憂責彌重於戲若古有訓無競惟人崔公建中之風以除吏八百而致裴垍元和之政以薦士三十而能惟公乃心何遠之有

除范純仁太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制

宋 蘇軾

朕惟朝廷之盛衰常以輔相為輕重若根本強國精神折衝故蔿呂臣奉己而不在民則晉文無復憂色汲長孺直諫而守死節則淮南為之寢謀朕思得其人付之以政使天下聞風而心服則人主無為而日尊咨爾在廷咸聽朕命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上柱國高平郡開國伯賜紫金魚袋范純仁器遠任重才周識明進如孟子之敬王退若蕭生之憂國朕覽觀仁祖之遺迹求懷慶歷之元臣強諫不忘喜臧孫之有後戎公是似命召虎以來宣雖兵政之與聞疑遠猷之未究坐論西省進貳文昌增秩益封兼隆異數於戲時難得而易失民難安而易危予欲守在四夷以汝為偃兵之姚宋予欲藏於百姓以汝為息民之蕭曹勉思古人以稱朕意

平章張珪封蔡國制　元　吳澂

天地之間有正人國家恃以為元氣卿之忠藎朕所眷知比因疾以祈閑爰加恩而優老榮禄大夫中書平章政事張珪秉常世閥廊廟宗工早擅戎旃已作禮樂詩書之帥晚司化軸遂稱文學政事之臣左右六朝出入三府險夷不易其守鯁亮以如其初太清羅薄食之昏前期致沐浴之請越於新服嘉乃舊勲諤諤之節詎肯詭隨侃侃而言頗多裨益黽雖謁告臾尚勉留俾辭鞅掌之勞專罄格心之學緬惟先正嘗平金壘以立功宜得後昆復就蔡封而襲爵所謂故國膚建上公思竭爾忱廣敷陳於經幄欽承時命永翊贊於皇猷可封蔡國公提調經筵事

梅思禮授大都府副使制　明　蘇伯衡

建府官以臨萬國任莫重於本兵掌邦政而統六師選必先於碩輔具官梅思禮材資驍勇器量雄深冒襟韜略之奇被服詩書之雅早登華貫作鎮藩翰保境安民待四方之底定提疆籍戶爰一旦而來歸明炳幾先忠於內附蓋去留灼知乎天命肆危疑克斷以人謀辭項從劉知同曲逆舍囂去述識擬伏波凡我師徒東兵而下淮甸暨其士女按堵有如泰山靖言思之厥功懋矣是用擢居宥密俾贊樞機匪彰茲順之勤式示輸勤之勸於戲立非常之功則有非常之賞既摩錫以殊恩奮國士之報以酬國士之知益圖臻於顯効可授大都府副使

加封孔子制 武宗即位初　元　閻　復

大德十一年九月

葢聞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朕纂丞丕緒敬仰休風循治古之良規舉追封之盛典加號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太牢於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求惟聖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尚資神化祚我皇元

加封孔子父母制 文宗　元　謝　端

至順元年

闕里有家系出神明之胄尼山請禱天啓聖人之生朕聿觀人文敎求往哲惟孔氏之有作集群聖之大成原道統則堯授舜傳之周文王論世家則契至湯下逮正考甫其明德也遠矣故生知者出焉有開必先克昌厥後如太極之生天地如鉅海之有本源雲仍既襲於上公之封考妣宜視夫素王之爵於戲君子之道考而不繆建而不悖于以敦典而叙倫宗廟之禮愛其所親敬其所尊于以報功而崇德尚篤其慶以相斯文齊國公叔梁紇可加封啓聖王魯國太夫人顏氏可封啓聖王夫人

封宣聖夫人制　　　　元　虞　集

我國家惇典禮以彌文本閨門以成教逦睠素王之廟尚虔元媲之封有其舉之斯爲盛矣大成至聖文宣王妻亓官氏來嬪聖室垂裕世家籩豆出房因流風於叙禮琴瑟在御存燕樂於魯堂功言逖若於遺聞儀範儼乎其合德作爾褘衣之象稱其命冎之銘噫秩秩彜倫吾欲賡關雎鵲巢之化皇皇文治天其興河圖鳳鳥之祥可特封大成至聖文宣王夫人

追封孟子父母制　　　　元　張士觀

延祐三年十月

朕惟繇孔子至於孟子百有餘歲而道統之傳獨得其正雖命世亞聖之才亦資父母教養之力也其父夙喪母以三遷之教勵天下後世推原所自功莫大焉稽諸往代實闕褒崇夫功大而位不酬實著而名不正豈朕所以致懷賢之意哉肆分寵命永賁神休可追封其父爲邾國公母為邾國宣獻夫人

封周子爲國公制　　元　霍希賢

葢聞孟軻既沒道失其傳孔子微言人自爲説諒斯文其未喪有真儒之間生濂溪周惇頤稟元氣之至精紹絶學於獨得圖太極而妙幹萬化著通書而同歸一誠俾聖教煥然復明其休功尚其不泯朕守成繼體貴德尊賢追念前修久稽彝典已從廟庭之祀盍疏鄉國之封於戲霽月光風想清規之如在元袞赤舄賁寵命之斯承

許衡爲懐孟教官制　　元　楊果

咨爾許衡天資雅厚經學精專大凡講論之間深得聖賢之奥受罰者恐陳君所短爲盜者畏王烈之知所在向風真堪正俗可令於懐孟等處選揀子弟俊秀者舉歸教育取作範模再令董子帷前有傳授之弟子重使王通門下皆經濟之名臣切表斯文以弼予治

太保劉秉忠贈謚制　元　李槃

臣以忠孝而事上貴輸獻納之誠上以禮義而遇臣思篤始終之愛視死之日猶生之年故光祿大夫太保參預中書省事劉秉忠學窮天人識貫今古遂冲而有守安靜而無華昔侍潛藩捻聞高論適當三接之際懇上萬言之書益將舉天下而措諸安以戒爲人主者果於敎朕嗣服而伊始卿盡力以居多益得卿實契於朕心而獨朕悉知於卿意事皆有驗人匪他求周旋三十年不避其難剴切數百奏各中其理共成庶政方圖任於舊人誰謂昊天不愸遺於一老與言及此何日忘之再惟台輔之尊厥有泉扃之賁是用錫之綸命疏一品之華階襚以袞衣驛三槐之正位復加顯號允荅殊勳惟爾英靈識予哀寵可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傅謚文貞公

丞相伯顏贈謚制　元　閻復

天下大統不嘗殺則一之聖主玄功益必資於賢者昔在至元之際方隆混一之期有來命世之奇材懋建殊常之偉績故太傅開府儀同三司録君國重事伯顏崆峒孕秀列象騰精居政府則不動聲氣措泰山之安秉戎律則純乎仁義猶時雨之降當其聲鶴浦渝盟之罪總龍驤飛渡之師克廣世祖好生之心允獲宋人誠服之意衣冠不改市肆不易恩威普洽於三吳車書以混文軌以同聲教遂覃於百粤逮朕纂承之始並申推戴之誠求懷社稷之宗臣宜侈河山之高爵於戲曹侍中江南之役規摹一何小哉郭汾陽異姓而王崇報斯亦至矣可贈宣忠佐命開濟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淮安王謚忠武

左丞許衡贈官制　　元　姚燧

天非繼聖學之墜緒則不生命世之大才國欲與王道以比隆肆用為烝民之多覺何物故之已久尚人思之未忘故資尚大夫中書左丞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教領太史院事許衡玉裕而金相準平而繩直出處則惟義所在言動必以禮自持休休焉有容蜀屬乎其敬人能宏道惟朝聞夕死之是期我欲至仁匪晝誦夜思而不得行已似秋霜烈日化人如時雨和風來席下之摳衣滿户外之列屨達簡在帝心者率多丞弼窮困守師說者不失善良鶴鳴九皋而聲聞於高鳳翔千仞必德輝乃下爰立相以堯君舜民之志所告上皆伊訓說命之言丹扆斥姦少不避雷霆之震擊青臺治歷本於突日月而迷迎躔理窮而智益明隨任使而職斯舉今既亡矣誰其嗣之於戲任爾身有垂没世之名於朕心有失同時之恨雖成廟納書以命謚固已振木鐸之高風而功臣非土則未加用申錫夔章於下地光靈如在寵數其承可贈正學垂憲佐運功臣大傅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魏

國公仍謚文正

翰林承旨姚樞贈謚制　元　王構

昔有先正丕事聖皇惟夙夜單厥心而終始典於學如伯益之贊夏禹暨尹躬之佐成湯行乎仁義之途任其社稷之重計于廟堂之上明夫事幾之先益精神志意之相孚故啓沃都俞之靡間制難拘於一例恩特侈於屢書故翰林學士承旨中奉大夫詳定禮儀使贈榮祿大夫少師文獻公姚思以淵識宏謨爲國蓍蔡以清彝素檢爲時楷儀曉萬事安與同式群工壹統畧周旋必禮温温雅德之恭數納以言蹇蹇匪躬之故止殺允符於宸慮宣澤丕應乎天工以故中和且平近者親遠者附不賞而勸大臣法小臣廉國家之表襄可觀風俗之樞機随轉績已成而弗有身愈退而彌尊顧當時耆壽其誰歟致今日隆平者公也正事正言正道親傳文祖之燕謀有德有功有能首被先朝之鴻訓肆朕纂承之始於公簡注之深挽序延登衣仍衮黼棠陰未徙胙埏龜棠因謚以正其名崇章以介其祉於戲得天下賢材斯足矣方圖正化之新有朝廷大議則就之槪想儀刑之舊住欽兹命以永其傳可加贈嘉猷程世濟學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魯國公仍謚文獻

平章廉希憲贈謚制　　元　元明善

惟我世祖皇帝肇自藩服受鉞專征天賚良弼爲之左右一家四海傳次在予名爵之崇顧斯實斯故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贈清忠粹德功臣大傅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魏國公謚文正廉希憲清忠粹德文武元臣蚤以門閥之賢入膺寄託之重非詩書不陳於上前非仁義不行於天下憂國忘家愛民如己西靖秦蜀東極青齊北清遼碣南鎮荆湖在中書者曾幾何年而能立大法銷大患進大儒摧大姦恥身弗及伊周恥君未邁堯舜言昔賢之所難爲人臣之不敢疑然三代之佐盎將師表百世者矣天不慭遺哲人先萎雖諸子列官省臺於朕心猶懷舊德是用進以極官加之上爵於戲表賢能所以尊朝廷也假名器所以報忠貞也稽若王章得茲二美稟乎生氣天地猶存服此殊榮尚開爾後可加增推忠佐理翊運功臣太師儀同三司上柱國恒陽王仍謚文正

中丞崔彧贈謚制　　元　張士觀

獻可替否治獲佐於明時崇德報功禮宜加於卹典故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御史中丞領侍儀司事崔彧山川間氣簪紱名家俾司綿蕝之儀嘗從瀛洲之選靡由一介之助自結九重之眷遂擢置於秋卿俄圮綱於柏寺奏寢宮墳之議罷征日本之師章疏可方之古人搢紳無出其右者擅生殺之柄忍容義甫之姦抑聚斂之臣力止延齡之相兩過文昌之府嘗僉宥密之司於琴瑟更張之初替七鬯主器之決屬元貞方大有爲之日適先帝重中執法之官視左右何以易趙堯在朝廷何可無汲黯薦耆儒而備顧問崇名教以渙孫論恬人命於頃刻之間回天威於雷霆之下以去留繫憲臺之輕重辨邪正公天下之是非凡可以尊主而庇民曾不避犯顏而直諫慨語言之尚在想風采之如存求乎于休以昌厥後可贈推誠履正功臣大保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鄭國公謚忠肅

丞相拜住贈謚制

元 袁桷

八柱承天棟撓萌於巨搆六龍御日輻説見於中街愍死難以成仁故生榮而錫命故中書右丞相拜住冉桑王社閥閱相門自結主知應雲龍之異遇獨持國是炳蓍蔡之先幾陳於上者不足言見於事者爲可則斥聚斂之臣以靖四表誅黷貨之徒以正庶官庫無餘財拔葵之訓靡替門絶私謁懸衡之鑒益公天下望其治平朝廷以之摸楷然盡言招過憸謀愈深退賢與能奸黨滋懼變成肘腋禍起股肱山嶽動揺日月昏蔽雖元凶正罰足明朕心在貞惠易名姑慰卿意分茅故壤增爵維垣意未明入朝竟墮承宗之計盛服假寐孰謂鉏麑之賢念此盡傷恩斯優渥可增清忠一德佐運功臣大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東平王謚忠獻

中書平章政事常遇春追封開平王制

明 王褘

天開鴻業篤生英傑之臣星隕將營載舉哀榮之典肆太勲之亟集俄上將之云亡庸錫褒封誕頒渙號具官常某英敏而沈毅嚴肅而恢宏自初建於義旗即來歸於戎旆首從淮右揚采石之鋒旋定江東振丹陽之捷拓邊疆於全楚殲強敵於三吳掃河洛而奠中原指幽燕而平朔土功成百戰允爲一世之豪氣蓋三軍豈特萬人之勇近報鑾陽之凱益窮漠北之追覽哀訃之遽來知力疾而猶戰眷言忠盡深用痛傷海宇一家既已成於大統君臣同體期共享於太平事乃若斯情何能已朕庸陞於次相爵兼錫于真王雖禮數之有加於予心其猶歉於戲金書鐵券曷忘佐運之功衮衣繡裳尚服飾終之命寵靈弗替祚允彌昌可贈翊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謚忠武

歷代王言六

誥

誥

文體明辯云按字書云誥者告也告上曰告發下曰誥古者上下有誥故於書可見已周禮士師以五戒先後刑罰其二曰誥用之於會同以諭衆也秦廢古法止稱制詔漢武帝元狩六年始復作之然亦不以命官唐世王言亦不稱誥至宋始以命庶官而追贈大臣貶謫有罪贈封其祖父妻室凡不宜於庭者皆用之故所作尤多然考歐蘇曾王諸集通謂之制故稱內制外制而誥實雜於其中不復識別蓋當時王言之司謂之兩制是制之一名統諸詔命七者而言若細分之則詔與誥亦自有別故文鑑分類甚明不相混雜足以辨二體之異今倣其例而例之惟唐無誥名故仍稱制其詞有散文有儷語今制命官不用制誥至三載考績則用誥以褒美五品以上官而贈封其親及賜大臣勳階贈謚皆用之六品以下則用勅命其詞皆兼二體亦監前代而損益之也

授孔戣右散騎常侍　唐　白居易

勑昔齊桓公心體懈惰則隰朋侍漢武帝親重儒術則劉向從今之常侍是其任矣中吾選者莫匪異人大中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孔戣言行謹直風操端莊肅然禮容清廟之器始自筮仕至於天官虛舟爲心利刃在手全材具美時論多之可使珥貂立於左右從容侍從以備顧問隰朋劉向豈遠乎哉可右散騎常侍

鄭覃可給事中制　唐　白居易

勑給事中之職凡制勑有不便於時者得封奏之刑獄有未合於理者得駁正之天下冤滯無告者得與御史糾理之有司選補不當者得與侍中裁退之率是而行號爲稱職固不專於掌侍奉讚詔令而已中大夫行諫議大夫雲騎尉榮陽縣開男食邑三百戶鄭覃清節直行正色寡言先臣之風藹然猶在自居首諫益勵謇諤擢領是職必有可觀亦欲天下聞之知吾奬骨鯁之臣來諫諍之道也可給事中散官勳如故

授崔郾諫議大夫制　唐　元稹

勅朝散大夫守尚書吏部郎中上護軍崔郾昔我太宗文皇帝以魏徵爲人鏡而姦膾形於下逆耳聞於上及徵沒而猶歎過失之不聞夫以朕之不敏不明託於人上月環其七而善惡蔑然豈諫議之臣未盡規於不德耶朕甚懼焉以爾郾端愿誠明濟之以文學柔而能立謙而逾光命汝弼予式冀無過於戲宋景公一諸侯耳而感列星之詞齊威王獨何人哉能辨日聞之侯爾其極諫無隱朕不滿言可守諫議大夫散官勳如故

授秘書少監賜紫盧光啓守中書舍人制　唐　錢珝

勅西省設官之重實代吾言故脩集之章漏泄居其首而稽綴次之受選者率用精默專敏之士然後若得其官盧光啓勵精不怠處默有倫定志而静專其謀好古而敏求其要總是四善謹於一心則攻學與文嘗試之於禁闈矣能於散地自安素風不去乃資公論復典訓辭夫入官惟勤執事惟敬苟覗集以無犯則立身而有章行之克終利亦焉往可依前件

授翰林學士鄭延昌守本官兼中書舍人制

唐 劉崇望

勅以爾彭纓者稱夢筆爲文富以美才披其禁闈典由中之誥成布下之言方謂得人雅當入侍益聞半祐謀議是草皆焚周仁重厚其言不泄親近之地慎密爲先爾既不能何與居外而有亦吾教誥之地戒之可矣可依前件

授鄭絪吏部尚書制

唐 白居易

勅天官太宰秩序常尊自昔迄今冠諸卿首非位望崇盛者不可以處之而朕即位以來凡命故相領者三矣迨此而四可不重乎東都留守防禦使檢校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榮陽縣開國公鄭絪有丙吉之寬裕子產之恭惠合而爲用藩輔四朝故事遺愛留於官次國之都府半在東周委以保釐人安吏肅重煩耆德入領冢卿昔魏用崔琰毛玠典吏曹一時之士以廉節自勵國朝以宋璟李乂掌選部亦能遏絕謁託振張紀綱官無古今得人則理吾言及此欲爾繼之可依前件

授張仁愿兵部尚書制　唐　蘇頲

黄門名遂身退則聞告老優賢尚齒不忘求舊鎮國大將軍行右衛大將軍上柱國韓國公致仕仍給全祿及品子課朔望朝參張仁愿有將相之才樹忠公之績入稱三傑帷幄所以運籌出總六師塞垣由其臥鼓懸利器而御物自中於桑林推素心以得士更成於李廣故能居室而應在邪必聞洎養疾歸休辭榮及禮用徃渭濱之兆空想潁陽之問乞言繁頼寵德攸宜佇增題紉之榮更遂揮金之樂可光祿大夫行兵部尚書餘如故主者施行

授李絳檢校右僕射兼兵部尚書制

唐　元稹

勅中大夫守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李絳昔先皇帝誨予小子曰堯時有神草在廷屈軼指佞汝知之乎夫邪正在人焉有異物朕有臣李絳猶漢之汲黯也我百歲後爾其用之為神草屈軼斯可矣予小子銘鏤不訓夙夜求思是用致理之初付授邦憲且欲丞相以降皆卑下之以示優遇朕亦嘗命安其步武無為屑屑之儀而絳屢以疾辭不寧其職又焉敢以勞偪之故煩先皇帝舊臣皆晉僕射何季元病足求免猶令坐家視事張子儒拜大司馬仍令兼錄尚書則臥理不獨專在於郡符端右可以旁綏於戎政由古道也爾其處議持平勉居喉舌慎所觀聽為人司南可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兵部尚書散官勳封如故

授李乂刑部尚書制　唐蘇頲

黃門王命司寇汝作士師允廸政刑旁求望寔銀青光祿大夫行紫微侍郎兼檢校刑部尚書兼知制誥昭文館學士上柱國中山郡開國公李乂恒碣之寶衣冠之華業總四科才抱九德爲邦理要洞入精微當代詞雄居成準的忠義得在公之體清修稟行已之用紫泥掌誥雖寄王言黃沙定罪是懸人命眷兹欽恤允賴東序俾回迹於西垣宜正名於北斗可刑部尚書學士散官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授韋綬禮部尚書薛放刑部侍郎丁公著工部侍郎等制　唐賈至

勅尚書左丞韋綬等朕以東宮時先皇帝垂慈聖之德念予沖蒙選端士通儒使講貫今古自禮樂刑政暨君臣父子之道博我約我日就月將俾予於今不至牆面克荷丕訓大揚耿光寔綬放公著之力也故朕嗣位未踰時月或自郡邸或自省署徵擢寵用爲丞郎給事中官雖超拜職亦具舉師道光而心愈讓人爵貴而身益恭宜更褒升直酧輔導以綬精粹辯博有先儒之風可作秩宗以欽端明慎重行君子之道可居憲部以公著檢敬規度得有司之體可貳冬官於戲貞百工平五刑典三禮皆重任清秩予無愛焉益欽哉二三子道不虛行而明予一人德無不報之綬可禮部尚書放可刑部侍郎著可工部侍郎餘官竝如故

授柳公綽吏部侍郎制　唐　白居易

勅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柳公綽長史數易為害甚多邇來都畿未免斯弊或苛急而人重困或懦弱而姦不懼得其中者其公綽乎細大必躬親剛柔不吐茹甚稱厥職惜而不遷然智者常憂忠者常勞亦非吾以平施御臣下之道也尚書六職天官首之辯論官材澄汰流品比諸内史選妙秩清詢衆用能無易公綽爾其飭躬承命以裴王崔毛爲心苟副吾言用稱乃職而今而後亦何往而不適哉可尚書吏部侍郎

授韓滉户部侍郎制　唐　孫逖

門下周有地官小司徒佐敷五教魏置度支尚書以濟軍國之用政有餘地然可兼之正議大夫行尚書右丞韓滉惟先臣左右烈祖格於皇天濟美之盛中朝所重好學師古繫其清純文不流放言無枝葉素練成式用推至公所更之任事可垂遠以司臺轄嘗亦官人姦吏無竄其情群才各序其位今户版不實地征未均每歲經費以之匱竭迺者命使以総領且非典故擇郎以專掌又處權輕歸於有司期在折衷昔杜元愷之處斯職内以利人外以救邊法可施行者五十餘條以資當時之急委注煩重宜熟計之可行尚書户部侍郎專判度支散官如故主者施行

授趙昌翰考功郎中制　唐　錢珝

勑具官趙昌翰國之舊章纂會府者僅廿六七坐曹郎見墜不舉焉用官為而善最之法所墜尤重非精材強力安能舉之昌翰以名家子實自修整為縣羅去脩然自安公卿有知己之門車馬無致身之跡善養材用益聞精疆是以考績處之且欲明試於爾噫擇名曹置名士吾不知設官之始獨為人乎如或深思必將召寵可依前件

授倉部郎中制　唐　劉禹錫

勑周制倉人以辨於邦用廩人以待乎匪頒後代或均輸或平糴皆周官倉廩之職也於戲王者藏於天下吾何私焉收斂以時儲蓄必謹俾夫兇荒無患貧富克均宜詠京坻之詩勿守豆區之限可

授李懐讓兵部郎中制　唐　蘇頲

黄門朝議大夫行大理正上柱國李懐讓直方在心清而轉劲通明應務吏必兼文故能譽满簪纓望華臺署鵷鳩作士雖参聴棘之言司馬訓兵重践握蘭之任可行尚書兵部郎中散官勲如故主者施行

授李建吏部員外郎制　唐　白居易

勅六官之屬選部郎首之歴代以来諸曹郎之中擇其践歴以考第高加以有器局律度者遷焉今之選任亦由是矣兵部員外郎李建文行才理公勤課績可以具美宜盡厥官歳調方殷勉勤爾事可吏部員外郎

授徐商禮部員外郎制　唐　李德裕

勑朝議郎殿中侍御史內供奉上柱國徐商于公以容駟高門虞氏以昇卿名子其所全活不聞大賢猶誠感幽神慶流苗裔矧乃祖往以淑問嘗爲理官屬政在呂宗謀傾王室將相陷辟忠良受誣而深念郄獄之冤固拒詔使分別楚囚之濫自履危機義激命輕仁爲己任有是陰德宜覃後昆爾風度粹和文詞溫麗列於清憲雅有貞標旣踵先正之忠爰舉賞延之典勉修官業無替家聲可

授柏耆兵部員外郎制　唐　元稹

勑守起居舍人賜緋魚袋柏耆朕聞亟遷則彝倫斁滯賞則勞臣怠兼用兩者謂之政經夫南憲右掖至於中臺我朝之極選也俾爾環歲之內周歷茲任豈無意焉元和中盜殺丞相賊傷議臣齊冀之間交以禍端相嫁耆自青溪窖中提轉丸抑闔之書馳於諸鎮使承宗疑否隔塞一朝豁然納質獻地克終於善承宗既沒承元授事耆又將朕教告命於承元萬衆無譁一方底定此而不錄將何以勸凡百多士無忘急病之心可守尚書兵部員外郎

授張籍水部員外郎制　　唐　白居易

勅登仕郎守國子監博士張籍文教張則儒行顯王澤流則歌詩作若上以張教流澤為意則服儒業詩者宜稍進之頃籍自校秘文而訓國胄今又彀名揚稱以水曹郎處焉前年以來凡歷文雅之選三矣然人皆以爾為宜者豈非篤於學敏於行而貞退之道勝邪不與之寵名何以獎夫不汲汲於時者可守尚書水部員外郎散官如故

授宋璟御史大夫制　　唐　蘇頲

黃門三台副職百寮之師紀綱是任莅事惟能國子祭酒上柱國廣平郡開國公東都留守宋璟含純粹之德稟清剛之氣學研精以辨致文體要以經遠吉人之寡敎言有訓君子之慎擇行無違正色而自具陽秋立誠而不從風雨必能靜專動直獻忠納規甞聞沃心之任靡憚犯顏之情使其坐以鎮俗毅然當朝則不能者退不仁者遠王臣蹇蹇懦夫有立俾光天憲式副人瞻可御史大夫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擢尹思貞御史大夫制　　唐　蘇頲

門下國之副相位亞中台自非邦直孰司天憲將作大匠尹思貞賢良方正碩儒耆德剛不護缺清而畏知簡言易從莊色難犯徽先王之體要敷征必陳祈佞臣之怙權拂衣而謝故以事聞海內名動京師鷹隼是擊豺狼自遠必能調理前弊發揮舊章宜承乘卯之榮式允登車之志可御史大夫

授張遊侍御史制　　唐　蘇頲

勅朝議郎行司農寺丞張遊清方自居專直上挽秋風始擊每勵鷹鸇歲寒後凋斯見松柏國儲在於紅粟王憲持於白簡式寄人天之重更聞臺閣之選可行侍御史散官如故

授崔義進侍御史趙光裔鄭祁殿中丞李皎監察等制　唐　薛廷珪

勅崔義進等吾近以風憲之任委諸名卿中外肅然倚其振舉果於掄選能掇菁英且言澄澹秉彝進退由禮句義進之修整也無怠句墻岸山立句時情靄然句光裔之峭直也不黨句英華發外句清勁積中句祁之蘊蓄也無多謝於前修句閑善若驚句覆蕢不止句皎之砥礪也頃自疆於遠槩皆克荷先訓来為闒人俾之整肅周行懲艾風敎觸邪指佞庶有可觀爾當其才朕俞其請各賜厥職愆對天休可依前件

授蕭鄴李元監察御史制　唐　崔嘏

勅御史府居朝廷之中傑出他署益以圭表百吏糾繩四方故選其屬者必在堅明勁峭臨事而不撓不獨取謹厚溫文修整洛度而已爾等皆以詞華升於俊秀從事賢侯之府馳聲諠閭之中籌畫居多操持甚固是宜持此霜簡峻其風標使避馬之謠不獨美於桓典埋輪之志無所愧於張綱勉服寵榮無忘職業可依前件

授蔡法度廷尉制　　沈約

門下民命所懸繫乎三尺止殺除殘實由乎此是以皋陶作士五刑惟明于張迺官世無冤獄且漢代律書出乎小杜吴雄以三世法家係為理職郭恭以律學通明仍業司士爰及晉氏此風未泯叔則元愷竝各名家自玆厥後斯尚漸薄迄至於今損棄殆盡衣冠士子恥復用心州郡姦吏恣其取捨舞文弄法非止一塗朕膺天受命為兆民主每一念此忘寢與食尚書刪定左曹郎中蔡法度少好律書明曉法令世之所廢篤志不怠至於章句踳滯名程疑莫不斟酌厥衷允得其門方欲寄以國刑開示後學文才取士豈有定方自世道澆流浮偽雲起量計多少辯校錙刃若遵往從舊守而勿失豈所以軌儀上世垂風於後宜加褒擢勿繫常階可守廷尉卿主者施行

授馬懷素秘書監制　　唐　蘇頲

黃門廼綣文籍填於外府旁求儒雅掌彼中縄左散騎常侍常山縣開國公仍每日入內侍讀馬懷素有紓向之度擅東南之美貫穿從學博而多能沉贊成章麗而有則自朝趨鎖闥日侍金華事必討論言惟潤色故可以發揮秘奧詳覈異同俾徵茍勗之才吏允潘尼之拜可秘書監餘如故主者施行

授韓愈比部郎中史館修撰制

唐　白居易

勅太學博士韓愈學術精博文力雄健立詞措意有班馬之風求之一時甚不易得加以性方道直介然有守不交勢利自致名望可使執簡列為史官記事書法必無所苟仍遷郎位用示褒升可依前件

授戶部巡官秘書省校書郎楊玢武功縣尉充集賢校理制

唐　錢珝

勅具官楊玢士子由科而進得為館殿吏者俯視華資如拾地芥然而道不益固名不益彰則朝之華資其可俯視而拾之哉玢質秀氣實自立傾強竊其所為誠在於道固名彰之本也今既列書殿仍懷令圖奚患華資不能俯拾可依前件

授于季友羽林軍將軍制　唐元稹

勑具官于季友天子六軍必有材官佽飛趫乘挽強之士在馬箠之以威待之以信分八舍之衆寡均二廣之勞逸不吴不揚不掉不挫皆將軍之令也是以李大亮上直禁中而文皇甘寢則腹心爪牙之任斯不細矣以爾季友特予舊姻念往興懷度才思用榮以服色列於藩垣爾其敬恭無替朕命可守右羽林軍將軍知軍事仍賜紫金魚袋

授嚴綬可太子少傅制　唐白居易

勑東朝保傅歷代尊崇漢擇名儒任先疏廣晉求耆德選在山濤實資六傅之賢用宏三善之道檢校司徒兼太子少保嚴綬文雅成器恭謙致用出領重鎮以帥諸侯入為大僚以長卿士歷踐中外備嘗艱虞殆三十年勤亦至矣況理心以體道知命而安時是謂教誨之人可居調護之任由保遷傅爾其敬之可太子少傅

授太子賓客王𧷤等諸王傅制

唐　薛廷珪

勑具官王𧷤等朕聞王者之子在襁褓中置二公以教訓之由古道也我思庶人以來遭此多難師訓之義箴馬闕聞南面稱尊惟扵寡昧由是言念諸子用疚厥心因擇正人為之傅導今丞相言爾𧷤等竝老扵文學雅有德行明君臣父子之道知禮樂詩書之源可使高步承華入參望苑琢磨羽翼朕有冀焉或授正卿或加峻級宜進優異往傅童蒙邪篤忠力俾登俎豆筵講肆為皆分陰使其知東平為善之規喜王𨗇洞簫之賦永爲代之業同磐石之基斯賴扵老成人也可依前件

授王自勵原王府諮議制

唐　元稹

勑王自勵左右禁旅非材力過人而忠厚謹信者不在壁壘庫樓之地惟爾自勵備吾選中平蔡之師亦有功伐追思含爵之賞擢授曳裾之寮特示新恩且仍舊職可檢校太子賓客兼原王府諮議參軍依前殿中侍御史如故

授狄兼謨兼益王傅鄭東之兼益王府長史制

唐　李德裕

勅古者聖人之教子也皆妙選天下之端士以衛翼之漢代梁王好書則以賈誼經緯之才推明其志淮陽好政則以元成禮讓之節鎮靜其浮前代令猷百代良法况朕建立元子錫之粤區朱邸初開黄髮是寔以兼謨慷慨納説有哀絲正席之忠以東之取捨侯時有貢禹彈冠之操皆行不苟合誠無暗欺歷職有聲舉正無撓舉其素行擢在首僚爾其廣德義之風明孝愛之道俾其嚴於問寢敬不絕馳化與心成中道若性服我休命可不慎歟

授李諒泗州刺史兼團練使當道兵馬留後兼侍御史賜紫金魚袋張愉岳州刺史制

唐　白居易

勅拒淮壓湖之列城曰泗與岳舟車會焉軍戎屯焉是二郡守不易為政先是守領者多會有故幾時罷去長吏數易人必重困宜擇良二千石牧而養之以諒自登城長詑尚書郎中間又再為州牧三宰劇縣皆苦心卹隱煦嫗及物操刃決滯嘉話有聲而愉亦學古入仕甚自修飾河西有政次於諒焉故命愉守岳命諒守泗仍以戎職留事憲簡章綬一加於諒諒其聽之哉異日吾將以重官劇職寘爾爾安得不副吾所急用爾所長吏宜以難理之郡自試耳各依前件

授宋郁廣都尉黄去惑臨安縣尉主簿顔温風

翔文學等制　　唐　李　磎

勑太宗文皇帝論學書骨力喻政化根源朕既達微言則思觀真跡又欲廣書籍之府以正是非存忠烈之家以勵風俗三者皆吾夢想也而宋郁等進獻踰列有以副焉丞簿文學用酬其意可依前件

封姚崇妻鄭國夫人制　　唐　蘇　頲

黄門兵部尚書兼紫微令監修國史上柱國梁國公姚崇妻榮陽郡夫人鄭氏榮河地緒簪組家聲輝相門以才淑冠邦族而婉嫕蘭儀蕙問式備言容習禮聞詩載兼圖史金彝作輔爰開土宇之封石窌承榮宜表珩璜之盛可封鄭國夫人主者施行

内中齊國夫人扶風高陽郡夫人竝封婕妤樂安郡新秦郡廣陵郡太原郡雲安郡五夫人竝加封秦晉楚越燕國夫人制

唐 錢珝

勅朕既建中宮將聽内理法度方形於四德等威宜越於九嬪齊國夫人某氏柔和有稟閑雅自持椒蘭謙薫環珮爭潔近輦見欲辭之色攬衣懷必辭之心用是謙勤保我恩澤重惟漢制遠采周官與名而大國重開錫號而舊章復振勉修懿範俾稱寵休共承陰教之端永輔長秋之盛可依前件

淛西節度使錢鏐燕國夫人吳氏進封晉國夫人制

唐 錢珝

勅齊之辟司徒武力之臣也其妻有禮尚獲錫地於君今師長萬夫提封千里内資淑媛助我勳侯國進大名是惟舊典具官錢鏐妻燕國夫人吳氏肅雍之美箴戒不忘聞雞鳴而致敬事姑諷鵲巢而思齊有德輔成功烈諒屬柔明爰舉寵章載加常等勉承膏澤以耀閨門可依前件

許州節度使王蘊母趙氏進封楚國太夫人制

唐 李磎

勅古之為將言有老母而三戰三北者朕每讀其書而非之夫為將者皆然則何以同在三之義勵士衆之心而逃無勇非孝之譏哉苟如斯亦其母之未賢爾忠武軍節度使王蘊方榮色養既孝而忠委以節旄遂稱名將賈勇而力過投石臨陣而義不聞金得非其母趙氏賢以善訓邪豈特築朱序之城寧陳嬰之族而已嘗錫以郡夫人之號今蘊功業益進爵位益隆宜加大國之封以助南陔之慶可依前件

贈裴度太師制

唐 李德裕

勅堯之舊臣伯益顯庸於舜禹周之元老周公流美於成康永惟其人是屬良相裴度始以謀策除害佐烈祖之中興終以忠貞立朝見累聖之鴻業經緯之志華皓不衰功勲爛然圖史輝焯奸邪所忌兢兢於時暨氛霧既開魚水將協條風孰見其喜溫麥雨皆美其來歸未踐明廷遽嬰沉痼威鳳莫翔於舊沼虛舟長往於夜川徂謝之初朋黨異議贈典不稱人情鬱然屬告類上元煥流大號載懷先正宜有褒崇寵既極於維師思有加於在昔豈必望鄭侯之壟方念茂功過梁道之祠乃思遺美以茲為勸可不務乎

贈故蕃維州城副使悉怛謀制

唐 李德裕

勑兵家之法地有必爭遠則漢氏之得陰山匈奴慟哭近則張愿之城河外朔方底寧乃茲維州寔為險隘有金湯之固居襟帶之衝没為戎疆垂六十載故蕃維州城副使悉怛謀嘗觧辮髮獻其壘垣議臣託以和盟沮其誠款尋令束縛歸戮戎廷彼獲甘心戮無噍類昔常山臨代為全趙之實符河西絕羌斷西戎之右臂秉茲要害用長寇仇至今蜀人言必流涕豈陳湯之專命由臣衛之發忠言念始謀久罹幽枉宜加寵贈用慰貞魂

韓通贈中書令

宋 劉敞

易姓受命王者所以甸至公臨難不茍人臣所以明大節周故天平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韓通定交霸府委質前朝荷戈共歷於艱貞錫壤迭分於戎律朕以三靈睠祐百姓樂推言念元勳方酬異渥蒼黄遇害良用憮然追升浴鳳之池式表潛龍之舊

翰林學士給事中知制誥歐陽修可禮部侍郎端明殿學士吏部侍郎宋祁可尚書左丞禮部郎中知制誥范鎮可吏部郎中刑部郎中知制誥王疇可右司郎中三司度支判官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宋敏求可祠部員外郎並依舊職任　　劉敞

古之為國者法後王爲其近於己制度文物可觀故也唐有天下且三百年明君賢臣相與經營扶持之其盛德顯功美政善謀固已多矣而史官非其人記述失序使興壞成敗之迹晦而不章朕甚恨之故擇廷臣筆削舊書勒成一家具官歐陽修宋祁創立紀紀裁成大體具官范鎮王疇宋敏求網羅遺逸厥協異同凡十有七年大典乃立閎富精覈度越諸子矣眘譽有功朕將據古鑒今以立時治為朕得法其勞不可忘也皆遷秩一等布其書天下使學者咸觀焉

起居舍人直秘閣同修起居注司馬光改天章閣待制　　王安石

揚雄曰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之士也肆秦之士也拘蓋言先王以禮讓為國士之有為有守得伸其志而在上不敢以勢加焉朕率是道以君多士以爾具官司馬光文學行義有稱於時故明試以言使司告命而乃固執辭讓至於八九改序厥職以伸爾志是亦高選往其懋哉

左司諫王陶可皇子伴讀　宋　王安石

自天子至於士未有不待學而成者今朕欲進諸子於學求可與居者而大臣以爾為言爾久在諫垣有聞於世茲惟慎選可不勉哉

參知政事歐陽修曾祖某贈某官　王安石

君子善善之義下及子孫況推而上之至其祖考所以褒美崇寵顧豈可以不稱哉故先王宗廟之制視其爵位之高下以為世數之遠近而本朝追命之禮亦從其子孫名數之卑尊具官歐陽修曾祖潛於邱園躬有善行蓄積之慶施於曾孫為時宗工名重天下圖仕以登於右府褒嘉宜及其前人東宮之孤位已顯矣進秩一品尚其享哉

曾祖母某氏某國太夫人

尊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豈特人主有是心哉推是心以施於人此人主所以與天下同憂樂之意也祿有厚薄故禮有隆殺位有高下故施有遠近古之道也其可忘哉具官歐陽修曾祖母含德在躬作嬪令族積善之慶覃其後昆惟時聞孫實朕良弼登豫政事人無間言其疏大邦之封封以報流澤之施寵雖靈之極尚其享哉

祖

為吾政事之臣所以崇寵之者備矣於是尊大前人

之志亦宜有以稱焉具官歐陽修祖某積行在躬潛而不耀蓄其善慶以賴後昆厥有聞孫為朕良弼典司機要海内所瞻追命之榮至於帝傅登進師位以極寵嘉尚其冥靈膺此休顯

祖母

朕疏郡縣以君諸臣之母欲以稱慈孫孝子之心至於政事之臣則封國及其王母所以望其功者厚矣則慰其心者顧可以薄哉具官歐陽修祖母某氏嬪名家克配君子積善之福覃於其孫左右朕躬豫國政事嘉而有後錫以大邦維靈在幽尚克膺此

父

大臣得爵命其先人至乎公師非古也然禮者人情而已矣當於人情而義足以勸士則何必古之有哉具官歐陽修父某畜其德善不顯於世克生賢佐為朕股肱東宮一品人臣高位追以命汝用嘉有子尚其享此以稱餽祀之盛哉

母

古者子為諸侯大夫而父為士則其祭以諸侯大夫之禮朕以謂得享其禮而位號不稱則不足以盡孝子之心故今有列於朝廷皆得追崇其考妣又況於為吾左右輔弼之臣哉具官歐陽修母嚴稱於天下能教其子為時名臣協於詢謀進斷國論雖祿養不及而饋享有加啟封大邦於禮為稱尚其幽窔知享此榮

朝奉郎蘇軾可守禮部郎中　宋　王震

爾議論文章卓然名世而夫職浸久所學未伸今茲命爾為郎以待不次之選孔子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維爾之才不患無位

殿中侍御史豊稷可右司諫　宋　劉攽

在廷之臣位下而望重者唯諫官而已為其得劘切人主紀綱國體也然非其學足以達道其智足以周務見微而知著擇善而有容亦安能稱其事而宜其官哉以稷自居憲府綽有士譽名不虛傳材實允副移珥筆之權當伏蒲之選讜言正色遲其素守吐剛茹柔毋愧前哲則我為知人爾號稱職矣

太常少卿趙瞻可戶部侍郎　宋　蘇　軾

理財正詞禁民為非曰義先王之論理財也必繼之以正詞名正而言順則財可得而理民可得而正自頃功利之臣言政而不及化言利而不及義中外紛然朕益厭之具官趙瞻明於吏事輔以經術忠義之節白首不衰爰自秩宗擢貳邦計將使四方之人知予以耆老舊德居此官者蓋有盡徹之意焉

鮮于侁可太常少卿　宋　蘇　軾

奉常之職非特以治郊廟之度服器之數而已國有大政事大議論必稽焉昔魯秉周禮齊不敢謀而晏子太師折衝於樽俎之間國之典常君臣之名分上下守之有死不易則國安而民服朕選建卿士付之禮樂意在於此非我老成之人學足以通古才足以御今智足以應變疆足以守官深於經術達於人情其孰宜之詩不云乎彼其之子邦之司直往修厥官無斁朕命

楊繪可知徐州　　宋　蘇軾

士有拙於謀身而巧於治民疎於防患而審於慮國其自為計則過矣而朕何疾焉先帝龍興首擢用爾置之臺諫以直諒聞言雖無功效於今日簡易輕信失之匪人坐廢十年陶然自得詩人所謂豈弟君子者繪庶幾焉彭城大邦吾股肱郡政成民悅朕不汝忘

李承之知青州　　蘇軾

朕東望齊魯之國河岱之間沃野千里生齒億萬商農阜通儒俠雜居可以大度長者服難以細謹法吏治也其官李承之生於甲族世為名臣屢試有勞所見者大肆予命汝尹茲東土昔曹參為齊問治於其師蓋公蓋公曰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汝思其言則予汝嘉

韓維父億贈冀國公　　蘇軾

朕聞仁宗在位之久有同成康得士之盛不減武宣如備藥石以待疾病如種梓漆以備器用凡今中外文武之選率多慶歷嘉祐之人而况一時之老成與聞當年之大政德業傳於父老儀刑見於子孫名在國史像在原廟朕用慨然想見其人具官韓維故父億少稟異材進由直道出為循吏入為名卿福禄終身而人不疵富貴奕世而天不厭寔生三子翼輔兩朝旌旄交馳棨戟五設朕欲貴其家廟而貴已窮於人爵改封大國益著隆名庶使貽陵之老臣永為北土之藩輔

母蒲氏王氏贈秦國太夫人

慎終追遠仁也顯親揚名孝也得志行道澤可以及天下而富貴不能及其親天也雖不能及而追榮之典可以貫幽明寔大之訓可以表後世禮也嗚呼此亦仁之至義之盡矣具官韓維故母蒲氏王氏俟為世望德為女師恭儉以成其夫嚴敬以成其子使朕獲老成之佐以濟艱難之初宜推異恩以報舊德

呂惠卿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　　宋　蘇軾

凶人在位民不奠居司寇失刑士有異論稍正滔天之罪永為垂世之規具官呂惠卿以斗筲之才挾穿窬之智諂事宰輔同升廟堂樂禍而貪功好兵而喜殺以聚斂為仁義以法律為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可蠹國以害民率皆攘臂而稱首先皇帝求賢若不及從善如轉圜始以帝堯之心姑試伯鯀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發其宿姦謫之輔郡尚疑改過畀以重權復陳罔上之言繼有碭山之貶反覆教戒惡心不悛躁輕矯誣德音猶在始與知己共為欺君喜則摩足以相歡怒則反目以相噬連起大獄發其私書黨與交攻幾半天下姦贓狼籍横被江東至其復用之年始倡西戎之隙妄出新意變亂舊章力引狂生之謀馴致永樂之禍興言及此流涕何追迨予踐祚之初首發安邊之詔假我號令成汝詐謀不圖涣汗之文止為狡賊之具迷國不道從古罕聞尚寛兩觀之誅薄

示三危之寰國有常典朕不敢私

李之純戶部侍郎　宋　蘇　軾

保國猶保身藥石不如養氣御民猶御馬鞭箠不如輕車故興利以富民不如省事而民自富廣求以豐國不如節用而國自豐朕嘉與庶工共行此志具官李之純屢試以事號稱循良雖為有司不吝出納宜膺躐等之用庶無虛授之譏服我訓詞以厭公議

謝卿材陝西轉運使　宋　蘇　軾

治邊者不計財惟邊之所用治財者不卹民惟財之爲富此古今之通患也朕以汝才智可倚忠厚可信故以西方之政責成於汝往與帥守者謀之惟適厥中以民爲本

御史中丞劉摯兼侍讀　宋　蘇　軾

孟子有言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一正君而天下定矣朕惟臺諫言責之臣雖知無不言常救之於已失而勸講進讀之士益朝夕納誨故日化而不知合於孟子正君之義非獨有司之事也具官劉摯以道事君非法不言使朕日聞所不聞天下稱之宜因古今書冊之成文取其興壞治忽之要論言之於無事救之於未失使朕立於無過之地豈非汝爭臣之大願乎

劉奉世起居郎孔文仲起居舍人

宋 蘇轍

欲治國家當先得士頃者人物之評發而長育之道微顧瞻周行惻焉興歎或盤桓久次而未用或沉伏下僚而莫知將以責成功折退衝人不素具其何賴焉具官劉奉世家世名臣才穎風發試以治劇煩而益明具官孔文仲進以直言文史足用責之典禮守正不回斯皆一時之俊良多士之領袖方欲寘之侍從益當養其才能左右史官號為要地前後達者皆由此途手刊冊書足以明枉直之效密侍殿陛足以觀進退之詳益勉自修以須不次

范鎮侍讀太一宮使

宋 蘇轍

為國無強於得人用人莫先於求舊朕歷選賢俊至於側微患其德望之未充而典刑之未練含騏驥而不御臨長道而咨嗟人皆病之予何疑者具官范鎮文冠多士有揚雄之遺風任歷三朝守劉向之忠節蚤事仁祖前開社稷之言晚說裕陵復陳堯舜之道自處以義歸不待年身友漁樵已無求於當世名書簡冊恍或疑其古人茲予纘服之初日思講議之益謂白首窮經之樂尚可推以與人而真祠訪道之遊足使退而養志勉徇予意毋留所安

劉摯尚書右丞

宋　蘇轍

漢御史大夫能任其職則為丞相近世中執法議論不撓亦補執政者我仁宗優養正士闊受直言時則有若包拯張昇之流咸以敢言獲聞大政舊俗已遠此風寖衰容悅相承亦棄不用朕追懷先正選建忠賢諤諤之聲庶幾前烈具官劉摯蚤以御史秪事裕陵力陳是非不避權寵十年流落志氣不衰召置臺端首開正論進任中司之要屢開白簡之言風聲凜然國是以定朕欲試其行事之實是用付以右轄之權治忽所関寄任尤重夫以言責人甚易以義持己實難爾其勉之毋使輔政之功不若言事之效

吏部尚書誥

宋　李綱

周建六卿天官掌邦吏之治漢分八座選部考百官之成必資清恪之材克稱高華之選往踐厥服我得其人具官某識度粹美風猷敏邵蘊淵源之碩學富典麗之雄文蚤以明揚薦膺器使居言語侍從之列有献納論思之忠自寓禁林益攄素蘊議論該洽每入告於燕閒號令溫醇有古人之風烈疇其聞望宜有褒陞是用擢由翰墨之司付以權衡之任綜三銓之政冠為六曹之表儀朕方體道以就功循名而責實一官闕則一事廢爾其為官而擇人庶事舉則庶績熙爾其量材而授職振肅綱紀俾胥吏有畏縮之心甄別賢能致寒士無滯淹之歎時為稱職則予汝嘉

户部尚書誥　宋　李綱

洪範八政實先食貨之功周官六卿尤重版圖之任
維國家經費之廣與户口生齒之多典在民曹號為
劇部欲稱高華之選必資精敏之材爰錫贊書以光
茂舉具官某器量宏遠識慮強明學足以通古今之
原知足以周事物之變荐揚膴仕寖歷崇班藹然俊
偉之聲卓爾靖共之操論思忠讜有尊君享上之誠
籌畫疏通有足國愛民之術擢由橐從進長版曹式
資心計之優以總邦財之裕朕方理財以義爾無掊
克以失民心制用適宜爾無削弱以傷國體維察懋
遷有無之理以行闔闢斂散之功取予有方公私俱
足克修厥職時乃之休

禮部尚書誥　宋　李綱

昔舜命伯夷以典禮命夔以典樂教胄子而周官宗
伯之職皆兼掌之朕纂紹丕圖祇適先烈樂在大晟
禮在奉常教養之法在學校而尚書禮部實總其政
令職任清重為六曹最分職率屬尤難其人以爾具
官某直諒多聞溫恭有恪淵源之學足以謀王體典
麗之文足以為國華居言語侍從之班有獻納論思
之益秩宗之任莫如汝宜其自貳卿之聯擢陞八座
之列朕方制禮作樂起太平之彌文尊道崇儒善天
下之風俗爾其往踐厥服慎率乃僚使情文着明足
以格神人之治而教法推廣足以得譽髦之材夙夜
惟寅無替朕命則予一人以懌爾亦永世有辭

兵部尚書誥

宋 李綱

周建六卿司馬掌九伐之法魏分八座尚書有五兵之曹維是夏官實總軍政克稱高華之選必資俊偉之臣具官某器量恢宏性資莊重學博而守之以約材全而用無不宜蚤被眷知寖階華近献納勵匪躬之節靖共懷難退之風其由從橐之聯往陟本兵之地蔽自朕志謀於師言朕方除戎器以戒不虞纘武功以討有罪以號令之嚴統制諸將以符璽之信更戍重兵實爾推行副予注倚修車馬備器械以奮振於軍容平邦國統六師以折衝於外侮時汝之職其往欽哉

刑部尚書誥

宋 李綱

舜命皋陶以五刑而作士周建司寇掌三典以佐王必資膚敏之臣以稱教中之任歷選在位吾得其人具官某莊重而裕和簡嚴而博達掌貫古今之要知周事物之幾蚤被簡求薦揚膴仕出受藩宣師帥之寄政事惟醇入居言語侍從之班聲華彌邵有剛明之才足以詰奸慝有仁厚之德足以矜無辜維其威怒之並行宜副欽卹之美意是用擢由橐從進長憲曹以承璽制之祥刑以讞攸司之疑獄朕方推好生之德致囹圄之屢空明約法之章若江河之難犯辟以止辟刑期無刑爾其慎率乃僚祗若予訓不出輕而入重以公滅私不剛吐而茹柔惟明克允俾四方之風動使天下無冤民則予汝嘉時為稱職

工部尚書誥　　宋 李綱

朕惟周建六卿冬官實掌邦事飭材辯器度土居民凡百工之職悉總之今工部其任也能稱厥職實難其人具官某資識開明器量宏遠淵源之學足以知治體膚敏之才足以起事功蚤被眷知晨階華近居言語侍從之列有獻納論思之忠恬然靖共休有譽處其自貳卿之秩登進八座之聯分職事官率屬起部若保定辭無廢舊章稽功勤名厥有成憲昔帝舜疇若予工而垂之竹矢為後世所寶漢宣綜核名實而百工技巧咸精其能往盡厥心無俾專美則朕以懌汝亦有辭

蘇軾孫從事郎符改宣教郎誥　　宋 汪藻

論世者豈惟喬木懷人者猶及甘棠偉哉千載之英槩吾五朝之望朕不及見有孫而才宜加改秩之榮用示好賢之意昔賈生明王道漢録賈嘉之能魏公進忠規唐表魏謩之烈人門兼用今古所同其振爾之家聲以待予之器使

吳琳吏部尚書誥

明　王禕

惟古帝王之治天下在於得人才然人才實由於詮選朕所於吏部之職必擇器識公明者居之具官吳琳學術既醇踐歷尤正其來事朕由博士歷僉憲司克振風紀及貳鹺臺國課以辦俾居記注獻納為多茲用陞長天官以掌衡之重爾其量材而授官計功而考能使賢愚有別而黜陟合宜庶稱朕為官擇人之意可

中書右丞相徐達兼太子太傅封信國公誥

明　朱升

命將出師立興王之大業建邦啟土資佐運之功臣仗斧鉞而成顯功秉鈞衡而宅右揆才為異等賞亦非常手告朝廷誕宣綸綍中書左丞相徐達剛資英傑達量深雄巖巖山岳之崇矯矯虎貔之猛從予起兵於濠上先存捧日之心逮茲定鼎於江南遂作擎天之柱氣冠萬人而無敵拔幟摧城威行四境以推恩撫民安堵牙旗指顧淮海風清雷鼓鉦鐃湖湘率服西連巴蜀東際溟洋有征則總水陸之軍戎所向則收郡邑之圖籍剗平二強國古之名將何以加辛勤十餘年吾之封疆由此定奏蘇湖之捷俘臣主而歸允謂元勲宜膺上爵尊榮相府仍加開國之褒輔導儲宮尤重兼官之選於戲太公韜畧當強一統之規鄧禹功名特列諸侯之表用頒寵數尚克欽承可授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兼太子少傅封信國公

太史令劉基誥　明　朱升

帝王膺歷數於天順時令以頒政教建官擇人宜莫先焉昔在唐帝乃命羲和三代太史之職察天文紀時政占候紀載同出一官推天合人古之道也當斯之任者實在通儒劉基學貫天人資兼文武少壯之年策名科甲擾攘之際控馭一方遠從朕游首陳遠畧為邦之本末用武之先後爾能言之朕能審而用之式克至於今日諸所建明一存成效太史之事益所優焉是用因其舊官錫以新命爾其用協五紀允釐百工昜奢德納嘉猷以副欽天圖治之心則予以懌

朱升除翰林侍讀學士誥　明　陶安

朕聞洙泗集群聖之大成新安為文公之闕里先後相望斯文盛昌況新安之有人與前賢而同氏允為博古通今之士耆年碩望之英是宜備顧問於內庭叅密命於翰苑惟茲華要用寵師儒朱升趍蹌禮法之場超卓傳註之表群經獨得其趣諸子莫遁其情網羅百家馳騁千古自其潛心積累至於皓首蒼顏用功勤矣朕開基以來歲每徵聘箋箋束帛為於式於國中青青子衿來英才於館下議禮作樂郊廟所資修己及人國家所尚擢登玉署侍講彤闈鳳池象掌於絲綸麟史仍叅於筆削則天地交泰有資賛翊之功雲漢昭回共致文明之治可授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宜令朱升准此

贈太常寺卿原任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誥命

明　倪元璐

制曰夫光岳凝翕是生忠義之臣天地晦蒙彌表艱貞之節故劉陶殞身北寺楊震殉烈西亭並以禍極一時聲流千載爾具官某其生有自視死如歸原其至清絶塵大剛制物可以貪繩蟬蚓內視虎狼故累百知一鶚之可尊嫉邪如神羊之必觸爰自輶軒之使陟於瑣闥之班洊歷清垣旋臻天掖銳心平治極論興衰節足相宜變雖坐剔時謂司隸陽球之既陟此輩安容假使銅疑伯華而無使天下其定而會以相分公慍當蔡京童貫之時士元君宗閔竇武陳蕃之禍惟爾憤雎逾峻尤為增激所先貝錦一成羅罟遂及詔求鉤黨獄署同文膺滂碎首於黃門喬園暴尸於城北三光黯沒海水羣飛當此之時亦云極矣今者世反大隆天宇重晶朕是用章闡幽忠崇數顯秩震雷一夕已踣元祐之碑解澤重泉大表比干之墓特追贈爾為某官錫之誥命以爾臣忠章為子孝洄濂之義生死同揆彌奇卞壺𠊱章鮑昱嗚呼位於其尾識歸天傳說之星炳彼丹青寶入地萇宏之血

贈太常寺卿原任吏部文選司員外郎周順昌

誥命　　倪元璐

制曰夫孤情之所獨抗得死而成正氣之所不徂造生猶永所以砥平娛俗轉快志於懷沙莫宏須身遂飛華於化碧資其扶世寵以教忠爾具官某希聖得清擇節取告伍蓋絳灌哭是賈生之才兒命融修罵亦稱衡之氣當其出為從事入典銓衡並以晶心章其茂節會富龍元馴致蟲拚時則指鹿之懸浮於望夷出聶之威拯於北寺來用羅吉猶網四張喬固膺滂梏鈦相結楚原盪岳不可適覩固有濯禍之夫閉門而拒夸脛知幾之士棄室以凝衰閔而爾獨持虎執優氷湯席鑊班荊悲咽尊酒豪攄俠抗左儒義依鄒浩忍捐愛息以徇畢孚本有荊軻湛族之心不止郞成分宅之德於是飛章告密檻車下徵而衆乃成城吳哉為沼至於焚香進食以禮御因飛變投竿而殺詔使魚驚獸亂釜沸波翻詎止廣漢被收吏民守闕鮑宣下獄生徒聚幡而已哉然而磯激難平虎騎不下卒不得脫以羅於凶而爾對簿不屈絕命彌雄雖復漢尉銜須唐臣嚼齒未有竝其慷慨儷此從容者矣今揆軸既旋哀鉞並設碑碚元祐大升公正之羣墓顯湯陰恍見孤忠之氣用特贈爾為某官錫之誥命國家謹嚴近寺培養人才而在旁之奸烈於二正歲寒之節見彼前賢要以道極一時義敫天下明與以來一人而已嗚呼學聖人之中寧存狂狷賭忠臣之報彌愧奸回

歷代王言七

批答
御札
祭告文
諭祭文
玉牒文
鐵券文
制策問
國書
誓
令
教

批答

文體明辨云按吳訥云批答者天子采臣下章疏之意而答之也古者君臣都俞吁咈皆口陳面命之辭後世乃有書疏而答之者遂用制辭若漢人答報璽書是已至唐始有批答之名以謂天子手批而答之也其後學士入院試制詔批答共三篇則求代言之人而辭華漸繁矣

批答劉洎　　唐太宗

洎上書諫太宗詰難臣寮上言故答之

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至煩多輕物驕人恐由玆道形神心氣非此爲勞今聞讜言虛懷以改

批宰相賀故王承宗表　　唐　白居易

省表具知先臣武俊功不可忘後嗣承宗過而能改朕所以捨其罪悔議以勳親垂宥善之恩尚宜及爾十代引泣辜之責誠合在予一人與其黷武而取威不若匿瑕而務德卿等重居台輔密贊謀猷發於忠誠有此稱賀省閱章表嘉歎久之

賜除宰臣文彦博讓恩命批答　歐陽修

省表具之朕躬儉約以先人而生民未足憂勤以勵政而百職多隳豈布德之不明抑任人之弗至是以齋居正慮先志後占鑒屡易以為煩念難知之可慎永惟商周之所記至以夢卜而求賢孰若用縉紳之公言從中外之人望卿以舊哲比嘗相予惟宇量能寛以服人惟純誠故久而益信勳德兼著可以重朝廷忠信不回可以臨大事夫謀於其始而既審則果於必用而不疑汝其欽哉朕命無易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新除宰臣富弼讓恩命不允批答　歐陽修

卿有憂國愛君之心而忠以忘其已有經邦濟時之學而用未究其能夫畜久而積厚則施之不窮慮深而計熟則謀無不獲兹朕所以虛心仄席有望於卿也矧卿正直不回庸邪素忌小人所異君子所同是以在外十年而左右之譽不及履躬一德而搢紳之望愈隆朕內決於心外詢于衆敢謂有得卿其何辭

賜太師文彥博上第一表乞致仕不允批答

宋　蘇　軾

省表具之卿之求去葢數矣言不為不切而朕終莫之從朕之留卿亦至矣禮不為不盡而卿終莫之亮君臣之際情不相喻朕甚疑之夫樂邱園而厭軒冕亦古人之一節而非聖賢之高致尊耆老以重朝廷葢天下之大計而非沖人之私欲與其使朕屈公議以從卿曷若卿少貶其私意以徇天下乎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允批答

蘇　軾

卿出入四世師表萬民無羨於功名而有厭於富貴其所以忘身徇國捨逸就勞者豈有求而然哉凡以先帝之恩生民之欲也卿之在朝如玉在山如珠在淵光景不陳而草木自遂去就之際損益非輕昔西伯善養老而太公自致魯穆公無人子思之側而長者去之卿自為謀則善矣獨不爲朝廷惜乎藥餌有間時遊廟堂家居之樂何以異此

再賜太師文彦博乞致仕不允批答

蘇軾

朕修身以承六聖虛己以聽四輔而法度未定陰陽未和民未樂生吏未稱職中夜以思方食而歎雖不敢以事諉元老實望其以身率百官卿猶未即於安孰敢不盡其力此聖母沖人之本意而天下有識之所望也昔唐太宗以干戈之事尚能起李靖於既老而穆宗文宗以燕安之際不能用裴度於未病治亂之效於斯可見朕意如此卿其少安

賜司空呂公著免恩命不允批答

蘇軾

夫國以得人爲疆如猛獸之衛藜藿以積賢爲實如珠玉之茂山川湛然無爲物自蒙利故崔公發議則淄青慙服知朝廷之有人蜀使抗詞則孫權回顧歎張昭之不在得失之效豈可同日而語哉朕之用卿意實在此國計之重可無復詞

御札

文體明辨云按字書札小簡也天子之札稱御札尊之也古無此體至宋而後有之其文出於詞臣之手而體亦不同大抵多用儷語蓋勅之變體也

熙寧元年南郊御札　宋　王珪

有天下者莫重上神之報為人子者莫嚴宗廟之承率躬三歲之祠常候一陽之應紬纂先聖光施冲人載循禋類之期適在諒陰之際大曜不能備飭儀物奉將粢盛於是剌六經之文傳博士之議皆以謂喪有以權而順變祭無以卑而廢尊矧稽參西漢之彝沿用景德之制顧予涼菲賴帝況臨遂卜天正之辰往修郊見之禮方且進祈茂祉以大芘黎元昭格至精以終圖熙事庶幾能饗其敢憚勤朕以今年十一月十八日有事於南郊咨爾攸司各揚厥職諸道州府不得以進奉為名輒行科率其百司除事神之物並宜一切仍舊外餘應干供奉所須務令純約以稱朕不忘孝思之哀

祭告文

告天地羣神

漢光武

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眷顧降命屬秀黎元為人父母秀不敢當羣下百辟不謀同辭咸曰王莽簒位秀發憤興兵破王尋王邑於昆陽誅王郎銅馬於河北平定天下海內蒙恩上當天地之心下為元元所歸讖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脩德為天子秀猶固辭至於再至於羣下僉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

祭告天地神祇文　漢昭烈

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皇帝備敢用元牡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漢有天下歷數無疆曩者王莽篡盜光武皇帝震怒致誅社稷復存今曹操阻兵安忍戮殺主后滔天泯夏罔顧天顯操子丕載其凶逆竊居神器羣臣將士以為社稷墮廢備宜修之嗣武二祖恭行天罰備雖否德懼忝帝位詢於庶民外及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業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無主率土式望在備一人備畏天明命又懼漢邦將湮于地謹擇元日與百寮登壇受皇帝璽綬修燔瘞告類于天神惟神饗祚於漢家永綏四海

唐高祖神堯皇帝受禪告南郊文

維有隋義寧二年五月乙巳朔二十日甲子皇帝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伏以生人以來樹之司牧眷命所屬謂之大寶歷數弗在罔或偷安故舜禹至公揖讓而興虞夏湯武兼濟干戈以定殷周事乃殊途功成一致後之創業咸取則焉臣恭承家慶世祿降及曰祖曰考累功累德賜履參墟建侯唐社地居戚里門號公宮丕緒隆基足為榮矣但有隋喪德屬釁大業餞饉師旅民胥怨咨謫見咎徵昭于元鑒備聞卑聽所不忍言臣恭守晉陽馳心魏闕被首濡足拯溺救焚大舉義兵式寧區宇微要荒之辮髮輯兆庶之離心誓以捐軀救茲人命指陳喪亂則之乂安有功繼世無希九五惟身與子竭誠盡力率先鋒鏑誓以無貳載蒙宏誘克濟艱難電掃風驅廓清大邑傳檄而定岷峨拱手而平關隴西戎即敘東夷底定非啓非賛孰能茲速尊位世嫡翊奉宗隋戮力輔政無虧臣節值鼎祚云革天祿告移謳歌獄訟聿來唐邸人符神瑞輻湊徼躬遠近宅心華夷請命少帝知期

運已去天命有適遜位而禪若隋之初讓德不嗣羣
臣逼請今六宗之祀七政未齊罪有所歸恐當天譴
請因吉日設壇告類祇畏上帝惠兹下民翼子謀孫
罔敢衍德則小則大無惑無違對越鴻休伏深兢懼
謹遣太尉某用薦告之禮瑞冊蒼璧香萁明粢嘉蔬
禋祀于皇皇后帝明靈降享仍改義寧二年為武德
元年大赦天下

唐元宗明皇帝受禪告南郊文
皇帝臣某敢以元牡昭告于皇皇上帝上皇厭理萬
機凝情太古釋兹重負與道優游宇宙不可以無君
宗社不可以無主忝惟歷數猥當虛薄懼忝帝位固
辭不免遂膺大禮以馭下人敬擇元日告類上帝惟
神敷祐四海永綏天極

生擒西蕃鬼章奏告永裕陵祝文

宋　蘇　軾

大猾獲禽必有指縱之自豐年高廩孰知耘耔之勞惟彼西戎古稱右臂自嘉祐末木征擾邊　至熙寧中董氊方命於赫聖考恭行天誅非貪尺寸之疆益為民除姦賊遂建長久之策不以賊遺子孫而西蕃大首領鬼章首犯南川北連拓拔申命諸將擇利而行旋聞偏師無往不尅吏士用命爭酬未報之恩聖靈在天難逃不漏之網已於八月戊戌生擒鬼章頡利成擒初無渭水之恥郅支授首聊報谷吉之冤謹當推本聖心益修戎略務在服近而來遠期於偃革以息民仰冀威神曲垂昭鑒

諭祭文

文體明辯云按諭祭文者天子遣使下祭之詞也或施諸宗室妃嬪以明親親或施諸勳臣大臣以明賢賢而示君臣始終之義自古及今皆用之蓋王言之一體也

祭薛濬文

隋文帝

皇帝咨故考功侍郎薛濬於戲維爾摻履貞和器業詳敏允膺列宿勤謇克彰及遘私艱奄從毀滅嘉爾誠孝感於朕懷奠酹有加抑維朝典故遣使人指申往命䰟而有靈歆兹榮渥嗚呼哀哉

玉牒文

唐元宗明皇帝封泰山玉牒文

有啓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天啓李氏運興上德高祖太宗受命立極高宗升中六合殷盛中宗紹復繼體不定上帝眷祐錫臣忠武底綏内難推戴聖父恭承大寶十有三年欽若天意四海宴然封祀岱嶽謝成于天子孫百祿蒼生受福

封祀玉牒文　宋真宗

維大中祥符元年歲次戊申十月戊子朔二十四日辛亥有宋嗣天子臣敢昭告于昊天上帝啓運大同惟宋受命太祖開階功成治定太宗膺圖重熙累盛粤以沖人丕承列聖寅恭奉天憂勞聽政一紀于兹四隩來暨元貺殊尤禎符章示儲慶發祥清淨可致時和年豐羣生咸遂爰荷顧懷敢忘繼志僉議大封聿伸昭事躬陟喬嶽對越上元率禮祇肅備物吉蠲以仁守位以孝奉先祈福逮下侑神昭德惠綏黎元懋建皇極天祿無疆靈休允迪萬乘其昌永保純錫

鐵券文

文體明辯云按字書云券約也契也劉熙云綣也相約束繾綣以爲限也史稱漢高帝定天下大封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金匱石室藏之宗廟其誓詞曰使黄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後世因此遂有鐵券文焉

唐德宗神武皇帝賜李納田悦王武俊鐵券文

唐　陸　贄

維興元元年歲次甲子正月癸酉朔二日甲戌皇帝咨爾具官禁嗚呼君者所以撫人失於所撫則叛下者所以奉上乖於所奉則刑各當其理德用不擾各違其分亂於是生朕德薄化淺昧於君道罔知省已姑務責人是以徵師徂征連歲靡息惟爾以誠志之不達反仄于厥衷沮衆興戎結釁拒守豈非上失其所撫而下失於所奉歟離其室家陷於困窮死於戰陣老病失養孤嫠靡依怨結蒼旻感傷和氣朕爲人父母得不愧於心哉晨興以思夕惕以悼曩自嗣位迄今六年夭將悔禍朕方覺悟爾亦知之衆心厭亂思以保安叶於朕懷若膺符契非天地合德人神合謀將茂育羣生則何以臻此朕是用上順天意俯從人心滌爾疵瑕復爾爵位經然靡阻君臣如初功載鼎彝名藏玉府子孫代代爲國勳臣河山帶礪傳祚死絕朕方布大信承天子人若食其言何以享國於戲其祇若明命用保無疆之休

制策問

問賢良文學策　漢文帝

十五年九月

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内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其聰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楙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并建豪英以為官師為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賴天之靈宗社之福方内以安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子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萬民之休利著之于篇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之興自朕躬

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嗚呼戒之二三大夫其帥志毋怠（按鼂錯傳有司舉賢良文學士錯在選中上親策詔之云云文帝所問者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也觀錯之對有曰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為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為之取人以己內恕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彊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如流水終篇之中獨此為正論若所謂五帝神聖其臣莫及故自親事五伯不及其臣故任之以事則皆邪說也至稱文帝大功數十則皆諛辭也帝以直言極諫求而錯以邪說諛辭對吁可罪哉）

問賢良策　　漢武帝

元光元年五月

朕聞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燭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錯不用德及鳥獸教通四海海內肅昚（東夷也今肥妻地是）北發渠搜（北方有渠搜縣言北方可徵發渠搜而役屬之）即氐羌徠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蝕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嗚呼何施而臻此與今朕獲奉宗廟夙興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淵水未知所濟猗與偉與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業休德上參堯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遠德此子大夫之所睹聞也賢良明於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咸以書對著之于篇朕親覽焉（按本紀云云於是董仲舒公孫宏等出焉以考之傳則皆不然仲舒所對在建元初與公孫宏不同時蓋史誤也）

二

漢武帝

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遑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雋郡國諸侯選賢良修潔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褎然為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鐘鼓筦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誖謬而失其統與凡所為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清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修何飾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祐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羣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別其條勿猥勿并取之於術慎其所出廼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于執事書之不泄興自朕躬毋悼後害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按仲舒傳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制曰云云即此篇也曰即位則知其為建元初矣本傳仲舒既對天子覽而異焉乃復冊之云云

三　漢武帝

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于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元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瑑又云非文亡以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丕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耗矣哀哉嗚呼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籍田以為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竭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今而難行毋乃牽於文繫而不得騁與將所由異術所聞殊方與各悉對著于篇毋諱有司明其指略切磋

究之以稱朕意

按本傳仲舒對云云天子復冊之

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乎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乎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熟之復之詩不云乎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按仲舒對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又云自武帝嗣位魏其武安侯為相今隆儒矣乃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而武紀建元元年罷申商議秦之言嬰蚡之相正在此時益知非元光也

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和五穀登六畜蕃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麟鳳在郊藪龜龍游於沼河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北發渠搜南撫交阯舟車所至人迹所及跂行喙息咸得其宜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子大夫修先聖之術明君臣之義講論洽聞有聲乎當世敢問子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禹湯水旱厥咎何由仁義禮智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業物鬼變化天命之符廢興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議詳具其對著之于篇朕將親覽焉靡有所隱按宏對策非有卓偉切至之論至曰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遠近情偽必見於上謂之術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宏於仁義禮智皆指用以為體既不足以明義理之源而智之一字則直以術言之其為人主心術之害尤大且四者即道也而曰道之用不知何者復為道之體乎至論湯旱以為桀之餘烈成湯以旱而自責宏乃歸之於桀使人主不畏天威不知已過宏實啓之蓋武帝即位之初宏以賢良徵為博士使匈奴不合意免歸及其再對以諛辭求合時對者百餘人

太常奏宏第居下天子擢為第一召見拜博士復上疏以周公自許工巽其言後遂以阿意從諛取宰相為當世識者所譏其心術之微已見於始進之日矣宏之策不得與此編故論其大槩云

以上皆問賢良策凡六首

國書

賜尉佗書

漢文帝

南粵王趙佗真定人也秦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行南海尉事秦滅佗擊幷桂林象郡自立為南粵王高帝已定天下為中國勞苦故釋佗不誅十一年遣陸賈立佗為南越王與剖符通使使和輯南粵毋為南邊害與長沙接境高后時有司請禁粵關市鐵器佗曰此必長沙王計欲倚中國擊滅南海幷王之自為功也於是佗乃自尊號為南武帝發兵攻長沙邊敗數縣焉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竈擊之會暑濕士卒大疫兵不能度嶺歲餘高后崩即罷兵佗因此以兵威財物賂遺閩粵西甌駱役屬焉東西萬餘里迺乘黃屋左纛與中國侔文帝元年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即位意迺為佗親冢在真定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詔丞相平舉可使粵者平言陸賈先帝時使粵上召賈為太中大夫賜佗書云云

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思朕高皇帝側室之子弃外奉北藩于代（愚謂即此一語便可感動蠻夷）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弃羣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誖暴乎治諸呂為變故亂法不能獨制迺取他姓子為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冢（按二事各從其半蓋威悳兼盡之道也）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得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富服嶺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弃前患（彼此共弃故曰分）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為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以錦裝衣曰褚上中下願者錦多少輕重之差也）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陸賈至南粵王恐乃頓首請願奉明詔長為藩臣奉貢職）

遺匈奴書　漢文帝

（文帝三年夏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為寇詔遣丞相灌嬰以將擊右賢王右賢走出塞其明年單于遺漢書願寢兵休士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云云前六年遺匈奴云云）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按此冒頓單于也）使係虖淺遺朕書云願寢兵休士除前事復約以安邊民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事已在赦前勿深誅單於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并國有功甚苦兵事服（言天子所服也）自繡袷綺衣（袷者衣無絮也繡袷綺衣以繡為表綺為裏也）長襦錦袍各一比疏一（辮髮之飾）黃金飭具帶一黃金犀毗一（胡帶之鉤也）繡十匹錦二十匹赤綈綠繒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按此書先責匈奴違約次諭以事在赦前勿深誅又云單于若能明告諸吏無負約然後可和使單于所言誠即固不逆其善意使所言偽耶亦不墮其詐謀抑揚開闔皆有法焉至遺之以物又以其自將苦兵為辭非畏而賂之也即此一書可見文帝御夷狄之道矣）

遺匈奴書　漢文帝

（冒頓死子稽粥立號老上單于歲入邊殺掠人民漢患之使使遺單于書單于亦使使報謝孝文後二年使遺匈奴書云云）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渠彫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當戶且渠者一人為二官彫渠難者其姓名）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妻主相安俱無暴虐今聞渫惡民貪降（渫惡民謂抑惡不正之民今按顏氏作趨字句絕愚謂降字句絕）其趨背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歡然其事已在前矣（亦猶前書事在赦前之意）書云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翕然更始朕甚嘉之聖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秫蘗金帛綿絮它物歲有數（歲予以物始此然亦以地寒為辭）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獨朕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昆弟之驩

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也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謂漢人逃入匈奴者）單于毋言章尼等（皆匈奴降漢者）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史匈奴大單于遺朕書和親已定亡人不以益衆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令約者殺之按此書皆大哉王者之言非後世所及也以上皆賜虜狄書凡三首）

使車騎將軍諭單于

漢元帝

竟寧元年

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所以為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為寇害故明法度以專衆心敬諭單于之意朕無疑焉為單于恠其不罷故使大司馬車騎將軍嘉曉單于（單于謝曰愚不知大計天子幸使大臣告語甚厚其事詳見後侯應議中）

右兩漢詔冊凡一百首（按文中子曰漢之詔冊則幾乎典誥矣又曰五帝之典三王之誥兩漢之制粲然可見矣又曰制其盡美於三卿人乎文中子之論如此而朱文公乃非之曰三代之訓誥誓命皆根源學問敷陳義理粲然可為後世法秦漢以下詔令何所發明惟高帝之詔差愈然已不純如曰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豈所以待天下士耶愚謂以二帝三王律之則誠如文公之說自後世言之則兩漢詔令猶有惻怛憂民之實意而辭氣藹然深厚爾雅蓋有古之風烈故去其可去者而錄其可錄者厘為四條以為代言之法自漢及唐惟興元赦令能興起人心以其詞尚偶儷故不入正宗而附于此）

草優答北單于書　漢　班彪

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祖舊約欲修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議甚高爲單于嘉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邪支自相讎隙並蒙孝宣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邪支忿戾自絕皇澤而呼韓附親忠孝彌著及漢滅邪支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携衆南向款塞歸命自以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歸掃北庭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又以北單于比年貢獻欲修和親故拒而未許將以成忠孝之義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爲臣妾殊俗百蠻義無親踈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罰善惡之効呼韓邪支是也今單于欲修和親欵誠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連兵亂國内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獻馬裘今齎雜繒五百匹弓鞬韇丸一矢四發遣遺單于又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雜繒各四百匹斬馬劍各一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竽瑟空篌皆敗願復裁賜念單于國尚未安方厲武節以戰攻爲務竽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劍故未以齎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便宜所欲遣驛以聞

奉宣撰回鶻書　唐　李德裕

朕想可汗公主以久修鄰好累降嘉姻望我國家如歸親戚朕每宏容納之意固無纖芥之嫌但以將相大臣累陳公議以可汗代居絶漠臨長諸蕃名聲既雄部伍甚衆今逗留塞上逼近邊城百姓不安人心疑惑耕種盡廢士馬疲勞朕二年以來保護可汗一國內阻公卿之議外遏將帥之言朕于可汗心亦至矣可汗亦須深見事體早務歸還所求種糧及安存摩尼尋勘退渾黨項劫掠等事並當應接處置必遣得宜惟是擬借一城自古以來未有此事天地以沙漠山河限隔南北想蕃中故老亦合備知只如長安東有潼關西有散關南有藍田關北有蒲關今四海一家天子所都猶有限隔況蕃漢殊壤豈可通同且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朕守祖宗成業常懷兢畏豈敢上違天地之限中隳祖宗之法每欲發一號施一令皆告于宗廟不敢自專所借一城理絶言議想可汗便須息意勿更披陳其餘令楊觀專往視喻朕意

奉宣撰賜太和公主敕書　唐　李德裕

敕姑遠嫁絶域二十餘年跋履險難備罹辛苦朕每念如此良用惘然恭惟太皇太后春色已高慈愛深厚比者望姑朝謁再叙悲歡倏已歲暮寂無音耗想姑見舊國之城邑能不銷魂望漢將之旌麾必當流涕今朔風既至霰雪已零絶國蕭條固難久處旃墻罽幕何以禦冬肉飯酪漿且非適口朕撫臨萬寓子育羣生一物未安終食三歎況姑累年漂泊何日忘懷想姑高明必是懸鑒姑承宗廟之餘慶為王室之懿親先朝割愛降婚義寧家國謂回鶻必能禦侮安靜塞垣使邊人子孫不見兵革射獵者不敢西向畏軒轅之臺今回鶻所為甚不循理蕃渾是朕之人百姓牛羊亦國家所有因依漢地遂致蕃孳回鶻託以私讎恣為侵掠每馬首南向姑得不畏高祖太宗之威靈欲侵擾邊疆姑得不思太皇太后之慈愛為其國母足得指揮若回鶻敢不稟命則是棄絶姻好今日以後不得以姑為詞若恃我為親稟姑教令則須便自戢斂以繼舊歡想姑以朕此書喻彼將相令其

知分更不徇非塞外祈寒且無絲纊朕每御裘服則思彼未授衣豈可因回鶻譸張遂忘親愛今寄冬衣若干且如別録

勑吐蕃賛普書 三

唐 張九齡

皇帝問賛普自與彼蕃連姻亦已數代又與賛普給約于今五年人使往来未嘗有間朕與兩國通好百姓獲安子孫以來坐受其福疆埸之事行且無憂此雖境上有兵固是存而不用况彼邊事與此何殊近得來章又論蠻中地界所有本末前書具言賛普不體朕懷乃更傍引遠事若論蠻不屬漢豈復定屬吐蕃即彼不得所即叛來此不得所即背去如此常事何乃固執復於國家何有朕豈利之至如彼州鐵柱州圖地記是唐九徵所記之地誠有故事朕豈妄言所修城壁亦依故地若不復舊何謂通和蠻中抄掠彼入勘問亦有此事緣其初附法令未行亦有姚巂邊人姦險求利或入蠻同盜亦不可知既與賛普同親朕又君臨大國正欲混同六合豈復侵取一隅舟三已論何乃不信顧慙薄德良用咨嗟且如小勃律國歸朝即是國家百姓前遣彼侵伐乃是違約之萌朕以結信既深不顧其小中間遣使曾不形言賛普何獨相尤而不思己惡之事所存既大當共成之近

闕莽布支西行復有何故若與突騎施相合謀我磧西未必有成何須同惡若爾者欲先為惡乃以南蠻為詞今料此情亦已有備近令勒兵數萬繼赴安西儻有所傷慎勿為怪也朕心無所負事欲論平但國家之所守者信鬼神之所助者順未有背道求福違約能昌何況兵衆不可當而又天道所不假以此求濟不亦難乎遠道所傳多應不實亦言贊普不合異圖故令人審度看定何緣也待潘息回日更具委曲今附少物具如別數為路遠不得多附春首尚寒贊普及公主已如宜也平章事及首領已下竝平安好今使內常侍竇元禮遣書指不多及

誓

文體明辯云按誓者誓衆之詞也蔡沈云戒也軍旅曰誓古有誓之詞如書稱禹征有苗誓於師以及甘誓湯誓泰誓牧誓費誓是也又有誓告群臣之詞如書秦誓是也後世俱不多見又約信亦稱誓則別附於盟焉

移京西戎兵備關東誓文　唐德宗

德宗即位嚴察神斷盜不自安汴州奏以城隘狹增築城郭李正己聞之移兵萬人屯於曹州田悅亦加兵河上河南大擾羽書警急乃詔移京南戎兵萬二千人以備關東帝御望春樓親誓師以遣之

嗚呼東鄙之警事非獲已惟爾將校羣士各以忠節勤於王家南赴蜀門西定涇壘甲胄不解瘡痍未平今載用爾分鎮於周鄭之郊敬聽明命夫王者之師有征無戰稽諸理道用鎮邦國宜勵乃戈甲保固城池以德和人以義制事將備其侵軼不用越境攻取戢而後動可謂正矣今外夷來庭方春生植品物資始農桑是時俾爾將士暴露中野我心痛悼鬱如焚灼嗟爾有衆其悉予懷

令

文體明辨云按劉良云令即命也七國之時並稱曰令秦法皇后太子稱令至漢王有赦天下令淮南王有謝羣公令則諸侯王皆得稱令矣意其文與制誥無大異特避天子而别其名耳

赦天下令　　漢高祖

五年時方平項籍未即位故不言詔

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與音相于與之與）今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殊死已下（按祠祭詔及今此令才數語而事理曲盡存之以見漢詔簡嚴之體云）

求賢令　　魏曹操

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曷嘗不得賢人君子與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賢也曾不出閭巷豈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於渭濱者乎又得無有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維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與劉孝儀令　簡文帝

賢從中庶奄至殞逝痛可言乎其孝友淳深立身貞固內含玉潤外表瀾清美譽嘉聲流於士友言行相符始終如一文史該富琬琰為心辭章博贍元黃成采既以鳴謙表性又以難進自居未嘗造請公卿締交榮利是以新沓莫之舉杜武弗之知自阮放之官野王之職栖遲門下已踰五載同僚已陟後進多升而怡然清靜不以少多為念確爾之志亦何易得西河觀寶東江獨步書籍所載必不是過吾昔在漢南連翩書記及忝朱方從容坐首良辰美景清風月夜鷁舟乍動朱鷺徐鳴未嘗一日而不追隨一時而不會遇酒闌耳熱言志賦詩校覈忠賢榷揚文史益者三友此實其人及宏道下邑未申善政而能使民結去思野多馴雉此亦威鳳一羽足以驗其五德比在春坊載獲申晤博望無通賓之務司成多節文之科所賴故人時相媒偶而此子溘然實可嗟痛惟與善人此為虛說天之報施豈若此乎想卿痛悼之誠亦當何已往矣柰何投筆惻愴吾昨欲為志銘并為撰集吾之劣薄其生也不能揄揚吹歔使得騁其才用今者為銘為集何益既往故為痛惜之情不能已已耳

答勸進羣下初令　梁元帝

孤以不德天降之災枕戈飲膽扣心泣血風樹之酷萬不追霜露之哀百憂擲萃甫聞伯升之禍彌切仲謀之悲若封豕既殲長蛇即戮方欲追延陵之逸軌繼子臧之高讓豈資秋亭之壇安事繁陽之石族景頊藉也蕭棟殷辛也赤泉未賞劉邦尚曰漢王白旗未懸周發猶稱太子飛龍之位孰謂可濟附鳳之徒既聞來議羣公卿士其諭孤之志無忽

教

文體明辨云按劉勰云教者効也言出而民効也李周翰云教示於人也秦法王侯稱教而漢時大臣亦得用之若京兆尹王尊出教告屬縣是也故陳繹曾以為大臣告衆之辭

與李豐教　　漢　諸葛亮

吾與君父子勠力以奬王室此神明所聞非但人知之也表都護典漢中委君於東關者不與人議也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昔楚卿屢絀亦乃克復思道則福應自然之數也願寬慰都護勤追前闕今雖解任形業失故奴婢賓客百數十人君以中郎參軍居府方之氣類猶篤上家若都護思負二意君與公琰推心從事者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臨書長歎涕泣而已

與郡下教二首　　漢　諸葛亮

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什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

又

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軍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

為宋公修張良廟敎　晉 傅 亮

綱紀夫盛德不泯義存祀典微管之歎撫事彌深張子房道亞黄中照鄰殆庶風雲元感蔚為帝師夷項定漢大拯横流固已參軌伊望冠德如仁若乃神交圯上道契商洛顯晦之間窈肰難究淵流浩瀁莫測其端矣塗次舊沛佇駕留城靈廟荒頓遺像陳昧撫迹懷人永歎實深過大梁者或佇想於夷門游九原者亦流連于隨會擬之若人亦足以云可改構棟宇修飾丹青蘋蘩行潦以時致薦抒懷古之情存不刊之烈主者施行

招隱逸教　梁安成王秀

夫鵷火之禽不匿影于丹山昭華之寶乍耀采于藍田是以江漢有濯纓之歌空谷著來思之詠宏風闡道靡不由茲處士河東韓懷明高平韓望南郡庾承先河東郭麻並脫落風塵高蹈其事兩韓之孝友純深庾郭之形骸枯槁或橡飯菁羹惟日不足或葭牆艾席樂在其中昔伯武貞堅就仕河内史雲孤劭屈志陳留豈曰場苗實惟攻玉可加引辟并遣俞意既同魏侯致禮之請庶無辟疆三緘之歎

建平王聘隱逸教　　梁　江淹

府州國紀綱夫嬀夏已沒大道不行雖周惠之富猶有魚潭之士漢教之隆亦見棲山之夫迹絕雲氣意負青天皆待絳螭驤首翠虬來儀是以遺風獨扇百代餘烈激厲後生斯乃王教之助古人之意焉吾稅駕舊楚懋兼汀潭挹於陵之操想漢陰之高而山川遐久流風亡沫養志數人並未徵采善操將棄良用慨然宜速詳舊禮各遣纁招庶暢此幽襟以旌[illegible]

頌

帝王德業

大禮

王迹

武功

政理

祥瑞

古賢名臣

營造

釋老

頌

帝王德業

無疆頌并序

唐　李華

臣華言伏以漢明帝時徼外蠻夷槃木白狼獻詩歌德屬事史官况臣自曾祖至臣備國家職員臣又逮事元宗肅宗今以餘年獲事陛下官歷御史補闕尚書郎命薄多病不獲奔赴關廷恐先朝露同於泥塵若無歌詩頌德曾蠻夷不若也敢述列聖爲無疆頌式昭皇家大慶無疆謹昧死稽首以聞

高祖元頌

昊昊昊天　監於下　與有德
維隋之杪　時縶陰凝　陽潛未登
人思照矣　雷行龍興　盪濯雰慝
文明乎萬國　垂仁蒸人　載親天監
保我子孫　巍巍皇皇　後之皇
丕承之

太宗烈頌

高祖受天命　誕興太宗　成天之命
帝煬昏逾　黎人毒痛　甚爇於爐
甚溺於塗　以號以呼　呼天無辜

高祖謂太宗　爾必有天下　爾其訏謨
太宗稽首　恭授天命　臣請滌除
張我師　撫征四夷　剪薙羣慝
鼓一方　三方震驚　黙昭其靈
隨顧而平　我負我乳　我安我成
以奉君父　以臨天下　任忠孝文武
建禮章樂舞　我雖明德　諫則納汝
時惟帝降佑之　自古明后　莫如我德
我勛唐無疆　天子之無疆　本太宗休命

高宗康頌

肇爲址爲堂　賚勒賚勛　付俾厥裔
丕承后　帝思不忘　神棐靜康
下耀而光　不求而昌　自中方
外達夷羌　瞻我大邦　助祭在於廟
執貢朝於王　油油時雲　雨厥百穀
漻漻景風　扇彼嘉穀　飴口飽腹
以厭以足　俾壽而福　都皁成天人

中宗典頌

屛蠹之毒　豐而爲蝮　謀虐天之族
天祐聖祚　八柱將覆　帝告五臣
保翼朕躬　赫赫彤彤　日升雲中
百臣受命　鉞爾頑兇　故曰再造我天下
生人鼓舞　既成矣　又奉父母

睿宗德頌

后戚之禍再興　有危兢兢　廟祧震怒
陰命聖子　翼登聖父　奮其神旅
宵杖金斧　殄殲逆亂　大聖照臨
元元宅心　歸祚於有功有德　於戲盛德

元宗文頌

丕鑠元宗之明　克孝克仁　允武允文
宣祖宗之光　垂於子孫　盛禮畢擧
大樂畢陳　百蠻來賓　元元阜殷
戎或不賓　遣師徂征　罔不頓顙
踣於雷霆　在漢方昌　用刑慘酷
中都繫考　六萬餘人　使者案錄
誅千萬人　其後賢王　光武赫赫

誅沛賓客　以千以百　孝明稱賢
楚獄連年　坐死待捕　以萬以千
猶曰漢祚宜長　越我祖宗　不忍用刑
至於元宗　哀彼鈇鎖　降爲鞭扶
誕告郡國　大爲屋室　醫彼百疾
追懷登遐　止害禽畜　旁爲陂池
養鰥介族　既濡既渥　昆蟲草木
享國五十年　寓縣晏然　逆臣犯天
天念蒸人　若曰寧我負恥　不忍人戰死
乃告元子　理兵朔鄙　西幸蜀都
命元子受國　天下既定　父堯子舜
歸於國都　無不欣愉　無不涕濡
傳聖自順　升靈太微　嗚呼上聖
之道之純　不可度思

肅宗孝頌

穆穆孝慈　有如肅宗之誠　達於神祇
爰訓六師　震登北陲　陵陵雷馳
西戎南蠻　北狄東夷　咸舉其旅
佐皇之威　帝心如天　無噬無怒
畐然丘岳　破裂崖谷　逆隸傾覆
朝社大復　局於海之外服　以盥以濯
以舞以躍　帝在東宮　孝如文王
蒸蒸其心　天地知其孝　既收鎬洛
祀於陵廟　奉迎上聖　天日並照
有光有蘖　將噬將齧　我旂方設
則已顛蹶　如燀於雪　尊嚴而仁
仁覆而嚴　大臣小臣　莫不潔廉
躬勤百度　百度如其素

今上照頌

大邦之興　維天相之　曷興曷相
有德繼王　昔殷王　盤庚武丁
紹登殷明　翊我帝君　丕承天命
疊引其慶　生我皇聖　幼冲聖敬
賓左右肅宗　開國御戎　羣師稟教
舉則成功　自西自東　如霆如風
蕩滌元兇　罔不率從　既登大位

於變時雍　人咸曰　上如太宗
延億兆萬年　地博天崇　罔不爾容
元宗元孫　爲元宗烈文　肅宗元子
承肅宗孝理

皇明混一天下頌　明　顧　禄

於赫皇明造基南土應天順人奄有天下仁政大施浹於寰宇端拱垂衣爲億兆主慨念厥初元綱失馭神妖興奸猖獗旁午醜類效尤呼儔嘯侶狼據蔓延豈特鄅塢各統其方陸梁負固虐燄四張甚於焚燬討罪弗彰國祚如縷下民何辜罹此殃苦否亂斯極天亦悔禍監觀於適有德實輔肆惟皇上聰明神武按劍而興奮自行伍如龍在天萬物咸覩臨濠倡義滁和撫旅誓拯羣生誓清羣鹵一念之烈物無違迕俯視大江欲如飛度聿來金陵喜得天府王氣所鍾蟠龍踞虎既經且營斯賓宜處適定疆理迺除草莽迺築垣墉叢叢棲櫓迺達闕庭翼翼廊廡設職治官材智樂胥內修其政外禦其侮庶民來歸若子趨父俾棄糠粃咬以秬敉俾釋襤褸衣以綿褚俾安田里俾樂機杼國本既安王業攸樹奉天弗違時至則取曰有陳氏睥睨全楚敢據上游逞其跋扈屢嘗命將敗於江滸冀其自新來則是許頑冥弗格復肆狂怙載寇邉陲載鬪門戶皇奮其烈赫爾斯怒親率六師

整徒飭御龍盾雕戈金矢石砮旌頭旆旆飛廉唔唔
如熊如羆如貔如貙仁威耽耽勇力翃翃唇弃風成
罙入其阻彼不自量交兵蠡浦呼聲震天　如火
叶一戰而獲奚侯再鼓渠魁既殲宥其黨與衆懷
銘心刻腑復命相臣曰嘻來汝天命將集疇越予
矩蠢爾吳人猶梗綏撫恃其富疆守其嶮岨假元稱
孤懷此首鼠罪惡貫盈擢髮莫數賜汝巨鉞授汝大
斧汝往專征殄此逆豎相臣受命孰敢延佇車徒整
轅舟師進艤水陸並馳乘其不備彼伏其辜且失所
據嬰城自全尚懷齟齬力戰三時虜氣竟沮僭王出
迎肉袒繫組睠茲二盜既狂且替雖我六邦疾在心
膂今已剪劉他曷敢拒王師所至霈若時雨廼平闍
廣廼定齊魯汴洛底寧泰晉來附耄倪欣喜率其士
女元黃在篚食飲在筥傒予來蘇迎拜伏俯市肆不
移民仍按堵幽燕震驚蹙頞相語祚終百年大命已
去君臣北徙空城自啓永清朔漠永固邊圉王師凱
還萬姓蹈舞皇撫相臣如古申甫厥績茂哉爲國肱
股爾官宜加爾爵宜予大侯小伯擔珪執珇尚克輔

予共享天祜皇御大寶穆然當宁念茲成功惟天惟
祖爰戒百僚申命儀部郊邱聿崇宗祀斯舉皇肅來
臨袞衣繡黼敬將玉帛恭薦簠簋笙簧和鳴鐘磬在
簴厥聲喤喤協于律呂靈示來享神受其所天光穆
清元澤滂洿帝貺孔昭用錫純嘏鳳儀於庭麟集于
藪叶甘露醴泉嘉禾華黍奇祥畢臻正氣咸叙皇歛
諸福施無細鉅大霈洪恩蕩瑕滌腐維皇之仁海涵
春煦恤我顛連撫我尫僂躋於壽域如疾斯瘉皞皞
熙熙以樂生聚惟皇之澤無遠不溥西蕩河源東薄
海澨北盡龍沙南踰銅柱奉貢稱臣蠻賨負偉茲
功烈登三邁五海隅小臣樂育庠序身際承平素飡
無補願贊皇明永傳丕緒聖子神孫歷千萬古

四夷咸賓詩有序

明　解縉

皇帝臨大寶之明年紀元永樂嘉與萬方共躋仁壽一德咸孚休祥昭應民安物阜四夷畢來東若朝鮮日本暹羅東南若琉球中山南北有安南占城西南海東洋爪哇鬼方緬國木邦孟定麓川威遠八百老撾里車西若烏思尼八剌西北畏吾匈奴哈迷遠者數萬朝聞夕引奉貢儀物皆至京師其文辭獮述盛德對揚鴻休誠服心悅發見於外殊音重譯異服奇詭懽忻攸同嚮慕無已庶衆聚觀天下忭喜咸相謂

聖神光被如日月之照臨天行雨施妙運莫測垂裳拱手於穆清而有生之類盛利見於四方萬里之遠鼓舞輻輳而歸之來享來王而不能已吾民何幸而臻玆嘉會實萬世一時也朝之羣臣亦咸相謂虞舜有三苗之征周公有戎狄之膺宣王逐玁狁而秦漢及隋疲弊中國力夫之爭無時或寧唐宋否極上天厭罪命我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起而定之不令而從不言而化八表同風四十餘年皇帝以聖繼聖比隆唐虞殊方歸命者接迹而至宜有詩歌垂之頌聲軼遠古而過之又咸謂臣縉宜爲義不可辭則合羣臣百姓之言從容奏寫皇帝曰咨周家九夷通道大保進旅獒之訓虞廷干羽既舞伯益有儆戒之箴故愚者常以小康肆志賢者不以外物動心朕方兢業於初服是何足云頌聲其爲作君臣相飭之歌以繼虞周之治臣縉竊謂自古頌美而寓規諫皆臣子攄誠委曲之小心臣愚不及此乃自皇上發之是誠萬世一時也謹拜手稽首而獻詩曰

皇帝明德與天同運華夏奠安四夷効順限山阻海風氣不通不招不約奔走來同梯陟踆陂航涉濤瀧沍寒溽暑赤雪元霜殊形奇醜異服紛麗鬈髮焦赤眹聃深黃猩唇猳喙黎面文身袒跣椎結皮裳卉巾離披落索搖曳縈纏鞮鞻殊音侏離禽言呷嗢重譯含館授粲窮物式陳兼金玉瓚齒革羽毛服食器用皇帝儉勤異物非重厚往薄來懷柔無外八表同仁膺玆嘉會以心感人人心自歸其來無喜矧往或追陋彼漢唐好大喜功本之不競而末是從苟得其人

不爲富強苟得其地不足廣疆耳目細玩惟彼所産躭玩惑心悔之已晚皇帝明德謹之於細慎始惟終圖難於易照乘之珠衆庶所喜詎若得賢照千萬里四夷畢来衆庶榮之曷若中夏一民無饑明良責難安不忘危小臣作戒賢聖是師

頌

大禮

南郊頌并序

梁　簡文帝

臣聞惟天爲大聖人敬其德知幾其神聖人契其道故龍官弱言之后合揆于蒼昊鳥紀垂衣之君昭格於上帝莫不巍巍乎穆穆乎渙汗於緑蒿氛氳於册冊者矣我梁皇帝之御天下也秉熛祇之盛曜郎璧日之遐照等軌覆之熹養合坤載之靈長四三六五之意十堯九舜之明名與功偕業將時並自撥亂反正代罪弔民馮玉几握金鏡君臨萬國於今二十有二載也緯天維理地軸移澆風於末俗反淳正於區中化不言而先顯教不嚴而已肅流樂復雅遠符雲韶之世墜體還章非因忠信之薄九垓同歸四海無波儲明變照儀天作兩三家咸作叶化台光翹蘂王風鹽梅帝載慶清世晏蒼兕無用其武功運謐時平鵷鷺咸修其文德挑林散甲華山偃刃玉門罷候紫塞沉鋒屠羊釣壑之上厭洗耳而襲簪佩版築藏巖之逸去㡧鞁而紆珩組異人俊乂既間出而在官世鏡河仙亦雍容而廊廟寒蹇同於多士諤諤比乎得人五典三墨既藏䍂於壁水九流八索亦繽紛於石渠畫一之政萬代表於時和三章之律百姓沐於仁壽於是龍光之地日浴之鄉紫舌黃支頭飛鼻飲自西自南無思不服欵關質子稱臣内向珠樹數禽越火枝之地銀甕卬杖踰沉羽之渙出赤野而連翩度元妙之泱漭於是嘉祥被象瑞登金人澤馬丹甑玉雞三角九尾四眉六足抽鋪地之九莖發端門之連理參差於郊藪布濩於宮闈府無虛月史弗能記周稱黃鳥之旗夏有元圭之錫無以踰此嘉祥方茲褫莘道洽世昌國殷民阜鄉如舜讓邑比堯封委粟西畝神絲被澤可謂我化若風民應如草我靜如鏡物動猶烟天子猶未明求衣日昊不勸撤膳匪躬詢輿訪道鑾旗徐動棄千里而弗乘寳瑟無虞捐百金而不服廣行四等被慈雨於枯根大闡三朝驚法雷於聾夢曲成萬物去殺受生幽舁之民與蒼雷而共悅否滯之義同谷風而開杼昆蟲得性跂蠢欣生三驅有緩前之禽九門無餞獸之藥至德之事如此太平之風如彼乃以恭肅神祇理通孝敬江左以來輿壇未闢爰命將作揆日載營三靈叶響百工咸事究如

神造儼類仙居冲秘隱嶙跨千畝于晋日閉曠麗遠呑七里於漢年五達四聰廓郊彌野南瞻重嶽北眺芒嶺東臨灞滻西望舊豐紆餘委蛇丘陵起伏澎湃嵬峞山川異態飛梁遂宇洞燭穴懸紫殿仙宮霞騫烏翥霧映倒梁日光踈釵玉桃卷葉銀樹抽芳百菓千株三珠八柱朝葉與蜜露共鮮晚花與薰風俱落露琴作聚望比翼之翱翔歸飛時宿聞同心之夜響故以熊熊灼灼炫兩明而仰七曜紛紛沐沐承五煙而帶三靈圜丘閟靜紫壇肅設五精之場千神之位八堦宏麗四維博敞究若千仞狀懸流之仙舘煥如五彩同瑤山之帝壇石牒神昌之瑞方臻金縷飛光之徵永固是雕是琢鄗茅茨之爲倫非珠非玉㗰甘泉之已奢望昔方今獨高千古沿襲異等質文斯中於是歲在單閼星次訾陬律中太簇日惟辛卯特有事於南郊甸師清野封人壝宮朱幕夕峙帷宮宿設曉漢斜陰挈壺升漏天子御玉輅動金根八騏揚衛雙龍翼蓋雲罕徐迴鳴鏡韻響風承豹尾日映鵕冠萬騎天行千乘雷動石壇屏衣之士連七萃而雲屯

珠旗日羽之兵亘五雲而星列鬱鬱吁吁震震填填充溢乎國都彌漫於鄠邑者也若乃迴輿降蹕薦禮帝儀揖太清秩羣望被太裘服山冕恭蒼璧之明祀穆靈壇之禋敬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日曜彤精天澄翠色百僚師師九官濟濟千神叶福萬億均慶六典斯備三禮必該焚柴告成罔不欽若翠煙升綠同河濱之瑞雲丹燎燭天若帝鄉之美氣雲門麗舞咸池廣樂已叶九韶之曲復諧六列之奏金匏既動望蜿蟬之遊龍玉磬徐鳴覩參差之舞鳳袿轊駕肩士女填噎接袂爲幃連裾猶堵鼓腹擊轅行歌舞抃然後紆玉輦而謝書生登靈臺而望雲物欽則美化跨萬古於茲日廣運愉樂表千載於當今方當巡云云之禮啓亭亭之業封天㫖睠禮地徵靈南山之壽無極七百之基長固豈不懋哉豈不盛哉菲薄微臣謬與藩服馳心休禮秣馬之願無由徒罄褊辭清風之藻多愧敢敷庸理獻頌十章其辭曰

元始道一渾德氛氳遙哉邃古貿矣初分磅礴地載清朗天文大人覩物生民樹君蛇驅龍準作樂垂衣

皇圖炤灼帝篆葳蕤廓寥中代合聖與誰於鑠我后
命世天飛元默馭辯寂照秉真就雲握歷望日臨民
謙光履德義禮稱珍車書同軌天下歸仁期章孔備
盛化宏道酌衢敬賓欽賢愛老變正是珍燭車非寶
如海之深如日之杲肅恭明神遜聽前蹕配天道尊
迎陽義重元酒陶匏燔柴雲聳跨舞論韶籠堯稱拱
赫矣郊宮載惟靜謐肅肅禁園陰陰仙室六戎列野
八鸞照日架殿星羅重宮霧出蒲蓟金橋靈壽木難
表禁閒暑貞檜陵寒山池壯麗階閤彤丹葉垂疊雨
花落重巒康哉盛德美矣世豐三辰炳燿七政永陰
五方來泊四隩茲通懋繩度窄駕鹿追風既隆懋化
復覩瑞茲金車出野王露霑垺紫槩神草華平瑞芝
長愉汪濊永固雍熙熙天漏渙遠肅邇睦惠靡齊民
恩彌比屋式光惇史踰斯郁郁皇哉康哉同斯景福

大唐封禪頌

唐 張說

皇唐六葉開元神武皇帝再受命致太平乃封岱宗禪社首鑿石紀號天文煥發儒臣志美立碣祠壇曰天之贊唐丕惟舊矣溥有形而歸景馨無外而宅心百有八年于茲矣皇帝攘內難而啓新命戴睿宗而纘舊服宇宙更闢朝廷始位葢義軒氏之造皇圖也九族敦序百姓昭明萬邦咸和黎人於變立土圭以步歷葦銅渾以正天葢唐虞氏之張帝道也天地四時六官著禮井田三壤五圻成賦廣九廟以尊祖定六律以和神葢三王之設王制也王公卿士儼然進曰休哉陛下孝至於天政合乎道前年祈后土人獲大穰問歲紀圜丘日不奄朔感祥以祈聖因事以觀天天文交合其則不遠意者喬邱掃路望翠華之來上帝儲恩依蒼璧之禮久矣焉可專讓而廢舊勛羣臣固言勤帝知罪至于再至于三帝乃挹之曰欽崇天道俯率佳話恐德不類敢憚于勤其還廵狩之儀求封禪之故既而禮官不戒而備軍政不謀而輯天姓練日雨師灑道六甲按隊八陣警蹕孟冬仲旬乘

輿乃出千旗雲引萬戟林行霍蔓燁爓飛焰揚精原
野爲之震動草木爲之風生歷郡縣省謠俗問百年
擧百祀興墜典葺闕政攸徂之人室家相慶萬方縱
觀千里如堵城邑連歡邠陵聚舞其中垂白之老樂
過以泣不圖萬里之魂復見乾封之事堯雲往舜日
還神華靈鬱爛熳乎穹壤之間庶官百辟羌夷蠻貊
褒城之後讓王之客序立于禮神之場髦頭弩牙鐵
馬金鏃介冑如雪旗幟如火遠帀于清禁之野于是
乎以天正上元法駕徐進屯千乘于平路留羣臣于
谷口皇帝御六龍陟萬仞獨與一二元老執事之人
出天門臨日觀次沆瀣宿巉巖赤霄可接白雲在下
庚寅祀高祖于上封以配上帝命衆官于下位以享
衆神皇帝冕裘登壇奠獻俯僂叶金奏佾羽舞撞黄
鐘歌大呂開閶闔與天語清將信公奉斗布度懋建
皇極勤恤蒼生昭暇乎未兆禳災乎未萌上下傳節
而禮成樂遍福壽同歸而帝賜神策乃撿玉牒于中
頂揭柴燎于高天庶忠誠之上達若憑焰而駕烟日
轡方旋神心餘眷五色雲起拂馬以隨人萬歲山呼

從天而至地越翼日尊厚宗侑地祇而禮社首遂張
大樂覲東后國風惟舊無黜幽削爵之誅王澤惟新
有青災大賚之慶不浹日至化洽于人心不崇朝景
福遍于天下然後藏金匱于祏室廻玉鑾于上都煌
煌乎真聖朝之能事而高代之盛節者也于斯之時
華戎殊俗異音同歎曰兵合多雨山峻多雲豈有大
擧百萬之師尅期千里之外及行事之日則天無點
翳地無纖塵嚴冬變爲韶景寒風鬱爲和氣非至德
其孰能動天如此其順者乎或曰祭泰圻主先后非
禮歟曰是禮也非宜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侑神崇
孝無嫌可也且夫柴瘞外事帝王主之蒸嘗内事后
妃助之是開元正人倫革褻禮起百王之法也故令
千載賤末先聆絶韻咀并實漱芳潤爍元妙之至精
流不已之淑聲臣說作頌告於神明四皇墳而六帝
典維吉甫亦莫能名徒採彼輿人之詩曰大矣哉惟
天爲大惟皇則之幸我萬國受天之祺子孫百代人
神其保綏之云爾而已矣

大唐封東嶽朝覲頌

封祀之山五在中國泰嶽首之昊穹之命再集巨唐
皇帝受之臨位十四年考虞氏嵗廵之義諷周王時
邁之什十月辛酉歩自有洛十一月景戌帳殿齋於
嶽趾淵黙以清縡思而照將紀功布度順斗承天精
享也己丑宏觀軼區宇盛儀振閶闔高臨建鳳萬隊
張皇以燭山上御飛龍百神翕習以扶道國台二藩
后四髦士容侍信臣高位扈封臺列升陛不下五十
以聖言冲邈瑤牒寶書誓之旨曰朕獲守丕業恐不
克駿命惟上帝儲休錫蒼生無疆之慶朕之慶也古
則秘之何哉屬寒颮迅颷露清終夕若掃若鋤晏然
而已庚寅天官次蘇王制恊時嚴高祖以配之祀高
宗以陟之邑褱立珪璧序潔蠱俎調鐘呂倨勾於簨
簴戞擊乎柷敔寶駢瑞兮物焜煌空薄霄兮音容與
則纖塵不動和氣充塞日在於觀天為之門揚日大
光謂小天下招以抱戴見之鄉靄郁郁紛紛喜氣烟
熅當芝檢引紫熏太紫洞而三辰接欝蒼搖而萬歲
聞自下達上後吾君君之來兮望如雲端兮睟聖之
門至尊辛卯有事於社首以泰圻如泰壇於秎我唐
宗侑而作主奠獻嗚咽天子之孝也僉以金匱歸勛
於祖禰石礷藏美於乾坤戒咸秩則司存癸已載大
旂合大樂三陔崛以惟抗四亜鏘而輅止朝羣牧揆
千官庭邦賦數遅實華蠢辦等車馬來覲周人隋人
二王之賓戎狄蠻貊萬里重譯必供於著執贄奉璋
顒顒昂昂靡敢迨遑乃建鷄竿伐鼉鼓帝命出皇恩
溥揚巽風作觧雨施舍之蕩滌之宥法罪除頗纇湏
湧洋溢周流黮霧不崇朝而遍者與此山俱疇䁥而
不拔胡徼而不鋪也亦既禰壽申命宗伯洛爾頌焉
效古之刻石臣顓稽首再拜而言曰臣聞昔在帝堯
臣惟咨緐聰明之謂聖邁種之謂德天若曰依於巨
唐易姓者李王於中華崇功者唐聖之澤德之浸也
我唐祚之興昌符誕膺兩儀動六葉承皇帝宣高祖
四宗之景烈肇開元神武之明號廣矣大矣莫有不
寧罔有不俾咸一德之輔不二心之臣羣后抗詞曰
臣聞先王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於天陛
下得天之經得地之義得人之行行也者孝莫大焉

兼三才以爲政政也者仁莫大焉含萬物以爲性今三才貞萬物亨六典平九功成官不滔獄不放至于刑清良有以也古者振兵釋旅祠土祈穀先事也我是以幸大原祭汾脽耀金甲肅邉鄙虜馬讋而不敢南向解嚴京師薦賔㽞獻宗廟戍人歸而盡務東作報福京坻於是乎爰佐五時郊天以奉時爰崇九室祫祖而敬思昭格遲遲神人允叠無何籍三春盛六穗不召斯至擁休之類如山川則委昌月而秘始嚴鹵簿騰七萃啟禁闈廻九重以聽乎鸞聲之雍雍匪疾匪徐物有其容動植讚華夷觀駢闐總搏羡漫半散出成皋踰滎波馮滑臺眺洪河遂並昆吾之墟倘佯乎大伾之澤瀕四瀆二濟入於兗徑九一三齊喬於岱椎二句有六而頻行在莫不睹睹華皓如藿傾陽或章以饋或捧之觴傴僂乎康莊一以伸神武之今日一以感乾封之舊章迺饋歸之觴舉之慈且惠而與之驩沸渭頡頏矧國鄒魯家洙泗秉汶野而圖記可知指泮林而頌聲不墜以周公之故將孔子之後翹然希王者之屬車聖人之清蹕則久及信宿之應巖巖所瞻宗神曰天齊王加一等于三事户二十供王祀環十里禁人樵報也大社旅之數重褒成之禄撫遺甿賜之復帝曰吁夫艱難繫王業休咎牽人事况天監之殊祥也殊典也不自滿而虔肇於位朕實臣曰乾曜洎説有初有終時乃風欽哉汝作朕左右丞相緊汝忠盖以嘉猷補衮之闕罔或怠遂宏天封煥天章篆介卯而旋德陽大饗乎羣方程後代美其律聲其實墳作四而籍言七也臣頲不敏繼伯夷之直清微太史之留滯聆金奏同百獸之舞振木鐸採萬人之詩敢陳詩以頌曰

天子聖兮天孫崇登以封兮報以功受命再惟皇代天之賚人所載士馬山嶫戈矛山沓禎符山雜霊響山答天與人合我鋪衍兮長粹清大元冊兮太一精休光光我之慶成舜四朝而禹萬國莫之我宗

會聖宮頌　　宋　歐陽修

臣伏見國家秉漢書原廟之制作宮于永安以備園寢欲以盛陵邑之充奉昭祖宗之光靈以耀示于千萬世甚盛德也臣永惟古先王者將有受命之符必先興業造化警動覺悟于元元然後有其位而繼體守文之君又從而顯明丕大以纂修乎舊物故其兢兢勤勤不忘前人是以根深而葉茂德厚而流光子子孫孫承之無疆伏惟皇帝陛下以神聖德傳有大器乾健而正離繼而明即位以來于茲十年動邦儉家以修太平日朝東宮示天下孝親執籩豆三見於郊日星軌道光明清潤河不怒溢東南而流四夷承命歡和以賓奔走萬里顧非有干戈告讓之命文移發召之期而犀珠象牙文馬穀玉旅于闕庭納于廐庫如司馬令無一後先至德之及上格于天下極于地中浹于人而外冒於四表昆蟲有命之物無不仰戴神威聖功效見如此太祖溯造基始克成厥家當天受命之功太宗征服綏來遂一海內睿武英文之業真宗禮樂文物以隆天聲升平告功之典陛下夙夜虔共嗣固鴻業纂服守成之勤基搆累積顯顯昌昌益大而光稱于三后之意可謂至孝況春秋歲時以禘以祫則有廟祧之嚴配天昭孝以享以告則有郊廟明堂之位篆金刻石則有史氏之官歌功之詩流于樂府象德之舞見于羽毛惟是邦家之光祖宗之為有以示民而垂無窮者罔不宣著陛下承先烈昭孝思所以奉之以嚴罔不勤脩聖人之德謂無以加而猶以為未也乃復因陵園起宮室以望神游土木之功嚴而不華地奥而潔宇敞而邃神靈杳冥如來如宅合於禮經孝子聲咳思親之義愚以謂宮且成非天子自臨享則不能以來三后之靈然郡國不見治道太僕不先整駕恬然未聞有司之詔豈難於動民而遲其來耶特以龜筮所考須吉而後行耶不然何獨留意于屋牆搆築而至於薦見孝享未之思耶況是宮之制東山為平外取客土鍛石伐木發兵胥靡調旁近羣如此數年而道路之民徒見興為之功恐愚無以

識上意是宜不惜屬車之費無諱數日之勞沛然
幸臨因展陵墓退而諭民以孝思之誠遂見守土
之臣採風俗以問高年亦堯舜之事也古者天子
之出必有采詩之官而道路童兒之言皆得以聞
臣是以不勝惓惓之心謹采西人望幸意作爲頌
詩以獻闕下辭曰
巍巍穹崇奠京之東有山而崧脊嵩道源滙流而淵
有洛之川川靈山秀回環左右有高而阜其阜何名
太祖太宗真宗之陵惟陵之制因山而起隱隱隆隆
惟陵之氣常王而喜欝欝葱葱帝懷穹旻受命我宋
造初于屯帝念先烈用欣余家宣力以動赫赫三后
重基累構既豐而茂燕翼貽謀是惟永圖其傳在子
曰祖曰宗有德有功子寔嗣之克勤克紹以孝以報
子敢不思惟此園陵先后之宅既宅且安后來游止
弗宮弗室神何以權廼相川原乃得善地地高惟邱
廼以荆灼廼訊龜寶龜告曰猷帝命家臣而戢我事
而　惟寅一毫一絲給以縣官無取于民伐洛之
登我之山木好且堅

家臣之來役夫萬名三年有成功代翼翼在陵之側
須后來格有門有宇有廊有廡有庭有序殿兮耽耽
黼帷襜襜天威可瞻庭兮楹楹鉤盾虎戟容衛以飭
太祖維祖太宗維弟真宗維子三聖巍巍有以奠位
于此而會聖兮在天風馬雲車其來仙仙聖會于此
靈威神馭其宮肅然聖既降矣其誰格之惟孝天子
聖降當享其誰來薦亦孝天子孝既克祇而來胡遲
其下臣修作頌風之

籍田頌　　宋　宋祁

皇帝再紀元之明年春二月率羣臣耕于東郊恤
毖祀祈豐年也前此詔書示有司曰自我太宗襲
熙厥功億神裕人宥命方國肖翹跂行亦莫不寧
永惟土著之本民夫之重乃躬籍田以倡農先震
地房之滿肯尊攺政之長懋柔嘉令芳於是乎孚
肹蠁鹵莽滅裂於是乎複敦龎穗滯秉遺見糧如
坻我真考因其累盛重以明德故能步師百萬狩
醫閭見武節高世八九升窔遼建元封奉符隫社
以㦗無極肆余承緒玄率厥典則埶蕭布幣固有
常所監農狎野厥存舊章惟一二執事率循而懋
明之方春作時百穀革始姑使斯人悅羽旄之美
重見漢官後嗣念稼穡之艱不失夏物無贅聚儲
峙無煩勞供帳趣合于禮部吾農焉前期則修飭
神壝按除膏壤夷道如砥呼蹕填街稍夔獮以蒦
野雜荆弁以守燎阡陌繡錯原隰龍鱗蒸膏冒橛
協風回春於是旄頭先馳屬車齊躅奔星舞于旗
斿行月捷於羽籏壽星注澄肅給乎師營蒼虬范
馭秋游乎天轡璦䥕流景金根照塗襜幕周張紞
絹綷縩既而揉耒剡耜載保介之間先種後稑龐
播植之器官分無誃事具不敎天子乃以丙午之
旦升華輅由大庭顏行山則衎枚無聲龍虎見象
堪輿奔警坌閶闔切囿游乃彷徉乎曾城之外五
精來同七聖景從鑾聲佩節次于帷宮上既淳濯
圭潔儲思淵默眛明乃頓大次款嘉壇索先農以
享之因太積以配之血毛幽全金石鏗訇躬接妥
侑加祠官之一等禮重沿襲具祖宗之遺意爾乃
降靈場儼朱紘物覩於聖天健其行星田彌望緋
韈儲駕洪縻序進王步有容三推成禮適臣告備
上曰朕志在敦本寵其強力可以勸何禪于勤遂
推而進之有司以義固爭幾十撥而後釋乃始弭
節容與御夫觀耕之臺三公羣后班趍次耨靡然
從風邁五踰九大農灑種庶人終畝官師抃行内
天旋于時都人熙熙駐望皇軒或歌以壤或擊于
轅不圖叢雲之旦復見東戸之年日華晏溫天心
馮豫奉斗極御應門翔雞樹竿墜鵠宣制大賚四

海與之更始虧除威辟存問高年振淹修墜平徭闊賦中外百執告至而策勲踐過三更以差而賜帛膏以鮮而鼓之巽風不崇朝而周萬國先是羣臣繹丕懿潤鴻名將琢之玉版納于金匱至是則回雕輿坐前殿震熙儀矩俞受典冊皇皇哉兹禮眞帝世之希闊臣工之旦暮者與儒臣學于舊史竊明載芟之詩甸師之職在籍之誼有三説焉一典籍之常禮二籍履以親事三借民而治之所言雖殊要之歐天下之民棄末而歸本耳且古者謹察天廟申敕陽官田之不闢辟在司寇作爲御廩鍾而藏之其故何哉以爲奉薦粢盛非無良農不如親之愈也誰督耘耔非無猛制不若勸之善也夫祭莫大於備物物備而百神據之兵莫大於足食食足而四夷懷之人莫急于豐財豐財而有生聚之是三物之濟否在此舉也且周宣缺之戎軋其衰漢文用焉民阜其宜唐后勤止以豐易饑洪惟太宗光迪于前陛下述宣于後皇矢同底于道烝哉不隕其聲方且九扈勸民三事就緒儗儗其盛陳陳相因糧餘可捷草殖弗與民一于邦家萬斯箱遂駕五帝軼三王奮甘實而攄馨香也敢作

頌曰

倬彼鮮原帝籍于田匪籍其勤我爲民先悠悠春旗脉土于畿陽膏澤澤邁乎三推有壬有林亦莫不祇我疆我里載耘載耔實苞實阜茀厥豐草田畯至喜祈年伊早我穀用成我倉既盈我倉耽耽鍾于東南其用伊何事神薦馨爲酒爲醴爲粢爲盛烝之浮浮釋之溲溲上帝居歆降福孔休降福伊何我民既蕃室家溱溱三事不譌食足武奮震疊爾功蠻夷来同罔不率從帝猷昭升式于九圍兢兢業業以迓萬幾在豐念匱在飫思饑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明堂頌　　宋　祁

臣言去三月戊子制詔季秋有事于明堂臣以太常與禮官博士諸生拱殿議配享事即建言周有臣曰旦始嚴父配天仲尼是之唐并諸儒說並祀六天帝不敢損陛下幸訪有司請如古便四月乙丑詔若曰夫禮稱情適文今議者言周唐則善至牽制所聞偏而不優宋亦一家讓不制作如來嗣何且事天不及地配父而遺祖朕甚陋之水旱不時群神與焉今賴天之力方內以治朕能合饗天地以三聖侑報百神咸秩並修况祖宗郊雩不爲無比有司無諱以勞務稱朕意臣伏誦聖訓久乃開曉以為前古所抉羣臣不逮陛下獨得于心其所以事神訓人使萬世子孫無以加者至于作聲歌瑑圭邸帳幣無文夜蠶弗嚴以竭恭至誠者尚數十物臣愚且不能偏知若令詩頌不傳是陛下盛德神功不盡注天下耳目聳動四夷聲隱乎無疆也謹捃成明堂頌一篇辭淺義直可使戶曉壤翁轅童皆得塗謳臣昧死再拜以聞頌曰

天有明命以聖付聖太祖太宗奕代大定誰偕而王孰擅而土左披右攘罔不就緒厥角在廷四夷無侮真考顯承受報收成休休厥寧震震厥聲七十而五號以大榮皇帝纂武有庇于下兵櫜不銛箙委而刅一農之饑吾飼以哺一夫之寒吾煖以褚日寛租傜歲貸囚庾協氣四薄順暘若雨原高隰下百穀膴膴二十九載維秋九月迺即大慶度延度室寶字署顏震熙多物置使有五悉詔輔弼既欵靈宮一享一祐天兵桓桓羅列衛營有闌有荐龍輗螭衡耳耳其驅雅雅于行旖旎連蜷風舞雲縈士若銜枚騎壯不鳴吉日辛亥進祀于堂衣畫袞然環瑀瑲瑲六帝二祇三后侑旁醴淳牲肥嘉罇矩房芼醢果粢靜潔芬香膋熾胖升以迪厥嘗我鍾欽欽我舞俁俁天妥於坐百靈來序奔精吵光留霍曾寓山靈瀆怪顯幽馳鶩或旅諸墀或席諸廡有饘斯飫相維辟公既敏而虔帝拜稽首柴煙上舉祝有嘏言皇帝受之産百斯祥裒萬斯禧其矗如山其積如茨皇帝曰咨朕不專有旦御端門百執奔走其赦天下新邦之舊賙乏録勞

刮濯痕垢官賞兵賚金爵是富驛歡四海閭弗容晝
天謂皇帝感實火德在孝宗祀惟極其還而功卹嗣
千億而子而孫長有萬國天謂皇帝安我羣元拔蚪
斥螟蝝溢于屢癘訖疾壤人樂躩躩皇帝眉壽永錫
萬年前祀三日匪霜如閉皇帝既齋一夕而霽六幙
掃除若壚逢彗天清地晏夜星騰㴌皇帝小心恭與
虔并偏見神祇拜跪送迎久立于次須樂之成器必
全玉牢不愛牲制爲諸　以正和清夜鼓徹嚴敷致
厥誠明明皇帝惟先訓是式惇咸懿親其盤如石存
問韶耋容受讜直振淹登畯毋或失職惟慈惟仁不
厲聲以色皇帝有言克己則與豐守吾儉尊捨吾矜
雖日之升瞿瞿兢兢無不此或承

祀方丘頌并序

明　劉基

維洪武三年五月二十日戊申日北至皇帝將祀地
祇于方丘乃先期九日潔齋於舊宮詔百僚集射西
苑命之曰古人有言惟德動天惟誠感神故射以觀
德誠于中者必形於外不可掩也惟爾庶官各一乃
心以致其誠毋替朕命羣臣自左丞相宣國公以下
至于有司百執事皆拜手稽首曰敢不敬承天子之
明命維大江之南土每夏四五月多霖雨少霽是歲
雨作連日至十有七日乙巳皇帝御法駕率百僚告
于太廟遂居於齋宮雨勢未已至丁未日夜三鼓有
風徐來淋潦頓收微月出雲氛霧廓清皇帝被衮冕
登壇萬籟無聲華燭有煇雅樂瀏亮燎煙不搖百禮
既洽千官肅雍洋洋乎神明臨之在上誠意懇至升
降秩秩濟濟翼翼穆穆如也比明竣事薰風應節和
氣交暢小大咸喜知誠德之感格若合符契大命所
集皇天后土信不忒也于是宏文館學士臣基謹獻
頌曰濬哲惟帝父天母地維孝維誠斯承其意孝誠
既備物以將之神鑒在德匪惟其儀聖不世出禮失

莫求弗澄其源曷清其流末流之極禮儀并廢豈無牛羊而不以祭穹祇赫怒監觀萬方式昭大命命我聖皇維我聖皇克孝克誠提三尺劒由一旅與奮于長淮長淮具宗濟于大江大江攸同漢沔既朝閩浙率從施及廣海化外之邦望風占雲獻其琛　稽首龍墀蹈舞從容乃命虎臣越濟踰河雲旆霓旌鐵馬金戈蹴踏泰岱憑陵華嵩鋤秦鏟燕掃貊滌戎莫亢我前莫膺我鋒斬逆懷降允協天衷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罔不悍悍戴天子德天子之德格于上下既禋于郊又敬于社人懷其仁神錫之嘏圜方所包無不服者超黃邁唐越商踰夏小臣作詩以繼大雅

郊祀頌有序

明　方孝孺

皇帝肇禋于上下神祇奉太祖高皇帝配先是十二月戊寅上御奉天殿羣公卿士咸受誓戒其夕宿于齋宮明日己卯出舍皇邱尚食進素膳及期行事方當出郊龍旗徐行萬騎不驚山川草木皆有喜色六軍百姓忻躍聚觀洎將展禮王輅望門降趾而趨脫舄登殿秉璧奠瓚興俯拜跪寅畏慎恭如對天顏與神明居星妃岳君海王瀆長翕忽騰靄若歆若格夜半禮成仰瞻霄漢煥朗澄瑩上為動容睟與還坐正殿在廷臣僚及百執事相率拜賀言曰上之至誠貫徹二儀皇天降鑒錫以萬年休命祥徵灼灼可信翰林侍講臣某曰誠之動天固然矣然臣伏覩陛下自即位以來鴻恩惠澤漸漬萬方赦重罪免逋租恤困窮賑乏絕受直言褒賞良吏登任才俊寧屈國法而不忍以法病民寧闕儲積而不忍以斂妨農仁聲義聞升格穹昊上帝眷懷保祐顧綏若父慈子夙夜不忘禋而居歆蓋盛德之明驗也天所享不常視德臧否以爲

喜怒有德而生民安治則天心悅無德而怨讟下
興則天用不佑德之動天厥惟昭哉臣不佞幸執
筆綴從官後躬覩盛禮謹作頌辭以明聖德之格
天以播善政于無極其詞曰
上帝至仁視民如傷眷求同德俾典萬邦自唐之衰
夷擅中國迨于有元人胥于狄赫赫太祖受命孔時
黃鉞朱旗載清九圍復天之常脩人之紀蕩削穢腥
上帝攸喜休養黎元若疾在身大功未終授之聖孫
惟聖天子皇祖是嗣奉承天心克受帝祉霈澤是施
大賚是庸析揚不陳囹圄虛空孰租之逋奚貸之負
厥數千億棄而勿取孰爲螟螣撲之除之降以風雨
俾浹濡之登賢用能幽滯奮發容受嘉言衆志必達
四海所環有萬其區至仁溥暢庶類昭蘇乃諏令辰
正月壬午誓戒臣工大祀攸舉陽德顯融歛戢群陰
天開日舒百神鑒臨玉輅出郊樂備不作齋于祠宮
盛服儼恪肅肅于動栗栗于言上帝在茲敢有弗虔
昭哉廣殿取類明堂金鋪瑤礎勢切穹蒼豋俎既豐
幣玉既飭炧燭煒煌騂牲芬苾秉輿徐來及門而趨
執圭屏息仰覩天居乃盥乃薦乃綏乃燎儼若居歆
覩其色笑分命臣僚款于群神合敬同誠百禮具陳
雲君岳祇海王瀆伯厥靈洋洋來舉飲食帝謂天子
致孝事天爰錫純嘏子孫萬年太祖嘆言天子至仁
恩加黎庶四夷咸賓天子稽首受天之胙拜跪周旋
如奉寶璐樂止禮成夜氣正中星斗交羅其光彬彬
聖情欣豫上帝予輔萬口同聲昔未嘗覩還坐法宮
端拱受朝至和盈庭如聞九韶天子曰嘻來爾臣僯
惟天惟祖匪德曷親政或未修惠或未溥各殫乃心
助予諮度勿厚其歛重困細氓勿苛爾刑必臻乎平
乃稽詩書乃施教化乃建皇極崇王斥伯準則堯禹
紹述商周純用道德配古作述邪慝陰類弗昵弗使
君子陽剛是崇是仕民所願欲宵旰推行其所畏惡
絕于未萌人心既悅天命自久聖子神孫百世之保
流以源長國以仁興敬天靡渝萬邦永貞

視學詩有序

明 胡廣

皇帝即位之初載夙夜延訪羣臣博咨治道從容燕暇召二三儒臣於前而諭之曰使天下人人崇尚儒術其道何由咸頓首惶懼不敢言明日又問訖無敢以對上曰必使天下人人崇尚儒術其機在上於是咸稽首曰誠如陛下所言至是求賢之詔屢下凡巖穴幽潛之士占一技能者即禮聘至闕下親承顧問命之以職而優待之故四海之内罔有遺才焉明年策多士於廷簡其尤者二十八人俾究極羣書期其至於古人一切政事不以干之恒祿之外復有他賜鼓舞作興之道至矣天下之士聞風而歆慕者皆奮躍於下有菁莪棫樸之盛乃永樂四年二月朔勅羣臣曰孔子萬世帝王之師其道之在天下載於六經天下不可一日無生民生民不可一日無孔子之道朕將臨國學躬禮孔子以稱尊崇之典所司其差吉日行之於是有司差以三月朔日辛卯是日昧爽上備法駕謁廟行舍菜禮先是命禮官考謁廟儀禮官奏宋服靴袍行再拜上曰見先師禮寧過厚至是上服皮弁行四拜禮禮畢駕幸太學授經祭酒臣儼司業臣智賜之坐講文武三品以上及翰林儒臣皆賜坐聽講講畢賜茗飲降玉音難問勉飭衣冠之士及四夷之人圜太學而觀者以億萬計視東京永平無足言矣明日臣儼臣智率六堂儒生上表謝錫賚有差大宴羣臣於奉天門莫不懽忻踴躍以爲自古帝王崇尚儒術未有若此之盛臣仰見太廟高皇帝告成武功大興文教臨幸太學親講經書與諸儒難疑答問終日弗倦今伏遇皇上尊信儒術躬率舊典有光前烈揆諸古昔誠無與比故盛治之風薄極海宇凡四方僻遠非一譯所能通者遣一介之士持咫尺之書以諭之莫不奔走順服頓顙闕廷夫豈威力所能強是皆文教躬行之效也臣惟孔子之道與天地相爲終始其在於人心者昭晰不泯當聖人在上天下文明則其道大行皇帝全聖智之德居至尊之位恢宏治教表章孔子之道如日麗天中四海之民皆仰見之俾知所趨向皇上作興人心推明世教誠有以度越千古非近代帝王所能及也臣廣猥以菲才

幸依日月之光獲覩文明之盛職在紀載不敢以默謹述爲古詩一章以獻以播盛美於無窮焉詩曰

維古聖神繼天立極爰修教化以彰明德曰堯舜禹所傳一心無間顯微爰有古今學校之政教化先務三綱以正九疇攸叙周綱解紐正路日堙不有至聖孰宣人文大哉孔子道高德厚出類拔萃生民未有祖述憲章乃欽無言賢於堯舜事功則然教化無窮如天垂象六經昭晰萬世尊仰至治之要一本於玆生民永賴帝王實師於皇太祖受天明命道侔天地卓冠前聖武功爰定文教首崇表彰絶學大闡休風載新庠序甄陶士類親臨璧雍以嚴祀事躬御講筵觀者如雲衣冠萬國集於橋門猗歟盛哉亘古莫比爲憲萬世式承無已皇帝纘承舊章是遵緝熈聖學弗懈益勤季春初吉躬親廟學舍奠先師秉虔有恪袞服大圭星弁煌煌穆穆清廟濟濟祼將載臨講席列侍羣儒紬繹問難六經羣書聖道顯明皇心以喜章甫逢掖蹌舞士子圜瞻萬億華夏蠻貊左衽雕題亦皆秉懌治有先後教有本源仁義之訓彌久彌敦於昭聖皇適駿有赫洪化維神無思不服

聖駕臨雝頌有序

明 廖道南

壬辰春三月十三日恭遇皇上釐正祀典親臨太學躬謁先聖命儒臣進講書臯陶謨易賁卦臣道南上頌疏曰臣聞諸禮曰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入南學尚齒而貴信入西學尚賢而貴德入北學尚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而問道是故學也者所以養老育賢興德宏化以爲天下先焉者也我太祖高皇帝法古帝王加意學校歲時臨幸俎豆生輝蚤夜提撕絃歌沸響故百六十餘年士習丕變文化蔚興協氣昭融嘉休丕達彬彬然盛矣恭惟我皇上光紹皇祖之徽猷憲章古聖之遺法正彝典于千載之後舉曠儀于一紀之春乃者法駕夙興登黌展禮袞章晨御泮水昭文惟時三氏雲集百僚星共天開奎璧光映橋門風動菁莪化孚邦域視古帝王興五學以開道原憲萬國以端治本者殆異世而同符矣臣職忝論思事專紀載既獲預駿奔之列又親承敷座之榮竊自揄揚忘其固陋謹撰聖駕臨雝頌頌曰

粵古神聖象乾法坤道乃民極身爲化原放勳煥章命契敷教五品昭宣萬邦視傚重華協帝咨夔典冑養老于庠作則惟后夏氏尚忠始闢校宮元和日流登歌時雍殷人尚質瞽宗攸立冔冠縞衣乞言崇實周監二代郁郁乎文辟廱闡化成均作人師氏典德保氏敎藝春誦夏絃暮習朝肄冕而總干袒而割牲大享以饗三老五更肆筵授几饋醬酳爵棫樸俎豆菁莪羽籥嗣後炎漢綽有古風延英石渠拜老澤宮肆惟唐初遹宏彝典既創六學復列七館迄于有宋親製贊辭建隆啟祚興國逮禧於穆皇祖功高萬古乃聖乃神乃文乃武定鼎南畿聿崇學政泰符初啟文教丕振惟歲戊申扸具特牢曲阜將享澗苻溪毛惟歲己酉載新冑監廟貌有奕星輝霞爛惟歲癸丑增廣生徒絕域來賓光溢鴻都惟歲壬戌躬行釋奠京邑聚瞻雲騰虎觀惟皇紹祖休承厥武精格上元澤霑下土遡思道統庖羲開物幽贊神明潛升穆汐文華肇禋揚烈覲光繼往開來迪吉迎祥於乎孔子爲萬世則刪述鴻典懋昭駿業慨昔漢靈建安作偏

絢繪鴻門土木斯踵惟皇剛健視履鳴謙易以神位
不像而嚴慨昔唐元開元厲階侈褒文宣僭擬王謚
惟皇濬哲正分定名除以先師不爵而榮慨昔宋嶽
崇寧務飾君冕而旒皇舜斯佾惟皇英斷釐正樂章
獻以六羽不炫而彰慨昔元宗大德闇昧妄加大成
彌失精義惟皇中正顯幽表微崇以至聖不耀而輝
一紀之歲三春之月厥幹執徐厥支元黓厥律姑洗
厥神勾芒厥緯紫纏厥候青陽惟皇渙號星言夙駕
于邁于學至誠能化虎旅宵征鳬氏晨鳴攝提虹蜺
招搖霓旌風伯清塵雲師擁道挹曙扶桑采芳芹藻
爰有祀典肆之犧牲籩豆有楚黍稷惟馨爰有司樂
諧茲律呂鳳鸞笙管龍虡虎敔大昕警衆躋彼公堂
振鐸鳴講陳是典常春日載陽重明麗正天宇澄霽
雲物掩映倏風徐來時和景明羽葆增華品彙咸亨
于時諸孔自彼闕里章甫嵬峩逢掖宛委于時諸顏
自彼陋巷儀觀肅敏矩度高尚于時諸孟自彼鄒嶧
既齊既稷既匡既勑于時諸僚文肅武雍堂上堂下
虎拜惟恭于時諸生左圖右史東序西序鱗次以齒
晉明晝接文思安安兩班組綬咫尺天顔乾文光被
徽猷秩秩六贊絃誦平康皇極宸諭春溫如綍如綸
對時育物元氣氤氳帝藻星光如珪如璋神道設教
令望顒昂臣聞諸書虞歌允諧元首明哉股肱良哉
惟皇邁舜繼離出震百度惟貞一人有慶臣聞諸易
姬彖重元天地養物聖人養賢惟皇邁羲昭賁貞順
神人胥懌民物咸熙昔在先朝臨雍有錄典載詞林
事垂史局日儼東陽歌頌洋洋臣拜稽首以告萬方

起義堂頌并序

唐　張說

堯以天下禪舜舜以天下禪禹禹將宅百揆揔萬國一讓于稷卨再讓于皐繇稷卨先舉伊商與周以之更盛皐繇後天我國家于茲受命非舜以考天而疇咨審靈命之陰隲非禹以享天而德讓知歷數之有歸及乎元元間出光大前慶垂道德而統運依清虛而立法天祚我李厥惟舊哉幷州起義堂者皇天造帝之初高祖誓衆之地也隋氏失御國亂無家小道自賢大才胥忌惟宮室陂池之好惟沈湎暴慢是保

上帝不歆黎人咸戚六軍踰海而東敗萬乘過江而南虓豺狼入邑猰貐爭人黔首囂然亏將無訢我高祖感之乃龍躍晉水鳳翔太原百神前驅萬姓來奔開咸陽入天門用湯武之兵靜新室之亂遵唐虞之典承太平之基率百官受終於文祖輯五玉班瑞於諸侯類圓禋方之禮備封功爵德之議允約法惟簡代虐以寬子惠困窮懷柔蠻貊金石一變日月重華近古以來未有革命易姓若此之盛者也非天私我有唐惟天祐于積德非唐求於人庶惟人懷于累仁

當此之時太宗内啓聖謀外行專斷躬擐甲冑跋履山川駕英雄而爲奥主一區域而定大業周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信今之謂也若夫修德以降命奉命以造邦源濬者流長根深者葉茂天人報應豈相遠哉觀周之興始於后稷公劉承以大王王季皆勤儉忠厚克廣前烈至于文王成之武王啓之康王安之故卜世三十卜年八百天所命也我唐之興也始於臯繇元元承以景皇元帝皆立言邁德重裕後昆至于高祖受之太宗有之高宗守之中宗復舊業睿宗新景命比之周室我何謝焉且如陳德明刑度其躬稼之績元宗道要小其避狄之仁化流率土狄其江漢之域義寧大朝蔑其牧野之戰故武德中太行出大聲曰唐興理萬年蓋天之所命年代未可涯也仲尼曰惟天爲大惟唐則之又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之大者乎於戲先后捨元子而立予主邑煩大位而付予天下自高祖創業百有六戰欽承丕緒十有四載東西南北無思不服山川鬼神亦莫不寧實惟藝祖儲福之所致豈予幼孫菲德之能及方將運心于元妙之境勵志于造化之爐發令爲祥符施惠爲霖雨任賢爲雨暘伏能爲四時俾溥天之下有形者遂全懷生者自足樹鋪野繭田種嘉穀斲雕爲樸捐珠棄玉追大庭而齊風夢華胥而同俗非曰能爾願憑宗祏而效焉癸亥之歲獻春正月濟河横汾省方展義存問黎老緬慕本邦城郭巋然桑梓如舊覽風物之憂思尋王業之艱難惟高祖若天地之開闢化成萬類惟太宗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表舉晉陽之甲除君側之盜由唐侯之封升天子之號肇基發迹實在於茲仙駕無所或顧懷於舊土靈魄無方儻來歸於北堂部縣之所宜嚴奉前人有言曰禮不忘本樂保其德如姬詠周原而劉歌沛邑思我烈祖如聞歎息之音嗟爾後人無忘成功之頌頌曰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降觀四海求人之瘼吁彼隋煬其政不蒦眷我高祖此惟其宅天輔臯繇明刑弼教道尊老氏同元体妙仁表四乳明融獨照隨父訖心良史辨貌高祖誕靈神光夜燿天妹作合日兄夢紹

祚生文帝膺運會昌首唱高祖騫飛晋陽萬夫一心
元戎起行火旗炎炎雲烏洋洋五星逐帝萬國謳唐
天網恢踈王師節制威雅連戮老生摧蔑山祇引軍
河龍渡帝渭倉散積離宮弛閉關輔来蘇遠方咸惠
長安宮室上法太微隋遷寶冎唐在璿璣伏入雙闕
詔出九圍三靈協戴百禄同歸帝謂太宗表正封略
濤蕩飈掃霆馳電爍斂不摧鋒弩無再彍西平汧隴
東取河洛杲𧶘德充頭懸面縛北走獯鬻南達蠻荆
遠碣作乂梁岐厎平風動神行海隅蒼生莫不来庭
於昭我堂晢衆資始天命所起于胥頌美維予小子
夙夜敬止於戲皇王緒思不忘

上黨舊宮述聖頌并序

唐 張說

維開元十有一祀正月皇帝展義於河東扶右太行
留宴上黨整兵燿武入於太原設都建頌以崇王業
南轅汾睢祈穀后土天清日朗神歆如苔三月庚午
飲至長安六軍解嚴四方和會遍觀法象遐詠德澤
大震巡之典修美漢祠之禮舉人心翕而一變神物
效而無方於是邠王臣守禮寧王臣憲申王臣撝岐
王臣範薛王臣業獻書於内開府儀同三司臣璟尚
書臣晙臣象先臣頲御史大夫臣灌抗疏於外僉曰
陛下受天歷数稽聖典謨道貫三靈仁育萬類掃陰
沴而覩日開闢之功也尊文考而御天帝王之孝也
天以陛下為子人奉陛下為君萬殊之福斯應畢臻
三代之風頌聲咸作今路人懷代邸詠泗亭採聖崖
延立石將表潛龍之館勒啓聖之圖勤亦至矣陛下
推而不報其何以下塞衆望上對神休哉臣聞天之
所啓人之忻戴必憑曆聖元懿之德元命真符之紀
功業見乎變德施加乎時德厚者施溥功元者應速
或階晦以彰或由難而昌盖生其德之謂天授其時

之謂命天有成命其可沒乎陛下昔居是州也紫雲在天神光照室白鹿来擾黄龍上昇隴出仙洞而神魚躍山開禪穴而靈鍾韻謠言合讖巨迹引途嘉李傍連祥著自起當此時也金石預變獄訟先歸政般六府人重五教陶無竊器漁有讓泉神而化之人不知力昔龍負圖而大舜登狼銜鉤而后殷昌元圭錫於夏禹赤伏歸於漢光應運協符希代稱寳未有窮祥極瑞傚儻瓌異如今之至者矣若元貺集而不彰則神心不說鴻業成而不賛則祝告無聞是掩天休而蓋聖德也臣子之罪將何解焉願聽路人以揚丕列帝曰往者中宗違代國步微艱天祚我唐大命集於睿宗大聖真皇帝朕畏天將命不敢怠遑其乾符坤珍皆先聖之餘福朕何力之有焉然重違昆弟公卿之請抑以敬從無爲虚美重朕不德也羣臣遊聖蕩莫能名約乎舊史敢頌成績辭曰

帝德廣運乃聖乃神天祚聖兮唐惟舊邦其命維新再受命兮帝初正人降居上黨天下徃兮黄龍晝見攀而上九五象兮帝遊于野紫雲之下求必在兮帝寝於堂變龍有光觀者駭兮天遊童謠木連著立總神異兮靈鐘完穴編鹿赤魚何詭異兮上天無聲託類附形覺悟人兮聖皇齋栗在得戒失昭事神兮皤皤潞老樂我王道愛舊宮兮赫赫頌功與天比崇德無窮兮

頌

武功

大唐中興頌并序　　唐　元結

天寶十四年安禄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天子幸蜀太子即位于靈武明年皇帝移軍鳳翔其年復兩京上皇還京師於戲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於歌頌若令歌頌大業刻之金石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爲頌曰

噫嘻前朝孽臣姦驕爲昏爲妖邊將騁兵毒亂國經羣生失寧大駕南巡百僚竄身奉賊稱臣天將昌唐繄睨我皇匹馬北方獨立一呼千麾萬旂戎卒前驅我師其東儲皇撫戎蕩攘羣兇復服指期曾不踰時有國無之事有至難宗廟再安二聖重歡地闢天開蠲除妖災瑞慶大來兇徒逆儔涵濡天休死生堪羞功勞位尊忠烈名存澤流子孫盛德之興山高日昇萬福是膺能令大君聲容沄沄不在斯文湘江東西中流浯溪石崖天齊可磨可鐫刋此頌焉何千萬年

鳳翔出師紀聖功頌　唐　楊炎

維唐七葉姦臣大盜于二京皇帝龍鳴於河北觀兵雍上建都發號以朝萬國心罄天地志通幽昧淳精四達大造元成於是巢山駕海之羣狼纛鳥章之君不期而趨於闕下者四十有三萬元帥廣平王俶太尉光弼司徒子儀等稽首言曰臣聞天啓聖以佚時聖感時而赴難意者河洛徯怨後東征之期人靈駿奔望西狩之禮天子方齊寶輅講金匱之書翼日霓旌武賁大車之輪黃鉞靈鼉彤弓太阿荆韓楚魏之廣七閩五溪之長金鼓百萬車徒九合大陣于東郊皇帝建白髦以誓于軍曰維高祖歆于上天四宗重光照臨下土百有五十祀至于聖皇總武之干戈備文之法象叢爾逆虜敢迷天紀盜我符璽釁我威靈使四海之内兵革縱横肝腦塗裂旻蒼降鑒錫命于予俾纘夏巳墜之功寬堯未刑之族於戲予匪王帛山河是愛惟蒼生災害是憂匪天命威力是憑惟人心忠義是保咨爾張目成天羅植髮成干櫓布和成将帥厲氣成風雲若作進退爾惟旗鼓若斷首尾爾惟常蛇若戮鯨鯢爾惟干将若拯沈溺爾惟巨艦夏有一旅之衆武有十人之謨志定金石信非盟誓爾其念哉是時天威動六合兵氣連太白乾坤爲之坱軋河嶽爲之震蕩彼狐鳴鑿齒之徒不崇朝而聲反於謳歌形歸于蹈舞者幾過半矣故鄠杜之師以形勝灞上之兆以威逐桃林之陣以奇破河洛之孽以氣摧帝乃開天牢廻豹尾陵顥氣鎖攙搶麾龍東鉞元女侍生乃考夏氏配天之義備漢皇建武之典雲髦玉輅山動地踊降自西雍幸于京師萬姓前導百靈爲衛布德澤望陵寢悲黍稷之将離覧城闕之爲墟以雷雨洗川澤以皇風清怨怒以大賞議勳勞以成功告宗廟以詳明去聾昧以惠政哀困窮清蹕而奉聖皇稱觴以朝前殿于是東國耆老長安士庶排御幹入天庭動千門呼萬歲烟雲下遶林藪山廻神靈頌于堂精魄感于廟王侯慶於國父子洽于家鐘石反于懸罍俎陳于席俾不思而降不祭而歆以元和感生淳古于是宰臣聚而言曰主上以神武清難至德遂人崇勛絕瑞光照萬古開闢日月于今六年

百姓豈忘力于帝乎人臣孟謝生于天乎請相與鑿石于誓師之場告成于得衆之地斯王道之盛典臣炎稽首敢獻頌曰

天命帝兮蕩妖氛交風雨兮會秦門惟聖德兮漫海外五單于兮勇士會俗烏獸兮家雲島越浮山兮泛青艸微羽騎兮列天營啟金縢兮賜長纓日爲車兮雷爲鼓醢鯨鯢兮掃烟雨開明堂兮饗文祖帝爲皇兮后爲母歌雲臺兮册王府篆穹石兮駕終古

元和聖德詩一首并序　唐　韓　愈

臣愈頓首再拜言曰臣伏見皇帝陛下即位以来誅流奸臣朝廷清明無有欺蔽外斬楊惠琳劉闢以收夏蜀東定青徐積年之叛海内怖駭不敢違越郊天告廟神靈歡喜風雨明晦無不順從太平之期適當今日臣蒙被恩澤日與羣臣序立紫宸殿下親望穆穆之光而其職業文在以經籍教導國子誠宜率先作歌詩以稱道盛德不可以詞語淺薄不足以自效爲懈輒依古作四言元和聖德詩一篇凡千有二十四字指事實錄具載明天子文武神聖以震動百姓耳目傳示無極其詩曰

皇帝即祚物無違拒曰暘而暘曰雨而雨維是元年有盜在夏欲覆其州以踵近武皇帝曰嘻豈不在我負鄙爲艱縱則不可出師征之其衆十旅軍其城下告以福禍腹敗枝披不敢保聚擲首陴外降幡夜豎疆外之險莫過蜀王韋臯去鎮劉闢守後血人于牙不肯吐口開庫啗士曰隨所取汝張汝弓汝伐汝鼓汝爲表書求我帥汝事始上聞在列咸怒皇帝曰然

嗟遠士女茍附而安則且付與讀命于庭出節少府
朝發京師夕至其部闔喜謂黨汝振而伍蜀可全有
此不當受萬牛鬻肉萬甕行酒以錦纏股以紅帊首
有恇其兒有餌其誘其出穰穰隊以萬數遂劫東川
遂據城阻皇帝曰嗟其又可許爰命崇文分卒禁禦
有安其驅無暴我野日行三十徐壁其右闢黨聚謀
鹿頭是守崇文奉詔進退規矩戰不貪殺擒不濫數
四方節度整兵頓馬上章乞討俟命起坐皇帝曰嘻
無汝煩苦荊并洎梁在國門戶出師三千各選爾醜
四軍齊作殷其如阜或拔其角或脫其距長驅洋洋
無有齟齬八月壬午闢其城走載妻與妾包裹稚乳
是日崇文入處其宇分散逐捕搜原剔藪闢窮見窘
無地自處俯視大江不見洲渚遂自顛倒若枿投臼
取之江中枷脰械手婦女纍纍啼哭拜叩來獻闕下
以告廟社周示城市咸使觀覩解脫攣索夾以砧斧
婉婉弱子赤立傴僂牽頭曳足先斷腰膂次及其徒
體骸撐拄末乃取闢駭汗如寫揮刀紛紜爭刌膾脯
優賞將吏㭊珪綴組帛堆其家粟塞其庾哀憐陣歿

廩給孤寡贈官封墓周帀宏溥經戰伐地寬免租簿
施令酬功急疾如火天地中間莫不順遂幽恒青魏
東盡海浦南至徐蔡區外雜虜怛威報德踴躍蹈舞
掉棄兵革私習簋簠來請來覲十百其耦皇帝曰吁
伯父叔舅各安爾位訓厥甿畮正月元日初見宗祖
躬執百禮登降拜俯薦於新宮視瞻梁梠威見容色
淚落入俎侍祠之臣助我惻楚乃以上辛於郊用牡
除於國南鱗筍毛簴廬幕周禮開揭磊砢獸盾騰拏
圓壇帖妥天兵四羅旂常婀娜駕龍十二魚魚雅雅
霄昇于卯奠璧獻斝衆樂驚作轟豗融冶紫燄噓呵
高靈下墮羣星從坐錯落侈哆日君月妃煥赫婐姬
瀆鬼濛鴻嶽祇嶪峩欽汏羶薌產祥降嘏鳳皇應奏
舒翼自拊赤鱗黃龍逶陀結糾卿士庶人黃童白叟
踊躍歡呀失喜噎歐乾清坤夷境落褰舉帝車迴來
日正當午幸丹鳳門大赦天下滌濯剗磢磨滅瑕垢
續功臣嗣拔賢任耇孩養無告仁滂施厚皇帝神聖
通達今古聽聰視明一似堯禹生知法式動得理所
天錫皇帝爲天下主并包畜養無異細鉅億載萬年

敢有違者皇帝勤儉盥濯陶瓦斥遺浮華好此綈紵勑戒四方侈則有咎天錫皇帝多麥與黍無召水旱耗于雀鼠億載萬年有富無寠皇帝正直别白善否擅命而狂既翦既去盡逐羣姦靡有遺侶天錫皇帝龎臣碩輔博問遐覩以置左右億載萬年無敢予侮皇帝大孝慈祥悌友怡怡愉愉奉太皇后浹於族親濡及九有天錫皇帝與天齊壽登兹太平無怠永久億載萬年爲父爲母博士臣愈職是訓詁作爲歌詩以配吉甫

獻平淮西雅并表

唐　柳宗元

臣某言臣負罪竄伏違尚書牋表奏十有四年聖恩寬宥命守遐壤懷印曳紱有社有人云云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天造神斷克清大憝金鼓一動萬方畢臣太平之功中興之德推校千古無所與讓臣伏自忖度有方剛之力不得備戎行致死命况今已無事思報國恩獨惟文章伏見周宣王時中興其道彰大於後罕及然徵於詩大小雅其選徒出狩則車攻吉日命官分土則崧高韓奕蒸人南征北伐則六月采芑平淮夷則江漢常武鏗鏘炳燿溢人耳目故宣王之形容與其輔佐今由望之若神人然此無他以雅故也臣伏見陛下自即位已來平夏州夷劍南取江東定河北今又發自天衷克翦淮右而又大雅不作臣誠不佞然不勝憤踊伏以朝多文臣不敢盡累數事謹撰平淮夷雅二篇雖不及尹吉甫召穆公等庶施後代有以佐唐之光明謹冒死再拜以獻平淮夷雅二篇

皇武命丞相度董師集大功也

皇耆其武于潑于淮旣徒旣車環蔡其來狡衆昏嚚甚毒于酲狂奔叫呶以扞大刑皇咨于度惟汝一德曠誅四祀其傒汝克錫汝斧鉞其徃視師師是蔡人以宥以釐度拜稽首廟於元龜旣類旣禡於社是宜金節煌煌錫鏑雕戈犀甲熊旆成命是荷度拜稽首出次於東天子餞之罍斝是崇鼎臑俎胾五獻百籩凡百卿士班以周旋旣涉于滻乃翼乃前孰啇厥猷其佐多賢究究周道于山于川遠揚邇昭陟降連連我旆我旗于道于陌訓於羣帥拳勇來格公曰徐之無恃頟頟式和爾容惟義之宅進次于郾彼昏卒狂袞兇鞠頑鈴蝟斧螗赤子匍匐厥父是亢怒其詾芽以悖太湯王旅渾渾是佚是怙旣獲敵師若飢得餔蔡兗伊窘悉起來聚右擣其虛靡愆厥慮載闢載祓承相是臨弛其武刑諭我德心其危旣安有長如林曾是讙譊化爲謳吟皇曰來歸汝復相予爵之成國柞以旻墟度拜稽首天子聖神度拜稽首皇祐下人淮夷旣平震是湖南宜廟宜郊以告德音歸牛休馬豐稼於野我武唯皇永保無疆

皇武十有一章章八句

方城命愬守也卒入蔡得其大醜以平淮右

方城臨臨王卒峙之匪徼匪競皇有正命皇命於愬徃舒余仁踣彼艱頑柔惠是馴愬拜即命於皇之訓旣礪旣攻以後厥刃王卒巖巖熊羆是式衛勇韜力日思奮殛寇昏以狂敢蹈朔疆士獲厥心大祖高驤長戟酋矛粲其綫章右剪左屠聿禽其良其良旣宥告以父母恩柔于肌卒貢爾有維彼攸恃乃偵乃誘維彼攸宅乃發乃守其是爰獲我功我多陰諜厥圖以究爾訖雨雪洋洋大風來加于燠其寒于邇其遐汝陰之茫懸瓜之峨是拔是震大殲厥家狡虜旣縻輸於國都示之市人即社行誅乃諭乃止蔡有厚喜完其室家仰父俯子汝水沄沄旣清而瀰蔡人行歌我步逶遲蔡人歌矣蔡風和矣孰類蔡初胡甒爾居式慕以康爲愿有餘是究是咨皇德旣舒皇曰咨愬裕乃父功昔我文祖惟西平是庸內誨于家外刑于邦孰是蔡人而不率從蔡人率止惟西平有子惟我有臣疇允大邦俾惠我人于廟告功以顯萬方

方城十章章八句

平江漢頌

明　宋濂

天命皇上爲億兆生民主旌麾所向悉臣悉庭初以軍旅之師興濠泗間遂撫淮南平江東攻浙東西下之版圖所入方數千里定都江左發政施仁戴白之叟垂髫之童涵泳至化皞皞熙熙如承平時於時陳友諒據有江漢之地僭居大號賊殺其主修蒙衝𢈈驅烝黎如蹈水火不自度力又集蜂蟻之衆直窺豫章三月不解皇赫斯怒乃召羣臣于庭而告之曰陳虜不道敢屢予侮昔者蕩搖我邊方侵軼我姑孰伺偵我金陵賴爾一二臣隣之力攻而敗之予亦親震其穴巢中宵竄走假息武昌予不忍追殲之冀其悔禍以自追於天刑癸卯之夏乃復圍我豫章是其凶德無厭自取殄滅此天亡之時天之明威予不敢不順惟爾熊羆之臣不二心之士尚弼予以成厥功羣臣曰都于是右丞臣達參知政事臣遇春帳前親兵指揮使臣國勝同知樞密院事臣永忠臣通海備厥戎器簡厥師徒以俟七月癸酉上躬擐甲冑禡纛龍江師樓船數百蔽江而上陳虜大讋解圍而逃丁亥

與我師遇鄱陽湖之康郎山戊子上分舟師爲十二屯命達遇春永忠突入虜陣呼聲動天地矢鋒雨集砲聲雷鍧波濤起立飛火照耀百里之内水色盡赤焚溺死者動一二萬流尸如蟻滿望無際己丑焚僞平章舟刈戮餘二千辛卯復酣戰虜將張定邊素號梟猛上親禦之將士皆死戰歷一二時遇春等左右夾擊殺士卒無筭張中矢百餘而退潛保鞋山不敢吐氣我師亦據湖口扼彼喉衿列柵南北江岸置火筏中流水陸嚴戒以俟其發八月虜食盡遣舟五百艘掠糧都昌又爲我大將所獲壬戌虜計窮冒死突出將上趨九江上命諸將一時俱合其大戰如戊子自辰達酉督戰益急友諒中飛矢斃于舟中癸亥降其衆五萬上命釋之不戮一人凱歌而旋舳艫相啣旌旗飛翻不疾不徐委蛇而來萬姓歡迎俯伏道左山川草木皆有喜色告廟飲至行賞論功賜遇春田若干其餘將士賚金繒有差臣稽在昔曹操治水軍八十萬來攻孫權而周瑜黃蓋敗之于赤壁苻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以侵晉而謝元謝石乃敗之於淝水然赤壁不過一焚而走淝水亦不過軍亂而奔初未嘗大戰也而史臣具書之以爲千古美談矧今湖口之捷血戰累日天地爲之晦冥日月爲之亡光山河爲之震盪其神功駿烈炳耀鏗鍧與天無極較之二國未足多讓而歌詠不作非甚闕典與臣謹備著其事撰爲詞頌一通以流鴻績于無窮以俟太史氏之采録云其詞曰

天眷有德實爲哲皇肆其神畧以靖寇攘義旗東指罔敢弗恭風烈虎嘯雲遊龍驤長淮既歸江左攸屬浙之東西樹侯置牧乃建國家以奠南服以懷中原以控西蜀蠢爾小醜敢讐大邦集其兇頑鋒蝟斧螗輕洪我疆以跳以踉亦既剪刈僵骸覆江洊齊六軍直傾其穴釋而勿誅俾自懲刷闓胡不然復豕而咥翹其螽臂當吾車轍皇明震怒歷告在廷是決不悛命將徂征爾選舟師爾整甲兵漕爾糗糧各傾爾誠摇光在中彘則之月禡牙江濱皇秉巨鉞以誓以戒以速其發紀律精明飈火奮激旗旐揚揚舳艫將將矛戈洸洸鎧胄明明載怒載厲載飛載颺雄威所忝

已無荆湘既與虜逢大行衘擊藥騰蒸駭星流火戟
雇鋋電犇巨轟雷劈殺氣冥蒙不辨咫尺矢鋒所貫
什五聯聯縱横交紐命隕弗顛攢槍湊飄箭束蝟編
流尸塞川舟行弗前虜魄既褫扶創而逸聚于湖奥
僅存喘息我方植栅江之南北火筏在流掩蔽如翼
越歷四旬飛走途窮將冒萬死以絶其衘我既見之
千艫如龍似兎之走而鷹之從酣戰六㫖由辰達酉僕
姑一發殪此酋首貫睛及顱仆若枯柳大憝既除餘
不能醜遁相告言我誠不振我華我頑我歸至仁誰
謂培塿可高嶙峋再拜稽首来降来臣皇曰俞哉汝
俘予受宥汝弗劉予汝父母汝凍予衣汝饑予
哺昔何昏迷今始撤藩奏凱而旋騎吹欝摇形于樂
歌節以鐲鐃飲至廟頒賞於朝帛堆其家向登其庖
都人聚觀舉手加額或嘆或謡有聲嘖嘖干戈相尋
匪一朝夕自今昇平可坐而筴惟皇神武動則克之
羣策盡屈四方式之惟皇寛慈降則釋之義聲動盪
疇能敵之惟皇明斷遇事即决洞見千里不隔一髮
所以四征成此駿烈小大畢朝孰敢肆孽在昔赤壁

洎乎合淝事以幸集尚傳策書况兹之功俊偉赫熹
揆古無讓可無詠詩臣雖微賤文字是職對揚皇休
并獻臣臆三代以還用仁興國皇宜遵行永作民極

平西蜀頌并序　　明　劉基

臣聞天命真主混一六合必先有以爲之驅除然後收拾以歸其籠自古及今同一揆矣是故冬寒之極必有陽春激湍之下必有深潭大亂之後必有大治理則然也元德既衰九土麋沸鴟張狼顧之豪彌滿山澤萬姓魚喁無所籲告天乃命我皇帝肅將武威代伐乎不道故一伐而定荆湖再伐而舉全吳三伐而海甸廓清四伐而東粤南閩悉歸版圖於是四伐中原拾宋据秦犁趙拔燕兵鋒未至聲聞先及神讋鬼慄闔闢俯伏元兇青伏崑崙大漠交趾鐵耳之國罔不歆琛奉表稽首闕下無敢後者獨明昇竊據巴蜀雖遣使奉貢而不去僞號大臣皆請討之皇帝憐其父沒子幼數遣使招之不至乃命將帥師代之洪武四年大軍破瞿唐殺其將某郡邑鎮戍望風送款昇乃率其官屬奉璽印詣軍門請降蓋至建國至是凡五年而天下一統何其易耶因知天命有在而羣雄並起爲之驅除也臣甚受恩深厚無能補報遙聞捷音歡嘉踴躍不能自已謹撰平西蜀頌一首雖不足以贊揚聖德萬一亦聊以寓葵藿嚮日之忱云爾其辭曰

惟彼蜀國閒自蠶叢山川隔閡與華不通金牛啓道厥竅斯鑿岷峨岧嶤始連井絡秦以之霸漢以之王諸葛用之震驚北方劍閣倚天瞿唐拆地仰不可攀俯不可視蠢玆羌戎憑其險阻罔知天命大邦是距洸洸虎臣受命于征出師桓桓如雷如霆如雷如霆天子之威廟筭先定鬼神莫違靈旗揮揮指山山摧羌人失魂恩若死灰爰將其臣奉其版籍稽首軍門面縛銜璧六軍奏凱聲動元黄黧童白叟蹈舞康莊四海會同豐年穰穰慶雲甘露自天降祥臣拜稽首受天之佑受天之佑天子萬壽

平雲南頌　　明　王　景

聖天子之御大歷服也維清緝熈載敭武功盪攘羣雄混一函宇於是偃武修文與民休息垂十餘年皇帝若曰元綱解紐土宇爪分朕奮起淮甸鏖戰番易江漢以清捲甲長驅遂定中夏元君北䠀秦晋呉蜀所向風靡不十年而成大業雖天命有歸皆師武臣之略也維雲南一隅獨阻聲教卿謂何如僉曰雲南塹墉壑狼子野心聚螫挺鬬況把匝剌瓦爾密爲元臣子罔知天命宜其無嚮化心若以天兵臨之彼惡能敵帝曰俞哉乃命潁川侯臣傅某西平侯臣沐某永昌侯臣藍某將鷹揚武技之士三十餘萬聲罪致討樓舡蔽江旌旗亘天星流電邁分道並進大軍繇貴廣軼普定下牂牁深踐不毛奇軍繇羅佐關擊烏撒攻可渡河大會於南靖疾若風雨所向克捷元兵蜂屯蟻聚毋敢抗我師者先是下令曰若至曲靖便可輕騎長驅未至十里許大霜霧元司徒答理麻拒烏白江爲陣未成列我師泗水以濟徑前奮擊其陣遂亂達理麻陷於淖生擒之殺將士若干人元兵大奔遂分兵逆可渡河望風席捲梁王把匝剌瓦爾密棄城遁至晋寧率妻子死之雲南平自出師至是凡百餘日得府州若干戶若干馬牛軍實無筭三帥承制建官大軍鎮焉遂下大理拔金齒凡雲南故壤皆郡縣矣明年遣使降車里降緬降八百咸以壤奠貢洪惟天兵不浹十辰拓地萬里西南諸夷悉臣悉妾何成功之速哉盖天子文武神聖徯來望切而有三帥善長駕遠馭也上自漢唐以迄於元羈縻而已乃今與内地等功高千古信乎王者之無外也又明年班師振旅獻俘授馘定功行賞封傅某爲潁國公諸將以下進爵有差於乎古之有盛德大業必形諸歌頌皇風興大雅作草茅微臣不敢多讓謹稽首頓首而爲頌曰

皇明御天統有萬方際天蟠穹武功煌煌三光耀靈海宇聿清叶氣嘉生蒸爲太平蠢茲蠻方稔藏奸宄恇恇攘攘以褻天常乾坤之量海嶽是包彼昏而狂誕敢叫呶皇赫斯怒爰整元戎吉日載戒車攻馬同於鑠王師赫赫桓桓天討是將震慴百蠻兵無留行

勢若震霆日星晦霧江海沸騰鷹揚申靖俘彼統酋
征麾所指載揚天休戰不貪殺殺不却降斥原蹤旆
以迄用康大憝聿逋雈元雚黃拓禹之跡維周職方
表方建官棋布星分佗佗大成以奠其民封豕修蛇
以變以化昔也猰貐今爲騶虞載馳載伐戈鋋不腥
南金象齒罔敢弗違凡此南功三帥僉同維一乃心
上毗帝聰大烈之麗超漢軼唐風雲胥慶天地開張
會朝清明聖化基之萬國一統坐而釐之草茅微臣
作此頌焉武功告成

平安南頌　楊榮

皇天眷命于大明開千萬世太平之鴻業太祖高
皇帝龍飛淮甸順天應人掃清六合凡際天薄海
大小蠻夷之國罔不臣服歲時貢獻雜遝後先無
有少懈自歷代以來土地之廣幅員之長未有若
今日之盛者也我皇上既嗣大統奉若天道率繇
舊章臣民守職夙夜惟寅而海外諸蕃暨諸僻遠
之邦素未入中國者亦莫不梯山航海稽顙扶服
奉獻方物以得瞻覲天朝爲喜幸是蓋遠人向慕
之誠寔繇皇上懷柔之有其道也邇者安南賊人
黎季犛及子蒼濟惡不才滅絕倫理欺天罔聖久
蓄禍心肆虎狼吞噬之暴輿孤鼠狡黠之謀賊殺
其主侵我邊境以逞兇刦奪占城要取其貢賦僭
稱大號毒痛其生民奸宄日滋冥頑益甚朝臣屢
請加致討皇上尚念無知遣使諭以禍福俾其自
新而賊怙終不悛復上表欺誑請迎陳氏孫嘗避
禍來京者歸立之皇上信之不疑遣送還本國而
賊乃伏兵於途要而殺之事聞皇上召廷臣諭之

曰今四方寧靖無事干戈惟兹安南小醜以蕞爾
之地恃其險遠敢逞凶逆其可置之度外乎群臣
咸進言曰悖逆不道國有常憲此而不誅何以警
衆於是不得已告於神明命征夷將軍率偏師往
討其罪師行皇上乃載謀載惟躬詣龍江禡纛而
遣之授以神謀廟筭仍戒其毋妄殺無辜毋毀人
墳墓廬室毋剽掠子女財帛曾未數月師駐鄰疆
不疾不徐紀律嚴明甲冑精鋭旌旗炫燿鉦鼓有
節諸將士感恩慕義人懷敵愾之心奮迅鼓勇徑
絲坡壘破雞翎飛渡富良江直擣東都遂平西都
而賊黨即時殄滅所過秋毫不犯市肆不易百姓
引領望風來歸者日以萬計將臣乃敷宣恩意拯
其焚溺釋其脅從遍求陳氏子孫立之已無遺類
國中官吏耆老咸詣軍門請復古郡縣以隷中國
設官兼治庶幾咸沐聖朝清化以脫遐荒夷狄之
陋俗以永永福其子孫於無窮也捷音入奏皇上
一從所請以其地爲郡縣設官兼治詔爲陳氏立
祠設官典祀悉除苛虐用其才良而廩其無告者

中外聞之莫不懽欣鼓舞以爲皇上恢宏基業之
功光昭於祖宗而安輯黎庶之恩徧及于天下也
臣榮備員禁掖欣覩盛事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於皇太祖統一萬邦普天率土來廷來王歲時貢獻
厥篚相望如彼葵藿傾心太陽兢兢業業端拱而治
嘉祥屢臻靈物畢至文武將相視同一體龍行雲從
風行草靡南平江漢北定朔方中原晏然以耕以桑
閩浙蜀越悉歸版章定鼎金陵既盛而昌我皇繼統
一遵成憲敬天勤民登庸俊彦信賞必伐癉惡彰善
皡皡熙熙恭己南面萬里邈遠如覩目前幽側荒僻
無不燭焉聰明神聖廣運如天無微不被無鬱不宣
蠢兹南夷肆逞悖逆詭詐萬狀罔知紀極在廷臣庶
請加誅殛以振皇威以靖遠域皇帝曰吁藐焉狂獠
敢肆宄頑自致天討乃命大將以遏凶暴以整我師
以控蠻島鎧仗煌煌旗旐央央鉦鼓喧鍧師律而臧
涉彼鉅海鯨波不揚平躋險阻虎豹遁藏嗟爾蠻夷
蕞爾土壤蜂蟻之衆狐貉之黨潛形穴巢孰使狂罔
天戈一麾鬼褫膽喪帝戒將臣神武不殺殲厥渠魁

下人可活我師我旅毋饑毋渴緜緜翼翼其何能遏
帝戒將臣奮揚威武相其原隰冞入其阻旄倪無辜
載用輯撫雖云遐荒我疆我土將臣所至悉諭聖恩
振揚威武雷擊電奔逆豎潛伏殲拔厥根以解倒懸
以霆陳冤帝謂將臣爾訪陳氏厥裔伊何求立續嗣
咨詢陪臣曰無餘裔國人盡傷歎歎怨詈帝曰吁哉
惟彼南人雖在蠻貊同乎大鈞秉而弗理禍亂彌臻
滌瑕蕩穢紀綱維新邦之耆老咸詣轅門請置郡邑
維屏維藩教以忠孝俾知彝倫耕食鑿飲同我夏人
邦人有言荷戈執戟昏迷弗恭妖狐所惑今見王師
如拯焚溺輸誠歸向刳磔洗滌邦人有言聚嘯跳踉
猘犬所至莫知其方今覩義旗正正堂堂引拔崖石
置之康莊扶携涕泣指示天日銷兵歸田裂幟入室
祛其狼暴以傚貿賓世世臣妾永保寧謐將臣撫循
以寬以勤征夫鼓舞行旅懽忻歸牛休馬喜動風雲
萬姓咸曰吾皇至仁捷書入奏大賚勳庸功逾銅柱
勒碑崇崇凡在戎行咸預顒融莫不稽首惟皇之功
惟皇之功克紹太祖惟皇之基超軼前古惟皇之德

上俾堯禹於萬斯年作民父母

清邊頌　　鄒緝

伏惟皇帝陛下以天錫勇智之資紹嗣太祖高皇帝之統緒克勤克慎懷保小民外暨四夷咸加惠撫威德所至無遠不服獨北邊殘元遺孽未底寧順徃者阿魯台梗化弗庭皇上親御六師以討之繇是欵塞稱臣惟尾剌三酋昔受封爵于朝爲邊疆之臣而乃背恩棄信阻兵構逆寇掠邊境皇上以爲此叛命之臣不可以不討也復選將命師親駕征之六月進至撒里却兒之地與戰擊走之追至上剌河鹵酋大集其衆據險以拒我師勇鋭齊發左右奮擊大破之追奔逐北鹵乘夜遁走漠北遂清乃班師而還至飲馬河阿魯台遣其酋長來朝上撫以恩信慰而遣之六月振凱旋北京臣緝不勝慶幸謹撰永樂清邊頌一篇拜手稽首以進

其辭曰

聖王在御四夷咸附悉享悉臣孰敢違忤天之所覆地之所承殊方絶域莫不來庭蠢茲醜鹵包有遺枿煦沫涵恩以長以息惟皇之德懷附以仁錫之封爵俾長其人大漠之墟窮陰之野息養蓄滋以有羊馬乃逞其兇乃肆其奸驕欲是爲因構兵端同類相讎遏我來附掠境盜邊以啓皇怒皇帝曰　曷不可治宜飭六師往伐殛之乃修我戈乃整我旅乃奮我謀乃振我武旗纛旌鉞連屬後先擬金伐鼓震蕩山川北出興和直指沙漠虎旅長驅聲震窮朔進抵其巢索鹵震驚百萬之衆如雷如霆如熊如羆莫不齊奮電掣飈馳川嶽變眩天戈所指孰有不摧旣殲其衆亦殪其魁遏彼大酋剪其遺孽投石糜殼振枯隕葉陰山瀚海所向無堅順附則全違忤則顛旣剗旣除旣殲群醜遏剔腥膻踈遠斥堠旅師飲馬撫納降胡綏之懷之其來塞塗凱入居庸萬民呼忭鐃吹高喧懽聲交旬邊塵絶息皇心攸寧飲至策勲賞賚兼行爾侯爾伯錫爵進秩爾將爾吏咸加優卹皇曰汝士惟予汝功嗟汝勞瘁其休汝躬無功不酬無功不録凡在于行悉蒙優渥麾方九有同仰大明無小無大各遂生成乾端坤倪淸夷軒豁異域殊邦悉從包括聖功旣遠聖德益昭霈澤旁施上齊軒堯選賢任能

置在左右同享太平以期永久三邊靜謐烽燧不傳
於皇聖世惟億萬年

頌

政理

聖主得賢臣頌

漢　王　褒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綿之麗密羹藜唅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略陳愚心而抒情素記曰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己正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干將之璞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鍔水斷蛟龍陸剸犀革忽若篲氾畫塗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筴而不進於行胸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膝驂乘旦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騁馳騖忽如影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凉者不苦盛暑之欝燠襲狐貉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内也是以呕喻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夫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圄空之隆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寗子飯牛離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奧渫而升本朝離蔬釋蹻而享膏粱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虎嘯而谷風冽龍興而致雲氣蟋蟀似秋吟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乂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皐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遞鐘蓬門子彎烏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宏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

上下俱欲懽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必臻是以聖主不偏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翱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遵游自然之勢恬淡無爲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仰詘信若彭祖呴噓呼吸如喬松眇然絕俗離世哉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

慶歷聖德頌　　宋　石介

三月二十一日大昕皇帝御紫宸殿朝百官相得象殊拜竦樞密使夷簡以司徒歸第二十二日制命昌朝參知政事弼樞密副使二十六日勅除修靖素並充諫官四月八日皇帝御紫宸殿朝百官衍樞密使仲淹琦樞密副使乃用御史中丞拱辰御史邈御史平諫官修靖十一疏追竦樞密使勅十二日勅又除襄為諫官天地人神昆蟲草木無不懽喜皇帝退姦進賢發於至聰動於至誠奮於睿斷見於剛克陟黜之明賞罰之公也上視漢魏隋唐五代凡千五百年其間非無聖神之主盛明之時未有如此選人之精得人之多進人之速用人之盡賓為希濶殊尤曠絕盛事在皇帝之德之功為卓犖瑰偉神明魁大古者一雲氣之祥一草木之異一蹄角之怪一羽毛之瑞當時群臣猶且濃墨大字金頭鈿軸以稱述頌美時君功德以為無前之休玉天之績如仲淹弼實為不世出之賢求之于古堯則夔龍舜則稷契周則閎散漢則蕭曹唐則房魏陛下有之諸臣亦幸今天下之

人望為宰相諫官者陛下盡用之此兆雲氣草木踰
角羽毛之異萬萬不侔豈可翻無歌詩雅頌以播吾
君之休聲烈光神功聖德刻於琬琰流於金石告於
天地奏於宗廟存於萬千年而無窮盡哉臣竊羞之
臣嘗愛慕唐大儒韓愈為博士日作元和聖德頌千
二百言使憲宗功德赫奕煒煜照於千古至今觀之
如在當日陛下今日功德無讓憲宗臣文學雖不逮
韓愈而亦官于太學領博士職歌詩贊頌乃其職業
竊擬於愈輒作慶歷聖德頌一首四言凡九百六十
字文辭鄙俚固不足以發揚臣子之心亦欲使陛下
功德赫奕煒煜照於千古萬千年後觀之如在今日
也臣不勝死罪臣賤無路以進姑藏諸家以待樂府
之採焉
於維慶歷三年三月皇帝龍興除出闡闥晨坐太極
晝開閶闔躬攬賢英手鋤奸枿大聲渢渢震搖六合
如乾之動如雷之發昆蟲蹢躅妖怪藏滅同明道初
天地嘉吉初聞皇帝慼然言曰予父予祖付予大業
予恐失墜實賴輔弼汝得象殊重　微密君相予父
予嘉君代君仍相予笙鏞斯協昌朝儒者學問該洽
與予論政傅以經術汝貳二相庶績咸秩惟汝仲淹
汝誠予察太后乘埶湯沸火熱汝時小臣危言蹇蹇
為予司諫正予門闌為予京兆堲予讒說賊叛於夏
往予式遏六月酷日大冬積雪汝暑汝寒同於士卒
予聞心酸汝不告乏予晚得弼予心弼悅弼每見予
無有私謁以道輔予弼言深切予不堯舜弼自笞罰
諫官一年奏疏滿篋侍從周歲忠力盡竭契丹亡義
檮杌饕餮敢侮大國其辭慢悖弼將予命不畏不慴
卒復舊好民得食褐沙磧萬里死生一節視弼之膚
霜剝風裂觀弼之心鍊金鍛鐵寵名大官以酬勞渴
弼辭不受其志莫奪惟仲淹弼一夔一契天實賚予
予其敢忽並來弼予民無瘥札曰衍汝來汝予黃髮
事予二紀毛禿齒豁心如一兮率履弗越遂長樞府
兵政毋蹙予早識琦琦有奇骨其器魁礌豈視居楔
其人渾樸不施剞劂可屬大事敦厚如勃琦汝副衍
知人予哲惟修惟靖立朝讞讞言論磥砢忠誠特達
祿微身賤其志不怯嘗詆大臣亟遭貶黜萬里歸來

剛氣不折屢進直言以補于闕袁相之後含忠履潔
茍為御史鉄叩于楊至今諫疏在于箱匣襄雖小臣
名聞于徼亦嘗獻言箴予之失剛守粹慤與修儔匹
並為諫官正色在列予過汝言無鉗汝舌皇帝明聖
忠邪辨別舉擢俊良掃除妖魃衆賢之進如茅斯拔
大奸之去如距斯脫上倚輔弼間于調燮下賴諫諍
維予紀法左右正人無有邪孽予望太平日不逾浹
皇帝嗣位二十二年神武不殺其默如淵聖人不測
其動以天賞罰在予不失其權恭己南面退奸進賢
知賢不易非明不得去邪惟艱惟斷乃克明則不貳
斷則不惑既明且斷惟皇之德羣下踧踖重足屛息
交相告語曰惟正直毋作側僻皇帝汝延諸侯危慄
墮玉失舄交相告語皇帝神明四時朝覲謹修臣職
四裔走馬墜鐙遺策交相告語皇帝神武解兵修貢
來為屬國皇帝一舉羣臣懾焉諸侯畏焉四裔服焉
臣願陛下壽萬千年

廣聖主得賢臣頌有序

明　王世貞

漢王子淵此頌成於宣帝時其槩言聖主遇臣之艱賢臣遇主之不易一旦得之懽然交欣論說無疑鴻毛順風巨魚大壑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臻臣籍君而顯君享臣之逸雖孟氏之急先務孫卿之請布基何以易此第不原所由得之本與既得之之用是以談業甚微而無宣術究績雖宏而鮮雋味況彼雜霸之朝僅庸㪍能之輔而舉盛際之事歸之殆猶其時班神烏之五章而不奮鶡雀之非德也敢廓其旨探其原而嗣頌其辭曰

昔陶唐命南北正邑司地天而人莆缺焉乃登嬀氏於有鰥俾臯九有而司化椎宴維五佐以胥後先赫乎逖哉莫可擬測已成湯氏之開殷紀也凡五進阿衡而五捐之忍合忍離是何后臣之艱厥而托國之需遲耶迫武丁之微說而姬文之遇尚精誠貫徹孚幽夢遂超徒步而拜卿相此所謂天作之合帝啓其衷萬姓藉以奠安三靈奇而崇降然我觀夫伊氏之

為佐也厥人紀之肇修綠從諫而弗違儼明命之顧
諟敬恭洞乎神祇单夏正而撫九有實一德之所茂
綏說啓心而沃帝在惠善而動時監成憲以無愆學
古訓乃有獲㝵丹書之示戒敬怠勝而類凶吉此深
宮之燕閒而四寓之所景式盖孟氏有言將大有為
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學焉而後臣之夫是以甲而
長為天下尊今夫綱維紛胜易畫也疆圉弱削易益
也甲彫兵瘦易飾也禮弛樂廢易飭也其最難者君
不有其德而唯臣之德臣不受其心而君心之非之
是格彼夫高平之任衛與博陽之濟寬雖梯比其一
支殊未探乎大端宮平折衝廣漢鈎距于黄中外捐
稱乎怒趙竟等之司四時若器法乎先王雖匈奴崩
角而孽已兆于椒房政若絜乎其外擻而精青蝶焉
而内亾夫沛乎巨壑縱鱗翼乎鴻毛順風龍變雲蒸
猋附景從豈不快哉而披聾育然必内滌百私外采
庶忠泰之九二寧不曰上下志同而其繇曰包荒用
馮河不遐遺朋亡是以吉莫鉅乎渙小羣而老莫峻
乎月幾望賢與否其相遠敬怠類乎毫芒當齒爪之
未墮又何異乎腑與腸夫豈唯其下者即周公之赤
舄而非金縢幾不能保其終厥咎寧直成王嗚呼盛
哉亦可畏哉

河清頌　　宋　鮑照

臣聞善談天者必徵像於人工言古者先考績於今鴻羲以降遐哉邈乎鏤山嶽雕篆素昭德垂勲可謂多矣而史編唐堯之功載格于上下樂登文王之操稱於昭于天素狐元玉聿彰符命朴牛文蝳爰定祥歷魚鳥動色禾稚興讓皆物不盈旹而美溢金石頌聲爲之而寢詩人於是不作庸非惑歟自我皇宋之承天命也仰應龍木之精俯協龜水之靈君圖帝寶粲爛瑰英固以業光曩代事華前德矣聖人天飛踐極迄玆二十有四載道化周流元澤汪濊地平天成含生阜熙文同軌通表裏禔福耀德中區黎庶知讓觀英遐外夷貊懷惠秩禮恤勤散露臺之金賑民紓國傾御邸之粟約違迫脅奢去甚泰譏無留飲吠不槃樂物色異人優游鮍血顯靡失心幽無怨魄精照日月事洞天情故不勞伏斧之使號令不肅而自嚴無辱鳳舉之事靈怪不名而自彰萬里神行飈塵不起農商野廬邊城偃析冀馬南金塡委内府馴象棲爵充羅外苑阿紈纂組之饒衣覆宗國魚盬杞梓之

利傍瞻荒遐士民殷富縏軼五陵宫宇宏麗崇冠三川閭閈有盈歌吹無絶朱輪疊轍華冕重肩豈徒世無窮人民獲休息朝呼韓罷酤鉄而已哉是以嘉祥累仍福應尤甚青丘之狐丹穴之鳥栖阿閣遊禁園金芝九莖木禾六秀銅池發膏畝宜以竭薦郊廟和協律烟霏霧集不可勝紀然而聖上猶夙興昧旦若有望而未至宏規遠圖如有追而莫及神明之貺推而弗居也是以琬碑鏐撿盛典蕪而不治朝神省方大化抑而未許崇文協律之士蘊儛頌於外坐朝陪宴之臣懷揄揚於内三靈佇睠九壤注心既有日矣歲官乾維月躔蒼陸長河巨濟異源同清澄波萬壑潔瀾千里斯誠曠世偉觀昭啓皇明者也語曰影從表瑞從德此其效焉宣尼稱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傳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皆傷不可見者也然則古人所未見者今殫見之矣孟軻曰千載一聖是旦暮也豈不信哉夫四皇六帝樹聲長世大寳也澤浸羣生國富刑清鴻德也制禮裁樂惇風遷俗文教也誅鞏羯黠東頽象闕武功也鳴禽躍魚滌穢河渠至祥也大寳鴻德文教武功其崇如此幽明同贊民祇與能厥應如彼唯天爲大堯實則之皇哉唐哉疇與爲侶抑又聞之勢之所覃者淺則美之所傳者近道之所感者深則慶之所流者遠是以豐功懋命潤色縢策盛德形容藻被歌頌察之上代則奚斯吉甫之徒鳴玉鑾於前視之中古則相如王褒之屬馳金羈於後絶景揚光清埃繼路故班固稱漢成之世奏御者千有餘篇文章之盛與三代同風由是言之斯乃臣子舊職國家通議不可輟也臣雖不敏敢不勉乎乃作頌曰

窺刊崩石据逸殘竹巢風寂寥義埃綿邈鉅生大年瞻學淵聞聲繍成景粉績顓軒徒歆井科未覩天河亘古通今明鮮晦多千齡一見書史登歌旋我皇駕揆景方塗凌周跳殷蹶唐轢虞如彼七緯累璧重珠高祖撥亂首物定靈更開天地再鑄羣生帝御三傑龍步八埛朔南暨教海北騰聲淪深格高決遐洞冥堯咢遷宋元圭告成大明方徽鴻光中徽聖命誰堪皇歷攸歸謀從筮協神與民推黃旗西映紫蓋東輝

納瑞螭玉升政衡機金輪豹飾珠冕龍衣正位北辰
垂拱南面天下何思日用罔倦復禮歸仁覩恒通變
一物有違戚言毀膳菲躬罰法厚下安宅謙德彌光
損道滋益孝崇禋祀勤隆耕籍饋酎秋羊封墠春骼
嬰耋兼粱鰥孤重帛體由學染俗以教遷禮導刑清
樂邑風宣分衞讓齒折訟推田野旌伏彥朝賞登賢
儒訓優衆武節焱驚文憲精宏戎容犀利梐　明審
程覆周備吏礪平端民羞幸覬桴鼓凝埃烽驛垂警
銷我長兵歸爲農器閟外水鄉彰表炎國隴首西南
渤尾東北艳艳嶺丹渾渾泉黑移琛雲勉轉隼卬棘
狼歌薦功鳥譚陳德治博化光民阜財盛班白行謡
青綺高詠雲表幽和物章明慶麗植雕質蠢行藻性
仁草晨莩德宿宵映海無隱風山有黃落牛羊内首
閭戶外拓瑞木朋生祥禽華作薰風蕩閶飴露流閣
器範神妙剛潤象藥匪直也斯偉慶芳溱注彼四瀆
娟此雙川伏靈追紀闕貺遐年澄波　嶽鏡流葱山
泉室凝漇水府清涓浼敝夷都降眂驪淵朱宮潛櫂
紫闕陰鮮昔在輿德王風不昌乃溢乃竭或壅或亡
潔源滥壑曾是未央先民永慨大道悠長云何其實
鍾我皇聞諳師說天竦聽客分介焉如響匪遠惟疾
矧是皇心妙夫貞一左右天經戶牖人術訏謨布簡
絲言盈室織有綿祀清豈崇日一人之慶吹萬稟和
靈根方固修源重波副扆貳哲帝體皇柯景雲蔚嶽
秀星聯羅垂光九野騰響四遐輔車咢足磐石虎牙
世匹周室基永漢家泰階既平洪河既清大人在上
區宇文明燕夫議道漁父濯纓臣照作頌歸德　聲

神雀頌　許善心

臣聞觀象則天乾元合其德觀法審地域大表其
尊雨施雲行四時所以生殺川流岳立萬物於是
裁成出震乘離之君紀鳳司鳩之后玉鐘玉斗而
降金版金縢以傳並陶冶性靈含煦動植彤元珠
于赤水寂明鏡于靈臺莫不景福氤氳嘉貺雜集
馳聲南薰越響雲韶粵我皇帝之君臨闡大方抗
太極負鳳邸據龍圖不言行焉揖提建指不肅清
焉喉鈴啓閉括地復夏截夏剪商就望禮其尊登
降昌其會綿區泱宇遐至邇安騰實飛聲亘暢旁
施無體之禮威儀布政之宮無聲之樂綴兆揔章
之觀上庠養老躬問百年下士字民心為百姓月
捿日浴熱坂寒門吹鱗沒羽之鄉赤蚍青馬之裔
解辮請隷削袵承風豈止呼韓北場遠頌狼居之
岫熄慎南境近表不耐之城故使天不愛道地寧
悋寶川岳展異幽顯效靈狎素游𩓐園膏潄醴半
景青赤孽歷䨓盈足足懷人般般擾義祥祐之來
若此升降之化如彼而登封盛典雲亭佇白檢之
儀致治成功紫燎靡元珪之吉雖奉常定禮武騎
草文天子抑而未行推而不有允恭克讓其在玆
乎七十二君信蔑如也故神禽顯貢元應時昭白
爵主鐵象之奇赤崔含丹書之貴班固神爵之頌
履武戴文曹植嘉雀之篇棲庭集牖未若于飛武
帳來賀文梳刷彩青蒲將翱赤罽玉几朝御取翫
軒楯之間金門旦開兼留翬翟之鑒終古曠世未
獲前聞福召冥徵得之玆日歲次上章律諧大呂
元枵會節元英統時至尊未明求衣晨興于含章
之殿爰有瑞雀翺翔而下載行載止當扆宁而徐
前來集來儀乘軒墀而顧步夫瑞者符也聖主之
休徵雀者爵也聖人之大寶謹按考異記曰軒轅
有黃爵赤頭立日傍占云土精之應又禮稽命徵
云祭祀合宜則黃爵集昔漢集泰畤之殿魏立文
昌之宮一見雍邱之祠三入東平之府並旁觀迴
矚事陋人微奚足稱之矣抑又聞之不刳胎剖卵
則鸞風馴鳴不漉浸焚原則螭龍盤蜿是知陛下
止殺故飛走宅心皇慈好生而潛浮育德臣面奉

綸綍垂示休祥預承嘉宴不勝藻躍李虔僻處西
土陸機少長東隅微臣慙于往賢逢時盛乎曩代
輙竭庸瑣敢獻頌云
太素式肇大德資生元功不器道要無名質文昘草
沿習因成祥圖瑞史赫赫明明天祿大定於鑠我君
武義廼武文教惟文横塞宇宙旁疑射汾軒物重造
堯風再薫煥發玉策昭彰帝道御地七神飛天五老
山祇吐秘河靈孕寶黒羽升壇青麟伏阜丹烏流火
白雉從風棲阿德邵鳴岐祚隆未如仙雀近賀王宮
五靈何有百福攸同孔圖獻赤荀文表白節節奇音
行行瑞迹化玉鏘辰游環陛戟上天之命明神所格
綏應在旟伊臣頌焉永緝丹素方流管絃頌歌不足
蹈舞而宣臣拜稽首億萬斯年

膏露頌　明　宋濂

洪武二年冬十月十有三日甲戌膏露降於乾清宮
後苑蒼松之上皇帝勑中官折示禁林諸臣光潤如
酒凝結如珠昉白飴甘彌布松柯馨烈之氣旁達左
右勃欝淋漓熏涵太和天休震動中外嘆嗟又明日
丙子上御外朝左丞相宣國公臣善長帥羣臣稱賀
上若曰甘露之降載在往諜然休咎之徵當以類應
朕惡足以致斯卿等尚明為朕言之參知政事臣稼
對曰聖人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膏
露呈瑞陛下敬恭天地輯和人民故天不愛道而嘉
祥徵顯也起居注臣觀對曰帝王恩及於物順於人
而甘露降陛下誕寛民賦衆庶驩豫底于敉寧神應
之臻職此故也翰林侍讀學士臣素對曰王者敬養
耆老則甘露降而松柏受之尊賢容衆則行葦受之
今露降于松則陛下養老之所致也宜以制幣策告
宗廟頒于史館以永億萬年無疆之聞上情存損挹
皆推而不居言既已丞相帥其班以退翰林學士臣
濂竊伏自念氐北有星名為天乳若明而潤則膏露

下焉王者德格于上恩覃于下靈氛充物秘貺斯甄此天人感應之常理也欽惟皇上興自臨濠匹馬渡江十五間遂成帝業天瑞育滋不一而足彩霞成鳳鄉雲聚繡赤烏飛翔白兔俯伏瑞蓮並拳嘉木孕文實皆天之所命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今又睹茲聖徵則其德洞淪冥功成不宰三瑞沓至千休滋彰有不期然而然者矣雖然傳有之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所以孔子之作春秋祥瑞不書而有年則書豈不以天道元遠難知而人事之為可徵者乎皇上以天縱之聖留神至治以得仁賢為瑞以五風十雨為祥視彼前代植金莖以承液夸嘉瑞以紀年者未嘗不指以為戒則其英明之識超絕之智卓冠百王為法萬世是宜美盛德之形容播諸樂歌被之管絃以示聖子神孫于無窮云其辭曰

上天降康甘露之襄於粲其英純乾發自陽以布于下方凝于休祥其祥伊何靈氣孔多有甘者液載仁惟澤潛靈是錫誕啓皇之德天地相合鴻休翕集厥厭浥浥紛紛容容匪隨日以食兆厥聖徵如卿之雲如景之星如日之重輪沖和氤氲以文我太平惟皇之聖貞符自應不卑而泳不高而迎茀禄之攸盛惟皇之明貞符爾承不歆而傾不怵而盈茀禄之攸寧休慶之郎四國之式有濯厥聲耀于千齡

嘉瓜頌　宋濂

皇明式於九圍德漸仁被和氣薰蒸靈物效祥乃洪武五年夏六月嘉瓜生於句容張觀之園雙實同蒂圓如合璧竒姿分輝緋色交潤誠爲曠世之產壬寅京尹臣遇春函以素匣圖其形於上移文儀曹請以奏聞癸卯尚書臣凱等奉瓜以獻時上御武樓中書右丞相臣廣洋左丞臣庸同知大都督府事臣英御史中丞臣寧翰林學士臣濂咸侍左右天顔怡愉重瞳屢回良久乃言曰徵之往牒其事云何丞相奏言漢元和中嘉瓜生於郡國唐汴州亦獻嘉瓜禎祥之應有自來矣陛下勵精圖治超漢軼唐故天錫之珍符太平有象實見於茲上謙讓弗居然而靈貺之臻復不可不承乃詔内臣賓諸乾清宮翼日甲辰薦諸太廟臣濂退而思之夫瓜蓏之屬也其蔓遠引其葉阜蕃詩傳有之神瓜合形表緜緜之慶此固兆聖子神孫享億萬載無疆之祉況瓜之所出本於回紇中國討而虁之故名爲西方今聖上命大將軍統帥西征甘肅西凉諸郡俱下而瓜沙已入職方行見西域三十六國同心來朝駢肩入貢天顯叶瑞其又不在於茲乎然而異畝同穎周公作歸禾之篇三秀合圖班氏有靈芝之歌矧此嘉植含滋發馨昭宣我神應焜煌我王度寧可喑默而遂已乎顧臣駑劣不足以美盛德之形容謹上其事願宣付史館以備實録復系之以頌頌曰

乾道載清坤維用寧保合太和發爲休禎句容之墟物無疵癘神瓜挺出殊實同蒂瓜孰非單此合而生二氣絪縕雙星降精寥房均甘冰圭競美明月重輪彷彿堪象豈無賓連產於户東疇若茲瓜協瑞聯祥亦有華平張翠作蓋疇若茲瓜交輝映彩其兆伊何蘿圖緜延西域既柔德冐八埏羣臣曰都載拜稽首神休滋彰天子萬壽粤從啓運靈貺疊甄两岐麥秀合柎孕蓮矧此貞符近在輦轂王化自邇遠罔不服帝曰吁哉朕猶慊然瑞當在人物胡得專使物爲祥宜獻清廟自我先人積慶所召孰瑞不矜帝則弗居唯覩是思我民之徒以實應天斯乃盛德小臣作頌以示罔極

瑞麥頌并序　　明　劉基

天厭元德九州麋沸羣猾並作黎民惶惶奔走無路皇帝提三尺劔奮起草莱指顧之間豪傑景附矛鋒所向戰克攻取皇帝心知天意之有在爰舉有衆以與萬姓請命一征而取荆襄再征而清江浙三征而閩海率從四征而席卷全齊五征而定周及梁遂取秦晋舉燕趙南交北貊東夷西羌海外之邦莫不望風遣使奉朔稱臣拜伏闕庭于是民獲所歸上下神祇咸有依托慶雲甘露洊奏禎祥帝心謙抑每讓弗居洪武三年五月陝西寶雞縣進瑞麦一莖五穗者一本三穗者三本兩穗者十有餘本蓋自兵興以来王保保據周宋李思齊張思道據秦晋燕趙齊梁之間大豪小猾或憑城郭或聚山寨皆假元爲名分割境土擅兵相攻于是燕晋周秦之地彌數千里連歲無雨百穀不生民相殺食且盡今年夏四月王師奏捷于蘭州朔漢掃清關隴底定天乃大降甘雨滋爲嘉瑞和氣致祥不亦昭哉周頌有曰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懈傳者謂商之季年比歲旱荒至周武王克紂受命而天下遂獲豐年由今觀之信非誣矣漢謠以麥穗兩岐歌其太平之美政則是兩岐之麥世所希有而況于三岐以至五岐者哉頌聲之作弗可闕也頌曰

神雀赤烏其羽不可以爲儀紫芝甘露其實不可以療饑豈若五穀之瑞可以厚民之生豐國之資者哉元失其鹿天下共逐擾擾紛紛強食弱肉皇天震怒誕命真主肅將天威以靖區宇騎士如雲猛將如龍發蹤指示悉出帝衷既平南東遂定西北民居攸奠品物咸殖爰有嘉麥一本五岐布葉萋萋結實離離既齊既平先百穀成擢穎揚芒金支翠英溥彼原田滃若雲烟望之油油即之芊芊其種伊何降自穹昊其瑞伊何豐年之兆豐年穰穰頌聲洋洋其始自今奕世無疆

河清頌并序

明 解縉

臣縉承詔總修大明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實録自渡江七年辛丑冬十一月三門磧下黄河清寔啓聖之徵帝業由是遂成明年平江漢又明年服荆楚又明年定兩浙又明年克姑蘇廓清中原四表寧一乃即帝位紀年洪武之年三門磧黄河復清帝業緜是而盛高麗來朝爲海外諸國先殊方接武而至逾三十年皇帝陛下重華協德瑞應同符紀元永樂之二年冬十二月戊辰朔十七日甲申三門磧下黄河清先是禜光接天隱隱紛紛倐然捲收洞徹見底淪漣五采間日迭耀乙酉之旦河两傍近白光湯滉如金如鎔如鉛如永如玻璃色悠漾不定素練捲而擘之也居二日有元文如綃輕幕水上如犁雲隱空已乃若漆光可鑑黝然靜深非涅而緇洞絶渣滓又二日乃見濃緑又如翡翠如青琉璃如遠山黛繞磧下如蒼虬翠蛟飛舞于荇藻之間望之而可掬也二日後如朝霞映日紅雲上波初陽迤邐花卉紛披倏如胭脂浮流薄膩一洗下見沙石如芙蓉丹砂燦然郁列於鏤褕錦綺之間可指而數也後二日如泥金霏屑隱約浮沉流薄采鳳羽毛鱗鬣泳飛潛動金芝暈文琮玉在鍊錯雜斑映瑩無纖塵又如紫琥珀以爲堤釀金香而注之也已乃微碧與天一色橫波亂流者扣舷鼓枻洞見眉髮疑若步空虚凌倒影挽銀河而下之也於是夾河觀者耄倪懽呼嘆古罕遇自河津傳播于晋絳之人相率來觀肩相摩也自韓城播告于秦隴之人觀者扶携背項相望足相躡也四方人之行旅過之莫不爲之驚喜歎息閲玩坐起徘徊而不能去者晋高平王遣使馳奏之繼而吏民報至皆圖其狀秦王上表賀獻圖與晋人克合于是羣臣上表永樂三年春正月戊戌越十八日乙卯乃復其舊實三旬有二日按所上圖咨詢羣言既審同異恭惟皇帝陛下謙抑弗居謂何德臻玆稱太祖高皇帝神靈然自陛下即位以來四方萬國之外感恩慕德高麗日本安南占城暹羅爪哇西洋

玩球真蠟拂蘇覧邦緬甸波勃迤北兀良哈女真
野人西番哈梅朶耳烏思尼巴天竺不召不約咸
至于庭瑞應大来震動天地不可掩抑太平之業
將由是而極盛臣縉職司紀載懽忻無已謹拜稽
首而獻頌曰
天啟聖明休命赫奕黃河屢清龍門之碣昔在太祖
廣運神武銀河昭回洗滌九土黃河孔神佳氣協順
應諸昌運歲在辛丑雲雷搆迍河清獻瑞既肇龍門
天戈所指六合風靡景貺朝宗如河之水功德格天
即位紀元龍門河清應于明年東夷始服三陲接踵
如何奔趍有赴無壅我皇繼統永樂紀元龍門河清
亦越明年惟此龍門神禹所闢功在生民宇宙無極
惟茲瑞應先後同符太祖在天昭昭不誣禹功帝德
世萬世億帝德禹功與河俱東河源崑崙太古積雪
九河駭奔濺日沃鐵闢石廻瀧盤東地底龍門天開
弦激蝟起衝奔九地威電走影聲喧怒雷渟泊沸咢
經緯天文橫絕地紀貫一百川羅絡萬里五行之生
莫先于水四瀆之列莫大于此於此考詳粵古是常
昭茲大運塞其榮光虹飛雨翳霧寄霞流倏陽忽陰
乍闢乍收其騰氤氳其下繽繽其傍囷囷其隙紜紜
海市青紅仙神艷淑翳鳳驂麟朝瞰若木轉盼一空
伏波凝席況沙躍金璽壤薦璧鷺鷗鵝群下顧毛羽
隅峔見魚空行曳尾星芒寒耀月影夾鏡倒浸迴光
動植交映既白既元翕忽丹青黃旗紫蓋春卉秋英
五方歲融五緯宣精五運合一五采流形事有絕世
久而後應物有絕倫久而後盛地闢天開多歷年所
堯舜重華卓冠萬古草木咸若卿雲爛垂千刱苗格
簫韶鳳儀于時河清瑩光既塞不游不驚貢賦絡繹
異通島夷夾石究道九河轉輸濟漯浮于磧石龍門
會于渭汭匯緩而渟曷勝舟載盈變讓流時移變易
不有来今曷知古昔於昭大明聖聖相承殊音重譯
日造在庭堯舜惟欽我皇日敬寤寐丹書典謨金鏡
祥謂不祥聖不自聖惟講受益惟人無競河流載清
尚或如帶聖壽齊天萬世永頼河流載清龍門如礪
聖德同天永頼萬世

御書嘉禾詩頌有序　明　解縉

洪武二十有八年秋九月壬辰朔庚戌北平永清衛之龍門禾有異莖同穗之祥其三幹合爲一仍三穗者二二幹合爲一仍二穗者六是歲大熟今上皇帝遣使来進羣臣上表賀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親御翰墨爲詩一章以賜今上皇帝其詩首言𠞊業之艱天命之不易除暴禁亂之師撫民致治之畧中言天錫豐登之屢史書垂示之嚴明堂禋薦之重末示謙冲戒謹之意爲善不足之誠大矜下民之惠與民同樂之盛心溢于言表蓋不以嘉禾之祥爲可矜而以爲可懼而思以自勉聖不自聖兢兢業業足以垂訓于千萬年今上皇帝服膺聖訓念手澤之存諷誦追惟不能自已乃永樂三年九月朔旦用摹勒于石拓本裝治成軸分賜諸王及近臣於是臣縉亦得與賜焉又適有嘉禾之瑞臣縉仰惟日月之光華昭著于天地其溢而上者爲慶雲爲景星爲霞五色其下者爲璿珠爲美玉爲丹砂使人欣慕而寶愛者皆日月之餘光也古先聖帝明王有日月光華之德其禮樂文章流風遺韻之傳若詩書所刻百世之下光景常新猶足以使人欣慕與景星慶雲諸福之物同一快覩而況身被其澤目覩其盛鼓舞涵濡其有不發而爲華封之祝康衢之謠以自鳴其慶幸之萬一乎實人情之所不能自已也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洪武乙亥秋穀登朔方龍門嘉禾生三穗二穗交兩騰異本同類同數榮蕤珠金粟隅露凝親藩錫貢来神京玉陛上有黄雲蒸衮衣當日御彤廷百辟忻嘉陳休徵四野懽呼傳頌聲帝曰俞哉稽之經旅命歸禾凛不矜作詩致戒示丁寧昌言受命畏天明降福穰穰恐弗勝庸錫親籓鍾聖情亦知元德由玆宏十年事駿天威靈聖孝通天推至誠永樂重華信有禎賜詩日閲心屏營手澤猶存訓服膺每御翰墨懷增羡想當睿思玉几憑智周八極通杳冥重念稼穡憂農耕暑寒怨咨憐獨煢祇顧年登百穀成群臣環列忭且驚百神降監来軒盈雲霞的皪飛陶泓鴻章聖藻

驅風霆造化萬彙皆流形工巧人爲何足稱奎章爛
爛不可名但見東壁餘光精刻以端溪紫玉英摹本
裝以龍鸞紋頌錫群臣荷寵榮天球大訓河圖并人
文至寶莫八紘夜夜紅光燭太清聖子神孫萬億齡
萬世黎民歌太平

芝頌　明　王直

禮部尚書毘陵胡公於廨署之南作小軒以爲思政
之所凡公之佐天子舉禮樂以施政教則必思其宜
於此而後行之天下公忠信明達君子也其精神感
而和氣應之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宣德八年九月軒
之中甃甓隱起發而視之有芝生焉其色純白如刻
玉如截肪輪囷數暢鮮潤華好公卿大夫來觀皆以
爲瑞而賛咏之夫芝之瑞始於漢重於唐至宋而極
盛蓋謂和氣薰蒸之所成非人力能爲也然彼宮殿
宮廡之所散者國之瑞也生於士大夫家倚廬齋閤
之中者家之瑞也今皆不然惟於公思政之所見之
蓋公盡心於其職故天以是彰厥美則玆瑞爲公精
誠之應無疑也然竊思之公之所任大矣其應亦有
大者焉此特其兆也禮曰樂者天地之和禮者天地
之序又曰禮樂極乎天蟠乎地行乎陰陽通乎鬼神
此豈細務哉今上有聖明之君而下得公之賢以爲
臣厚禮樂之本達禮樂之用極其至也天地安其位
日月著其明四時寒暑順其序明而爲人幽而爲鬼

神流而爲川峙而爲山精而爲百穀粗而爲草木鳥獸一皆遂其性無毫髮爽焉至和之氣充周於六合之間則甘露醴泉器車馬圖龜龍麟鳳諸福之物靡不畢至而國之大瑞備矣故曰此特其兆也有其兆而贊詠之思逕續其大者云爾烝民之時尹吉甫送仲山甫也而序者以爲美宣王蓋能任賢使修其職宣王之美見矣今公之有此皆上委任之所致則諸公之贊詠雖以美公而亦以美朝廷也作芝頌

春官名卿禮樂宗兹誰任者毘陵公美哉新署欝穹崇華軒結構居南東聖明在上眷遇隆懷清履直持敬恭孜孜夙夜亮天工施諸政教審厥衷精誠孚暢靡不通靈芝煌煌産其中至和絪縕之所鍾殊姿寀理鮮且重刻脂鏤玉紛璁瓏叅成樊桃差可從瑤英紫脫徒芃芃嘉生本自造化功滋殖豈與凢卉同知公秉德久愈充輔翼帝道宣皇風上追虁夷躋高蹤體信達順更豐融四靈畢至百福隆君明臣良格昊穹頌歌繼作聲渢渢鴻名赫奕垂無窮

頌

古賢名臣

伯夷頌　　唐　韓　愈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鮮矣若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五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古而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以爲明崒乎泰山不足以爲高巍乎天地不足以爲容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率天下之賢士從天下之諸侯而攻之未嘗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乃獨以爲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由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爲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今世之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爲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爲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

漢高祖功臣頌　　晉　陸　機

相國酇文終侯沛蕭何相國平陽懿侯沛曹參太子少傅留文成侯韓張良丞相曲逆獻侯陽武陳平楚王淮陰韓信梁王昌邑彭越淮南王六縣布趙景王大梁張耳韓王韓信燕王豐盧綰長沙文王吳芮荊王沛劉賈大傅安國懿侯王陵左丞相絳武侯沛周勃相國舞陽侯沛樊噲右丞相曲周景侯高陽酈商太僕汝陰文侯沛夏侯嬰丞相潁陰懿侯睢陽灌嬰代丞相陽陵景侯魏傅寬車騎將軍信武肅侯靳歙大行廣野君高陽酈食其中郎建信侯齊劉敬太中大夫楚陸賈太子太傅稷嗣君薛叔孫通魏無知護軍中尉隨何新成三老董公轅生將軍紀信御史大夫沛周苛平國君侯公右三十一人與定天下安社稷者也頌曰

芒芒宇宙上墋下黷波振四海塵飛五嶽九服徘徊三靈改卜赫矣高祖肇載天禄沈跡中鄉飛名帝録慶雲應輝皇階授木龍興泗濱虎嘯豐谷彤雲晝聚素靈夜哭金精仍頹朱光以渥萬邦宅心駿民效足

堂堂蕭公王跡是因綢繆獻后無競惟人外濟六師
內撫三秦扶奇夷難邁德振民體國垂制上務下親
名蓋羣后是謂宗臣平陽樂道在變則通爰淵爰嘿
有此武功長驅河朔電擊壤東協策淮陰亞蹤蕭公
文成作師通幽洞冥永言配命因心則靈窮神觀化
望影揣情鬼無隱謀物無遁形武關是闢鴻門是寧
隨難滎陽即謀下邑銷印惎廢推齊勸立運籌固陵
定策東襲三王從風五侯允集霸楚實喪皇漢凱入
怡顏高覽弭翼鳳戢託跡黃老辭世却粒曲逆宏達
好謀能深游精杳漠神跡是尋重元匪奧九地匪沈
伐謀先兆擠響於音奇謀六奮嘉運四迴規主於足
離項於懷格人乃謝楚翼實推韓王窘執胡馬洞開
迎文以謀哭高以哀灼灼淮陰靈武冠世策出無方
思入神契奮臂雲興騰跡虎噬陵險必夷摧剛則脆
肇謀漢濱還定渭表京索既扼引師北討濟河夷魏
登山滅趙威亮火烈勢踰風掃拾代如遺偃齊猶草
二州肅清四邦咸舉乃眷北燕遂表東海克滅龍且
爰取其旅劉項懸命人謀是與念功惟德辭通絕楚

彭越觀時殷迹匿光人具爾瞻翼爾鷹揚威凌楚域
質委漢王靖難河濟即宮舊梁烈烈黥布眈眈其眄
名冠疆楚鋒猶駭電覩幾蟬蛻悟主革面肇彼梟風
翻爲我扇天命方輯王在東夏矯矯三雄至於垓下
元凶既夷寵祿來假保大全祚非德孰可謀之不臧
舍福取禍張耳之賢有聲梁魏士也罔極自詒伊媿
俯思舊恩仰察五緯脫跡違難披榛來洎改策西秦
報辱北冀悴葉更輝枯條以肄王信韓孽宅土開疆
我圖爾才越遷晉陽盧綰自微婉孌我皇跨功踰德
祚爾輝章人之貪禍寧爲亂亡吳芮之王祚由梅鋗
功微勢弱世載忠賢肅肅荊王董我王畢我圖四方
殷薦其勳庸親作勞舊楚是分往踐厥宇大啟淮瀆
安國違親悠悠我思依依哲母既明且慈引身伏劒
永言固之淑人君子實邦之基義形於色憤發於辭
主亡與亡末命是期絳侯質木多略寡言曾是忠勇
惟帝憂歎雲鶩靈邱景逸上蘭平代禽豨奄有燕韓
寧亂以武斃呂以權滌穢紫宮徵帝太原實惟太尉
劉宗以安挾功震主自古所難勳耀上代身終下藩

舞陽道迎延帝幽藪宣力王室匪惟厥武抱干鴻門
披闥帝字聳顏詣項淹淚寤主曲周之進於其哲兄
俾率爾徒從王於征振威龍蛻攄武墉城六師寔因
克荼禽驍猗與汝陰綽綽有裕戎軒肇跡荷策來附
馬煩轡殆不釋摧樹皇儲時乂平城有謀頼陰銳敏
屢爲軍鋒奮戈東城禽項定功秉風藉響高步長江
收吳引淮光啓於東陽陵之勲元帥是承信武薄伐
揚節江陵夷王殄國俾亂作懲恢恢廣野誕節令圖
進謁嘉謀退守名都東規白馬北距飛狐卽倉敖庾
據險三塗輶軒東踐漢風載徂身死於齊非說之辜
我皇寔念言祚而孤建信委輅被褐獻寶指明周漢
抑抑陸生知言之貫往制勁越來訪皇漢附會平勃
銓時論道移帝伊洛定都酆鎬柔遠鎮爾實敬枚考
夷凶剪亂所謂伊人邦家之彥百王之極舊章靡存
漢德雖朗朝儀則昏稷嗣制禮下肅上尊穆穆帝典
煥其盈門風睎三代憲流後昆無知叡敏獨昭奇跡
察倅蕭國貺同師錫隨何辯達因資於敵紓漢披楚
唯生之績晤蟠董叟謀我平陰三軍縞素天下歸心
袁生秀朗沈心善照漢旆南振楚威自撓大略淵回
元功響效邈哉惟人何識之妙紀信誑項軺軒是乘
攝齊赴節用死孰懲身與烟消名與風興周苛慷慨
心若懷冰形可以暴志不可凌貞軌偕沒亮跡雙升
帝疇爾庸後嗣是膺天地雖順王心有違懷親望楚
永言長悲侯公伏軾皇媼來歸是謂平國寵命有輝
震風過物清濁異響大人於興利在攸往宏海者川
崇山惟壤韶漢錯音袞龍比象明明衆哲同濟天綱
劒宣其利鑒獻其朗文武四充漢祚克廣悠悠遐風
千載是仰

廣州都督嶺南按察五府經略使宋公遺愛碑

頌

唐 張說

維唐御天下九十有八載蒼生育乎海隅元澤漫乎荒外天子念窮鄉之僻陋徼道之修阻吏或不率不馴人或不康不若乃命舊相廣平公宋璟鎮茲裔壤式是南州駕五管之政教擁三軍之旗鼓幅員萬里馴致九譯詔書下日靡然順風曷由臻斯威名之先路也公曩時執白簡登瑣闥推誠謇諤不私形骸忤英主之龍鱗躡奸臣之虎尾挫二張之銳則聲但寰域折三思之角則氣蓋風雲由是極有四星維帝之輔地有五嶽維天之柱其入宰也君之股肱其出守也人之父母至於此邦之長人也飲食有節衣服有常清心而虔務簡正色而率下一瑟兮僩兮赫兮咺兮固以不怒而威不言而信雖有文身鑿齒被髮儋耳衣卉麪木巢山館水種落異俗而化齊言語不通而心喻矣其率人版築教人陶瓦室皆甃塈晝遊則華風可觀家撤茅茨夜作而災火不發棟宇之利也自今始祖國之船車海琛雲萃物無二價路有遺金殊裔須易其迴途遠人咸力我邊郡交易之坦也如如此故能言之士舉爲美談蓋微子去殷以後王者襃公代楚將得諸侯尚書東漢之柱望黃門北齊之令德宋氏世名公其濟美詩所謂無忝爾祖聿修厥德廣平有焉若夫往者屈也來者伸也往來相召而哀樂繼之鴻飛遵渚於汝信處龍章袞衣以我公歸鬱陶乎人思嗟歎之不足廣府司馬譚瓌番禺耆老某乙等相與刻石傳徽斯文予春秋之徒也豈將苟其辭哉雅敬宋公王臣之重次嘉譚子贊德之義遥感耆舊去思之勤越裳變風知周公之才之美吉甫作頌見申伯于藩于宣觀政將來惡可廢也頌曰

降王宰兮遠國靈歌北户兮舞南溟酌七德兮考六經政畫一兮言不再草木育兮魚鱉寧變蓬屋兮改籬牆魚鱗瓦兮鳥翼堂洞日華兮皎夜光火莫炽兮風莫飈事有近兮惠無疆岷嶓寶兮四海財幾萬里兮歲一來舟如島兮貨爲臺市無欺兮路無盜旅忘家兮扃夜開越井岡兮石門道金鼓愁兮旌旆好來

何暮兮去何早㬥牛牲兮菌雞卜神降福兮公壽考

唐衛尉卿洪州都督張公遺愛碑頌并序

崔祐甫

今天子終諒闇易月之期不言既言之日詢於師保輔弼之臣曰將以國之明燭震下土俾兆人康乂有道哉四臣曰莫如擇賢而司牧之雖欲不理不可得也上曰用賢何先四臣曰莫先於幽遠蠻貊之邦爲急也即日命王人遽以制書就拜衛尉卿兼洪州都督張公爲御史中丞廣州刺史嶺南節度經畧觀察等使既踰月而遽届於洪洪之耆老婺㜸商販漁釣百類千品周章奪魄于野于壓咸曰寧取我裳而裂之寧取我廩而共之父也天只胡爲奪我之君中丞受命而南州不及汎馬不及秣國人懷慕之罔極曰清塵遠矣君不頋矣鬱陶之思何用哉盍用於揚名頌德乎故吏兵曹參軍張擢法曹叅軍豫章縣令鄭鋒建昌縣令盧惟瑾新吾縣令鄔貢州人東治府果毅劉容耆壽喻乾相等討論之衆僉曰一之日允于心曰自昔爲政者知清之可以長人也而清者稀豈不欲清欲章之也欲之所行不廉不儉爲之舟輿也

清之不立肆奢崇貨爲之鑽鑿也於是撤其帷帳篇犖之具便於身悅於目者二百餘物歸之有司減其俸錢稍食月幾十萬實於軍府此皆前政之所督觀而封己者我則推而遠之於是公儀之義申平仲之規見矣二之日謀於衆曰昔曹參去齊以獄市爲寄以爲擾於獄者輕重人之命煩於市者耗揮人之生苟鞭笞蜥揚之无度侵牟四奪之不改是國家以章綬印璽毒蒼生也豈致理哉於是平百貨之貴賤議刑罰之等差使其貪不下殘怨不私逞韓子求環而不可使人祖背而無傷夫然嗟嗟之象成行葦之恩溥矣三之日謀於野曰不稼不穡民天安仰載馳載驅王命所急吾觀是邦農野未闢傳置未修豈不以使役無期供億失序黨野有餓殍賓不如歸亦諸侯之耻也於是減承城更卒幾二千歸之隴畝而擊析之守無闕焉賦豪壻財數百萬賙於館餼而舍積之徒不知也其卒也不公之吏留以爲厮其財也不法之臣受以潤屋我皆用之於愛人治國也於是阜藩之望崇多大之儀備矣從政三日州人愛之如父母

承之如松柏夫婦耕織之暇無他懼惟懼公速遷其餘煦嫗孕育發於中而形於言損其身而益於物可以激頹俗慰窮甿者豈勝道哉祐甫山東鄙人不好妄餙凡所聞見務存實録故採拾而書之公名休字祥幽州范陽縣人有晋司空茂先之遠裔也曾祖汲易州長史祖遷幽州固安縣丞考價贈齊州司馬公起家石亭別將自是爲縣令軍司馬州長史各一入爲天子友儲君臣雖假以寵名而跡實戎索受命爲范陽節度安禄山判官禄山以大權大寵外示忠而內謀逆太上皇推赤心而勿疑敢有間之者死蹈虎尾犯龍鱗公寄言其戎狄豺狼不可厭也當是時也視鼎鑊如歸焉神之聽之是與正直周旋鋒鏑之下出入危懼之間而能終保元吉漸于貴仕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其惟張公乎又牧豪舒潤三州而及此昔張黃門廷珪牧此州甚得人譽張丞相九齡次之建府君又有裕焉故邦人有三張之目頌者美盛德之形容非魯僖公仲山甫不之獲今兹頌曰

昔爲豫章故有循良黃門之善於今不忘爰及丞相

亦有烈光我君戾止是爲三張立廉實儉無怨無傷郵亭之下賓旅其康四封之内望歳千箱自春徂夏兮人相慶慶未畢兮聞後命朱轓玉節兮向蕃禺彼願適兮我望孤君乎君乎若歳大旱其誰見濡

蘇州嘉興屯田紀績頌并序　李翰

禹平水土溝洫之功大棄粒蒸人稼穡之務重自古有國家未嘗不率由斯道底愼其業故登平足以厚生殖禍難足以定凶災未有易此而能理者自羯戎亂常天步多艱兵連不解十有四年因之以饑饉重之以夭札死者暴露亡者惰遊編版之户三耗其二歸耕之人百無其一將多於官吏卒衆於農人古者八家爲鄰一家從軍七家從之猶曰興師十萬内外騷動不得操農桑者七十萬家今乃以一夫家食一伍一餘子衣一卒師將不立人將不堪此聖上所以旰食宵興求古今令典可以濟斯難者莫出乎屯田廣德初乃命相國元公昌其謨分命諸道節度觀察都團練使統其事擇封内閑田荒壤人所不耕者爲其屯求天下良才善政以食爲首者掌其務屯有都知羣士爲之都知有治郎邑爲之官府官府既建吏胥備設田有官官有徒野有夫夫有任上下相維如郡縣吉凶相恤如鄉黨有誅賞之政敎其衆有教令之法頒於時此其所以爲屯也雖天子命之股肱賛

之至於宣上命齊下力經地域制地事辨土宜均土法簡稽器修稼政陳三壤之種而敬其始考九農之要而成其終則都知之職專達其事焉詎可以非其人哉浙西觀察都團練使御史中丞兼吳郡守贊皇公王國大賢憂公如家慎擇厥官以對明命浙西有三屯嘉禾爲之大乃以大理評事朱自勉主之且揚州在九州之地最廣全吳在揚州之域最大嘉禾在全吳之壤最腴故嘉禾一穰江淮爲之康嘉禾一歉江淮爲之儉公首選於衆獨當其任有寬簡惠和之德知艱難勤儉之事政達乎本智通乎時仁愛足以結下機權足以成務嘉禾大田二十七屯廣輪田折千有餘里公晝爲封疆屬於海濱其畎澮達於川求遂氏治野之法修稻人稼澤之政芟以殄草剔以除木風以布種土以附根頒其法也冬耕春種朝巡夕課日考旬會趨其時也勤者勞之惰者勗之合耦助之移田救之宣其力也下稽事功達之於上上制祿食復之於下敘其勞也至若義感於內誠動於中狥國忘家恤人猶己野次露宿簞食瓢漿盡四体之勤趨一時之役大寒栗烈而猶執蓑致盛暑赫曦而不傳車蓋如登高去梯與之死生投醪均味忘其饑渴然後知仁義之政必見於耕穫井田之法可施於甲兵夫如是人將竭其力地將盡其利天將與其時自贊皇爲郡無凶年自朱公爲屯無下歲元年冬收入若干斛數與浙西六州租稅埒朝嘉厥庸授廷尉評公又稽氣授時如前代法有白雀入于高豐屯廩盖大穰之徵也屯官某乙等聚而稱曰初公爲屯人有二懼焉邑人懼其暴屯人懼其擾今溝封犬牙而不相侵疆場日履而人不知方舟而上以饋師旅此功及於國也發量而入以寬征稅此德加於人也古者智效一官政修一鄉猶歌之詠之手之足之況朱公之績如此其大者乎遂相與斲琬琰表阡陌南陽太守豈專刻石之功桐鄉嗇夫終踐大農之位其辭曰

茫茫九區陽九罹災邱荒札瘥田卒汙萊天步未移連師滿野不耕不穫仰食於下嗷嗷遺人餬口饋軍帝曰予憂爰立其屯且戰且耕古之善經辟師肅祇王命是聽嘉禾之田際海茫茫取彼榛荒畫爲封疆

朱公莅之展器投方田事既飭黎人則康我屯之稼如雲漠漠夫位綦布溝封綺錯朱公履之　耨趨穫很莠不生螟螣不作歲登億計征寬稅薄息我燕人遂其耕鑿我屯之庾如京如坻嘉量是登方舟是維贊皇獻之達於京師飽我六軍肅將天威畎距於溝溝達于川故道既堙變將為田朱公濬之孰用以先浩浩其流乃與湖連上則有塗中亦有船旱則溉之水則泄焉曰雨曰霽以溝為天俾我公私永無饑年公田翼翼私田蕤蕤不越其畔不犯其稽我倉既盈爾廩維億屯人熙熙邑人怡怡不擾其務不干其時我無爾暴爾無我欺我有官屬朱公訓之我有徒朱公恤之我有衆役朱公卒之我有徵功朱公序之起於田中印綬纍纍何以況之福祿如茨何以久之刻篆於碑

嘉靖名臣頌并序

明　鄭曉

新建伯王公守仁少師大學士楊公廷和少保兵部尚書端敏胡公世寧少傅太學士蔣公冕少保大學士石公珤少保兵部尚書康惠李公承勲太子太保刑部尚書林公俊少師大學士楊公一清少保吏部尚書喬公宇吏部侍郎何公孟春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彭公澤太傅大學士文襄席公書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敏霍公韜大同總兵太保梁公震遼東總兵都督馬公永九十五人頌曰

於明高皇載開載闢刬戎雪革赤舄黃華軼唐襃周正位先宅燕翼鴻貽鳩盤宗祏八聖淵源道宗正穀世斯及斯惟親惟德濬發沔江光横軫翼代邸潑藩豈云陋側紹聲堯年燭燕漢凝日角虹髯龍顏鳳臆明作萬機敦率六職結綱更絃勿褻勿逼時有名臣治五亂十仗鉞星垣秉鈞天邑緝武經文鴻磐蠖蟄才與時濟道隨身輯亦有聞望亦有訛瀹才奚人備事假衆集

矯矯王公英資超崛老佛孫吳歐蘇宋屈一悟豁然

良知沕沕右陸左朱群疑衆怫聖域誾誾道岸屹屹
力肇志寨庶其彷彿牿牛識豎田禽殄虢俘漳檻長
寧剺彬剬師律儒珍長裾短襦嶺北嶺南甘棠芾芾
朋來盍簪汾湖炳蔚彼釆苓者聨章嬌綒
新都沓沓況心朗識康陵再相徘徊九罭搖搖翠華
楚南秦北寂寞文華善類無色細蠹剥床元兇敢弋
宦闈樊排渭壐絳劫內藉黴音外奠崇極談笑危疑
弗徐弗棘帝曰孝思嗟余偏旻大號三蘁逭爾誅殛
天王聖明議禮垂則亦將亦匡老臣暗塞

抗三少保惟于惟岳端敏胡公允武超犖古貌古心
中臺外撲觸觸驕藩力摧其角微服扣閽囊頭徙朔
長孺含章晁生夭椓防豈後時幾乃先覺繡斧峩峩
脅白清濁晚躋元樞造膝丹悃余曰履霜余曰重較
余曰練才余曰敏學忠梗上孚竟羅謡詠
蔣公端澄亦簡亦慎下襲九淵上凌千仞愚不可卷
堅不可礴胡慶非殃胡貞非吝稱詩盡臣允書壽俊
左右揚喬顛倒張桂十九紛更再三調劑頡首平臺
苦言隕涕臣曰唐虞皇曰孝弟陵殿初成統嗣再繼

父子之倫君臣之際卷舌留諫山椒水澨
石公庭庭靖方介恪氣抜幽恒志探伊洛雅操圭璋
雄文彤艭槃足久要義匪寝諾洗滌衡曹周旋峦閣
孰我毀譽孰我囊橐時逐低昂我胡前却諂廟危詞陰
強陽弱三封內批矢情卬堅賦雁悲覊賛士嘲嘆賜
筞懸車終始鶴鶴臣貌不揚臣心不怍
嘉魚楚材融通奧齋學本家庭名由砥礪迹示盤桓
寧甘啽囈會守南昌柔綏武厲東園言言山戎喙喙
撥𢙢以澄董師以制乃條六黄乃剪五細周達人情

諳練國契雄筭胡多省災深計積積憂勞趨朝顛蹶
需爾天鄉童曈屢諦黙婁展禽謚兼康惠
見素清英蚤好姱節佛閱韓疇蜀靖張埒謝祿深棲
如晳避涅江濠不共誣命千竊千里一函義風杰烈
起跋秋臺平反繫泄孰富孰威守我陳臬禮竦同蘭
黨議共罳介石胡堅拔魚胡決蓧抱孤貞孰巧孰拙
啓手遺章餘忠自竭矧有文章鏗如金鐵
達哉遂菴應變警捷高畧深資難睽易盡坐鎮褎衣
門攬長鋏燕許文章秦隴事業石畫四迴金閨三接

奸墐宄鑄遥虔遁刼兵貴形牵謀尚幾合亞夫中堅
弱翁私聶摶虎于樊襲狐于脅起眎戎鞀遄歸理燮
狥正傾邪功褭利喋萬鎰織瑕煩言緩頬
喬公韻宇寬綽和平魁梧山立翰藻雲行見惡無咎
聞善若驚盜起洪都𥨊窺建業奸吏甘言凶奄詭謀
潰川原火不震不悁六飛南巡左赳右卓刑幾甸師
妖纏大角寤意寢謀屹如山岳乃總百揆乃康羣流
宋奚比漢琦肯誤脩勿履虎尾而首狐邱
郴陽閭閻簡粹雄昌溫容春雨正論秋霜孔云好古

孟曰成章出釐閑牧還靖職方甸宣滇徼佐典銓綱
約不留盻廣不隳坊九驕奏牘一慟朝堂有赫嚴詔
數爾猖狂迸爾草莽褫爾冠裳以俟百世以考三王
易心改節悠悠彼蒼讐言報德神在帝傍
壯哉幸菴有聲秦隴謂爾孝恭謂爾忠勇闊達非疎
盤錯非冗遊刄揮斤風翔梟湧轉戰中原奏凱巴蜀
吐蕃窺邊五郡荼毒攬總戎端西關閉王謀昌羅諾
矯詞詔獄引咎讓功再起司馬或淵或田望重朝野
細行勿矜大節弗假早謝先幾脫于鈐鍇

展也文襄確廉端勁志稱其才學達于政惠郊疲眦
捐淮利柄抗疏披龍出奇剪猾禮議盈庭分明樹讐
風摧震烈廢死竄流非茲曲蔓自恕曷瘳罪我冷段
知我韓歐上以轂推約以牖納夫豈詭隨何謂噂沓
拜相武英即今禍楊進賢遠奸顧無雜遝
侃侃文敏直毅無前意中程馬業喜固遷黜亦甚戇
誼非少年奇跡頡脫飛辯河懸累書交疏謂非我職
政貴清議理賴皇極憤或訊口義或形色遏惡揚善
揉曲逾直昔胡從宂今乃嘆老淹速殊途行違一道

堅氷不避苞桑宜早乃圖聖功曷哉阿保
赳赳梁公行間奮迹虎面鳶肩鷹胞虎額氣擁震雷
機深几席士戢其武亦甘其澤移鎮雲中兵驕將猥
旌旄一麾聲靈頓改夜就黑山晨搜青海奪彼草泉
繕我溝壘紫韁千群蒼頭百隊禍警唐藩威行漢塞
胡隕千城憂我恒代寵贈上公增此敵愾
馬公特起明慈信劫說禮敦詩跨馬穿札守督漁陽
心縣大寧曾是瓯脫薄我郊坰乃鉗其酋乃携其群
百里未闌三捷來聞丕章獻忠收攬賢傑義減坤稟

譴深需穴全遼喝喝載東符旐涉河陷陣逾山毀巢

疆陲外靖伍卒内嚣腹心弗潰掌股斯調

於惟先達棫芑盈朝或更九試或貺一朝和不爲比

競不爲嚣同聲同氣道長道消惟予小子瞻斗望洋

奚終晏謝梁摧鏡亡效詞衷口竊比彭楊用抽簡素

以俟旂常

頌

營造

鳳陽府新鑄大鐘頌　明　宋濂

皇帝既正大統建都江表德綏威讋萬邦咸臣用羣
臣奏臨濠爲龍飛之地賜名曰鳳陽南北民大和會
百族錯居動十萬數然而物大而盛不假器齊一之
無以嚴昏旦之禁乃詔江陰侯吳良監鑄大鐘以定
衆志以裨治化侯之受詔遣使者至富春山中徵金
工何成諭以天子明命即日飭其屬十六人以從相
地鳳陽城東三里摶泥成範畫其銑角衡之度倶弇
爲良篆帶以方俟其燥剛始穿一十又三鍊青赤銅
六萬五千金筮以洪武乙卯冬十一月己巳蒞事厥
明侯具法服以牛一羊一豕一祝告先冶之神禮既
成橐籥咸興鼓動風氣炎光赫曦上貫霄漢鋒液既
澄氣憤雲洩循竇而入肅肅有聲陽施陰凝勁質斯
具越二日辛未乃發復取牲血塗其釁隙以厭除不
祥鐘高十六尺有五寸厚六寸徑十尺有五寸圍三
十四尺有奇混融其輪圍煒煋其容輝信技殫于人
巧妙奪于神功者也于是營構層臺副以簨虡聚千
夫之力鉅絙而登之一杵之撞隱隱闐闐雷旋電奔
震撼太虛遐邇聞者靡不聳愕會濂扈從青宮幸
鳳陽親覩盛美侯遂請濂爲之頌濂聞先王之世金
部有七黃鍾乃樂之所自出而景鐘又爲黃鐘之本
所謂景鐘大鐘也其受至于九斛而止律呂由是而
應陰陽由是而均夫豈細故也哉秦漢以來寖失古
法小鐘或數尺大鐘或容千石皆不本于律度今我
熙朝稽古右文定于中制宣導天地孚洽神人中和
所致嘉瑞畢協增拓化原亦于是乎有賴非特嚴昏
旦之禁而已濂待辠國史以文辭爲職業義當發揚
蹈厲以鳴國家之盛侯之有請不敢固辭頌曰
維天穆清鼓以雷霆適昭天聲百物以生維帝濬喆
法天之烈大鏞斯揭元氣噴洩瞭于濠梁真龍飛翔
秉陰御陽洗濯八荒神物攸起是爲帝里從者如雨
於焉萃止物大而豐往來憧憧節之以鏞罔敢弗恭
乃飭鳧氏乃具鑪錘乃烹乃鬻化金爲水赤氣夜明
如日之昇流亟而頫八竇有聲彬彬斐斐功同神鬼
不鈕不鋙輪圓順軌既啓其型敢愛斯牲塗釁禮成
熒光如星千夫齊力臺構懸植交扛孔㦸載考載擊

宅兮囷囷䌹兮賁賁摩乾盪坤以警昕昏發攄靈氣
昭融品彙物無疵癘年穀攸遂博碩而龎聲與天通
拓美集祥熏于家邦惟皇建極福之斂錫制器有赫
式和民則稽樂之原鐘實爲先律呂以宣功埀不刋
小臣作頌有美無諷爰咨于衆是傳是誦

頌

釋老

十八大阿羅漢頌　　宋　蘇軾

蜀金水張氏畫十八大阿羅漢軾謫居儋耳得之民間海南荒陋不類人世此畫何自至哉久逃空谷如見師友乃命過躬易其裝標設燈塗香果以禮之張氏以畫羅漢有名唐末蓋世擅其藝今成都僧敏行其元孫也梵相奇古學術淵博蜀人皆曰此羅漢化生其家也軾外祖父程公少時遊京師還遇蜀亂絶糧不能歸困卧旅舍有僧十六人往見之曰我公之邑人也各以錢二百貸之公以是得歸竟不知僧所在公曰此阿羅漢也歲設大供四公年九十九設二百餘供今軾雖不親覩至人而困危九死之餘鳥言卉服之間獲此奇勝豈非希濶之遇也哉乃各即其體象而窮其思致以爲之頌

第一尊者結跏正坐蠻奴側立有鬼使者稽顙於前侍者取其書通之頌曰

月明星稀孰在孰亡煌煌東方惟有啓明咨爾上座及阿闍黎代佛出世惟大弟子

第二尊者合掌趺坐蠻奴捧牘於前老人發之中有琉璃器貯舍利十數頌曰

佛無滅生通塞在人墻壁瓦礫誰非法身尊者斂手不起於坐示有敬耳起心則那

第三尊者扶烏木養和正坐下有白沐猴獻果侍者執盤受之

我非標人人莫吾識是雪衣者豈具眼隻方食知獻何愧於猿爲語梛子勿憎王孫

第四尊者側坐屈三指答胡人之問下有蠻奴捧函童子戲捕龜者頌曰

彼問云何計數以對爲三爲七莫有知者雷動風行屈信指間汝觀明月我在指端

第五尊者臨淵濤抱膝而坐神女出水中蠻奴受其書頌曰

形與道一道無不在天宮鬼府奚住而礙婉彼奇女躍於濤瀧神馬尻輿攝衣從之

第六尊者右手支頤左手拊稺獅子顧視侍者擇瓜而剖之頌曰

手拊雛猊目視瓜獻甘芳之意若達於面六塵並入

心亦徧知即此知者爲大摩尼

第七尊者臨水側坐有龍出焉吐珠其手中

胡人持短錫杖蠻奴捧鉢而立頌曰

我以道眼爲傳法宗爾以願力爲護法龍道成願滿

見佛不怍盡取玉函以畀思邈

第八尊者並膝而坐加肘其上侍者汲水過

前有神人湧出於地捧盤獻寶頌曰

爾以捨来我以慈受各獲其心寶則誰有視我如爾

取與則同我爾福德如四方空

第九尊者食已撲鉢持數珠誦呪而坐下有

童子構火具茶又有埋筒注水蓮池中者頌

曰

飯食而畢撲鉢而坐童子茗供吹籥發火我作佛事

淵乎妙哉空山無人水流花開

第十尊者執經正坐有仙人侍女焚香於前

頌曰

飛仙玉潔侍女雲眇稽首炷香敢問致道我道大同

有覺無修豈不長生非我所求

第十一尊者趺坐焚香侍者拱手胡人捧函

而立頌曰

前聖後聖相喻以言口如布穀而意莫傳鼻觀寂如

諸根自例孰知此香一炷千偈

第十二尊者正坐入定枯木中其神騰出於

上有大蟒出其下頌曰

默坐者形空飛者神二俱非是孰爲此身佛子何爲

懷毒不已願解此相問誰縛爾

第十三尊者倚杖垂足側坐侍者捧函而立

有虎過前有童子怖匿而竊窺之頌曰

是與我同不噬其妃一念之差墮此髬髵導師悲愍

爲爾顰歎以爾猛烈復性不難

第十四尊者持鈴杵正坐誦呪侍者整衣於

右胡人横短錫跪坐於左有虬一角若仰訴

者頌曰

彼髯而虬長跪自言特角亦來身移怨存以無言音

誦無說法風止火滅無相仇者

第十五尊者鬚眉皆白袖手趺坐胡人拜伏

於前蠻奴手持拄杖侍者合掌而立頌曰
聞法最先事佛亦久耄然衆人是大長老薪水井臼
老矣不能摧伏魔軍不戰而勝
第十六尊者横如意趺坐下有童子發香篆
侍者注水花盆中頌曰
盆花浮紅篆煙繚青無問無答如意自横點瑟既希
昭琴不鼓此間有曲可歌可舞
第十七尊者臨水側坐仰觀飛鶴其一既下
集矣侍者以手掬之有童子提竹籃取果實
投水中頌曰
引之浩茫與鶴皆翔藏之幽深與魚皆沈大阿羅漢
入佛三昧俯仰之間再拊海外
第十八尊者植拂支頤瞪目而坐下有二童
子破石榴以獻頌曰
植拂支頤寂然跏趺尊者所游物之初耶聞之於佛
及吾子思名不用處是未發時

跋尾

佛滅度後閻浮提衆生剛狠自用莫肯信入故諸賢
聖皆隱不見獨以像設遺意提引未悟而峩眉五臺
廬山天台猶出光景變異使人了然見之軾家藏十
六羅漢像每設茶供則化爲白乳或凝爲雪花桃李
芍藥僅可指名或云羅漢慈悲深重急於接物故多
現神變儻其然乎今於海南得此十八羅漢像以授
子由弟使以時修敬遇夫婦生日輙設供以祈年集
福并以前所頌寄之

魚枕冠頌　　宋　蘇軾

瑩淨魚枕冠細觀初何物形氣偶相值忽然而爲魚不幸遭網罟剖魚而得枕方其得枕時是枕非復魚湯火就模範嶮然冠五嶽方其爲冠時是冠非復枕成壞無窮已究竟亦非冠假使無變壞送與無髮人簪導無所施是名爲何物我觀此幻身已作露電觀而況身外物露電亦無有佛子慈閔故願受我此冠若見冠非冠即知我非我五濁煩惱中清淨常歡喜

史贊

史贊

述高紀贊　漢　班固

皇矣漢祖纂堯之緒寔天生德聰明神武秦人不綱網漏於楚爰茲發迹斬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乃舉粵蹈秦郊嬰來稽首革命創制三章是紀應天順民五星同晷項氏畔換黜我巴漢西土宅心戰士憤怒乘釁而運席卷三秦割據河山保此懷民股肱蕭曹社稷是經爪牙信布腹心良平恭行天罰赫赫明明

述韓英彭盧吴傳贊　漢　班　固

信惟餓隷布實黥徒越亦狗盗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爲侯王割有齊楚跨制淮梁綰自同閈鎮我北疆德薄位尊非祚惟殃吴克忠信胤嗣乃長

光武紀贊　范蔚宗

炎政中微大盗移國九縣飇迴三精霧塞民厭淫詐神思反德世祖誕命靈貺自甄沈機先物深略緯文尋邑百萬貔虎爲羣長轂雷野高旗彗雲英威既振新都自焚虔劉庸代紛紜梁趙三河未澄四關重擾神旌乃顧遞行天討金湯失險車書共道靈慶既啓人謀咸贊明明廟謨赳赳雄斷於赫有命系我隆漢

贊

帝王

唐武宗皇帝眞容贊　唐　李德裕

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御極之五載氣應天和德感人心朝廷四方咸一於政風雨時若螽螟歲息銷蓬孛爲休氣驅戎狄爲懐人北荒堅昆重譯而至厥有窘代憑阻弄兵陸梁韋顧旣伐夙沙自縛武功旣成休德昭明前古未聞百王莫致之事皆蕆𨂂於圖諜矣皇上以爲大禹叙九疇敬五事豈不曰貌恭則莊視明則正予欲作繢傳照審其儀形且夫聖人潛心於天以通神明先定其神而萬物理矣昔之訪具茨期姑射在此而已况乎廣成之戒抱一元元之去多欲予所貴道良爲是矣豈眩夫條風之言竒彼渟水之術從偓佺之所珍遺堯舜之令名哉於是圖經素寫良金擬鑑形於止水若凝視於清鏡五彩旣彰穆穆煌煌居列仙之舘近元祖之光蓋以昭燕翼之謀顯丕承之德矣臣聞古之至聖必有竒相是黄熊之瑞應於龍體赤精之符協於圖表傾然而長文王所以王天下也體貌多竒漢高所以威海内也然則繢事之徼極於惟肖至於天光睟清日華明潤非可

圖也庶髣髴焉末臣奉詔敢颺言曰

唐運中興天授大君軒耀其武堯煥其文北伐獫狁漠朔无氛西伏堅昆稽首稱臣禍生壺闈盜起河汾沈機先物雄斷解紛克定羣慝竟全大勳八表既寧萬機益勤爰命采繢載模天真崐閬岑峻極秋旻蓬瀛白日光照清晨浴育如天尊嚴若神輝赫絪緼爲龍爲雲聖作物覩禎祥以臻宣光乃孚虞熙載甄政建中和金聲玉振太階旣平廟器乃陳化下以德持盈以仁四瀆宗海衆星拱辰億萬斯年藻朗日新

文昌帝君像贊

明　劉定之

有以孝陵御容傳寫爲文昌帝君像者臣定之稽首贊曰日行於天光寓萬形全得爲月分得爲星雲得爲霞雨得爲虹影得水底火得鏡中圓明晶彩晶彩日同於皇開天自天陟降其寓於茲文昌帝像主世之文緯地經天有赫厥用無私其權冲天烏紗朵雲龍袍就之日近望之天高臣拜稽古古亦有是宋仁宗像卽眞武帝

史贊

功臣名賢

東方朔畫贊　　晉　夏侯湛

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漢建安中分厭次以爲樂陵郡故又爲郡人焉事漢武帝漢書具載其事先生瓌瑋博達思周變通以爲濁世不可以富貴也故薄游以取位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頡頏以傲世傲世不可以垂訓也故正諫以明節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詼諧以取容潔其道而穢其跡清其質而濁其文弛張而不爲邪進退而不離羣若乃遠心曠度贍知宏材倜儻博物觸類多能合變以明筭幽贊以知來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陰陽圖緯之學百家衆流之論周給敏捷之辯支離覆逆之數經脉藥石之藝射御書計之術乃研精而究其理不習而盡其功經目而諷於口過耳而闇於心夫其明濟開豁包含宏大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跆籍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寮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已談者又以先生噓吸沖和吐故納新蟬蛻龍變棄俗登仙神交造化靈爲星辰此又奇怪惚恍不可備論者也大人

來守此國僕自京都言歸定省覲先生之縣邑想先生之高風徘徊路寢見先生之遺像逍遙城郭觀先生之祠宇慨然有懷乃作頌焉其辭曰

矯矯先生肥遯居貞退弗終否進亦避榮臨世濯足希古振纓涅而無滓既濁能清無滓伊何高明克柔能清伊何視汙若浮樂在必行處險罔憂跨世凌時遠蹈獨存瞻望往代爰想遐蹤邈邈先生其道猶龍染迹朝隱和而不同棲遲下位聊以從容我來自東言適茲邑敬問墟墳企佇原隰墟墓徒存精靈永戢民思其歸祠宇斯立徘徊寺寢遺像在圖周旋祠宇庭序荒蕪榱棟傾落草萊弗除肅肅先生豈焉是居是居弗形悠悠我情昔在有德罔不遺靈天秩有禮神鑒孔明髣髴風塵用垂頌聲

三國名臣序贊

袁宏

夫百姓不能自治故立君以治之明君不能獨治則爲臣以佐之然則三五迭隆歷世承基揖讓之與干戈文德之與武功莫不宗匠陶鈞而羣才緝熙元首經略而股肱肆力雖遭遇不同且跡有優劣至於體分冥固道契不墜風美所扇訓革千載其揆一也故二八升而唐朝盛伊吕用而湯武寧三賢進而小白興五臣顯而重耳霸中古凌遲斯道替矣居上者不以至公理物爲下者必以私路期榮御圖者不以信誠率衆執方者必以權謀自顯於是君臣離而名教薄世多亂而時不治故蘧甯以之卷舒柳下以之三黜接輿以之行歌魯連以之赴海衰世之下保持明節君臣相體若合符契則燕昭樂毅古之流也夫未遇伯樂則千載無一驥時值龍顏則當年控三傑漢之得材於斯爲貴高祖雖不以道勝御物羣下得盡其忠蕭曹雖不以三代事主百姓不失其業靜亂庇人抑亦其次夫時方顛沛則顯不如隱萬物思治則默不如語是以古之君子不患〻　道難遭時難遭

時不難遇君難故有道無時孟子所以咨嗟有時無君賈生所以垂泣夫萬歲一期有生之通塗千載一遇賢智之嘉會遇之不能無欣喪之何能無慨古人之言信有情哉余以暇日常覽國志考其君臣比其行事雖道謝先代亦異世一時也文若懷獨見之明而有救世之心論時則民方塗炭計能則莫出魏武故委面霸朝豫議世事舉才不以標鑒故久之而後顯籌畫不以要功故事至而後定雖亡身明順識亦高矣董卓之亂神器遷偪公達慨然志在致命由斯而談故以大名存節至如身為漢額而跡入魏幕源流趣舍其亦文若之謂所以存亡殊致始終不同將以文若既明名教有寄乎夫仁義不可不明則時宗舉其致生理不可不全故達識攝其契相與宏道豈不遠哉崔生高朗折而不撓所以策名魏武執笏霸朝者蓋以漢主當陽魏后北面者哉若乃一旦進璽君臣易位則崔子所不與魏武所不容夫江湖所以濟舟亦所以覆舟仁義所以全身亦所以亡身然而先賢玉摧於前來哲攘袂於後豈非天懷發中而名教束物者乎孔明盤桓俟時而動遐思管樂遠明風流治國以禮民無怨聲刑罰不濫沒有餘泣雖古之遺愛何以加茲及其臨終顧託受遺作相劉后授之無疑心武侯處之無懼色繼體納之無貳情百姓信之無異辭君臣之際良可詠矣公瑾卓爾逸志不羣總角料主則素契於伯符晚節曜奇則參分於赤壁惜其齡促志未可量子布佐策致延譽之美輟哭止哀有翼戴之功神情所涉豈徒謇愕而已哉然而杜門不用登壇受譏夫一人之身所照未異而用舍之間俄有不同況沈跡溝壑遇與不遇者乎夫詩頌之作有自來矣或以吟詠情性或以述德顯功雖大旨同歸所託或乖若夫出處有道名體不滯風軌德音為世作範不可廢也故復撰序所懷以為之讚云

魏志九人蜀志四人吳志七人荀彧字文若諸葛亮字孔明周瑜字公瑾荀攸字公達龐統字士元張昭字子布袁渙字曜卿蔣琬字公琰魯肅字子敬崔琰字季珪黃權字公衡諸葛瑾字子瑜徐邈字景山陸遜字伯言陳羣字長文顧雍字元歎夏侯玄字泰初

虞翻字仲翔王經字承宗陳泰元伯
火德既微運纆大過洪飈扇海二溟揚波虬虎雖鶩
風雲未和潛魚擇淵高鳥候柯赫赫三雄並爲乾軸
競収杞梓爭采松竹鳳不及栖龍不暇伏谷無幽蘭
嶺無亭菊笱或英英文若靈鑒洞照應變知微探賾
賞要日月在躬隐之彌曜文明映心鑽之愈妙滄海
橫流王石同碎達人兼善廢已存愛謀解時紛功濟
宇内始救生人終明風槩荀攸公達潛朗思同蓍蔡運
用無方動攝羣會爰初發跡遺此顛沛神情元定處
之彌泰愔愔幕裏筭無不經亹亹通韻跡不暫停雖
懷尺璧顧哂連城知能拯物愚足全生袁煥郎中温雅
器識純素貞而不諒通而能固恂恂德心汪汪軌度
志成弱冠道敷歲暮仁者必勇德亦育言雖遇履虎
神氣恬然行不修飾名跡無愆操不激切素風愈鮮
崔琰邈哉崔生體正心直天骨疎朗牆宇高嶷忠存軌
跡義形風色思樹芳蘭剪除荆棘人惡其上時不容
哲琅琅先生雅杖名節雖遇塵霧猶振霜雪運極道
消碎此明月徐邈景山恢誕韻與道合形器不存方寸
海納和而不同通而不雜遇醉忘辭在醒貽答陳羣長
文通雅義格終始思戴元首擬伊同耻民未知德懼
若在己嘉謀肆庭讜言盈耳夏侯元王生雖麗光不踰
把德積雖微道映天下淵哉泰初宇量高雅器範自
然標準無假全身由直跡洿必僞處死匪難理存則
易王經萬物波蕩孰任其累六合徒廣容身靡寄君親
自然匪由名教敬授既同情理兼到烈烈王生知死
不撓求仁不遠期在忠孝陳泰元伯剛簡大存名體志
在高構增堂及陛端委虎門正言彌啓臨危致命盡
其心禮自荀彧至此並魏臣諸葛亮堂堂孔明基宇宏邈器同生民獨
稟先覺標牓風流遠明管樂初九龍盤雅志彌確百
六道喪干戈迭用苟非命世孰掃雰雺宗子思寧薄
言鮮控釋褐中林鬱為時棟龐統士元宏長雅性內融
崇善愛物觀始知終喪亂備矣勝塗未隆先生標之
振起清風綢繆哲后無妄惟時夙夜匪懈義在緝熙
三恪既陳霸業已基蔣琬公琰植根不忘中正豈曰摸
擬實在雅性亦既羈勤負荷時命推賢恭己久而可
敬黃權公衡沖達秉心淵塞媚兹一人臨難不惑時昔

不造假翮鄰國進能徽音逞不失德自諸葛亮至此並蜀臣周瑜六合紛
紜民心將變烏擇高梧臣須顧眄公瑾英達朗心獨
見披草求君定交一面桓桓魏武外記霸迹志掩衡
霍恃戰忘敵卓卓若人曜奇赤壁三光參分宇宙暫
隔張昭子布擅名遭世方擾撫翼桑梓息肩江表王略
威夷吳魏同寶遂獻宏謨匡此霸道桓王之薨大業
未純把臂託孤惟賢與親輟哭止哀臨難忘身成此
南面寔由老臣魯肅才為世出世亦須才得而能任貴
在無猜昂昂子敬拔跡草萊荷擔吐奇乃構雲臺諸葛瑾
子瑜都長體性純懿諫而不犯正而不毅將命公庭
退忘私位豈無鶺鴒固慎名器陸遜伯言謇謇以道佐
世出能勤功入能獻替謀寧社稷解紛挫銳正以招
疑忠而獲戾顧雍元歎穆遠神和形檢如彼白珪質無
塵玷立行以恒匡主以漸清不增潔濁不加染虞翻仲
翔高亮性不和物好是不羣折而不屈屢摧逆鱗直
道受黜嘆過孫陽放同賈屈自周瑜至此並吳臣詵詵衆賢千載一
遇整轡高衢驤首天路仰挹元流俯宏時務名節殊
途雅致同趣日月麗天瞻之不墜仁義在躬用之不

匱尚想遐風載挹載味後生擊節懦夫增氣

晉 簡 潛

夷齊

二子讓國相將海隅天人革命絶景窮居采薇高歌慨想黄虞貞風凌俗爰感懦夫

箕子

去鄉之感猶有遲遲矧伊代謝觸物皆非哀哀箕子云胡能夷狡童之歌悽矣其悲

管鮑

知人未易相知實難淡美初交利乖歳寒管生稱心鮑叔必安奇情雙亮令名俱完

程杵

遺生良難士爲知己望義如歸允伊二子程生揮劍懼兹餘恥令德永聞百代見紀

七十二弟子

恂恂舞雩莫曰匪賢俱映日月共餐至言慟由才難感爲情牽回也奄夭賜獨長年

屈賈

進德修業將以及時如彼稷契孰不願之嗟乎二賢逢世多疑候詹寫志感鵩獻詞

韓非

豐孤隱亢以文自殘君子失時白首抱關巧行居災忮辯召患哀以韓生竟死説難

魯二儒

易代隨時迷變則愚介介若人特爲貞夫德不百年汙我詩書逝然不顧被褐幽居

張長公

遠哉長公蕭然何事世路多端皆爲我異斂轡朅來獨養其志寢迹窮年誰知斯意

二孝贊並序　　唐　李華

靈武二孝曰侯知道程俱羅目不覩朝廷之容耳不聞韶夏之聲足不登齊魯之境所見戎馬旃裘參於夷狄而能生養以孝沒奉以哀穿壙起墳出於身力鄉人助之皆哭而反之廬於冢次號泣無節侯氏七年矣程氏三年矣根於天性陶我孝理其至乎哉埃垢積首草生髮間每大漠晨空連山夜寂人煙四絕虎豹爲鄰擁墳椎膺聲氣咽塞下入九泉上徹九天背爛心朽皮枯節攣草木先秋而凋落景氣不時而凝閉殊爲異獸助之悲號萬物有極此哀無窮大哉二子能以孝終始乎語曰孝如曾參不忍離其親生既不忍沒忍離之哉二子之孝過於曾氏矣昔吳起忍與母盟陳湯忍匿父喪起誅復楚霸而戮死湯功揮漢恥而囚廢神道昭昭若何無報九州之衆誰非人子踐霜露者聞風永懷士有感一諾一顧猶或與之死生嘉一草一木猶或爲之歌詠而況百行之宗終天之感乎華奉使朔陲欲親往弔焉屬河凌絕渡願言不果憑軾隔川寄聲二孝同爲贊一章敢旌善人以附惇史其文曰

欣初生人有君有親孝於親者爲子忠於君者爲臣兆自天命降成人倫背死不義忘生不仁愚及知就爲之禮文禮文不能節其哀繫道德之元純至誠侯氏創鉅病殷手足胼胝成此高墳疏果爲奠茅蒲爲茵其奉也敬其生也貧大漠黃沙空山白雲柏庭既夕松路未晨魈戎接境豺狼成群夜黑飈動如臨鬼神哭無常聲迴徹蒼旻風雨漂搖支體鱗皴色悴哉萬聲酸棘薪苴斬三年爾獨終身邑子程生其哀也均顧後絕配贍前無鄰冬十一月河冰塞津吾將弔之其路無因寄誠斯文揮涕河濱

四皓贊　唐李華

時濁世危賢人之商洛深山鸞鶴潛飛漢以霸興皇王道衰玉帛雖至先生不歸吾非固然可動而起龍眉皓髮來護太子至尊動容奪嫡心已四賢暫出天下定矣返駕南山白雲千里

凌煙閣勲臣贊二十二首并序　唐呂温

我二后受成命撫興運軋坤軸摵乾樞鼓元氣而雷域中騰百川而雨天下雷汎雨霽如再開闢蕩焉與太極同功貞觀十七年太宗以功成治定秉爲而不有之道讓德於祖考推勞於羣臣念匡濟於艱難感風雲於疇昔思所以攄之無窮乃詔有司擬其形容圖畫於凌煙者二十有四人蓋象乎二十四氣之佐天貽勲德也昔者舜以五臣致理周以十亂反正高祖以三傑作漢光武以二十八將中興若夫錯綜勲賢牢籠今古雄四代而高視者其惟聖唐乎至若唐莒公劉渝公之倫探元符建帝圖首戴神堯舉晉陽而活天下此則大禹之拯溺也魏鄭公以致君爲已任諫若不及謇謇左右秉心宣猷此則咎繇之讜言也虞永興紀合羣儒旁求百代明儁王禮克諧帝樂使我大國煥乎其有文章此則夷夔之制作也長孫趙公舉大義除二兇安宗廟定社稷以振我丕赫無疆之休此則周公之匡救也英衛受天勇智雄武佐聖鼓行海內麾定四方此則太公之鷹揚也房杜元

機朗識並運帷幄神發響效謨成天功此則蕭何之指蹤也子房之決勝也尉遲秦程剛毅木訥氣鎮三軍力崩大敵匹馬孫劍爲王前驅此則吳漢之樸忠賈復之雄勇也其餘皆梁棟殊材黼黻異制儔諸古烈罔有慙德皇王之際於斯爲盛其始也文爲經武爲緯智斯作忠斯述其末也大不偏小不遏退者全來者達控而縱之使自用之推而引之使自盡之不設籠檻以觀遼廓之致不頓韁鎖以極權奇之變執一德而衆力展懸大信而羣情竭高祖聚之以仁太宗用之以道高宗終之以仁傳聖萬代享其功利此非盛歟昔陸機袁宏爲晉人而歌功於漢魏作者猶或稱之況予遊聖代覩國光目睨淩煙而頌聲不作甚不揣賤劣有斐然之志輒畫所蓄各爲讃一章上以見王業之艱難中以明聖賢之相須次以朗前哲之光韻末以聳後人之誠節侯君集張亮負勲跋扈自陷大逆敢没其名用彰天刑使代勞懷貳者懼春秋之義異姓爲後故以河間元王爲贊首云

河間元王孝恭

太極搆天本由一氣大人創業資我族類堂堂河間仁勇是經適駿有聲爲唐宗英暴隋天亡羣盗猖狂我伐用張時爲哲王武有烈光爲爪翼肺腸經綸八方自南徂東晏海澄江（平蕭銑輔以祐）使父兄帝天下化家爲邦用竭爾力寵臻其極言不伐色不德以默柔嘉惟則佐高祖建大勳如周旦奭與太宗守大成如漢間平宜君宜王磐石無疆

房梁公元齡

梁公先覺龍臥待君長彗流光掃天布新義師雷興公躍其鱗杖策千里來謁帝閽婉婉梁公實懿實聰實光實融羽翼忠若鷙若鴻大風動地儒服從容靜運胷中弛張折衝左右太宗夷屯廓紫定高祖功功告武成翊開太平我雖忘勞時靡有爭綱羅遺賢推轂羣英王不韜輝蘭無沈馨飛鴻出冥振鷺在廷濟濟多士太宗以寧公無事矣闕亥有補惟仲山甫經營四方方叔召虎大邦鈞軸至則委汝閑居台輔撝默自處亦莫敢余侮高朗令終嗚乎梁公

杜萊公如晦

穆穆葉公奇姿粹靈緼元和氣爲大國楨秉時恢能
唐室大開故人相攜公與房杜公同有匡濟之志也直上太階更爲
陰陽迭作日月佐明四海贊育萬物王度是欽如玉
如金德音愔愔萬有千古永稱房杜如周申甫

魏鄭公徵

堂堂魏公崇節大志喬幹直聳摩天自致遭風雲時
得霸王器一言委質有死無二撫我則后各盡其志
嘗事李密隱太子沈浮變通龍戰既息皇建有極俾補衮職
其繩則直諤諤蹇蹇危言正色保太宗德弼違替否
日月不蝕黜漢霸雜行周王道人或有言秉德不撓
與封德彝追諍禮興樂崇德合道豐保合太和昭明有融起
四年中復三代風言出化成神哉厥功尹躬佐商有
恥於湯公以其志匡翊聖唐爲唐宗臣致唐無疆永
式萬邦

長孫趙公無忌

趙國之先發祥朔土乃祖乃父受天之祜爲天下毋
有子而賢爲唐宣輔聖賢同氣千載一覯丕顯趙公
允文允武克忠克仁實有大勳高祖受命太宗歸尊
翼翼乾乾恪居於藩羣孽亂嗣爭窺神器鴻業將墜
公揭大義一匡天地人到於今家受其賜帝將傳聖
爰有顧命汝忠汝誠莫與汝京與我聖子守唐太平
公相高宗有太宗遺風刑措時豐八荒來同和氣大
融妖星襲月禍起中宮公將正之以王帝躬武氏謀位公以力爭
力屈羣邪譏阻天聰黜非其尤今問無窮

唐莒公儉

歲寒陰凝氷霻皚皚有鳥擇木先陽春來誰歟莒公
王佐之才閒運未開登潛龍臺代萬姓請命與天爲
媒扶龍而興振起雲雷權輿帝圖經始唐基始霞一
簣勃焉巍巍易失者時難知惟幾知幾其神莒公元
勳

劉渝公政會

河出崐崘來潤中夏連山合沓横擁其派巨靈勃然
手擘太華決流東注功並造化粵我聖唐將舉晉陽
帝命是將往拯溺於四方亦既載旆亦既秉鉞強兇
當路王威高君雅拒不得發渝公慷慨感義激節用奇制
變大事立決雷奮霆越天衢八達則莫我敢遏如巨

靈破山河勢始豁赫矣淪公與神齊烈跡如仙掌烱
烱不滅

李衛公靖

有隋之末羣盜熾熾帝怒震發五星從太白煥照參
野將有聖人兵定天下金精下射猛毅感激李公矯
矯從此奮跡躍於中原王者則獲壯士不死（初公不利於我帝欲戮之壯其言而免壯士公自稱）唐感載赫帝曰汝傑致天之罰手
付金鉞俾往式遏不庭則殺如飈發發如火烈烈摧
枯爍雪應鼓如截遠若荆巫險若江湖强若匈奴莫
不率從莫不震恭車書混同氛祲蕩空衛侯之功功
則維何威明惠和策勇駕智長驅仁義仁義曠蕩帝
王之將萬古昌膽鐵山嵬嵬（詔築墳闕象鐵山積石也）

李英公勣

横流莫極大亂無象英公傑出應運爲將與楚楚霸
與漢漢王天時人事隨我所向長蛇縱蠚（王充東徙河）
洛芟芟封豕（建德）來濟同惡號吼連聲如雷如霆萬里
震驚時維英公諒我太宗斬豕以鉞取蛇於穴草纖
殄滅乃定九出乃開明堂奄有大邦金甲同光告成
於王（太宗獻捷于高祖與勣俱服金甲爲上下將）皇業用昌帝命英公北伐
獫狁雷鼓殷殷旋頭幾殞掃雲黑山布唐陽春五原
草綠不見南牧島夷未庭天子親征其絳維英莫拒
莫抗是震是蕩破東海浪天下既和鮮鞬投戈衮服
委他華髮皤皤終始三朝無玷可磨

劉夔公宏基

夔公崢嶸金虎之精應時而生與運俱行捴帝元戎
震唐天聲瞋目張膽前無金城別建龍節中分虎旅
啓行萬里乘氣一鼓勁揮雷霆旆卷風雨先持咸陽
鎮定天府天府既定唐集大命入揚王庭出權兵柄
薄伐獫狁朔風不競徂征島夷東海如鏡義始忠卒
元勳之盛

長孫邳公順德

泰山未明雷轟幽崖日觀赫開紆爲丹霞昔我太宗
賢傑潛屯帝出於震爛其盈門邳公炳焉實擢其間
功參造物謀協先天執殳前驅捧轂南轅以勞以舊
佐命之元

虞永興公世南

英英永興華德素行以文冨國以道佐命天下既定爲唐儒宗東觀石渠始生古風秉精緯思假道書圃驅馳百代出入三古問羲皇心聽堯舜語歸來帝則獻可替否帝告永興與鴻碩之倫闡六籍三墳建樂章禮文先師是宗於廓辟雍辟雍沉沉天子所臨或弦或歌講古述今其從八千纓弁森森獵貊羗髳或詠德音羽林孤兒亦垂青襟洋洋聲教無遠不洎日月所照皆成文字鬱閑古始掃蕩澆季實我羣儒成太宗之志英英永興宜曰文懿

尉遲鄂公敬德

侁侁鄂公百鍊龍泉沈翳未宣氣衝斗間佩非其人初事宋金剛躍入大川神武獲焉提之上天天地之内指麾無前熊威虎力隱若敵國剛毅木訥安劉必勃武德之屯毛拔禍根掃除氛昏捧出日月耀於天門功成名遂高謝戎事烈烈猛志化爲和氣深地高堂頤性保命屑瓊飲露靜奏清商商爲臣勳事君鄂公之志之仁貞觀後公不交人事常餌氣服食奏清商樂以自奉

蕭宋公瑀

隋氏不君忠賢莫用桐生朝陽有集惟鳳捨彼頹廈歸爲新棟路車元衮開國有宋武德之暮羣草内蠹巍巍宋公聳節高步不吐不茹不來不去屹屹中立爲天一柱從容而言社稷遂安持誠秉忠光輔二君激濁揚清欲人如身道至廣莫我敢羣境至大不容纖塵雪山倚空氷壑照人耿介絶倫爲唐貞臣

張鄭公公謹

有倬鄭公伉伉而貞侁侁而仁實太宗信臣有宗守藩内難未夷國之則安捨之則危帝臨安危機以懼以疑以蓍爲先知是筮是咨鄭公嶷然排闥折蓍抗憤正詞用人事定天意身爲元龜不知不識順義之則以定社稷鄭公之力公之云亡帝念其勤若痛在身天懷發中哭不避辰君臣之間曼古未聞

屈突蔣公通

五運相推土火革期隋化爲唐忠臣不知倘驅義徒奮拒王師指心誓天摩頸待時人歸有德四海皆叛春日滿川流氷未泮七家徇國方寸不亂力屈勢窮排空落翰東南慟哭聲盡魂斷伏忠就擒萬國瞻漢

帝曰爾通古之烈士孝於其親誰不欲子俾侯於蔣授以師紀感恩不死宣力如彼佐唐扶隋名叙之美

高申公士廉

維嶽降神佐唐生申忠貞自天孝友如春德爲邦基仁厚人倫肅肅雍雍眞王者臣慶因歸妹光延天配（文懿皇后公之同出也）婚媾之中雲龍潛會建公南海廓我無外諒我撥亂猶文開泰過彼庸蜀荐鍾澆季文翁之化若掃於地申公攸徂有教無類父子兄弟望風相媿勃興儒雅大復禮義西南頌聲到今不墜名登元勳理冠羣吏全材大器於鑠厥懿

殷鄖公開山

温温殷公初若懦夫銅印試吏褒衣爲儒大風驅雲忽與之俱遭逢眞宰參造化謨天地既闢厥功有赫從王襲行佐帝光宅遠展驥足高揮鳳翮以永終譽垂於竹帛

秦胡公叔寶

洛汭之役龍戰未決（我師與王世充陣于九曲）秦公應變臨陣電拔銳氣盡來我盈彼竭成敗反掌存亡奄忽虎來風壯鼇轉山沒遂作心膂爰從討伐崩圍陷陣火迸氷裂翕如鷙聲縱若鯨突功成國定萬古壯骨

程盧公知節

盧公倬然動軼幾先轉禍爲福（與秦胡公降于九曲）攀龍上天繽翻鵬翼積風乃聳桓桓將軍大敵則勇雷崩山谷貔虎頓伏飈倒溟波鯨鯢蹉跎見危而進當死不讓干城三朝身老氣壯

段褒公志元

褒公虎臣先運而臻謁帝太原許唐與身擁劒駕氣騰風躍雲積忠累仁光有厥勳建旄北伐細栁霄屯風謐霜迎嚴扃達晨天子之使駐車軍馬（軍屯南章乃外壁門以夜不納制使）安衆秉威此眞將軍侁侁桓桓克壯有開

許譙公紹

羣動相食血流中原譙公夷陵豺虎爲鄰列境連城火炎煙昏皎其一邦如玉不焚三光忽開萬象皆新誰有天下平生故人引忠歸誠豹變蠖伸金石之契爲君臣奕奕煌煌爲龍爲光元戎啓行大旆央央式遏大江奄征南方恩斯勤斯兩不可忘

張荊州畫贊并序

唐　呂温

中書令始興文獻公有唐鯁亮之臣也開元二十二年元宗春秋高矣謂太平自致頗易天下總覈稍怠推納寖廣若君子小人摩肩於朝直聲遂寢邪氣始勝中興之業衰焉公於是以生人爲身社稷自任抗危言而無所避秉大節而不可奪小必諫大必諍攀帝檻歷天階犯雷霆之威不霽不止日月幾蝕卻爲分明虎而冠之不敢猛視羣賢倚賴天下仰望凜凜乎千載之望矣不虞天將啓幽薊之禍俾奸臣乘釁以速致戎詐成讒勝聖不能保祿我公竄寘於侯服身雖遠而諫愈切道既塞而誠彌堅憂而不怨終老南國於戲功業見乎變而其變有二在否則通在泰則窮開元初天子新出艱難乂憤荒政樂與羣下勵精致理於是乎有否極之變姚宋坐而乘之舉爲時要動中上急天光照身宇宙在手勢出舟楫相得當洪流而鼓迅風崇朝千里不足怪也開元末天子倦於勤而安其安高視穆清霈然大滿於是乎有開極之變荊州起而扶之舉爲時害動咈上欲日與讒黨抗行於交戟之中勢若微陽戰陰衝密雲而吐丹氣欻耀而滅又何難乎所痛者逢一時事一聖踐其跡執其柄而有可有不可有成有不成况乎差池草茅沈落光耀者復何言哉復何言哉曹溪沙門靈徹雖脫離世務而猶好正直攜其圖像因以示余觀而感之仍作贊曰

唐有棟臣往矣其邈世傳遺像以覺後學德容恢異天骨峻擢波澄東溟日照泰嶽具瞻崇崇起敬起忠貌與神會凜然生風氣蘊逆鱗色形匪躬當時曲直如在胸中鯤鱗初脫激海以化羊角中頹摩天而下無喜無慍亦如斯畫嗚呼爲臣儆而夙夜

四皓贊　唐　梁肅

道可佐皇而隘於帝治是以崆峒箕山之長揖於軒堯也德宜輔王而遇生霸世則四皓之所以晦明於漢氏也周道絶而王澤涸秦短世而漢謀興六合披攘兵不暇戢則四公軒軒然鴻飛於冥時也天下大寶一人攸繫苟廢嫡崇庶則亂是用長而公僂僂然俯定儲后權也處則以時出則以權時以全己之道權以安天下之器得非知幾者歟易謂知幾其神乎四公體之故曰時合道合時塞道塞出非其時與道消息四公之謂歟贊曰

秦失其鹿豪傑並逐鸞鳳何依白雲深谷英英南山采采紫芝漢以勁起吾誰與歸栖心化元澹泊無爲禮物雖至先生默而惟彼貞石確不可轉儲皇不安我德用顯大若是驚患位是寧四公屈身天下和平冥冥

楊文公寫眞贊　宋　范仲淹

楊公以武夷之靈降於我宋在太宗朝以神童被召三命至著作佐郎直集賢院在眞宗朝薦當清近終翰林學士工部侍郎公以文爲己任繇是東封西祀之儀修史修書之局皆歸大手爲皇家之盛典當時臺閣英游蓋多出於師門矣而命世之才其位不充故天下知公之文而未知其道也昔王文正公居宰府僅二十年未嘗見愛惡之跡天下謂之大雅寇萊公當國眞宗有澶淵之幸而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動却戎狄保宗社天下謂之大忠樞密扶風馬公慷慨立朝有犯無隱天下謂之至直此三君子者一代之偉人也公與三君子深相交許情如金石則公之道其正可知矣然端言方行回邪忌之故嘗避權臣之禍歸陽翟山再起會眞宗不豫中外爲憂萊公將奮大計正前星於北辰引太陽於少海公預宏議就高文間弗克行既終而今上知之乃下詔追悼贈禮部尚書謚曰文余觀公之眞而爲贊云

嗚呼楊公兩朝清風盛乎斯文直哉厥躬端者我遊

邪者我佽霖雨不作日月其流仰止遺眞雍雍哲人
吾不知乎爲之仙爲之神

延州來季子贊

宋 蘇軾

魯襄公十二年吳子壽夢卒延州來季子其少子也以讓國聞於諸侯則非童子矣至哀公十年冬楚令尹子期伐陳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時去壽夢卒蓋七十七年矣而能千里將兵季子何其壽而康也然其卒不書於春秋哀公之元年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句踐使大夫種因太宰嚭以行成於吳吳王許之子胥諫不聽則吳之亡形成矣季子觀樂於魯知列國之廢興於百年之前方其救陳也去吳之亡十三年耳而謂季子不知可乎闔廬之自立也曰季子雖至不吾廢也是季子聽信於吳人而言行於其國也且帥師救陳不戰而去之以爲敵國名則季子之於吳蓋亦少專矣救陳之明年而子胥死季子知國之必亡而終無一言於夫差知言之無益也夫子胥以闔廬霸而夫差殺之如皁隸豈獨難于季子乎烏乎悲夫吾是以知夫差之不道至於使季子不敢言也蘇子曰延州來季子張子房皆不

死者也江左諸人好談子房季札之賢有以也夫此可與知者論難與俗人言也作延州來季子贊曰泰伯之德鍾於先生棄國如遺委蛻而行坐閲春秋幾五之二古之真人有化無死

二踈圖贊　　宋　蘇軾

惟天為健而不予時沈潛剛克以燮和之於赫漢高以智力王凛然君臣師友道喪孝宣中興以法馭人殺蓋韓楊蓋三良臣先生憐之振袂脫屣使知區區不足驕士此意莫陳千載於今我觀畫圖涕下沾襟

孔北海贊并序　宋　蘇　軾

文舉以英偉冠世之資師表海內意所予奪天下從之此人中龍也而曹操陰賊險狠特鬼蜮之雄者耳其勢決不兩立非公誅操則操害公此理之常而前史乃謂公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踈意廣訖無成公此蓋當時奴婢小人論公之語公之無成天也使天未欲亡漢公誅操如殺狐兔何足道哉世之稱人豪者才氣各有高庳然皆以臨難不懼談笑就死爲雄操以病亡子孫滿前而咿嚶涕泣留連妾婦分香賣履區處衣物平生姦僞死見真性世以成敗論人物故操得在英雄之列而公見謂才踈意廣豈不悲哉操生平畏劉備而備以公知天下有己爲喜天若祚漢公使備誅操無難也予讀公所作楊四公贊歎曰方操害公復有魯國一男子慨然爭之公庶幾不死乃作贊曰

晉有羯奴盜賊之靡欺孤如操又羯所耻我書春秋與齊豹齒文舉在天雖亡不死我宗若人尚友千祀視公如龍視操如鬼

王元之畫像贊　宋　蘇　軾

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予嘗三復斯言未嘗不流涕太息也如漢汲黯蕭望之李固吳張昭唐魏鄭公狄仁傑皆以身徇義招之不來麾之不去正色而立於朝則豺狼狐狸自相吞噬故能消禍於未形救危於將亡使昏如公孫丞相張禹胡廣雖累百千緩急豈可望哉故翰林王公元之以雄文直道獨立當世足以追配此六君子者方是時朝廷清明無大姦慝然公猶不容於中耿然如秋霜夏日不可押玩至於三黜以死有如不幸而處於衆邪之間安危之際則公之所爲必將驚世絶俗使斗筲穿窬之流心破膽裂豈特如此而已乎予始過蘇州虎丘寺見公之畫像想其遺風餘烈願爲執鞭而不可得其後爲徐州而公之曾孫汾爲兗州以公墓碑示余乃追爲之贊以附其家傳云

維昔聖賢患莫己知公遇太宗允也其時帝欲用公公不少貶三黜窮山之死靡憾咸平以來獨爲名臣一時之屈萬世之信紛紛鄙夫亦拜公像何以占之

有泚其顙公能泚之不能已之茫茫九原愛莫起之

王仲儀眞贊　　宋　蘇軾

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又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夫所謂世臣者豈特世祿之人而巨室者豈特侈富之家也哉蓋功烈已著於時德望已信於人譬之喬木封殖愛養自拱把以至於合抱者非一日之故也平居無事商功利課殿最誠不如新進之士至於緩急之際決大策安大衆呼之則來揮之則散者惟世臣巨室爲能余嘉祐中始識懿敏王公於成都其後從事於岐而公自許州移鎭平涼方是時虜大舉犯邊轉運使攝帥事與副總管議不合軍無紀律邊人大恐聲搖三輔及聞公來吏士踴躍傳呼旗旆精明鼓角讙亮虜即日解去公至燕勞將佐而已余然後知老臣宿將其功用蓋如此使新進之士當之雖有韓白之勇良平之奇豈能坐勝默成如此之捷乎熙寧四年秋余將往錢塘見公於私第佚老堂飲酒至暮論及當世事曰吾老矣恐不復見子厚自愛無忘吾言既去二年而公

薨又六年乃作公之真賛以遺其子肇詞曰
堂堂魏公配命召祖顯允懿敏維周之虎魏公在朝
百度維正懿敏在外有聞無聲高明廣大宜公宜相
如木百圍宜宮宜堂天既孚之又富貴之如山如河
維安有之彼窶人子既陋且寒終勞永憂莫知其賢
曷不觀此佩玉劒履晋公之孫魏公之子

王定國真賛　宋　蘇軾

温然而澤者道人之腴也凛然而清者詩人之癯也
雍容委蛇者貴介之公子而短小精悍者游俠之徒
也人何足以知之此皆其膚也若人者泰不驕困不
撓而老不枯也

秦少游眞贊　宋　蘇軾

以君爲將仕也其服野其行方以君爲將隱也其言文其神昌置而不求吾不即即而求之君不藏以爲將仕將隱者皆不知君者也蓋將挈所有而柔所遇以游於世而卒反於其鄉者乎

管幼安畫贊　宋　蘇軾

余自龍川以歸居潁已十有三年杜門幽居無以自適稍稍取舊書閱之將求古人而與之友蓋於三國得一焉曰管幼安蓋幼安少而遭亂渡海居遼東三十七年而歸歸於田廬不應朝命年八十有四而歿功業不加於人而余獨何取焉取其明於知時而審於處已云爾蓋東漢之衰士大夫以風節相尚其立志行義賢於西漢然時方大亂其出而應世鮮有能自全者潁川荀文若以智策輔曹公方其擒呂布斃袁紹皆談笑而辦其才與張子房比然至九錫之議卒不能免其身彭城張子布忠亮剛簡事孫氏兄弟成江東之業然終以直不見容力爭公孫淵事君臣之義幾絕平原華子魚以德量重於曹氏父子致位三公然曹公之殺伏后子魚將命至破壁出后而害之汝南許文休以人物臧否聞於世晚入蜀依劉璋先主將克成都文休踰城出降雖卒以爲司徒而蜀人鄙之此四人者皆一時賢人也然直已者終害其身而枉已者終喪其德處亂而能全非幼安而誰與

哉舊史言幼安雖老不病著白帽布襦袴布屨宅後數十步有流水夏暑能策杖臨水盥手足行園圃歲時祀其先人絮帽布單衣薦饋跪拜成禮余欲使畫工以意髣髴畫之昔李公麟善畫有顧陸遺思今公麟死久矣憾莫能成吾意者姑爲之贊曰

幼安之賢無以過人余獨何以謂賢賢其明於知時審於處已以能自全幼安之老歸自海東一畝之宮閉不求通白帽布裙舞雩而風四時烝嘗饋奠必躬八十有四蟬蛻而終少非漢人老非魏人何以命之天之逸民

晉蔡君謨贊　宋　王　回

晉自武帝酒色無度王公貴人競以酒色相侈而王愷石崇尤甚愷使美人行酒勸客飲不盡輒殺美人崇嘗夜飲諸少年酒裴綽乘醉竊卧崇妾中明旦裴家遣車迎綽綽上車馳去崇聞大怒立殺數妾將訟綽於朝綽兄楷書請綽曰吾弟酒狂海内足知足下飲以狂樂而反責之禮耶崇方慕楷欲交之亦憚其詞直乃止其後渡江諸君家往往循襲故態紀瞻爲尚書置酒請王導等觀妓瞻愛妾能歌新聲王僕射護軍周顗乘酒於衆中挑之而不得有司劾顗荒酒失度元帝特詔宥焉是時在位蓋不以淫醟爲貶如此蔡謨獨好禮自勅嘗詣丞相導導方作伎設牀席謨不悅而去導亦不留客也謨曾孫廓廓子興宗仍以好禮自勅達於朝雖時淫暴不敢稍侵媟之人稱其家風云贊曰

古者牀第之言不踰閫而賓主燕享所以觀禮樂講仁義也烏有男女無辨晝夜荒蠱群於禽獸而反以爲榮歟此晉餘所以知中山之亡夫永嘉之亂又驗

矣而渡江君臣猶不知以此相儆豈以風俗之敗非召亂之着者耶嗚呼迷哉而蔡氏出於其時獨能世學好禮違而不汙君子哉

蘇東坡贊　　宋　黄庭堅

子瞻堂堂出於峨眉司馬班楊金馬石渠閲士如墻上前論士釋之馮唐言語以爲階而投諸雲夢之黄泉坡之酒赤壁之笛嬉笑怒罵皆成文章解羈而歸紫微玉堂子瞻之德未變於初爾而名之曰元祐之黨貶之珠崖儋耳方其金馬石渠不自知其東坡赤壁也及其東坡赤壁不自意其爲紫微玉堂也及其紫微玉堂不自知其珠崖儋耳也九州四海知有東坡東坡歸矣民笑且歌一日不朝其間容戈至其一丘一壑則無如此道人何

魯齋先生畫像贊　　元　王　磐

氣和而志剛外圓而內方隨時屈伸與道翱翔或躬耕太行之麓或判事中書之堂布褐蓬茅不爲荒凉珪組軒冕不爲輝光虛舟江湖晴雲卷舒上友千古誰與爲徒管幼安王彥方元魯山陽道州蓋異世而同符者也

王允中眞贊　　元　劉　因

齒未老鬢胡爲而白耶隱然含四海之憂鬢雖衰顏胡爲而壯耶凜然橫千仞之秋竹石丹心砥柱中流百折而必東寸折而不柔其履危犯險幾禍一身然視循默苟容貽害當世者不優耶

晦菴先生畫像贊

元 吳澂

理義密微蠶絲牛毛心胷恢廓海闊天高豪傑之才聖賢之學景星慶雲泰山喬岳

静修劉先生畫像贊

元 歐陽元

微點之狂而有沂詠雩之樂㕘由之勇而無北鄙鼓瑟之聲於裕皇之仁而見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略而遇不能致之兩生嗚呼麒麟鳳凰固宇內之不常有也然而一見而不與作一出而春秋成則其志不欲遺世而獨往也明矣亦將從周公孔子之後爲往聖繼絶學爲來世開太平者耶

默庵安先生畫像贊　元　歐陽元

將稱乎明善誠身之書亦趨乎格物致知之學關西三鱣未必蒙於教授之四世荀陵八龍奚以過於伯仲之一發豈非白茅重而忠信著元酒醇而嗜慾薄者乎鍾期伯牙有同世而不相遇者吾故於默庵之神交而益以重容城之先覺也

滕奉使贊　明　宋濂

齊人王蠋有言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女之從人一與之醮當終身不改譬之白壁小有玷辱人將斥去而不之顧臣之事君也其理亦同故蠋特並言之事兩大者雖辯如虞姬智如鄧曼吾知其決非良婦事二君者雖功如汾陽才如西平吾知其決非良臣嗚呼使此義昭如白日人臣安肯懷二心而國安有喪亡之禍哉東陽滕茂實當宋靖康初以太學正與僉書路允迪奉使於金議割三鎮太原尋奉密詔撓城不下金人怒因之雲中欽宗北遷茂實謁見涕泣請從行主者不之許其後允迪南歸茂實獨留雁門終身不再仕臨沒令以黃幡裹屍而瘞仍刻石識云宋使者東陽滕茂實墓此殆不事二君者與當是時有宇文虛中者亦以黃門侍郎使金見留遂改節易行反面事虜其後雖欲奪兵伏南奔而自贖卒亦不逃君子之譏其視吾茂實果何如也茂實已矣人至今想其遺節如神龍不可得見至視虛中掌不啻若鬼蜮犬豕有識妾婦亦羞聞之此無他人心

天理終不可誣也乃作滕奉使贊用規事君而有二心者贊曰

漢有蘇武奉使不屈滕公配之有聲烈烈黃旛累屍以全臣節如璧之白弗緇弗缺其人雖亡而神不滅上游帝所凌厲日月降臣見之肝碎胆裂敢述贊辭勒在貞碣

陸秀夫像贊　　明　宋濂

自抱龍髯兮眼不見水鳳闕雖遐兮龍堂則邇玉雪皦如兮肯污泥滓赤日出海兮爾心不死

溟滓生贊

明　宋濂

溟滓生者盱江廖應淮海學也抱負奇氣好研摩運世推移及方技諸家學年三十游杭上疏言丁大全誤國狀大全怒中以法配漢陽軍生荷校行歌出都門道傍觀者嘖嘖壯之抵漢江濱遇蜀道士杜可大揖曰子非廖應淮耶生愕然曰道士何自知之可大曰宇宙大塵一塵內人生其間爲塵幾何是茫茫者尚了然心目間矧吾子耶然自邵堯夫以先天學授王豫天悅天悅死無所授同瘞玉枕中未百年而吳曦叛盜發其冢得皇極經世體要一篇內外觀象數十篇余睊盜得之今餘五十年數當授子吾俟子亦久矣乃言於上宮脫其籍盡教以冢中書其數由聲音起生神鑒穎利可大指畫未到者生已先意逆悟可大自以爲不及學既成去隱宣歙間過余安裕弋陽將教之安裕勸生業中庸生瞠目厲聲曰俗儒幾辱吾康節於地下矣復去之杭客賀外史家晝市大衍數夜沽酒痛飲飲即吐吐即飲不醉如泥弗休醉中嘗大叫曰天非宋天地非宋地奈何奈何語聞賈似道遣客叩之生曰毋多言浙水西地髮白時是其祥也似道未解復召至屏人與語生曰明公宜自愛不久宋鼎移矣似道惡其言掩耳走生亦徑出過曾淵子家索酒轟飲酒酣作嬰兒啼曰大厦將焚燕猶呢喃未已耶復賦歌以見意都人士聞之競指以爲怪民不與接獨太學生悉晞聖猶時造其廬生私執熊手謂曰吾端居層樓闚空中戎馬百萬來人鬼作哭泣聲壬申襄樊陷甲戌宮車宴駕乙亥長江飛渡似道亦殛死臨漳丙子三宮播遷諸王大臣皆南北亂走噓吸事耳子不去欲何爲居亡何宋事日非沿江州郡望風奔潰生大慟曰殺氣又入閩廣中吾不知死所矣遂遁去其言無一不驗後四年病死處州學中年五十二無子唯一義女從之生宗堯夫先天之學頗自謂知易每見諸易師傳疏不問淺深輒訕駮以爲樂及論後天則尊羲畫爲經彖爻繫辭爲傳然文言彖象二傳爲九師之言且謂說卦非聖筆不能作上下繫乃門人所述序卦直漢儒記爾蓋生聰明絕人未聞道而騖語數故其論經多失中然性使

酒雖近又好訐人陰私人面頸發赤不顧罕有從其學者惟國子簿吳淡進士彭復樂師之淡不卒業復屢受唾亦不怨生將適時召復至口發例手布籌雖平昔所靳若終身不示人者一舉授復復後又授鄱陽傅立云或曰生瀕死語女曰吾死後一月中朝命山姓鳥名使者來徵吾及傅立立當過余門汝可出藏書示之立當以此致大官後皆如其言所謂山姓鳥名崔鵬飛也生所著書有元元集歷髓星野指南象喻統會聲譜畫前妙用數十萬言今猶間傳於世

贊曰

龍圖成章有文從衡以濬以明以洩其藏以奠乎元黃昔我素王韋編三絕墜緒微茫誰其我綴我忝我胦九師襄之我逌我昌百氏攘之如河之渾如曀而昏如治絲以棼天未降割一髮攸存維洛有士居於百原超神冲漠凝於畫先數往知來小大斯甄莫峻匪崖我陟其顛莫深匪淵我淪其泉簡材以畀非隱弗傳有冥者冢卒昭以宣或得其觕戴神於言炎炎宋蕣維其訖矣長星蝕郴色之赤矣青祥見徵士髮白矣朋昏以世莫之感矣魚在在藻尚其息矣維生之知中如沸羨彼惛弗知覆謂我狂我狂如何我憂孔多我山我河我用弗磨俾淪胥以訛我酒既嘉我瑟又穌我寧不嘯歌北風其涼旂旐央央戎車龐龐湯湯江流杭之如陸有腥其穢流血沃沃海氛方殺其何能目人有恒言風雨漂搖夏宇障之涉於大川烝徒楫之楫副宇繞孑孑焉依國武斯隊不知攸戒日隕弗升雞晝作夜鵾舞於林鬼瞰於舍執提是艱曾莫之艾乃怒乃驚乃瞻乃行乃遯死於冥瞎生之烏胡乃神以著微之古聖匪程伊度何以言之卒淪於數一曲之淹不通其故易道既泯數亦不類激贊於生發我長喟月出皎于在天之心在天之心何古何今

余自幼即見長老談濱滓生事近見李淦性學及戚光子實所造文又知生爲詳以生之精藝如此而修宋史者不列之方技傳中殊可恨也故予愍之特序之又湯易道之微激而贊之惜乎予文蕪陋不能永生也然予情亦至矣濂志

宗忠簡公畫像贊　　明　蘇伯衡

公之力足以旋乾而轉坤公之功足以攘夷而安夏始以一言能返北旆而南還後以二十四疏不能回南轅而北駕且留鑰之任方切而巧言遽入於帝聽度河之志未酬而大星已殞於中夜何人之於公則知媢嫉而忮之於公則不知假借此有志之士百世之下所以想英風而激昂拜遺像而悲咤也

象山陸先生贊　　明　趙汸

儒者曰其學似禪佛者曰我法無是超然獨契本心以俟聖人百世

春秋諸君子贊有序

明　方孝孺

余取友於當世而未得則於古人乎求之讀春秋左氏傳得數十人心慕焉聖賢所稱較著者不敢論少戾乎聖賢之道者不敢取自石碏以下十有五人取其事贊其美以爲法云

石碏

國之所恃在老成人以國爲家不私其親知以發謀勇以戡亂雍容談笑坐拯世難侃侃石子衛之父師先事而諫徵若蓍龜始不吾從弑逆果作徐發一言元兇就縛春秋所書纂弑孔多誰能討賊不煩干戈雄才勁節奕識大器俛收晏嬰視之有媿世悦苟難滅親是稱臨危善斷卓乎難能嗟衛之微臣有石子嗚呼九州敢謂無士

季梁

賢知所居國小猶強文謨武猷屹如金湯荆楚之隨可坐而取久而不忘以有君子其在朝廷歆國震驚有旅若林莫之與京及乎棄賢奸雄相賀世無人望雖強易破長孺在漢子儀在唐叱咤指麾威行萬方彼冥弗思忽不知貴我懷生民今也誰恃

臧僖伯

戡禍弭亂世貴乎兵兵之所加治其既形心術之微禍亂所自孰能治之諫臣之事在昔魯隱矢魚於棠其事雖微其志已荒有臣僖伯憂其漸懈昌言正色以訓以戒天稔其禍閒善不爲鍾巫之難實兆於斯聖之求諫匪曰觀美羣情既宣萬事畢理自以爲智厭棄人言纂弑將行至死不聞諫之不用鮮不亡國我思古人中古遺直

公子友

魯有季子社稷大臣處人所難不失其仁莊僖之間兄弟多故叔牙慶父交紊王度親爲骨肉義存君臣縱則廢法斷傷乎恩酌事之中酬酢萬變龍驤虎跱蛇豕屏竄才優於爲齊以無私春秋嘉之志其來歸周公東征克對文武烈烈季文不忝皇祖後世之士量小才輕大故臨前驚怖失聲聖賢至公徇道忘已後國先家季子所耻

叔肸

士處衰世若行泥塗孰能超然不受其汚叔肹之賢
高潔蓋世非義之祿笑而不視兄也有國匪君斯君
獨深耻之安乎賤貧我袒我履可以衣食我身雖勞
吾義已得彼爲富貴千乘萬鍾其外雖通其心則窮
人之所趨不我能止我之所志不以易彼畢畢小夫
利達是圖朝譽夕臣犬豕不如伯夷之清子臧之節
周公之孫魯邦之傑

劉康公

道在天下莫不與聞能知其眞千載一人春秋之間
何國無士名言至論卓卓可紀有偉劉子獨得其宗
矢辭豈多妙合大中孰養其原以定厥命必有事焉
勤禮致敬後乎洙泗先乎唐虞聖賢有傳不謀而符
生民夢夢飲食作息道之不明誰達其極三代君相
治之師之逮德下衰以法縻之上曠其職下悖其紀
孰非天民嗚呼劉子

范文子

霸國之士尚利與功納君於邪不思其忠孰若夫子
識微慮遠以勝爲懼勇於從善鄢陵之戰楚師大崩
矢中其王蠻方沸騰衆誇威強獨有憂色外患盡寧
非計之得彼昏不戒以幸爲常上肆下陵禍興蕭墻
先事有言衆謂迂怪深謀弗從卒履其敗六國滅秦
晉亂平吳全盛之邦多忽永圖烈烈夫子非霸者佐
以道事君大臣之亞

子臧

恒人於利錙銖必競亦獨何心力讓千乘仁義可樂
名節可尊冒取瓦礫棄遺璵璠篡弑紛紛孰非臣子
先生醜之恐其汚已高不忘世潔不亂倫大鎮社稷
爲曹宗臣秦楚有王雄霸中國戰不足稱千載汙辱
去彼取此時能與偕以利易生果何人哉

臧文仲

衆人之生莫不有死死而可傳舉世無幾有美大夫
國之典刑仁義之言煥如日星其身有終其名不沒
後人宗之指爲口實晉鄭之盛豈乏世卿貴富一時
事無餘名大夫立言後世是式念哉勿忘尚懋厥德

祁奚

賢才之生國用所資觀其進退治亂從之一人在朝

善類興起欲知其心尚視所舉彼也吾戚此也吾朋人以爲比吾舉其能孰爲隙讐孰所怨惡吾取其才餘不暇顧心無黨私爲國得人苟利於國遑恤我身古之君子自信不苟不以毀譽輒變所守嗟世之人匪矯則偏或遠之用或親之捐有狥大公舉讐與子取謗速咎終莫能以道不勝僞治功日汙豈特夫子當世所無

魏絳

晉有蹶夫好兵而愎以一笑故幾亡人國天鑒凶德卒傾厥宗三郤受誅假手厲公允文魏子以兵爲戒輯和戎夏晉以昌大悼公之世屢合諸侯纘業文襄政教具修意之所嚮靡有不服羣賢在位魏子之力士不知道以戰爲嬉孰能無爲坐制四夷

孟獻子

世無材智不過於削非有仁人何以爲國魯號多士槃乎有文穆穆獻子其德可尊用修國貧言利愈寡宣成之間苛政橫出夫子是悼勢莫止之昌言在人後世紀之乘馬之微雞豚不畜富盡天下恒患不足古稱盜臣或以爲才我懷夫子莫知我哀

季札

士之制行不必如同取舍進退惟義之從苟同其跡不度乎義尚頡古人非德之至嗟嗟季子賢且有文愽達通微世鮮其倫使之有位變夷以夏桓文之績不足與伍天將喪吳嚚童僭攘晦德潔身效節子臧道之廢興蓋曰有命行非子光止豈子病衆人何知爲譽爲尤孰明子心其惟春秋世敎日衰戰爭求位季子有知當爲流涕

子皮

大人無私物我同視善出於人與已無異人之勝已善者已能翼而扶之與之俱升授之國柄躬率以聽賞罰弛張必從其令此謂盛德自古難之懿哉子皮爲公卿師僑實國楨社稷是賴振經立則國勢幾大非子知人庫柱孰容爲善世之不治豈曰無賢孰起子皮吾爲執鞭

子家羈

魯有盜臣擅國自恣昭公寡謀躁以失位遜齊居晉

淹恤八年惟子家子奉以周旋自有可爲謀猷甚遠拒而不從卒以喪返使用其言動合事機豈其終身棄國不歸久而彌恭困而無怨義不近名忠不避難考德千載難乎其全夫子之節允也可傳晉文五臣世嘉其績彼也以才夫子以德

三賢贊有序

明　方孝孺

聖賢之道以養氣爲本今之人不如古者氣不充也氣不充則言不章言不章則道不明予竊有意於道而患委靡不振思豈古豪傑而與之遊求於往昔得三人焉曰司馬子長曰韓退之曰歐陽永叔三人皆氣豪辭雄有振衰立懦之功因各爲贊辭時觀之以自勵將由此進於聖人之道非敢以是爲足也作三賢贊

司馬子長

三代之隆斯文顯然惟太史公震盪奮騫江河之深泰華之高大包宇宙小析絲毫唐虞盛德湯武峻功春秋之辭楚漢之雄韋編竹書金匱石室千載遺亡公手紀述掃刮晦蒙揭茲日月上翼典謨下昭大法彼敗降者名將之孫公白其辜覆謂多言允人受辱孰不就死所不死者建大名爾名立不磨赫赫巍巍比績丘明功孰少多卓哉英賢允矣良史何人無知巷伯是擬公去千年斯文湮沒紛紛鄙夫敢繼公筆

韓退之

漢後七代道喪言棼不有先生孰興斯文先生之志
志豪氣雄手扶百川注之使東刮垢去腐煥其一新
詆排佛老扶起孟荀誰與朽骨天子是迎請投水火
以戕禍萌喝喝鱷魚爲潮之毒帝念南氓俾往殲戮
太海茫洋五嶺蒼蒼發爲文章震盪激昂山不足高
海不足深斯文在茲無古無今惟鄒孟子仁義干戈
先生在唐與之爲徒吁此何時愈下彌衰先生不生
孰扶孰持是氣長存磅礴上下有繼徽猷不在來者

歐陽永叔

宋至仁宗文治告成寔生偉人以鳴太平偉人爲誰
曰歐陽公宗孟繼韓蔚爲文宗五季之末文雜黜昧
公曰嘻哉非予疇繼刪煩剗華去其艱深大濩咸池
厥音沉沉如玉之溫如波之澄不撓不驚既暢且明
伊周以來以文致窮千載惟公躋身顯融既掌帝制
亦預國政正色危言以犯以諍維蜀有蘇出公門下
謂公斯文可比韓愈公之謂蘇托以斯文後世誦公
哲於知人何哉鉅儒以多爲貴人也可欺天也可畏

尚友五贊 有序　　明　方孝孺

有憂世之志而無經世之才有經世之才而無成物
之德欲以有爲於天下皆古昔之所難也聖賢之跡
不見於世也久矣慕事功者多蔽於卑近務高遠者
每病於難行吾求士於二千載之間功業赫然可稱
而秉心操行不倍於聖賢之道者得五人焉皆天下
之才士今世之所未聞而余之所願學者也故贊其
盛以識余之私因是五君子以望乎聖人之大全此
余之志也以五君子爲足法而不以大者自望非余
之志亦非五君子之志也

諸葛武侯

漢治任法難乎大臣惟忠武公千載一人綜覈萬變
以義而動虎躍龍驤天下震恐極其智能亂不足平
天實厄之大勳無成成敗紛然處之甚暇論其所存
伊呂流亞古學不傳士氣益卑公心不亡百世之師

陸宣公

士不知義以國爲外媚悅取容自爲身計嗟吾先生
慨然哀之君非堯舜媿見色辭諫書如雲指訐遺闕

忠邪義利不少撓折事雖多違言則長存用諸天下
可安黎元豈苦俗儒以文嬉戲先生見之當為流涕

范文正公

古之至人忘己徇民一夫顛連如疾在身此義不明
貴我賤物以民自奉恬不加恤孰若先生惟民之憂
飲食夢寐四海九州先事而言庸狡所忌就其所成
允足經世世之通患溺於故常聖法皇猷謦以為任
誰能致遠而舍車馬敢謂先生不在天下

韓忠獻公

生民難諶天下大器必能容之而後可治大人之量
喬嶽巨川未嘗有為萬物資焉豈若淺夫露其才智
初如可喜卒敗大事堂堂魏公宋之宗臣元氣流行
為初為春欲名其功公本無作視其用舍為民憂樂
世彌遠矣孰尚嗣之我觀九州悠悠我懷

司馬文正公

儒者之澤大行於民伊周以來惟公一人始未可為
萬鍾不受逢時多艱爲世父母允民之心惟久乃安
欲其即從聖人猶難亦偈何脩政化甚速誠於為善

四海悅服用術相欺惟恐不深公神在天汝果何心

云敞贊有序　　明　方孝孺

捐其軀有益於天下君子之所樂爲也而况身不至於死而有益於世教者乎宜乎趨義者之衆也然而人寧舍其生以徇利而不肎勉其身以爲義死於利者首交於世而爲義死者歴數百年無一人豈其所重在彼而所輕在此哉知利之可以養生而不知其可以傷生知義之或至於殺身而不知殺身之可以不朽也古之仁人義士視刀鋸如飲食恬然就之而不辭者其好惡寧獨異於人哉見義明而慮道遠如是而死則安如是而生則辱如是而富貴則足耻如是而貧賤則可樂故其取舍之際斷乎其不苟也師弟子之義與君臣父子等古人蓋甚重之漢之時猶未變夏侯勝爲孝昭皇后授經勝卒后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夫以帝后而爲師傅服羣臣不以爲過則當時之俗猶可見也風化成於上雖以强臣亂賊之威指叱咼鑊以待天下之士而士生乎其時猶有赴難蹈義正色疾趨而不顧者此漢所以爲盛也與王莽之殺吳章欲禁錮其子弟門人多更名它師而平陵云敞切時爲大師徒掾獨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斂之當時以是高之比爲欒布而敞竟以是名後世敞學術不可考後嘗仕莽爲魯郡大尹其行已未能無可議者然其事師不以死生變節誠志義之士也哉章弟子千餘人賢於敞者必衆矣畏禍惜位竟泯泯無聞而敞之名與朱雲相上下慕義之士其可不勉乎夫不以貴賤生死爲厚薄者非知道君子不能斷心也任社稷托幼孤將無所不可非若淺夫小人之不足伏也余是以贊之以爲弟子事師遭變故者之法贊曰

人之趨勢皆若可託觀於生死乃見厚薄朝以爲師暮則背之人寔易誑心其可欺嗚呼云生志剛氣烈曷以知之偉然大節吴子在後鈇鑕在前所見皆義吾曷恤焉吾身可恤師其可負視吏若犬鼠之伍道長名歡俗益澆偷面叅背違犬彘所羞不趨其難矧徇其死我獨何人嗚呼云子

楊喬贊有序

明　方孝孺

富貴不可輕也然人不能輕富貴則不能處富貴捕虎者未嘗畏其爲虎故帖耳妥尾而惟吾之擒知其爲虎而畏之則必爲所噬矣人惟内有所重故視外物也輕天下之物舉不足動其心然後可以用天下之物一爲物所動將爲物役之不暇而何暇用物哉東漢固多節士及其衰也貪懦者處大位而君子皆困於下故小人得志以至於亡不然當時之士皆王佐才也得一人且可鞭笞海内之盜賊況若是其衆乎楊喬不在郭林宗徐孺子之列然吾觀其人不出孺子下蓋其志可尚也人有慕富人之財而挑其女以逃者爲利所役視富人若王侯將相視其家若鈞天帝宫而不知其爲可耻也由君子觀之苟不以義則崇堂邃寢猶蟻穴然珪組之貴與首馘無以異曾何足顧乎萬乘之主天下之至貴也妻帝之女人臣之至榮也喬惟恐爲所汙幾死而不辭此其心豈可以勢利奪哉使喬不死命爲大臣屬以天下漢猶可興也桓帝不爲天下慮而爲一女計可謂不知人矣喬之賢豈可以女子誘哉然桓帝雖不知喬而知愛其才則後世之不如桓帝者多矣獨喬難遇耶吾嘗喜孺子爲人饑不可得而食寒不可得而衣以爲孺子與林宗猶夷與惠雖不可以優劣而孺子尤可慕蓋漢季一人而已及觀喬事壯其志喟然嘆曰孺子不孤矣吾求友於古人舍孺子與喬而誰取耶世皆知重孺子而不知喬可憾也作楊喬贊使人之重喬者自余始贊曰

人之器量有小有大或盜一錢或讓天下天下雖大一錢之積觀其用心大者可識吾謂楊喬可爲三公屈以非義萬鍾不從曷由知之有大人節帝女不娶利豈能奪其中所重在義與道視卓操輩穿窬之盜伊誰可方孺子之倫永言尚有卓哉二人

田疇贊有序

明　方孝孺

智勇人之所有也善用之爲難忠義人之所慕也審處之爲難天下非無豪傑之士而功不見著於世何耶豈其智勇之不及忠義之沮喪與用之失其時處之違其機者衆也荀彧不用於曹操則可以比子房董卓呂布不爲逆亂則可追韓彭廉丹王尋爲漢而死則可以與周苛等而皆不免於君子之誅其迹同而其所爲異也漢末之亂酷矣余求奇士於其時得一人焉曰田疇忠不避難勇不畏死奮然感劉虞之遇而思爲之報讐公孫瓚既亡謂可以盡力者漢室而已故應曹操之辟既而知操非忠漢者也故辭封侯之爵介不同俗清不悖倫忠在樹功義不苟合其才良其行果蓋豪傑之士非當時奸雄所及也論者眩於成敗使操以成功見取而疇之志義不大章明於後世豈不謬哉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若疇者庸非其人耶其不成功者命也豪傑之士制於命而不獲施者衆矣善觀人者觀其志不觀其事觀其器不觀其位由是而言士之不幸者獨疇乎哉吾是以悲而贊之其辭曰

古之觀人不於一含考其所存以第高下譬諸龍駒垂首糞車豈以其賤斥之爲駑齊侯千駟如南面王仲尼之嘆夷齊有光漢季分爭得國者操吾獨何爲田疇是悼操雖據國大鼠之雄殺后無君天下不容矣若田疇忠義蓋世委質劉虞身死靡二使受之命爲漢大臣殺操復漢必不顧身嗚呼鄙夫惟利是就誰能爲疇我與爲友

孔璋贊有序　　明　方孝孺

所貴乎天下者非謂兵甲之多玉帛之冨擅海内之地擁百萬之師無術以守之而至於敗亡者衆矣天下安恃乎此盖人之羣居必有其望百人聚兵鬭之不止一人叱之即愧怍謝罪而引退者此必人之所望也欲服天下之心者必先求天下之望而尊之所慕愛敬屬欲俎豆之而不可得者立於朝廷則民焉有不歸者乎故周之興也以伯夷高光之興也以得張子房卓茂而賓師之武帝有汲黯諸侯惴畏而不敢叛代宗相楊綰唐幾中興斯數君子者其容貌非動人才力非能與搴旗斬將者角然而聞其風烈奔走順從惟恐不得覩其輝光者德宏於中聲名著於當世有非才藝之士所及也故一才一藝治功可稱者可以有可以無而名德爲四海望者國家興替之所繫也唐天寳之亂世皆咎其不用張九齡信矣然吾觀是時有名之士如李邕泰和亦一世望也而元宗不能容之所信任者皆小人之尤聞之可爲凜凜而元宗不悟是時恃足以失國而已哉殃不逮其身則幸也當泰和之被繫張説輩皆擠搆之欲致之死而布衣孔璋獨上書請以身代璋信奇士乎而唐之君臣爲可愧矣國不惜才而使布衣惜之斯世果何如也吾感璋之義讀其疏而爲之泣下曰元宗之治不足觀矣賴有孔璋耳作孔璋贊其辭曰

世有英傑生民之望國能尊之天下可王如海如河魚龍所依既㩀其依孰不畢來唐李泰和亦天下士胡不存之欲寘之死天將亡唐故褫其魄人望既隕唐幾不國我謂元宗不若孔彰義聲洸洸暴於四方布衣愛士而國忠之我思孔彰孰知我悲

夏忠靖公小像贊　　明　李東陽

此吾鄉先哲夏忠靖公也昔聞其聲今見之容氣和貌恭外朴中通不驕以爲異不比以爲同其大則君子之不器其正則王臣之匪躬德與齒而俱尊名與世而無窮於戲疊州之使貞觀所遺以佐永徽者也而身負其托淮西之帥元和所任以破元濟者也而心疑其功君臣之相遇亦難乎其爲終矣然則下車問政如仁廟贈官賜謚如宣宗竭誠盡瘁死而後已如公者何啻魚水之與雲龍於戲楊文貞所謂王子明韓稚圭之風者固以其德量之裕亦豈非以其遭際之隆也耶

司馬温公贊　　明　錢福

連茹拔茅維公在朝青苗保馬維公在野公之再入旋乾轉坤重覩慶歷公之云亡陰凝冰堅馴致靖康嗚乎悲哉誠竭於已命屬於天天若祚宋曷爲其然

福爲衆人時從學於李文正文正試以此贊因録以託於謝文肅文肅謂文正作也丞所譽許謂數語用舍治亂該括殆盡及詢知出福大駭歎焉

青城五隱贊　　明 楊慎

范公英英炎漢挺生黼華金德潛光玉恒謀王婉美
洗耳皆清漸逵鴻羽孚陰鶴鳴

右范長生

天授貁奇入林結茨鳳兮麒麟之儀儀年百廿歲
有嬰孺姿山瞿淵稿奚可同之

右譙定

岷山逸老藏用隱賢執范寂袂拍薛昌育高吟美月
長嘯揭天遺蹤何在白沙瓊田

右句台符

白雲先生六詔不起乃如蒲芝聯德敵體孟光同曜
柳妻遺詠有婦人焉五人而已

有張俞妻曰蒲芝

子家子贊有序　　明 陸粲

子家子魯公族之賢者也仕於昭公昭公庸愚無足與有爲者而子家子從之何也己爲同姓之臣君且親之義不忍决去也故寧周旋焉迨君死而已矣始昭公與羣小謀季氏子家子諫之不聽及意如被攻屢請而欲以五乘亡也豈其誠心怒私黨而驕君志緩公徒之攻以待變耳子家子知之故勸君許之許之則季氏之謀益懈意如雖不成亡而昭公亦可以無出一與之盟而國定矣此子家子之心也比其從亡在外謀事發言度禮處義無一不中節嗚呼賢哉公薨喪至自乾侯從公者皆自壞隤出奔畏季氏讐己也若子家子則意如知其賢且許以從政矣乃不受而逃之從君七年卒而不以利疚其志可不謂仁乎衛獻公失國十有二年而復子鮮子展二臣者有力焉然孫甯之得民未若季氏之專且甯喜有志於逆君矣又當時齊晉尚強國有賢者可動以義不如范鞅梁丘據之貪以無君也而二子乘之易矣不然以子家子之賢得中主輔之雖以強霸可也而復

國於何有夫其力不能庇君身而又不足以誅權臣故亦潔其去就爾矣孔子稱志士仁人者於斯人見之然吾惜其終不著於傳豈自壞隤之後遂長往山林以没身耶又怪太史遷書所爲賢卿大夫列傳甚衆顧獨遺子家子曾不得與曹沫專諸者比何哉故重論其事爲之贊贊曰

魯多君子抑有世臣誰歟遺之自其先君周公伯禽尊賢親親藹藹子家既忠且仁君亡我從君没我遯明王不興孰反我讐我志弗遂而終無尤豈無材賢内恤其私從讐如忘棄君如遺我思古人爰莫起之嗚呼子家百世之師

開國功臣贊

明 王世貞

夫天柱折則鍊石之勲始昭地維崩而斷鼇之業斯偉姚姒揖遜湯武征誅厥德懋矣功亦選焉然而澤有因漸用惟戡戡夫使虞不登庸僅淺放勲之化受早殂落或衍徵仲之仁宇宙自如日月未改然猶謚爲帝王冐中今古而秉時輔弼佐命之士五臣十亂次者夔龍爰逮伊虺載在彝鼎炳於旂常天下詩謳而書誦之迄於今不衰若乃兩儀混而乍闢七曜昏而復昭掃百葉之遺腥運九有於再造巍乎如天蕩乎難名則孰有幾我高皇帝者乎古稱大人雲蒸龍變股肱心膂奔走禦侮不亦茂乂林林哉是故聯百萬之衆摧陷廓清如六飛在御靡所不被此則中山氏之所以開帝統也批擣磔裂前無衡敵卻掃千里血流漂鹵此則開平氏之所以揚帝威也給漕饋餉軍行無乏創立章典衣被黼黻此則李韓氏之所以熙帝業也推測象緯籌筭帷帳群力自歸獨智潛起此則誠意氏之所以贊帝謨也他或入備爪鉞之寄或出膺

干城之托或冠冕藝林或儲胥方隅靡不推鄺躍
陸頫絳趨灌於乎盛哉余以三吳蟣蠓之畯謬忝
簪履端委熙朝慨頗牧之英聲則撫髀思奮仰晏
子之嘉謨則執鞭願馭嘗遊雞山覩丹青之績已
而復駿奔太廟覩配位徘徊悵慕者久之爰序所
懷人別爲贊庶幾揚班袁陸之旨凡三十三人曰
太傅中書右丞相征虜大將軍魏國公中山徐武
寧王達太師中書左丞相韓國李公善長中書平
章軍國重事征虜副將軍鄂國公贈太保開平常
忠武王遇春御史中丞誠意伯贈太師劉文成公
基大都督朱公文正征北將軍左都督曹國公岐
陽李武靖王文忠征　將軍右都督衛國公寧河
鄧武順王愈左都督信國公東甌湯襄武王和征
虜大將軍太子太師宋國馮公勝征虜大將軍太
子太師潁國傅公友德征南將軍西平侯黔寧沐
昭靖王英中書平章政事越國胡武莊公大海中
書平章政事鄖國廖武閔公永安德慶侯永忠同
知大都督府事虢國俞忠烈公通海南安侯通源
越巂侯通淵同知大都督府事泗國耿武莊公再
成長興侯炳文親軍都指揮使高陽郡侯韓公成
同知大都督府江陰侯江國吳襄烈公良同知大
都督府靖海侯海國吳襄烈公禎親軍副都指揮
使濟陽郡丁公普郎樞密院判東丘郡侯花公雲
同知大都督府事鞏昌侯陝國郭宣武公子興左
都督武定侯營國郭威襄公英定遠侯王公弼翰
林學士承旨兼太子贊善大夫宋公憲公濂翰林
侍制贈學士王忠文禕御史中丞章公溢征虜大
大將軍太子太傅涼國藍公玉中書左丞相忠勤
伯汪公廣洋大都督府僉事樂浪郡濮忠襄公眞

贊曰

九有中摧北風代扇椎祇湎天腥涎北甸坤覆乾承
州凝嶽游末教凌夷衆雄擧醜三山蟄擊大陸龍戰
天篤高皇神武丕憲靈玟示符赤蛇樓弁江介初啓
神州攸奠紛梗剷平游魂遠遁重朗日月先驅紅電
功超五始樂成九變　桓桓中山實爲帥首黃鉞
戴麾駝金壓紐批漢無堅拉張若朽齊洛角崩秦燕

指授元黄爭屬壼箄慚後廟無移簴室不改蓟永綏
舊都啓我元后帯礪常新蟬貂世守　堂堂韓公國
之老成托畀落幕遂冠時英蕭規喬謀是殫是馮開
物創典贊為法程惜哉就殂上應祲宴孰是克終鑒
厥初誠　糾糾開平有力如罷豈不懷恩眞王必歸
殲諒擒誠若俯拾遺狡矢擴廓晨單余師一矢騰旇
萬馬皆披蒲頽北塡遂奪燕支河畔告殞百身曷追
　英英劉公卓識眼諳洞徃千載知來百世人謀鬼
謀生天生地力贊安攘默紓眞秘揣敵陰符懸捷兵
氣定咼卜洛仰稗天計相排雖切主恩無替返駕青
田遺榮芝桂　行行文正受脤四門親則猶子地實
維藩提衡弱矰抗鬬鯨奔眞王剖符爰發后昆終言
不令國以永存　帝乙歸妹以產岐陽有卓岐陽英
武凨章作鎮於嚴嘐虎是將擒梟下雄斷臂扼吭北
逐亡胡至止應昌名王關氏纍纍就降振旅數文禮
讓輝煌　烈烈寧河有熀其聏遇大則勇無衡不先
始畧江淮遂平漢沔勃律収虹崑崙回霰中道奄淪八
州流唁　懿懿東甌龍潛誼定三吳席捲七閩波靜

平蜀師還功存不兢始冠㣉侯終膺九命陰諳帝志
釋兵休請幾失彭英恩喻買鄧　矯矯宋公玉立而
武克紹哲兄牙爪心腑宣力中原揚威大鹵隱珪上
公啓茅殷土夫人之吉以忝征鹵　天變西南乃生
頴國惟頴之雄闢平是則喑嗚震盪北衆辟易劍閣
中夷昆池永闢碧雞再鳴白雉重譯豈不榮封帝省
其籍　於鑠黙寧威均皇胄豪驁神啓機權中秀玉
閫師出蔥嶺衡僕移兵佐頴樹績留後六詔稱一百
蠻歸湊箄路蹕編態莊何陋世裔開府若若兩綏
武莊長身頰邑立鐵横槊雄呼濤偃山裂作鎮婺邦
襟控全浙峻猷垂念狂刃中發兆應神光靈昭殄殲
　鄖公宏畧飛舸大江首定𨿽慶如漢闗中戰溧臨
敵矢義就終遥封未享貤澤難弟都陽師乾日月虧
蔽陸舟橫擣百戰彌厲迴旌西指岷蜀崩潰帝訓昭
迴垂耀千祀　巢湖之軀威均六師猗歟虢公沈算
先幾委力劬勞伏節驅馳南安越嶲寔克繼之嬋纚
並濯戟逥差池　簡簡泗公果毅能整入贊樞衡出
奠越嶺匪昧衣袽需泥在頃遥篤象賢孤城愈秉䟽

勒長興敵憯曷遑焉況爲弇丹青彪炳　彭湖鏖勁
嶽圻天咷列宿徘徊神龍泜淳兩賢旣戹六奇誰效
髙陽眩敵王服死告似子齊貞紀候肩糴　良旣駭
奔禎亦鵰翔左提右挈草昧王綱蜂屯斥堠蝗列餘
皇淼淼江海載啓大邦　康山之祀普即爲烈捐脰
敵舟横戈握血　太平旣屠花侯就殉披襟蝟射詈
賊霆震神翁白首間閭嗣允重曈愴矚恩波渥潤
簪纓駢降汾陽之里陝公旣錫營公疊起一呼隕敵
天顔爲喜平滇鮫窟探胡虎子匪藉椒房再膺彤矢

定遠驍虓戎行高揭一騎衝颷雙刃環月迅若流
雹摶如没鶻南掃不毛北逾窮髮隷韻佐凉名収九
伐　恂恂宋氏德言君子煌煌辟書東觀昉啟帝輯
華表女其粉米鶴林波壑龍池擅美天槃御詞鑾驄
嘁止　華川之彦時稱厥匹雄慱川淵矢謨甲乙留
編奉使幽憂深室貫辯未終酈烹永窒　鴻翥章公
鷹揚其猷虬髯戟張稜稜紫髯再集鄉旅遏懲寇仇
出入風栽三事允修　灼灼藍公雄威踸踔烈火騰
崑霜華吐蕚西極邁莎南收羌笮渾邪投首旌旗絶

漠碣勒推班侯封比霍　廣洋幹敏帝曰良哉三入
中書再長西臺拮据吏道控揣時才貴極生驕功成
不賞崇庸懿烈實委草莽　曾如濮侯義不二君刳
腸若飴不涅禺氛陵厲秋日褰霧天雲　翼翼諸賢
眞宰所私力佑元氣汛滌妖霏惟昔禹功河洛瞻思
嚮彼管仲左衽其歸崇詡巨塑内華外夷九原可作
斯人庶幾

靖難功臣贊

奉天靖難諸功臣故漢王高煦榮國公河間張忠武王玉太師英國公定興忠烈王輔太子太師征虜大將軍淇國卯公福太子太傅征虜將軍成國公東平朱武烈王能太子太師贈少師榮國姚恭靖公廣孝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陘國陳襄敏公亨太保兼太子太師領宗人府兼中軍都督府事寧陽侯濬國武靖公懋征南將軍太傅黔國公定遠沐忠敬王晟都指揮崇安諱忠節侯淵都指揮金鄉王忠壯侯眞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安平侯莒國李忠壯公遠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武城侯漳國王威毅公聰前軍都督府左都督永康侯蔡國徐忠烈公忠後軍都督府左都督豐城侯茂國李剛毅公彬征西前將軍中軍都督府左都督武安侯漳國鄭忠毅公亨保定侯滕國孟忠勇公善駙馬都尉富陽侯景國李恭敏公讓駙馬都尉廣平侯沂國袁忠愍公容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成陽侯潞國張忠毅公武泰寧侯靖國陳忠襄公珪鎮朔大將軍太保陽武侯鄞國薛忠武公祿平江伯陳恭襄侯瑄少師隆平侯鄖國張襄僖公信太子太傅征虜將軍安遠侯融國柳襄愍公升兵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贈少師金忠襄公忠太子太師掌戶部事贈湯陰伯郭忠襄公資少師吏部尚書贈太師蹇忠定公義少師兵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贈太師楊文貞公士奇少保戶部尚書贈太師夏忠靖公原吉少師工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贈太師楊文敏公榮左春坊大學士翰林院學士解公縉凡三十三人皆文皇帝壬午將相也或策勲戡定或奏績毗亮或開拓荒裔或剗遏強虜彬彬一時之盛哉於湯有光視代匪易參之中山諸公抑亦其亞也他若曹茹之達變茶李之先幾雖亦秉遺致顯則逕庭矣故不叙及贊曰

於戲嗣皇力政爲紀紘促桂廹帝遯英藩俾奮幽朔甲除君側鉅野龍戰元黄其血靡膴不漬修江既馮爰華大君廟貌無易改紀政教以彌天地混漭再闢惟我介子雄勇冠鋒所當靡敵爲彰爲憲而武不終

卒以貴謚咨攸賢豪左右翼飛如搆斯植有赫河間
峻謨首倡以節徇堅爰詒定興崔巍如山突騎無前
禹跡茫茫三廓南荒貂緜蟬聯矍鑠淇公首寄元戎
崇封褒然控十萬衆以騁大荒與身俱捐東平靈武
王畧茂昭遂闢土田篳路驅鵰不弔大烈有象者賢
懿懿恭靖勿弁其髡陰符啓兵誰哉鷹揚乃株陳公
用社於涇懋充繩武受脤奇膂耄而簪纓奕奕沐王
靖滇拓交亦屛亦楨淵既冠鋒眞特百夫而弗覩厥
成鎭遠回面入猷出鈐鬼方敉寧安平武城信古名
將扶重堅忍受脇悍師誅弗獲選駢首狂劝豐城未
康收勳裹劍並寄留蓋皝皝武安雲中之績牧尚是
凖洸洸保定危身棄𣪠易名斯允珪盟冊府城陽埒
思奕葉昌允冨陽肺腑廣平儷之亦克戎賑僴僴陽
武萬雉如虹爲國儲胥優優平江萬艘如雲爲國乳
哺隆平內哲爲龜爲蓍皇省厥園安遠外推爲虎爲
貔在交之墟忠恭惟幄資贊轉餉司馬司徒曰義士
奇猷諸青宮原吉裨謨榮出六奇毋若縉一言屹然
國樞吁彼五臣傴風傾陽事取權濟林林羣彥畫筴
宣力以輔皇帝雖績于家而逆是取峻命不易豐亨
豫訢戚靡不信窮髮造裔皇帝殺生麟拔茵耳咸充
琛贄顧成之廟上爲太宗群辟列配豈伊不推庸於
列考龍變雲會我陳雅詩比於丹青爍焜萬年

贊

祥瑞

老人星贊應制

明　吳希賢

按志老人星在弧星之南一曰南極常以秋分之旦見于丙見則治平主壽昌某年月日實見臣某謹拜手稽首贊曰

弧南之墟秋分之旦候者告言明星有爛稽之古書曰茲明星其瑞匪他惟壽之徵厥徵伊何天子萬壽朝有老臣民有耆耇茫茫壽域八荒一區天監在下而壽豈徒書曰介壽曰攸好德德焉而壽斯謂平格皇有顯德天命用休明星之應匪力之求爲國上瑞小臣作贊敢告有位

六馬圖贊　唐太宗

其一曰拳毛騧黃馬黑喙平劉黑闥時所乘前中六箭背三箭贊曰

月精按轡天駟橫行孤矢載戢氛埃廓清

其二曰什伐赤純赤色平世充建德時乘前中四箭背中一箭贊曰

瀍澗未靜斧鉞伸威朱汗騁足青旌凱歸

其三曰白蹄烏純黑色四蹄俱白平薛仁杲時所乘贊曰

倚天長劍追風駿足聳轡平隴回鞍定蜀

其四曰特勒驃黃白色喙微黑色平宋金剛時所乘贊曰

應策騰空承聲半漢入險摧敵乘危濟難

其五曰颯露紫紫鷰騮平東都時所乘前中一箭贊曰

紫鷰超躍骨騰神駿氣讋三川威凌八陣

其六曰青騅蒼白雜色平竇建德時乘前中五箭贊曰

足輕雲影神發天機策茲飛練定我戎衣

元學士王惲跋云物之賢否一定論其遇不過可也昭陵六馬天降毛龍授之英主俾翦隋亂及其成功琢石爲像題眞以贊用傳不朽何其幸也宜其聲華氣燄上與房駟爭光故潼關之役備體流汗又何神哉如昭烈之的盧冉閔之朱龍名雖存而形何見焉

龍馬圖贊　　唐　柳宗元

始吾聞明皇帝在位靈昌郡得異馬於河而莫知其形好事者涂人盧遵以其圖來示余其狀龍鱗虺尾拳鬣環目肉鬣馬之靈怪有是邪居帝閑幾二十年從封禪郊籍鳴和鑾者數十事遇亂帝西幸至咸陽西入渭水化龍泳去不知所終且其來也宜於時其去也存其神是全德也既覩其形不可以不贊

靈和粹異朵至神兮倮尾童鬣踈紫鱗兮巍然特出瑞聖人兮理平和樂百禮陳兮鳴鑾左御大路遵兮世麗道悖還吾眞兮哀鳴延首渭水濱兮沛焉潛泳旋斡淪兮淵居海遊靈無鄰兮出處孔時類至仁乎孰是倫兮進昏死亂阽厥身兮匪馬之慕吾誰親兮贊之斯圖宜世珍兮

貘屏贊并序　　唐　白居易

貘者象鼻犀目牛尾虎足生南方山谷中寢其皮辟温圖其形辟邪予舊病頭風每寢息常以小屏衛其首適遇畫工偶令寫之按山海經此獸食鐵與銅不食他物因有所感遂爲贊曰

邈此奇獸生於南國其名曰貘非鐵不食昔在上古人心忠質征伐教令自天子出劒戟省用銅鐵羨溢貘當是時飽食終日三代以降王法不一鑠鐵爲兵範銅爲佛佛像日益兵亦日滋何山不剷何谷不鑿銖銅寸鐵罔有孑遺悲哉彼貘無乃餒而嗚呼匪貘之悲惟時之悲

畫鵰贊并序　　唐　白居易

壽安令白旻予宗兄也得丹青之妙傳寫之要毛羣羽族尤是所長長慶元年以畫鵰貺予予愛之因題贊云

鷙禽之英黑鵰丁丁鉤緻八尒劒棟六翮想入心匠寫從筆精不卵不鷇一日而成軒然將飛戞然欲鳴毛動骨活神來著形始知造物不必窅冥但獲天機則與化爭韓幹之馬籍籍知名薛稷之鶴翩翩有聲研工覈能較眞闘靈豈無他人不如我兄

怪松圖贊並序　　唐　陸龜蒙

有道人自天台來示余怪松圖披之甚駭人目根盤於巖穴之内輪囷逼側而上身大數圍而高不四五尺礧砢然蹙縮然榦不暇枝枝不暇葉有若龍攣虎跛壯士囚縛之狀道人曰是何物怪如是耶子能辨之乎余曰草木之生安有怪耶苟肥瘠得於中寒暑均於外不爲物所凌折未有不挺而茂者也矧松柏乎今不幸出於巖穴之内胜脆者則磽然其牙伏死其下矣何自奮之能爲是松也雖稚氣初折而正性不辱及其壯也力與石鬭乘陽之威悲已之軋拔而將升卒不勝其壓擁勇鬱遏坌憤激訐然後大醜彰於形質天下指之爲怪木吁豈異人乎哉天之賦才之盛者蚤不得用於世則伏而不舒薰蒸沉酣日進其道權擠勢奪卒不勝其阨號呼呶拏發越赴訴然後大奇出於文彩天下之指爲怪民嗚呼木病而後怪不怪不能圖其眞文病而後奇不奇不能駭於俗非始不幸而終幸者耶道人曰然爲我贊之贊曰

松生蔭溢巖獄穴械病乎不快卒以爲怪擁腫支離神羞鬼疑道人嗟吝筆傳其奇或怪其形或奇於辭自爲怪魁是以贊之

郭忠恕畫贊并序

宋　蘇軾

右張夢得所藏郭忠恕畫山水屋木一幅忠恕字恕先以字行洛陽人少善屬文及史書小學通九經七歲舉童子漢湘陰公辟從事與記室董裔爭事謝去周祖召為周易博士國初與監察御史符昭文爭忿朝堂貶乾州司戶秩滿遂不仕放曠岐雍陝洛間逢人無貴賤口稱猫遇佳山水輒留旬日或絕粒不食盛夏暴日中無汗大寒鑿氷而浴尤善畫妙於山水屋木有求者必怒而去意欲畫即自為之郭從義鎮岐下延止山亭設絹素粉墨於坐經數月忽乘醉就圖之一角作遠山數峰而已郭氏亦實之岐有富人子喜畫日給淳酒待之甚厚久乃以情言且致匹素恕先為畫小童持線車放風鳶引線數丈滿之富家子大怒遂絕時與役夫小民入市肆飲食曰吾所與游皆子類也太宗聞其名召赴闕館於內侍省押班竇神興舍恕先長髯而美忽盡去之神興驚問其故曰聊以效顰神興大怒除國子監主簿出館於太學益縱酒肆言時政頗有謗讟語聞決杖配流登州至齊州臨清謂部送吏曰我逝矣因掊地為穴度可容面俯窺焉而卒藁葬道左後數月故人欲改葬但衣衾存焉蓋屍解也贊曰

長松摻天蒼壁插水憑欄飛觀縹緲誰子空濛寂歷煙雨滅沒恕先在焉呼之或出

文與可飛白贊

宋　蘇軾

嗚呼哀哉與可豈其多好好奇也歟抑其不試故藝也始余見其詩與文又得見其行草篆隸也以爲止此矣既没不可得而復見其飛白美哉多乎其盡萬物之態也霏霏乎其若輕雲之蔽月翻翻乎其若長風之捲斾也猗猗乎其若遊絲之縈柳絮褭褭乎其若流水之舞荇帶也離離乎其遠而相屬縮縮乎其近而不隘也其工至於如此而余乃今知之則余之知與可者固無幾而其所不知者蓋不可勝計也嗚呼哀哉

偃松屏贊并引

宋　蘇軾

余爲中山守始食北嶽松膏爲天下冠其木理堅密瘠而不瘁信植物之英烈也謫居羅浮山下地煖多松而不識霜雪如高才勝人生綺紈家與孤臣孽子有間矣士踐憂患安知非福幼子過從我南來畫寒松偃蓋爲護首小屏爲之贊曰

燕南趙北大茂之麓天僵雪峰地裂氷谷凛然孤清不能無生生此偉奇北方之精蒼皮玉骨磽磽鬣鬣方春不知沍寒秀發孺子介剛從我炎荒霜中之英以洗我瘴

文與可畫墨竹屏風贊　宋　蘇　軾

與可之文其德之糟粕與可之詩其文之毫末詩不能盡溢而爲書變而爲畫皆詩之餘其詩與文好者益寡有好其德如好其畫者乎悲夫

石室先生畫竹贊并叙　宋　蘇　軾

與可文翁之後也蜀人猶以石室名其家而與可自謂笑笑先生蓋可謂與道皆逝不留於物者也顧嘗好畫竹客有贊之者曰

先生閒居獨笑不已問安所笑笑我非爾物之相物我爾一也先生又笑笑所笑者笑笑之餘以竹發妙竹亦得風夭然而笑

三馬圖贊　　宋　蘇軾

元祐初上方閉玉門關謝遣諸將太師文彥博宰相呂大防范純仁建遣諸生游師雄行邊飭武備師雄至熙河蕃官包順請以所部熟戶除邊患師雄許之遂擒猾羌大首領鬼章青宜結以獻百官皆賀且遣使告永裕陵時西域貢馬首高八尺龍顱而鳳膺虎脊而豹章出東華門入天駟監振鬣長鳴萬馬皆瘖父老縱觀以爲未始見也上方恭嘿思道八駿在廷未嘗一顧其後圉人起居不以時馬有斃者上亦不問明年羌溫溪心有良馬不敢進請於邊吏願以餽太師潞國公詔許之蔣之奇爲熙河帥西蕃有貢駿馬汗血者有司以非入貢歲月留其使與馬於邊之奇爲請乞不以時事下禮部軾時爲宗伯判其狀云朝廷方却走馬以糞正復汗血亦何所用事遂寢於時兵革不用海内小康馬則不遇矣而人少安軾嘗私請於承議郎李公麟畫當時三駿馬之狀而使鬼章青宜結效之藏於家紹聖四年三月十四日軾在惠州謫居無事閲舊書畫追思一時之事而歎三馬之神駿乃爲之贊曰

吁鬼章世悍驕奔貳師走嫖姚今在廷服虎貂效天驥立内朝八尺龍神超遙若將西燕西瑤帝念民乃下招爾歸雲逝房妖

韓幹畫馬贊　　宋　蘇　軾

韓幹之馬四其一在陸驤首奮鬣若有所望頓足而長鳴其一欲涉尻高首下擇所由濟踼踏而未成其二在水前者反顧若以鼻語後者不應欲飲而留行以爲厖馬也則前無羈絡後無箠策以爲野馬也則隅目聳耳豐臆細尾皆中度程蕭然如賢大夫貴公子相與解帶脫帽臨水而濯纓遂欲高舉遠引友麋鹿而終天年則不可得矣蓋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而無營

膠西蓋公堂照壁畫贊并引　　宋　蘇　軾

陸探微畫獅子在潤州甘露寺李衛公鎮浙西所留者筆法奇古絕不類近世予爲甘露寺詩有云破板陸生畫青猊戲盤蹋上有二天人揮手如翔鸞筆墨雖欲盡典刑垂不刋者也熙寧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命工摹置膠西蓋公堂中且贊之云

高其目仰其鼻奮髯吐舌威見齒舞其足前其耳左顧右盼喜見尾雖猛而和蓋其戲置之高堂護燕几嗚呼顛沛走百思嗟乎妙哉古陸子

贊

物彙

雙白鷹贊并序　　唐　蘇頲

開元乙卯歲東夷君長白肅眘扶餘而貢白鷹一雙其一重三觔四两其一重三觔二两皆浩如練色班若絲章積雪全映飛花碎點所謂金氣之英瑤光之精高髻偉臆長距秀頸奮發而銳堅剛則厲摩天絶海雷擊飈逝觀其行時令順秋殺指麾應捷顧眄餘雄當落鵰之賞蔑伉鷄之歎實稀代之尤也皇上祇膺聖圖欽若王道方寶賢重穀尊儒食艾後宮徹綺繡前殿焚珠玉與王侯卿士朝夕論思異無所貴輕衛公之好鶴奇無所珍同漢王之卻馬畋豈務於馳騁獵以存乎苑狩未嘗合圍掩羣載羽濺血乃強不攫而猛不噬矣然以萬方入貢懷其來也三年重譯嘉其至也故仁為之心有仁則勇感為之力有威則重況此鳥猛過於衆重倍於九禮於右則勸忠祭於祖則立敬壯其體則用武綷其翼則成文彼寵而服之鷃也能果榮而戴之蟬也能潔列乎職命司寇師惟尚文開蔵剸姦撑善為吏蓋選士之是式匪從禽之足云此謂偁於圖而徵在位也微臣奉制敢稱贊

曰

鷹之大者精明眯峻勁而横絶雄則遠根錦文素絲
珠瞭玉潤性乃奮威將軍所狥鷹之次者勇鋭光芒
截海而至乘風載揚綴以紅點文其絲章下鞲必中
惟吏之良

龍馬贊 有序

明 宋濂

西南夷自昔出良馬而産於羅鬼國者尤良或云羅鬼疑即古之鬼方其地有蒼龍淵在兩山之中泓渟窈深閟閟靈氣而蛟龍實藏其下當春日始和物情酣鬯夷人立柵淵泮擇牝馬之貞者繫之巳而雲霧晦暝咫尺不能辨色類有物蜿蜒上與馬接蓋歆云逮天色開霽視馬傍側之沙有龍跡者則與龍遇謹其芻菽而節宣之暨産必獲龍駒馬粤若洪武四年六月壬寅夏國主明昇以全蜀降獻良馬凡十而其一色正白乃得之於淵者身長十有一尺首高九尺足之高比首而殺其二尺有肉隐起項下約厚五分廣三寸餘貫膺絡腹至尾閭而止精彩明晃振鬣一鳴萬馬爲之辟易鞿勒不可近近輒作人立而吼上謂天既生此英物必有神以司之親撰祝策詔有司以牲牢祀於馬祖然後勑典牧副使臣高敬嚢沙四百斤壓之人跨嚢上使其遊行苑中久之性漸柔馴迨八月癸巳上將行夕月之禮於清涼山壇上於是乘之而出如躡雲而馳一塵弗驚皇情悦豫賜其名

爲飛越峰從命御用監直長臣馬晋臣緡繪其眞形藏焉臣濂稽諸載籍漢之元鼎中有神駒出渥洼水中馬之生於水者尚矣叅龍之說雖相傳於夷人要當可徵不誣也肆惟皇上以大惪而立大寶日之所出日之所没無不梯山航海獻贄奉琛通者獨角之犀來自九眞食火之鷄貢於三佛齊之境其他詭形僪狀稽稽紛紛不一而足而況此水產之龍馬乎周書有云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寳惟賢則邇人安皇上宵衣旰食日懷保於小民嵒穴之士蒐羅殆盡將圖治安如黃虞時其遐荒殊裔珍瓌奇産未嘗有心求之所以榮光休氣洋溢中國仁聲義聞充洽八表而龍媒之異自致於天閑十二之中揆之於書前聖後聖蓋同一軌轍也其視貳師之遣黷武窮兵以索諸大宛者果爲何如哉臣濂以文字爲職業際茲盛美不敢默而無言謹述賛辭一首以貽諸後世賛曰

天駟熒蛟龍升靈泓澄神馬生祥懿瑞靄晝杳冥天一翕聚通精靈龍胡盈皂臆輕竹披耳鏡縣睛花雪捲毛光照夜汗濤有血霞流韻振鬣鳴萬馬驚閃流電逐飛星九霄彷彿從龍行但聞瀟瀟風雨聲三川平八極寧眞龍媒獻龍廷出入天門駕龍軒太霞五彩滿瑶京皇風清皇道貞皇威明茫茫堪輿内孰敢不來庭陋彼漢將軍空圖貳師城乃知天子在樹惪不必連年徒用兵

靈峰寺植木贊　明 劉基

靈峯寺有松杏與樸並植焉劉子見而感之爲作贊曰

杏葉葱芊有子可以實籩松之扶疎有苓可以引年樸狀如樗衆蠹所穿擁腫波瞞不可以鐫胡並植於進涸厥醜妍明堂求材般趨爾先松戕杏割樸獨宛然嗚呼樸乎孰女之憐孰女之全抑棄於人乃獲乎天耶

義鸛贊并序　明 高啓

吳報恩寺浮屠之巔有鸛二巢焉以遊以宿出返必俱一日其雄罣脛輪索中奮翼自擲空懸弗脫鵲下首大鳴若籲於人衆憐之莫能升遂宛轉而絕鵲依其傍弗去羣鳥欲磔之輒引喙怒逐不使近逑毛骨盡化乃已余居直寺東嘗見其彷徨飛旋形貌慘悴風雨之夕哀唳嗷嗷若號慕然余念夫世固有伉儷相悅者矣一旦失所天哀未改而已他適塗膏自媒唯恐非艾晨眺夕唬曾無舍怛世嘗以禽喻惡人寧不辱是鸛哉乃贊曰

嗟爾鸛乎維鳥之特猗雄死自守禦鳥之賊猗獨棲於標夜失其匹猗哀嘶返顧不啄而食猗厥質始化豈貞之愧猗匪魯黃鵠孰配爾德猗

贊

器用

霹靂琴贊并序　唐　柳宗元

霹靂琴者零陵湘水西震餘枯桐之爲也始枯桐生石上說者言蛟龍伏其窾一夕暴震火之焚至旦乃已其餘硿然倒卧道上震旁之民稍柴薪之超道人聞取以爲三琴琴莫良於桐桐之良莫良於生石上石上之枯又加良焉火之餘又加良焉震之於火爲異是琴也既良而異合爲二美天下將不可載焉微道人天下之美幾喪余作贊辭識其超之石以著其事又益以序而爲它傳辭曰

惟湘之涯惟石之危龍伏之靈震焚之奇既良而異爰合其美超實爲之贊者柳子

晦菴先生遺衣賛　明　許宗魯

紫陽書院藏晦菴先生遺衣布苧色青廣袖直領縈而補葺者凡若干處魯遊謁諸生出諸匵因得與觀焉歎曰此先儒之垂範也夫質以布昭儉也色以青尚純也廣袖示有容也直領明無曲也歛而不易存故也於乎倫矣魯退而作賛賛曰

煥彼遺衣厥製孔嘉敦儉尚樸不靡不華匪羅匪縠澤德用光匪芝匪蘭沐道以芳儼然威儀允矣法服蕭肅瞻仰匪曰私淑嗟爾多士是傳是繼怨於爾躬是曰自棄凡厥來學敬之敬之茲衣永存終古有㣧

賛

儒理

復卦贊

宋　朱熹

萬物職職其生不窮孰其尸之造化爲工陰闔陽開一靜一動於穆無疆全體妙用奚獨於斯潛陽壯陰而曰昭哉此天地心蓋翕無餘斯闢之始生意闖然具此全美其在於人四性之仁斂藏方寸包括無垠有茁其萌有惻其隱於以充之四海其準曰惟茲今眇綿之間是用齋戒掩身閉閣仰止羲圖稽經協傳敢贊一詞以詔無倦

贊

釋老

應夢觀音贊

宋 蘇軾

稽首觀音宴坐寶石忽忽夢中應我空寂觀音不來我亦不往水在盆中月在天上

猪齒臼化佛贊

宋 晁補之

猪齒臼化佛者崇寧二年三月一日衛州獲嘉縣民職氏殺猪祭神而民劉氏獵犬得其棄首骨銜之猎四日不食民使其子析之其左牡齒臼中得肉如梅色酣酣由醉王諦視之如來像也髻有珠如粟瞑目跏趺瞳子隱然莊嚴畢具觀者萬人補之從弟新鄉令載之目觀其事記於石以示補之補之聳然曰佛菩薩誓救苦衆生菩薩至不愛頭目髓腦度人畜鬼出無量苦而具縛凡夫以利養故殺害不已俱入劇苦大火坑中號呼恐怖過又不改佛菩薩動於威神爲警此輩因懼生信令諸闡提覆溺戾車於沸鑊湯蓮花踊出是佛菩薩心欲此事流布十方諸惡衆生有芥子許過去善根皆大恐怖戒悔殺害吾作回向諸佛現前不覺心喜身躍復作是言從不可說劫民有齒牙知相食故無日不殺由大地草萬死萬生而佛哀愍故動於希奇如優鉢曇花時一現耳夫以不可說劫無日不殺萬死萬生之中而佛之威神絶時一現而乃獨動於職氏之猪與劉氏之犬現已憲

傳而若覩若不覩若信若不信至千萬人夫於千萬人中而我兄弟兩人者又獨得而記且贊之則允臧氏與所祭若神所使若屠所殺若猪與劉氏所銜若犬所析若子與記者吾弟贊者補之於過去世是一段事本末輕重皆有因緣惟有佛眼悉知悉見次第顯出終始圓成令四天下與未來世因此希奇與此文字辯意不殺決定自知如利實刀斷多羅木意已斷故業不復萌無始迄沉俱爲眷屬由是增長深般若因一切諸佛之所護念豈不勝哉豈不大哉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初夜援筆爲贊頌刻而成若佛力助文不加點云

吾觀鳥獸諸食肉形鉤吻鋸牙慘劇羅刹如是一類是殭非殭業力所驅啖彼養巳是遭食者死巳能生及誅其償如汝啖我版築上下無有盡時此業甚深佛所不度牛馬草食口方齒平業淺易超無對復古人非牛馬脣貝齩羣食穀果蔬形善應爾云何不若牛馬異生無凶吻牙而作鋒爪鷹虎受報形凶則然人形佛形而慘鷹虎故死受報甚於馬牛我誦此言普勸橫目血入牙故殺生不休至人無心同仁一視視人如我視猪如人人不自知是猪何等或其前世諸眷屬因云何無明日殺眷屬刺心取血血大壑流揚湯燖毛毛須彌聚死者不捨萬猪常隨汝莫鼓刀謂猪賤畜是熱血裏有文六身南無佛陀南無僧伽我不敢殺諸佛現前一切衆生若飛若走若潛若穴小大妍媸其血肉中各具一佛云何見佛而欲鼓刀汝欲殺猪應作是念罽賓國主殺尊者時未及捨刀臂已墮落白乳涌出六種震驚亦如此猪腦破不出佛不在外佛不在中佛不在空佛不在色是猪不死彼佛儼然世分別心自說人貴謂羊豕業本以供人彼以業來我何故受受則羊豕業歸我身往有大猪生不啖穢食薄荷草度羣業猪菩薩滅神示入異類汝自肉眼何由識猪藏汝之刀莫加猪首驚齒臼肉跏趺坐人稽首世尊在我齒臼我不敢慢無猪無人惟願現前諸見聞者如菩薩誓念念勿疑以此勝因普爲三世父母師長若冤若親化柔軟心去毒害意捨熱血汁獲甘露漿苦海悉乾同一安隐

銘

器物

名蹟

營造

警戒

紀勳

儒理

釋老

銘

器物

器物銘十七首　　周武王

楹銘

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

戶銘

夫戶難得而易失無勤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勤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為謀也

牖銘

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

機銘

皇皇惟敬口口生垢口戕口

席銘

安樂必敬無行可悔一反一側亦不可不志所監不遠視爾所代

杖銘

惡乎危於忿疐惡乎失道於嗜慾惡乎相忘於富貴

盥盤銘

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

鑑銘

見爾前慮爾後

鏡銘

以鑑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

衣銘

桑蠶苦女工難得新捐故後必寒

帶銘

火滅修容慎戒必共共則壽

屨銘

慎之勞勞則富

觴豆銘

食自杖食自杖戒之憍憍則逆

觴銘

樂極則悲沈湎致非社稷為危

弓銘

屈伸之義廢興之行無忘自過

鍬銘

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

矛銘

造矛造矛少間弗忍終身之羞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

嘉量銘　周

時文思宗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茲器維則

鼎銘　宋　正考父

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糊余口

原註云正考父佐戴宣武三命而益恭故其銘鼎之詞皆寓己意首三句言鼎之形如此以喻己之益恭也循墻莫侮言鼎雖置諸幽則皆知其為有用之器以喻己雖謙亦必見用也饘粥糊口亦言無它意息唯儉約自將而已

新漏刻銘并序　　梁　陸倕

夫自天觀象晷旦之刻未分治歷明時嬴縮之度無準挈壺命氏遠哉義用揆景測辰徵宮戒井守以水火分茲日夜而司歷亡官疇人廢業孟陬殄滅攝提無紀衛宏載傳呼之節較而未詳霍融敘分至之差詳而不密陸機之賦虛握靈珠孫綽之銘空擅崐玉宏度遺篇承天垂旨布在方冊無彰器用譬彼春華同夫海棗孚可以軌物字民作範垂訓者乎且今之宮漏出自會稽積水違方導流乖則六日無辨五行不分歲躔閹茂月次姑洗皇帝有天下之五載也樂遷夏諺禮變商俗業類補天功均柱地河海夷晏風雲律呂宣朝晏罷每旦晨興屬傳漏之音聽鷄人之響以為星火謬中金水違用時乖啓閉箭異錙銖爰命日官草創新器於是俯察旁羅登臺升庫則於地四參以天一建武遺蠹咸和餘舛金筒方員之制飛流吐納之規變律改經一皆懲革天監六年太歲丁亥十月丁亥朔十六日壬寅漏成進御以考辰正晷測表候陰不謬圭撮無乖黍累又可以校運算之睽合辨分天之邪正察四氣之盈虛謀六歷之踈密永世貽則傳之無窮赫矣煥乎無惠而稱也昔嘉量微物盤盂小器猶其昭德記功載在銘典況入神之制與造化合符成物之能與坤元等契勳倍楹庸事百巾機寧可使多謝曾水有陋昆吾金字不傳銀書未勒者哉乃詔小臣為其銘曰

一暑一寒有明有晦神道無跡天工罕代乃置挈壺是惟熙載氣均衡石晷正權槩世道交喪禮術銷亡遞遷水火爭倒衣裳擊刁舛次叢木乖方爰究爰度時惟我皇方壺外次圓流內襲洪殺殊等高卑異級靈虬承注陰蟲吐噏倏往忽來鬼出神入微若抽繭逝如激電耳不暇音眼無留眄銅吏司刻金徒抱箭履薄非兢臨深罔戰授受靡諐登降弗爽唯精唯一可法可象月不知來日無藏往分似符契至猶影響合昏暮卷蓂荚晨生尚辨天意猶測地情況我神造通幽洞靈配皇等極為世作程

潼關甲銘并序

唐 孫樵

潼戶呀東翼虜敵南有元甲數十札馬委於前極澀塵飄風綴銜華剝樵過而誚之且曰此國之閣也是小欲過冦偷大欲扼諸侯今者關禁弛而不幾守甲存而不完將何抑天下心而割天子憂邪關吏笑而進曰借如潼之甲可以燭目潼之旗可以絆天戰鞞晝驚警柝夜鳴吾曹將擺堅荷鍛投死地之不暇又安得與客合糯而東合糯而西哉今上君臨萬邦號令所加風清日明理為大和如此則關之禁何為而申嚴關之甲何為而繕堅乞宗四十二年關中之兵其也如雲　西來比而關之守甲其不完邪古之善守天下者展禮以防之闡樂以和之明刑以齊之修政以閑之則其守在四海之外何以關為而況完其甲乎是天下愈安而其禁愈弛天下愈平而其甲愈弊耳樵將去之且銘其甲云

潼關之甲完吾孰與安潼關之甲弊吾孰與濟甲乎甲乎理與爾謀亂與爾謀無俾工爾修

文貞公笏銘并序

唐 孫樵

大中六年詔出文貞公笏歸其孫丞相謨孫樵請銘其笏曰

靈豸薦角比干獻骨合以憤烈在公為笏怒虎可吐笏不可挫太華可裂笏不可折柱天不仄指日不蝕標儀條臆起梗開直噎諫舌切切上磨帝缺不逆不怫笏則公笏緊拱折列諍舌不發膠榮顏餘下偷上慢非公之節孰為公笏

二銘并序　唐　羅　衮

黄帝作巾几之法孔甲有盤盂之戒太公陳觴鏡之銘所以昭成敗而防遺闕也衮不敢追跡聖賢輙取枕杖二物而為之銘亦古之賤士不忘君臣之分也

枕銘

或枕或欹有安有危勿邪其思

杖銘

身之疲杖以扶之國之危賢以圖之

櫛銘　唐　盧　仝

人之有髮亍旦旦思理有身亍有心亍胡不如是

几銘　宋　晏　殊

小飯防饐跬行虞跌巾有角墊衣存袵鈌惟忠與孝則罔摧折

擊蛇笏銘　宋　石　介

天地至大有邪氣干於其間為凶暴為殘賊聽其肆行如天地卵育之而莫禦也人生最靈或異類出於其表為妖怪信其異端如人蔽覆之而莫露也祥符年寧州天慶觀有蛇妖極怪異郡剌州日兩至於其庭朝焉人以為龍舉州人內外遠近罔不駿奔於門以覲恭莊肅祗無敢息者今龍圖侍御孔公府佐幕在是郡亦蒞郡剌史於其庭公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蛇不以誣乎惑吾民亂吾俗殺無赦以手板擊其首遂斃於前則蛇無異焉郡刺史暨州內外遠近庶民駘然若發蒙見青天覩白日故不能肆其凶殘而成其妖惑易曰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公之謂乎夫天地間有純剛至正之氣或鍾於物或鍾於人人有死物有盡此氣不滅烈烈然彌亘億萬世而長在在堯時為指佞草在魯為孔子誅少正卯亦在齊在晉為董史筆在漢武帝為東方朔戟在成帝朝為朱雲劒在東漢為張綱輪在唐為韓愈論佛骨表逐鱷魚文為段太尉擊朱泚笏今為公擊蛇笏故佞人

去堯德聰少正卯戮孔法舉罪趙盾晉人懼辟崔子齊刑明距董偃折張禹刻梁冀漢室乂佛老微聖德行鱷魚徙潮風振怪蛇死妖氣散噫天地鍾純剛至正之氣在公之笏豈徒斃一蛇而已軒陛之下有罔上欺民先意順旨者公以此笏指之廟堂之上有蔽賢蒙惡違法亂紀者公以此笏麾之朝廷之內有諛容佞色附邪背正者公以此笏擊之夫如是則軒陛之下不仁者去廟堂之上無姦臣朝廷之內無佞人則笏之功也豈止在一虵公以笏為任笏得公而用公方為朝廷正人笏方為公之良器敢稱德於公作笏銘曰

至正之氣天地則有笏惟靈物笏能乃受笏之為物純剛正直公惟正人公乃能得笏之在公能破淫妖公之在朝讒人乃消靈氣未竭斯笏不折正道未亡斯笏不藏惟公寶之烈烈其光

布衾銘　　宋　范純仁

藜藿之甘綈布之溫名教之樂德義之尊求之孔易享之常安錦繡之奢膏粱之珍權寵之盛利慾之繁若難其得危辱旋臻舍難取易去危就安至愚且知士寧不然顏樂簞瓢萬世師模紂居瓊臺死為獨夫君子以儉為德小人以侈喪軀然則斯衾之陋其可忽諸

漢鼎銘并引　　　宋　蘇　軾

禹鑄九鼎用器也初不以為寶象物以飾之亦非所以使民遠不若也武王遷之洛邑蓋已見笑於伯夷叔齊矣方周之盛也鼎為宗廟之觀靡而已及其衰也為周之患有不可勝言者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周之衰也與匹夫何異嗟夫孰知九鼎之為周之角齒也哉自春秋時楚莊王以問其輕重大小而戰國之際秦與齊楚皆欲之周人惴惴焉視三虎之垂延而睨己也絶周之祀不足以致寇裂周之地不足以肥國然三國之君未嘗一日而忘周者以寶在焉故也三國爭之周人莫知所適與得鼎者未必能存周而不得者必辟之此九鼎之所以亡也周顯王之四十二年宋太丘社亡而鼎淪没於泗水此周人毀鼎以緩禍而假之神妖以為之説也秦始皇漢武帝乃始萬方以出鼎此與兒童之見無異善夫吾丘壽王之説也曰汾陰之鼎漢鼎也非周鼎夫周有鼎漢亦有鼎此易所謂正位凝命者豈三趾兩耳之謂哉恨壽王小子方以諛進不能究其義余故作漢鼎銘以遺後世君子其銘曰

惟五帝三代及秦漢以來受命之君靡不有茲鼎鼎存而昌鼎亡而亡蓋鼎之先壞而國隨之豈有易姓而猶傳者乎不寶此器而拳拳於一物孺子之智婦人之仁烏乎悲矣

徐州蓮華漏銘并序　　宋　蘇軾

故龍圖閣直學士禮部侍郎燕公肅以創物之智聞於天下作蓮華漏世服其精凡公所臨必為之今州郡往往而在雖有巧者莫敢損益而徐州獨用瞽人衛朴所造廢法而任意有壺而無箭自以無目而廢天下之視使守者伺其滿則決之而更注人莫不笑之國子博士傅君楊公之外曽孫得其法為詳其通守是邦也實始改作而請銘於軾銘曰

人之所信者手足耳目也目識多寡手知輕重然人未有以手量而目計者必付之度量與權衡豈不自信而信物蓋以為無意無我然後得萬物之情故天地之寒暑日月之晦明昆侖旁薄然三十八萬七千里之外而不能逃於三尺之箭五斗之缾雖疾雷霾風雨雪晝晦而遲速有度不加虧贏使凡為吏者如缾之受水不過其量如水之浮箭不失其平如箭之升降也視時之上下降不為辱升不為榮則民將靡然心服而寄我以死生矣

鼎硯銘　　宋　蘇軾

鼎無耳槃有趾鑑凿無見几不倚賜蟲頃昇衰厥喙羽淵之化帝祝尾不周傾裂東南圮黝然而深維水委誰予為此昔未始戲名其臂如幻詭

天硯銘　　宋　蘇軾

吾年十二時與群兒鑿地為戲得異石如魚膚筠溫瑩作淺碧色表裏皆細銀星扣之鏗然試以為硯甚發墨顧無貯水處先君曰是天硯也有研之德而不足于形耳因以賜吾曰是文字之祥也寶而用之且為銘曰一受其成而不可更或全于德或全于形均此二者顧吾安取仰脣俯足世固多有

邁硯銘　　宋　蘇軾

以此進道常若渴以此求進常若驚以此治財常思予以此書獄常思生

古硯銘　　宋　唐庚

硯與筆墨蓋氣類也出處相隨　任用寵遇相近也獨壽夭不相近也筆之壽以日計墨之壽以月計硯之壽以世計其故何也其為體也筆最銳墨次之硯鈍者也豈非鈍者壽而銳者夭乎其為用也筆最動墨次之硯靜者也豈非靜者壽而動者夭乎吾於是而得養生焉以鈍為體以靜為用或曰壽夭數也非鈍銳動靜所制借令筆不銳不動吾知其不能與硯久遠也雖然寧為此勿為彼也銘曰不能銳因以鈍為體不能動因以靜為用惟其然是以能永年

簡儀銘　　元　姚燧

舊儀昆崙六合包外經緯從橫天常衺帶三辰内循黃赤道交其中四遊頫仰鈞簫允今改為皆析而異繇能疏明無窒於視四遊兩軸二極是當南軸攸沓下乃天常維北欹傾取軸榘應鏤以百刻及時初正赤道上載周列經星三百六十五度奇羸地平安加立運所履錯勒千隅若十二子五環三旋四衡挈焉兩綴闚距隨捩留遷欲知出地究茲立運去極幾何即遊是問赤道重衡四絃末張上結北軸移景相望測日用一推星兼二定距入宿兩候齊視巍巍其高莫莫其遙蕩蕩其大赫赫其貽步仞之間肆所曠玟明乎制器運掌有道瀘簡而中用客不窮歷校古陳未與侔功徛與皇元發帝之蘊畀厥羲和萬世其訓

仰儀銘　　元　姚燧

不可形體莫天大也無競維人仰釜載也六尺為深廣自倍也兼深廣倍挈釜兌也振溉不洩緣以澮也正位辨方曰子卦也橫縮度中平斜載也斜起南極平釜鐓也小大必用入地畫也始周浸斷浸極外也極入地深四十太也北九十一赤道斷也列刻五十六時配也衡竿加卦巽坤內也以負縮竿子午對也末旋機板窾納芥也上下懸直與鐓會也視日漏光何度在也暘谷朝賓夕餞昧也寒暑發斂驗進退也薄蝕終起鑒生殺也以避赫曦奪目害也南北之偏亦可槩也極淺十七林邑界也深五十二鐵勒塞也淺赤道高人所戴也夏短冬永猶少差也深故赤平冬晝晦也夏則不沒永短最也二天之書曰渾蓋也一儀即揆何不悖也以指為告無煩喙也闇資以明疑者沛也智者是之膠者怪也過者巧歷不億輩也非讓不為思不逮也將窺天朕造物愛也其有俟然昭聖代也泰山礪乎河如帶也黃金不磨悠久賴也鬼神禁訶竅勿壞也

漏刻鐘銘　　元　姚燧

靈臺設簴虡以尊元聞大呂非其鼻挈瓶善鼓手自煩宮商良諧等釜盎請無以聲以功論一日之中兩昕昏一鳴一刻有度存九圍一圍析柳樊黙首時作時寢殆日月如是相告敦三辰聽命循軌垣四序不忒迭寒暄萬物生翕盈乾坤何獨治歷迫此源疑熙帝績高義軒積世而遲會而元吉金之舌慎莫捫轂響誰其代天言

渾象銘　　元　楊桓

於昭聖皇德惟天希密察乾坤動符化幾乃命太史考順求遺制器象天具體而微度數綦布星次珠䎸道分黃赤擬議元規兩極低昂中主璇璣匱方象地極樞以維地本天函衔取外圜反而觀之其趣同歸體雖至約用足明大象設目前人居天外覩天之裏合象之背日月交錯五行進退造化無窮不出户内始終參求簡儀是配於昭聖皇夙夜睿思先天天合後天奉時先後惟天聖皇無為

玲瓏儀銘　　元　楊桓

天體圜穹三辰在中星雖紀度天實無窮天度之數環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一因星而步推日而得月次十二往來盈虧五星參差進退有期判為寒暑分為四時太史司天咸用周知制諸法象各有攸施萃於用者玲瓏其儀十萬餘目經緯均布與天同體協規應矩偏體虛明中外宣露元象森羅莫計其數宿離有次去極有度人由中闚目即而喻先哲實繁兹制猶未逮我皇元其作始備實因於理匪鑿於智於萬斯年

高表銘　元　楊桓

聖人修政惟農是本農之所見時則為準過與不及民安究之動措由中聖人授之時在於天術何以得制器求之乃見天則日月周運閏餘歲成盈虛消息在表斯徵分至既辨氣序乃會朔晦一定弦望由對爰演斯歷用詔民時百工允治庶績用熙表中以正圭平以直不言而諭與時偕極天德芒芒參以明為民生嘽嘽振以興焉惟昔八尺景促分密為用雖可每艱辨析聖皇御極百度惟新乃五其昔其用益神表高之法先哲匪憚其顛景虛取的是患表梁上陳景符下依符竅得梁景辰精微揆月有方闚几是映几限容光圭表交應器術之密推步之精歷古於今斯畢其能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聖皇儀刑在其左右下民育物以對天祐眉壽萬年實茲悠久

五輪沙漏銘　明　宋濂

沙漏之制貯細沙於池而注於斗凡運五輪焉其初輪軸長二尺有三寸圍寸有五分衡奠之軸端有輪輪圍尺有二寸八分上環十六斗斗廣八分深如之軸杪傳六齒沙傾斗運其齒鉤二輪旋之二輪之軸長尺圍如初從奠之輪之圍尺有五寸輪齒三十六軸杪亦傳六齒鉤三輪旋之三輪之圍軸若此與二輪同其如初軸杪亦傳六齒鉤四輪旋之四輪如三輪唯奠與二輪同輪杪亦傳六齒鉤中輪旋之中輪如四輪餘輪側旋中輪獨平旋軸崇尺有六寸其杪不設齒挺然上出貫於測景盤盤列十二時分刻盈百剡木為日形承以雲麗於軸中五輪犬牙相入次第運益遲中輪日行盤一周雲脚至處則知為何時何刻也餘輪各有極附度中輪則否輪與沙池皆藏几腹盤露几面旁刻黃衣童子二一擊鼓一鳴鉦亦運行沙使之沙之進退則日一視焉此其大略也初濂謂水善氷雖爨煬沃湯不能為漏新安詹君希元乃抽其精思以沙代之漏成人以為古未嘗聞較之

郭子敬七寶燈漏鐘鼓應時而自鳴者殆將無媿乎
浦陽鄭君永與希元遊京師因知其詳歸而製之請
予銘銘曰
挈壺建漏測以水用沙易之自唐始水澤腹堅沙弗
止一日一周與天似鄭君繼之製益美請惜分陰視
斯晷

器物銘并序　明　王禕

古之君子於凡御服之物日用所接者皆著銘焉名
其器而因之以自警則進德修業之功無乎弗在矣
大學所載湯之盤銘大戴記及金匱陰謀所載武王
器械諸銘是也余因竊取古義即凡器物各為之銘
非敢貽於博雅之君子蓋庶幾動作之間私致其警
焉爾合之得五十首今録二十首

冠銘

函形之端故居吾元吾德苟或愆曷居人之先

佩銘

動中規矩鳴中律呂庶其為予輔

屨銘

義之趨信之踐毋蹈非毋臨淺

枕銘

體木而圓於以警吾昏體石而方於以安吾常

席銘

我身之逸予藉爾以為偃也我心之直予匪爾之可
卷也

食銘

舉而施之庇乎一體苟能推之覆幬乎遐邇

帳銘

起處毋溷乎而褻不可徇乎而隱顯公順乎而獨不可慎乎而

笥銘

非義勿納非禮勿發

搋銘

布帛大素其尚親附也錦繡黼黻如之何弗拒也

鼎銘

鉉有金玉享受福矣或折爾足覆公餗矣

鏡銘

貌之妍醜爾則辨其外心之淑慝爾曷鑒其內

櫛銘

髮之亂也可以理之政之棼也曷以治之

尺銘

百分之積乃成乎尺尺而復累吾不知其止學之為功罔如是

印銘

質金相文王章德之藏名乃長

觚銘

以此書文常思明以此書事常思平以此書獄常思生以此書財常思輕

琴銘

情性之正以防其淫造化之妙以鈞其深嗚呼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欲知舜文王周公孔子者徵乎斯音曷以得其心

匱銘

虛其中厥有容雖能容久則充

榻銘

坐如尸敬以持有弗莊者人所非

屏銘

心不可蔽可蔽者目天不可蔽可蔽者人

劍銘

水斬蛟鼉陸剸象犀盍少恐之以全物軀

界方銘

明 劉崧

爾惟正罔或不正爾惟直罔或不直式勿偏陂哉惟
正直是力

菜窩六器銘

明 唐肅

余子治圃越城南屋其中曰菜窩渠軒先生既銘之
唐肅復銘其器六以余子之治圃也其蓺菜也必以
鉏銘其鋤曰墾而植本斯立培而壅蘖斯茂衡淺深
毋爾苟既蓺矣其灌之也必以甕銘其甕曰泉之容
伊德之充泉之吐伊德之溥其綆勿羸其挈勿隳切
事乎桔槔之機既灌矣而草害焉媷之必以刄銘其
刄曰惡草之滋資女以剪夷勿剪而夷則茅塞其蹊
草去矣菜豊矣采之必以筐銘其筐曰擬其美毋以
下體斂其實勿滿而溢虛而受之乃其德左之右之
慎爾執采而得之芼之必以釜薦之必以盤銘其釜
曰漑于斯烹于斯我有旨蓄甘如飴彼肉食者殆而
銘其盤曰脂弗我污兮羶弗我慕芳惟味道之助兮
銘已余子曰噫子善銘吾器切於物輿於理其足為
吾儆乎請書之菜窩以繼渠軒之作於是乎書

鍾銘

明　王直

鐘之作官府以謹朝夕浮屠老子之宮以嚴祀而近世富室多置焉何居予既作祠堂以祀祖考諸子取嚴奉之意亦請置鐘予則菓取謹朝夕之義欲以警昏惰故弗拒因推祖宗示教子孫之心而為銘曰

有鐘在懸聲聞於天祠事則甚虔然惟德是先進修之功夙夜當惓惓若沉酣麯蘗之毒恣肆於衽席之安雖殷殷闐闐而聽之藐然迷天理之途溺人欲之淵昏惰而弗悛既不可謂孝而亦豈曰能賢則神將厭之而何福之有焉嗟爾子孫警惕弗怠勉而有成百世之傳

石磬銘

明　胡儼

余在雲間友人王以東遺余石磬色黝而質堅形制曲折皆出自然非人力所為左長于右右不及左者寸餘云其父嘗得之泗州石磬山中叩之其聲泠然以管合之律中姑洗角每清夜鼓琴之餘時以小角椎戛擊音韵清遠儼若神明之臨燕休之際其亦存誠之一助也乃為之銘曰

泗濱之山孕元璞曲折自然匪雕琢審音諧律姑洗角聖云遠兮衰不作遺音泠泠度寥廓

宣和殿硯銘　明　李東陽

硯長可二尺廣尺有二寸樸斲無雕飾背刻殿名三字并御書之寶

此宋之物祐陵之書也直方以大得坤之餘温潤而栗維玉其如盖竭江南之民力供内府之珍備舍政機之務而為詞藝之娱者也嗚乎用有顯晦身無榮辱欽天上之雲烟閲人間之陵谷吾将撫宣和之往鑒續丁未之遺録覩萬物之聚散寄一慼于心目

銘

名蹟

劒閣銘

晉 張載

巖巖梁山積石峩峩遠屬荆衡近綴岷嶓南通邛僰北達褒斜狹過彭碣高踰嵩華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劒閣壁立千仞窮地之險極路之峻世濁則逆道清斯順閉由往漢開自有晉秦得百二并吞諸侯齊得十二田生獻籌矧茲狹隘土之外區一人荷戟萬夫趑趄形親之地匪親勿居昔在武侯中流而喜山河之固見屈吳起興實在德險亦難恃洞庭孟門二國不祀自古迄今天命匪易憑阻作昏鮮不敗績公孫旣滅劉氏銜璧覆車之軌無或重跡勒銘山阿敢告梁益

古函谷關銘

唐 獨孤及

王者建邦經野觀象立極於是有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故封略土宇守在關塞山川邱陵為之城池天作崤函俾屏京室崇山迴合連岡叢倚長河屈盤萬里來東崖奔嶺蹙谷抱谿闕崖起重險為秦東門截函夏於閭闔鍵天府於戶牖外阨八州之咽喉故百二形焉内權六合之輿區故霸王出焉當其中原鹿駭戰國蝟起嬴氏建瓴山東撐肉宇内持戟百萬連衡此關是時也開門而九國師遁振策而二周鼎入奄有大寶遂吞中區洎江返秦璧天祐漢祚高皇帝提劒而起以遏亂略斬白帝紲降王舉漢中平咸陽廓金城以建都活萬姓以三章耿咸定功此焉是保粤若詢事國牒聆風仙籙則真氣靈蹤起予其中柱史一去流沙萬里留玉函於舊宅傳寶圖於本枝豈上帝乃眷興王是感不然何錫羡開國如此其大歟在大火余違下陽停驂塞門憑覽舊國襟帶如故世道不留秦餘空山漢遺茂草恐復舟失於壑岸化為谷萬載之後昧者不知乃刻頌此石以示來裔其辭曰

天地雷雨英雄交爭設險守國作藩於京姓易時移山空塞平千秋陵谷想見精靈仙駕長往雄圖杳冥於以志之勒銘巖扃

虎牢關銘并序

唐 賈至

天地定位山川據其極王侯設險虎牢擁其要振之以五嶽維嵩岑焉廹之以四瀆洪河突焉冝其咽喉九州閫域中夏贊經綸之攻拒都捴搶之淩暴若乃金火代變山河分裂脅從力爭義散約觧時則漢祖守之以臨山東尘清三齊殭楚躑躅而不進及夫隋氏失馭中原板蕩封豕薦食龍戰无黄時則太宗據之以拒河朔克擒醜夏偽鄭袒縛而請命於戲自周室微弱虎狼并吞盛衰千祀正閏更王而政和民安一統長久漢氏昭於前載我唐光于茲日其創業之王啟定功業咸在斯地意者天闢險固為覇王之器乎聖作功業知窅冥之意乎不然何元期特事影響之若此也又聞諸郡志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而唐漢繇興得非山靈河神正直是輔乃知不獨恃險而顛沛者在於涼德歟天寶七載至自宋都而經洛陽歇鞍登茲懷古欽望鑒山河之壯麗想威靈而咫尺慨然有懷敢獻頌曰

邈矣維嵩峻極于天磅礴崔嵬北臨洪川嶽瀆會險壑圻封泉寔關虎牢作固伊瀍維茲虎牢天設巨防攻在坤下拒在離旁昏特以滅聖憑而王峥嵘谿呀孟門相尚伊昔漢祖戡秦統周勍敵相及此焉淹留終夷海春遂割洪溝秉釁而東奄有九州隋氏敗績黎人艱阻帝命太宗陳師鞠旅鐵騎傳傳雲旗容與擒夏克鄭在此一舉日月永清昆蟲得所歲在戊子西京登茲祇聖肅然憫亡悽其虢叔反道復隍帽師項氏烹苛莫能守之險易同途成敗異時德不在嶮王孫布詞三苗不循魏武恒悔逆失順獲古今同期中鑒勒銘庶警將來

磻溪銘并序　　唐　梁肅

陰陽和而萬物生聖賢合而天下平和者時也合者運也在昔堯舜合禹抑洪水而天下平者四百年湯合伊尹革桀驁而天下平者六百年文武合太公一戎衣而天下平者八百年與夫風雨寒暑五行四時佐天生物一也天之數不可以不變時則有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之災君之運不可以不極時則有作威殺戮毒痛四海之變變則通時則有四載之庸極則反時則有放伐之功於戲惟尚父鍾其運而遇其主躡其機而作其合者也于後伯陽不顯仲尼旅人其不合者歟故曰君子得其時則大行不得其時則龍蟠也嘉尚父之動靜不失其時作磻溪銘曰

至人無心與道出處處則土木出則雷雨維穀道絕粤有尚父爰宅于幽盤桓草莽天地閟閑陰陽運行明極而昏昏極而明遇主水濱謨恭八紘牧野桓桓一麾而平惟彼日月得天而光惟彼聖賢得時而彰獨夫昏迷戎乃豹藏文武作周戎乃鷹揚故曰大道

無體大人無方運用變通至虛而常作銘礪溪今古
茫茫

塗山銘并序

唐　柳宗元

維夏后氏建大功定大位立大政勤勞萬邦和寧四極威懷九有儀刑後王當乎洪流方割災被下土自壺口而導百川大功建焉虞帝耄期順承天歷自南河而受四海大位定焉萬國既同宣省風教自塗山而會諸侯大政立焉功莫崇乎禦大災乃錫元圭以承帝命位莫崇乎執大象乃輯五瑞以建皇極政莫先乎齊大統乃朝玉帛以混經制是所以承唐虞之後垂子孫之丕業立商周之前樹帝王之洪範者也嗚呼天地之道尚德而右功帝王之政崇德而賞功故堯舜至德而位不及嗣湯武大功而祚延於世有夏德配於二聖而唐虞讓功焉功冠於三代而商周讓德焉宜乎立極垂統貽於後裔當位作聖著為世準則塗山者功之所由定德之所由濟政之所由立有天下者宜取於此追惟大號既發華蓋既狩方岳列位奔走來同山川守臣莫敢遑寧羽旄四合衣裳咸會虔恭就列俯僂聽命然後示之以禮樂和氣周洽申之以德刑天威振耀制立謨訓宜在長久厥後

洛征有扈而夏德始衰羿距太康而帝業不守皇祖之訓不由也人亡政隆卒就陵替向使繼代守文之君又能紹其功德修其政統卑宮室惡衣服拜昌言平均賦入制定朝會則諸侯常至而天命不去矣嵩山之會安得獨光於後與是以周穆遐追遺法復會於是山聲垂天下亦紹前軌用此道也故余為之銘庶後代朝諸侯制天下者仰則於此其辭曰

惟禹體道功厚德茂會朝侯衛統一憲度省方宣教化制殊類咸會壇位承奉儀矩禮具樂備德容既孚乃舉明刑以衛聖謨則戮防風遺骨專車克敬克明疇敢以渝宣昭黎獻底定寰區傳祚後允丕承帝圖塗山巖巖界彼東國惟禹之德配天無極即山刊碑貽後作則

棧道銘

唐　歐陽詹

秦之坤蜀之艮連高夾深九州之險也陰谿窮谷萬仞直下奔崖峭壁千里無土亘隅呀絶巉巉冥冥麋鹿無谿猿猱相望三代而往蹄足莫之能越秦雖有心蜀雖有情五萬年間曼不相接且秦之與蜀也人一其性物同所宜嗜欲無餘門教化無餘源可貿遷可親昵壁圻地脈睽離物理豈造化之意乎天實凝清而成地實凝濁而形當其凝也如鎔金下鑄騰雲上浮空隙有所不周廻翔有所不合澄結既定竅缺生乎其中西南有漏天天之竅缺也於斯有奇地地之竅缺也天地也者將以上覆下燾含蓄萬靈可通必使而通者也苟有可通而未通聖賢代其工而通之故有為舟以濟川為梯以踰山惟茲地有川不可以舟涉有山不可以梯及粵有智慮以全元造立巨衡而舉追氏縋懸轤以下梓人猿垂絶冥鳥傍危岑鑿積石以全力梁半空於木棚斜根玉壘旁綴青泥截斷岸以虹矯繞翠屛而龍蜿堅勁膠固雲横砥平揔庸蜀之通途統岐雍之康莊都邑之能步山川之

無脛若水決防如鴻翻陽南之北之踵武湯湯躋峩峩以自若臨蒼蒼而不懼緜是贄幣以遙達人神以會同稽禮樂之短長量威力之汙隆可王者王可公者公而相吹以風或曰受琢之石長存可構之材無窮易刓代蠹斯道也未始有終嗚呼為上懷來在乎德為下昭德在乎義德義之如今日則或人之言有乎其反之則石雖存恐不為琢材雖多恐不為構想夫往昔有時而有有時而無是用惕惕天下蚩蚩知聖賢創物之意之人寡明德義固物之道之人稀敢

陳兩端之要銘諸斯道之左庶主德義者存今日之所履踵武湯湯者荷古人之攸作銘曰

天覆地畫本亦同設大象雖全或漏或缺損多益寡聖賢代工彼雖有缺與無缺同惟北曰秦惟南則蜀地缺其間坤維不續斗起斷岸屹為兩區秦人路絕蜀火煙孤天實不通賢斯有造鑽堅剗勁無蹊以道若川匪舟若陸非車緣危轉虛步驟交如構雖在功存亦由德項怫劉怒旋見以踣隋落我營自顛而植地非革勢材不易林踣植之致患怨之心勿謂斯道不恒勿謂斯道可久禮不以禮可有而無恭不以恭可無而有創之之意如彼固之之理若茲彼知不易茲而易勒銘道左其同我思

佷石銘

唐 皇甫湜

佷石蒼蒼驪山之傍鑱朴磈瘣巍然四方昔秦皇帝謀之不臧七十萬人茲焉惶惶發石此山言碳於墳若有憑依屹住中達淫刑慼廹人力無施故老相傳以佷名之自昔太古不封不樹有葛於溝有薪於野後聖有作緣情不忍爲之棺槨其在唐虞則雜瘞木噫嘻暴秦虐用其人墳而象山下錮三泉窮珍極奇力殚財殫驅逐而前如刈草菅天毒其衷神憤其凶謫戍一呼九州風從白挺荊棘指麾嶕嶢險阻不闔干戈倒銲屍露于圳燧熘于童逢頖無依不十年中禹葬會稽不改其行聖德洋洋厥響久長至於漢劉釋之而言中如可欲猶隙南山矧私其身以盡其人刻詞佷石炯戒千春

銘秦坑

唐 司空圖

秦術戾儒厥民斯酷秦儒既坑厥祀隨覆天復儒雖儒祀而家秦坑儒耶儒坑秦耶

伍子胥廟銘并序　宋　王安石

予觀子胥出死亡逋竄之中以客寄之一身卒以說吳折不測之楚仇執耻雪名震天下豈不壯哉及其危疑之際能自慷慨不顧萬死畢諫於所事此其志與夫自恕以偷一時之利者異也孔子論古之士大夫若管夷吾臧武仲之屬苟志於善而有補於當世者咸不廢也然則子胥之義又曷可少耶康定二年予過所謂胥山者周行廟庭嘆吳亡千有餘年事之興壞廢革者不可勝數獨子胥之祠不徙不絶何其盛也豈獨神之事吳之所興蓋亦子胥之節有以動後世而愛猶在於吳也後九年樂安蔣公為杭使其州人力而新之余與於銘也

烈烈子胥發節窮通遂為冊臣奮不圖軀諫合謀行隆隆之吳厥廢不遂邑都俄墟以智死昏忠則有餘胥山之顔殿屋渠渠千載之祠如祠之初孰作新之民勸而趨維忠肆懷維孝肆乎我銘祠庭示後不誣

玉兎泉銘并序　明　劉基

自古有以勢執天下箝其口使知己者鮮不由細微以及大故高之馬莽之祥瑞唯其言而莫之違然後大詐行而大欲得矣秦檜之事宋高宗也以岳武穆之忠且構之殺其身以及其子反以為功而宋之君臣莫不從其指則亦何求而不得哉王兎之泉以清美為建業城中第一豈昔顯而今堙者檜實知之耶或有善察土脉工穿井之術者寄以語檜而神之以白兎耶則皆不可知也夫檜之罔民設詐豈下于高莽哉白兎之是非無關天下之大事鄙子論夫遂夸之以為佞是蓋不足辨也金革張孟兼憫泉之芳潔為姦人所污而銘以雪其冤予亦悲之作後玉兎泉銘銘曰

嗚乎泉乎夫何辜為檜所污世無吳隱之孰昭其誣嗚乎泉乎尼父大聖猶言其主瘠環與癰疽白兎之傳夫何傷于爾歟檜死為蛆泉絜自如我作銘詩衆歟斯祛嗚乎泉乎終古弗渝

居庸關銘有序　　明　劉定之

余觀自古帝王建極作都君制華裔維本于大德以膺天命結人心而未嘗不據依形勝以自固而謂扼天下之吭者也彼侯國所恃若齊穆陵關楚武關小不之論而秦與西漢唐都雍周與東漢晉都洛乃宇内大都會且傳世久遠統御廣際者然雍之險在函谷關洛之險在成皋關亦不過控臨中國而已唯我皇明定鼎冀方南向以御諸夏北眺以威戎狛其介乎戎夏之關曰居庸寔為覆載以内莫大要地謹按地志關在昌平西北四十里元翰林學士王煇謂始皇築長城居息庸徒于此故以名焉夫講求地里實蹟而勒述其義書生事也況茲關重險鉅防若前之云可不銘乎銘曰

帝承天命朔野是都坤奠其軸乾屹其樞長城為蔕自天繚繞中聳雄關洞城裏表鐵壁谽谺玉峽嶕嶢俯壓博厚仰矗層霄冠以雉堞守以虎旅屏翰中華吞據醜虜龍旗北伐鼓行其中如雷之震以出太空呼韓南来欵塞其下如蟻叩閽以干天赦昔秦興役庸徒乃居宋失其防遼金長驅曷若皇明天所綏顧不創而因不嚴而固一夫當之萬夫莫前一世開之萬世其傳攬翠為書磨崖作碣勒此銘章以詔無極

石鐘山銘有序

明　楊守陳

彭蠡之口有山名石鐘尚矣後魏酈元以為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響若洪鐘也而唐李渤非之謂如其說則瀨流底峯皆可貫以斯名蓋潭際雙石叩而聆之南聲凾胡北音清越是石鐘也而宋蘇軾非之謂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何獨以鐘名蓋山下皆石穴微波入之聲噌吰如鐘鼓中流大石空中多竅與風水吞吐有窾坎鏜鞳之聲嘗親察而得其實故是酈矣而周必大又謂上鐘石高四尺下鐘石濶丈餘叩之皆響若鐘磬他石則否復是李焉余謂波間衆竅其豈山之自鳴者乎潭際雙石其宋左師之每擊者乎是皆可謂鐘也然瀨流底峯其下響若鐘者蓋鮮石之高大而叩之凾胡清越如兩鐘石者亦安得所在皆是且山之以物象名者若石鼓文筆之類亦豈必為天下獨然後名哉彷名山者其舟而祭諸波間耶果展而叩諸潭際耶抑若大寧之山嘗有巨石狀如大鏞而今已為波淪之九鼎火焚之崑玉耶是皆不可知者事不目見耳聞而可臆斷其有無蘇之戒也前四人皆目見耳聞而言猶不能定於一余固不敢臆斷顧區區一山名何損益於天下亦無足深辨者聞之故老我太祖高皇帝伐僞漢陳友諒時駐師湖口嘗登是山旣而大捷友諒殪焉時群敵惟友諒寔強雖克肆勞六飛躬駕後戡四方皆指授將帥勢如破竹然則湖口之捷實天下之基也方登山時廟算先定聖謨孔神高涉遠覽之頃固已空七澤而奄八荒矣抑或山靈水伯變草木為甲兵驅魚龍為蹕警以張皇威助聖武耶凡山川獲一賢貴登臨以名於世皆可謂幸而是山乃蒙玉趾親臨龍顏寵顧一岑一壑至今猶有輝耀何幸尚焉古之人睹河洛則思禹功往在元季微我高祖民其殲矣今四海內外百年之間庶職恬逸萬民乂和雖羣動庶植猶勝于亂世之蒸黎者皆高祖戡定輯寧之勞而列聖紹述煦嫗之澤也凡登是山者左顧彭蠡右瞻金陵江漢之心其可已哉兵部正郎王尚忠嘗讀書于山之佛

闔閭屬余言故為之銘俾鑱諸崖石用告來者舍其細而懷其大云銘曰

楚有巨浸漫五百里曰鄱陽湖蓋古彭蠡陽鳥攸居禹貢肇紀其委之窮或扼其衡有山特起嶫嶫穹窿水經載之其名石鐘往在元季有梟橫厲江漢之間雲擾麻沸宗罔震驚汔可小惕天命聖武舟師徂征矛戟百萬飈馳霆鞫烈火西櫂煌煌赤城鹵衄而逋拒之湖口乃躋西鐘以望九有纛旗前登羽衛擁後猿麋羣逝魚騰鳥將雲霞增耀木石焜煌天覽電矚已空荆湘玉輅方降旋音沸騰矢激酋殪厥衆角崩或者草木奮為甲兵四方群敵茲鹵惟劉一鼓殲之餘何庸力席卷萬邦拯其焚溺永康兆民垂億萬世峻德穹勳惟天其至謂天蓋高曷足與儷山有巨石舊銘禹功苔蝕蘚剥有光沆虹相古勳業亦銘咢鐘於皇聖明式配神禹宜惜厥銘以耀終古屬我臣民無忘烈祖

聖井銘并序

明 歸有光

余讀金史皇統二年使劉筈以袞冕玉册册宋康王為帝以臣宋告中外嗟乎中國於是不得為中國矣紹興君臣萬世之罪人也昔晉永嘉之亂其禍不異靖康然江左世守正朔歷五代至於陳亡以其力不足與中原抗而未嘗少屈也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五代之君其功豈在管仲之下哉陳高祖平侯景之亂卒禪梁祚恭儉勤勞志度宏遠江左諸帝號為最賢余來長城遊下箬里觀其故宅相傳其始生時井中沸涌出以浴帝今其井尚如故慨然而歎令人去薉翳而出之作亭於其上銘曰

帝王之生靈感幽贊戲沸水泉浴帝始誕流虹瑶月應時則滅惟不改井於今不竭我尋華渚翳桑之處寒泉古甃如見其沸赫赫陳祖大業光燦寂寞沸鄉吾茲感歎嗟後之王荒墜厥緒麗華辱井建康所詎

銘

管造

石闕銘并序

梁 陸倕

昔在舜格文祖禹至神宗周變商俗湯黜夏政雖革命殊乎因襲揖讓異於干戈而晷緯冥合天人啓基克明峻德大庇生民其揆一也在齊之季昏虐君臨咸侮五行怠棄三正刑酷然炭暴踰膏柱民怨神怒衆叛親離蹐地無歸瞻烏靡託於是我皇帝拯之乃操斗極把鉤陳翼百神禔萬福於是龍飛黒水虎步西河雷動風驅天行地止命旅致屯雲之應登壇有降火之祥龜筮協從人祇響附穿胸露頂之豪箕坐椎髻之長莫不援旗請奮執銳爭先夏首憑固扃岷負阻惕彼離心抗茲同德帝赫斯怒秣馬訓兵鼉鼓未通凶渠泥首宏舸連軸巨艦接艫鐵馬千羣朱旗萬里折簡而擒廬九傳檄以下湘羅兵不血刃士無遺鏃而樊鄧威懷巴黔底定於是流湯之黨搵炭之徒守似藩籬職同枯朽革車近次師營商牧華夷士女冠蓋相望扶老攜幼一旦雲集壺漿塞野簞食盈塗似夏民之附成湯殷士之窺周武安老懷少伐罪弔民農不遷業市無易賈八方入計四隩奉圖羽檄

交馳軍書狎至一日二日非止萬機而尊嚴之度不
僭於師旅淵默之容無改於行陣計如投水思若轉
規策定帷幄謀成几案曾未決辰獨夫授首乃焚其
綺席棄彼寶衣歸璇臺之珠反諸侯之玉指麾而四
海隆平下車而天下大定拯茲塗炭救此橫流功均
天地明並日月於是仰協三靈俯從億兆受昭華之
玉納龍敘之圖類帝禋宗光有神器升中以祀羣望
攝袂而朝諸夏布教都畿班政方外謀協上策刑從
中典南服緩耳西羇反舌劍騎穹廬之國同川共穴
之人莫不屈膝交臂厥角稽顙鑿空萬里襄地千部
幕南罷鄣河西無警於是治定功成邇安遠肅忘茲
鹿駭息此狼顧乃正六樂治五禮改章程創法律置
博士之職而著錄之生若雲閒集雅之館而歆閣之
學如市興建庠序啓設郊丘一介之才必記無文之
典咸秩於是天下學士靡然向風人識廉隅家知禮
讓教臻侍子化洽期門區宇乂安方面靜息役休務
簡歲阜民和歷代規謩前王典故莫不芟夷翦截允
執厥中以為象闕之制其來已遠春秋設舊章之教

經禮垂布憲之文戴記顯游觀之言周史書樹闕之
夢北荒明月西極流精海岳黃金河庭紫貝蒼龍元
武之制銅爵鐵鳳之工或以聽窮者冤或以布治懸
法或以表正王居或以光崇帝里晉代浸弱宋歷威
夷禮經舊典寂寥無記鴻規盛烈湮沒罕稱乃假天
闕於牛頭託遠圖於博望有欺耳目無補憲章乃命
審曲之官選明中之士陳圭置臬瞻星揆地興復表
門草創華闕於是歲次天紀月旅太蔟皇帝御天下
之七載也構茲盛則興此崇麗方且趣以表敬覩而
知法物覩豐碣之容人識百重之典作範垂訓赫矣
壯乎爰命下臣式銘磐石其辭曰
惟帝建國正位辨方周營洛涘漢啓岐梁居因業盛
文以化光爰有象闕是惟舊章青蓋南泊黃旗東指
懸法無聞藏書勿紀大人造物龍德休否建此百常
興茲雙起偉哉偃蹇壯矣巍巍旁映重疊上連翠微
布教方顯決日初輝懸書有附委篋知歸鬱崫重軒
穹隆反宇彤甍飛棟勢起浮柱色法上圓制模下矩
周望原隰俛臨煙雨前賓四會却背九房北通二轂

南湊五方暑來寒往地久天長壯哉華觀永配無疆

黄樓銘

宋　陳師道

熙寧十年京東路安撫使臣某轉運使臣某判官臣某稽首言河決澶州南傾淮泗彭城當其衝夾以連山扼以呂梁流泄不時盈溢千里平地水深丈餘下顧城中井出脉發東薄兩隅而入通泓南懷水垣土惡不支百有餘日而後已守臣蘇軾深惟流亡為天子憂夙夜不息以勞其人興發戍兵因槩塵卒外為長捷東高如虹以其　惡內為大堤附城如環以待其潰築二防于南門之外以通南山以安危疑發倉庾明勸禁以惠困窮以督盜賊宣布恩澤巡行內外吏民向化興於事功法施四邑誠格百神可謂有功矣宜有褒嘉以勸群縣十月二日甲子奏京師明年元豐正月甲子制詔諭意臣軾惟念祇承謨訓人神力同敢自為功以逆大戾而明揚褒大無以報稱乃作黄樓于東門具刻明詔以承天休而明德意使其客陳師道以為之銘臣師道伏惟呂尚南仲內撫百姓內平諸侯詩美文武尹甫召虎南伐淮夷北伐玁狁功歆宣

王君能使人以盡其才臣能奉功以報其上古之義也臣師道又惟感而通之者道也行而化之者德也制法明教者政也治人成功者事也昔之詩人歌其政事則并其道德而傳之後王有作可舉而行顧臣之愚何與于此誠樂君臣之盡道云臣不佞冒死上黄樓銘其詞曰

皇治惟戒脩明法度協和隂陽十有一年天災時行河失其防齊魯梁楚千里四達潰亂散亡皇仁隱憂臨遣信臣以惠東方羸老不窮安慰撫養發散積倉流人如歸居人忘危完聚靡傷天叙地平明聖成能人神效祥靈乎告成百穀豊盈萬邦樂康郡縣祇畏允迪聖謨終事無荒皇功不居歸休臣民遐邇遠揚守臣拜手夸大休嘉使民不忘改作黄樓以臨泗上述脩故常庶臣無佞原始念終銘之石章以告成功以揚德聲永永無疆

太史院銘　元　楊桓

天厭下土之亂眷求聖哲以作民主太祖聖武皇帝應運挺生以神武戡除禍難遂定皇元之寶命累聖肖德增功續烈逮今憲天述道仁文義武大光孝皇帝稟資聖神自潛藩邸躬率師旅有征無戰天心人心攸屬攸係及位中國大建都邑任賢使能分設百官政教既行乃制禮作樂廟享祖宗仍遣將帥四征未臣始統一六合周臨天際端居無為飛潛動植仁恩溥霑民既無事唯夫耕女織工器商貨自勞衣食聖慮周悉凡厚民生者無不為之以農事為四民衣食之本既設有司以董其勤又思為振舉之務乃立太史院以講明天道敬授民時焉至元十三年上以循用大明歷久而失當欲勑其制以太子賛善臣王恂業精算術凡日月盈縮遲疾五星進退見伏昏曉中星以應四時者悉付其推演尋遷太史令以都水監臣郭守敬頴悟天運妙於制度凡儀象表漏考日時步星躔者悉付規矩之尋授同知太史事歷成遷太史令以前中書左丞臣許衡為命世之賢凡研究

天道斟酌損益者悉付教領之輔以集賢學士臣楊恭懿其提挈綱維始終弼成者實前中書左丞轉大司農臣張文謙尋以昭文館大學士領太史院事凡工役土木金石悉付行工部尚書兼少府監臣段貞以經度之凡儀象表漏文飾匠制之美者悉付大司徒臣阿你哥十六年春擇美地得都邑東墉下始治役垣縱二百布武橫減四之一中起靈臺餘七丈為層三中下皆囷以廡其下面日中室為官府以總聽院政長貳令次同知院事次僉院事以宰輔之重領於上者無定員其屬有主事有令譯史有幹事有庫局之司左右旁室以會司屬議凡推測星歷諸生七十人並以三局一曰推算其官有五官正有保章正有副有掌歷分集於朝室二曰測驗其官有靈臺郎有監候有副三曰漏刻其官有挈壺正有司辰郎分集於夕室凡器用出納於陰室中層離室以列景曜巽室以措水運渾天壺漏坤室以措渾天象蓋天圖震兑二室以圖南北異方渾天蓋天之隱見坎室以位太歲乾室以貯天文測驗書艮室以貯古今推算歷法臺顛設簡仰二儀正方案旁簡儀下靈臺之左別為小臺際其周廡以華四外上指玲瓏渾儀靈臺之左立高表表前為堂表北為石圭圭面刻度景丈尺寸分圭旁夾以連其可圭上露天日為度景計靈臺之前東西隅置印歷工作局次南神廚算學設位如上初改歷之議既行即遣官四遠測景以相參驗若高麗瓊崖成都和林蓋擬羲和仲叔之命又自上都南五千里中若東平陽城鄂吉等州各遣官測驗以求遠近之數十七年冬至以新歷進還官賞賚有差十八年頒行之十九年以秘書少監臣趙秉溫還昭文館學士知太史院事明年奉皇太子旨以諭德臣李謙撰歷議二十一年以左侍儀奉御臣阿剌渾薩理遷集賢學士尋遷太學士並兼太史院事遂以二十三年春同進歷經屬共二十一卷仍以餘書未成者奏以臣桓與其議若歷經歷式等序若表漏儀象等銘臣桓既具言矣又拜手稽首原立院之初序而銘曰

天鑑下民亂靡有定孰能一之聖哲受命太祖神武

始開乾坤剏業垂法以貽後昆纘緒紹功剗除妖昏逮今聖皇天錫勇智內修法度外遣將帥伐罪弔民罔越厥志究方歸命赦其後至武功告成萬國來萃同軌同文重譯奉贄小大惡臣帥旅以寧思與萬方永保太平黎民定居蓄息生生為衣而蠶為食而耕士勸其賢工勸其能關阨夜開商旅通行民雖克勤罔達天宜匪之翼之以煩聖思乃立太史法遵黎義欽若天道敬授民時教其動作時種時穫教其趨向是宜是吉五禮之舉選時為日代卜代筮不勞龜筴期措斯民康壽之域民祝聖皇眉壽萬年民祝聖皇五福駢臻民祝聖皇億兆子孫七政順軌陰陽調均時雨時暘化育秋春蕩蕩巍巍盛德何言天覆地載太平無根

石橋銘并序

唐　張彧

閼茂歲我御史大夫李公晟奉詔總禁戎三萬北定河朔冬十月師次趙郡郡南石橋者天下之雄勝乃揆厥跡度厥功皆合於自然包我造化僕敢客也狀而銘曰

洨水伊何諸州五湊秋霖夏潦奔突延袤杼材藏制樸斲紛粽幹地泉開盤根玉甃釭舒電拖虎步雲構截險橫包秉流迥透玦軋匠造琳瑯簇莲潋作洞門呀為石竇賒莫莫盈一紀方就力將嵐爭勢與空鬪吞齊跨趙儆夜防晝月桂虛蟾星羅伏獸謂之鈐鍵據我宇宙謂之闗梁扼我戎寇郡圖襟帶河山領袖經途者安逸軌者霑柬南一尉西北一候萬里書傳三邊檄奏郵亭控引事物殷冨夕發薊壖朝趨禁霤貿含水碧文耀藻繡花影全芳苔痕半舊天啓大壯神功罕究勒銘巨橋敢告豪右

九成臺銘　　宋　蘇軾

韶陽太守狄咸新作九成臺玉局散吏蘇軾為之銘曰

自秦并天下滅禮樂韶之不作蓋千三百一十有三年其器存其人亡則韶既已隱矣而况於人器兩亡而不傳雖然韶則亡矣而有不亡者存蓋常與日月寒暑晦明風雨並行於天地之間世無南郭子綦則耳未嘗聞地籟也而况得聞天籟使耳聞天籟則凡有形有聲者皆吾羽旄干戚管磬匏絃嘗試與子登夫韶石之上舜峰之下望蒼梧之渺莽九疑之聯綿覽觀江山之吐吞草木之俯仰鳥獸之鳴號衆竅之呼吸往來唱和非有度數而均節自成者非韶之大全乎上方立極以安天下人和而氣應氣應而樂作則夫所謂簫韶九成來鳳鳥而舞百獸者既已粲然畢陳於前矣

井銘　　漢　李尤

井之所尚寒泉洌清法律取象不槩自平多取不損少汲不盈執憲若斯何有邪傾

井銘有序　　明　李夢陽

故井崩塞汲溪焉飲春夏交溪毛茂芊蛇虫毒可虞也正德八年冬至予至南康府使學生劉峻往書院視地掘井得諸亥方厥日甲申是日也南風至穿土數尺石阻集力除焉始艱而終利有泉上湧甘烈然慮溪侵也布垔其底覆石泉旁出焉甃瓴而上石井約口五日而井成余究惟易義繹孟氏譬旨乃為井銘銘曰

厥道流形水行地中導之斯湧無界無崇維愚靡為于潦于澮為不及泉是曰中發於井斯肇亥位廬麓源源澄冽匪溢匪竭褻始終利孰曰匪力靜止用發惟義之則含陽潤陰炎寒冬熱勿鮒勿幕九五終食出時溥施視受為容吸華茹甘挹之必充濯煩滌汙貴而弗勞爰薦神明以亨以芼彌遠彌馨聖澤攸陶

三槐堂銘并序　　宋　蘇軾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為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肆盜跖之壽孔顔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於子孫而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聞所傳聞考之而其可必也審矣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顯於漢周之際歷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蓋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國文正公相真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修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券交手相付吾是以

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氣真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懿敏公之子鞏與吾遊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錄之銘曰

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皇卹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獲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德威堂銘并序　　宋　蘇軾

元祐之初詔起太師潞公於洛命以重事公惟仁宗英宗神考三聖眷倚之重不敢以既老為辭杖而造朝期年乃求去詔曰昔西伯善養老而太公自至魯穆公無人子思之側則長者去之公自為謀則善矣獨不為朝廷惜乎又曰唐太宗以干戈之事尚能起李靖於既老而穆宗文宗以燕安之際不能用裴度於未病治亂之效於斯可見公讀詔聳然不敢言去蓋復留四年天下無事朝廷莫安乃力請而歸公之在朝也契丹使耶律永昌劉霄來聘軾奉詔館客與使者入覲望見公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所謂以德服人者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酬酢事物雖精練少年有不如貫穿古今洽聞強記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公既歸洛西羌首領有溫谿心者請於邊吏願獻良馬於公邊吏以聞詔聽之公心服天下至於四裔書曰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世所以守伯夷之典用皋陶之法者以其德也若夫非德之

威雖猛而人不畏非德之明雖察而人不服公修德於几席之上而其威折衝於萬里之外退居於家而人望之如在廊廟可不謂德威乎公之子及為河陽守公將往臨之吏民喜甚自洛至三城歡呼之聲相屬及作堂以待公而請銘於軾乃榜之曰德威而銘之曰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惟師潞公辰也大成公在洛師嵩洛有光駕言三城河流不揚願公百年子孫千億家於兩河日見顏色西戎來朝祇慄公門豈惟兩河四方其訓之

世直堂銘有序

明　楊榮

翰林侍讀文江周功叙名其所居之堂曰世直蓋以其六世伯祖伯寬仕宋直寶謨閣憤賈似道誤國嘗疏斥其奸曾大父鰲溪山長以立元至正中修三史上書請以宋為正統而附載遼金文職方員外歧鳳國朝永樂中為漢府紀善王有異謀作寶賢堂箴以諫三君子者皆言人所不敢言終不少沮非直道之至其能然乎矧功叙以名堂其善於繼述又未可量矣為之銘曰

天有直氣在人能全人有直節貴世其傳周之世直寶謨諤諤繼以鰲溪職方有作歷宋及元至我皇明勁辭正色蟬聯厥聲莫熾相奸臣強主弱宋籙既微孰攻其惡莫齊帝統裔先華書我勢方昌自尊其徒莫僭王謀窺覬儲位梁園納邪曷輔以義壯哉朱雲乞斬安昌麟經貶楚董相格王直道不容宮奚不黜其黜復揚皇鑑如日文江之滸有堂潭潭喬木如雲對與天參我銘先猷以廸乃後永執厥心奕世有耀

忠孝堂銘

明　王直

國家之興必有豪傑卓越之才達乎忠孝之大節者以翼昌運纘世功然後能享高爵重禄以傳於子孫而延之久遠若太師英國張公其人也公之尊府河間忠武王昔事太宗皇帝于潛邸掌護衛兵其姿度雄爽智略超邁而武勇絶人最為上所親任及靖難兵起上毎授以成筭戰勝攻取無難者諸將皆敬讓之時公亦提兵從王王嘗語公曰吾受上恩思輔成大業以報殊遇爾當戮力一心庶幾如吾志古人以事君不忠涖官不敬戰陳無勇為非孝爾能盡忠乃所以為孝也公頓首受教奨率所部摧鋒陷陣所向有功未幾王薨太宗皇帝素奇公召而慰勉之俾以其兵自效曰爾毋忘爾父之志公感上之德與先王之教益自奮勵卒成大勲凡上有所命南征北伐無不盡其心竒略偉績載之信史功名富貴無出其右者迫事四聖小心寅畏前後四十年如一日公既受顯爵位師臣王亦膺隆命配享太廟此忠孝之報也暨修先朝實録公再為監修今上皇帝緝熙聖學公實知經筵事敬恭朝夕從容進退凜乎儒者氣象嘗謂直曰先王以忠孝為訓吾既奉以周旋不敢失墜雖幸而有立然今老矣惟列聖之大德不敢忘於心而亦敢忘先王之舊訓乎因揭以名堂將終勉之且使吾子孫登斯堂者亦思所以繼吾志日夜勉焉盡心於其職庶無負於國而亦不辱其先子宜為我銘直聞之忠孝臣子之大節天理之當然也誠能盡其道則必享福禄之榮而子孫保之者昔召穆公能嗣其祖康公之業有功於周宣王錫之圭瓚秬鬯以祀其先祖又錫之山川土田以傳其子孫詩人歌之至今誦焉公嗣先王勲烈著於國家顯榮褒大實有畀朝之錫命誠無讓於穆公而尤惓惓以忠孝自勉且以勉其後之人國家有億萬年之慶張氏之福亦豈有窮哉乃為之銘曰

天生斯民賦厥衷為子必孝為臣忠惟師英公德兼崇卓立宛有前賢風桓桓先王才且雄捧日直上扶桑東奄然馭氣超鴻濛祇率遺訓纘武功披雲巻霧開晦蒙九霄奮躍攀飛龍宣威蠻貊靡不通明明列

聖眷遇隆仁漸義洽思豐彤紀勲旂常銘鼎鍾王亦
顯祀并閟宮周家乃虎虎其同孜孜夙夜懷謙冲揭
以銘堂圖始終勗爾後嗣彌令蹤事君奉先益致恭
國家萬年福無窮

唐亭銘并序　　元結

浯溪之口有異石焉高六十餘丈周圍四十餘步面
在江口東望浯臺北臨大淵南枕浯溪唐亭當乎石
上異木夾戶疎竹傍簷瀛洲言無由此可信若在亭
上目所厭者遠山清川耳所厭者水聲松吹霜朝厭
者零雨方暑厭者清風於戲厭不厭也厭猶愛也命
曰唐亭旌獨有也銘曰
功名之位貴得茅土林野之客所耽水石年將五十
始有吾亭愜心自適與世忘情亭傍石上篆刻此銘

浯溪銘

浯溪在湘水之南北匯于湘爱其勝異遂家溪畔溪
世無名稱者余自爱之故命之曰浯溪銘曰
湘水一曲淵洄傍山山開石門溪流潺潺山開如何
巉巉雙石臨淵斷崖隔溪絶壁山石殊怪石又尤異
吾欲求退將老茲地溪古地荒蕪没已久命曰浯溪
旌吾獨有人誰游之銘在溪口

丹崖翁宅銘并序

唐　元結

零陵瀧下三十里得丹崖翁宅有唐節者曾為瀧水令去官家于崖下自稱丹崖翁丹崖湘中水石之異者翁湘中得道之逸者愛其水石為之作銘銘曰

瀧水未盡瀧水猶峻忽見淵洄丹崖千仞礧礧丹崖其下誰家門前斷船籬上釣車不知幾峯為其四墉竹幽石磴飛泉户中怪石臨淵硐硐石巔何得石巔翁獨醉眠吾欲與翁東西茅宇飲啄終老翁亦悅許世俗常事阻人心情徘徊巖下遂刻此銘

擇勝亭銘

宋　蘇軾

維古潁城因潁為隍倚舟於門美哉洋洋如淮之甘如漢之蒼如洛之溫如浚之涼可侑我客可流我觴我欲即之為館為堂近水而構夏潦所襄遠水而築邈焉相望乃作斯亭筵楹欒梁鑿枘交設合散靡常赤油仰承青幄四張我所欲往一夫可將與水升降除地布床可使杜康洗觶而揚可使莊周觀魚而忘可使逸少祓禊而祥可使太白泳月而狂既齊我荼亦醪我漿既濯我纓亦浣我裳豈獨臨水無適不臧

春朝花郊秋夕月場無脛而趍無翼而翔敝又改為其費易償榜曰擇勝名實允當維古至人不留一方虛白一室無何為鄉神馬尻輿孰為輸箱流行坎止雖觸不傷居之無盜中靡所藏去之無戀如所宿桑豈如世人生短慮長尺宅不治寸田是荒錫瓦銅雀石門阿房俯仰變滅與生俱亡我銘斯亭以砭世盲

雪浪齋銘并引

宋　蘇　軾

予於中山後圃得黑石白脉如蜀孫位孫知微所畫石間奔流盡水之變又得白石曲陽爲大盆以盛之激水其上名其室曰雪浪齋云

盡水之變蜀兩孫與不傳者歸九原異哉駁石雪浪翻石中乃有此理存玉井芙蓉丈八盆伏流飛空漱其根東坡作銘豈多言四月辛酉紹聖元

四達齋銘并序

宋　蘇　軾

高郵使君趙晦之作齋東園戶牖四達因以名之眉山蘇軾過而爲之銘曰

有藏於中必謀於外惟慢與謹皆盜之誨孰如此間空洞無物戶牖闔開廓焉四達孳去盜易使無盜難我無可懷以守則完趙侯無心得法赤谿四出其齋以達民迷

寧野軒銘

明 方孝孺

善為治者常養斯民之質於冥冥之中使之全其性而不鑿其天頹然無思顏然無為椎魯敦樸而不雜以偽故其民難搖而易化失其道者則不然溢之以智巧而莊之以機變飾之以儀節而滛之以浮華於是天下之文日勝質日婾民始紛紛狙伺乎下而禍亂因之以生太史公班固稱漢文帝之時七八十翁未嘗識市井遨遊嬉戲如小兒狀余嘗思其言而歎其盛蓋自三代以降數千年間俗莫醇於此時者賈誼鼂錯於治道猶發憤為之斯豈足以知文帝哉以法術治天下固不若以德化先天下之為完也是道也惟文帝知之曹參行之而賈誼非之此曹生所以不逮文帝也哉近代之政去古遠矣然其法寬事約有足取者故方其承平之際老成先進之人皆渾厚雅重口不出毀訕之言而身不履詭激之行余不及見之而聞其流風於縉紳間蓋兵革之餘故老無復存者矣今乃得陳君國大焉陳君閔習俗之澆弊欲以身率之名其所居曰寧野軒其意以為寧失之於野可尚哉其為名也昔漢興至文帝蓋三十餘年而俊風俗易化安知今之異於古哉復先王之盛殆必有在而君之名室烏知其非兆與不可以無述也乃為之銘銘曰

皇始尚質貴乎自然不忍以文鑿民之天文過為婾質甚為野以婾況野如鄭與雅大雅之音浩泊無華靡曼姱都乃聲之邪質直無文其樸則美以飾表真為詭為譎惟昔有國政簡而章洽於萬邦民俗阜康鉅夫碩人森列天下推其言行莫匪長者遺澤之傳今也則微不有善士孰矯循之幽幽斯軒茨戶甕牖其植果蔬其蔭榆柳豈無藻繪斥而弗施惟野之尚愧不忍為非無財智亦有儀度慤乎不文惟野之慕蕩蕩流俗機詐日繁上下胥欺莫知其囂軒有嘉名取則孔遠有來游觀尚勸為善

梓州兜率寺文冢銘 并序　　唐　劉蛻

文冢者長沙劉蛻復愚為文不忍棄其草聚而封之也蛻愚而不銳於用百工之技天不工蛻也而獨文蛻焉故飲食不忘於文晦冥不忘於文悲戚怨憤疾病嬉遊羣居行役未嘗不以文為懷也逹當無事而天下將以文為號文明代生殖明晦資效文用故日月星辰文乎旂常昆蟲鳥獸文乎彝器徐方之土文於侯社夏翟之羽文於旌旄登龍於章弁玉於藻百工婦人彫磐涂涑以供宗廟祭祀之文豈獨蛻也生知效用不及時文哉然而意常獲助於天而不獲助於人故其雖窮無慽也常勤意之時不敢嗟不敢咳不敢唾不敢跂倚者欲躁競忘之於心其祇祇畏畏如臨上帝故有粲如星光如貝氣如蛟宮之水又有黯如屯雲如久陰如枯腐熬燥之色則有如陽春如華川逶逶迤迤則有如海運如震怒動蕩怪異夫十為文不滿不如意少如意則豈非天助乎常欲使天下聞之而必行覩之而必蹈散之茫洋以為道演之浸淫以及物然後為農文之使風雨以時兵文之使戎虜以順文於野文於市使其所隱之士以出口者使之言材者使之用然而自振者無力終知者甚稀豈非不獲人助乎嗚呼十五年矣實得二千一百八十紙有塗者乙者有注楷者有覆背者有朱墨圍者於是以周易筮之遇復䷗坤上震下之同人䷌乾上離下筮者曰鳴於地中殷殷隆隆七日而復復來而天下昭融乎他日更召龜而合將聽襲吉卜於火如泰兆惟曰不吉卜於水不成乎河洛兆則亦惟曰不吉卜於木而與閔夭協吉纍纍為冢則汲之兆乎峭峭為壁則嚮之兆乎且其占曰土之文為山河為華夷將不崩不竭為滋味而傳乎結為丘陵為其設險乎融為川瀆率其朝宗乎華為百穀以絜祭祀之粢盛乎不然使其速腐為墟壤生芻藁以食牛羊乎化塗泥為陶甄以作器乎將塊為五色而茅社分封乎流於樂為土鼓為缶磬以洩其和聲乎夷為都邑以興宮廟乎坎為洿池以澤生殖乎祀為壇竈乎窆為井墓乎吾皆不得而知也當既不為吾用唯速化為百工之用慎無朽為芝菌以怪人自媚慎無堅為金鐵以行舒

起爭慎無滴為醴泉以味乎謟口慎無禱為城社以狐鼠憑妖慎無聳為良材以彫琢傷性慎無萌為蘭茝以佩服見藝嗚呼介而為石使之能言舒而為蠙使之飲泉既而他年遊魂之未返者亦命巫師而弔三招之號曰在几閣而來歸兮捲為塵垢在耳目而來歸兮奄視汝醜在口吻而來歸兮謦不汝久噫筆絕之年而麟見祟文其無祟乎唅非珠玉歛無裙襦後世詩禮之儒無驚吾之幽壚其冢也在莽蒼之野大塊之卯時有唐大中丁卯而戊辰之季秋銘曰

文乎文乎有鬼神乎風水惟貞將利其子孫乎

銘

警戒

金人銘　　周

孔子觀周入太祖后稷之廟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

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絶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於此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

座右銘　　漢　嚴遵

夫疾行不能遁影大音不能掩響默然託蔭則影響無因常體卑弱則禍患無萌口舌者禍患之門滅身之斧言語者天命之屬形骸之部出失則患入言失則亡身是以聖人當言而懷發言而憂如赴水火履危臨深有不得已當而後言嗜慾者潰腹之矛貨利者喪身之仇嫉妒者亡軀之害讒佞者刎頸之兵殘酷者絶世之殃陷害者滅嗣之場淫戲者殫家之塹嗜酒者竊餕之藪忠孝者富貴之門節儉者不竭之源吾日三省傳告後嗣萬世勿遺

座右銘

漢 崔瑗

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世譽不足慕唯仁為紀綱隱心而後動謗議庸何傷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臧在涅貴不淄曖曖內含光柔弱生之徒老氏誡剛強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難量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

座右銘

唐 白居易

崔子玉座右銘予竊慕之雖未能盡行常書屋壁然其間似有未盡者因續為座右銘

勿慕貴與富勿憂賤與貧自問道何如貴賤安足云聞毀勿戚戚聞譽勿欣欣自顧行何如毀譽安足論無以意傲物以遠辱於人無以色求事以自重其身游與邪分岐居與正為鄰於中有取捨此外無疎親修外以及內靜養和與真養內不遺外動率義與仁千里始足下高山起微塵吾道亦如此行之貴日新不敢規他人聊自書諸紳終身且自勗身沒貽後昆後昆苟反是非我之子孫

續座右銘

宋 李至

崔子玉爲座右銘白樂天亦爲座右銘檢身之道幾乎殫矣予嘗冥心謙坐自思所謂虛向之益友以予位著不我規也因踪其所得亦命爲座右銘聊以自勉其辭曰短不可護護則終短長不可矜矜則不長尤人不如尤己好圓不如好方用晦則天下莫與爭智撝謙則天下莫與汝爭強多言者老氏所戒欲訥者仲尼所箴妄動有悔何如靜而勿動太剛則折何如柔而勿剛吾見進而不已者敗未見退而自足者已爲善則遊君子之域爲惡則入小人之鄉吾將書紳帶以自警刻盤盂而過防豈如長存于座右庶夙夜之不忘

銘

紀勤

鼎銘　衛孔悝

六月丁亥公假於太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於漢陽即宮於宗周奔走無射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興舊耆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懈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汝銘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於烝彝鼎

封燕然山銘并序　漢班固

維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竇憲寅亮聖皇登翼王室納於大麓惟清緝熙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禦治兵於朔方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暨南單于東胡烏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長之羣驍騎十萬元戎輕武長轂四分雷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勒以八陣莅以威神元甲耀日朱旗絳天遂陵高闕下雞鹿經磧鹵絕大漠斬溫禺以釁鼓血尸逐以染鍔然後四校橫徂星流彗掃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域滅區殫反旆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將上以攄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元靈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茲所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者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銘盛德其辭曰

鑠王師兮征荒裔勦凶虐兮絶海外夐其邈兮亘地界封神丘兮建隆碣熙帝載兮振萬世

唐丞相太尉房公德銘　唐　李華

元宗季年逆將持兵天錫房公言正其傾羣兇害直事乃不行慮起幽陵連覆二京帝慈蒸人避狄西蜀是命監撫理兵北朔登賢為輔讓子以續公實冊書亦捧瑞玉聖人神聖天地咸若子孝臣忠元元踊躍命帥中軍謀纖羿浞人或有言志屈道行公曰不可屈則佞生柄不在公象昏噎明退帥儲宮出守函谷入為尚書正色諤諤乂剌汾澮遂臨彭濮何負而東何負而西公受挫抑邦人悽悽帝懷明德俾我不迷徵拜秋官僉曰休哉薨殂閬中國瘁人哀喬嶽隕蹟輔星昏霾天子洟涕迎宗上台巖巖岱宗瞻其峻極赫赫房公尊其盛德昔撫宜春列邦是式建銘江濱以慰南國

武岡銘并序　唐　柳宗元

元和七年四月黔巫東鄙蠻獠雜擾盜弄庫兵賊脅守帥南鉤牂牁外誘西原置魁立帥殺牲盟誓洞窟林麓嘯呼成群皇帝下銅獸符發庸蜀荊漢南越東甌之師四面討問畏罪憑阻逃遁不即誅時惟潭部戎帥御史中丞柳公綽練立將校提卒五百屯於武岡不震不騫如山如林告天子威命明白信順亂人大恐視公之師如百萬視公之令如風雷怒號呻唫喜有攸許投刃頓伏願完父子卒為忠信奉職輸賦進比華人無敢不龔毋弟生搢継來於潭咸致天廷皇帝休嘉式新厥命免渠同惡革面向化如醉之醒如狂之寧公為藥石俾復其性詔書顯異進臨江漢益兵三倍為時碩臣殿于大邦文儒申申有此武功於是裔人始復聞公之去相與高蹈涕呼若寒去裘昔公不夸首級為己能力專務教誨俾邦斯平我老洎幼由公之仁小不為虺蜮大不為鯨鯢恩重事特不邇而遠莫可追已願銘武岡首以慰我思以昭我顯以示我子孫播億萬年俾我奉國如今之誠鄰之

我褱如公之勤其辭曰
黔山之巔巫水之𤄊魚駭而離獸犯而殘戶恐合竄
彼壞仍亂王師來誅期死以緩公明不疑公信不欺
援師定命俾邦允正皇仁天施我反其性我塗四闔
公示之門我愚抵死公示之恩既骨而完既亡而存
奉公之訓貽我子孫我始蚩賊由公而仁我始冠𩞄
由公而親山畋澤獻輸賦于都陶穴刊木室我姻族
烹牲是祀公受介福揲蓍以占公宜百禄皇懋公功
陟於大邦遠哉去我誰嗣其良有穴之丹有犀之顛
匪曰余固公不可賂祝隣之德恒遵公則朂余之世
永謹邦制南夷作詩刻示來裔

壽州安豐縣孝門銘并壽州刺史表

唐　柳宗元

懿厥孝思茲惟淑靈稟承粹和篤守天經泣侍羸疾
默禱隱𡨋引刃自𠜾殘肌敗形羞膳奉進憂勞孝誠
惟時高高曾不是聽創鉅痛仍號於穹旻捧土濡涕
頓首成墳陷膺腐眦寒暑在廬草木悴死鳥獸踟蹰
殊類異族亦相其哀肇有二位孝道爰興克修厥猷
載籍是登在帝有虞以孝蒸蒸仲尼述經以教於曾
惟昔魯侯見命夷宮亦有考叔悟莊稱純顯顯李氏
實與之倫哀嗟道路涕慕里隣邦伯章奏稽首懇懃
上動帝心旁達明神神錫祕祉三秀靈泉帝命蔦嘉
亦表其門統合上下交贊天人建此碑號億齡揚芬
壽州刺史臣承思言九月丁亥安豐縣令臣某上所
部編戶甿李興父被惡疾歲月既亟興自刃股肉假
託饋獻其父老病已不能啖啜經宿而死興號呼擗
臆口鼻垂血捧土就墳霑漬涕洟遂於墳左作小廬
蒙以苫茨伏匿其中扶服頓踊晝夜哭許孝誠幽達神
為見異廬上産紫芝、白芝二本各長一寸廬中醴泉

涌出奇形瑞狀應驗圖記此皆陛下孝理神化陰中其心而克致斯事謹按興匹庶賤陋循習淺下性非文字所導生與耒耨為業而能鍾彼醇孝起出古烈天意神道猶錫瑞物以表殊異伏惟陛下有唐堯如天如神之德宜加旌褒合於上下請表其里閭刻石明白宣延風美觀示後嗣永永無極臣昧死上請

黃氏義門銘

明　宋濂

天地之間有大防焉孝友之謂也水之始也濫觴爾苟無土以障之則必至於滔天火之初也螢爝爾苟非水以制之則必至於燎原人心感物而動不能無欲其端亦甚微不有孝友之人出為表式則淪胥以成風而彝倫斁矣昔者先王有見於斯雖委巷刺艸之民能行之者必旌命之所以賛王治章人風而挽之於正也世之評唐史者且謂張公藝李知本劉君良孝行推於友睦數世不衰真豪傑之士嗚呼當是時金章盤綬之賢皂蓋朱轓之英布列中外未嘗無之顧乃以豪傑歸於閭巷之士者以其不俟教令所加而後奮也嗚呼南陔白華之詩蓋亦商之末世周之盛德也斯民以孝友著稱君子可以觀其世矣浦陽黃氏其先與文節公庭堅同所自出有諱度者宋隆興癸未進士亦諸祖也元至正中傳至諱珪君生三子其二曰隆曰生隆生一子曰逢原生生二子曰逢吉曰逢昌逢吉兄弟亦各有子至十有餘人三世之間孝友無間言逢吉乃殫志竭慮設為教條銓諸

槃石夜遣諸子宿請濂銘之嗚呼子壯而分婦姑反唇相稽秦之俗已然矣况去古日遠風氣日益漓黄氏能不染於末習卓然不變其恒度豈非真豪傑者邪浦陽以義居聞者二三人唯鄭綺之家已至十葉黄氏知慕而興起進修益力烏知不綺若耶雖然許史之稱未足為貴也猗頓之貲未足為富也惟孝友積諸躬令名昭於時其為貴且富也大矣所謂特立兩間而無愧稽諸賢詰而有徵著之後世而可法何莫不由於斯黄氏孫曾可不思自勗哉能如濂言揆之張公藝之流它日可副致矣詩有之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濂於黄氏蓋深有望焉銘曰

浙河東疆地曰浦陽厥氏惟黄雙井同枝科名陸離世復詩書有儒其冠以義為藩奕葉共爨視其階庭左史右經踵武繩繩視其房除前絲後纑燈火與俱至和所形揖讓而升穆然亡聲既行而葩實而匪夸三代一家世道下趍子父割閨婦姑勃谿十室九衰瀾倒波頽萬夫莫回蠅聲方寅忽聞怒霆孰不為驚植範建防翼法輔常斯德之亢造端非難延裕維艱任重如山如為高陵世益代增非人獨能如松之青故貽新承所以永貞古先與謀庶行之修其道曷由孰敬為符夙夜究圖百世如初

浦陽深溪王氏義門碑銘 有序

明　宋濂

浦陽於婺為山邑唐天寶末始割義烏蘭溪富陽三縣地置之人生其中往往樸茂淳質力農務本恥於華言偽行而以士自命陳文毅公處稱書傳所載古者禮義之俗殆不是過其言信不誣矣載稽其事梁貞明初縣人何千齡四代同居宋淳熙中鍾宅亦至三世何鍾二氏之閒而冲素處士鄭綺奮然興起教子孫無別火而食志確見疑尤非二氏所能及故六傳至文嗣而家益昌元至大末旌其門閭而於力役之征俾無有所與宋元二朝國史皆為之立傳蓋自建初迨今已歷十世踰二百五十春秋矣深溪王氏其先出於烏傷之鳳林有諱萬者守處一攉宋嘉定癸未進士第立朝謇諤凜然不可犯懷壬畏之為之歛迹終官太常少卿謚曰忠惠少卿之弟菱三傳至某生二子澄汶澄以忠厚為家州里之無告者煦之以仁人愛戴之不啻其父兄瀕終集家衆言曰汝曹能合族如同里鄭氏吾瞑目無憾矣言訖而逝澄生三子子覺子麟子偉子麒出為汶後皆善紹先志子覺生五子應念應慶應聰子麟生一子憲子偉生二子勲恩而應之伯仲又各生子踰二十人矣子覺與子麟合謀召子姓謂曰一體之分散為九族痒痾疾痛舉切吾身收族而聚居是謂惇本離宗而自矜是謂乖義古之道也今吾家相傳四葉矣和孺之樂雖殷管攝之計未建庸非闕與況吾父有遺言欲法鄭氏鄭氏於吾有連其成規具在吾將損益而行之何如於是應念帥諸弟踊躍承命請參定家則一卷朝夕遵之唯恐有所失馭家之禮質文之兼至應物之務內外之齊飭薰蒸太和之中壹園範圍之內鄉人士莫不感厲而歆艷之子覺且謂不可無以示來者既勒家則於碑而復徵濂文以紀其事昔者成周之世九夫為井井方一里而一夫受田百畝其家衆男為餘夫亦受二十五畝賦由斯而出夫由斯而定其勢不得不分當是時未聞有同居累世者也其相親相恤之政則有大小宗法存焉大宗譬則幹也小宗譬則枝也枝雖有千萬之不齊而其幹終一而已前王持世之微權蓋不得不爾也自夫封建宗法之制壞

九族之親漫焉不相統屬儼若秦肥之視越瘠仁人義士乃於服盡情遷之時綴之以食而弗殊事雖有異於古不循行古之道乎哉浦江蕞爾之邑以義居聞者三人而子覺又不悖先訓蹶然而思繼焉古者禮義之俗誠豈有越於此哉文穀公之言至是益可徵矣子覺本名闕之後金華諸族亦同出於鳳林其顯融者項背相望而淳熙宰相為尤著宰相勢隆望重尚未能合族以居而子覺一韋布之士乃斷然行之斯可謂之賢也矣雖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子覺之嗣人尚世守遺法而不墜他時將與鄭氏儷美而交輝聖朝以孝治天下旌異之典未必為子覺惜也龍光下燭行當煥煥于山川之間矣濂因不辭而記之又繫之以銘曰

易著同人合乾與離上參於天火之赫熹顯族辨物君子以之况我宗族一氣之為譬猶单幹漸敷羣枝服雖少[illegible]情或甚非物我相形矛盾迭馳借耰取箕誶語緣技所幸天衷亘古無虧不有人豪務克己私何能大公拔其藩籬浦陽之江其流瀰瀰太樸未散民醇俗熙以義聞者接軫聯帷有美王氏裔出紳緌佩服先訓如銘鼎彝大合其族嗜義若飴夙夜無僭竭其心思度物引類取式樹規鉅探浩渺細入密微日約月會有文可稽耄倪同心一唱百隨孰為範防徵禮與詩以匡念慮以肅威儀如水斯瀦畜集以時消滴弗戒不翅漏卮古云孝弟致家之肥匪間古今驗若蓍龜惟彼崇搆肇自築基既堅既飭棟宇翬飛維彼跬步千里在茲行行不息其至無疑上慎旃哉勇穀自持誰謂華高企其齊而太史造銘勒之豐碑

銘

儒理

西銘

宋 張子厚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吾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顛連而無告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者惟肖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潁封人之錫類不施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者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東銘　　宋　張子厚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見乎四支謂非已心不明也欲人無已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已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從誣人也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已戲失於思者自誣為已誠不知戒其出汝者及歸咎其不出汝者長敖且遂非不知孰甚焉

克己銘　　宋　吕大臨

凡厥有生均氣同體胡為不仁我則有已立已與物私為町畦勝心橫生擾擾不齊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初無吝驕作我蟊賊志以為帥氣為卒徒奉辭於天誰敢侮予且戰且徠勝私窒慾昔焉寇讎今則臣僕方其未克窘我室廬婦姑勃谿安取其餘亦既克之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闥孰曰天下不歸吾仁痒疴疾痛舉切吾身一日至之莫非吾事顏何人哉晞之則是

學古齋銘

宋　朱仲晦

相古先民學以為己今也不然為人而已為己之學先誠其身君臣之義父子之仁聚辨居行無怠無忽至足之餘澤及萬物為人之學烜然春華誦數是力纂組是誇結駟懷金煌煌煒煒世俗之榮君子之鄙維是二者其端則微眇綿不察胡越其歸卓哉周侯克承先志日新此齋以迪來裔此齋何有有圖有書厥裔伊何衣冠進趨夜思晝行咨詢謀度絶今不為惟古是學先難後獲匪亟匪徐我則銘之以警厥初

求放心齋銘

宋　朱仲晦

天地變化其心孔仁成之在我則主於身其主伊何神明不測發揮萬變立此人極晷刻放之千里其奔非誠曷有非敬曷存孰放孰求孰亡孰有屈伸在臂反覆惟手防微慎獨茲守之常切問近思曰惟以相

敬義齋銘

宋　朱仲梅

惟坤六二其德直方君子體之爲道有常內而立心曰直是貴惟敬則直不偏以陂外而制事曰方是宜惟義則方各當其施曰敬伊何惟主乎一凜然自持神明在側曰義伊何惟理是循利害之私罔汨其眞靜而存養中則有主動而酬酢莫不中矩大哉敬乎一心之方主哉義乎萬事之綱敬義夾持不二不忒表裏洞然上達天德昔有哲王師保是詢丹書有訓西面以陳敬與怠分義與欲對一長一消禍福斯在怠心之萌闒焉沉昏欲心之熾蕩乎狂奔惟此二端敗德之賊必壯乃猶如敵斯克怠欲既泯敬義斯存直方以大物德於坤一念小差眡此齋扁嚴師在前永詔無倦

衣帶銘

明　周是脩

在藩國欲不負藩國故嘗闇乎其王切諷以孔孟之仁義而不已也在朝廷欲不負朝廷故常堯舜其君歷陳以禹臯之道德而不隱也蓋欲繼先哲之淳風開後來之正覺越十餘年而言皆不行志皆不遂以至於此非天也耶歸於聖人之門庶無罪悔

銘

釋老

泗州開元寺鐘銘并序　唐　李翺

維泗州開元寺遭罹水大潦焚之餘僧澄觀與其徒僧若干復舊室居作大鐘貞元十五年厥功成於是隴西李翺書辭以紀之

八月梓人功既休戊寅鑄大鐘成先時厥初罹於天甾波沉大幡既浮爲薪既蜚爲塵澄觀之初慨沒其居革舊而新環墉如陵臺殿斯嚴乃三其門俾徒勿踰其徒不譁咸服其勤有加於初屋室既同乃範乃鎔乃作大鐘乃懸於樓以鼓其時以警淮夷非雷非霆鏗鏘其聲淮夷來警上天下地弗震弗墜大音無斁千僧戮力願昭其績乃銘於石

菩薩泉銘并序　宋　蘇軾

陶侃為廣州刺史有漁人每夕見神光海上以白侃侃使迹之得金像視其款識阿育王所鑄文殊師利像也初送武昌寒溪寺及侃遷荆州欲以像行人力不能動益以牛車三十乘乃能至船船復没遂以還寺其後惠遠法師迎像歸廬山了無艱礙山中世以二僧守之會昌中詔毁天下寺二僧藏像錦繡谷比釋教復興求像不可得而谷中至今有光景往往發見如峩眉五臺所見蓋遠師文集載處士張文逸之文及山中父老所傳如此今寒溪少西數百步别為西山寺有泉出於嶔竇間色白而甘號菩薩泉人莫知其本末建昌李常謂余豈昔像之所在乎且屬余為銘銘曰

像在廬阜宵光燭天旦朝視之寥寥空山誰謂寒溪尚有斯泉盍往鑒之文殊了然

夢齋銘并叙　宋　蘇軾

至人無夢或曰高宗武王孔子皆夢佛亦夢夢不異覺覺不異夢夢即是覺覺即是夢此其所以為無夢也歟衛玠問夢於樂廣廣對以想曰形神不接而夢此豈想哉對曰因也或問因之説東坡居士曰世人之心依塵而有未嘗獨立也塵之生滅無一念住夢覺之間塵塵相授數傳之後失其本矣則以為形神不接豈非因乎人有牧羊而寢者因羊而念馬因馬而念車因車而念蓋遂夢曲蓋鼓吹身為王公夫牧羊之與王公亦遠矣想之所因豈足怪乎居士始與芝相識於夢中旦以所夢求而得之今二十四年矣而五見之每見輙相視而笑不知是處之為何方今日之為何日我爾之為何人也題其所寓室曰夢齋而子由為之銘曰

法身充滿處處皆一幻身塵妄所至非實我觀世人生非實中以寤為正以寐為夢忽寐所遇執寤所遺積執成堅如邛山高若見法身寤寐皆非知其皆非寤寐無虧遨遊四方齋則不遷南北東西法身本然

廣東東莞縣資福寺舍利塔銘并敘

蘇　軾

自有生人以來人之所為見於世者何可勝道其鼓舞天下經緯萬世有超於造物者矣考其所從生實出於一念巍乎大哉是念也物復有烈於此者乎是以古之真人以心為法自一身是一世界自一世界至百千萬億世界於屈信臂頃作百千萬億變化如佛所言皆真實語無可疑者至於持身厲行練精養志或東風而仙或解形而去使枯槁之餘化為金石時出光景以作佛事者則多有矣其見伏去來皆有時會非偶然者予在惠州或示予以古舍利狀若覆盂圓徑五寸高二寸重二斤二兩外容而中疎其理如芭蕉舍利生其中無數五色具備意必真人大士之遺體蓋腦之在顱中顱亡而腦存者予曰是當以施僧與衆共之藏私家非是其人難之適有東莞資福長老祖堂來惠州見而請之曰吾方建五百羅漢閣壯麗甲於南海舍利當棲我閣上則以犀帶易之有自京師至者得古玉璧試取以薦舍利若合符契堂喜遂并璧持去曰吾當以金銀琉璃為窣堵波置閣上銘曰

真人大士何所修心精妙明含九洲此身性海一浮漚委蛻如遺不自收戒光定力相烝休結為寶珠散若旒流行四方獨此留帶犀微矣何足酬璧來萬里端相投我非予堂堂非求共作佛事知誰由瑞光一起三千秋永照南海通羅浮

箴

官箴

私箴

規

戒

七

連珠

箴

官箴

敬一箴　明世宗

人有此心萬理咸具體而行之惟德是據維敬維一所當先務匪一弗純匪敬弗聚元后奉天長此萬夫發政施仁期保鴻圖敬怠純雜應驗攸殊微諸天人如鼓答桴朕荷天眷為民之主德或不類以為兢懼惟敬惟一執之弗固畏天勤民不遑寧處曰敬惟何怠荒必除郊則恭誠廟嚴孝趨肅于明庭愼于閒居省躬察處徹戒無虞曰一維何純乎天理弗參以三弗貳以二行顧其言終加其始靜虛無欲日新不已聖賢法言備見傳經我其究之擇善必精左右輔弼責于忠貞我其任之鑒別必明斯之謂一斯之謂敬君德既修萬邦則正天新民懷永延厥慶光前裕後綿衍蕃盛咨爾諸侯卿士大夫下逮吏庶一遵斯謨主敬協一罔敢或渝以保祿位以完其軀古有盤銘目接心警湯敬日躋一德受命朕為斯箴拳拳希聖庶幾湯孫底於嘉靖

虞箴　周辛甲

芒芒禹迹畫於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於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於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

大寶箴

唐 張蘊古

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辟作福惟君實難主普天之
下處王公之上任土貢其所求具寮陳其所唱是故
恐懼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轉放豈非事起乎所忽禍
生乎無妄固以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歸罪於己因心
於民大明無私照至公無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
以天下奉一人禮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左言而右
事出警而入蹕四時調其慘舒三光同其得失故身
為之度而聲為之律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
積小就大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
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
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
而池其酒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貨勿
聽亡國音內荒伐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貨侈亡
國之音淫勿謂我尊而傲賢慢士勿謂我智而拒諫
矜己聞之夏后據饋頻起亦有魏帝牽裾不止安彼
反側如春陽秋露巍巍蕩蕩恢漢高大度撫茲庶事
如履薄臨深戰戰慄慄用周文小心詩之不識不知
書之無偏無黨一彼此於胸臆捐好惡於心想衆棄
而後加刑衆悅而後行賞弱其強而治其亂伸其屈
而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限物之懸者輕
重自見如水如鏡不示物以情物之鑒者妍蚩自生
勿渾渾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闇勿察察而明
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黈纊塞耳而聽於無聲
縱心乎湛然之域遊神於至道之精知之者應洪纖
而效響酌之者隨淺深而皆盈故曰天之經地之寧
王之貞四時不言而代序萬物無言而化成豈知帝
力而天下和平吾王撥亂戡之智力民懼其威未懷
其德我皇撫運扇以淳風民懷其始未保其終爰述
金鏡窮神盡聖使人以心應言以行包括治體抑揚
詞令天下為公一人有慶開羅起祝援琴命詩一日
二日念茲在茲惟人所召自天祐之諍臣司直敢告
前疑

丹扆箴六首并序　　唐　李德裕

臣聞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此古之賢人所以篤於事君者也夫跡疎而言親者危地遠而意忠者忤然臣竊念拔自先聖偏荷寵光若不愛君以忠則是上負靈鑒臣頃事先朝屬多陰沴嘗蓄大明賦以諷頃蒙先朝嘉納臣今日盡節明主亦由是心昔張歆之守遠郡梅福之在遐徼尚竭誠盡規不避尤悔況臣嘗學舊史頗知箴諷雖在疎遠猶思獻替謹稽首上丹扆六箴具列於後仰塵睿覽伏積兢惶

宵衣箴

先王聽政昧爽以俟雞鳴既盈日出而視伯禹大聖寸陰為貴光武至仁反反不忌無併姜后獨去簪珥彤管記言克念前志

正服箴

聖人作服法象可觀雖在宴游尚不懷安汲黯莊色能正不冠楊阜慨然亦譏縹紈四時所御各有其宜非此勿服惟辟所難

罷獻箴

漢文罷獻詔還騄駬鑾輅徐驅焉用千里厥後令王亦能恭己翟裘既焚筒布則毀道德為麗慈儉為美不過天道斯為至理

納誨箴

惟后納誨以求厥中從善如流乃能成功漢驁沉湎舉白浮鍾魏叡侈汰陵霄作宮忠雖不忤而善亦從以視為瑱是謂塞聰

辨邪箴

居上處深在微察萌雖有讒慝不能蔽明漢之孝昭叡過周成上書知詐照奸得情燕蓋既折王猷洽平百代之後乃流淑聲

防微箴

天子之孝敬遵王度安必思危乃無遺慮亂臣猖獗非可遽數玄服莫辨觸瑟始仆栢谷微行豺豕塞路覩貌獻飧斯可戒懼

續丹扆箴　　明　王禕

官箴王闕古之誼也唐李衛公獻丹扆六箴于其君立意措詞分章指事忠愛之道藹然可觀其始有所諷刺而救君于失得箴諫之誼著矣然其言之猶乏剴切君于病焉禕不自揆因擬衛公之餘旨取夫善可為戒而人臣所難言者極言之作續

丹扆六箴

天運不息昬昕有恒有恒伊何宵終則明人君體天夙興在廷宵向終矣君胡不興宵終不明天運乃愆宵終不興君斯違天珮玉晏鳴荒淫用宣雞鳴而起大舜稱賢

右宵扆箴

維衮與冕君服堂堂以朝以祭睎瞻所宗王衣亦侈商祚以亡估服稱妖漢室乃傾一服之華若未過靡孰知禍殃鮮不職此皇王所戒不物不軌三服罷官著美桴史

右正服箴

為天下君職在養民匪以天下徒奉一人取民有制壞莫式陳貢獻無藝喪亂之因淫聲冶色使君聾瞽奇物異品竟亦何補卻蛤焚裘為事非鉅儉德著聞齊風舜禹

右罷獻箴

臣言剴君如批逆鱗大誅小斥何益於臣臣豈求益凡以益君君弗臣聽匪愚則昏從若轉圜是謂能改一事十諫庶無後悔聖維堯舜芻蕘猶採拒諫遂非不敗奚待

右納誨箴

人心不同有如其面面則易知心實難見心之姦邪陰運潛變睿之察之貴在能斷秦斯豈訐唐杞非諛期君誤國是心殊此而弗辨家國淪胥知人則哲欽哉聖謨

右辨邪箴

春秋謹始大易知幾思患預防必防其微莽卒篡漢貉終危齊惟微弗防遂至噬臍不觀堅冰其初履霜涓天之水實起濫觴惡過無小雖小勿將積之久矣社覆宗亡

右防微箴

端拱箴　　宋　王禹偁

天生烝民樹之司牧闓物成務膺圖授籙為君實難惟辟作福在以欲而從人不以人而從欲位既尊大時惟闓泰漸忘焦勞或生懈怠乃有諫諍乃陳箴誡惟艱斥君之過諫諍惟艱救君之禍君或好諫臣何不忠臣或盡忠君何不從君臣之義今古攸同普天之下人誰不賓如父如母為妾為臣虐之則讎撫之則親是以王者可畏惟民率土之濱物何不足乃犀乃貝惟珠惟玉寒不被體餒不充腹是以聖人所寶惟穀無侈乘輿無奢宮宇當念貧民室無環堵無崇臺榭無廣陂池當念流民地無立錐御服煌煌有來有章一裘之費百家衣裳御膳㸌㸌有梁有肉一食之用千夫口腹勿謂豐財經費之竭須知府庫聚民膏血勿謂強兵征伐不息須知干戈害民稼穡賞罰者國之大柄喜怒者人之常刑賞雖由已勿因喜而行罰雖在我勿因怒而刑喜賞或濫虧損天憲怒刑不正枉屈人命大臣元老經邦論道裨補聡明於何不照樂成尹壽所以為其師友小臣閹宦執巾

沃盥千議政事於何不亂竪刀易牙所以敗其國家孰為君子先人後已信而用之斯爲至理孰為小人害物謀身察而斥之斯為至仁無好人辯或有虛誕喋喋之言侈而多訕無惡人納或有淳質期期之口直而不屈浮圖之教乃戎乃蕃漢明之際始入中原行之既久存而勿論匈奴之種無義無仁秦皇之後常苦邊塵禦之以道跡而勿親計口授田兼并何有是謂仁政及於黔首約入署吏侵漁則少是謂能官恵子無告父天母地日兄月姊乃卹乃裡勸其孝悌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一舉一動戒其驕矜罔或明察政體用傷罔或弛紊國經不張行乎大中之道漸乎無何之鄉游神乎簡易之域息慮乎清净之場斯則

垂之無疆誰謂古道革而不還君或行之是亦非難誰謂淳風去而不返君或繼之是亦不遠慎始則多克終蓋鮮朽索當手覆車在眼膚膚祇祇兢兢戰戰小臣司箴敢告旒冕

瑞箴

唐　孫朴

國之將興妖不足憑國之將亡瑞不足良四靈之長莫極於龍夏徳將衰㠯降雌雄桑穀生朝殷道復昌麟出豈妖孔氏云亡周公相周越裳獻雉安漢相漢越裳復至白魚躍舟鸑鷟鳴岐殷人聚喜周人聚悲素靈夜哭五星聚緯秦謂之妖漢謂之瑞彼瑞此妖顛倒如是妖至而防瑞至而防恃物滅徳未或不亡我作此箴敢獻哲王

兵箴　　晉　梁肅

皇道無名帝治有征故效天殺作為五兵曰王及覇功濟天下咸實助德伐乃除禍逐鹿於原戰龍在野大寶䖸硊非兵孰可動如決河靜適滅火蒼蒼萬姓懸命在我所行者師所統者德功本乎義不本乎力順之曰聖逆之曰賊成敗存亡鮮不是則衆不足恃勝不足保武王一戎奄有九有紂之百克其卒無後故長民者無曰我強莫予敢亢尋邑百萬覆乎昆陽無曰我大莫予敢制陳吳攘袂嬴氏大潰武不可玩玩則必窮兵不可廢廢則終凶故曰天下雖平忘兵則危不教民戰且謂棄之齊桓矜衆九國以離徐偃仁義本邦亦隳傳美止戈易稱以律古之睿智神武不殺治亂之機繫於杪忽壯直且順執云我過旅臣斯箴敢告執鉞

獄箴　　唐　張說

官有決曹掌茲法獄匪惟議罪亦以防欲所貴仁恕非矜容吏苛吹毛入安措足古之為主是戒是勗茫茫率土蠢蠢羣生賢愚中雜眞偽相傾若魚之駭如鳥之驚不能無犯宜持以平或大或小時重時輕無以快然期乎得情孰曰非重國之政令孰曰非輕人之性命虐則招怨寬則納慶宜慎宜恤可畏可敬為獄則固為牢則幽晨嚴管鑰夜峉更籌寂寂圜土纍纍縶囚求食搖尾見吏垂頭自昔立名此為非所逼隘狹室欹傾漏宇冬有祁寒夏多隆暑焉可久入焉可妄處勿謂無妨勿謂無傷匹婦含怨三年亢陽匹夫結憤六月飛霜可以安危可以興亡敢告司憲無輕國章

女史箴　　晉　張華

茫茫造化二儀既分散氣流形既陶既甄在帝庖犧肇經天人爰始夫婦以及君臣家道以正王猷有倫婦德尚柔含章貞吉婉嫕淑慎正位居室施衿結褵虔恭中饋肅慎爾儀式瞻清懿樊姬感莊不食鮮禽衛女矯桓耳忘和音志厲義高而二主易心元熊攀檻馮媛趨進夫豈無畏知死不恡班妾有辭割驩同輦夫豈不懷防微慮遠道罔隆而不殺物無盛而不衰日中則昃月滿則微崇猶塵積替若駭機人咸知飾其容而莫知飾其性性之不飾或愆禮正斧之藻之克念作聖出其言善千里應之苟違斯義則同衾以疑出言如微而榮辱由茲勿謂幽昧靈監無象勿謂元漠神聽無響無矜爾榮天道惡盈無恃爾貴隆隆者墜鑒於小星戒彼攸遂比心螽斯則繁爾類驩不可以黷寵不可以專專實生慢愛極則遷致盈必損理有固然美者自美翩以取尤冶容求好君子所讐結恩而絕職此之由故曰翼翼矜矜福所以興靖恭自思榮顯所期女史司箴敢告庶姬

百官箴序　　漢　楊雄

初楊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其九箴亡闕後涿郡崔駰及子瑗又臨邑侯劉騊駼增補十六篇胡廣後繼作四篇文甚典美乃悉撰次首目為之解釋名曰百官箴凡四十八篇

冀州牧箴

洋洋冀州鴻原大陸岳陽是都島夷皮服潺湲河流夾以碣石三后攸降列為侯伯降周之末趙魏是宅冀土糜沸炫沄如湯更盛更衰載從載橫陪臣擅命天王是替趙魏相反秦拾其弊北築長城恢夏之場漢興定制改封藩王仰覽前世厥力孔多初安如山後崩如崖故治不忘亂安不遺危周宗自怙云焉有予六國奮矯果絕其維牧臣司冀敢告在階

兗州牧箴

悠悠濟河兗州之寓九河既導雷夏攸處草繇木條漆絲絺紵濟漯既通降丘宅土成湯五徙卒都於亳盤庚北渡牧野是宅丁感雊雉祖己伊忠爰正厥事遂緒高宗厥後陵遲顛覆湯緒　西伯戡黎祖伊奔走

殃天威命不忍不震婦言是用牝雞是晨三仁既知武杲戎殷牧野之禽豈復能鼘甲子之朝豈能復笑有國雖久必畏天咎有民雖長必懼人殃箕子歃歔厥居為墟牧臣司充敢告執書

青州牧箴

茫茫青州海岱是極鹽鐵之地鉛松恠石羣水攸歸萊夷作牧貢篚以時莫怠莫違昔在文武封呂於齊厥土塗泥在卯之營五侯九伯是討是征馬殆其銜御失其度周室荒亂小白以霸諸侯僉服復尊京師小白既没周卒淩遲嗟兹天王附命下土失其法度喪其文武牧臣司青敢告執矩

徐州牧箴

海岱伊淮東海是渚徐州之土邑于蕃宇大野既瀦有羽有蒙孤桐蠙珠泗沂攸同實列蕃蔽侯衛東方民好農蠶大野以康帝癸及辛不祗不恪沈湎於酒而忘其東作天命湯武勦絶其緒祚降周任姜鎮於瑯瑯姜姓絶苗田氏攸都事由細微不慮不圖禍如卯山本在萌芽牧臣司徐敢告僕夫

揚州牧箴

矯矯楊州江漢之滸彭蠡既瀦陽鳥攸處橘柚羽貝瑶琨篠蕩閩越北垠沅湘攸往獷矣淮夷蠢蠢荆蠻翩彼昭王南征不旋人咸躓於垤莫躓於山咸跌於污莫跌於川明哲不云我昭童蒙不云我昏湯武聖而師伊呂桀紂悖而誅逢干蓋遹不可不察遠不可不親靡有孝而逆父罔有義而忘君太伯遜位基吴紹類夫差一誤太伯無祚周室不甚勾踐入霸當周之隆越裳重譯春秋之末侯甸叛逆元首不可不思股肱不可不孳堯崇廣省舜慼欽謀牧臣司楊敢告執籌

荆州牧箴

杳杳巫山在荆之陽江漢朝宗其流湯湯夏君遭鴻荆衡是調雲夢塗泥包匭菁茅金玉砥礪象齒元龜貢篚百物世世以饒戩戩慄慄至桀荒溢曰我在帝位若天有日不順廢國孰敢余奪亦有成湯果秉其鉞放之南巢號之以桀南巢茫茫包楚與荆風慓以悍氣鋭以剛有道後服無道先强世雖安平無敢逸

豫牧臣司荆敢告執御

豫州牧箴

郁郁荆河伊雒是經滎播彔漆惟用攸成田田相拏廬廬相距夏殷不都成周攸處豫野所居爰在鶉墟四隩咸宅寓内莫如陪臣執命不慮不圖王室陵遲喪其爪牙靡哲靡聖捐失其正方伯不維韓卒擅命文武孔純至厲作昏成康孔寧至幽作傾故有天下者毋曰我大莫敢余敗毋曰我強靡克余亡夏宅九州至於季世放於南巢成康太平降及周微帶蔽屏營屏營不起施於孫子王赧為極實絶周祀牧臣司豫敢告柱史

益州牧箴

巖巖㟧山古曰梁州華陽西極黒水南流茫茫洪波鯀堙降陸於時八都厥民不隩禹導江沱岷嶓啓乾遠近底貢磬錯砮丹絲麻條暢有粳有稻自京徂畛民攸溫飽帝有桀紂沈湎顛僻遏絶苗民滅夏殷績爰周受命復古之常幽厲喪業破絶為荒秦作無道三方潰叛義兵征暴遂國於漢拓開疆宇恢梁之野列為十二光羨虞夏牧臣司梁是職是圖經營盛衰敢告士夫

雍州牧箴

黒水西河橫截崑崙邪指閶闔畫為雍垠上侵積石下礙龍門自彼氐羌莫敢不來庭莫敢不來匡每在季主常失厥緒侯紀不貢荒侵其寓陵遲衰微秦據以戾興兵山東六國顛沛上帝不寧命漢作京隴山徂以列為西荒南排勁越北啟疆胡并連屬國一護攸都盎安不忘危盛不諱衰牧臣司雍敢告擯衣

幽州牧箴

蕩蕩平川惟兾之別北阨幽都戎夏交偪伊昔唐虞實為平陸周末薦臻追於獯鬻晉溺其陪周使不阻六國擅權燕趙本都東限穢貊羨及東胡彊秦北排蒙公城壃大漢初定介狄之荒元戎屢征如風之騰義兵涉漠偃我邊萌既定且康復古虞唐盛不可不圖衰不可或忘隄潰蟻穴器漏箴芒牧臣司幽敢告侍傍

并州牧箴

雍别朔方河水悠悠北辟獯鬻南介涇流畫兹朔土正直幽方自昔何為莫敢不來貢莫敢不來王周穆遐征犬戎不享爰貊伊德侵玩上國宣王命將攘之涇北宗周罔職日周典蹉既不俎豆又不干戈犬戎作亂斃於驪阿太上曜德其次曜兵德兵俱顛靡不悴荒收臣司并敢告執綱

交州牧箴

交州荒裔水與天際越裳是南荒國之外爰自開闢不羈不絆周公攝祚白雉是獻昭王陵遲周室是亂越裳絶貢荊楚逆叛四國內侵蠶食周宗臻於季赧遂入滅亡大漢受命中國兼該南海之宇聖武是恢稍稍受羈遂臻黃支杭海三萬來牽其犀盛不可不憂隆不可不懼顧瞻陵遲而忘其規摹忘國多逸豫而存國多難泉竭中虛池竭瀕乾牧臣司交敢告執憲

光祿勳箴

經兆宮室畫為中外廊殿門闥限以禁界國有周衛民有藩籬各有攸保守以不歧昔在夏殷桀紂滛湎時斗之飲門户亢亂即雖執戟謁者參差殿中成市或鼓或鞞忘其廊廟而聚夫逋逃四方多罪載號載呶內不可不省外不可不清德人立朝議士充進祿臣司光敢告執經

衛尉箴

茫茫上天崇高其居設置山險畫為防禦重垠累垓以難不律闕為城衛以待暴卒國有以固民有以內各保其守永衛不敗維昔庚僚官得其人荷戈而歌中外之堅齊桓怵惕宿衛不飾門非其人户廢其職曹子標劍遂成其詐軻扶匕首而衛人不寤二世妄宿敗於望夷閻樂矯搜戟者不誰尉人司衛敢告執維

太僕箴

肅肅太僕車馬是供鏘鏘和鸞駕彼時龍昔在上帝巡狩四宅王用三驅前禽是射紂作不令武王征殷檀車孔夏四原孔昕僕夫執轡載驛載駟我輿云安戎馬惟閑維馳維驅匪逸匪愁昔有滛羿馳騁忘歸景公千駟而滛於齊詩矜壯馬牧於駉野華車飾牧

而詩人興魯廐焚門人仲尼厚醜孟子益惡夫厩多肥馬而野有餓殍僕臣司駕敢告執皂

廷尉箴

天降五刑惟夏之績亂茲平民不回不辟昔在蚩尤爰作淫刑延於苗民夏氏不寧穆王耄荒甫侯伊謀五刑訓天周以阜基厥後凌遲上帝不謶周輕其制秦繁其辜五刑紛紛靡遏靡止寇賊滿山刑者半道昔唐虞象刑天民是全紂作炮烙墜民於淵故有國者無云何謂是刖是劓無云何害是剥是剭惟虐惟殺人莫予奈殷以刑顛秦以酷敗獄臣司理敢告執謁

大鴻臚箴

蕩蕩唐虞經通垓極陶陶百王天工人力晝為上下羅條百職人有材能寮有級差遷能授官各有攸宜主以不廢官以不隳昔在三代二季不蠲褫德慢道署非其人人失其材職反其官宷寮荒耄國政如漫文不可武武不可文大小上下不可奪倫鴻臣司爵敢告在階

宗正箴

巍巍帝堯欽親九族經哲宗伯禮有攸訓屬有攸籍各有育子世以不錯昔在夏時太康不恭有仍二女五子家降晉獻悖統宋宣亂序齊桓不允而忘其宗緒周譏戒女魯喜子同高作秦祟而扶蘇被凶宗廟荒墟寃靈靡附伯臣司宗敢告執主

大司農箴

時惟大農爰及金穀自京徂荒粒民是斛肇自厥初實施惟食厥僚后稷有無遷易實均實贏惟糊作程旁求衣食厥民攸生上稽二帝下閱三王什一而征為民作常遠近貢篚百姓不忘帝王之盛成在農殖季周爛漫而東作不勑膏腴不穫厥物并荒府藏單虛靡積靡倉陵遲衰微柜卒以痒秦収大半二世不瘳泣血之末海無聊農臣司均敢告執爨

少府箴

實實少府奉養是供紀經九品臣子攸同海內幣帑祁祁如雲家有孝子官有忠臣共僚率舊聖則越遵民以不擾國以不煩昔在帝季癸辛之世酒池糟隄

而象箸以嗌至於耽樂流湎而妲妺作祟共家不御不恢夏殷喪其國康而卒以陵遲嗜不可不察欲不可不圖未嘗失之於約常失於奢府臣司共敢告執觚

執金吾箴

溫溫唐虞重襲純就經表九德張設武官以御寇賊如虎有牙如鷹有爪以自固獸以自保牙爪蔥蔥動作宜時用之不理實反生災秦政暴戾播其威虐亡其仁義而思其殘酷猛不可重任威不可獨行堯咨虞舜惟思是尚吾臣司收敢告執璜

將作大匠箴

侃侃將作經構宮室墻以禦風宇以蔽日寒暑攸除烏鼠攸去王有宮殿民有宅居昔在帝世茅茨土階夏卑宮觀在彼溝洫桀作瑤臺紂為璇室人力不堪而帝業不卒詩詠宣王由儉改奢觀豐上六大屋小家春秋譏刺書彼泉臺兩觀雉門而魯以不恢戎作長府而閔子不仁秦築驪阿嬴姓以顛故人君無云我貴榱題是遂毋云我富淫作極遊在彼墻屋而亡其國戮作臣司匠敢告執猷

城門校尉箴

幽幽山川徑塞九路磐石唐芒襲險重固國有城溝家有柝柜各有攸堅民以不虞德懷其內險難其外王公設險而承以盤蓋昔在世世有殷有夏癸辛不德而設夫險阻湯武爰征而莫過莫禦作君之危不可德少而城溝伊保不可德希而城溝是依唐虞長德而四海永懷秦恢長城而天下畔乖尉臣司城敢告侍階

上林苑令箴

茫茫大田芃芃作穀山有征陸野有林麓爰原污藪禽獸攸伏魚鱉以時蒭莞咸殖國以殷富民以家給昔在帝羿共田徑游弧矢是尚而射夫封豨不顧於愆卒遇後憂是以田獲三驅不可過差麀鹿攸伏不如德至衡臣司虞敢告執指

司空箴

普彼坤靈侔天作則分制五服劃為萬國乃立地官空惟是職茫茫九州都鄙盈區綱以羣牧綴以方侯

烈烈隽乂翼翼王室臣當其官官宜其人九一之政七賦以均皆在季業班祿遺賢措克允朝而象恭滔天匪人斯力匪政斯勃流貨市寵而苞苴是蠹王路斯浮孰不傾覆空臣司土敢告在側

太常箴

翼翼太常實為宗伯穆穆靈祇寢廟奕奕稱秩元祀班於羣神我祀既祇我粢孔蠲匪愆匪忒公尸攸宜弗祈弗求惟德之報不矯不誣庶無罪悔昔在成湯葛為不弔棄禮慢祖夔子不祀楚師是虜魯人躋僖臧文不悟文繇太室相納郜賂災降二宮用告不祧故聖人在位無曰我貴慢行繁祭無曰我材輕身恃巫東隣之犧牛不如西隣麥魚秦殞望夷隱甕鍾巫常臣司宗敢告執書

尚書箴

皇皇聖哲允勑百工命作齋慄龍為納言是機是密出入朕命王之喉舌獻善宣美而讒說是折我視云明我聽云聰載夙載夜惟允惟恭故君子在室出言如風動於民人渙其大號而萬國平信春秋譏漏言易稱不密則失臣允吉其和翼本其頻書稱其明中中厥隣昔秦尚權詐官非其人符璽竊發而扶蘇隕身一姦愆命七廟為墟威福同門牀上為幸書臣司命敢告侍隅

博士箴

洋洋三代典禮是修畫為辟雍國有學校侯有泮宮各有攸教德用不陵昔在文王經啓其軌罔於德音而思皇多士多士作楨惟周以寧國入興讓虞芮質成公劉挹行潦而濁亂斯清官操其業士執其經昔聖人之綏俗莫美於施化故孔子觀夫大學而知為王之易易大舜南面無為而衽席平還師階級之間三苗以懷秦作無道斬決天紀漫彼王迹而坑夫術士詩書是泯家言是守俎豆不陳而顛其社稷故仲尼不對問陳而胡簋是遵原伯非學而閔子知周之不振儒臣司典敢告在賓

太倉箴　唐　李商隱

險哉太倉險若太行彼懸車束馬為陟高岡此禍胎怨府起自斗量無小無大不可不防澄波萬頃不廢汪汪火烈人畏不廢剛腸弱若寬猛處於中央衆穀之地勿言容易貪夫狥財有死無二御點馬銜不得不利下或諫我過人之聽是人甘言將欲相舉下或誇我秋毫必睹是人甘言將欲相著長如欲戳莫括强弩長如獲禽莫忘縛虎衆人之言有訛有真如彼五味有甘有辛口自嘗取無信他人天生五色有白有黑目自別取無為人惑而况乎九門崇崇近在墻東天視天聽惟明惟聰問龠合斗斛何以用銅取容暑暴露不改其容亦象君子介然居中終日戰慄猶懼或失銜用何利鍛之以清虎用何縛授之以明弩用何射發之以誠俾後來居上無由以生有餘不足無由以爭心為準槩何憂乎不直不平各敬爾職一乃心力倉中水外入馬勿食陶母反魚以之歎息豈無他泉豈無他芻薏苡似珠不可不虞倉中役夫千迴萬途殊點為炭畦盱為鑪應事成象無有定模緣私指使慎勿以呼賓朋姻婭或來譏誚倉中酒醴慎勿以貫海翁無機鷗故不飛海翁易慮鷗乃飛去是以聖人從微至著不遺忠恕借借貸貸此門先塞須防蒼蠅變白作黑嗚呼孰慮孰圖昔在漢家倉令淳于致令少女上訴無辜陷身至是不亦悲乎敢告君子身可殺道不可渝

官箴三篇　　明　劉基

維天生民蠢蠢蚩蚩有欲罔制乃豺乃螭爰立之君載作之師式養式敎毋汩秉彝嗟爾司牧代君撫綏君祿我食君令我施邦本弗固厥事咸隳受寄匪輶敢不肅祗治民奚先字之以慈有頑弗廸警之以威振惰奬勤拯艱息疲疾病顛連我扶我持禁暴戢姦損羸益虧如農植苗蚤夜孜孜澇踈旱溉無容稗秕如良執輿順以導之無俾旋濘強策以馳慈匪予愛帝命溥持威匪予增國有恒規弱不可陵愚不可欺剛不可畏媚不可隨無取我便寘人于危無避我謗見義不為天鑒孔昭民各有恩恩之斯懷推之乃離譽不可驕罷惡滿欲謗不可怒遜省吾私人有恒言眎民如兒無反厥好以暴予知是用作箴敢告執羈

其二

在昔隆古分封國都付之以民俾養勿瘏上下協心各保乃區明厥考績昭哉範模秦廢聖制疑德以徂刀筆之權始歸吏胥弄法辨文擘痴讋愚流波至今一任簿書行立公庭如雁如鳬我欲是求我利是趨摩揣官情以逞覬覦官惟好貨我甘以苴官惟好名我逢以諛官惟畏嫌我疑以汙官惟好惰我淫以娛我惟好猜惑以多途官惟好威道以掊墟語默有為俯仰以須覘容察詞助忿乘愉法度盈口奸邪滿軀蠱智迷昧欺庸陷迂俾奸作惡以紫為朱未獲官心嫗嫗儒儒亦既獲止如登天衢傲兀名士憑陵里閭惡積禍來官與之俱人有恒言遇吏如奴堅防固隄猶恐或窬矧曰聽之百姓何辜是用作箴敢告僕夫

其三

無謂余明人莫能昧離婁善察不識其背無謂余能人莫敢欺校人烹魚子產弗知立事惟公燭詐惟誠小節勿固小慧勿行無矜我廉守所當為無沽我名以生衆疑何以蘭訟決之使通何以弭貪慎檢乃躬去讒斥佞遠吏近民待人以寬律己以勤無咎人弗信忱至斯孚無患人不聞惟德不孤德以善進威以挫奸德不可偏威不可煩無謂彼富我必極之無謂彼貧我必直之持心如衡以理為平無為避嫌以縱無情人有恒言為臣不易是用作箴敢告有位

箴

私箴

五箴并序　　唐　韓愈

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無勇也予生四十有八年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為小人也昭昭矣作五箴以頌其惡云

游箴

予少之時將求多能蚤夜以孜孜于今之時既飽而嬉蚤夜以無為嗚呼予乎其無知乎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

言箴

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知言之人默焉而其意已傳幕中之辯人反以汝為叛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為傾汝不懲邪而呶呶以害其生邪

行箴

行與義乖言與法違後雖無害人可以悔行也無邪言也無頗死而不死汝悔而何宜悔而休汝惡曷瘳宜休而悔汝善安在悔不可止悔不可為思而斯得汝則弗思

好惡箴

無悖而好不覩其道無悖而惡不詳其故前之所好今見其尤從也爲比捨也爲讐前之所惡今見其賊從也爲愧捨也爲狂維讎維比維狂維愧于身不祥于德不義不義不祥維惡之大幾如是爲而不顛沛蔑之尚少庸有不思今其老矣不愼胡爲

知名箴

內不足者急于人知沛焉有餘厥聞四馳今日告汝知名之法勿病無聞病其煜煜昔者子路唯恐有聞赫焉千載德譽愈尊矜汝文章負汝言語乘人不能揜以自取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敎誰云不欺欺以賈憎揜以媒怨汝曾不寤以及于難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其旣寧終莫能戒旣出汝心又銘汝前汝如不顚辱則宜然

暗室箴

唐 歐陽詹

夫行以檢身非以爲人無淫無佚其處冥一孜孜碩人寘寘暗室罔縱爾神罔輕爾質遠茲小惡念彼元吉勿謂倖帷上益天鑒無外勿謂後掩前爲神在無形天不長慝神實正直神怒天誅未始有極昔者趙盾假寐矜莊天廻厥害鉏麑已亡又有符堅竊爲制度神敗其類蒼蠅以呼天窺神窺人無不知神念天念身無所隱澗松抱節幽蘭以薰歲寒不變無人亦芬草木猶爾人其曷亡戒愼乎其所不見恐懼乎其所不聞先師有言敢告夫君

動箴　　唐　皮日休

動生于欲行生于為欲則不妄為則不疑吾道未喪于何不之勿生季世有爵必危勿居亂國有祿必尸住無市怨去無取唾跡無露顯名無求知聲無取猜譽無致疑坦道如砥履過蒺藜四海如家去劇縶維日慎一日念玆在玆

靜箴

冥冥默默惟道之域處不為仁居無悖德勿欺孩孺衣冠失則勿慢皂隸語言成隙深山雖樂豺狼爾逐深林雖安虺蜴爾蟄居不必野惟性之寂止不必廣惟心之適勿傲乎名要乎聘帛勿矯乎節取乎祿食躬雖已安若敵鋒鏑味雖已甘若含氷蘗成吾高風惟靜之力

視箴　　宋　程正叔

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内克己復禮久而誠矣

聽箴

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言箴

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内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動箴

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厲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心箴　　　宋　范浚

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為三才曰惟心耳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為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静投閒抵隙為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敬齋箴　　　宋　朱仲晦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毋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勿貳以上勿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静弗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水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疇亦斁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調息箴　　宋　朱仲晦

鼻端有白我其觀之隨時隨處容與猗移靜極而虛如春沼魚動已而噏如百蟲蟄氤氳開闔其妙無窮孰其尸之不宰之功雲卧天行非予敢議守一處和千二百歲

夜氣箴　　宋　真德秀

子盍觀夫冬之為氣乎木歸其根蟄壞其封凝然寂然不見兆朕而造化發育之妙實胚胎乎其中蓋闔者闢之基貞者元之本而艮所以為物之始終夫一晝一夜者三百六旬之積故冬為四時之夜而夜乃一日之冬天壤之間羣動俱閴窈乎如未判之鴻濛維人之身嚮晦宴息亦當以造物而為宗必齋其心必肅其躬不敢弛然自放於牀笫之上使慢易非辟得以賊吾之衷雖終日乾乾靡容一息之間斷而昏冥易忽之際尤當致戒謹之功蓋安其身所以為朝聽晝訪之地而夜氣深厚則仁義之心亦浩乎其不窮本既立矣而又致察於事物周旋之頃敬義夾持動靜交養則人欲無隙之可入天理皦乎其昭融然知及之而仁弗能守之亦空言其奚庸爰作箴以自砭常凜凜而瘝痌

慎獨箴

元　安熙

可尊者德可畏者天無處不有無時不然念慮之發必有其幾勿隱其隱勿微其微從事於斯是曰愼獨自此精之萬物並育豪髮有間天理弗存利欲紛拏厥心則昏於戲戒哉敬作此箴書諸座隅以警其心

磨兠堅箴

明　宋濂

昔李侍郎敦立常揭磨兠堅三字于坐隅磨兠堅者古之慎言人也其善於自防者哉爲著箴曰

磨兠堅慎勿言口爲禍門昔人之云磨兠堅人各有心山高水深磨兠堅高不知極深不可測磨兠堅言出諸口禍隨其後磨兠堅鐘鼓之聲因扣而鳴磨兠堅不扣而鳴必駭衆聽磨兠堅惟口之則守之以默守之以默是曰元德磨兠堅磨兠堅慎勿言

誠敬謙謹四箴　　明　貝瓊

昔熊渠子夜行道逢伏虎引弓射之没鏃飲羽金石之堅惟誠可通矧乎有知何遠弗從故事神則必假治人則必化嗟時益偷每設機而尚詐是知治心之要在乎不欺苟内外如一吾又何為

右誠箴

知伯五賢實禍之基藍臺一會戲康子而侮段規卒為韓魏禽遂貽千載之譏是以古人必敬為主苟忽乎秋毫所喪奚補亦有冀缺夫婦如賓遂舉於隴畝以佐晋君得失之微榮辱之太一出一入勉哉無斁

右敬箴

凌人者常為人尤下人者恒寡吾仇故善有不可爭勞有不可伐處於朝則國和處於室則家悦嘻盈必招損惟畀益尊大易之言守而勿諼

右謙箴

陟彼太行羊腸九折防其啣轡遵其軌轍既及乎坦途乃騁而馳車僨馬驚吾傷亦宜嗚呼禍恒伏于至微心致謹其所事匪險之為虞無虞吾焉可恃爰作斯箴永為人規式戒其怠長樂公是師

右謹箴

勵志箴

明　方孝孺

天賦純命赫赫皇皇肆人受之厥質匪常或柔或剛或粗或麗惟上聖永臧為民之綱天命上聖綱紀人極肖天之能克有成德發之為猷動之為則播為嘉言時靡瑕忒如陶如冶如春如秋如元氣之運如江河之流民咸仰之莫覿厥繇舉民于大中佐天洪休昔在堯舜邁烈百王亦有湯武易亂以康弼其令謨惟羣哲有光翕萃駿昌道以大行周德衰止元聖以作以言為政以詔以覺其德天地其用粟帛妙乎無方於廓景鑠相在後君子孰不是儀永言千古疇克類之有扶而崇有淪而畀有閑于事而本則違惟昔炎宋天擴其節篤生俊哲旁魄光後蒖流于源擇苗于蒭用為飲食作為師保穰穰者舒擅於中區譬彼夏屋既搆既除魯是弗居困踣路衢慨懷古昔慚愧交如閔予微陋夙亹顓魯父師之訓纘引先緒昭哉先子靖恭好古匪仁弗服匪禮弗處爰求懿德以淑後生秩秩嘉謨渢渢德馨何惑不祛何昧不明欽之毫芒敬之八紘予實不類開善鮮蹈眩瞀于華罔臻厥奧指循不武過愆莫告惟怠荒之求是用不得其要惟日惟月則弗我舍聖功誕遐曾弗我屆童也植志壯也則懈內愧于心若膺叢於薑在昔多士卓爾早成一間靡幾揚聖之庭長沙慱志諸葛挺英皆夙造乎道為世準程予企焉是望若或可及退省于中莫之能立中夜以興攬衣涕泣若鴻鵠在樹靡所止集視彼澗水其流湜湜未抵于海尚莫能息道雖云遠有志則獲心膂方強焉敢不力誠以為幹敬以為植義以為路禮以為域俾內無擾而外慕不萌統乎天君百忘惟明孤勁則達水盈則行溝澮之溢所及則淺伯禹之績公旦之典豈伊匪人德劬于勉一體之虧愧不逮人衆德之弛覆謂宜然謂汝弗知亦既能言知而弗念云誰之愆嗟予小人矢自今始匪口之言惟足之履成巨于微涉遐于邇羣哲在上用循于前軌

三箴　　明 王守仁

嗚呼小子曾不知警先詎未聖猶日兢兢既隳于淵猶恬履薄既折爾股猶邁奔蹶入之冥頑則疇與汝不見垔膧砭迺斯愈不見瘳痺劘迺斯起人之毀詬皆汝砭劘汝曾不知反以為怨匪怨伊色亦反其語汝之冥頑則疇之比嗚呼小子告汝不一既曰十有五而曾是不憶

嗚呼小子慎爾出話躁言維多言言維寡多言何益徒以取禍德默而成仁者言訒執默而譏孰訒而病譽人之善過情而恥言人之非罪曷有已嗚呼多言亦惟汝心汝心而存將日欽欽豈遑多言上帝汝臨

嗚呼小子詞章之習爾工何為不以釣譽不以蠱愚佻彼優伶爾眎孔醜覆蹈其術爾顏不厚日月蹰邁爾胡不恤弃爾天命昵爾讐賊昔皇多士亦胥茲溺爾獨不鑒自抵伊亟

自箴　　明 蔡清

善愛其身者能以一身為萬載之業或一日而遺數百年之休不知自愛者以其聰明而際盛時操名器徒以就其一己之私而已矣所謂如入寶山空手回者也

規

戲規　　　　唐　元結

元子倚於雲卯之顛戲收童曰爾為收歌當不責爾暴收兒歌去乃暴他田田主鞭之啼而究元子啼不止名其父而止之元子友真卿聞之書過於元子曰嗟嗟次山苟戲小兒俾陷鞭馬而蒙究之彼牧兒望次山猶僮隷不敢干其主及苟戲乃式與次山猶伏傕斯豈盛德也歟吾聞君子不苟戲無似非如何哉一兒使不知所以蒙過此非苟戲似非之非者邪惡不必易此元子報真卿曰於戲吾猷立於空山之上戲歌牧兒得過幾不可免彼行於世上有愛憎相忌是非相反名利相奪禍福相從至於有蒙戮辱者焉得不因苟戲似非世兒惑之以及者乎真卿吾當以戲為規

戒
戒
帝堯
戰戰慄慄日謹一日人莫躓於山而躓於垤

冰壺誡并序　唐　姚元崇

冰壺者清潔之至也君子對之不忘乎清夫洞澈無瑕澄空見底當言明白者有類是乎故内懷冰清外涵玉潤此君子冰壺之德也

玉本無瑕冰亦至潔方圓相映表裏皆澈喻彼貞廉能守其節凡今之人就列稱官當官以割剥為務在上以財賄為親豈異夫象之有齒以焚其身魚之貪餌必曝其鱗故君子讓榮不憂辭滿為珍以偕其德以全其真與其濁富寧比清貧吳隱酌泉麗恭致水席皮洗幘縕袍空裏雖清畏人知而所知遠矣嗟爾在位祿厚官尊固當聳廉勤之節塞貪競之門冰壺是對烱戒猶存以此清白遺其子孫

執秤誡并序　唐　姚元崇

秤者衡衡天下之平也君子執之以平其心夫衡在天以齊七政在人以均萬物稱物平施為政以公毫釐不差輕重必得是執秤衡之理也

聖人為衡四方取則志守公平體兼正直用於天官銓綜斯得行于里閈紛競以息故北西以對左右以持秤物低昂不差毫釐使錙銖不惑輕重無疑智不能矯愚不能欺存信去詐以公滅私無偏無黨君子似之法者天下公器官者庶人之師其身既正不令而行在下無怨雖上之平故曰上之所仰人皆其向我之所教人皆其效心茍至公人將大同心能執一政乃無失嗟爾多士欽哉勉旃庶以覩則同夫佩弦

守戒

唐　韓愈

詩曰大邦維翰書曰以蕃王室諸侯之於天子不惟守土地奉職工而已固將有以翰蕃之也今人有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為害則必高其柴援而外施陷阱以待之宅於都者知穿窬之為盜則必峻其垣牆而內固扃鐍以防之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智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屈強之間而不知為之備噫亦惑矣野人鄙夫能之而王公大夫反不能焉豈材力為有不足歟蓋以謂不足為而不為耳天下之禍莫大於不足為材力不足者次之不足為者敵至而不知材力不足者先事而思則其於禍也有間矣彼之屈強者帶甲荷戈不知其多少其緜地則千里而與我壤地相錯無有丘陵江河洞庭孟門之關其間又自知其不得與天下齒朝夕舉踵引頸冀天下之有事以乘吾之便此其暴於猛獸穿窬也甚矣嗚呼胡知而不為之備乎哉賁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今夫鹿之於豹非不巍然大矣然而卒為之禽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之資殊也曰然則如之何而備之曰在得人

三戒并序

唐　柳宗元

吾恒惡世之人不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勢以干非其類出技以怒強竊時以肆暴然卒迨於禍有客談麋驢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

臨江之麋 此為依勢以干非類者設

臨江之人畋得麋麑畜之入門羣犬垂涎揚尾皆來其人怒怛之自是日抱就犬習示之使勿動稍使與之戲積久犬皆如人意麋麑稍大忘己之麋也以為犬良我友抵觸偃仆益狎犬畏主人與之俯仰甚善然時啖其舌三年麋出門見外犬在道甚衆走欲與為戲外犬見而喜且怒共殺食之狼藉道上麋至死不悟

黔之驢 此為本無才德而外為有才德者設

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虎見之龐然大物也以為神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慭慭然莫相知它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遁以為且噬己也甚恐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蕩倚衝冒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㘚斷其喉盡其肉乃去噫形之尨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向不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永某氏之鼠 此為竊時以肆暴者設

永有某氏者畏日拘忌異甚以為己生歲直子鼠子神也因愛鼠不畜猫犬禁僮勿擊鼠倉廩庖廚悉以恣鼠不問由是鼠相告皆來某氏飽食而無禍某氏室無完器椸無完衣飲食大率鼠之餘也晝累累與人兼行夜則竊齧鬭暴其聲萬狀不可以寢終不厭數歲某氏徙居它州後人來居鼠為態如故其人曰是陰類惡物也盜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猫闔門撤瓦灌穴購僮羅捕之殺鼠如邱棄之隱處臭數月乃已嗚呼彼以飽食無禍為可恒也哉

敵戒

唐　柳宗元

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為益之尤皆知敵之害而不知為利之大秦有六國兢兢以强六國既除訑訑乃亡晋敗楚鄢范文為患厲之不圖舉國造怨孟孫惡臧孟死臧恤藥石去矣吾亡無日智能知之猶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敵存而懼敵去而舞廢備自盈祗益為瘉敵存滅禍敵去召過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懲病克壽矜壯死暴縱欲不戒匪愚伊耄我作戒詩思者無咎

猶子蔚適越戒

唐　劉禹錫

猶子蔚晨跪於席端曰臣幼承叔父訓始句萌至于扶疏前日不自意有司以名汚賢能書又不自意被丞相府名為從事重兢累媿懼貽叔父羞當今行乞辭以為戒子曰若知彝器乎始乎斵輪因入規矩刻中廉外枵然而有容者理膩質堅然後加密石焉風戾日晞不副不聲然後青黄之鳥獸之飾乎瑤金貴在清廟其用也冪以養潔其藏也櫝以養光苟措非其所一有毫髮之傷倜然與破甑為伍矣汝之始成人猶器之作朴是宜力學為礱斵親賢為青黄睦僚友為瑤金忠所奉為清廟盡敬以為冪慎微以為櫝去怠以護傷在勤而行之耳設有人思被重霄而趨顥氣無階而升有力者揭層梯而倚泰山然而一舉足而一高非獨揭梯者所能也凡大位未嘗曠故世多貴人唯天爵并者乃可偉耳夫偉人之一顧踰乎華章而一非亦慘乎黥刖行矣慎諸吾見垂天之雲在蜀有朕間矣昔吾友柳儀曹嘗謂吾文雋而膏味亡窮而炙愈出也遅汝到丞相府居一二日襄吾文

入謁以取質焉丞相吾友焉汝事所從如事諸父偕
有不如意雖起敬之心以奉焉無忽

七發　　漢　枚乘

楚太子有疾而吳客往問之曰伏聞太子玉體不安亦少間乎太子曰憊謹謝客因稱曰今時天下安寧四宇和平太子方富於年意者久耽安樂日夜無極邪氣襲逆中若結轖紛屯澹淡噓唏煩酲惕惕怵怵卧不得寧虛中重聽惡聞人聲精神越渫百病咸生聰明眩曜悅怒不平久執不廢大命乃傾太子豈有是乎太子曰謹謝客賴君之力時時有之然未至於是也客曰今夫貴人之子必宮居而閨處內有保母外有傅父欲交無所飲食則溫淳甘膬脭醲肥厚衣裳則雜遝曼煖燂爍熱暑雖有金石之堅猶將銷鑠而挺解也況其在筋骨之間乎哉故曰縱耳目之欲恣支體之安者傷血脈之和且夫出輿入輦命曰蹷痿之機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膿命曰腐腸之藥今太子膚色靡曼四支痿隨筋骨挺解血脈淫濯手足惰窳越女侍前齊姬捧後往來游燕縱恣於曲房隱間之中此甘餐毒藥戲猛獸之爪牙也所從來者至深遠淹滯永久而不廢雖令扁鵲治內巫咸治外尚何及哉今如太子之病者獨宜世之君子博見強識承間語事變度易意常無離側以為羽翼淹沈之樂浩唐之心遁佚之志其奚由至哉太子曰諾病已請事此語客曰今太子之病可無藥石針刺灸療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說而去也不欲聞之乎太子曰僕願聞之客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中鬱結之輪菌根扶疏以分離上有千仞之峰下臨百丈之溪湍流遡波又澹淡之其根半死半生冬則烈風漂霰飛雪之所激也夏則雷霆霹靂之所感也朝則鸝黃鳱鴠鳴焉暮則羈雌迷鳥宿焉獨鵠晨號乎其上鵾雞哀鳴乎其下於是背秋涉冬使琴摯斫斬以為琴野繭之絲以為弦孤子之鉤以為隱九寡之珥以為約使師堂操暢伯牙為之歌歌曰麥秀蔪兮雉朝飛向虛壑兮背槁槐依絕區兮臨迴溪飛鳥聞之翕翼而不能去野獸聞之垂耳而不能行蚑蟜螻蟻聞之柱喙而不能前此亦天下之至悲也太子能強起聽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犓牛之腴菜以筍蒲肥狗之和冒以山膚楚苗之食安胡之飰摶之不解一啜而散於是使伊尹煎熬易牙調和熊蹯之臑勺藥之醬薄耆之炙鮮鯉之鱠秋黃之蘇白露之茹蘭英之酒酌以滌口山梁之餐豢豹之胎小飰大歠如湯沃雪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太子能强起嘗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鍾岱之牡齒至之車前似飛鳥後類距虛穱麥服處躁中煩外羈堅轡附易路於是伯樂相其前後王良造父為之御秦缺樓季為之右此兩人者馬佚能止之車覆能起之於是使射千鎰之重爭千里之逐此亦天下之至駿也太子能彊起乘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既登景夷之臺南望荆山北望汝海左江右湖其樂無有於是使博辯之士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比物屬事離辭連類浮游覽觀乃下置酒於虞懷之宮連廊四注臺城層構紛紜元綠輦道邪交黃池紆曲溷章白鷺孔鳥鶤鵠鵷鶵鵁鶄翠鬣紫纓螭龍德牧邕邕羣鳴陽魚騰躍奮翼振鱗漃漻薵蓼蔓草芳苓女桑河柳素葉紫莖苗松豫章條上造天梧桐并閭極望成林衆芳芬鬱亂於五風從容猗靡消息陰陽列坐縱酒蕩樂娛心景春佐酒杜連理音滋味雜陳肴糅錯該練色娛目流聲悅耳於是乃發激楚之結風揚鄭衛之晧樂使先施徵舒陽文段干吳娃閭娵傅予之徒雜裾垂髾目窕心與揄流波雜杜若蒙清塵被蘭澤嬿服而御此亦天下之靡麗皓侈廣博之樂也太子能彊起游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將為太子馴騏驥之馬駕飛軨之輿乘牡駿之乘右夏服之勁箭左烏號之雕弓游涉乎雲林周馳乎蘭澤弭節乎江潯掩青蘋游清風陶陽氣蕩春心逐狡獸集輕禽於是極犬馬之材困野獸之足窮相御之智恐虎豹習鷙鳥逐馬鳴鑣魚跨鹿角履游麕兔蹈踐麖鹿汗流沫墜寃伏陵窘無創而死者固足充後乘矣此校獵之至壯也太子能彊起游乎太子曰僕未能也然陽氣見於眉宇之間侵淫而上幾滿大宅

客見太子有悅色遂推而進之曰冥火薄天兵車雷

運旌旗偃蹇羽毛肅紛馳騁角逐慕味爭先徼墨廣博望之有圻純粹全犧獻之公門太子曰善願復聞之

客曰未既於是榛林深澤煙雲闇莫兕虎並作毅武孔猛袒裼身薄白刃磑磑矛戟交錯收獲掌功賞賜金帛掩蘋肆若為牧人席旨酒嘉肴羞炰膾炙以御賓客涌觴並起動心驚耳誠必不悔決絕以諾貞信之色形於金石高歌陳唱萬歲無斁此真太子之所喜也能彊起而游乎太子曰僕甚願從直恐為諸大夫累耳然而有起色矣

客曰將以八月之望與諸侯遠方交遊兄弟並往觀濤乎廣陵之曲江至則未見濤之形也徒觀水力之所到則卹然足以駭矣觀其所駕軼者所擢拔者所揚汨者所溫汾者所滌汔者雖有心略辭給固未能縷形其所由然也怳兮忽兮聊兮慄兮混汨汨兮忽兮恍兮俶兮儻兮浩瀇瀁兮秉意乎南山通望乎東海虹洞兮蒼天極慮乎崖涘流攬無窮歸神日母汨乘流而下降兮或不知其所止或紛紜其流折兮忽繆往而不來臨朱汜而遠逝兮中虛煩而益怠莫離散而發曙兮內存心而自持於是澡槩胸中洒練五臟澹澉手足頮濯髮齒揄棄恬怠輸寫淟濁分決狐疑發皇耳目當是之時雖有淹病滯疾猶將伸傴起躄發瞽披聾而觀望之也況值眇小煩懣酲醲病酒之徒哉故曰發蒙解惑不足以言也太子曰善然則濤何氣哉

客曰不記也然聞於師曰似神而非者三疾雷聞百里江水逆流海水上潮山出內雲日夜不止衍溢漂疾波湧而濤起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鷺之下翔其少進也浩浩溰溰如素車白馬帷蓋之張其波湧而雲亂擾擾焉如三軍之騰裝其旁作而奔起也飄飄焉如輕車之勒兵六駕蛟龍附從太白純馳浩蜺前後絡繹顒顒卬卬椐椐彊彊莘莘將將壁壘重堅沓雜似軍行訇隱匈礚軋盤涌裔原不可當觀其兩旁則滂渤怫鬱闇漠感突上擊下律有如勇壯之卒突怒而無畏蹈壁衝津窮曲隨隈踰岸出追遇者死當者壞初發乎或圍之津涯荄軫谷分迴翔青篾銜

枚橿柏弭節伍子之山通厲胥毋之場凌赤岸篲扶桑横奔似雷行誠奮厥武如振如怒沌沌渾渾狀如奔馬混混庉庉聲如雷鼓發怒庢沓清升踰跇侯波奮振合戰于藉藉之口鳥不及飛魚不及走紛紛翼翼波湧雲亂蕩取南山背擊北岸覆虧邱陵平夷西畔險險戯戯崩壞陂池決勝乃罷瀄汩潺湲披揚流洒横暴之極魚鼈失勢顛倒偃側沋沋湲湲蒲伏連延神物怪異不可勝言直使人踣焉洄闇悽愴焉此天下怪異詭觀也太子能起觀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將為太子奏方術之士有資略者若莊周魏牟楊朱墨翟便蜎詹何之倫使之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孔老覽觀孟子持籌而算之萬不失一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豈欲聞之乎於是太子攄几而起曰渙乎一聽聖人辨士之言忍然汗出霍然病已

志釋寄胡仲申　明　宋濂

華容孝廉與廣平文學遇于神明之臺孝廉問曰予締子交迄越二紀其貌固狎其志則未之聞也子能為我揚摧古今而釋之乎文學曰走也不敏長自嵒穴鶴毳編襦土芝緼食動趾跟蹐發辭讓吃忽挾緗緗去歷都邑見者大噱指為木刻錯愕周章無地寄迹獨孝廉煖我以温顏前我以重席地我以三古之芳猷期我以九能之至域拜孝廉之貺厚矣孝廉有問敢對以臆寓形宵壤不啻蔑蠓時幻歲遷電滅鳥空惟極所適其樂則鴻出游大澤才騫氣雄梟尖出火弁後生風金張前驅許史後從韋黃臂蒼鞴矢韔弓仰落雙鵰俯搤長熊毛血旁灑塵坌四封入據遂館庭實惟供罍尊旁午豆俎衡從肉胾含春酎暈移童器周八音律合六同部分坐立筵布西東緑華白台南威紫衛釐轄奇牙環質姣容歌喉撼塵舞袖翩能其有事固日新而不足也竊有志焉孝廉能許之乎孝廉曰欲敗度縱敗禮古人所戒子豈宜蹈之願聞其他

文學曰班生投毫今名煌燿終童請纓其齒甚少不有焰焰貔潛其嶠非勒名于燕然必建摽于粤徼軒冕以之蟬聯紳笏以之誇嫽衡霍擁軨棨陳執纛公子掃門王孫媚竈霜露係乎吹噓予奪視其慍咲其銳也若孟嘗之出魯桃其重也如天球之鎮周廟天下學士揮汗如雨聯袂成帷莫不仰遺光而企末照其視處環堵厄蔾藿挈壺而越吟倚柱而吳嘯旱旱南陽之畊落落滋泉之釣口心共語形影相弔不亦大有徑庭乎孝廉曰功高者身危位隆者名喪此衆人之所嗜而君子之所慎也

文學曰神封雲壤作鎮下方會稽衡華沂岱嶽常霍及豎閭分布九疆總三條于中區限兩界於外邦也若滄漲蕩浮清瀚混茫包天裹地循環相通叶湯其間怪偉靡可數詳天孫岳長水伯瀆宗叶莊昂宿實符之貴元龜赤鯉之章金筐玉策之探日月圭璧之藏或隱而晦或露而彰走肸蠁徒御戒樓航濯足於咸池晞髮於扶桑谿氣埃于人瑕發忠信於天光蒼水之使禝卯之君康一問之句禹湖而想遺弓履河洛而思聖勳也孝廉曰山川形勝固足以廓子耳目昌子文辭然非至焉子毋徒取則于太史遷也更請大之

文學曰去聖逾遠學術紛披控名責實禮度是師上下有叙隆殺異宜苛察繳繞弗失絲 貴儉兼愛上賢右鬼承祿不斷型筐惟土簋然自守與孔孱執權事制宜詭行適辭移陰轉陽入神出奇變化闔闢千目莫窺秉要執本立為經制法無常形事無成勢洞究群情為萬物主儀節或愆峻刑弼之肅如晨霜犯者裂肌仲鞅非到挾之以馳因彼天時以施教令若儀若象測度以定紀綱載明是謂大順食天所寓邦本所資山澤平地相厥攸宜八政之首著于經爻揣摩國紀宣明帝治或合或兼本末畢具凡有猷為罔越憲制若是喧豗泣焱訊雷震撼乎四極充斥乎九垓颯颯乎海水起立而應龍天飛也戔戔乎五兵禖陳而神握握機也芒芒乎曠野萬里而列井布棊也走欲徧索其說而試之不識可乎孝廉曰夫子沒而微言絕諸子百氏人人殊未有能一之者也

文學曰戡定惟武亦國之程其書漫衍四類是繩陰

陽權謀伎巧勢形其目臚列繙繙繽繽九宮八門六
甲五神軍執兵鈐星式雷經金鷄玉狗風角烏情制
器尚象動合神機冑鎧羅陳戈戟交施渠荅距堙鶩
冥扶胥象車雀杏行馬飛皃武衡大櫓驢耳長父雲
火萬炬渾脫衾軀策全器良其用益張營寨六形旂
按五方天地定位風雲流行龍虎騰趠鳥蛇翼驤正
正奇奇巍巍堂堂赫赫艴艴稜稜璜璜以守則固以
擊則揚或追北於函谷或喋血于太行或狗地於臨
淄或陷堅於昆陽是亦英雄之壯觀也走竊樂之不
知餓渴之在已也孝康曰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
已而用之子服儒衣談儒書又焉用爾爲
文學曰粤厥軒轅遊心太初上超鴻沆下入渺瀰有
竊其餘亦神其軀文賔履生師皇馬醫玉柱丹砂騎
鳴龍師木羊葛由神泉鹿皮折足山圖赬衣服閭女
九素書赤斧碧雞朱璜瘕脫元俗質虛心存冲寥跡
入佹奇五性既絕九患亦除三階有嚴七變無虧身
升紫宮位紀琳書陰隆伏骨目炯四規執東象之王
文契九赤之班符御躋虛之龍鞁服太極之龢芝入

火不爇今水不濡入石不閡入木不拘雲卧天行神
潛靈飛是益與天爲徒不特致治無爲也嘗闢我石
室寢我世機服我胎息殺我蟲尸洗伐我毛髓銷鮮
我膚肌都銅狄而摩挲約令成而來歸不知能成其
志否孝康曰聖人不師仙使可爲則周孔爲之矣
文學曰荒荒遺文或僞或真學徒巧辯或正或舛先
出者堙後出者存何先生忽尤而異師是嗔藏之名
山編簡乃完何傳授有緒而魚魯或殘汲冢一啟蠧
書再覩何怪言放紛而弗齊于古緯候相傳内學是
尊何列國寶書而盡閟其文僭辭竊義聾俗簧世日
新月巧動莫之制衛錯攡瑩方州部家何立言睘深
而莫究津涯始生終通生育及資何其象不一而數
皆九爲原熒卯家名性氣體何圖指佹殊而重摹迭
儗觸類而言何莫非此沾沾動喙徒見其鄙走將鉤
其麗鴻掠其纖微懸空明之金鏡俾無遁于妍媸能
若是是亦足矣孝康曰此粗近之言揣於傳註童習
白紛若華蟬死生其間亦奚益哉
文學曰孟軻氏沒世乏直儒師師萌厖倀倀奚歸孰

廓我矇執砭我愚群言孔多契真者誰欲操腐艦以
泛具區欲絡肓象以駕皷車縱有智巧寧不殆而嗚
呼噫嚱一何寥乎九聖之神於昭于天九聖之心存
之於文又何昭乎嗚呼噫嘻賫蘼盈室何有芳蓀蘩
星爛宵執如朝暾寧不使我怊怊而慆慆乎帝降民
衷德與天一胡不自貴葩藻是溺顛倒首足淆混白
黑棄其璜槃寶厥瓦禹柎膺自傷淚血交積聟剷宿
穢以剗末習篤春陵以為舟鼓閩洛而為檝張武夷
以為颿期洙泗之可涉凤興夜寐皇皇業業廪如上
帝之在目睫若是何如考康曰此僕素昔所究心者
也幸與子同之於是執手降臺相視而咲繼之以歌
曰真儒不生世陰陰兮擿埴索塗愈幽深兮炯其靈
根無古今兮超彼九元離濁氛兮攀淵追騫棄赤麟
兮文之興喪負以身兮任重道遠何時而止兮朝斯
夕斯期沒齒兮

文訓　　　　明　王　禕

華川王生學文於豫章黄太史公三年而不得其要
倀倀焉食而不知其味皇皇焉寢而不安其居望望
焉如有求而不獲也太史公一日進生而訓之曰子
之學文有年于玆志則勤矣吾聞天地之間有至文
焉子豈嘗知之乎夫雲漢昭回日星宣朗烟霞卷舒
風霆鼓蕩者天文之所以暢茂嶽錯峙江河流行鳥
獸蕃衍草木茂榮者地文之所以成天地之文不能
以自私誕賦於人人則受之故聖賢者出以及瓌人
畯士相繼代作莫不大肆於厥辭蓋自孔氏以來玆
道大闡家修人厲致力于斯其間鞠明究曛疲弊歲
月刓精竭思耗費簡札者紛趨而競馳孰不欲爭裂
綺繡仰攀日月高視萬物之表雄峙百代之下卓然
而有為然而躑躅而不進𣧑𣦉而不振思窮力蹙吞
志而沒者往往而是而能登名文章之籙者其實無
幾則所謂至文者固夫人所罕知是故文有大體文
有要理執其理則可以折衷乎羣言據其體則可以
剸裁乎衆製然必用之心才主之以氣才以為之先

驅氣以為之內銜推而致之一本於道無雜而無蔽惟能有是則統宗會元出神入天惟其意之所欲言而言之靡不如其意斯其為文之至乎凡吾之說子豈嘗知之苟知之其試以語我

生曰文之為物貴適時好粲然相接合喜投樂有如正始不完文氣遂偏俗尚化遷而排偶之習興焉四儷六比駢諧儷聯抽黃對白調朱施鉛五釆相宣八音相便握擣穠纖嗥唼寒暄豊腴醲酣眩麗媚姸珠璣溢絨膾炙满篇凡慶函與賀牘咸累幅而疊嵩王公之門下逮閭閻㚒儀縟典往来交際率奉之以周旋又如大雅既遠詩歌日變玉臺西崑其流也漸支為詞曲爭嫩競姸字分重輕句協長短浮聲切響清濁和間羽振宮潛商流徵泛笙簧觸手錦繪迷眄風月留連鶯花淩亂振妙韵于沉冥託艶辭於清婉性情因之以暢宣兆景因之而呈獻好會睽離懽忻悲嘆莫不假是以託情固無間於貴賤也若是者其為文何如太史公曰古語變而四六古聲變而詞曲文之嬖也甚矣請置勿道為言其他

生曰命卿選士之法廢而科舉乃興以文取士設為範程漢有射策唐有明經復有詩賦逮宋益增經術為義而三篇以明賦本於律而八韵以成咸各專其科各精其能其義則意馳旨切言粹詞達枝語蔓引叢論英發刻貶秘而立辨幹天機而出說其賦則字錬句搜音聚韻軋藻秀春擷花艶晴拟較姸媸於錙銖品抑揚於毫髮宅若宏辭制舉大科別設文法靡不該文格罔弗列又必學稱博極才號閎傑乃能攻其業凡習于斯者皆賈勇詞場角雄藝闈不厲兵而白戰爭奪弧而先拔若工若拙三年是力若勝若劣一日而決及其中文衡入文彀則遂闡棘聲徹榜金名揭上賢書於天府承洪恩於帝闕乃躋膴仕乃展遐轍若卿若相鮮不由茲而出矣上以此而求賢士以此而致身文之用世信不可誣也歟太史公曰科舉之文趍時好以取世資特干祿營寵之具耳學古之君子恥言之

生曰文之古者登諸金石記誌頌銘具有成式或鐘鼎是勒或琬琰是刻或鐫於麗牲懸綍之碑或鑱在

封嶽磨厓之辭莫不炷燿崇勲烜焯茂德載丕丕之嘉猷紀赫赫之休績然皆一筆之力九鼎可扛一字之價千金是直尔其其宏奥之思雅健之姿瑰瑋之辭擩摭馬班淩厲蔡陳蹂躪柳韓玉朱金聲焜焜煌煌鉤鉤鏘鏘袞章繡紋炳炳敦焞繽繽紜紜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昂翕然而律呂張正音諧韶濩變態顛雲霆勁氣排甲兵沈冥以之而閉褰幽門以之而著宣遯遠以之而綿延然非儒林宗匠藝營宿將道德為世之模楷名位為國之儀望堂堂焉章章焉擅鴻筆攬魁柄稱文章之大家者孰當仁而不讓宜其媲美古昔傳信今後照四裔以無倫垂千載而不朽此其為文也不幾于古乎太史公曰文至於是謂之古宜也雖然其為用殆不止是已

生曰朝廷之上有巨文焉典謨誓誥制册令詔鴿為王言渙為大號而帝王之制作存焉灝灝噩噩渾渾洋洋稜厲逢孛揮霍奮揚或溫潤而精粹或宏偉而秀雄或嚴肅而簡重或衍裕而深長經緯天地橐籥陰陽黼黻萬化轇轕三光封職則氣含陰雨之潤授官則義炳重離之明勅戒則吐星漢之華治戎則揚洊雷之轟肆赦則垂滋於春露明罰則示烈於秋霜一字之褒沛渦泉於下地一言之感被扶纊於黎蒸朝出九重暮行四方如風動而草偃如山鳴而谷應奮迅乎寓外旁礴乎域中鼓舞乎堯夏陶鎔乎帝王文章之用葢與造化而侔功矣若是何如太史公曰書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文之為用誠莫盛于此矣姑舍是豈無復有可聞者乎

生曰文之難者莫難於史故良史之才古今或無皇道帝德王畧霸圖運祚興衰治道隆汙將相卿士武烈文謨賢智忠孝宄慝姦諛天文五行地理河渠禮樂兵刑食貨賦租選舉職官冕服車輿蠻夷戎狄遐方異區恍惚詭變習怪俗殊凡一代之本末皆史乎載故曰史者一代之成書是故事以實之辭以給之法以立之例以律之作史之要必備乎此然非其能足以通古今之體明足以周萬事之理智足以究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義者曾烏得以稱良史葢

自紀表志傳之志馬遷創始班固繼作綱領昭昭條理鑿鑿三代而下史才如二子者可謂特世拔出偉超卓後之為者世仍代襲率莫外乎其矩矱論者以謂遷固之書其與善也隱而彰其懲惡也直而寬其賤夷也簡而明其防僭也微而嚴是皆合乎聖人之意旨而非庸史之敢干及乎范曄陳壽之流則遂肆意妄纂曲筆濫箋曖昧其本旨而彖駁以偏破碎其大體而辭謭以纖況乎煨壽之不若者則又卑陋而無足觀矣故史所以明乎治天下之道而為之者亦必天下之才然後勝其任茲其所為難乎太史公曰噫史之為文誠難乎其盡美矣文而為史誠極天下之任矣抑吾聞之文有二有紀事之文有載道之文史者紀事之文於道則末也

生曰聖人既沒道術為天下裂諸子者出各設戶分門立言以為文是故管夷吾氏以霸畧為文鄧析氏以兩可辯說為文老聃氏以秉要執本持謙處卑為文列禦寇氏以黃老清淨無為為文墨翟氏以貴儉兼愛上賢明鬼非命上同為文公孫龍氏以堅白名實為文莊周氏以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為文慎到氏以刑名之學為文申不害韓非氏復流於深刻之文尹文氏又合黃老刑名為文鬼谷氏以捭闔為文蘇秦氏張儀氏因肆為縱橫之文孫武氏吳起氏以軍形兵埶圖國料敵為文荀卿氏楊雄氏則以明先聖之學為文淮南氏則以總統道德仁義而蹈虛守靜出入經道為文凡若此者殆不可遽數也雖其文人人殊而其於道未始不有明焉譬猶水火相滅亦以相生和敬相反亦以相成易所謂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者言本於一揆而已文以載道其此之謂乎太史公曰諸子之文皆以明夫道固也然而各引一端各據一偏未嘗窺夫道之大全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說支離頗僻馳騁鑿穿道之大義益以乖大體益以殘矣此固學術之弊而道之所以不傳也

生曰聖人之文厥有六經易以顯陰陽詩以道性情書以紀政事之實春秋以示賞罰之明禮以謹節文之上下樂以著氣運之虧盈凡聖賢傳心之要帝王

經世之具所以建天中奠民極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法者皆於是乎有徵斯蓋羣聖之淵源九流之權衡百王之憲度萬世之準繩猶之天焉則昭雲漢而揭日星布煙霞而鼓風霆猶之地焉則山嶽峙而江河行鳥獸蕃而草木榮故聖人者參天地以為文而六經配天地以為名自書契以來載籍以往遠莫與之京斯其為文不亦可以為載道之稱也乎太史公驩然而驚喟然而嘆曰盡之矣其蔑有加矣此固載道之器而聖人之至文矣嗟乎世之學者無志於文則已茍有志焉舍是無以議為矣是故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易以求其變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樂以求其通本之禮以求其辨夫如是則六經之文為我之文而我之文一本於道矣故曰經者載道之文文之制者也後聖復作其蔑以加之矣今予知及乎此則於文也其進孰禦焉時在加之意而已矣生於是再拜謝曰謹受教敢不拳拳服膺是則是効以無忝夫子之訓告

演連珠五十首　　晉　陸　機

臣聞日薄星迴穹天所以紀物山盈川沖后土所以播氣五行錯而致用四時違而成歲是以百官恪居以赴八音之離明君執契以要克諧之會

臣聞任重於力才盡則困用廣其器應博則凶是以物勝權而衡殆形過鏡則照窮故明主程才以效業貞臣底力而辭豐

臣聞髦俊之才世所希之邱園之秀因時則揚是以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明主聿興不降佐於昊蒼

臣聞世之所遺未為非寶主之所珍不必適治是以俊乂之藪希蒙翹車之招金碧之巖必辱鳳舉之使

臣聞祿放於寵非隆家之舉官私於親非興邦之選是以三卿世及東國多衰弊之政五侯並軌西京有陵夷之運

臣聞靈輝朝覯稱物納照時風夕灑程形賦音是以至道之行萬類取足於世大化既洽百姓無匱於心

臣聞頓網探淵不能招龍振網羅雲不必招鳳是以巢箕之叟不眄邱園之幣洗渭之民不發傅巖之夢

臣聞鑒之積也無厚而照有重淵之深目之察也有畔而眡周天壤之際何則應事以精不以形造物以神不以器是以萬邦凱樂非悅鐘鼓之娛天下歸仁非感玉帛之惠

臣聞積實雖微必動於物崇虛雖廣不能移心是以都人冶容不悅西施之影乘馬班如不輟太山之陰

臣聞應物有方居難則易藏器在身所乏者時是以充堂之芳非幽蘭所難繞梁之音實縈絃所思

臣聞智周通塞不為時窮才經夷險不為世屈是以陵飈之羽不求反風曜夜之目不思倒日

臣聞忠臣率志不謀其報貞士發憤期在明賢是以柳莊黜殯非貪瓜衍之賞禽息碎首豈要先茅之田

臣聞利眼臨雲不能垂照朗璞蒙垢不能吐輝是以明哲之君時有蹇蔽之累俊乂之臣屢抱後時之悲

臣聞郁烈之芳出於委灰繁會之音生於絕絃是以貞女要名於沒世烈士赴節於當年

臣聞良宰謀朝不必借威貞臣衛主修身則足是以三晉之强屈於齊堂之俎千乘之勢弱於陽門之哭

臣聞赴曲之音洪細入韻蹈節之容俯仰依詠是以
言苟適事精麤可施士苟適道修短可命
臣聞因雲灑潤則芬澤易流乘風載響則音徽自遠
是以德教俟物而濟榮名緣時而顯
臣聞覽影偶質不能解獨指跡慕遠無救於遲是以
循虛器者非應物之具翫空言者非致治之機
臣聞鑽燧吐火以續暘谷之晷揮翮生風而繼飛廉
之功是以物有微而毗著事有瑣而助洪
臣聞春風朝煦蕭艾蒙其溫秋霜宵墜芝蕙被其涼
是故威以齊物為肅德以普濟為宏
臣聞巧盡於器習數則貫道繫於神人亡則滅是以
輪匠肆目不乏奚仲之妙瞽史清耳而無伶倫之察
臣聞性之所期貴賤同量理之所極卑高一歸是以
準月稟水不能加涼晞日引火不必增輝
臣聞絕節高唱非凡耳所悲肆義芳訊非庸聽所善
是以南荊有寡和之歌東野有不釋之辯
臣聞尋煙染芬薰息猶芳徵音錄響操終則絕何則
垂於世者可繼止乎身者難結是以元晏之風恒存
動神之化已滅
臣聞託闇藏形不為巧密倚智隱情不足自匿是以
重光發藻尋虛捕影大人貞觀探心昭忒
臣聞披雲看霄則天文清澄風觀水則川流平是以
四族放而唐劭二臣誅而楚寧
臣聞音以比耳為美色以悅目為歡是以眾聽所傾
非假北里之操萬夫婉戀非俟西子之顏故聖人隨
世以擢佐明主因時而命官
臣聞出乎身者非假物所隆牽乎時者非克己所勖
是以利盡萬物不能庿童蒙之心德表生民不能救
棲遑之辱
臣聞動循定檢天有可察應無常節身或難照是以
望景揆日盈數可期撫臆論心有時而謬
臣聞傾耳求音眡優聽苦澄心徇物形逸神勞是以
天殊其數雖同方不能分其感理塞其通則並質不
能共其休
臣聞遯世之士非受瓠瓜之性幽居之女非無懷春
之情是以名勝欲故偶影之操矜窮愈達故凌霄之

節厲
臣聞聽極於音不慕鈞天之樂身足於蔭無假垂天
之雲是以蒲密之黎遺時雍之世豐沛之士忘桓撥
之君
臣聞飛巒西頓則離朱與矇瞍收察懸景東秀則夜
光與碔砆匿耀是以才換世則俱困功偶時而並劭
臣聞示應於近遠有可察託驗於顯微或可包是以
寸管下傃天地不能以氣欺尺表逆立日月不能以
形逃
臣聞絃有常音故曲終則改鏡無畜影故觸物則照
是以虛己應物必究千變之容挾情適事不觀萬殊
之妙
臣聞祝敔希聲以諧金石之和鼙鼓疎擊以節繁絃
之契是以經治必宣其通圖物恒審其會
臣聞目無常音之察耳無照景之神故在乎我者不
誅之於己存乎物者不求備於人
臣聞放身而居體逸則安肆口而食屬厭則充是以
王鮪登俎不假吞波之魚蘭膏停室不思銜燭之龍

臣聞衝波安流則龍舟不能以漂震風洞發則夏屋
有時而傾何則牽乎動則靜凝係乎靜則動貞是以
淫風大行貞女蒙治容之誨淳化殷流盜跖挾曾史
之情
臣聞達之所服貴有或遺窮之所接賤而必尋是以
江漢之君悲其墜屨少原之婦哭其亡簪
臣聞觸非其類雖疾弗應感以其方雖微則順是以
商飈漂山不興盈尺之雲谷風乘條必降彌天之潤
故闇於治者唱繁而和寡審乎物者力約而功峻
臣聞煙出於火非火之和情生於性非性之適故火
壯則煙微性充則情約是以殷墟有感物之悲周京
無佇立之跡
臣聞適物之技俯仰異用事事之器通塞異任是以
鳥棲雲而繳飛魚藏淵而網沈賁鼓密而含響明笛
踈而吐音
臣聞理之所守勢所常奪道之所閉權所必開是以
生重於利故據圖無揮劒之痛義貴於身故臨川有
投跡之哀

臣聞通於變者用約而利博明其要者器淺而應元是以天地之賾該於六位萬殊之曲窮於五絃

臣聞圖形於影未盡纖麗之容察火於灰不覩洪赫之烈是以問道存乎其人觀物必造其質

臣聞情見於物雖遠猶疎神藏於形雖近則密是以儀天步晷而修短可量臨淵揆水則淺深難察

臣聞虐暑熏天不減堅冰之寒涸陰凝地無累陵火之熱是以吞縱之强不能反蹈海之志漂櫓之威不能降西山之節

臣聞理之所開力所常達數之所塞威有必窮是以烈火流金不能焚景沈寒凝海不能結風

臣聞足於性者天損不能入貞於期者時累不能淫是以迅風陵雨不謬晨禽之察勁陰殺節不凋寒木之心

擬連珠十二首　　庾信

蓋聞邯鄲已危徒思馬服劉城去矣空用荊軻是以竹杖扶危不能正武擔之石蘆灰縮水不能救宣房之河

蓋聞謀猷是習權變須長時增齊竈或卧燕牆是以井陘之兵如鴻毛之遇火長平之卒若秋草之中霜

蓋聞市朝遷貿山川悠遠是以狐兔所處由來建始之宮荊棘參天昔日長洲之苑

蓋聞天方薦瘥喪亂宏多空思說劍徒聞枕戈是以劉琨之英略莫如自免祖逖之慷慨裁能渡河

蓋聞穀林長遠蒼梧不從惟桐惟葛無樹無封是以隋珠日月無益驪山之火雀臺經營空望西陵之封

蓋聞廉將軍之客館翟廷尉之高門盈虛倏忽貴賤何論是以平生故人灌夫不去門下賓客任安獨存

蓋聞秋之為氣惆悵自憐耿介之悲踈勒班超之念酒泉是以韓非客秦避讒無路信陵在趙思歸有年

蓋聞胷中無學猶手中無錢今之學也未能見賢是以扶風之高鳳無故棄家中年之甯越徒勞不眠

蓋聞十室之邑忠信在焉五步之内芬芳可録是以日南枯蚌猶含明月之珠龍門死樹尚抱咸池之曲

蓋聞豫章七年艶於豐草芳蘭九畹淪於幽谷是以欲求其真晋陽有自埋之蒿若賞其聲吳亭有已枯之竹

蓋聞卷葹不死誰必有心甘蕉自長故知無節是以螺蚌得路恐異驪淵雀鼠同歸應非丹穴

蓋聞虛舟不忤令德無虞忠信為琴瑟仁義為庖厨是以從莊生則萬物自細歸老氏則衆有皆無

擬連珠

明・劉基

蓋聞觀形於聲未必見形求實於名未必得實是故飄風不可以調宮商巧婦不可以為家室

蓋聞物無專美用之者貴人有異欲諧之者從故冠纓不可以服鹿而羈鞚不可以馭龍是以合抱之松無肩於踈人之國若壅之蒯見棄於躶軆之邦

蓋聞千斤之象不惴虎而惴鼠三寸之蝎不螫棘而螫松是以制必取其所畏防必究其所容故能不震而威於谷鉞不勞而固於垣墉

蓋聞春原之草拔盡復生夏厨之蠅驅去還集故時未至不可以彊爭勢方來不可以力戰是以善撲火者不迎其燄善防水者不當其急

蓋聞執駭馬者不與並逐救危舟者不與同謳是故止鬭而平其氣則爭亍息聽訟而平其心則事不冤

蓋聞奔馬之輪拳石礙之而格迅川之水束草投之則凝是以一心見變能使九服同災一脉乖和能使百體俱病

蓋聞淵之深者流必緩聲之大者響必幽是故政以

斷成則民不駭俗以漸變則功不偷

蓋聞知風莫過於老駝識路莫適於老馬是以家有老僕則故物不委諸途國有老臣則舊章不求之野

盟

誓

符

檄

露布

公移

符

盟

盟諸侯於踐土　周　王子虎

襄王二十年晉文公敗楚於城濮襄王下勞晉作王宮於踐土而獻楚俘於王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輿父策命文公為伯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要言曰

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神明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及其元孫無有老幼

晉鄭同盟於亳

撰人闕

周靈王十年晉悼公會諸侯伐鄭鄭人懼乃行成

同盟於亳載書曰

凡我同盟毋蘊年毋壅利毋保奸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奬王室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

誓

討祖約蘇峻誓

晉 郗鑒

賊臣祖約蘇峻不恭天命不畏王誅凶戾肆逆干國之紀陵汩五常侮弄神器遂制脅幽主拔本塞源殘害忠良禍虐黎庶使天地神祇靡所依歸是以率土怨酷兆庶泣血咸願奉辭伐罪以除元惡昔戎狄泯周齊桓糾盟董卓陵漢群后致討義存君親古今一也今主上幽危百姓倒懸忠臣正士志存報國凡我同盟既盟之後僇力一心以救社稷若二寇不滅義無偷安有渝此盟神明殛之

符

討陳寶應符

陳尚書 姓名闕

告晉安士庶昔隴西旅拒漢不稽誅遼東叛渙魏申
宏畧若夫無諸漢之策勲有扈夏之同姓至於納吳
濞之子致横海之師違奴放之命有甘誓之討况迺
族不繫於宗盟名無紀於庸器而顯成三叛釁深四
罪者乎案閩寇陳寶應父子卉服支孽本迷愛敬梁
季喪亂閩隅阻絶父既豪俠扇動蠻陬椎髻箕坐自
為渠帥無聞訓義所資姦謟爰肆蜂豺俄而解印炎
行方謝綱漏吞舟日月居諸棄之度外自東南王氣
寶表聖基斗牛聚星允符王迹梯山航海雖若款誠
擅割瓌珍竟微職貢朝廷遵養含宏寵臨隆赫起家
臨郡兼晝綉之榮裂地置州假藩麾之盛即封戶牖
仍邑櫟陽来華轂者十人保敖廬而萬石又以盛漢
君臨推恩妻族隆周朝會廼長滕侯由是紫泥青紙
遠賁恩澤鄉亭龜組頒及嬰孩自谷遷喬孰復為凝
而包藏鴆毒敢行狠戾連結留異表裏周廸盟歃婚
姻自為脣齒倔彊山谷推移歲時及我殼騎防山定
秦望之西部戈船下瀨克滙澤之南川遂敢舉斧竝
助凶孽莫不應弦摧衂盡殪醜徒每以罪在酋渠憫
兹驅廹所收俘馘竝勒矜放仍遣中使爰降詔書天
網恢宏猶許改思異既走險廸又逃刑誑侮王人為
之川藪遂使袁熙請席遼數頭行馬援觀蛙猶安井
底至如過絶九賦剽掠四民閩境資財盡室封李凡
厥蒼頭皆畧黥首發賊相扇叶契連蹤乃復踰超瀛
溟寇擾峽口侵軼嶺嶠掩襲述城縛掠吏民焚燒官
寺此而可縱孰不可容今遣沙州刺史俞文冏明威
將軍程文季率羽林二萬蒙衝蓋海米跨滄波掃蕩
巢窟此皆明恥教戰陳師鞠旅累從楊僕亟走孫恩
斬蛟中流命馮夷而鳴鼓黿鼉為駕輴方壺而建旗
義安太守張紹賓忠誠款到累使求軍南康内史裴
忌新除輕車將軍劉峯東衡州刺史錢道戢竝即遣
人仗與紹賓同行故司空歐陽公昔有表奏請宣薄
伐道途意合若伏波之論兵長逝遺城同子顔之勿
赦征南甍謝上策無忘周南餘恨嗣子弗忝廣州刺
史歐陽紇克符家聲聿遵廣路舟師步卒二萬分趨
水扼長鯨陸掣封豨董率衡廣之師會我六軍潼州

刺史李暗明州刺史戴晃率緹騎五千組甲二萬直渡邵武仍頓晉安按轡揚旌曳山堙谷指期犄角以制飛走前宣威太守錢肅臨川太守駱牙並隨機鎮遏絡繹在路使持節散騎常侍鎮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新建縣開國侯法氍戒嚴中流以為後殿斧鉞所臨罪惟大憝及留意父子其黨主帥雖有請泥函谷相背淮陰若能翻然改圖因機立效非止肆眚仍加賞擢其建晉士民久被驅廹者大軍明加撫慰各安樂業流寓失鄉即還本土其餘立功立事已具賞格若執迷不改同惡趑趄斧鉞一臨罔知所赦

檄

諭巴蜀檄

漢　司馬相如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安集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顙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惰怠延頸舉踵喁喁然皆鄉風慕義欲為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鬭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讐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為通侯處列東第終則遺顯號于後世傳土地于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逸名聲施于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為止愚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使咸喻陛下之意無忽

為袁紹檄豫州　　陳琳

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非常人所擬也曩者彊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已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敗祖宗焚滅汙辱至今永為世鑒及臻呂后季年產祿專政內兼二軍外統梁趙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興兵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悺徐璜竝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民嵩乞匄攜養因贓假位輿金輦璧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贅閹遺醜本無懿德㺃狡鋒協好亂樂禍幕府董統鷹揚掃除凶逆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棄瑕取用故遂與操同諮合謀授以裨師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略輕進易退傷夷折衄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領兗州刺史被以虎文奬蹴威柄冀獲秦師一剋之報而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忒割剝元元殘賢害善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偉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誅妻孥受灰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幕府惟強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起征金鼓響振布衆奔沮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位則幕府無德於兗土之民而有大造於操也後會鑾駕反旆群虜寇攻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勛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翊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脅遷當御省禁卑侮王室敗法亂紀坐領三臺專制朝政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羣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百寮鉗口道路以目尚書記朝會公卿充員品而已故太尉楊彪典歷二司享國極位操因緣眦睚被以非罪榜楚參并五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綱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義有可納是以聖朝含聽改容加飾操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

揮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墳陵尊顯桑梓松栢猶宜肅恭而操帥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操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虜之態汚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繒繳充蹊坑穽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是以兗豫有無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歷觀載籍無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為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緒含容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乃欲摧撓棟梁孤弱漢室除滅忠正專為梟雄往者伐鼓征公孫瓚彊寇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梟夷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爾乃大軍過蕩西山屠各左校皆束手奉質爭為前登犬羊殘醜消淪山谷於是操師震慴晨夜逋遁屯據敖倉阻河為固欲以螗蜋之斧禦隆車之隧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才騁良弓勁弩之勢幷州越太行

青州涉濟漯大軍泛黃河而角其前荊州下宛葉而掎其後雷震虎步並集虜庭若舉炎火以焫飛蓬覆滄海以沃熛炭有何不滅者哉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皆出自幽冀或故營部曲咸怨曠歸流涕北顧其餘兗豫之民及呂布張楊之遺衆覆亡迫脅權時苟從各被創夷人為讐敵若迴旆方徂登高而擊鼓吹揚素揮以啟降路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方今漢室陵遲綱維弛絕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方畿之內簡練之臣皆垂頭搨翼莫所憑恃雖有忠義之佐脅于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託宿衛內實拘執懼其篡逆之萌因斯而作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可不勖哉操又矯命稱制遣使發兵恐邊遠州郡過聽給與強寇弱主違衆旅叛舉以喪名為天下笑則明哲不取也即日幽并青冀四州並進書到荊州便勒見兵與建忠將軍協同聲勢州郡各整戎馬羅落境界舉師揚威並匡社稷則非常之功於是乎著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戶侯賞錢五千萬部曲偏裨將

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宣恩信班揚符賞布告天下咸使知聖朝有拘偪之難如律令

為徐敬業討武曌檄

唐　駱賓王

偽周武氏者性非和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潛隱先帝之私陰圖後房之嬖入門見嫉娥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踐元后於翬翟陷吾君於聚麀加以虺蜴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殘害忠良殺姊屠兄弒君鴆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猶復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嗚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虛侯之已亡鷰啄皇孫知漢祚之將盡龍漦帝后識夏庭之遽衰敬業皇唐舊臣公侯冢子奉先君之成業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之興悲良有以也袁君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是用氣憤風雲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順宇內之推心爰舉義旗以清妖孽南連百越北盡三河鐵騎成羣玉軸相接海陵紅粟倉儲之積靡窮江浦黃旗匡復之功何遠班聲動而北風起劍氣衝而南斗平喑嗚則山岳崩頹叱吒則風雲變色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公等或居漢地或叶周親或

膺重寄於話言或受顧命於宣室言猶在耳忠豈忘
心一坏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託儻能轉禍為福送往
事居共立勤王之圖無廢大君之命凡諸爵賞同指山
河若其眷戀窮城徘徊歧路坐昧先幾之兆必貽後
至之誅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

檄吳將校部曲

魏　陳琳

年月朔日子尚書令彧告江東諸將校部曲及孫權
宗親中外蓋聞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夫見機而作不
處凶危上聖之明也臨事制變困而能通智者之慮
也漸漬荒沈往而不反下愚之蔽也是以大雅君子
於安思危以遠咎悔小人臨禍懷佚以待死亡二者
之量不亦殊乎孫權小子未辨菽麥要領不足以膏
齊斧名字不足以污簡墨譬猶鷇卵始生翰毛而便
陸梁放肆顧行吠主謂為舟楫足以距皇威江湖可
以逃靈誅不知天網設張以在綱目爨鑊之魚期于
消爛也若使水而可恃則洞庭無三苗之墟子陽無
荊門之敗朝鮮之壘不刊南越之旌不拔昔夫差承
闔閭之遠跡用申胥之訓兵棲越會稽可謂彊矣及
其抗衡上國與晉爭長都城屠於句踐武卒散於黃
池終於覆滅身罄越軍及吳王濞驕恣屈彊猖猾始
亂自以兵彊國富勢陵京城太尉帥師甫下滎陽則
七國之軍瓦解冰泮濞之罵言未絕於口而丹徒之
刃以陷其胷何則天威不可當而悖逆之罪重也且

江湖之衆不足恃也自董卓作亂以迄於今將三十載其間豪桀縱横熊據虎跱彊如二袁勇如吕布跨州連郡有威有名者十有餘輩其餘鋒捍特起鷙視狼顧爭爲梟雄者不可勝數然皆伏鈇嬰鉞首腰分離雲散原燎罔有孑遺近者關中諸將復相合聚續爲叛亂阻二華據河渭驅率羌胡齊鋒東向氣高志遠似若無敵丞相秉鉞鷹揚順風烈火元戎啓行未鼓而破伏尸千萬流血漂櫓此皆天下所共知也是後大軍所以臨江而不濟者以韓約馬超逋逸迸脫走還涼州復欲鳴吠逆賊宋建僭號河首同惡相救竝爲脣齒又鎮南將軍張魯負固不恭皆我王誅所當先加故且觀兵旋旆復整六師長驅西征致天下誅偏將涉隴則建約梟夷旍首萬里軍入散關則羣氐率服王侯豪帥奔走前驅進臨漢中則陽平不守十萬之師土崩魚爛張魯逋竄走入巴中懷恩悔過委質還降巴夷王朴胡賓邑侯杜濩各帥種落共舉巴郡以奉王職鉦鼓一動二方俱定利盡西海兵不鈍鋒若此之事皆上天威明社稷神武非徒人力所能立也聖朝寛仁覆載允信允文大啓爵命以示四方魯及胡濩皆享萬戶之封魯之五子各受千室之邑胡濩子弟部曲將校爲列侯將軍以下千有餘人百姓安堵四民反業而建約之屬皆爲鯨鯢超之妻孥焚首金城父母嬰孩覆尸許市非國家鍾禍于彼降福于此也逆順之分不得不然夫鷙鳥之擊先高攫鷙之勢也牧野之威孟津之退也今者枳棘翦扞戎夏以清萬里肅齊六師無事故大舉天師百萬之衆與匈奴南單于呼完廚及六郡烏桓丁令屠各湟中羌僰霆奮席卷自壽春而南又使征西將軍夏侯淵等率精兵五萬及武都氐羌巴漢銳卒南臨汶江搤據庸蜀江夏襄陽諸軍横截湘沅以臨豫章樓船横海之師直指吳會萬里剋期五道竝入權之期命於是至矣丞相銜奉國威爲人除害元惡大憝必當梟夷至於枝附葉從皆非詔書所特禽疾故每破滅彊敵未嘗不務在先降後誅拔將取才各盡其用是以立功之士莫不翹足引領望風響應昔袁術僭逆王誅將加則廬江太守劉勳先舉其郡還歸國家吕

布作亂師臨下邳張遼侯成率衆出降還討眭固薛洪樛尚開城就化官度之役則張郃高奐舉事立功後討袁尚則都督將軍馬延故豫州刺史陰夔射聲校尉郭昭臨陣來降圍守鄴城則將軍蘇游反為內應審配兄子開門入兵既誅袁譚則幽州大將焦觸攻逐袁熙舉縣來服凡此之輩數百人皆忠壯果烈有智有仁悉與丞相參圖畫策折衝討難芟敵搴旗靜安海內豈輕舉措也哉誠乃天啓其心計深慮遠審邪正之津明可否之分勇不虛死節不苟立屈伸變化唯道所存故乃建邱山之功享不訾之祿朝為仇虜夕為上將所謂臨難知變轉禍為福者也若夫說誘甘言懷寶小惠泥滯苟且沒而不覺隨波漂流與熛俱滅者亦甚衆多吉凶得失豈不哀哉昔歲軍在漢中東西懸隔合肥遺守不滿五千權親以數萬之衆破敗奔走今乃欲當禦雷霆難以冀矣夫天道助順人道助信事上之謂義親親之謂仁盛孝章君也而權誅之孫輔兄也而權殺之賊義殘仁莫斯為甚乃神靈之逋罪下民所同讎之人謂之凶賊是故

伊摯去夏不為傷德飛廉死紂不可謂賢何者去就之道各有宜也丞相深惟江東舊德名臣多在載籍近魏叔英秀出高峙著名海內虞文繡砥礪清節耽學好古周泰明當世俊彥德行修明皆宜膺受多福保乂子孫而周盛門戶無辜被戮遺類流離湮沒林莽言之可為愴然聞魏周榮虞仲翔各紹堂構能負析薪及吳諸顧陸舊族長者世有高位當報漢德顯祖揚名又諸將校孫權婚姻皆我國家良寶利器而竝見驅迮兩絕于天有斧無柯何以自濟相隨顛沒不亦哀乎蓋鳳鳴高岡以遠罻羅賢聖之德也鷦鷯之鳥巢于葦苕苕折子破下愚之惑也今江東之地無異葦苕諸賢處之信亦危矣聖朝開宏曠蕩重惜民命誅在一人與衆無忌故設非常之賞以待非常之功乃霸夫烈士奮命之良時也可不勉乎若能翻然大舉建立元勳以應顯祿福之上也如未能筭量大小以存易亡亦其次也夫係蹄在足則猛虎絕其蹯蝮蛇在手則壯士斷其節何則以其所全者重以其所棄者輕若乃樂禍懷寕迷而忘復闇大雅之所

保背先賢之去就忽朝陽之安甘沂茗之末日忘一日以覆没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救之亦無及已故令往購募爵賞科條如左檄到詳思至言如詔律令

為濮陽公檄劉稹文

唐　李商隱

足下前以肺肝布諸簡素仰承復命猶事枝詞夫豈告者之不忠抑乃聽之而未審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一去不回者良時一失不復者幾事噫嘻執事誰與為謀延首北風心焉如灼是以再陳禍福用釋危疑言不避煩理在易了丁寧懇款至于再三昔誠以某與先太師相國俱沐天光並為藩后昔云與國今則親鄰而大年不登同盟未至飲具繞畢襚衣莫陳乃聆後生遠乖先訓還延朝命迷失臣職不思先設之忠將覆欒書之族此僕隸之所共惋兒女之所同悲況某擁節臨戎援旗誓衆封疆甚邇音旨猶存忍欲賣之以為己功間之以開戎役將袪未寤欲罷不能顧思苦口之言以定柬身之計昔先太尉相公常蹈亂邦不從逆命翻身歸國全家受封居韓之西為國之屏棄代之際人情帖然太師相公以早副軍牙久從征旆事君之節已著居喪之禮又彰故乃奬其象賢仍以舊服納職貢賦十五餘年于我唐為忠臣于劉氏為孝子人之不幸天亦難忱繞加壯室之

年奄有壤梁之歎主上深固義烈是降優恩蓋將顯
足下之門為列藩之式不欲劉氏有自立之跡上黨
為辜恩之軍俾之還朝以聽故命其義甚著其恩莫
偕昨者秘不發喪已踰一月安而拒詔又歷數旬秘
喪則于孝子未聞拒詔則于忠臣已失失忠于國
孝於家望此用人由茲保族是亦坐薪言泰巢幕云
安智士之所寒心謀夫之所齚舌矧于僕者得不動
心竊計足下之懷執事之論當以趙氏悖于魏氏襲
侯欲以逡廵希恩顧望謀立耳夫事殊者趣異勢別
者跡睽胡度其始而謀其終塞其華而尋其實願為
足下一二而陳之趙魏二侯于其先也親則父子于
其人也職則副戎賞罰得以相參恩威得以相抗故
朝廷推而與之今足下之于太師也地則相近職非
副戎賞罰未嘗相參恩威未嘗相抗猶喪則于義奚
拒詔則于事乎比趙魏二侯信事殊而勢別矣此施
之于太師趙魏則為繼代象賢之美施之于足下足
下則為自立擅命之尤得失之間其理甚白又計足
下未必不恃太師之好賢下士重義輕財吳國之餞

往往而有梁園之客比比而來將倚以為墻藩託以
為羽翼使之謀取使以數求細而思之此又非計山
高則豺羊自至泉深則沉王自來已立然後人歸身
正然後士附語有之曰政亂則勇者不為鬬德薄則
賢者不為謀故吳濞有奸而鄒陽去燕惠無德而樂
生奔晉寵大夫卒成分國之禍衛多君子孰救渡河
之栽此之前車得不深鏡代憲四祖文明繼興當時
燕趙中山淮陽齊魯連結者幾姓旅拒者幾侯咸逆
天用人背惠忘德擬指掌之地謂可逃刑倚親戚之
私謂能取信一旦地空家破首裂支分闇者不能為
謀明者固以先去悔而莫及末如之何先太尉與李
淯尚書齊之客戚楊太保與蘇肇給事蔡之懿親㳌
據要地方州領精甲鋭卒及其王師戾止我武惟揚
則割地驅人以降送款輸忠以入非不顧客戚非不
念懿親非不思恩非不懐惠直以逆順是逼死生實
難能與其同休不能與其共戚故也况足下大未伴
齊蔡久未及李吳將以其人動於不義僕固恐夙沙
之國縛主之卒重生彭寵之家不義之侯更出又計

足下當恃太行九折之險部内數州之饒兵士尚强倉儲且足謂得支久謀而使安危哉此心自棄何速昔李抱真相國用彼州之人破朱滔于燕國困田悅于魏郊連兵轉戰綿歲經時而潞人夫死不敢哭子死不敢悲何者李相國奉討逆之命為勤王之師義著而誠順故也及盧從史釋喪就位賣降冀功將乘討伐之時欲肆兇邪之性計未就而人神已怒事未立而兵衆已離以萬夫之長困一卒之手驅檻北闕棄屍南荒而潞之人猶老者捫胷少者扼腕謂朝廷不即顯戮深為失刑其故何哉以從史不義不暱去安就危衆熟其謀下不為用故也二師去就非因傳聞鳩杖之人鮐背之叟知其本末尚能言之則太行之險固不為激者之守數州之衆固不為邪者之徒此又其不足恃也由此言之則何以敗名譽隳家聲何事捨君命何道求死士何計得人心此僕者所以對按忘飡推枕不寢為足下惜為足下危而不知其所以然也況太師比者養牛添足畜馬訓兵旁招武幹之才中舉將軍之令然而輕于遠近頗有是非雖朝廷推赤心宏大度然而不逞者已有乖異之說橫義者屢興悖惡之歎人之多言亦可畏也誰為來者宜其弭之今足下背季父引進之恩失大朝文誥之令則是實先太師之浮議彰昭義君之有謀為人任則致叔父于不忠為人孫則敗乃祖于無後亦何以對燕趙之士見齊魯之人耶又計足下旬日之前造次為慮今茲追改懼有後艱此左右者不明而咨詢之未盡也近者李尚書祐董常侍重質之輩泣親為賊將拒我官軍納質于匪人效用于戎首久乃來復尚蒙殊恩皆受郡符咸領旗鼓不能悉數厥徒實繁豈有足下藉兩代之餘資弄數萬之舊旅俛首聽命舉宗效誠則朝廷又豈以一日之稽遲片辭之疑異而致足下于不測沮足下于後至故事具存可以明驗幸請自求多福無辱前人護龍旐以歸洛師秉象笏而朝覲闕必當勲庸繼代富貴通身無為隣道所資使作他人之福倘尚淹歸款未整來軒戎臣鼓勇以爭先天子赫斯而降怒金玦一受牙璋四馳魏衛壓其東南晉趙出其西北拔距投石者數逾萬計料

頭擊手者動以千群萬驅挽虎之材官仍率射鵰之部督感義則日月能駐㴱憤則砂石可吞使兵用火焚城將水灌魏趙邢郡趙出洛州分二大都之閒是古平原之地車甲盡輸於此境粮粮反聚於他人恃河北而河北無儲倚山東而山東不守以兩州之殘孑抗百道之奇兵比累卵而未危寄孤根于何所則老夫不佞亦有志焉願驅敢死之徒以從諸侯之末下飛狐之口入天井之關巨浪難防長飈易扇北際必當驚地底之鼓角駭樓上之梯衝喪貝躋陵飛走之期既絕投戈散地灰釘之望斯窮自然麾下平生盡忘舊愛帳中親信郎起他謀辱先祖之神靈爲明時之哂笑靜言其漸良以驚魂今故再遣使東重申丹素惟鑒前代之成敗訪歷事之賓察思反道敗德之難念順令畏威之易時以吉日蹈茲坦塗勿餒劉氏之魂勿污潞人之俗封帛增欵含毫益酸延望還章用以上表成敗之契慎惟圖之不宣河陽三城節度使王茂元頓首

檄告西楚霸王文

唐　狄仁傑

唐垂拱四年安撫大使狄仁傑檄告湖州西楚霸王項君將校等其畧曰鴻名不可以謬假神器不可以立爭應天者膺樂推之名背時者非見幾之主自祖龍御宇橫噬諸侯任趙高以當軸棄蒙恬而齒劒沙邱作禍于前望夷覆滅于後七廟墮圯萬姓屠原烏思靜于飛塵魚豈安於沸水赫矣皇漢受命元穹膺赤帝之貞符當四靈之欽運俯張地紐彰鳳紀之祥仰緝天網鬱龍興之兆而君潛遊澤國嘯聚水鄉矜扛鼎之雄逞拔山之力莫測天符之所會不知歷數之有歸遂奮關中之翼竟垂垓下之翅蓋實由于人事焉有屬于天亡雖驅百萬之兵終棄八千之子以爲殷監豈不惜哉固當匿魄東峯收𩲸北極豈合虐承廟食廣費牲牢仁傑受命方隅循革攸寄爰遣焚燎祠宇削平臺室使蕙幃銷盡羽帳隨烟君宜速遷勿爲人患檄到如律令

前鋒都督平兖青州露布　晉　撰人闕

尚書五兵臣元等言臣聞天下之義當混為一我伐用張仁人之兵所存者神無遠弗届廸上帝命付中國民徐方既同而來庭宣王復古齊地悉平而振旅世祖重光整我六師如雷霆植十二郡之旗鼓不圖今日戴贊武功恭惟皇帝陛下體乾粹精位履中正凝江寧神璽之祚至於萬年開共分歲星之祥綏以多福有方行海表之畧無宴安江沱之心惟氏鞠凶至堅孔熾吞燕涼而荐食介鱗易我衣裳閩荆益以長驅猛賊荒我居圉敢行稱亂不戢自焚師克在和雖武騎無所用天助者順聞風鶴皆為兵一戰成淝水之勲三捷取壽陽之境匹馬觭輪無反乃滅而亡簞食壺漿以迎曰徯予後謳吟思漢震動附周臣安請來破竹之機分命釆薇之卒復舊都在此行也清四海可失時哉臣等以先啟行敎奏其勇辟四方徹我土誕將天威獎三軍定中原剪此朝食推鋒而造渦穎抗旌而次彭城彗埽星流席卷雲徹欲快心于狼望庶舉泰若鴻毛尫虎濯征囯獸猶鬪張崇守兖

河而假息符明掾青社以偷生食椹靡懷寢薪莫悟
矧河南城堡之皆附寧山東德化之未孚乃遣劉襄
攻郢城崇棄甲而遠遁復俾高素向廣固明因壘而
來降猘如清風丕冒出日齊變至魯魯變至道載戢
干戈汶達於濟濟達於河底謹財賦遂鼓行於司豫
汔盪殲于羌擘時靡爭而心戴寧君之訓而臣何力
斯皆帝德廣運聖武布昭歸鄆謹田用儒無敢揚文
武烈圖功攸終於以正六龍御天之居豈止保五馬
浮江之緒臣等共武之服賴天之靈洛邑朝諸侯望
翠華之回軫營邱發嘉號俟玉牒之修封臣等無任
慶快激切屏營之至謹遣某官奉露布以聞

兵部奏姚州破賊設蒙儉等露布　駱賓王

臣聞七緯經天星墟分張翼之野八紘紀地炎州限
建木之鄉西距大秦雜金莖而孕氣南通交趾枕銅
柱以爲隣俗帶白狼人習貪殘之性河淪赤虺川多
風雨之妖水積炎氛山涵毒霧竹浮三節肇興外域
之源木化九隆頗爲中國之患年將千祀代歷百王
鄭純之化不追孟獲之風猶扇故三年疲衆徒聞定
筰之譏五月出師未息渡瀘之役然則大人掜物上
聖乘期法乾坤以握樞體　柔而建極知仁義不能
禁暴設刑網以勝殘知揖讓不可濟時用干戈而靜
亂伏惟皇帝陛下神撝載玉出地軸以登皇通契書
繩掩天縱而踐帝元雲入戶纂靈慶於丹陵蒼籙昇
壇薦正圖於翠渚垂衣裳以朝萬國崇玉帛而禮百
神昭儉防奢露臺惜中人之産宣風布政明堂法上
帝之宮致華生於太和登品物於仁壽四神踐雪五
老飛星君囿祥麟　班文於先　女牀鳴鳳韻歸呂
於帝梧四隩同文五風異色配林萬里繞疏苑囿之
原層城九重末浚池隍之域合璧照臨之地候月歸

珍大鑪覆載之所古風納實蠢玆裔猾敢亂天常橫
赤標以疏疆背朱提而設險石林萬仞巖邑千重望
秦阜以相傾崤陵失四塞之阻對梁山而錯峙劍門
成一簣之峯自謂絕壤幽荒中外足以迷聲教憑深
負固江河可以逃靈誅殊不知王𠱾罨芒涵水無九
嬰之沴瑶階舞戚洞庭有三苗之墟臣等謬以散才
忝專分閫白招秉候順秋官以揚旌絳節臨邉通夜
郎而解辮自營開巂穴旆轉邛山峻岐析坂之危盡
亡衿帶滇池漏江之固曾失藩離唯逆賊設蒙儉等
未革狼心仍懷豕突陸梁放命旅拒偷安地接祠雞
竟無心於改旦山多神鹿終未息于擇音臣以大帝
宣威有征無戰明王杖扶先德後刑宏聖澤於中孚
緩天誅于大造㢘南薰解愠仰雲闕以翔魂東律和
音扣轅門而啟顙祝禽疎網徒開三面之恩毒虺挻
妖愈肆九頭之綦乃鳩集餘衆蟻結凫徒儋耳椎髻
之渠千里霧合鑿齒雕題之孽一呼雲屯壘石菌以
開營拒巖椒而峻壘崇巒切漢若登藏寶之山絕壑
憑霄似瞰封泥之谷去前月十七日連營布陣據險
陽兵東西三十餘里馬步二十餘萬聚蚊蚋而合響
聲若雷霆縱蛇豕以為羣氣稽宇宙臣遣中郎將令
狐智通等擁拔山超海之師富其步陣遣銀州刺史
李大志等以躍景騰雲之騎乘其馬軍遣巂州都督
府長史行軍司馬梁待壁等領勁卒二千絕其飛走
之路遣臨源府果毅馬仁靜等勒精兵九百斷其潛
伏之軍臣率行軍長史韓餘等負霜威而直指掃雲
陣以長驅㢘令斬馘七擒將士挾雷公之怒伏尸百
里蠻裔識天子之尊於是三畧訓兵五申誓衆先登
啗敵唯標大樹之功後拒亂行必致曲梁之罰楚人
三户蜀郡五丁氣擁元雲精貫白日喑嗚則乾坤揺
蕩呼吸則海岳沸騰列旗影以雲舒似長虹之東指
橫劍鋒而電轉疑大火之西流刃接兵交洞胷達臆
自辰踰午魚爛土崩沸殘息于層峯更切守陴之哭
積圓顱於重阜殆成京觀之形唯賊帥𦬁于未悟傾
巢之兆敢懐拒轍之心猶率馬軍乎川轉鬬驚塵亂
起六合為之寢光殺氣相稽四溟為之變色副總管
李大志忠惟徇國義則忘軀臨危而貞節愈明制敵

而桃謀獨違丹試自守雖九死其如歸白刃交前豈三軍之可奪投袂則妖徒霧廓搴旗而逆黨冰摧於是乘利追奔因機深入困獸猶鬭似化廩君之䰟窮鳥尚飛如驚杜宇之魄斬甲卒七千餘級獲裝馬五千餘疋僵尸蔽野臨赤坂而非遥流血洒途視丹徼而不遠首領和舍等並計窮力屈面縛軍門寬其萬死之誅宏以再生之路唯蒙儉脫身挺險委命窮山顧巢穴以靡依延晷漏其何幾况妖徒草向荒外非復他人部落離心舟中皆為敵國賠言梟首指日可期凡所歸降隨事招撫與之更始復其故業酋邱懷戀疑臨舊國之墟安堵知歸似入新豐之市然後班師遥水振旅禺山建鴻業于武功暢元猷於文教鹿荒陬巢中邦之禮邊疆息外寇之虞華人祝充兆皇基於千載㝢歌頌漢美王澤於三章宜與夫天帝前星廣賜秦公之冊坤元益地遂開王母之圖蕃示有云曾何足紀斯並元謀廣達妙畧遐覃一戰而荒景肅清再鼓而邊隅底定豈臣等提戈擐甲克全百勝之功杖節揚麾能通九變之筴謂蓋街而獻捷大帝成規闡杖杜以勞還小臣何力不勝慶快之至謹遣行軍司馬朝散大夫守嶲州都督府長史上柱國梁詩壁奉露布以聞軍資器械別簿錄上

破朱泚露布

唐　于公異

尚書兵部臣聞春司生榮秋主殺伐若終始殺伐則不能成歲功仁則順成暴則滅絶若一貫邪正則不能建大中是故春秋序行則通元和而充氣毋德刑具舉則協王道而經彝倫亂由是除兵不可去堯舜禹湯之德統元立極之君或制五兵或張九伐蓋欲據削奸宄保乂生靈補雍熙之未洽佐聲教之不暨有以然皆抑寳為何伏惟皇帝陛下溥博法於乾坤貞明侔於日月陶埏六合表正萬邦揚高祖太宗之耿光奉肅宗代宗之丕烈自纂大前緒高居穆清率土承有截之風懷生無不遂之物邊鄙或聳干戈爰設有征無戰許蔡僕首領之誅陸梁背誕涇原生肘腋之變逆賊朱泚所以委身凶德假翮奸徒熒惑我生人僭賊我神器聚為起獄之物腥彼宮闈敢作句始之妖孛於驪次先皇懷柔河朔敷佑下人録其率化之績優以登賢之禮恩澤汪濊集凡庶之門名位薰灼加闒茸之質冀革桀驁將馴大和殊不知惡木生槎枿之英猰狗吠拳牢之主項屬鑾輿頓動郊圻駐蹕而泚乃嘯光命醜阻兵安忍長戈指闕流矢射天穿高墉以鼠牙毒王師以蠆尾罪踰羿浞惡貫梟獍是以萬方憤怒九服罔騰思礪劍者投袂而興爭淬刃者不期而會屬賊伺間釁陰貸兇謀旣緩雷霆之誅遂延晷刻之命臣是用祇承睿算恭行天討攝衣登壇明君臣之大義禡牙饗社假神祇之幽贊以今月二十五日總領司徒直趨都邑畧灞滻以揚旆瞰苑囿而下營土坌雲舒木拥林植養威蓄鋭直殄凶渠臥鼓偃旗摘輕小利賊初陵犯已畧芟夷謂其氣竭而來歸尚敢尸居而作固敵若可縱師多奚為至二十七日會諸將于中權召勝風于大旆未鼓而人心粗厲先庚而軍令凝嚴各懷報國之心爭淬伏仇之刃臣知其可用遂此長驅五月二十八日寅時華州鎮國軍節度使駱元光商州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尚可孤本軍副元帥都知兵馬使吳詵鄜虞侯兼御史大夫邢君牙京西行營都知兵馬使檢校刑部尚書孟涉右廂兵馬使郭審全權文成神策行營商州節度都虞侯彭光俊等承命于牙旗之下分麾于

轅門之外將士等超乘賈勇免冑啟行夾川陸而左
旋右抽抵邠陵而浸滛布濩聲塞宇宙氣雄鉦鼓陳
兵于光泰門外盡銳于神麚倉東繚垣摧以成壓滋
水洄而為地左廣未離于舊壘前偏已交於賊鋒若
降於天如出於地賊將姚令言張雲等志慄猰狡言
尚憑陵作忠盡謀力則不及怙亂賊義氣如有餘勢
同飈馳衆若蟲集横列堅陣旁連高岡猶張蹭蹬之
鱗更舉螳螂之臂衙前兵馬使兼御史大夫王佖知
衙兼刀斧將兼御史中丞史萬頃等自相約誓又合
軍聲指麾而貙兕作威感激而風雲動色遂先登進
擊深入合攻七擒連發而星馳兩翼旁張而雲合霜
刃交光而霍燿鼉鼓騰聲而隱轔賊方土崩我乃霆
擊乘其蹈藉遂至於上闌取彼鯨鯢直通于中禁段
成諫賊之心膂既已生擒沈厚遊賊之羽毛終制死
命故其繫頸求活投戈乞降崩騰于莽蒼之間震慴
于旌麾之下臣以其雖染汙浴昔實平人推赤心以
如初數王化而如一姚令言等力折王師退而復合
惡鳥將墜尚顧危巢妖狐就擒猶守舊穴自邠以及

西來拒而復攻讙譟之聲山傾而河泄鼓鞞之氣霆
鬪而電馳屏翳發向敵之風回祿扇燎原之焰馬逸
未止士怒未舒既自北而徂南竟輿尸而折首又使
決勝軍節度使工部尚書唐良臣右軍兵馬使御史
大夫趙光詵義武軍兵馬使楊萬榮左步軍使孟日
華馬軍將田子奇霍去傲鄜觀華州左廂兵馬使馮
英右先鋒兵馬使董祇神策商州節度兵馬使賈慎
金左都虞候張望都等領馬步為副勢均破浪攻甚
決河雖其恃武庫之五兵憑宮垣之萬雉及玄翦滅
纔欲乘凌曾丕鑄刃之鋒已失藩籬之固遂生擒偽
署侍郎董秦中書侍郎平章事蔣鎮右僕射平章事
張光晟兵馬使李希倩等逆賊朱泚與同惡姚令言
張芝等輕騎走出臣已遣兵馬使田子奇追躡計即
誅夷臣竊以此賊包藏逆謀參會凶德祲氣其氣射
虎其心背先皇亭育之恩傷陛下元默之化漠之莽
卓未有如此之大者也或者上天之意申儆于臣唐
中興之期光啟于陛下不然何王師奮發勢無駐於
建瓴醜類搶攘功有輕于折箠猶逃密網尚逸隻輪

誠當盡敵之時更發追亡之騎且稽分體未即然臍
快億兆之歡心湯宗社之深恥即當梟戮用申刑典
今已肅清宮禁修謁寢園鐘簴不移廟貌如故益宸
極之所恐象列聖之所雄鄰神扶業業之頌天降穰
穰之福不然豈免于毀圯之患崩剝之虞者哉此皆
上天降鑒睿慮旁施制兵要于事先規雄圖于彀內
再造可封之俗固棄不戰之功左武右文銷鋒鑄鏑
浯乎華胥之夢熙然蒿天之風臣謬寄台司幸當紀
跡之吉甫之文武缺鄰穀之詩書此皆諸將協心群
帥宣力非臣庸瑣敢自矜大不勝慶快之極謹差某
官奉露布以聞

劍南西川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破吐蕃
露布　　唐　韋皋
尚書兵部臣皋等言臣聞天討有罪兵應者勝義者
王爲不亂華師直爲壯曲爲老多助之至四極爰轃
正覲則同羅擊延陀開元則九姓殄然啜自商奠不
來享犯漢雖遠必誅德風翔乎河源武節幡乎月
窟寧人之有指先元戎之啟行周信威光祖宗不以
賊遺君父恭惟皇帝陛下宣昭義問救宰武功纘入
葉之鴻圖暢四征之雄略懷梟鴝銷祲沴稟卬太和
剪鯨鯢清郊原掃除聾獄王猶允塞我武惟揚奇幹
善芳各修貢職滌文若木咸順指令邀積石之遐陬
有吐蕃之醜類侵敗王略倍好齊盟乘邊將之弛兵
瞰戎卯之虛候爲蛇豕食上國盡盜河湟師登賊搯
我疆震驚畿甸騎壒敢於深入鑾蹕至於親屯倜然
授兵敢以謀我尚納汙而含垢姑通使以結和清水
之盟未乾好時之師已聚指涇靈而徼略闚豐夏以
擣虜喬德無厭弗悔祗金之禍楚氛甚惡輒興衆甲
之謀蠢爾爲讐鼙居匪茹維時南詔慕化中朝先令

之質諸羌雖嘗并力麇人之率百濮罔不離心頓顙於邊受命于吏斷匈奴之右臂羈南粵以長纓燕貉輸致騎之勤晉戎成犄鹿之勢彼既失鐵橋之險我遂克戎和之邪孟寇匿於龍虎役虔劉于麟塞戕我守將墮我陴隍修戈矛與同仇靡室家不遑處臣等請奮其旅以殲乃讎鳳翔振武靈武之騎攜其西邠寧大原涇原之兵震其北率山南熊羆之校登東川貔虎之師烏蠻撓其腹心回鶻掎其肘腋衆素飽矣壹大治之諸將陳洎等紀五萬軍出十一道濟師西顧之半策勲北陸之初盪平七城斬馘萬級獲鎧械十五萬計燔堡壘百七十餘遂賈勇而圍昆明將乘勝而定青海揮朔方之衆援維州之城九攻九却之計窮七縱七擒之威連連連執訊橋橋獻囚不然我薪而自焚有如破竹之立解拂爐魚潰甑脫兔犇谷靜山空行就焉耆之繆邑蹀域滅汔闐智盛之降斯皆廟謨淵深神斷天造明見萬里運奇堂上之兵守在四夷制勝目中之閫勒功須池之柱植表赤嶺之碑一怒安民文之勇也三軍用命克何力焉臣等承

帝之明敵王所愾開遠門揭候望收西極之舊封紫微殿受俘重覩昆明之茂績臣等無任慶快激切屏營之至謹遣某官奉露布以聞

昇州行營擒李煜露布　宋　曹彬

昇州行營馬步軍戰棹都部署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臣曹彬等上尚書兵部臣等聞天道之生成庶類不無雷電之威聖君之統制萬邦必有干戈之役所以表陰慘陽舒之義彰弔民伐罪之功我國家啟萬世之基應千年之運四海盡歸于臨照八紘皆入于提封西定巴邛復五千里升平之地南收嶺表除七十年僭偽之邦巍巍而帝道彌光赫赫而皇威遠被頃者因緣喪亂分列土疆累朝皆遇于暗君莫能開拓中夏今逢于英主無不掃除惟彼江南言修臣禮外示恭勤之貌內懷姦詐之謀況李煜比是騃童固無遠畧負君親之鞠育信左右之姦邪曾無量力之心但貯欺天之意修葺城壘欲為固守之謀招納叛亡潛萌抵拒之計我皇帝度深含垢志在包荒輟青鎖之近臣降紫泥之丹詔曲示推恩之道俾修入覲之儀期諧于闕庭庶盡銷于疑間示信特開于生路執迷自貽於危途託疾不朝堅心背順士庶咸懷于憤激君親曲為于優容但矜孳竪之愚嘗慮陷人民于塗炭累宣明旨庶俾自新畧無悛悟之心轉恣陸梁之性事不獲已至於用兵大江特刱于長橋銳旅尋圍其逆壘皇帝陛下尚垂恩宥終欲保全遣親弟從鎰歸廻降天書委曲撫喻務從庇護無所闕焉終懷虵豕之心不體乾坤之造送蠟書則勾連逆孽肆凶徒則刦掠生民勞我大軍駐踰周歲既人神之共怒復飛走以無門貔貅競效其先登蟻虱自悲於相弔臣等於十一月二十七日齊驅戰士竝取孤城姦臣無漏於網中李煜生擒于麾下千里之氛霾頓息萬家之生聚尋安其在城宮吏僧道軍人百姓等久在偏方困于虐政喜逢溫定皆遂舒蘇望天朝而無不涕洟樂皇化而惟皆鼓舞有以見穹旻助順海嶽知歸當聖明臨御之期是文軌混同之日卷甲而兵鋒永戢垂衣而帝祚無窮臣等俱乏將才謬司戎律遐稟一人之睿畧幸成九伐之微勞其江南國主李煜并偽署臣僚已下若干人既就生擒合將獻捷臣等無任歌時樂聖慶忭懽呼之至謹奉露布以聞

公移

修禮書狀

宋 蘇洵

右洵先奉敕編禮書後聞臣僚上言以為祖宗所行不能無過差不經之事欲盡芟去無使存録洵竊見議者之說與敕意大異何者前所授敕其意曰纂集故事而使後世無忘之耳非曰制為典禮而使後世遵而行之也然則洵等所編者是史書之類也遇事而記之不擇善惡詳其曲折而使後世得知而善惡自著者是史之體也若夫存其善者而去其不善則是制作之事而非職之所及也而議者以責洵等不已過乎且又有所不可者今朝廷之禮雖為詳備然大抵往往亦有不安之處非特一二事而已而欲有所去焉不識其所去者果何事也既欲去之則其勢不得不盡去盡去則禮缺而不備苟獨去其一而不去其二則適足以為抵牾齟齬而不可齊一且議者之意不過欲以掩惡諱過以存臣子之義如是而已矣昔孔子作春秋惟其惻怛而不忍言者而後有隱諱蓋威公薨子般卒没而不書其實以為是不可書也至於成宋亂及齊狩躋僖公作邱甲用田賦丹桓宫

楹刻桓宮桷若此之類皆書而不諱其意以爲雖不善而尚可書也今先世之所行雖小有不善者猶與春秋之所書者甚遠而悉使洵等隱諱而不書如此將使後世不知其淺深使見當時之臣子至於隱諱而不言以爲有所大不可言者則無乃欲益而反損歟公羊之說滅紀滅項皆所以爲賢者諱然其所謂諱者非不書也書而迂曲其文耳然則其實猶不没也其實猶不没者非以彰其過也以見其過之止於此也今無故乃取先世之事而没之後世將不知而大疑之此大不便者也班固作漢志凡漢之事悉載而無所擇今欲如之則先世之小有過差者不足以害其大明而可以使後世無疑之之意且使洵等爲得其所職而不至於侵官者謹具狀申提舉參政侍郎欲乞備録聞奏

爲裴中丞伐黄賊轉牒　唐　柳宗元

當管奉詔與諸管齊進誅討邕管草賊黄少卿漢軍馬步等若干人各具兵馬數及軍將若干前牒奉處分竊以天啟昌期大功畢集神開興運微惡盡除黄少卿等歷稔逋誅衆宗肆暴恃狡兎之穴跧伏偷安憑孽狐之丘跳踉見怪以爲威狐不射天網可逃促逼使臣黷犯王略恣其毒虐遠我誅鋤敵國盡在於舟中還師已期於席上謂宜投戈頓顙面縛乞身歸郡邑於王官效款獻於天吏而乃繕兵補卒增壘閉途正當天討之辰更積思誅之罪衆輕鬬蝨勇劣怒蛙織縞當强弩之初孤豚偾肥牛之下事同拾芥力易摧枯抄忽蜂腰虛見辱於齊斧突梯鼠首濫欲寄於旋頭勦絶有時不索何獲某拱稽致命執鋭忘生車甲既備於小戎鯨鯢豈逃於誅僇竊覩上畧總制中權戰士義激於身心列校勢成於臂指厥張之技盡出於山林枝距之才徧徵於川洞賞懸香餌令布疾雷莫不鼓舞戎行虔恭師律投軀不懲於羽檄跂足惟事於牙璋今月某日奉事官朱蘭廻捧受詔命

神飛首勇足蹈心融惟聲洽於萬夫勝氣横於千里國容不入履且入於寢門家事勿關土已填於左闔即以月日全軍出次分道并進所期戮力敢告同心孔大夫貞直剛時清明格物全體許國一心在公矣精食浮為日固久容府揚中丞以義烈為己任勳襲太常安南李中丞以英武為家風業傳弈噐竝膺邦寄克達皇威南則浮海濟師共集堂堂之陣東則横江誓衆用成善善之功以此鼓行坐觀盡敵刑惟勿喜誅有可哀徼側之勇冠一方竟就伏波之戮呂嘉之威行五嶺終摧下瀨之師嗟此陋微自貽擒滅勉成良畫速致殊勲雖荒徼之地固不勞於有征而昇平之年將自此而何事書之竹帛實謂揚名事須移牒鄰管以成犄角塁牒者

曉諭貧富升降榜　宋　黄震

照對本職被命此來專以救荒為第一事對越一念懍懍慄慄固甚欲恤貧亦甚欲安富昨到建德路上已作劄勸諭上户出榜曉諭細民預行發去外繼此沿途探問乃聞閉糶自若米價日增不知税户何以為心甚至聞金溪管下嘗有饑民羣擾富室此固小民之罪獨非富室閉糶之罪乎本職聞閉糶者籍捨掠者斬此辛稼軒之所禁戒而朱晦菴之所稱述兩下平斷千載不易爲一事有不獲已當職安得尚從姑息而已乎今来姑以富室之閉糶饑民之搔擾皆本職前項約束未到之先特於本職入境之初再此開諭併布心腹願與一州之人共集和平之福

一今與富室約不敷敷不抑價不置場并不留片紙在官以貽將來吏胥按籍搔擾之患

右請富室念上天之福祐而富我者果何為官司之委曲而勸我者果何在來此價踴頓數急糶種德無限得利亦多本職此來專一為百姓立而請命于富室富室不聽即以一身歸而請

罪於朝廷無緣敢一日强顏獨飽於饑民之上
惟富室思之
一今與小民約官司既以禮勸富室富室必能以
義救爾民爾民只得小心聽候告糴
右仰爾民當知貧富不同各有天命荒年方仰
富室為衣食父母不可苟生怨望富室之心安
分忍耐度此艱厄凶荒之後必有豐年他日尚
要做人今日不可胡亂做事有犯到官決不輕
恕未能救命反先得罪惟爾民戒之
一急糶者富室也待糶者饑民也官司既不以文
移滋吏奸則通此脉絡於公私上下之間者鄉曲
好誼之士也
右請貴寓之賢學校之英鄉間岩穴抱道未仕
之彥各以天地民物為心各以父母鄉邦為念
以義理感動鄉之富者以恩威開諭鄉之貧者
以施行之未當事宜之未悉告為州縣之耳目
不接者其所宏濟何可諭云蓋聞天之生人惟
有愛人人衆不能盡皆契天天定則又時加汰

治凡有饑厄之歲皆其升降之機富室在豐年
賢否未知也及至荒年或惻怛而濟或頑忍而
不恤富室之賢否分矣小民在豐年善惡未白
也及至荒年或堅忍而守分或無賴而妄作小
民之善惡見矣賢否既分善惡既見天之升降
生人於斯乎決於是富者或自此而貴顯或自
此而禍敗此升降也貧者或饑過而溫厚或官
刑而滅亡此升降也天道循轉自昔皆然但人
生只見目前往往顛倒其中而不自知若瞻之
百年之前要之再世之後高岸為谷深谷為陵
貧富易位升降曉然是可以觀天矣是當思所
以契天矣此皆吾州賢人君子之所素知更請
推廣其說遍諭此意人心不甚相遠必有惻然
動心者須至曉諭

封禪文　　漢　司馬相如

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生民歷選列辟以迄於秦率邇者踵武逖聽者風聲紛綸葳蕤湮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繼昭夏崇號謚畧可道者七十有一君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也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可觀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剏業於唐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郅隆大行越成而後陵遲衰微千載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于後耳故軌迹夷易易遵也湛恩厖洪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襁褓而崇冠於二后揆厥所元終都攸卒未有殊尤絕迹可攷於今者也然猶躡梁父登泰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逢涌原泉沕潏曼羨旁魄四塞雲布霧散上暢九垓下泝八埏懷生之類霑濡浸潤協氣横流武節猋逝邇陿游原迥闊泳沫首惡湮沒闇昧昭晰昆蟲闓懌回首面内然後囿騶虞之珍羣徼麋鹿之怪獸

導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觡共抵之獸獲周餘放龜於岐招翠黄乘龍於沼鬼神接靈圉賓於閒舘奇物譎詭俶儻窮變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為德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杭休之以燎微夫斯之為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恧乎進讓之道何其爽與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憓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侔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刱見意泰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以況榮上帝垂恩儲祉將以慶成陛下謙讓而弗發挈三神之歡缺王道之儀羣臣恧焉或曰且天為質闇示珍符固不可辭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罔幾也亦各竝時而榮咸濟厥世而屈說者尚何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哉夫修德以錫符奉命以行事不為進越也故聖王不替而修禮地祇謁欵天神勒功中嶽以彰至尊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元皇皇哉此天下之壯觀王者之卒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後因襍縉紳先生之畧術使獲曜日月之末光絶炎以展采錯事猶兼正列其義校飾厥文作春秋一藝將襲舊六為七攄之無窮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為稱首者以此宜命掌故悉奏其儀而覽焉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俞乎朕其試哉乃遷思迴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遂作頌曰

自我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遊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嘉穀六穗我穡曷蓄匪惟雨之又潤澤之匪惟徧之氾布濩之萬物熙熙懷而慕之名山顯位望君之來君兮君兮侯不邁哉般般之獸樂我君囿白質黑章其儀可喜旼旼穆穆君子之態蓋聞其聲今親其來厥塗靡從天瑞之徵茲爾於舜虞氏以興濯濯之麟游彼靈畤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輿帝用享祉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黄龍興德而升采色炫燿煥炳煇煌正陽顯見覺寤黎烝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厥之有章不必諄諄依類託寓諭以封巒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德兢兢翼翼故曰於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祇舜在假典顧省厥遺此之謂也

典引并序　　漢　班固

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與賈逵傅毅杜矩展隆郗萌等召詣雲龍門小黄門趙宣持秦始皇帝本紀問臣等曰太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耶臣等對曰此贊賈誼過秦篇言向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宜絶也此言非是即召臣入問本聞此論非耶將見問意開寤耶臣具對素聞知狀詔因曰司馬遷著書成一家言揚名後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司馬相如洿行無節但有浮華之辭不周於用至於疾病而遺忠主上求取其書竟得頌述功德言封禪事忠臣效也至是賢遷遠矣臣固常伏刻誦聖論昭明好惡不遺微細緣事斷義動有規矩雖仲尼之因史見意亦無以加臣固被學最舊受恩浸深誠思畢力竭情昊天罔極臣固頓首頓首伏惟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亡實然皆游揚後世垂為舊式臣固才朽不及前人蓋詠雲門者難為音觀隋和者難為珍不勝區區竊作典引一篇雖不足雍容明盛萬分之一猶啟發憤懣覺悟童蒙光揚大漢軼聲前世然後退入溝壑死而不朽臣固愚戇頓首頓首曰

太極之元兩儀始分烟烟熅熅有沈而奥有浮而清沈浮交錯庶類混成肇命民主五德初起同乎草昧元混之中踰繩越契寂寥而無詔者系不得而綴也厥有氏號紹天闡繹莫不開元于太昊皇初之首上哉夐乎其書猶可得而修也亞斯之代通變神化函光而未曜若夫上稽乾則降承龍翼而炳諸典謨以冠德卓絶者莫崇乎陶唐陶唐舍允而禪有虞有虞亦命夏后稷契熙載越成湯武股肱既周天乃歸功元首將授漢劉俾其承三季之荒末值亢龍之災孽懸象闇而恒文乖彝倫斁而舊章闕故先命元聖使綴學立制宏亮洪業表相祖宗贊揚迪喆備哉燦爛真神明之式也雖皋夔衡旦密勿之輔比玆褊矣是以高光二聖辰居其域時至氣動乃龍見淵躍拊翼而未舉則威靈紛紜海內雲蒸雷動電熛胡縊莽分尚不涖其誅然後欽若上下恭揖羣后正位度宗有于德不台淵穆之讓靡號師矢敦奮撝之容蓋以膺

當天之正統受克讓之歸運蓄炎上之烈精藴孔佐
之宏陳云爾洋洋乎若德帝者之上儀誥誓所不及
已鋪觀二代洪纖之度其頥可探也竝開迹於一簣
同受侯甸之服奕世勤民以方伯統牧秉其命賜彤
弧黄鉞之威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恪至於參伍華夏
京遷鎬亳遂自北面虎螭其師革滅天邑是故誼士
華而不敦武稱未盡獲有慚德不其然歟亦猶於穆
猗那翕純皦繹以崇嚴祖考殷薦宗配帝發祥流慶
對越天地者舄奕乎千載豈不克自神明哉誕畧有
常審言行于篇籍光藻朗而不渝耳矧夫赫赫聖漢
巍巍唐基泝測其源乃先孕虞育夏甄殷陶周然後
宣二祖之重光襲四宗之緝熙神靈日照光被六幽仁
風翔乎海表威靈行乎鬼區慝無回而不泯微胡瑣
而不頥故夫顯定三才昭登之績匪堯不興鋪聞遺
策在下之訓匪漢不宏厥道至於經緯乾坤出入三
光外運渾元內霑毫芒性類循理品物咸亨其已久
矣盛哉皇家帝世德臣列辟功君百王榮鏡宇宙尊
無與亢乃始虔鞏勞謙兢兢業業貶成抑定不敢論

制作至於遷正黜色賔監之事渙揚宇內而禮官儒
林純用篤誨之士不傳祖宗之髣髴雖云優慎無乃
葸歟於是三事岳牧之寮僉爾而進曰陛下仰監唐
典中述祖則俯蹈宗軌躬奉天經惇睦辨章之化洽
巡靖黎蒸懷保鰥寡之惠洽燔瘞懸沈肅祇羣神之
禮備是以來儀集羽族於觀魏肉角馴毛宗於外囿
擾緇文皓質於郊升黄輝采鱗于沼甘露宵零于豐
草三足軒翥于茂樹若乃嘉穀靈草奇獸神禽應圖
合諜窮祥極瑞者朝夕坰牧日月邦畿卓犖乎方州
洋溢乎要荒昔周有素雉朱烏元秬黄鍪之事耳君
臣動色左右相趍濟濟翼翼峩峩如也盖用昭明寅
畏承聿懷之福亦以寵靈文武貽燕後昆覆以懿鑠
豈其爲身而有顓辭也若然受之亦宜勤恁旅力以
充厥道啓恭館之金縢御東序之秘寶以流其占夫
圖書亮章天哲也孔猷先命聖孚也體行德本正性
也逢吉丁辰景命也順命以刱制定性以和神答三
靈之蕃祉展放唐之明文兹事體大而允寤寐次於
聖心瞻前顧後豈蔑清廟憚勑天乎伊考自邃古乃

降庚爰茲作者七十有四人有不俾而假素冏光度
而遺章今其如台而獨闕也是時聖上固已垂精游
神包舉藝文屢訪羣儒諭洛故老與之酬酌道德之
淵源肴覈仁義之林藪以望元符之臻焉既感羣后
之讜辭又悉五[illegible]之碩慮矣將紹萬嗣揚洪輝奮景
炎扇遺風播芳烈久而愈新用而不竭汪汪乎丕天
之大律其疇能亙之哉唐哉皇哉皇哉唐哉

唐貞符解

柳宗元

負罪臣宗元惶恐言所貶州量移流人吳武陵爲臣
言董仲舒對三代受命之符誠然非耶臣曰非也何
獨仲舒爾自司馬相如劉向揚雄班彪彪子固皆沿襲
嗤嗤推古瑞物以配受命其言類淫巫瞽史誑亂後
代不足以知聖人立極之本顯至德揚大公甚失厥
趣臣爲尚書郎時嘗著貞符言唐家正德受命于生
人之意累積厚久宜享年無極之義本末閎闊會貶
逐中輟不克究備武陵即叩頭邀臣此大事不宜以
辱故休缺使聖王之典不立無以抑詭類拔正道表
覈萬代臣不勝奮激即具爲書念終泯没蠻夷不聞
于時獨不爲也苟一明大道施于人代臣死無所憾
用是自決曰孰稱古初朴蒙倥侗而無爭厥流以訛
越乃奮擊鬬怒振動專肆爲淫威曰是不知道惟人
之初總總而生林林而羣霜雪風雨雷雹暴其外於
是乃知架巢空穴挽草木取皮革飢渴牝牡之欲敺
其內於是乃知噬禽獸咀果穀合偶而居交焉而爭
際焉而鬬力大者搏齒利者齧爪剛者決羣衆者軋

兵良者殺披披藉藉草野塗血然後強有力者出而治之往往為曹於險阻用號令起而君臣十伍之法立德紹者嗣道怠者奪於是有聖人焉曰黃帝造其兵車交貫乎其内一統類齊劑量然猶大公之道不克建於是有聖人焉曰堯置州牧四岳持而綱之立有德有功有才有能者參而維之運臂率指屈伸把握莫不統率堯年老舉聖人而禪焉大公乃克建由是觀之厥初罔匪極亂而後稍可為也而非德不樹故仲尼敘書於堯曰克明峻德於舜曰濬哲文明於禹曰文命祗承於帝於湯曰克寬克仁彰信萬民於武王曰有道曾孫稽揆典誓貞哉維茲德實受命之符以奠永祀後之妖淫囂昏好怪之徒乃始陳大電大虹元鳥巨跡白狼白魚流火之烏以為符斯皆詭譎闊誕甚可羞也而莫知本於厥貞漢用大度克懷于有氓登能庸賢濯痍煦寒以瘳以熙茲其為符也而其妄臣妾乃下取虺蛇上引天光推類號休用夸誣於無知之氓增以騶虞神鼎脅敺縱臾俾東之太山石閭作大號謂之封禪皆尚書所無有恭述成效

卒奮驁逆其後有賢帝曰光武克綏天下復承舊物猶崇赤伏以玷厥德魏晉而下　亂鈞裂厥符不貞邦用不靖亦罔克久駭乎無以譏為也積大亂至于隋氏環四海以為鼎跨九垠以為鑪爨以毒燎煽以虐焰其人沸湧灼爛號呼騰蹈莫有救止於是大聖乃起丕降霖雨濬滌蕩沃蒸為清氣疏為冷風人乃漻然休然相睎以生相持以成相弭以寧刲脅屠剔膏流節離之禍不作而人乃克完平舒愉尸其肌膚以達于夷途焚折抵掎奔走轉死之害不起而人乃克鳩類集族歌舞忭懌用祗于元德徒奮袒呼犒迎義旅讙動六合至于麾下大盜豪據阻命遏德義威殄戮咸墜厥緒無劉於虐人乃並受休嘉去隋氏克歸于唐躑躅謳歌灝灝和寧帝庸威懷惟人之為敬奠厥賦積藏于下是為豐國鄉為義廪斂發謹飭歲丁大寖人以有年簡于厥初刑不殘而懲是謂嚴威小屬而支大生而孥愷悌祗敬用底于理凡其所欲不謁而獲凡其所惡不祈而息四夷稽服不作兵革不竭貨力丕揚于後嗣用垂于常式十聖濟厥治孝仁

平究惟祖之則澤久而逾深仁增而益高人之戴唐未末無窮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惟人之仁匪祥于天匪祥于天茲惟貞符哉未有喪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壽者也商之王以桑穀昌以雉雊大宗之君以德星壽鄭以龍衰魯以麟弱白雉亡漢黃犀死莽惡在其為符也不勝唐德之代光昭明濬深鴻厖大保人斯無疆宜薦于郊廟文之雅詩祇告于德之休帝曰諶哉乃黜休祥之奏貞符之與思德之所未大求仁之所未備以祇于邦治以敬于人事其詩曰

於穆敬德黎人皇皇惟貞厥符浩浩將將仁函于膚刃莫畢昏澤寒于爨沸炎以澣珍厥凶德乃毆乃夷懿其休風是熙是吹父子熙熙相寧以嬉賦徹而藏厚我糗糧形輕以清我完靡傷貽我子孫百代是康十聖嗣于理神后之子子思孝父文亦患巳拱之戴之神具爾宜載揚于雅承天之嘏天之誠神宜鑒于仁神之曷依宜仁之歸滌訟于北祝栗于南幅員西東祇一乃心祝唐之紀後天罔墜祝皇之壽與地咸久曷徒祝之心誠篤之神協人同道以告之俾彌萬年不震不危我代之延永永毗之人增以崇曷不爾思有號于天僉曰嗚呼咨爾皇靈無替厥符

出師表　　　　　漢　諸葛亮　文選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以爲督愚謂營中之事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士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勤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泣涕不知所云

再出師表

漢　諸葛亮

先帝深慮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當知臣伐賊才弱敵強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胷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伯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朞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千餘人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蚤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支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王士騏云遂并江東以下似有一轉大要以劉繇王朗自譬而以孫策譬曹丕王元美亦云此本出於張溫然記容有脫誤

諫重討高麗表

唐 房元齡 文苑英華

臣聞兵惡不戢武貴止戈當今聖化所覃無遠不暨上古所不臣者陛下皆能臣之所不制者皆能制之詳觀古今為中國患害無過突厥遂能坐運神策不下殿堂大小可汗相次束手分典禁衛執戟行間其後延陀鴟張尋就夷滅鐵勒慕義請置州縣沙漠已北萬里無塵至如高昌叛渙於流沙吐渾首竄於積石偏師薄伐俱從平蕩高麗歷代逋誅莫能討擊陛下責其逆亂殺主虐民親總六軍問罪遼碣未經旬日即拔遼東前後擄獲數日萬計分配諸州無處不滿雪往代之宿恥掩崤陵之枯骨比功校德萬倍前王此聖主所自知微臣安敢備說且陛下仁風被於率土孝德彰於配天覩夷狄之將亡則指期數歲授將帥之節度則決機萬里屈指而候驛視景而望書符應若神筭無遺策擢將於行伍之中取士於凡庸之末遠夷單使一見不忘小臣之名未嘗再問箭穿七札弓貫六鈞加以留情墳典屬意篇什筆邁鍾張詞窮賈馬文鋒既振則宮商自諧輕翰暫飛則花葩競發撫萬姓以慈遇羣臣以禮褒秋毫之善解吞舟之網逆耳之諫必聽膚受之愬斯絕好生之德禁障塞於江湖惡殺之仁息鼓刀於屠肆鳧鶴荷稻粱之惠犬馬蒙帷蓋之恩降尊吮思摩之瘡登堂臨魏徵之柩哭戰亡之卒則哀動六軍負填道之薪則情感天地重黔黎之大命特盡心於庶獄臣心識昏憒豈足論聖功之深遠談天德之高大哉陛下兼衆美而有之靡不備具微臣深為陛下惜之重之愛之寶之周易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又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由此言之進有退之義存有亡之幾得有喪之理老臣所以為陛下惜之者蓋謂此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臣為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彼高麗者邊夷賤類不足待以仁義不可責以常理古今以魚鱉畜之宜從濶略必欲絕其種類深恐獸窮則搏且陛下每決死囚必令三覆五奏進素食停音樂者蓋以人命所重感動聖慈也況今兵士之徒無一罪戾無故驅之於戰陣之間委之於鋒

办之下使肝腦塗地魂魄無歸令其老父孤兒寡妻慈母望轊車而掩泣抱枯骨而摧心足變動陰陽感傷和氣實天下之寃痛也且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用之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而陛下誅之可也侵擾百姓而陛下滅之可也久長能為中國患而陛下除之可也有一於此雖日殺萬夫不足為媿今無此三條坐煩中國內為舊主雪怨外為新羅報仇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願陛下遵皇祖老子止足之誡以保萬代巍巍之名發霈然之恩降寛大之詔順陽春以布澤許高麗以自新焚凌波之船罷應募之衆自然華裔慶賴遠肅邇安臣老病三公朝夕入地所恨竟無塵露微增海嶽謹罄殘魂餘息豫代結草之誠儻蒙録此哀鳴即臣死骨不朽也

論刑獄表

唐　朱敬則　文苑英華

臣聞李斯之相秦也行申商之法重刑名之家杜私門張公室棄無用之費損不急之官計日受功疾耕急戰人繁國富遂屠諸侯此救弊之術也故曰刻薄可行於進趨變詐可陳於攻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既而鋒鏑已銷石城又毀即可易之以寛大潤之以淳和八風之樂以柔之三代之禮以導之秦則不經淫虐滋甚往而不返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陸賈叔孫通之事漢王也當滎陽成皋之間糧饋已窮智勇俱困不敢開一說効一奇惟進豪猾之材薦貪暴之客及區宇適平干戈尚戢金鼓之聲未息傷夷之痛尚聞二子顧盻雍容綽有餘態乃陳詩書說禮樂開王道謀帝圖高皇帝忿然曰吾以馬上得之安事詩書乎對曰陛下馬上得之可馬上治之乎高皇默然如是陸賈著新語叔孫通定禮儀始知天子之尊方覺帝王之貴此知變之善也向使高皇排二子而不收置詩書而不顧重攻戰之吏尊首級之材複道爭功張良以知其變拔劍擊柱吾屬不得無

謀即晷漏難踰何十二帝乎亡秦是續何二百年乎故曰仁義者聖人之籧廬禮經者先王之陳迹然則祝祠向畢芻狗須投滓精已流糟粕可棄仁義尚捨況輕此者乎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三叔流言四凶搆難不設鉤鉅無以應天順人不峻刑名不能摧奸禁暴故置神匭開告端曲直之影必呈包藏之心盡露神道助順無辠不除人心保能無妖不戮以茲訬筭窮造化之幽深用此神謀盡天人之秘術故能計不下席聽不出闈蒼生晏然紫宸易主大哉偉哉無德而稱也豈比造功鳴條大戰牧野血變草木頭折不周可同年而語乎然而急趨無善迹促柱少和聲拯溺不規行療饑非鼎食即向時之妙筴乃當今之芻狗也伏願鑒秦漢之得失考時事之合宜審糟粕之可遺覺籧廬之須毀見幾而作豈勞終日乎陛下必不可偃蹇太平徘徊中路伏願改法制立章程下恬愉之詞流曠蕩之澤去萋斐之牙角頓奸險之鋒鋩杜告密之源絕羅織之跡使天下黎人坦然大悦豈不樂哉

請罷姚州屯戍表　　唐　張柬之　文粹

臣柬之言臣伏聞姚州者古哀牢之舊國絕域荒外山高水深自生人以來洎於後代不與中國交通前漢唐蒙開夜郎滇筰而哀牢不附至光武末年始請内屬漢置永昌郡以統理之乃收其鹽布氈罽之稅以利中土其國西通大秦南通交趾奇珍異寶進貢歲時不缺劉備據有巴蜀常以甲兵不充及備死諸葛亮五月渡瀘收其金銀鹽布以益軍儲使張伯歧選其勁卒利兵以增武備故蜀志稱自亮南征之後國以富饒甲兵充足由此言之則前代置郡其利頗深今鹽布之利不供珍奇之貢不入戈戟之用不實於軍行寶貨之資不輸於大國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肝腦塗地臣竊為國家惜之漢以得利既多歷博南山涉蘭倉水更置博南哀牢二縣蜀人愁怨行者作歌曰歷博南越蘭津渡蘭倉為他人蓋言漢貪珍奇鹽布之利而為蠻夷之所驅役也漢獲其利人且怨歌今減耗國儲費用日廣而使陛下之赤子身膏野草骸骨不歸老母幼子哀號望祭於千

里之外於國家無絲髪之利在百姓受終身之酷臣竊為國家痛之往者諸葛亮破南中使其渠率自相統領不置漢官亦不留兵鎮守人問其故亮言置留兵有三不易大率以置官裔漢雜居猜嫌必起留兵運糧為患更重忍若反叛勞費更多但粗設紀綱自然久定臣竊以亮之此策妙得羈縻蠻裔之術今姚府所置之官既無安邊静寇之心又無葛亮且縱且擒之技惟知詭謀狡筭恣情割剥貪叨劫略積以為常扇動酋渠遣成朋黨折支諂笑取媚蠻裔拜跪趨伏無復慙耻提挈子弟唱引兇愚聚會蒲博一擲累萬劒南逋逃中原亡命有二千餘户見散在此州專以掠奪為業姚州本龍朔中武陵縣主簿石子仁奏置之後長史李孝讓辛文恊並爲羣蠻所殺前朝遣郎將趙武貴討擊及蜀兵應時破敗噍類無遺又使將軍李義揔等往郎將劉惠基在陣戰死其州遂廢臣竊以諸葛亮稱置官留兵有三不易其言遂驗至垂拱四年蠻郎將王善寳昆州爨乾福又請置州奏言所課税自出姚府管内更不勞擾蜀中及置州後録事叅軍李稜為蠻所殺延載中司馬成琛奏請於瀘南置鎮七所遣蜀兵防守自此蜀中搔擾于今不息且姚府總管五十七州巨猾遊客不可勝数國家設官分職本以化俗防姦無耻無厭狼籍至此今不問裔夏負罪並深見道路劫殺不能禁止臣恐一朝驚擾為禍轉大伏乞省罷姚州使隷嶲府歳時朝覲同之蕃國瀘南諸鎮亦皆悉廢於瀘北置關百姓自非奉使入蕃不許交通來往增嶲府兵選擇清良宰牧以統理之臣愚將為穩便

請抑損外戚權寵并乞佐外郡表

唐　武平一　文粹

臣平一言緣修起居注大史監每季有牒臣伏見從去歲已來屢有災異熒惑入羽林太白再經天太陽虧月犯大角臣伏按舊史文志咸非休吉之感或爲咎徵之兆臣聞災不妄生變不虛設象見於上人應於下其理昭彰有如影響陛下嗣膺鴻業寅畏上元故皇天不言以災青譴誡詩曰敬天之怒不敢驅馳又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臣伏見陛下孝愛因心敦崇戚族澤濡后氏恩合外家位以慈周寵因惠假臣當宗親階越三等家有數侯既忝國姻復叨枝屬朱輪華轂金牓瑶簪過東漢之梁鄧邁西京之許史光輝焜煌古今所絶誠陛下睦於親寵降於慈賢臣未息機謀深近囂黷恩彌崇而議彌積位逾厚而疊逾擁臣又聞月滿必虧日盈則蝕春秋有交謝之禮星律有輪環之次時不再來榮難久藉昔永淳之後藩維構孽王室多難先聖考運從權時居寶歷臣諸房等地惟宗子爵列扞城竊祿踐封屢迴星紀今皇明復辟聖政惟新自合恭守園廬逢承雨露庇影椒房之末階親槐里之餘今乃再假寵靈驟貽奬渥姻從日茂爵封如初但見昇崇無聞損降高班厚位遂超涯極以此或陰氣僭陽乾文告變且項年已來河洛汎溢東都西京俱有水潦蓋以陰氣太盛所致昔王家驕貴梅福上書竇氏專權丁鴻進諫臣伏思古來后妃之始自呂霍上官閻董之氏皆以恩寵過深驕盈僭溢一朝傾覆竟無噍類易曰不遠而復又曰鼎折足覆公餗伏願思抑損之宜運長遠之策或令安車就第使剖符臨州遠之以機權錫之以閑逸上恭乾乾之惕下全親親之道則肅彰國圖殷鑒後葉臣疊招酷罰待斃苫壞聖心不棄窮纖備官史冊哀緒莫申餘陰無幾精魂屢竭昭恤末流如將有補明時不矜荒怠伏乞假名外郡遂禮私庭冀存識爽火訓覗冒臣瞻光視漏豈復支久既因災時誠秉宗國俯揆殘骸退深荒越

奉天論延訪朝臣表　　唐　陸　贄

臣其言賊泚逋誅尚穴宮禁陛下思戀宗廟痛傷黎元仁孝交感至於憤激狠以急務下詢微臣臣雖鄙儒尊慕行義荷陛下知己之遇感陛下思理之誠愚衷所懷承問輒發不以淺深自揆不以喜怒上虞誠缺於周防承順之規是亦忠於陛下一至之分也前奉詔問尋具上陳請延羣臣稍與親接廣咨訪之路開諫諍之門通壅蔽之情宏採拔之道自獻咨奏迨玆彌旬不聞施行不賜詶詰未審宸旨以為何如如昧於忖量但務竭盡恐由辭理蹇拙不能暢達事情悽悽血誠復願披瀝煩瀆冒豈不慚惶益犬馬感恩思效之心睠睠而不能自止者也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以為人情者聖王之田理道所由生也是則時之否泰事之損益萬化所繫必因人情情有通塞故否泰生情有厚薄故損益生通天下之情者莫智於聖人盡聖人之心者莫測於易象其列卦也乾下坤上乃為泰乾上坤下乃為否其取象也損上益下則曰益損下益上乃為損乾為天為君坤為地為臣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也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氣不交則庶物不育情不交則萬邦不和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歲功成君澤下流臣誠上達然後理道立損益之義亦由是焉上約己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其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於己人必怨而叛上矣其不謂之損乎然則上下交而泰不交而否自損者人益自益者人損情之得失豈容易哉故諭君為舟諭人為水言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也舟即君道水即人情舟順水之道乃浮違則沒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則危是以古先聖王居人之上也必以其心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乃至兢兢業業一日萬幾夫幾者事之微也以聖人之德天子之尊且猶慎事之微乃至一日萬慮豈不以居上接下懼失其情與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微則萬幾之慮不得不精也危則覆舟之誡不可不畏也夫揆物以意宣意以言言或是非莫若考於有跡跡或成敗莫

若驗於己行自昔王業盛衰君道得失史冊畫在粲
然可徵與衆同欲靡不興違衆自用靡不廢從善納
諫靡不固遠賢耻過靡不危故詩書稱堯之德則曰
稽于衆捨己從人敘舜之功則曰明四目達四聰言
務同欲也序禹之所由興則曰益贊於禹禹拜昌言
述湯之所以王則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言能納諫
也歌文王作周則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美武王克
殷則曰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言皆從善也堯舜禹湯
文武此六君子天下之盛王也莫不從諫而輔德詢
衆以成功是則德益盛而慮益微功愈高而意愈下
及代之衰也則道亦反焉故書曰紂有億兆夷人離
心離德言違衆也詩曰汝炰烋於中國斂怨以為德
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又曰
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言遠賢
也書曰謂人莫己若者亡詩曰惟彼不慎自獨俾臧
自有肺腸俾人卒狂言自用也前史敘桀紂之惡曰
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言耻過也考得失於己行
之跡鑑盛衰於己驗之符孰失道而不衰孰得理而

不盛相應以類影響不差故不則而象之敬而畏之
乎自秦漢暨於周隋其間將歷千載代興者非一姓
繼覆者非一君雖所遇殊時所為異跡然失衆必敗
得衆必成與堯舜禹湯同務者必興與桀紂幽厲同
趨者必覆多同於善則功倍多同於惡則禍甚善惡
同類端如貫珠成敗象行明若觀火此歷代之元龜
也尚恐議者曰時異事殊臣請復為陛下粗舉近效
之尤章者以辯焉太宗文皇帝以天縱之才有神器
之重武定禍亂文致太平威行如雷霆明照侔日月
英略施於百勝聖功被於九歌固非庶品之所度量
常情之所鑽仰然猶兢兢畏慎懼失人心每戒臣下
獻規悔以危亡為慮夙興聽理日旰忘勞公卿造進
廷奏庶務評議得失與衆共之下無滯情上無私斷
退朝之暇宴接侍臣咨訪謀猷詢求過闕或論往古
成敗或問人間事情每言及暗主亂朝則省懼自戒
言及賢君理代則企竦思齊言及稼穡艱難則上下
相臣務遵勤儉言及閭閻疾苦則君臣同慮議息征
徭懋德懲違觸類滋長尚恐過言謬舉既往難追亟

召宰輔平章必遣諫官俱入小有煩失隨即箴規得一善必遽命甄昇聽一諫必明加褒錫故得時無闕事人樂輸誠又引文學之流更直宿於內署或講求典禮或諷誦詩書每至夜分情忘厭倦伏以太宗之德美貞觀之理安且猶務得人心其勤若此是則人之於理道可一日不接乎高宗幼年亦親聽納故當時翕然歸美以為有貞觀之風兼賴遺澤在人先範垂裕率無改作俗以阜康數十年閒天下無事承平之業滋久倦怠之意頗彰燕居益深接下彌簡前哲之耿光寖遠中宮之威柄潛移卒有嗣聖臨朝天授革命豈不以經邦之道闕疇咨於大猷宴安之懷溺偏信於近狎馴致禍變幾將傾危雖亂匪自他然其失一也弊俗一靡餘風遂流訖神龍景雲之閒皆嬖倖亂朝忠義不達元宗躬定大難手振宏綱開懷納忠克己從諫尊用舊老廣採羣才大臣不敢壅下情私懷不敢干公議朝清道泰垂三十年謂化已成謂安可保耳目之娛漸廣憂勤之志稍衰侈心一萌邪道並進貪權竊柄者則曰德如堯舜矣焉用勞神永

意趨利者則曰時已太平矣胡不為樂有深謀遠慮者謂之迂誕驚眾有讜言切議者謂之誹謗邀名至尊收視於穆清上宰養威於廊廟諫曹以頌義為奉職法吏以識旨為當官司府以厚斂為公忠權門以多賂爲聞望外寵持竊國之勢內寵擅迴天之淫禍機熾然燄燄滋甚舉天下如居積薪之上人人懼焚而朝廷相蒙曾莫之省日務遊宴方謂有無疆之休大盜一興至今為梗豈不以忽於戒備逸於居安憚忠鯁之怫心甘諛詐之從欲漸漬不聞其失以至於大失乎肅宗懲致寇之由蘊撥亂之略虛受廣納同符乎太宗招延詢謀輟食廢寢洞啓誠府推心與人豁披胷襟忘己應物故得來蘇之望允塞配天之業勃興先皇帝繼守恭勤而益之以和惠惠則有感和則有親雖時經艱屯而眾不離析理尚寬大務因循而重改作然於紫宸聽朝常限三人奏事時亦宣諭德令課責侍臣或賞其盡規或含以容默性本仁恕事多宏讓諫雖未從且不深忤情苟有阻終獲上通故君臣相安而人亦小息陛下英姿逸辯邁絕人倫

武略雄圖牢籠物表憤積習以妨理任削平而在躬以明威照臨以嚴法制斷流弊自久淩恒太深遠者驚疑而阻命逃死之亂作近者畏懾而偷容避罪之態生君臣意乖上下情隔君將務理而下防誅夷臣將納忠又上慮欺誕故睿誠不布於羣物物情不達於睿聰臣於往年曾任御史獲奉朝謁僅欲半年陛下嚴邃高居未嘗降旨臨問羣臣跼蹐趨退亦不列事奏陳丹墀之間且未相論宇宙之廣何由自通雖復列對使臣別延宰輔既殊師錫且異公言未行者則戒以樞密勿論己行者又謂之遂事不諫漸生拘礙動涉猜嫌由是人各隱情以言爲諱至於變故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陛下以今日之所覩驗往時之所聞孰眞孰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塞備詳之矣人之情僞盡知之矣列聖升降之效歷歷如彼當今理亂之由昭昭如此未有不興於得衆殆於失人裕於僉諧敝於偏信濟美因乎納諫虧德由乎自賢善始本乎憂勤失人萌乎安汰今陛下將欲悔禍徼福去危從安若不循太宗創業之規襲肅宗中興之理鑑天寶致亂之所以懲今者遷幸之所因則何以孚聖懷揚令聞新遠邇之聽歸反側之心乎前承德音訪及庸鄙敢緣斯義輒以獻聞自爾以來反覆千慮愚智有分信非可移至今拳拳猶滯所見不勝愚誠懇款謹復布露以聞臣惶怖死罪謹言

論佛骨表

唐 韓愈 文苑英華

伏以佛者裔翟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渡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嘗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舁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為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為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臠身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裔翟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

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絶根本斷天下之疑絶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

表

請勸

勸進表　晉　劉琨　文選

建興五年三月癸未朔十八日辛丑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河北并冀幽三州諸軍事領護軍匈奴中郎將司空并州刺史廣武侯臣琨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州諸軍事撫軍大將軍冀州刺史左賢王渤海公臣匹磾頓首死罪上書臣琨臣匹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天生蒸民樹之以君所以對越天地司牧黎元聖帝明王鑒其若此知天地不可以乏饗故屈其身以奉之知黎元不可以無主故不得已而臨之社稷時難則戚藩定其傾郊廟或替則宗哲纂其祀所以宏振遐風式固萬世三五以降靡不由之臣琨臣匹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伏惟高祖宣皇帝肇基景命世祖武皇帝遂造區夏三葉(宣景文)重光四聖(武惠懷愍)繼軌惠澤侔於有虞卜年過於周氏自元康(惠帝年號)以來艱禍繁興永嘉(懷帝年號)之際氛厲彌昏宸極失御登遐醜裔國家之危有若綴旒賴先后之德宗廟之靈皇帝(愍帝)嗣建舊物克甄誕受欽明服膺聰哲玉質幼彰金聲夙振冢宰攝其綱百辟輔其治四海想中興之美羣臣懷來蘇之望不圖天不悔禍大災薦臻國未忘難寇害尋興逆胡劉曜縱逸西都敢肆犬羊凌弱天邑臣等奉表使還仍承西朝以去年十一月不守主上幽劫復沈鹵廷神器流離再辱荒逆臣每覽史籍觀之前載厄運之極古今未有苟在食土之毛含氣之類莫不叩心絕氣行號巷哭況臣等荷寵三世位厠鼎司承問震惶精爽飛越且悲且惋五情無主舉哀朔垂上下泣血臣琨臣匹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昏明迭用否泰相濟天命未改歷數有歸或多難以固邦國或殷憂以啟聖明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為五霸之長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以主諸侯社稷靡安必將有以扶其危黔首幾絕必將有以繼其緒伏惟陛下元德通於神明聖姿合於兩儀應命世之期紹千載之運夫符瑞之表天人有徵中興之兆圖讖垂典自京畿隕喪九服崩離天下嚣然無所歸懷雖有夏之遭夷羿宗姬之離犬戎蔑以過之陛下撫寧江左奄有舊吳柔服以德伐叛以刑抗明威以攝不類伏大順以肅宇內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既

暢則遐方企踵百揆時序於上四門穆穆於下昔少康之隆夏訓以為美談宣王之興周詩以為休咏況茂勛格於皇天清輝光於四海蒼生顒然莫不欣戴聲教所加願為臣妾者哉且宣王之允惟有陛下億兆攸歸曽無與二天祚大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陛下而誰是以邇無異言遠無異望謳歌者無不吟詠徽猷訟獄者無不思于聖德天地之際既交華裔之情允洽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以為休徵者蓋有百數冠帶之倫要荒之衆不謀而同辭者動以萬計是以臣等敢考天地之心因函夏之趣昧死以上尊號願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狹巢由抗矯之節以社稷為務不以小行為先以黔首為憂不以克讓為事上以慰宗廟乃顧之懷下以釋普天傾首之望則所謂生繁華於枯荑育豐肌於朽骨神人獲安無不幸甚

臣琨臣匹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尊位不可久虛萬機不可久曠虛之一日則尊位以殆曠之浹辰則萬機以亂方今鍾百王之季當陽九之會狡寇窺窬伺國瑕隙齊人波蕩無所繫心安可以廢而不卹哉陛下雖欲逡巡其若宗廟何其若百姓何昔惠公虜秦晉國震駭呂郤之謀欲立子圉外以絕敵人之志內以固闔境之情故曰喪君有君羣臣輯睦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前事之不忘後代之元龜也陛下明並日月無幽不燭深謀遠慮出自胸懷不勝犬馬憂國之情遲覲人神開泰之路是以陳其乃誠布之執事臣等各忝守方任職在遐外不得陪列闕庭共觀盛禮踊躍之懷南望罔極謹上臣琨謹遣兼左長史右司馬臣溫嶠主簿臣辟閭訓臣匹磾遣散騎常侍征虜將軍清河太守領右長史高平亭侯臣榮劭輕車將軍關內侯臣郭穆奉表臣琨臣匹磾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為王僧辯勸梁元帝刱表　梁　沈炯

衆軍薄伐逆次九水即日獲臨城縣使人報稱矦景弑逆皇帝賊害太子宗室在冦庭者並罹禍酷六軍慟哭三辰改曜哀我皇極四海崩心我大梁纂堯構緒基商啓祚太祖文皇帝徇齊作聖肇有六州高祖武皇帝聰明神武奄龕天下依日月而和四時履至尊而制六合麗正居貞大横固社四葉相係三聖同基蠢爾凶渠遂憑天邑閶闔受白登之辱象魏致尭城之疑雲辰承華一朝俱酷金槙玉幹莫不同冤悠悠彼蒼何其罔極臣聞喪君有君春秋之茂典以德以長先王之通訓少康則牧衆撫職祀夏所以配天平王則居正東遷宗周所以卜世漢光以能捕不道故景歷重昌中宗以不違羣議故江東可立疇今考古更無二謀伏惟陛下至孝通幽英武靈斷當七九之厄而應千載之期啓殷憂之明而居百王之會取威定霸險阻艱難建社治兵載循古道家國之事一至於斯天祚大梁必将有主軒轅得姓存者二人高祖五王代實居長秉屈完而陳諸矦拜子武而服大輅功齊九有道濟生民非奉聖明誰嗣下武臣聞日月貞明太陽不可以闕照天地貞觀乾道不可以乆惕黃屋左纛本為億兆而尊鸞輅龍章盖以郊禋而貴寶器存乎至重介石慎於易差黔首豈可少選無君宗祏豈可一日無主伏願陛下掃地升中柴天改物事迫凶危運鍾擾攘盖不労宗正奉詔博士擇時南面即可居尊西向無所讓德四方既知有奉八百始可同期殘冦潛居器藏社處乾象既傾坤儀已覆斬莽覩車焼阜照市廟清函夏正為塋陵開雪宮闈庶存鍾鼎彼黍離離伊何可言陛下繼明闡祚即宮舊楚左廟右社之制可以權宜五禮六樂之容歲時取備金芝九莖瓊茅三脊要衛率職尉候相望坐廟堂以朝四裔登靈臺而望雲物禪梁甫而封泰山臨東濱而禮日觀然後與三事大夫更謀都鄙左瀍右澗夾雒可以為居抗殿疏龍惟王可以在鎬何必勤勤建業也哉臣等不勝控款之至謹拜表以聞

勸進梁元帝表　　梁　徐陵

臣聞封唐有聖還承帝嚳之家居代維賢終纂高皇之祚無為稱於華胥至治表於垂衣而撥亂反正非聞前王如金行重作源出東莞炎運猶昌枝分南頓豈得掩顓聖於軒轅非才子於顓頊莫不因時多難俱繼神宗者也伏惟皇帝陛下出震等於勛華鳴謙同於旦奭握褒秉鉞將在御天玉縢珠衡先彰元后神祇所合非惟太室之祥圖讖斯歸何止堯門之瑞若夫大孝聖人之心中庸君子之德固以作訓生民貽風多士一日二日研覽萬機允文允武包羅羣藝擬茲三大賓是四門歷試諸艱咸熙庶績斯無得而稱也自无妄為象鍾禍上京梟獍虔劉　宗湯墜銅頭鐵額與暴皇年封豨修蛇行災中國靈心所宅下武其興望紫極而行號瞻丹陵而頓慟家冤將報天賜黃鳥之旗國害宜誅神奉元狐之錄尅李軼於河津征陶謙於海岱滕公擁樹雄氣方嚴張繡交兵風神彌勇忠誠貫於日月孝義感於氷霜如雷如霆非貔非虎前驅效命元惡斯殲既挂膽如西州方燃臍於東市蚩尤三塚寧謂嚴誅王莽千段非云明罰青羌赤狄同畀狼豺胡服商言咸為京觀邦畿濟濟還見隆平宗祀愔愔方承多福自氛氳渾沌之世驪連栗陸之君卦起龍圖文因鳥跡雲師火帝非無戰陣之風堯誓湯征咸用干戈之道星纒東井時破嶢潼雷震南陽初平尋邑未有援三靈之已墜救四海之羣飛赫赫明明龔行天罰莫如當今之盛者也於是卿雲似蓋晨映姚鄉甘露如珠朝垂原寢芝房感德咸出銅池蓂莢伺辰無勞銀箭重以東漸元兎西踰白狼高柳生風扶桑御日莫不編名屬國歸貢鴻臚荒服來賓遐邇同慶其文昭武穆附粤也如彼天平地成功業也如此又應旁求掌故詢詔天官勘酌繁昌經營高邑宗王啓霸非勞武德之侯清蹕無虞何事長安之邸揚旌旂以饗帝御鳳扆以承天歷數在躬疇咨為讓去七月二十七日兼散騎常侍柳暉等至鄴伏承聖旨謙中為而不宰或云洛陽未復函谷無泥旋駕金陵方膺天睠愚謂大庭少昊非有定居漢祖殷宗皆無恒宅登封岱嶽且署明堂巡狩荊州

時行司隷何必西瞻虎踞乃建王宮南望牛頭方稱天闕抑又聞之元珪既錫蒼玉無陳乃棫樸之愆期非苞毛之不貢雲和之室久廢甘泉孤竹之管無聞方宅豈不懼與伏願陛下因百姓之心振萬邦之命豈逡巡固讓方示石戶之晨高謝為君徒宏箕山之容未知上德之不德惟見聖人之不仁率土翹翹蒼生何望昔蘇季張儀違鄉負俗尚復招三方以事趙請六國以尊秦况臣等預奉皇華親承朝命珪璋特達通聘河陽貂珥雍容尋盟漳水加牢貶館隨世汙隆瞻望鄉闕誠均休戚但輕生不造命與時乖等一介之行人同三危之遠擯承間內殿事絕耿弇之因封奏邊城私等劉琨之哭不勝區區之至謹拜表以聞

代翰林院勸進表　　明　蘇伯衡文衡

伏以纘百王之正統莫大乎宅尊得萬國之驩心宜先於建極蓋惟體元而居正斯足應天而順人是以高帝開基甫四載而即位於氾水世祖興復僅一年而踐祚於鄗南雖遠略之不遑而丕稱之是講義有攸當道在隨時中謝欽惟　躬膺歷數之歸德合乾坤之大元符顯握江左首平黃鉞再麾潯陽遂定僭偽兼收於漢孽提封奄奠於樊襄來享來庭南交廣西隴蜀于疆于理左濠泗右河淮含齒食毛者咸懷傒載阻兵恃險者悉就誅擒推聖人兼愛之心委上將專征之任義旗所指群帥之內附肩摩仁聞所孚連城之款降踵至蓋師出以律而民遂其生斯不戰而屈人故大悅而歸己今則士誠梟首於闕下會稽通籍於域中弓矢永櫜輿圖載闢此皆二儀協贊以申保佑之休百神効靈以開混一之運豈功盛烈之著揆諸二帝則已多大寶鴻名之膺質諸兩漢則已晚是雖聖明謙讓之節夫豈幽顯仰望之情臣念眷命不可久違謳歌難以固拒輒陳愚懇冒瀆宸嚴

伏望仰體天心俯從人欲特頒明詔俾擇良辰講其禮而正其名以其德而居其位則郊廟社稷萬靈永有所主華夏蠻貊億載得以承事

為中書門下請追尊號表　唐　杜牧　文苑英華

臣某等言伏以收復河湟廓開土宇北絕梓嶺西過榆溪壯中夏起塞之雄奪西戎理弓之地至使强鹵不敢觸鋒山鎖七關地闢千里歌狸首而息射詠杕杜以勞旋聖德神功超今越古某月日臣某等於延英殿面奉德音陛下以克定舊疆獲成先志歸功祖考追尊鴻名臣等伏念國家之為理也溢三皇之軌躅奮百代之上下天寶之末天下大寧恃富貴而醉飽兆虜竊干戈而犯逆僭作大歷貞元之際河北河南之地朝廷行姑息之政郡國皆叛亂之臣苟且之令行畫一之法廢日增月長雄唱雌和李錡宗子劉闢書生東據石頭西斷劍閣朝廷所有惟止西京伏惟憲宗皇帝順上帝之心酌列聖之法爵不踰德舉不失賢親端莊之正人去側媚之邪士然後提挈綱紀震疊雷霆誅夷群兇洒掃四海百度如律九功可歌天業益張聖統無極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伏惟元和之初實開中興之業伏惟聖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陛下修先王之大

道行天下之達德廣問延諫褒直盡下首雪冤獄常
對法官是虞舜卹刑文王慎罰無以過也開張聰明
延納諫諍守職業者無職不舉獻言責者無事不言
皆獲甄昇豈惟假借夫仲尼以三人有我師大禹以
愚夫能勝予是仲尼之好問大禹之拜言無以過也
是以百姓手足皆安於錯置四海風俗益臻於和平
尚猶子夜觀書日昃聽政下採人病上求天端帝典
曰聖敬日躋湯銘曰日日新是誠陛下之德有以方
之仲尼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仰陛下之至理知
孔聖之可驗矣西戎強盛自古無之包有引弓之人
盡臣跨馬之國天下獻力僣邊不克四海輸賦叅兵
不足廣川蔫草盡為所有健兵倅馬不可當鋒雖李
廣材能充國沉勇但能閉壁豈敢交綏伏惟聖敬文
思和武光孝皇帝陛下畜睿筭於雲漢之表畫聖謀
於造化之先捕鹵將軍射聲校尉羽林突陣之騎酒
泉校尉之兵親自指蹤同時受命信星効祉靈旗呈
祥壁壘言而洞開渠魁纍纍以自縛解辮削衽投
戈委弓慴怛威靈懽呼冠帶破種徙域空漠爭邊指

北海而封燕然中西域而立幕府鄭吉之理烏壘班
超之鎮他乾大庇生人一寬天下昔漢武帝之逐北
鹵四海耗半殷高宗之伐鬼方三年乃克尚書班史
稱德詠功今陛下用仁義為干戈以恩信為疆埸所
求必至有聞必先不遺一矢不頓一刃洗八聖回首
之恨刷百年亡地之羞小雅盡興大業無極為而不
有歸功先帝禮曰天子有善讓善於天仲尼曰武王
周公其達孝乎蓋以善於繼述能光祖考今者陛下
謙讓之道府於禮經繼述之事稱於孔聖臣等待罪
宰相目覩昇平謹具太常追尊順宗皇帝憲宗皇帝謚
號如前伏候勅旨

表

進獻

進刑統表　宋　竇儀 文鑑

臣聞虞帝聰明始恤刑而御物漢高豁達先約法以臨人蓋此册書輔於皇極禮之失則刑之得作於其處又慮混雜律文本注並加釋曰二字以别之務令檢討之司曉然易達其有今昔浸異輕重難同或則禁約之科刑名未備臣等起請揔三十二條其格令宣敕削出及後来至今續降要用者凡一百六條今别編分為四卷名曰新編敕凡釐革一司一務一州一縣之類并於大例者不在此数草定之初尋送中書門下請加裁酌盡以平章今則可否之間上繫宸鑒將来若許頒下請與式令及新編敕兼行其律并疏本書所在依舊收掌所有大周刑統二十一卷今後不行臣等幸偶文明謬叅憲法金科奥妙比虧洞達之能丹筆重輕徒竊討論之寄將塵睿覽惟俟嚴誅

進修唐書表　　宋　歐陽修　文鑑

竊惟唐有天下幾三百年其君臣行事之始終所以治亂興衰之蹟與其典章制度之美宜其粲然著在簡冊而紀次無法詳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實零落蓋又百有五十年然後得以發揮幽昧補緝缺亡黜正偽謬克備一家之史以為萬世之傳成之至難理若有待伏惟陛下有虞舜之智而好問躬大禹之聖而克勤天下和平民物安樂而猶垂心積精以求治要日與鴻生舊學講誦六經考覧前古以謂商周以来為國長久惟漢與唐而不幸接乎五代衰世之士氣力卑弱言淺意陋不足以起其文而使明君賢臣儁功偉烈與夫昬君賊亂禍根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惡以動人耳目誠不可以垂勸戒示久遠甚可嘆也乃因邇臣之有言適契上心之所閔於是刋修官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給事中知制誥臣歐陽修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尚書吏部侍郎臣宋祁編修官禮部郎中知制誥臣范鎮刑部郎中知制誥臣王疇太常博士集賢校理臣宋敏求秘書丞臣吕夏卿著作佐郎臣劉羲叟等並膺儒學之選悉發秘府之藏俾之討論共加删定凡十有七年成二百二十五卷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至於名篇著目有革有因立傳紀實或增或損義類凡例皆有據依纖悉綱條具載别録臣公亮典司事領徒費日月誠不足以成大典稱明詔無任慙懼戰汗屏營之至

上資治通鑑表　　宋　司馬光 文鑑

臣光言先奉敕編集歷代君臣事迹又奉聖旨賜名資治通鑑今已了畢者伏念臣性識愚魯學術荒疎凡百事爲皆出人下獨於前史粗嘗盡心自幼至老嗜之不厭每患遷固以來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讀之不偏況於君王日有萬機何暇周覽臣嘗不自揆欲删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關國家興衰係生民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爲編年一書庶使前後有倫精粗不雜私家力薄無由可成伏遇英宗皇帝資睿智之性敷文明之治思歷覽古事用恢張大猷爰詔下臣俾之編集臣夙昔所願一朝獲伸踴躍奉承惟懼不稱先帝仍命自選辟官屬於崇文殿置局許借龍圖天章閣三舘祕閣書籍賜以御府筆墨繒帛及御前錢以供果餌以内臣爲承受眷遇之榮近臣莫及不幸書未進御先帝違棄羣臣陛下紹膺大統欽承先志寵以冠序錫之嘉名每開經筵常令進讀臣雖頑愚荷兩朝知待如此其厚隕身喪志未足報塞苟智力所及豈敢有遺會差知永興軍以衰疾不任治劇乞就冗官陛下俯從所欲曲賜容養差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嵩山崇福宮前後六任仍聽以書局自隨給之祿秩不責職業臣既無他事得以研精極慮窮竭所有日力不足繼之以夜徧覽舊史旁采小説簡牘盈積浩若烟海抉擿幽隱校計毫釐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一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略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尋爲目録三十卷又參考羣書評其同異俾歸一塗爲考異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自治平開局迨今始成歲月淹久其閒抵悟不敢自保罪負之重固無所逃臣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重念臣違離闕廷十有五年雖身處於外區區之心朝夕寤寐何嘗不在陛下之左右顧以駑蹇無施而可是以專事鉛槧用酬大恩庶竭涓塵少裨海嶽臣今筋骸癯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目前所爲旋踵遺忘臣之精力盡於此書伏望陛下寛其妄作之誅察其願忠之意以清閒之燕時賜省覽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捨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躋無前之至治俾

四海群生咸蒙其福則臣雖委骨九泉志願永畢矣

進大學衍義表　宋　真德秀

臣德秀言伏准九月十五日尚書省劄子為臣具奏乞投進所撰大學衍義奉聖旨令疾速投進者伏以汗竹雖釐何補聖經之奧食芹欲獻誤承天語之溫以十年纂輯之餘欣一旦遭逢之幸臣德秀惶懼惶懼頓首頓首惟大學設八條之教為人君立萬世之程首之以格物致知示窮理乃正心之本推之以齊家治國見修己為及物之原曾子之傳獨得其宗程氏以來大明厥旨逮師儒之繼出有章句之昭垂臣少所服膺晚而知趣謂淵源遠矣實東魯教人之微言而綱目粲然迺南面臨民之要道曩叨侍從論思之列適當奸諛蒙蔽之時念將開廣於聰明惟有發揮於經術使吾君之心炳如白日於天下之理洞若秋毫雖共兜雜進於堯朝豈魑魅能逃於禹鼎不量菲薄欲效編摩遽罹三至之讒徒結九重之戀既投閒而置散因極意以研精寤寐不忘君每惓惓于報上藩墻皆置筆幾矻矻以窮年首剟聖賢性命道德之言旁采古今治亂安危之迹必提其要皆聚此書

凡諸老先生之講明粗加該括於君子小人之情狀尤極形容載瞻海岳之崇深期効涓埃之補裨茲蓋恭遇皇帝陛下乾旋坤轉日就月將於緝熙單厥心基命適隆於成后念終始典於學遜志克邁於商宗方將切磋琢磨而篤於自修定靜安慮而進於能得事欲明於本末理期貫於精粗適粹成編冒塵清燕止其所止願益加止善之功新以又新更推作新民之化臣干瀆天威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進宋史表

元 阿魯圖

竊惟周公念先業之艱難七月之詩是作孔子論前王之文獻二代之禮可言故觀趙氏隆替之由足見皇王混一之續欽惟世祖初由宗邸親總大軍龍旂出指於離方羽旗歸登於乾御櫛風沐雨詎辭跋履之勞略地攻城咸遵稟授之算揚舲而平江漢卷甲而克襄樊恭行弔伐之師昭受寵綏之寄及夫收圖書於勝國輯黼冔於神京拔宗臣而列政塗載宋史而歸祕府然後告成郊廟錫慶臣民推大賚以維均示一統之無外樞廷偃武既編戡定之勳翰苑摛文尋奉纂修之旨事機有待歲月易遷累朝每切於繼承多務未遑於制作　恢宏至道紹述丕謨徃論前言樂討論於古訓祖功宗德思揚厲於耿光唯我朝大啓基圖彼吳會後歸版籍視金源其未遠紬石室以具存及茲累洽之時成此彌文之典編劘分局彙粹為書起自東都迄於南渡紀載餘三百載始終絕一再朞考夫建隆淳化之經營景德咸平之潤色慶歷皇祐以忠厚美風化元豐熙寧以聰明紊憲章剗

致紹聖紛紜崇寧荒亂治忽昭陳於方册操存實本於宮違若乃建炎紹興之圖回乾道淳熙之保乂正直用則人存政舉邪佞進則臣辱主憂光寧之朝僅守社稷理度之世日蹙封疆顧乃拘信使以渝盟納叛臣而侵境由姦權之擅命啓事興以召兵厥後瀛國歸朝吉王航海存亡而訪王蠋乃存秉節之臣楚滅而諭魯公堪矜守禮之國載惟貞元之會合屬當泰道之熙明衆言淆亂於當時大誼宣昭於今日矧先儒性命之説資聖代表章之功先理致而後文辭崇道德而黜功利書法以之而矜式彝倫賴是而匡扶雖微董狐直筆之可稱庶逃馬遷寡識而輕信至若論其有弊亦惟斷以至公大暨聲容盛而武備衰論建多而成效少且辭之繁簡以事而文之今古以時舊史之傳述既多雜記之蒐羅又廣於是參是非而去取權豈約以損增事嚴既計於疾徐日積亦虞於怳惕臣等忝司當撰實預提綱周詢在局之言靡不究心乃職第述作之才有限而報效之志無窮倘垂清燕之規尚助緝熙之益曰若帝堯曰若帝舜惟聖心稽古之功監於有夏監於有殷乃臣子告君之道

進授時歷經歷議表　元　楊桓　文類

協時正日國政之大端章往考來歷書之明驗一或失焉衆所共瞻豈天運之靡常殆人為之未密昔稱作者初匪一家其始也莫不精微末幾則旋聞踈闊蓋由年拘積筭日括周分不知闚測以考真率多傳會以求合必欲行於永久詎容失之毫釐幸當累洽之辰共仰同文之治事加詳聚法貴變通欽惟皇帝陛下政順陰陽德齊穹壤燭消息盈虛之理得裁成輔相之宜爰命文臣若稽乾象晝則考求實晷夜則揆度中星察氣朔之後先定躔離之朓朒精思密索討本窮原革前人苟簡之規成盛代不刊之典其為要旨具載成書所有授時歷經三卷立成二卷轉神注式一十三卷歷議三卷已繕寫成二十一冊隨表上進干冒天威不勝惶懼震越之至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進大明律表　明　宋濂　文衡

臣聞天生烝民不能無欲欲動情勝詭偽日滋強暴縱其侵陵柔懦無以自立故聖人者出因時制治設刑憲以為之防欲使悪者知懼而善者獲寧傳所謂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群生者也譬諸禾黍必刈稂莠而後苗始茂方於白粲必去砂礫而後食可飡苟梗化敗俗之徒不有以誅之雖堯舜不能以為治夫自軒轅以來代有刑官而五刑之法漸着其詳弗可復知逮魏文侯師於李悝始采諸國刑典造法經六篇漢蕭何加以三篇通號九章曹魏劉劭又衍漢律為十八篇晉賈充又參魏律為二十篇唐長孫無忌等又取漢魏晉三家擇可行者定為十二篇大槩皆以九章為宗歷代之律至於唐可謂集厥大成矣洪惟皇帝陛下受億兆君師之命登大寶位保乂臣民孳孳弗怠其訓迪羣臣諄復數千言惟恐其有犯慈愛仁厚之意每見於言外是大舜惟刑之恤之義也矜憫愚民無知陷於罪戾法司奏讞惻然弗寧多所寬宥是神禹見辜而泣之心也惟貪墨

之吏承踵元弊不異白粲中之砂礫禾黍中之稂莠也乃不得已假峻法以繩之是以臨御以來屢詔大臣更定新律至五六而弗倦者凡欲生斯民也今又特敕刑部尚書劉惟謙重會衆律以協厥中而近代比例之繁姦吏可資為出入者咸痛革之每一篇成輒繕書上奏揭於西廡之壁親御翰墨為之裁定由是仰見陛下仁民愛物之心與虞夏帝王同一哀矜也易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言獄不可不謹也書曰刑期於無刑言辟以止辟而民自不敢犯也陛下聖慮淵深上稽天理下揆人情成此百代之準繩實有易書之奥旨行見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凡日月所照霜露所墜有血氣者莫不上承神化改德遷善而悉臻雍熙之治矣何其盛哉臣惟謙以洪武六年冬十一月受詔明年日月書成篇目一準之於唐曰名例曰衛禁曰職制曰戶婚曰廐庫曰擅興曰賊盜曰鬭訟曰詐偽曰雜律曰捕亡曰斷獄采用已頒舊律二百八十八條續律百二十八條舊令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掇唐律以補遺一百二十三條合六百有六分為三十卷其間或損或益或仍其舊務合輕重之宜云謹俯伏闕庭投進奉表以聞臣等誠惶誠懼稽首頓首謹言洪武

七年　月　日具官臣　等上表

進元史表

明　宋濂 文衡

伏以紀一代以為書史法相沿於遷固考前王之成憲周家有監於夏殷蓋因已往之廢興堪作將來之法戒惟元氏之有國本朔漠以造家用兵戈以爭強并部落者十世逐水草以為食擅雄長於一隅逮至成吉思之時大會斡難河之上始尊位號漸定教條既近取於乃蠻復遠攻於回紀渡黃河以蹴西夏踰居庸以瞰中原太宗繼之而金源為墟世祖承之而宋籙遂訖立經陳紀用夏變夷肆宏遠之規模成混一之基業爰及成仁之主見稱願治之君唯祖訓之遵思孫謀之是遺自茲以降聿號隆平豈亨豫大之言鼓倡於天歷之世離析渙奔之禍馴致於至正之朝嬖幸蠱惑於中權姦蒙蔽於外漢網祇因於疏闊周綱遽至於陵遲風憲皆為不補之猶將士盡成反噬之犬由是群雄角逐九域爪分風流徒沸於重溟海嶽竟歸於真主中謝欽惟皇帝陛下奉天承運濟世安民建萬世之丕圖紹百王之正統大明出而爝火息率土生輝迅雷鳴而衆響微鴻音斯播載念盛衰之故即推忠厚之仁僉言實既亡而名亦隨亡獨謂國可滅而史不當滅特詔遺逸之士欲求議論之公文辭勿至於艱深事迹務令於明白苟善惡瞭然在目庶勸懲有益於人此皆天語之丁寧愈見聖心之廣大於是命翰林學士臣宋濂待制臣王禕儒士臣汪克寬臣胡翰臣宋禧臣陶凱臣陳基臣趙壎臣曾魯臣趙汸臣張文海臣徐尊生臣黃篪臣傅恕臣王錡臣傅著臣謝徽臣高啓分科修纂故上自太祖下迄寧宗靡不網羅嚴加搜采恐戾時而惕日每繼晷以焚膏故於五六月之間成此十三朝之史況往牒舛訛之已甚而他書參考之無憑雖竭忠勤難逃疏漏若自元統已後則其載籍無存已遣使而旁求俟續編而上進愧其才識之有限弗稱三長兼以紀述之未周殊無寸進臣濂忝司鈞軸幸覩成書信傳信而疑傳疑僅克編摩於歲月筆則筆而削則削敢言襃貶於春秋仰塵乙夜之觀期作千秋之鑑所撰元史紀三十八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傳六十二卷目錄二卷通計一百三十萬六千五百餘字謹繕寫

成百二十冊隨表上進以聞

進千家姓表　　明　吳沉

臣沉等言臣聞古者天子建德因生賜姓胙土命氏此姓氏所由興也三代以前有姓以別婚姻氏以辨貴賤所由來尚矣三代以後姓氏寖廣推原其始有以帝王名號為氏者有以王父字為氏者有以所生之土為氏者有以官有以爵及謚為氏者有以所封之國若邑若鄉若亭為氏者有以技以物為氏者故往往姓同而氏則分年代既遠族類益繁於是以氏為姓而紊之族矣歷漢唐宋元生齒之盛華裔之混又有以部落為姓者有因功賜姓者有因過因事因刑改姓者有避諱避仇避難避嫌改姓者有慕前賢名字冒姓者有音訛及音同文異或文同音異轉姓者有省文省言轉姓者其區分類別不可勝紀前代雖有氏族志等書流行於世類皆蒐羅未盡互有詳畧識者病之恭惟皇帝陛下誕膺天命混一區宇車書萬里薄海內外遐陬僻壤咸沾沐聖化安土樂生黎庶阜蕃又非前代之比臣等謹稽諸史牒質之圖籍旁搜博採類萃成篇約為韻語凡為姓一千九百

六十有八名曰千家姓繕冩呈上極慚膚淺未能悉
備萬幾之暇得賜覧觀刋布四方以便初學習讀天
下之人有以知聖朝土地廣大人民衆盛恩德深厚
而思各保其族於悠久以同躋仁壽之鄉也

進實録表太祖　　明　解縉 文毅

癸未六月翰林學士臣解縉頓首上言伏以聖人受
命啓萬世之鴻基史氏纂書示百王之大法是故堯
舜之事載於典謨文武之道布在方策昭明日月炳
耀丹青俾文獻之足徵實古今之通議矧創業垂統
皆在於詒謀而繼志述事敢忘於紀載咢奡有勒聖
哲相承鋪張極盛之閎休揚厲無窮之偉績歷選前
聞之作允為違孝之規欽惟太祖高皇帝應千年之
景運集群聖之大成天命眷顧之隆起徒步不陛於
尺土人心悦服之固未三年已定於京都龍飛雲從
而華夏蠻貊罔不率服日臨月照而山川鬼神莫不
攸寧有過化存神之妙有綏來動和之應英傑不期
而會遐邇不令而從盡收當世之賢才大拯生民於
水火群雄歸命不戮一夫元主遁荒禮遣其嗣四方
幅員之廣亘古所無中國先王之典悉復其舊傳聖
賢道學之統守帝王心法之言罷黜百氏彌綸六經
範圍化工曲成萬物天休滋至而兢業貫乎始終諸
福畢臻而謙抑純乎表裏在位之久三十餘年升遐

之日萬方哀悼比於近古鮮焉䍐儔漢高年不登於中壽光武運僅紹於中興唐高祖因隋之資宋太祖秉周之業元世祖席累世之威皆未有若斯之盛者也欽惟高皇后天生聖善克相肇基側微德邁於嬀虞開創功超於胥宇永協坤元之吉夙開文定之祥鳲鳩均衆子之恩螽斯有百男之應保合承天之慶簡能造化之仁歷考古之后妃蓋莫盛於周室然摯任誕聖而無輔運之迹邑姜輔運而無誕聖之祥矧皆起於邦君或克成其世緒降及近世皆兆等倫若夫同起布衣化家爲國調元翊運參機贊謀正位中宮十有五年家邦承式天下歸仁誕育聖躬萬世永賴自古以來未之有也欽惟皇帝陛下體合乾坤重華日月上天申命卓然中興煥帝堯之文章纘武王之繼述孝事太祖有見而知之之實廣詢當世得聞而知之之祥發蘭臺記注之書而徵以藩邸之副抽金縢石室之秘又考於世家之藏爰當嗣位之初首頒脩史之詔臣縉總裁臣王景臣李至剛臣胡靖臣黄淮臣曾日章臣胡儼臣鄒緝臣楊士奇臣金幼孜等纂修慎選多士宴錫便蕃即開館於禁中屢繙閱於機暇以百人之衆歷期年之久惟務校讐之事實無黼黻之能巍巍道冠於百王蕩蕩功超於千古是知禮樂征伐自出必有訓誥之文雲霞花卉之生何勞繪畫之力仰青天而瞻象緯尚奚譽於名言開王府而見璠璵惟自慶其希遇因文序次莫抽一辭之贊揚據事直書永示萬年之大訓謹譔述太祖實録一百八十三卷繕寫成一百二十五册謹伏闕上進臣縉等無任瞻天仰聖慚懼屏營之至謹奉表以聞

進五經四書性理大全表　明　胡　廣 文衡

伏以六經之道昭如日星經綸乎天地貫徹乎古今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用之於身而身修行之於家而家齊推之於國而國治施之於天下而天下平蓋世必窮經而後道明未有舍經而能治理者也是以聖王垂憲必資道以開人賢哲肇基必稽古以作範故伏羲則河圖而演畫大禹因洛書而錫疇孔子刪詩書修春秋寓一王之法周公陳王業制禮樂定百世之規況乎精一執中之傳尤重丁寧告戒之旨如斯顯跡昭然可觀自王道既衰異說蠭起燔烈秦火之餘穿鑿漢儒之獘其間存者不絕如絲莫能究其指歸一切趨於茍且寖緣故習鮮知正之於乎聖人之道不行而百世無善治聖人之學不傳而千載無真儒遂令往轍之難尋益發前修之永歎夫否必有泰晦必有明繇夫濂洛關閩之學興而後堯舜禹湯之道若悉掃蓁蕪之蔽大開正學之宗不幸屢阨狂言既揚復抑又因循數百年之間卒莫能會其說於一蓋必有待於今日者矣天啓聖明誕膺

景運太祖高皇帝天縱之聖以武功定天下以文教興太平首建學校頒賜書籍作養人材茂隆政治四海內外翕然同風欽惟皇帝陛下文武聖神聰明睿知纘承大統紹述鴻勲成功盛德雖三皇而無以加事業文章與二儀而同其大治已至而猶以為未至功已成而猶以為未成體道謙冲遊心高遠乃者渙起宸斷修輯六經恢拓道統之源流大振斯文之委靡發舒幽賾鉤纂精元博采先儒之格言以為前聖之輔翼合衆途於一軌會萬里於一原地負海涵天晴日皦以是而興教化以是而正人心使夫已斷不續之墜緒復屬而復聯已晦不明之縕微復彰而復著肇建自古所無之制作纘述自古所無之事功兆惟備覽於經筵實欲頒布於天下俾人皆由於正路而學不惑於他岐家孔孟而戸程朱必獲真儒之用佩道德而服仁義咸趨聖域之歸頓回太古之淳風一洗相沿之陋習煥然極備猗歟盛哉竊嘗觀之周衰道微汲汲皇皇以斯道維持世教者惟師儒君子而已未有大有為之君能倡明六經之道紹承先聖

之統如今日者此皇帝陛下所以卓冠百王超越千古者也臣廣等一介書生粗知章句大學賢關渾未造其閫奥圓冠句屨徒慚列於章縫幸逢熙洽之時謬忝校讎之任每受成於指教亦何假於施為樂觀就編豈勝歡慶與天下而同恵於萬古而有光尊所聞行所知求不負於教育正其誼明其道期補報於昇平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隨進以聞

重進大明會典表

明　李東陽　文徵

伏以有謨訓以貽子孫垂萬世之燕翼觀會通以行典禮昭百代之鴻規蓋非天子則不考文然惟孝者為善繼志學自結繩政代契託書傳象魏法陳理同家俞制備於周官之後經傳於秦火之餘漢模略定乎三章唐式僅頒乎六典大典垂於宋而光嶽弗完經世紀於元而彝倫攸斁當天心之厭亂屬聖主之開基峻德神功彌綸宇宙宏綱大法敷賁臣民文皇紹統於昌期列聖承休於奕葉政縣俗革道與治同中間或斟酌以隨時大抵皆後先而合節顧夫簡編積浩條貫繁多彼宿儒老吏亦不暇詳豈僻壤遐陬之所能徧故博學貴乎知要必會極然後乃歸欲圖文獻之足徵須及典刑之尚有昔我孝皇之志實惟英廟之遺上遡累朝仰稽列祖謂一代開基之制在諸司職掌之書或更定於暮齡或增修於繼世綵石室金縢之秘徵兩京百府之藏儀文每據乎舊章義例特施乎宸斷命官分局開六典以編摩類事歸曹備百年之損益蓋自洪武戊申之歲迄於宏治壬戌

之秋既挈領以提綱亦刪繁而就簡體之重者雖微必録令之善者雖寢亦書庶幾愛禮以存羊非敢按圖而索駿文取達而不勝乎質信可傳而寧闕其疑制異典墳宜於今而不泥於古法殊紀傳叙其事而不録其名標題崇華袞之褒序簡煥雲章之錫告成雖乂刋布未遑恭惟皇帝陛下煥有堯文緝熙湯學兵民利病以次罷行禮樂章程悉加釐革特令臣等重訂是編當卷帙之粗成荷奎文之載賜獻諸天府副在有司期言之必可行俾習矣無不察譬則麗空之宿一舉首而在目中合轍之車不出户而知天下臣等才輕譏綫識小甕天功不厭詳實惟仍舊拂塵掃葉深知校閱之難測海窺天詎免遺忘之失伏願上念宗祧之重大下知稼穡之艱難主善為師任賢立政惟一心之克恊罔庶獄之攸兼不愆不忘率祖考憲章於有法可久可大配乾坤德業於無疆謹以校大明會典一百八十卷合凡例目録共一百册隨表上進以聞

進明倫大典表

明　張孚敬　文徵

具官臣楊一清等恭奉勑旨纂修明倫大典伏蒙皇上親製序文今纂修已完謹奉表上進者臣等誠惶誠忭稽首頓首上言伏以聖人在天子之位作禮樂以化民惟皇建民極之表本綱常以為治蓋道莫大乎崇本而政必始於正名自有天地以來凡為日月所照父父子子而名實斯稱尊尊親親而禮樂可興況夫歷數在躬之君又非大夫以下之比大人世及而不易君子會通而能行自夏歷殷歷周統緒正而彝倫明繇漢至唐至宋議論多而道德隱魏詔起於偏安之際濮議鼓於聚訟之餘事拂經常言非定論究其流弊之滋蔓皆緣析禮之弗精人可違天不可違理既順執亦自順不圖今日之盛獲覩大道為公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晉明出地離照中天商湯肇修人紀以至於有萬邦虞舜察於人倫而為法於天下操三重以撫世議禮制度考文秉一德以宅尊敬天勤民法祖當六龍時乘之運正五星聚室之期恭握瑶符光臨寶極遵太祖兄終弟及之訓承憲廟子燕

孫貽之謀天與之人歸之四方丕應而徯志遠有望
近無數萬姓蹈舞以謳歌念嚴慈垂罔極之恩詔臣
下議尊崇之典慨羣公之迷復執為後之彌文一傳
衆咻牢不可破以非為是紛然同辭賴天理之未亡
幸忠言之屢入人紀將墜而復振廟謨獨斷而告成
詔定於三頒直洗末世之陋習禮求夫一是聿修昭
代之嘉謨本諸身徵諸庶民而皆從考於前後諸後
聖而無惑紹武宗十有六年之統而兄弟之誼盡復
獻帝十有五年之嗣而父子之恩完人倫於是乎大
明民德翕然其歸厚都宫有奕太廟與世廟相輝祀
事孔明大禮與大樂並作既而聖心中啓睿思遠圖
以人道之大經雖明於今日而人心之迷惑恐誤夫
後來襲舛承訛或昧於繼統繼嗣之議貴耳賤目猶
狥夫師丹司馬之名席書有纂要之編而其終未究
臣璁有要畧之述而其事未詳爰修大禮之全書昭
示明倫之大典綸音兩降編摩用言禮之臣御札時
頒筆削求至當之論蓋事必稽其實而文必稱其情
日繫月月繫年綱有條而不紊史載經經載道理無
微而不宣五典惇叙出於天本天道以明人事叙言
淆亂折諸聖執聖經以破羣疑約文敷義而旨趣自
明據事直書而正邪莫掩凡係綱常之要領隨加論
斷以判評一展巻而數百人之得失昭然不逾年而
千百載之典刑具矣仰藉神謨之廣運兼承睿藻以
發揮有血氣莫不尊親懷仁義以利君父昔唐禮創
于房元齡之輩祇云開元暨宋禮成于劉溫叟之儔
亦曰開寶率沿綿蕝之舊未免亥豕之訛豈若揭大
典以叙大倫用以伸正氣而明正道屬致中致和之
應昭大順大化之符天地山川發祥諸福畢至歲月
日時無易百穀用成臣等謬以職業之闒濫叨纂述
之任粤自丁亥　正之月訖於戊子夏正之辰才華
有愧於三長意見粗勤於一得仰徹重瞳之覽俯垂
率土之觀伏願皇上宏包含徧覆之仁取其善不追
其過擴藏垢匿瑕之量舍其舊俾圖其新老老長長
而卹孤推絜矩以平天下親親仁民而愛物廣至德
以綏萬方日重華月重輪並耀前星之慶嶽重輝海
重潤丕承上帝之休臣等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

之至

進郊禮通典表　　明　夏言　文愍

伏以經天緯地文章垂萬世之聖謨酌古準今禮樂定八朝之帝典寔歷屬熙朝之運袞旒操制作之權神功丕顯於乾坤至德重華於日月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聰明神授仁孝性成立極承天大定郊邱之制紹祖稽聖達觀典禮之原慨自經殘秦火之餘而王者之跡熄禮失漢儒之陋而聖人之志荒同牢邪說首倡於元始之間而陰陽混小大之義合祀謬禮相沿於唐宋之際而尊卑昧上下之宜由是二義罔辨化育之氣乖三靈弗昭消長之道變天人之際感應不誣所以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小人恒亨而君子恒困蠻裔或至於猾夏寒暑每為之反常洪惟聖祖挺生作天地神人之主宰英儒輩出成國家造創之典章膺祚肇禋圜邱祭天而方澤祭地報功崇祀朝日以東而夕月以西卓卓乎冠絕古今昭昭乎布在方冊後乃因時而少異蓋亦隨勢而尚同固知禮樂必百年而興必有聖人在天子之位復覩皇上之大智聿成今日之中興言議禮言制度言考文百世以

俟而不惑若天神若地祇若人鬼一誠有感而必通
敬天濬發於淵衷法祖聿追乎來孝渙頒明詔博訪
在廷嗟流俗之溺人至謂古禮之不必復托危言以
駭衆乃云舊章之未可更甚者甘心於王莽之叛經
乳正大卒籍口於蘇軾之伐異黨同盖羣喙之争鳴
者起於一時而滿堂之聚訟者積至三月賴聖心之
確有定見知王道之必為可行稽訂折衷鉅細率由
於天鑒裁成曲當信從允恊於人心坐令三代之典
爍然而復明遂使百代之下昭然其可述展矣無前
之偉績懋哉不世之鴻庥雖堯舜大聖何以加諸即
文武復生未必過此臣言才非經濟學本迂疎壯歲
登朝初備使令之乏窮年竊禄益知稱塞之難奔走
下風自慶遭逢之盛預叅末議過蒙奬録其愚式觀
大業之告成爰荷渥恩之薦及十年諫闈改兼學士
之清銜三載祠垣歷拜秩宗之重任力毎限於駑鈍
志莫効於涓埃乆懷區區欲獻之忱恒抱碌碌無聞
之懼過不自量妄有作為毎於春曹視事之餘或就
夜漏籌燈之暇旁蒐六籍博究羣編權衡異代之儀
文反覆聖朝之建置僭加評隲時有發揮歷覩往哲
之令猷無如今日之定制竊用忘其固陋纂而著之
簡編未敢定名暫題郊禮惟是作書之大意實緣報
主之微衷尊欽定儀注為經文附愚臣考議為傳注
其綱則曰禮儀曰規制曰神御曰祭物曰禮辭曰祭
服曰禮器曰鹵簿以至事服之類於以著我朝郊禮
有以極其規模之大其目則曰祀期曰視牲曰誓戒
曰告廟曰陳設曰迎神曰進俎曰三獻曰讀祝曰飲
福曰送神曰撤饌以至望燎之屬于以着我朝郊禮
有以盡其品式之詳舉其要則一禮之首尾有倫而
式和式序會其全則百聖之嘉美咸萃而建極建中
既序其體要以冠之篇端復考其是非以斷於事後
無非丕揚聖朝之大烈於以懋述皇祖之初心雖陛
下格天之休德要為不繫於斯而愚臣平生之學力
庶亦有見於此所冀天下後世能仰知皇上制作之
精俾曲學陋儒不復為先王典禮之病古今瞭然而
開卷可得是非畫一而據事有徵致廣大而盡精微
炳炳然帝王之聖學叅天地而賛化育巍巍乎宇宙

之極功庶幾一代郊祀之全書實為千古禮官之鉅
典仰凟九重之聽顧塵乙夜之觀

進諸葛亮集表

晉 陳壽

臣壽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臣
荀勗中書令關内侯臣和嶠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諸
葛亮故事亮毗佐危國負阻不賓然猶存録其言恥
善有遺誠是大晉光明至德澤被無疆自古以來未
之有倫也輙刪除複重隨類相從凡為二十四篇篇
名如右亮少有逸羣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
甚偉時人異焉遭漢末擾亂隨叔父元避難荊州躬
耕於野不求聞達時左將軍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
顧亮於草茅之中亮深謂備雄姿傑出遂解帶寫誠
厚相結納及魏武帝南征荊州劉琮舉州委質而備
失勢衆寡無立錐之地亮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
使孫權求援吳會權既宿服仰備又器亮奇雅甚敬
重之卽遣兵三萬人以助備備得用與武帝交戰大
破其軍乘勝克捷江南悉平後備又西取益州益州
既定以亮為軍師將軍備稱尊號拜亮為丞相録尚
書事及備殂沒嗣子幼弱事無巨細亮皆專之於是
外連東吳内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

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彊不侵弱風化肅然也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包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內又自以為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屢耀其武然亮才於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畧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衆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衆未能有克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皆忖己之長未有兼能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功業陵遲大義不及邪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青龍二年春亮率衆出武功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為口實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足以遠譬也孟軻有云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忿信矣論者或怪亮文彩不艷而過於丁寧周至臣愚以為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尚書咎繇之謨畧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及得遠也然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於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伏惟陛下邁蹤古聖蕩然無忌故雖敵國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諱所以明大通之道也

進王維集表代宗　唐　王縉　文苑英華

臣縉言中使王丞華奉宣進旨應是王維文賦並仰錄寫進上者恩命忽臨以驚以喜退因編錄又竊感傷臣兄文詞立身行之餘力常持堅正秉操孤貞縱居要劇不忘清淨實見昔輩許以高流至於晚年彌加進道端坐虛室念茲無生秉興為文未曾廢筆或散朋友之上或留篋笥之中臣近搜求尚慮零落詩筆共成十卷今且隨表進上曲承天鑒下訪遺文寬而有知荷寵光於幽穸沒而不朽成大名於聖朝臣不勝感戴悲歡之至

進張巡中丞傳表　李翰　文粹

臣聞聖主褒死難之士育死事之孤或親推轜車或追建封邑厚死有以慰生撫存有以答亡然後君臣之義貫以生死激勸之道著於存亡君所以不遺於臣臣所以不背其君君恩臣節於是乎立伏見故御史中丞贈楊州大都督張巡生於昌時少習儒訓屬逆胡搆亂凶毒滔天挺身下位忠勇奮發率烏合之衆當漁陽之鋒賊時竊據洛陽控引幽朔驅其猛銳吞噬河南巡前守雍邱潰其心腹反魯炅十萬之師棄甲於宛葉哥舒以天下之衆敗績於潼關兩宮出居萬國波蕩賊遂僭盜神器鴟峙兩京南臨漢江西逼岐雍羣師遷延而不進列郡望風而出奔而巡獨守孤城不為之卻賊乃挠出巡後議圖江淮巡退軍睢陽扼其咽領前後拒守自春徂冬大戰數十小戰數百以少擊衆以弱制強出奇無窮制勝如神殺其兇醜凡九十餘萬賊所以不敢越睢陽而取江淮江淮所以保全者巡之力也城孤糧盡外救不至猶奮羸起病摧鋒陷堅俾三軍之士啖膚而食知死不叛

及城陷見執終無撓詞顧叱凶徒精貫白日雖古之忠烈何以加焉伏以陛下聰明文思睿哲神武提一旅之衆復配天之業賞功褒節大賚羣臣遂贈楊州官及其子此誠陛下發德音之美也而議者或罪巡以食人愚巡以守死臣切痛之今臣敢取十倫以議巡過以塞衆口惟聖聰鑒焉臣聞人稟教以立身刑原情而定罪故事有虧教則人道不列刑有非罪則王法不加忠者臣之教恕者法之情今巡握節而死非虧教也折骸而爨非本情也春秋之義以功覆過咎繇之典容過宥刑故大易之戒遏惡揚善為一之體録用棄瑕今衆議巡罪是廢君臣之教絀忠義之節不以功掩過不以刑恕情善遏惡揚録瑕棄用非所以奬人倫明勸戒也且逆胡背德人鬼所讎朝廷衣冠沐恩累代大臣將相從逆比肩而巡朝廷不登坐宴不與不階一伍之衆不假一節之權感肅義旅奮身死節此巡之忠大矣賊勢憑凌連兵百萬巡以數千之衆横而制之若無巡則無睢陽無睢陽則無江淮賊若因江淮之資兵彌廣財彌積根結盤據西

向以拒王師雖終於殲夷而曠日持久國家以六師震其西巡以堅壘扼其東故陝鄗一戰而犬羊北走王師因之而勢勝聲勝繞接而城陷此不意巡保江淮以待陛下之師師至而巡死也此巡之功大矣古者列國諸侯或相侵伐猶有分災救患之義况諸將同受國恩奉辭代罪乎巡所以固守者非惟懷獨克之志亦以待諸軍之救救不至而食盡食既盡而及人乖其本圖非其素志則巡之情可求矣設使巡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計損數百之衆以全天下臣猶曰功過相掩况非其素志乎在周典之三宥其一曰宥過失故語巡之忠則可以敦世教議巡之功則可以繫中興原巡之情則可以宥過失昔夫子制春秋明褒貶齊桓將封禪畧而不書晉文公召王河陽書而諱之蓋以匡戴之功大可以掩僭禅之過也今巡蒼黄之罪輕於僭禅興復之功重於匡戴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聖人之訓昭然可徵臣故謂巡者是可以為訓矣臣又聞罰不及祠賞延於世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今巡子亞夫雖受一官不免饑寒之患江淮既

巡所保戶口充完臣謂宜封以百戶俾食其子臣又聞強死為厲遊魂為變有所歸往則不為災巡既身守支離將士等骸骼不掩臣謂宜於睢陽城北擇一高原招魂葬送巡并將士大作一墓而葬使九泉之魂猶思郊命三軍之衆有以輕生既感幽明且無冤厲亦國家忘過旌善垂誡百世之議也臣少與巡遊巡之平生臣所知悉今巡死大難不覩休明惟期令名是其榮祿若不時紀録日月寖悠或掩而不傳或傳而不實而巡生死不遇誠可悲焉臣敢採所聞得其親覩撰傳一卷昧死獻上伏惟陛下大明在上廣運臨下仁遐之德洽於艱難有善必紀無微不錄儻以臣所撰編列史官雖退死卽堅骨而不朽臣翰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進撰平蔡州碑文表 憲宗

唐 韓 愈 文苑英華

臣某言伏奉正月十四日勅牒已收復淮西羣臣請刻石紀功明示天下為將來法式陛下推勞臣下允其志願使臣撰平淮西碑文者聞命震駭心識顛倒是非其所任為愧為恐經旬涉月不敢措手中謝竊惟自古聖神之君既立殊功異德卓越之跡亦有奇能博辯之士為旹而生持簡操筆從而寫之各有品章條貫然後帝王之美巍巍煌煌充滿天地其載於書則堯舜二典夏之禹貢殷之盤庚周之五誥於詩則元鳥長發歸美殷宗清廟臣工小大二雅周王是謌辭事相稱善并美具號以為經列之學宮置師弟子讀而講之從始至今莫敢指斥嚮使撰次不得其人文字暧昧雖有美實其誰觀之辭跡俱亡善惡惟一然則玆事至大不可輕以屬人伏以堯至陛下再登太平剗刮羣奸灑掃疆土天之所覆莫不賓順然而淮西之功尤為俊偉碑石所刻動流億年必得作者然後可盡能事今詞學之英所在成列儒宗文師磊落相望外之則宰相公卿郎官博士內之則翰林

禁密游談侍從之臣不可一一遽數召而使之無有不可至於臣者自知冣為淺陋顧貪恩侍趋以就事䒭雜爭戾律呂失次乾坤之容日月之光知其不可繪畫強顔為之以塞詔旨㝡當誅死其碑文今已撰成隨表謹録封進無任

進道德經傳表 元封元年

宋 呂惠卿

臣聞庖丁奏刀得養生於文惠輪扁釋鑿議讀書於齊桓志之不分道或有在臣竊以為大制散於智慧之偽含生失其性情之初爰有真人起明至教獨推原於道德蓋祖述於典墳是以鷄犬相聞莊周指謂神農而上谷神不死列子稱為黄帝之書究其微言中有妙物惟恍惟惚視聽莫得以見聞不古不今迎隨孰知其首尾失之其出彌遠至寶秘於荊山而莫知悟之不召自來元珠索之象罔而可得軒轅華胥之國唐堯姑射之山皆極至遊遂臻泰定此書之指其詣不殊曹參師於蓋公而相齊國孝文傳之河上而為漢宗僅得淺膚猶幾康阜夫惟俗學不識道真徒見其文有異詩書之跡莫知其指乃是皇王之宗故聞不尚賢則謂遺之野而不收不貴貨則謂棄諸地而不用謂絶學則無憂等於禽犢謂絶聖則無法等於鴻荒不知靈府之間有若清晖之上雖留金屑亦翳神光故令善惡之兩遺而極冲虛之一致茲難情度宜使智迷遂以乞聖之信言列於百家之珍說

發茲微學宜屬至神伏惟陛下以高真之質而出應君師以妙本之餘而形為事業蠱餙而庶政交舉革當而四方已孚方將齋心服形而損治物養己之累深根固蔕以趣長生久視之門同天下於華胥見神人於姑射深造其極適丁斯時臣性惟顓蒙生足憂患每思朝徹以解天弢汎觀以考其散殊又損而期於胸合維日不足歷年於茲晚於斯文忽若有得即動而靜物芸芸而歸根由濁而清中冥冥而見曉遂以其意達之於辭雖云自安未知其可竊謂至人之靜鑑實為學者之元龜敢用冒聞以占中否龍隨章散固難知其上天馬以習專因可取於辨道倘有一言之補敢辭萬死之誅

進四明尊堯集表

宋 陳瓘

臣竊以畎畝愛君精誠雖至芻蕘議政迂濶難行矧向不習而常傾芹陋敢期於得獻獨因膚淺許貢愚衷中謝伏念臣畲土下材犬馬賤質數罪固多於擢髮含生無意於兼魚初欲糜捐終難緘默因續前言之緒聊輸垂絕之忠非敢有善善惡惡之辭但欲明尊尊卑卑之義此螻蟻所能知也在縉紳安可藐然八十卷之私書奪此與彼十九年之懿績可從而違陛下於繼述之初首辨明於茲事微臣持將順之志在流竄而靡忘鋪張痛詆之言編類厚誣之語初謂熙寧之輔不媿有商之臣於成湯敢肆厥欺疑安石有所弗忍及究觀於懟筆始粗見其游辭因思大典之久誣益顧忘軀而往訢合浦十論申舊疏之餘言四明八門撮其要於一序實欲彰火德之盛不敢畏王氏之強寧碎首於邦誅忍謾心於國是彼效尤於往轍亦苟逞於陳編雜以縷闕略舉綱要謂藝祖濫誅無罪謂真宗矯誣上天訕薄裕陵擬奪先美以託訓為箝口之術以歸過為自譽之媒但矜詆訾之極

工固顧威靈之如在幾乎罵矣豈不痛哉讀其書享忍終篇稽其文可為流涕代言之筆盡目其徒為儒宗首善之宮肇塑其形為坐像禮官舞禮而行謟吏書獻佞而請觀光乎仲尼乃予雩聖父之賛比諸孔子實亦等輕君之情彼衰周之僻王棄真儒之將聖當時不得配太廟之饗後世所以廣上下之祠今比安石為欽王之臣則方神考為何代之主又況一人幸學列辟班隨至尊拜伏於爐前故臣驕居而坐視百官氣欝多士心寒自有華夏以來無此悖倒之禮神考之再相安石始終不過乎九年安石之屏迹金陵棄置不召者十載八字威加於鄧綰萬機獨運於元豐豈可於善述之時忍崇此不遜之像因壞先朝三舍之法遂費今日千倍之財人材之可擢不殊國用之添費徒廣浚吾民之膏血增彼像之精神美成其私怨集於國陸贄設枝頗之喻承業以財盡為憂忠哉古人愛君之情異乎今日養士之意又況臨川之所學不以春秋為可行謂天子有北面之儀謂君臣有迭賓之禮禮儀如彼名分若何此乃衰世侮君之非豈是先王訪道之法贛川舊學記刋於四紀之前辟水新廱像成於一堦之手唱如聲召應若響隨使王氏浸至於強梁乃元祐助發其氣焰昔宣仁權同之際謂介甫節行甚高宜贈崇官仍加美謚司馬光書之於簡呂公着行之於朝不以稽奬為心徒發鎮浮之議負安石者重加黜責欺神考者略不誰何遂至於枝蔓而難圖豈非由偏助之太過雖當時未至誣史而先朝自有聖批恬不奉行養成乖悖蒙蔽裕陵之衆美眩燿鍾山之一書四輔之行謀盡本生於日録三衛之設規模初定於新經容容乎鄧寋之安排草草乎京攄之傳授考其音聲則篪唱而壎和譬諸手足則左弱而右強凝於氷山烈若原火愚公老矣益堅平險之心精衛眇然未捨填波之願殁而後已志不可渝望雖隔於戴盆夢不忘於馳闕丹誠上格天語遥詢要觀尊主之恭緩議奸時之罪淵氷在念梟磔寧逃恭惟皇帝陛下天大普容日明徧照覽熙豐記動之史倣虞夏採詩之官咨輿議於多方證私書之百毀舜纂堯緒孜孜乎善繼之勤武廣文

聲斤斤乎丕承之美茲所謂一人之慶可以得萬國
之歡凡有識知孰不將順天尊地卑之已定首足上
下之宜分孔志在乎春秋漢律嚴於名分戴上者皆
知此義尊尭者豈獨臣書燕馬以市骨為先驚驥者
必將來矣鄭校決防川之壅有舌者其忍默乎臣命
可危衆口難遏伏望皇帝陛下念臣殁志於享上憫
臣積禍於敢恭以尺朽之廢材貢一得之愚慮言多
妄發事則有稽宣宗當紹憲之時寧容德裕之奪語
武帝以述景為事忍視馬遷之短辭父子至情古今

一揆不懲謗史之罪則何以謝過於宗廟不毀坐像
之悖則何以示順於華夷國是方強勢難遽改大器
成於剛健大患生乎因循儒宗數人自是一家之説
至重要在深思庶乎苗莠之分始於冠屨之辨至美
聖主獨斷乃為我宋之休天心篤愛之甚明人情企
想而有待觧神考在天之怒成聖主奉先之仁克釆
斷於蔡方人將大覺善光揚於尭績上可無為於
犂一笑之中成允文允武之業臣將獻駿惠太平之
頌豈特進狂簡不裁之書胸臆無奇但盡恭於文字

筋骸已憊當致命於君親仰酬再造之恩退聽一成
之議闔門待盡殞首知歸

為晉陽公進玉律秤尺斗升表

周庾信 文苑英華

臣聞三才既立君臣之道已陳六位時成禮樂之功斯正故以叶和日月測度陰陽悅豫兆人儀刑萬國者也伏惟皇帝應籙馭天披圖受命擄太陽而縣象履文昌而建極白環表讓德之符元珪告成功之瑞太階既平升中可習必當水建千年山稱萬歲伏見勑旨刊正音律平章歷象奏黃鍾而歌大呂變孤竹而舞雲門莫不遠取踈通聲從安樂四分既明三微且定是以聞鍾於洛浦即辨聲乖聽鐸於邯鄲先知響韻二分二至行於司歷之官九變九成被於中和之職足以動天地感鬼神被風俗平寒暑豈直吟嘯谿谷回翔鸞鳳而已哉是知零陵廟前徒尋舜管始平城下空論周尺臣聞上制其禮下習其儀君定其法臣行其事謹造玉律一具并玉秤尺斗升合等始得成功至於分粟累黍量絲數龠實以仰稟聖規參詳神思所冀節移陰管無勞河內之灰氣動陽鍾不待金門之竹而琬琰事輕舩倕慮淺不足展乎成均增輝度量貴器奉表以聞

進渾儀表　　唐　張說　文粹

臣聞近日授時莫先於歷象先天成務必歸於制作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建中立極緯武經文至德難名神功莫測於是定歷成歲立象考天統唐堯欽若之典遵虞舜璿玉之義上皇能事於斯備矣臣書院先奉勅造游義以測上曜盈去年六月造畢進奏又奉恩旨更立渾儀臣等准敕令左衛率府長史梁令瓚檢校創造於是博考傳記舊有張衡陸績王蕃錢樂之等並造斯器雖渾體有象而不能運行事非經久旋亦毀廢臣令按據典故鑄銅為儀圓以象天使得俯察上具列宿赤道周天度数注水激輪令其自運一日一夜天轉一周又別立二周輪絡在天外綴以日月令得運行每天轉一匝日行一度月行十二度十九分度之七凡二十九轉有餘而日月會三百六十五轉而行匝仍置木櫃以為地平令儀半在地上半在地下晦明朔望不差毫髮又立二木人於地平之上前置鍾鼓以候辰刻每一刻則自然擊鼓每一辰則自然撞鍾皆於櫃中各施輪軸鈎鍵交錯關鎖相持轉運雖周而遲速各異周而復始循環不息陰陽不能逃其数度分不能隱其時究天地之幹運極乾坤之變化斯皆上禀聖謨旁獲神助臣等愚思皆所不能及望録付史館宣示百寮使知告成之功迥超前古無任勤懇之至謹隨表上進以聞

齊王進赤雀表　周　庾　信　文苑英華

臣聞南陽雉飛尚論秦覇建章鵲下猶明漢德當今
天不愛寶地必呈祥自應長樂觀符文昌啓瑞伏惟
皇帝欽明文思惟以劬勞成務歷象日月允釐百工
海水無波天星不動去四月怕陽縣文谷林在家庭
獲一赤雀光同朱鳳色類丹烏降火飛精似入公車
之府流金成製若上凌雲之臺謹按赤雀銜書止於
酆戶周之受命興乎此祥即事所觀同符合契實可
圖形瑞譜書頌儒林事足成臺名堪紀號豈直雲中
太守見赤心之奉主蓬萊童子知白環之報恩臣等
預覩休徵情迫恒慶不任鳧藻之至

代佛郎國進天馬表　明　王　禕　文翰大成

乾龍在御適觀至治之期天馬來廷謹效遐方之貢
敢殫舟車之重譯恭伸臣妾之微誠中謝竊以榮水
負圖曾見羲皇之世渥洼毓秀載聞漢帝之時必有
聖明庶膺嘉貺矧值重熙之運宜昭上瑞之符伏念
臣化外窮邦海濱僻壤種分夷裔邈居西域之西心
慕華風引領北辰之北豈登天之無路每就日以瞻
暉幸此名駒可充方物雖匪望雲之質亦稱絕地之
姿歷無草之流沙驅馳萬里備六飛之法駕警蹕九
重前鸞旗而後屬車觀玉臺而遊閶闔儻沐至尊之
寵馭實增　之榮光輒遣陪臣冐干典屬此蓋伏
遇恩加九有道合三無舞干羽於兩階誕敷文德執
玉帛者萬國共為帝臣異　休應嘗符
於朱鳳周邦来賀盡歸覆燾之中岐道有夷執在要
荒之後臣禮慚輸書貢意切戴盆大一統於輿圖永固
無為之化協六律於樂府宁聞太乙之歌

代初進白牝鹿表

明　徐　渭　奇

臣謹按圖牒再記道詮乃知麋鹿之羣別有神仙之品歷一千歲始化而蒼又五百年乃更為白自茲以往其壽無疆至於鍊神伏氣之徵應德協期之兆莫能罄述誠亦希逢必有明聖之君躬修元黙之道保和性命契合始初然後斯祥可得而致恭惟皇上凝神沕穆抱性清真不信而時以行無為而民自化德邁羲皇之上齡齊天地之長乃致仙麋遙呈海嶠奇毛灑雪島中銀浪增輝妙體摶氷天上瑤星應瑞是蓋神靈之所召夫豈虞羅之可羈且地當寧波定海之間况時值陽長陰消之候允著晏清之效兼昭晋盛之占顧臣叨握兵符式遵成筭蠢茲啇瞿尚爾跳梁日與偏裨相為犄角偶值捷音之會嗣登和氣之祥為宜付之史官以光簡册內諸文囿俾樂沼臺覔草通靈益感百神之集啣芝候輦長迎萬歲之遊

表二

推薦

慶賀

辯解

薦禰衡表　漢　孔融　文選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旁求四方以招賢俊昔世宗(孝武)繼統將宏祖業疇咨熙載羣士響臻陛下睿聖纂承基緒遭遇厄運勞謙日昃維嶽降神異人並出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躒初涉藝文升堂覩奧目所一見輒誦之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宏羊潛計安世默識(上行幸河東亡書三篋惟安世識之具作其事)以衡準之誠不足怪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若讎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鷙鳥累百不如一鶚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氣坌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穹)詭(責也)繫單于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弱冠慷慨前世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為比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鈞天廣樂(天帝樂也)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畜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清辭也)陽阿(曲名)至妙之容掌伎者(司樂者)之所貪飛兔騕褭(古之駿馬)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也臣等區區敢不以聞陛下篤慎取士必須效試乞令衡以褐衣召見必無可觀采臣等受面欺之罪

薦譙元彥表 平蜀後上　　晉　桓温　文選

臣聞太朴既虧則高尚之標顯道喪時昏則忠貞之義彰故有洗耳投淵以振元邈之風亦有秉心矯跡以敦在三之節是故上代之君莫不從重斯執所以篤俗訓民靜一流競伏惟大晉應符御世運無常通時有屯蹇神州丘墟三方圮裂兔罝絕響於中林白駒無聞於空谷斯有識之所悼心大雅之所嘆息者也陛下聖德嗣興方恢天緒臣昔奉役有事西土鯨鯢既懸思宣大化訪諸故老搜揚潛逸庶武羅武羅伯夏賢人于羿浞之墟想王蠋於亡齊之境竊聞巴西譙秀植操貞固抱德肥遯揚清渭波於時皇極遘道消之會羣黎蹈顛沛之艱中華有顧瞻之哀幽谷無遷喬之望凶命屢招姦威相逼身寄虎吻危同朝露而能抗節玉立誓不降辱杜門絕跡不面偽庭進免龔勝不食十四日死亡身之禍退無薛方對莽以堯舜巢許詭對之譏雖園綺之棲商洛管寧之默遼海方之于秀殆無以過于今西土以為美談夫旌德禮賢化道之所先崇節殊節聖哲之上務方今六合未康豺豕當路遺黎偷薄義聲弗聞益宜振起道義之徒以敦流遯之敎若秀蒙蒲帛之徵足以鎮靜頹風軌訓囂俗幽遐仰流九服知化矣

為蕭揚州作薦士表（齊建武初作）　梁　任　昉　文選

臣聞求賢暫勞垂拱永逸方之疏壤取類導川伏惟陛下道隱旒纊信充符璽六飛同塵五讓高世白駒空谷振鷺在庭猶懼隱鱗卜祝藏器屠保物色闕下（圍令尹）委裘河上（晏嬰用晉）非取製于一狐諒求味於兼采而五聲倦響九工是詢寢議廟堂借聽輿皁臣位任隆重義兼家邦實欲使名實不違儆倖路絶勢門上品猶當格以清談英俊下僚不可限以位貌竊見秘書丞琅邪臣王暕年二十一字思晦七葉重光海内冠冕（七葉謂自王覽下至暕皆貴仕）神清氣茂允迪中和叔寶（衛玠）理遣之談彥輔（樂廣）名教之樂故以暉映先達領袖後進居無塵雜家有賜書辭賦清新屬言元遠室邇人曠物疎道親養素丘園台階虛位庠序公朝萬夫傾望豈徒荀令（荀覬）可想李公（李酺）不亡而已哉前晉安郡候官令東海王僧孺年三十五字僧孺理尚棲約思致恬敏既筆耕為養亦傭書成學至乃集螢映雪編蒲緝柳先言往行人物雅俗甘泉遺儀南宮故事（鄭宏）畫地成圖抵掌可述豈直鼮鼠有必對之辯（得鼠如豹竇攸辨之）竹書無落簡之謬（嵩山科斗書束晳辨之）書暕坐鎮雅俗宏益已多僧孺訪對不休質疑斯在並東序之秘寶瑚璉之茂器誠言以人廢而才實世資臨表悚戰猶懼未允不任下情

薦鮑幾表　梁元帝

臣某言臣聞思皇多士側陋所以明敭疇咨熙載髦俊所以並作斯固般殷初基拾龍淵之寶虞祠始搆獻鳳管之王旌蒲出魯貢帛歸齊頌聲既興盛業斯在伏惟陛下則天緯地秉正馭才泌汰八風澄明六合叶龜登夢之客日貢於丘園韋𣪘投釣之臣相望於魏闕同以物無遺寶矣振鷺有充庭之謳白駒罕空谷之詠洋洋濟濟無得而稱者焉臣識媿知才職非選舉竊以進賢上賞蔽賢顯戮敢緣斯義用舉所知伏見臣府中錄事參軍東海鮑幾門庭雍睦立身貞退傳涉文史頗閑刀筆忠公抗直出宰廉平雅志安深安貧專靜辭巾入仕二十餘年自遊臣府一紀於茲前宰東邑實有二魯之風近處南臺欲尊兩鮑之剛伏揆天嚴已當簡在脫蒙顯居良局登以清貫將齊毛玠古人之服實同吴隱酌水之廉昔丁俁收州陳顧翌之好禮徐靖為郡薦袁奐之篤學桓範驅傳先舉管寧朱則剖符亦稱董直臣才非住哲識媿前修輕塵聽覽伏待斧鉞

表

慶賀

賀新樂表　周庾信

後周明帝命長孫紹遠等定樂惟黃鍾不調偶經佛寺浮圖上有鳴鐸音合宮音取而配奏方始克諧

臣聞天地順動則雷出為豫聖人功成則風行有節故六德在咸池之官山谷可調八風入承雲之奏人神不雜我太祖文皇帝體國經野設官分職燮魏作周移風正雅衣裳而朝萬國珪璧而會諸侯至如經綸圖籍校讐煙燼樂正無缺章秩宗無廢典豈但商頌十篇得諸太師之室虞書五禮取於恭王之宮伏惟皇帝以下武嗣興中陽繼業運日月之明動淵泉之慮律歷著微無煩於太史陰陽晷度躬定於天官故得參考八音研精六代封晉魏為二王序殷周為三恪雖復朱干玉戚尚識典刑素鼓纁裳猶因雄據未若山雲特起八卦成形鳳凰於飛九州觀德改金奏於八列合天元於六舞聲含擊石更入登歌調起初鍾還參玉管足以感天地而通神明康帝德而光玄象昔者齊居玄扈為曲在於雲門師渡盟津習舞歸於山立遂乃包括三名克諧一代作者之謂聖天之所啓乎豈惟路鼓靈鼗空桑孤竹廣矣大矣輪焉奐焉是知零陵孝廉空傳玉管始平太守虛稱銅尺臣等並預鈞天同觀張樂軒墀宏敞欄檻眺聽崇牙業業猛虡趪趪翠鳳揚旌靈鼉樹鼓杳冥雲霧蕩薄丘陵醴泉與甘露同飛赤雁與班麟俱下聘魯請觀理當見其盛德適齊忘味定是知其盡美昔淵魚聽曲尚得聳鱗櫪馬聞絃猶能仰秣臣等誠愧知音敢忘悅豫若使詳其音律是所逾然但能記其鏗鏘於茲為幸不勝慶悅之誠謹詣朝堂奉表以聞

賀平鄴都表　　周庾信

臣某言臣聞太山梁甫以來即有七十二代龍圖龜書之後又已三千餘年雖復制法樹司禮殊樂異至於文雖武落刻木弦弧席卷天下之心包含八荒之志其揆一夫伏惟皇帝陛下握天樞秉地軸駕馭風雲驅馳龍虎沉雄內斷不勞謀於力牧天策勇決無待問於容成是以威風所振烈火之過鴻毛旗鼓所臨衝風之捲秋葉竊聞伊洛戎夷幽并僭僞抱圖載籍已歸丞相之府啣玉繫授並詣中軍之營百年逋誅遂窮巢窟三代敵怨俄然掃蕩昔周王洧水之師尚勞再駕軒轅上谷之戰猶須九伐未有一朝指麾獨決神武平定寓內光宅天下二十八宿止餘吳越一星千二百國裁漏鱗洲小水若夫成康之年四方始定建武之代諸侯並朝不得同年而語矣雖復八風並唱未足頌其英聲六律俱陳無以歌其神武坐釣臺而誓衆似啓繼夏禹之功入商郊而闢阜姬發成周文之志無改之道大孝也與當今鹿臺已散頃宮已遣兵藏武庫馬入華山立明堂之制奏大武之樂盛矣哉上天降休未之有也政須東南一尉立於北景之南西北一候置於交河之北然後命東后詔蒼旻鬭壇琬琰銀繩瓊檢告厥成功差無慙德臣忝竊榮幸添政東藩不獲躬到闕庭預觀大慶不勝鳧藻踴躍之至

代家奉御賀明堂成表　唐　崔　融　文苑英華

臣聞昭昭上天五座列降神之府赫赫中國九筵開布政之宫自軒后肇制帝堯嗣作歷虞夏而惟新在殷周而克壯斯在尊祖配帝從時統天節寒暑而吹律順陰陽以班令降及有漢頗挨前章雖年惟屢豊而日不暇給逼此以往寂寥無聲伏惟天册金輪聖神皇帝陛下興復舊邦光啓新邑萬物覩而聖人作百寶用而神靈滋逺肅邇安功成道洽泥金刻玉紀修中嶽之儀乘鸞駕龍更葺正陽之禮乾策坤冊具稟宸恩左个右个親承廠式朴略淹中莫能言其制度奇崛汶上畤克効其規模土事不文木事不鏤九柱自立豈藉珈珈之飛二石潛開寧煩穀城之揆板築星奔而化造斧斤風動而神助聖有通於上帝産無費於中人由是日抱紅輝雲叢紫霧霜毛下翥電翼羣飛夕見神光似對莊嚴之國晝聞仙響疑過數樂之天暉日而成衡霄特起仰浮圓笠俯鎮方輿金鸑鷟而將飛玉驪龍而若動三辰引曜相望於複道之間六氣氤氲旁息於重擔之半可以發大數陳盛容會百神朝萬國比二儀而永固齊四序而偕行允所謂穆穆皇皇巍巍蕩蕩者矣微臣擧光日用荷蔭天休接五尚之隆班霑九清之下列方圓罕任叨重寄之程材輪桷無施濫殊私於構厦仰之不逮雖謝於鵾翔成輙相歡竊同於燕賀手舞足蹈倍不恒情無任悚懼之至

爲百官賀雨請復膳表　唐　崔　融　文苑英華

太平之代天地合而流津至德之時陰陽和而布澤所以三農溢植百物阜安伏惟天冊今輪聖神皇帝
陛下寶命絪縕元期聘躍包混元而建極宅造化而
開階德教布濩仁聲洋溢增高益厚已修中嶽之儀順時班令更觶正陽之禮近以少愆甘澍靚發至誠懷宋景之一言采成湯之六事德音纔降靈心允協捧瑶緘而風起迎寶字而星流雲不崇朝復三千之藥草雨必以夜通百億之江河遍高下而同霑在公私而並及陳留雨穀譬此非多櫟陽雨金方斯未重
邦國延有年之慶黎元罷望歲之憂臣等中賀伏願
陛下凝神保和順情養壽復蠱包之舊膳進鶴鼎之常羞使芝英有駐液之期　蒲知送涼之地則光天之下率土之濱孰不欣戴孰不幸甚微臣等幸逢休運預沐恩波混麋獸而同歡比齊禽而累抃無任悚荷之至謹詣朝堂奉表稱賀

爲皇太子賀甘露表　唐　崔　融　文苑英華

臣聞五材並用天地合而凝津四序遞來陰陽和而灑潤望之成雲若墜崑崙之山嘗之則甘似降軒邱之國伏惟天皇鄗元氣平太階正圭表於都畿考銅樓於宮室薦河圖而升洛範日載祥編過竹苑而憩芝臺霄零瑞液爾其塗塗被物滴滴流膏承以玉杯凌漢宮而擅美獻之瓊爵掩魏殿而稱珍可以致靈仙之寄可以延帝王之壽孝經援神契未足序其和平春秋運斗樞不能議其清濁臣濫膺國本多慙人
望仰宸遊而不及倍戀恒情聞帝澤而先驚慶深常位無任喜抃之至

皇太子賀芝草表

唐　崔融　文苑英華

臣某言伏承某月日芝草生於乾元殿端命天來符祥日至煌煌三秀分芝井而擢柯熀熀九光開梅梁而吐葉晉都宮闕何必靈芝之臺洛邑山川居然寄芝之地中賀伏惟天皇天臨海內帝有域中兼漢制而宅兩京用充心而加百姓精神下降洽至道於卯陵靈液旁霑被深仁於草木觀其如蓋如闕如日如星得五方之氣象合四時之景色仙人在上則車馬疑飛神龍居下則風雲不去謂蓬瀛之海列即崑閬之山開魏皇之雙幹莫傳漢室之九莖為劣可以薦郊廟可以觴公卿臣謬叨儲闈祇膺守國不獲親承左右目覽休徵雖玉牒逆數在神仙而可致而刀圭入勝視朝夕而猶豫是用心馳仁壽之前慶集肅成之下無任抃躍之至

為百寮賀雪表

唐　李嶠　文苑英華

臣聞至道充被而沖和感應元化沉潛而祥物昭應伏惟皇帝陛下合德天地齊光日月陶正氣之氤氳降元符之朕蠁用能經緯六合驅馭百靈垂旒法宮而品物清寧揆景中土而風雨休若三元肇華九陽初動撞黃鍾而布氣順元冥而率職層陰候律豐澤順時奮蔚方興起太山之膚寸參差薦委自平地而盈尺銅街冶其如素金跂紛其遂滿縈樓摟攏疑璧臺之九重落絮飄花似芳林之二月豈惟洛神呈象來舞帝宮故亦海騎相趨下朝仙闕東皐欣而望歲南史慶而書祥萬寶登秋居然可詠雙銅叶唱即事非遙自非膺感通微乾心輔德何以降神靈之滋液發兆庶之歡慶臣等恭承元造沐浴太和欣聖澤之滂沛對天休而踴躍無任鳧藻之至

李揆訪賀收西京表　唐　常袞　文苑英華

安史之亂兩京淪陷至德二載廣平王俶與郭子儀收復兩京揆訪使李承式也

臣聞夏曆其昌羿何逃罪漢祚既振莽亦伏誅伏惟皇帝陛下恢正皇綱光膺帝業日月照其明略雷霆發其英斷極横流而方割撲燎火之已焚項者胡羯亂常崤函失守暴殄天物憑陵帝京上皇輿避敵之仁陛下有蒙塵之難顛宸衷果決膺筭昭宣憤陵寢之樵蘇悲黎元之塗炭必將嘗膽誓使然臍不有殷憂何以啓中興之盛業不有患難何以彰撥亂之英哲步自朔方至於朔漠撫巡城邑招致甲兵詔命俯臨三讓而登九五師徒走集一呼而喻百萬設壇拜將虚左迎師臨朝有怵惕之容率土下哀痛之詔六軍之號令既肅萬人之賞罰且明湯火不辭矢石何懼及清秋戒節太白方高爰整軍容順予殺氣恭行天罰掃彼妖氛千里貔武之營百里龍蛇之陣沸若雲海聚如雪山壘揭終峯塹迴渭水鬭軍聲而卯陵犇盪殤兵氣而天地晦冥蠢茲凶徒猶敢旅拒皷譟白刃來聚犬羊之羣旗靡黄塵旋就鯨鯢之戮渠魁不漏噍類無遺枝梧者面縛中軍頓背者頭懸後殿取符融於肥水自可慙功破王邑於昆陽未云快意遂封尸於京觀旋振旅於王城啓闢千門掃除九陌拔羶腥於宮闕洗毒螫於閭閻耆艾迎歡久思周德衣冠雨泣還覩漢儀謳吟變與咏之聲氣象迴嚴凝之慘廊廟丹霄以瞻羽衛肅黄道而復鑾輿正寶位於北辰道光主鬯迎上皇於西蜀欽展奉親永惟宗社之靈實荷乾坤之慶臣忝陪宗室喜萬恒情無任踴躍歡忭之至

爲桂府王珙中丞賀南郊表　唐令狐楚　文粹

臣某言伏奉十一月十日制書南郊大禮畢大赦天下者湛恩鴻麗大號渙汗際天接地孰不慶幸中賀臣聞禘嘗之禮所以仁祖禰也郊祀之儀所以尊天地也五帝之前蕢桴土鼓致其敬敬有餘矣而禮不足三王以降金罍玉斝備其禮禮有餘矣而敬不周泰之增封也覲望神仙漢之郊卯也禳除災害雖典文而咸秩終有靡而莫舉猶可以編在方冊垂其鴻名豈若國家參文質於六經之中陛下酌損益於百代之後既昊天之成命得黎人之歡心九穀有年四方無事然後因吉土迎長日咸池屢舞太蔟登歌萬靈識周旋之位百神知饗獻之節雲斂而柴燎高達風清而蕭勺遠聞信大報之無私亦元鑒之不昧臣當時集軍州官吏僧道百姓等丁寧宣示詵惟天之意莫遺於細微如日之輝不隔於幽遠頑鈍知感鬼神懷柔何則刑莫大於戍獄陛下捨之罪無輕重恩莫深於延賞陛下推之澤及存歿行道未志敢於直言者既許以親覽觸瀹罣網屏於遠方者又移之近郊減來歲之新税昭其儉也棄七歲之逋債宏諸仁也念勳臣而樹勳者益勸尊有德而不德者知慙賜羸老有粟帛之優禮神祇無牲幣之愛此所謂幽室晝曉枯條逢春雷雨作而蟄蟲昭蘇疾風行而窮鳥飛舞率土臣下不勝大慶況臣蒙被恩澤獲齒生類會守遠郡阻窺盛禮徘徊天外目與心鄰無任抃躍戀結之心謹遣突將王清朝等奉表陳賀以聞

爲汝南公華州賀赦表　唐　李商隱　文苑英華

舉郊禋以定天位新歷象以授人時乾健離明震動兌悅陟行喙息罔不慶幸臣某中賀臣聞禋昊天而旅上帝者聖人之重事單殊休而發大號者哲后之洪猷故必致四圭以達誠制六器而申敬將崇嚴配必在元旬先之以蒼璧騂牲重之以雲門大呂然後王猶有闕於薦敬爽彼告虔周官三代之文絶而不續漢氏萬靈之位失而莫尋豈若皇帝陛下以大道遂羣生以至公臨寶祚上苞元象下愬皇祇黙幽陟明典廢繼絶靈芝甘露卻之而不告史官赤鴈白麟陋之而不編瑞牒然後因孟春擇上辛率於國南式是歲首且天以陛下為子故必饗明誠人以陛下為天故必流膏澤踰千越萬邁五登三何則取直言之科則聽輿論者不足算設宥過之令則除卿議者未可傳延賞推恩用以勸禦災捍患之士減租退責將以矜水耕火耨之人養庶老頒淖糜煖帛之資走羣望潔刌牲瘞幣之禮古不覩者復覩古不聞者復聞萬蟄蘇而六幽晝開五夗藏而九土咸闢臣當時集軍州官吏等丁寧告示訖況臣嘗備論思獲叨侍從當時仙禁慙視草以無能此日泰壇望給薪而靡及徘徊旬服竊踏闗城雖有慶於文明竟無階於奔走司馬談闕陪盛禮沒齒難忘蕭望之願立本朝馳魂莫極無任忭舞結戀之至

賀老人星見表　唐　李商隱　文苑英華

春秋元命苞曰嘉置弧北指一大星為老人星治平則見見則王者壽常以秋分候之南郊

臣某言聖惟合德神實効祥必垂有爛之文以表無疆之祚臣某中賀臣聞元象示人昊穹凝命曜為經而宿為紀則曰常名斗杷酒而牛服箱或標虛稱未若候時而出有道則彰居五福之先在三辰之列伏惟皇帝陛下昭明老契游泳莊褰戒是中秋呈盈上瑞況見於午位又屬寅時仰考元符乃有深意自南燿彩將宏解温之風近曉流光欲助無私之日皇心載裕靈鑒孔昭九居率土之濱皆慶后天之壽臣謬叅重寄實遠清光送元燕於梁間傷時自切望白榆於天上厥路無由賀聖戀恩無任蹈舞屏營之至

爲滎陽公賀幽州破奚寇表　唐　李商隱　文苑英華

臣某言臣得本道進奏官某狀報某日月幽州節度使張仲武奏破奚北部落及諸山奚除舊奚王匿即所管外殺戮首領丁壯老幼并殺獲牛羊焚燒車帳器械等計二十萬刺史已下函皮一百具耳二百隻奚車五百乘羊一萬口牛一千五百頭者天聲遠疊廟略遐宣白虜獲於寧臺赤夷俘於燕路臣某中賀臣竊窺舊史逖聽前朝有天子憂邊清霄輟寢將軍出塞白首言歸至乃或勝或奔一彼一此竟困塞郊之柝那停絕漢之烽猶欲叙烈旂常告功祧廟用其鼙勝謂曰難能況幽朔巨都全燕重地薦臻奚寇猾亂華人田讓之護鮮卑莫能深入祭彤之軍遼水唯遺相攻近歲以來為患滋甚是單于偵邏之路懷騎支漏泄之奸張仲武重感國恩習知邊事同三師而隸楚作五餌以開戎乘其罷隋之旨俄得剪除之便燕犀窗掛冀馬潛羈起距投石者動過千羣戟手科頭者略踰萬計坎三鼓而河流自卻聲六校而屋瓦皆飛自使鴉攫夜林鬼忙迷穴無舟掬指有地僵尸

未驚紫陌之烏前軍已蹙不俟淮山之鶴後隊仍窮遂分袁尚之頭顱仍裂蚩尤之肩骨穹廬落燼同甲揚灰山集雲屯大収其車乘角毳耳濕盡獲其牛羊柳水載澄桑河無事爰施言語入解皇威此皆皇帝
陛下功格上元運膺下武授𦔻成算於彼當仁震肅九圍歡呼萬國昔艱難云始胡塵首起於盧龍今開大有期而漢將先清於涿鹿人謀允若靈貺昭然固已上慶祖宗下光編策籙圖洪範𥱧三古之殊猷王檢金泥有百神之靈符臣雖當防遏不介邊陲空增氣於懦夫實叨榮於下將日圍千里天蓋九重奉一月之捷書唯知抃舞獻萬年之壽酒尚隔班行念風水於遐藩寄夢寐於宣室無任望闕結戀之至

賀平黨項表 宣宗

唐 杜牧 文苑英華

臣某言伏奉二月二十七日勑黨項剪除北邊寧靜華夏同慶道路歡呼臣某誠慶誠抃頓首頓首伏以
上天有震耀殺戮王者有攻討誅夷是以不暫費者不久寧不一勞者不永逸伏以自古處　於中華未有不為患者春秋時長狄攻魯北戎病齊破衛陵燕侵秦撓晉西漢趙充國納先零於內地東朝馬文泉置當煎於三輔自後熾大侵亂關中戰爭十年騷擾四海凌逼京邑發掘園陵叚熲不生終不能滅後至曹公因匈奴衰弱分為五部處在汾晉散而居之元海傑然首亂華夏中原喪沒九數百年國朝貞觀之初突厥破滅太宗惑彥博之利口忽文貞之成筭處其降衆置於河南不數十年果殘燕趙興師命將輸穀饋財天下騷然始能殄滅是知古今　處在中土未有不為亂者伏以党羌雜種本在河外生西北之勁俗稟天地之戾氣為西戎所蹙舉種來降國家納之置於內地爰受冠帶兼伏征徭角觡既成觝觸是務天寶至德之際北燕偏重中原一擾大曆建

中之旨逆胡余波巨盜再起党羌因此亦恣猖狂兒伏烏飛為戎虜之耳目狼心梟響作卯畿之殘賊比以回鶻未殄吐蕃正強且須羈縻未可重撫於是邊疆日駭種類威繁每至勁弓折膠重馬免乳以慰健之質張忿鷙之兇𡎺饋谷以焚舟殺軺車而閉道衆虺盤結群犬吽牙依據深山出沒險遐近在宇下游於殺中艱難已來不能剗削伏惟聖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皇天縱聖赫日資明威極風霆謀先造化潛運廟算獨決神機其宿禡牙狼星歛角戎日禱馬太白拐眉按鎖而邊事無遺聚米而兵形畫見披其要地𡍩以奇兵戰窮摶人鹿急走險囊封赤白雜杳繼來雉走檄書遠近同至蘇辛李琴傅鄭甘陳十萬齊呼四面同入行軍猶枕席之上敗虜於阻險之中或以利戈舂喉或以長矛挾脅僵尸積疊千山之草木盡腥霆雹轟喧萬里之威靈大震詩曰不吊昊天亂靡有定此言中國不振蠻夷入伐下人號天以告亂也復曰宣王薄伐小雅中興是知武功不成文德不洽阜陶無遺之戒史佚非類之言若不殄除何為家國自此兵為農器車作軒車泥紫金於常山沈殘戎於青海天覆盡得禹畫無遺統華夏為一家用為四宇萬物由道百度皆貞遠起三代之風使無一人之虐臣僻左小郡摸檄散材空過流年徒生聖代尚能為詩見志作歌極情上詠神功庶垂後代不獲稱慶闕庭無任踴躍屏營之志謹奉表陳賀以聞

賀河清表　宋　缺名

真宗祥符三年十一月陝州言寶鼎河清羣官稱賀十一月再清晏殊上河清頌夏竦上賦是時方議祀汾陰故表首聯有后祇秩祀適陳母氏之儀語

后祇秩祀遣從母氏之儀坎德開先時薦清河之瑞表非常之景貺昭至感之精通凢在見聞孰不欣忭

伏惟

誕揚基命欽率元謨得虞帝之執中體成湯之秉哲人文煥而永穆聖風行而普和名山既升集四靈而為畜萬物咸賴頤行葦而不傷恬淡宅中雍容垂拱天鑒王德啓真籙以合符民戴上庥包坤區而望幸講求茂實俯詢僉同增修鄈　之宮埒發襄城之駕威儀浸盛兼商較以齊驗福應駢臻豈漢鼎而專美惟域中四大地一以攸寧天生五材水潤下而為利稽九河之既導冠四瀆以稱尊抱睢瓔以縈廻合汾源而奔注舟師振楫幾治於涇泥川后静波俄澄於江練連銀漢而共色倅浪井以成文三門緩激箭之流百丈見纖鱗之戲湯邪却鐵挹之無遐于井泉薦潔明馨用之可資於元酒實千年之慶會同萬世以延鴻臣等將事嚴祠獲覩王應顧搢紳之士已拜於封章止洵泱之間又窺於列奏願樂在近之著位式昭希代之殊祥

賀南郊禮畢表　宋　王安石　文鑑

精明條達神貺顯而依懷膏澤川流人歡呼而蹈厲臣聞語孝之至莫大於配天議禮而輕不足以享帝能舉蠻事實歸聖時恭惟皇帝陛下鴻化已昭康年屢應奔走籩豆有蠻疋之治官潔醴粢盛有底慎之財賦禮成穀旦恩浹縣區雖洛誦之休明尚難譬稱豈兒寬之淺訥能盡揄揚臣荷慈憐方攖衰瘵望九賓之紳笏獨遠旬傳狎百獸於山林猶知率舞

賀赦表　宋　王安石　文鑑

精意上昭神靈底豫茂恩旁暢夷夏接和臣聞道以饗帝為難禮以配天為至有秩斯祜唯四表之歡心胡臭亶時匪九州之美味自古在昔若聖與仁厥遭昌辰乃觀熙事恭惟陛下邁種三德敷奏九功率籲奉璋之衆髦肇稱奠璧之新禮廟邃致孝夘血告幽誠既格於蒼昊福遂均於品庶振憂矜寡原宥青裁第五玉以褒封善人是富發三錢而慶賜戩者不虛天其居歆人以呼舞臣夙叨寵獎覩值休成雖無預於駿奔實不勝於竊忭

徐州賀河平表　宋　蘇　軾　文鑑

聖謨獨運天眷莫違庶邦子來民罔告病萬杵雷動役不逾時逐消東北莫大之憂然後麥禾可得而食人亡後患喜若再生伏以大河爲災歷世所病禹治兗州之野十有三載乃同漢築宣房之宮二十餘年而定未有収狂瀾於既潰復故道於將湮俛仰而成神速若此恭惟皇帝陛下至仁博施神智亡方達四聰以來衆言廣大孝以安宗廟水當潤下河不溢流屬歲久之無虞故患生於所忽方其決也本吏失其防而非天意及其復也蓋天助有德而非人功振古所亡導天同慶雖豐沛之大澤實汴泗之所鍾伊昔横流凜孤城之若塊迨茲平定蔚秋稼以如雲害既廣則利多憂獨深而喜倍雖官守有限不獲趨外庭以稱觴而民意所同亦能抒下情而作頌

賀駕幸太學表　宋　蘇　軾　文鑑

輦回原廟既崇廣孝之風幄次儒宮復示右文之化禮行一日風動四方臣聞五學之臨三代所共蓋天子不敢自聖而盛德必有達尊在漢永平始舉是禮雖臨雍拜老有先王之規而正坐自講非人主之事豈如允哲退託不能眞爵復興意默通於先聖横經問難言各盡於諸儒恭惟皇帝陛下文武憲邦聰明齊聖大度同符於藝祖至仁追配於昭陵故舉舊章以興盛節臣早塵法從久侍經幃永矣馳誠想聞合語於東序斐然作頌行觀獻馘於西戎

立皇后賀表　宋　蘇　軾　文鑑

纘女維莘俔天之妹事關廟社喜溢人神臣聞三代之興皆有内助二南之化實本人倫雖關雎正始之風具既醉太平之福民有所恃邦其永昌恭惟皇帝陛下自誠而明惟睿而聖輯寧華夏德既茂於治朝輔順陰陽政兼修於内職既膺大慶益廣至仁下逮海隅夫婦無有愁嘆上符天造日月爲之光明受禄無疆與民同樂

尚書禮部元會奏天下祥瑞表　宋　林　希　文鑑

臣珪等言尚書禮部得元豐五年天下所上祥瑞宣徽南院使判北京臣拱辰承議郎提舉河北常平等事臣宜之通議大夫知秦州臣公孺龍圖閣待制知青州臣綰正議大夫知安州臣甫朝議大夫知興元府臣景華朝奉大夫知榮州臣震西上閤門使知雄州臣舜卿禮賓使知安肅軍臣孝綽文思使知憲州臣詵朝散郎知鼎州臣伋知歙州臣克封朝奉郎知蜀州臣少連承議郎知安德軍臣從諒知利州臣山等言所部有芝生於州宅寺觀殿閣柱有七莖者一苗生尺餘者六牛生二犢者二嘉禾合穗者三五本合爲一者一麥一莖三穗者四四穗者五穗者百餘穗者各一白烏白鵲生於巢者各一臣聞聖人出而四海清帝命昭而萬靈集必致諸福之物以表太平之符伏惟皇帝陛下體堯之仁躬舜之孝力行勤儉而本以化物誠意惻怛而出於愛民是以指麾之閒功業成就覆載之内陰陽協和蒙被羣生浹肌膚而淪骨髓涵濡異類霑動植而洽飛翔仰而觀者景星

慶雲俯而視者醴泉甘露扶疎煒煜發為朱草三秀之英游泳服馴則有白麟一角之異嘉苑連理之木異畝同類之禾巢鵲可附而窺池龍可豢而擾謂宜作為聲詩而奏於郊廟深詔太史而著之簡編以永無疆之休以昭特起之蹟考諸已往固可謂絶世之殊祥抑而弗宣猶以爲盛德之餘事自時所紀殆不絶書今者駕鸞輅以充明庭撞黄鍾而御太極典禮大備官儀一新殊方殺奔重驛輻湊自昔辮髮卉裳竄麽之所未至瑜沙軼漠言語之所未通咸奉玉帛而介九賓襲衣冠而獻萬壽烜赫威德冠古超今巍巍煌煌傳示無極鋪張王惠之衆美褒對皇家之盛容臣等恭率有司伏尋故事稽參圖諜宜先象啇之珍敷遒句臚敢上龍墀之奏歡呼抃蹈倍萬常情

賀明堂禮成肆赦表 元祐四年

宋　曾　肇　文鑑

侑帝饗親既金聲而玉振赦過宥罪遂雷動以風行歡聲達於幅員協氣充乎上下竊以躬事天之禮莫如王者之堂極嚴父之心是謂聖人之孝講盛鉅典屬在熙朝即路寢以親祠兆於仁祖黜五精之並祭斷自神宗光昭前聞啓迪後嗣恭惟陛下紹膺寶命祗適先猷平成百度而不有其功覆載羣生而不尸其德謂時和歲豐之效乃高穹顧諟而然謂刑清武偃之祥乃七廟威神之致矧屬承祧之始永懷濡露之思將伸報本之誠且展事生之道以祭恐數而瀆故遵三歲之期以郊則遠而疏故虔九筵之位季秋令月吉日上辛備法駕之儀協雅聲之奏牲牷博碩籩豆靖嘉元龜大輅之旅陳篆轂錯衡之輻輳并柯共柢按圖諜而充庭璧首貫帛祔衣冠而就列以引以翼有壬有林奠珪幣以充虔舞羽旄而象德靈心合答精意感通嘉得四海之歡增授萬年之策尚念有司之庶獄豈無弗獲之一夫乃御端闈亟敷大號滌瑕盪穢已責逮鰥空狴犴而縱纍囚開御府以賜

軍士布慶施德昭天漏泉彼泣辜弛綱之仁推食解衣之恵方之於此不其狹與臣忝綴從班遠分州寄莫與奉璋之列徒懐拱極之心

賀赤烏白鵲表　　汞　汪　藻

治格時雍祥昭羽屬生皆異稟𣣋丹素以成形出若相符信圖書之上瑞必有召此夫非偶然中賀伏以烏本陽精鵲知歲事方聖作紹隆於火德遠天時應在於金禬宜爾珍禽呈茲瑞質孝能致哺煌煌儀則之新喜必傳音翯翯羽毛之潔用明諸福之畢至孰謂二虫之無知恭惟皇帝陛下保合太和緝熙純嘏跂行喙息皆安性命之情岳貢川珍盡發乾坤之緼是生神物來相昌期將合采以成章乃同時而薦祉佪翔有煒協周家王屋之符粹美而真異莊子彫陵之見既九重之有托寧三匝以求安臣等幸列近司喜逢休應有生成遂宜多可俯之巢同類相求將致來儀之鳳

賀北郊禮成肆赦表　宋　孫覿

肇禋吉土消日至之休成昭格柔祇報坤元之博厚允膺並貺王顯顧懷竊以求象類於陰陽致明察於天地三代受命式嚴肆祀之常兩漢卜郊乃有合祭之禮洪惟永命駿發德音遵上帝之勅與準六經而制作交靈心於祇順允答貞生伸毋事之至誠聿崇親饗舞咸池以合成樂飭齊輅以建太常垓陛再成合于耦數尊壘異制寵厥含章褒對百神曰崇卯於方澤作為六品奠嘉玉於黃琮用能風雨弗迷星緯咸叙充嘉氣於重宇燭榮光於罽辰神人以和祖考成格薦祭如在罍圭幣瘞埋之儀肸蠁來臨致卯陵羸介之物恭惟陛下欽承駿命祇翼貽謀蒐絜千載之闕遺析衷諸儒之稽攷斷自睿意發揮禋容臣等預覩齊明叨陪陟降率時昭考輯曠世之彌文於赫湯孫繼自今而作古

賀太上皇七十表（高宗紹興末傳位太子自稱太上皇）　宋　宋養晦

皇圖授聖綿寶歷於萬年帝夢與齡開壽編於七袠修熙朝之盛事溢萬宇之歡聲臣聞有永降年自天祈命大德必壽從古而然千二百歲而不衰蓋修身之有道百二十刻而成度徒增漏以為期於皇上聖之臨度越前王之懿授神器於雍熙之日心懷脫屣之高傳至養於康强之時年及從心之遠非祠禱而徑躋於上壽不導引而自籍於長生　誠參化育道缺希夷為天下得人晝付謳歌之啓與造物為侶咸歸富壽於堯在天心眷顧以方隆致曆筭增崇而未已行二首六身之數仰符基命之辰會三統九章之元將衍後天之筭恩綸新主孝治有光臣持節南州馳神北闕稱觴漢殿身雖遠於鵷行祝壽堯封心豈忘於虎拜

賀册后表　　　　宋　趙悳莊

天心作配是開俔妹之祥坤德無疆式正象星之序
吉符龜筮望協人神竊以陰陽迭運則四時成日月
並照而萬物麗金山啓而興夏姜嫄降而生周故當
睿智有臨之時必有恭儉節用之助禮斯為重教所
由興　再造丕基象隆景命敬修以遠聲色克勤
以御家邦清廟精禋謹春秋之明薦東朝至養承朝
夕之慈顏丕惟輔佐之求宜遴柔良之選載稽故事
爰講禋儀上遵母訓之嚴下狥官師之請章璽䝉以
備物儼褘褕以展容芳懿揚於椒房高明儷乎宸極
人倫既正風既始於關雎王化攸基時自臻於麟趾
臣等久蒙樂育獲際盛明不顯其光知四方之賴慶
乃占我夢則百世之垂休竊同遐邇之心式極驩愉
之詠

賀誅吳曦表　　　　宋　名闕

河山有誓敢爾負恩天地不容竟茲授首人神憤雪
海宇懽同恭惟　詔開中興布宣聖武三軍叶力
事方急於規恢一夫當關志乃謀於竊據公違異類
欲悖太陽以所守匪親而化為豺狼謂無天道見無
禮於君而誅如鳥雀寧變人心不勞尺兵遂膏齊斧
平劉闢於蜀本元和聖德之明除子璋於綿豈成都
猛將之力臣叨聯近屬假守神皋自聞露布之馳不
知屐齒之折大開明堂之朝賀深慰清廟之宣揚

代宰臣以下賀車駕幸秘書省表　　呂祖謙

東觀書林久倈漢儀之覩西崑策府載瞻周馭之臨嗣三紀之閟䝉軼百王之盛節切以斯文崇替與世降升自我祖宗嚴載籍萃藏之地於時典册踵乘輿游幸之書從容箴誨之求廣大俊良之聚炎圖再造華省一新爰親御於右文用仰繩於前武重明善繼太乙丕承乙夜覽陳念初載網羅之不易昕朝班入思中興儲眷之有源乃臨三館髦彥之躍爰展列聖圖書之輿帝暉下矚光榮河温洛之藏天藻昭垂跨過沛横汾之詠湛露示醇醲之恵承雲宣純繹之音一日萬機曾靡齊居之暇九流七畧獨煩清蹕之留益以恢稽古尚德之風夫豈為餙治樂成之舉聲名布濩慶澤汪洋恭惟

秩叙天經裁成王度多聞將來建事既恵顧於簡編大烹所以養賢復均𦝫於餚醴士心興起雅道流行臣等服在具僚身逢昌會獻從臣之頌敢揚厲於鴻休近天子之光靖具宣於德意

代宰臣以下賀雪表　　宋　呂祖謙

皇極之主疇既叙於時寒豐年之冬兆先占於積雪續紛六𩆜賁冐九圍中賀恭惟皇帝陛下綏静嘉師財成元化嚴凝西北歛元氣以方升殭理南東睠同雲之已合瑞呈禹甸喜溢堯衢臣等幸際昌辰欣逢休應授簡而庢客右雖慙梁苑之辭為樂而與民同請上齊宫之對

加太后尊號賀表　李廷忠

雲闈重侍夙承貽燕之謀天號渙揚虔奉歸尊之冊驩孚有截福介無疆臣聞漢立女宮莫隆於長信周稱三母實始於太妻蓋孝之大者顯其親必等而上之至於祖先朝資輔贊之力再世蒙擁祐之功信非常名可盡至美恭惟皇帝陛下大猷稽衆高行冠倫五日東朝本列聖相傳之懿一星南極正老人出見之時壽齡將七衺之崇寶牒不一書而足對揚景耀玉闈上儀形愛敬於四方奉怡愉於億載臣縻身淮滸矯首日邊赫赫巍巍而起古今亘增華於帝典蟄蟄繩繩而宜孫子願播美於王風

皇太后加尊號賀皇帝表　宋　文天祥

重明以繼大人瑤圖垂慶介福而於王母玉冊有光瑞溢簾帷重闈宗祏中賀恭惟皇帝陛下敬仁成性歷數在躬惟后嫓猷蹈堯舜之孝弟因親教愛奉任姒之肅雍宜申慈極之尊式表聖倫之至臣叨兼兵轄喻企陛簾贊長信之崴稱已光漢制頌塗山之王訓益大禹功

皇子賜名贛州賀皇帝表　宋　文天祥

家有嚴君托中興之昌歴天以聖子作大國之宗藩喜溢宮闈慶閧宗社中賀恭惟皇帝陛下懋昭聖德厚正人倫保天命以宜君四方無侮貽孫謀而翼子百世可知爰錫嘉名載敭大號欽哉有土肇基二水之邦格于皇天式應三星之耀俾耆而艾長發其祥臣麋迹侯方傾心魏闕監王成憲顧事謨烈之休啓我後人益壯本支之盛

皇子進封左衛上將軍嘉國公賀皇太后表

宋　文天祥

東朝保艾方隆堯母之仁西國分茅式篤文孫之慶兩宮色喜萬宇歡聲中賀恭惟壽和聖福皇太后陛下德厚慈元神怡長樂尊之至也上承視膳之勤宜爾純于下逮含飴之趣瑤池日永玉葉春濃臣遠被繡衣偷瞻綵仗于其王母知介壽之來崇佑我後人顧王國之有行

賀親祀南郊表　元　謝　端　文類

四方於理事天致恭已之誠三年而郊卜月叶用辛之吉功成治定禮備樂和端拱無為純一不二肇舉明禋之典載嚴升祀之文大呂黃鍾音協雲門之奏鎮圭繅藉輝聯蒼璧之華祥風和氣之與游景星慶雲之疊見穹示集熙宗社蒙休臣等叨佐清朝欣覩熙事列圜壇之八陛幸陪漢畤以侍祠陳太階之六符願舉兕觥而上壽

賀親祀太廟表　元　盧　亘　文類

九重御極太平端拱於中天萬舞奏庭盛禮告成於清廟羣方胥贊百辟交孚剛健日新聰明時憲祖有功宗有德衍歷服之無疆車同軌書同文底烝民之作乂袞冕昭華於日月笙鏞和協於神人崇德載之洪基舉累朝之曠典臣等忝司政府肅侍齊宮籩豆駿奔仰宣室受釐之慶衣冠稱賀效華封祝聖之誠

國子學賀登極表　明　蘇伯衡　文衡

寶歷在躬應千齡之上聖瑤圖啓運得百姓之懽心臨御云初謳歌爲盛欽惟皇帝陛下聰明天縱剛健日新伏尺劍以定群雄道符漢祖歷一紀而成大業功邁唐宗陶鈞萬彙以歲祀而上帝時歆詩書禮樂以造士而下民祇若風行雷動敷治象於多方春宥海涵播仁聲於庶類仰正統之誕紹知景命之永延凡在生成罔不慶賴臣等獲覩鉅典幸際昌期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致治恭陳於善頌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敎言願贊於成能臣等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屛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

代中書省賀平杭湖秀越表　明　蘇伯衡　文衡

伏以近悅遠來率土歸聖人之德南征北伐無敵爲王者之師邊瞻齊斧之特班遄見捷書之洊至羣情胥慶一統惟期中賀臣聞高帝開基載興齊楚之役太宗啓運復加充賓之誅夫欲和衆而安民則必兼弱而攻昧事非得已兵不留行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智勇自天聰明冠世廓清區宇奮禹衣被乎恩光循撫遐荒樊道上供其方物顧茲浙右尚阻華風爰致斯赫之威用副傒蘇之望以海陽以遏其衝要定秦郵以擣其腹心濠梁泗水舉若摧枯臨淮壽春取如拾芥計益窮而負固地逾蹙而偷生宸慮彌切於解懸戎車遂勤於再駕勢成犄角人効智能引領義旗覩黨之投戈恐後允懷仁聞謀臣之稽顙爭先若雲首平吳松繼下齒錢塘于郡縣登會稽于版圖崑山傳檄而從距牙斯拔檇李應誠而附藩屛悉空叛將就殲於纛街禁旅環攻其外郭茲雖天眷實出廟謨殲厥渠魁佇看虞之不臘維其士女幸覩堯之後時臣等叨列星垣獲覲露布烟火萬里式歌神武之功

干羽兩階永底文明之治

建儲賀皇太后表　　明　董越

厚載同坤夙仰徽音之有繼重明出震實由合德之
無疆前星拱帝座以流輝下土望慈宮而稽首恭惟
皇太后陛下仁慈恭儉光大含宏作配先皇咏好逑
於伊昔尊居宸極隆大孝於當時螽斯成樛木之仁
麟趾應關雎之化天維立子有赫斯勿替其歷年帝
實造周后稷乃誕彌於厥月列出軒龍之正位允符
禖燕之休徵喜溢重闈豈但含飴有日慶流九廟實
維主鬯得人是皆聖母垂休昌後之嘉符皇上純仁
至孝之丕應而非偶然者也臣等躬逢盛事叨列清
班當誕告於多方已不勝其驩忭遶渙汗乎大號敢
獨後於蟻誠伏願篤祉百靈發祥萬世咏思齊於周
雅地與久而天與長歌斂福於箕疇星重輝而日重
耀

賀皇太子生表

明 陳束

前星照彩誕膺朱芾之祥初海澄瀾載叶青宮之慶元良出震萬邦為之作貞繼體承乾百世所以彌懋故封人之祝聖三曰多男周士之願君再言錫胤恭惟皇帝陛下纂圖則大凝命合和禮樂逮百年之期仁聖接千歲之統克禋克祀盡制盡倫精禱竭於四郊孝享隆乎九廟是以神開熊夢吉兆燕禖月軌青維遙應祈年之候虹流華渚駿發長世之靈蘭殿維新桂宮攸啟山源毓秀龍標早協於瑤山璿極降祥鳳響乍迴於伊水珪璋在握匕鬯有輝於以仰副宗祊用是永安民社躬逢寶慶喜迎龜筮之長心舞瑤池莫比鳳儀之列自中忻忭有百恒情

聖駕大閱表

明 申時行

五名時戰幸逢極辨之朝萬乘雲從肆舉大蒐之禮光生介冑歡動寰區恭惟皇帝陛下勇智兼資威權獨運無為恭已舞干羽於兩階不戰屈人來梯航於九譯然且戒衣袽而惕厲徹桑土以綢繆謂營制更新太祖之貽謀具在而鑾輿親閱列宗之保業尤勤自非宣鬯於威靈何以覲揚乎光烈特移神蹕大簡戎行振旅中春修夏官之遺法攻車吉日紹周室之成規旌旗蔽天戈鋋耀日魚麗鵝鸛陳分奇正之形貍首騶虞射中馳驅之節習威儀而數軍實明賞罰以勵人心既巽命之重申且晉錫之蕃庶非時霑賜皇恩詎止於投醪無事鉋歌士氣頓增於超距允矣聖王之偉略卓哉曠大之洪猷臣等濫典元戎叨承殊渥武夫赳赳愧干城腹心之賢喜色欣欣誦車馬羽旄之美當鞠躬而從事用稽首以揚休伏望永懷根本之圖並用久長之術北暢南洽鼓神氣於八方內順外寧軼治功於千古

讓開府表　　晉　羊祜

臣祜言臣昨出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臣自出身以來適十數年受任外內每極顯重之地常以智力不可彊進恩寵不可久謬夙夜戰慄以榮為憂臣聞古人之言德未為眾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為眾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今臣身託外戚事遭運會誡在過寵不患見遺而猥超然降發中之詔加非次之榮臣有何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以身誤陛下辱高位傾覆亦尋而至願復守先人弊廬豈可得哉違命誠忤天威曲從即復若此蓋聞古人申於見知大臣之節不可則止臣雖小人敢緣所蒙念存斯義今天下自服化已來方漸八年雖側席求賢不遺幽賤然臣等不能推有德進有功使聖聽知勝臣者多而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于版築之下有隱才於屠釣之間而令朝議用臣不以為非臣處之不以為愧所失豈不大哉且臣忝竊雖久未若今日兼文武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臣所見雖狹據今光祿大夫李熹秉節高亮正身在朝光祿

大夫魯芝絜身寡欲和而不同光祿大夫李胤涖政弘簡在公正色晉服事華髮以禮始終雖歷內外之寵不異寒賤之家而猶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少益日月是以誓心守節無苟進之志今道路未通方隅多事乞留前恩使臣得速還宅不爾留連必於外虞有闕臣不勝憂懼謹觸冒拜表惟陛下察匹夫之志不可以奪

讓中書令表 明帝時上　　晉　庾亮

臣亮言臣凡庸固陋少無撿操昔以中州多故舊邦喪亂隨侍先臣遠庇有道爰容逃難求食而已不悟邀時之福遭遇嘉運先帝元帝龍興垂異常之顧既眷同國士又申之婚姻元帝聘亮妹為皇太子妃遂階親寵累忝非服弱冠濯纓沐浴元風頻繁省闥出總六軍十餘年間位超先達無勞被遇無與臣比小人祿薄福過災生止足之分臣所宜守而偷榮昧進日爾一日謗讟既集上塵聖朝始欲自聞而先帝登遐區區微情竟未上達陛下踐祚聖政維新宰輔賢明庶寮咸允康哉之歌實在至公而國恩不已復以臣領中書則示天下以私矣何者臣於陛下后之兄也姻婭之嫌實與骨肉中表不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然世之喪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者也人皆有私則謂天下無公矣是以前後二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向使西京七族呂霍上官趙丁傅王東京六姓二竇及鄧閻梁何皆非姻黨各以平進縱不悉全決不盡敗今之盡敗更相姻昵臣歷觀庶姓在世無黨於朝無援於時植

根之本輕也薄也苟無大瑕猶或見容至於外戚憑託天地勢連四時根援扶疎重矣大矣而財居權寵四海側目事有不允罪不容誅身既招殃國為之弊其故何邪直由婚媾之私摩情之所不能免故率其所嫌而嫌之於國是以疏附則信姻進則疑疑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重闈之內矣此皆往代成鑒可為寒心者也夫萬物之所不通聖賢因而不奪冒親以求一才之用未若防嫌以明公道今以臣之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內處心膂外總兵權以此求治未之聞也以此名禍可立待也雖陛下二相王敦王導明其愚款朝士百寮頗識其情天下之人何可門到戶說使皆坦然邪夫富貴寵榮臣所不能忘也刑罰貧賤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則愈違命則苦臣雖不達何事背時違上自貽患責邪實仰覧殷鑒量己知弊身不足惜為國取悔是以悾悾屢陳丹款而微情淺薄未垂察諒憂惶屏營不知所厝以臣今地不可以進明矣且違命已久臣之罪又積矣歸骸私門以待刑書願陛下垂天地之鑒察臣之愚誠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

為齊明帝讓宣城郡公第一表（齊時作）

梁　任昉

臣鸞言被臺召以臣為侍中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録尚書事封宣城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户加兵五千人臣本庸才智力淺短太祖高皇帝篤猶子之愛降家人之慈世祖武皇帝情等布衣寄深同氣武皇大漸實奉話言雖自見之明庸近所蔽愚夫一至徧識量已（一至謂之偏材）實不忍自固於綴衣之辰拒違于玉几之側遂荷顧託導揚末命雖嗣君棄常獲罪宣德（嗣君鬱林王宣德太后也）王室不造職臣之由何者親則東牟（劉興）任惟博陸（霍光）徒懷子孟（光字）社稷之對何救昌邑（賀）爭臣之譏四海之議于何逃責且陵土未乾訓誓在耳家國之事一至于斯非臣之尤誰任其咎將何以肅拜高寢虔奉武園悼心失圖泣血待旦寧容復徼榮於家恥宴安於國危驃騎上將之元勛神州（揚州）儀容之列岳（比於諸侯）尚書古稱司會中書實管王言且虛飾寵章委成禦侮（為驃騎）臣知不愜物誰謂宜但命輕鴻毛責重山岳存沒同歸毀譽一貫辭一官不減身累增一職已黷朝經便當自同體國不為飾讓至于功均一匡賞同千室（侯封）光宅近甸奄有全邦殞越為期不敢聞命亦願曲留降鑒即垂順許鉅平（羊祜封鉅平子）之懇誠彌固永昌（庾亮封永昌公）之丹慊獲申乃知君臣之道綽有餘裕苟曰易昭（心事易為上所知）敢守難奪故可庶心宏議酌己親物者矣不勝荷懼屏營之誠謹附某官某甲奉表以聞

爲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 梁時作

梁 任昉

臣雲言被尚書召以臣爲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封霄城縣開國侯食邑千户奉命震驚心顔無措臣雲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素門凡流輪翮無取進謝中庸退慙狂狷固嘗鑽厲求學而一經不治篆刻爲文而三冬靡就負書燕魏空彈菽果羈旅齊楚徒知貧賤既而分虎出守以囊被王陽見嗤持斧作牧以薏苡馬援興謗赭衣爲虜見獄吏之尊除名爲民知井臼之逸百年上壽既曰徒然如其誠說亦以過半亂離斯瘼欲以安歸閉門荒郊再離寒暑兼以東皋數畝控帶朝夕關外一區悵望鍾阜雖室無趙女而門多好事禄微賜金而歡同娛老折芰燔枯此焉自足陛下應期萬世接統千祀三千景附八百不謀臣粲等離心功慙同德況首在顛輿棺未毀締構草昧敢叨天功獄訟謳歌亦同民志而隆器大名一朝揔集顧己反躬何以臻此政當以接閈白水吳漢列宅舊豐盧綰忘捨講之尤殊存諸公之費俯拾青紫豈待明經臣雲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夫銓衡之重關諸隆替遠惟則哲在帝猶難漢魏以降遠識幾軌雅俗所歸唯稱許劭郭林宗拔十得五尚曰比肩其餘得失未聞偶察童幼天機暫發顧無足算在魏則毛玠公方居晉則山濤識量以臣況之一何遼落齊季陵遲官方淆亂鴻都不綱西園成市金章有盈筍之談華貂深不足之歎草創惟始義存改作恭己南面責成斯在豈宜妄加寵私以乏王事附蟬之飾空成寵章求之公私授受交失近世侯者功緒參差或足食關中蕭何或成軍河內寇恂或制勝帷幄子房或門人加親鄧禹或與時抑揚叔孫通或隱若敵國吳漢或策定禁中鄧騭或功成野戰曹參或盛德如卓茂或師道如桓榮或四姓侍祀漢明帝時外戚有樊郭陰馬已無足紀五侯外戚成帝舅王譚王立王根王逢時王商且非舊章而臣之所附惟在恩澤既義異疇庸實榮爭儒者雖小人貪幸豈獨無心臣本自諸生家承素業門無富貴易農而仕乃祖元平范汪道風秀世爰在中興儀刑多士位裁元凱任止牧伯高祖少連夙秉高尚所冒者義所之者時薄宦東朝謝病下邑先志不忘愚臣是

庶且去歲冬初國學之老博士耳今茲首夏將亞冢司雖千秋之一日九遷荀爽之十旬遠至方之微臣未為速達臣雖無識唯利是視至於虧名損實為國為身知其不可不敢妄冒陛下不棄菅蒯愛同絲麻儻平生之言猶在聽覽宿心素志無復貳辭矜臣所乞特迴寵命則彝章載穆微物知免臣今在假不容詣省不任荷懼之至謹奉表以聞

讓兵部尚書平章事表　唐　張說

臣說言伏奉九月十九日制書到并州授臣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王人在門驛騎臨路奉恩循分以懃以惕臣說中謝臣早以書生射策載筆聖朝晚以軍誌典兵秉旄乘塞祿非授進寵是冢衰乆侍王階四掌綸誥一心好直三黜其宜今復用之猶夫人也何足以舉明邦政光輯帝猷更策疲駘來塵法駕又臣已受命司藉事意簡書所希散冗因間就業恩叨劇職責大憂深人心有限事難兩濟國史無成臣執其咎上思薦賢以自代下顧分守以全節竊見開府宋璟清介獨立倚法不回詹事陸象先清明向道臨事能斷其高明有素歷朝之所伏委其積行無疵衆人之所體信授停性任未盡宿誠乞迴此恩以納來効必能補舊政之訣漏廣前達之軌轍雖探心角力臣頗與二子齊驅然校德考年彼皆有一日之長天下者累聖之公器宰相者萬方之具瞻臣所以廷諍彰言不陳密啓伏願聖恩聽輿論而舉俾諸僉矚儻朝任得人實海內幸甚無任力微任重惶懼之至

謹奉表陳讓

讓右丞相表

唐 張說

臣說言伏奉今月十日制書除臣尚書右丞相恩命自天戰惕無地臣說中謝臣少長儒門懇鑿墳史才非高格官不因人徒以命偶龍輿位階鴻漸五入西掖七踐南宮中間拙延謫放直招玷缺傷矢之鳥聞弦虛墜賜環之客聽歌先泣此則竟為危感氣由懼辜安可重叔廢器再辱端揆何以師長禮闈正持憲府當今典章革故風教昺新野無四隱朝有三傑具瞻之地願擇時髦臣幸沐遺簪墜履之恩好生養老之德朝遊簡牘暮對圖書受賜無涯循榮過分豈更干處士之横議招匈奴之遥哂艾濕自奮負乘致寇雖則愚情懷戀覥冒求罷亦望聖慈恨恕今度餘年願停今授長守舊吏罄陳肝膽非敢飾讓謹詣朝堂奉表自乞臣說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告

辭起復表　宋　富弼　文鑑

喪次銜哀甫終卒哭使華傳命繼至槃廬心積驚憂情深局裂雖屢傾於丹懇尚未錫於俞音天遠莫量物微難動不避褻瀆之咎更陳隕絕之詞必冀神聰俯從哀請伏念臣早罹家難偏奉母慈猥以惷愚最鍾愛育享祿未幾遽遷風樹之悲報德永違徒懷霜露之感寢苫枕塊而遣抱至痛食稻衣錦則若為自安實非人情尤紊邦治況今中外無事左右得賢共輔聖明之期安有褻曠之務曲蒙下詔更起孤臣在

陛下馭國之方蓋欲不遺於舊物於朝廷敦化之道必恐有誤於蒼生何須稽故事以遂前事之非正可存禮經以圖今日之善行之即是義不為難豈惟於

陛下有復古之風抑亦俾愚臣得事親之道一為匪良兩得其宜兼臣悲傷之餘衰病交至精力已耗神觀未還假使充員豈堪應務茍令終畢於祥禫庶幾稍復於幹魂得此從容可備驅策伏望　日月照臨天地包容盡母氏平生之恩憐人子罔極之苦曲矜未志得　鉅憂生意凋零或尚未捐於溝壑清光咫尺終期伏望於雲天悲感增深懇願兼劇

辭免領開封府事表　宋　李綱

靖康時方議和以綱專主戰議喪師費財落職責
建昌軍安置再謫寧江金兵再至帝悟和議之非
除綱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

臣綱言伏奉閏十一月三日聖旨蒙恩復原官除資
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者負罪黜幽方期濱於九
死宥過用舊乃幸許於生還叨祕殿之華資膺天府
之重寄思光併集圖稱為難敢冒貢於危辭以仰干
於鴻造中謝伏念臣迂愚有素結納亡奇顧造道之
弗優乃逢辰之過幸柬史筆於政和天臨之日與國
政於靖康龍飛之初直道以行孤忠自許但知愛君
而憂國豈復計家而謀身初被中傷若沙蟲之射影
終遭巧詆類貝錦以成文致慈母投杼而下機緣蒼
蠅變白而為黑必欲擠之死地豈徒竄之蠻方賴仁
明之燭幽俾孤危而假息飄零去國寧悲骨肉之生
離痞寐懷君恐墮胡　之姦計果聞鐵騎再犯金城
號令阻隔者半年煙火斷絕者千里雖心馳魏闕之
下常夢清都而身滯江湖之濱若陪羲旅痛心疾首
泣血忘生忽承召命之頒倏若沉痾之去雖韓安國
起徒中以為內史而張子高由亡命以刺冀州方之
所蒙詎足為比顧以才綿力薄無能之質而當賢智
馳騖不足之秋已試罔功力辭乃可然念宗社危急
國家艱難二聖拘甚危之城四方駭不存之地乃君
父憂辱之日豈臣子辭難之時率勵軍聲誓清國步
舳艫啣尾破巨浪於長江旌旗改容觸畏景於隆暑
碎身何有隕首以之伏遇　應天順人纂圖繼統
英武震於　孝弟通於神明攬用賢材駕馭豪傑
勵枕戈嘗膽之志有濟世安民之心而臣憂患侵尋
志氣凋落抑強扶弱詎堪牧養於細民修政攘戎庶
可圖上於方略伏望收還成命以穆師言則臣失東
隅而收桑榆捐軀未晚先朝露而填溝壑結草焉期

陳謝

謝賜香藥面脂表　　唐　張九齡

臣某言某至宣勅旨賜臣裛衣香面脂及小通中散等藥捧日月之光寒移雪海沐雲雨之澤春入花門雕奩忽開珠囊暫解蘭薰異氣玉潤凝脂藥自天來不假淮王之術香宜風度如傳荀令之衣臣才謝中人位參上將疆埸効淺山嶽恩深惟因受遇之多轉覺輕生之速臣無任

謝授右拾遺表　　呂温

臣某言澤濡窮鱗雷起幽蟄塵忝近侍冠軼常倫震驚失圖䟽踢罔措臣某中謝臣嘗學舊史承訓先臣皆以奉上自致爲榮附下苟進爲恥臣所以既孤之後義不自依貴洛中之薄田歸闕下之舊宅退藏其跡私誓於心不邀利於權門不求名於衆口星霜苦節夙夜精誠惟願捐軀盡時自結明主忠誠神感人欲天從果蒙陛下自記姓名猥憐孤直振零丁於絕望拔暧昧於無階獨斷皇明起至清列俯降中貴內賜官告特違恒例光寵賤臣併其不出戶庭坐生羽翼萬乘知己一鳴驚人公朝得盡節之方私室無謝恩之處顧惟凡陋叨此殊尤纏激血誠銘鏤膚骨採恩重況塗感深畢性命以爲期裂肝膽而何述惟當竭誠盡力効節明忠使丹心有孚白首無玷然後敢望披雲捧日一識天顏則盍門之灰粉知歸百生之志願斯畢臣家雖在城多遷田野久曆簪笏皆須營備不獲當時隨例拜謝闕庭

代百寮謝許遊宴表　　唐　呂温

臣某等言今月二十三日宰臣奏宣進旨如聞百寮士庶等親友追遊公私宴集及晝日出城餞送每慮奏報自今已後各暢所懷者志存必信義切同休令行如春神報若響寒木非潤嚴氣變和推己感於人心發生先於天意臣某中謝臣聞與人同其樂者不必盡致於韶夏之庭在夫不奪其歡而已與物致於誠者不必日効於丹青之信在夫不察其細而已況乎縉紳之樂名教聚皆以類臣子之事君父遊必有方豈足輕聳物情遠塵天聽伏惟 光纂十聖咸臨萬方神武功就人文化成窮溟無波豐歲將宴樂奏禝清感深乎共樂之道駕言遊幸思所以遣人之方爰詔輔臣式將明命優諭卿士達於庶人琴筑追遊無憚京輦輜軿送遠勿限嚴城禁吏司之苛察盡朝野之歡泰始覺飛沉之樂宇宙之寬物不自疑人知所措在宗載考夜飲承湛露之恩求友相鳴時宴奉祥雲之慶浹休聲於夷夏薰喜氣於山川千載之昌運允符百王之遺美斯舉臣等謬膺寄任親奉休

明方感生成之德更蒙優賞之詔恭承睿旨務竭歡心飽思屬厭醉念温克戒竹林之虛誕去金谷之浮華君雖不察於泉魚臣敢有媿於屋漏承歡且懼居寵彌驚稽首知慚殺身何報

爲安平公兗州謝上表　唐　李商隱

臣某言臣自承明詔移鎮東藩望闕而血涕以辭戒除而星奔不息即以今月五日到任上訖當音集軍州官吏等宣布皇風闡揚元造歡聲雷動嘉氣雲髙臣某中謝臣本由儒業獲厠榮朝粤自烏臺至於青瑣累更近地皆奉休期用盡心以書紳長憂福過取知足而銘座敢徹時來旋屬皇帝陛下垂意關城推心甸服俾之防遏兼使緝綏横被天波未移星琯豈期非次忽致殊遷察俗雄藩分榮大寚地濱河濟山奄龜蒙本孔里周封有堯祠舜澤九州之名數甚古三代之禮樂舊傳退省何人合安兹地撫躬而決背汗下仰思而溢面淚流況所部驍雄素兼節制爲於當代便屬文臣晝武聚螢昔惟久事筆硯佩韄帶鶡今寧能執干戈幸臣前在華州日虔奉詔條克宣戎律撿下而羊無九牧馭黠而犬用左牽用令去任之時大有遮留之請盡三蜀縣至萬餘人不放即逡皆來卧轍竟稽朝發遂致宵奔請於兹時亦因前政冀漸令蘇息長使謐寧然後遠訪雲亭高尋日觀備萬

乘登封之所設諸侯朝宿之儀盛禮獲覩微願斯畢
過此已往不知所圖無任戴恩殞越之至謹奉表陳
謝以聞

爲濮陽公陳許謝上表　唐　李商隱

濮陽公王茂元也

臣某言臣伏奉去月八日制書授臣前件官臣即以
某月日到任上訖當時集軍州官吏僧道耆老等諭
揚皇化宣布睿慈連營武鼓於巽風閭境均霑於兌
澤臣某中謝臣材謝漢飛義慙燕使獻書求試學劍
邀勲大舸千艘早竊樓船之任勝兵萬數晚兼車騎
之名雖任在啟行而竒富柔遠珠崖銅柱祇務廉平
麻壘芝亭莫能恢復旋屬皇帝陛下御枝叶慶棣萼
傳輝臣得先中壘車入拜丹陛蘭臺假號棘署叅榮
奉漢后之園陵獲申送往掌周王之廪庾方切事居
不謂遠董戎旃還持武節賜國既高於七命承家又
慶於重庚維彼壁田實聯鼎邑古之近甸今也雄藩
想像汝南星聚而先賢未遠經過潁上水濁而強族
皆除况在昔年常降多壘載瘖軍額深見士心貴孝
忠之兩全則忠可移孝正文武之二道則武可輔文
將謀將領之能必重英豪之選豈虞拔擢乃出孱微
謹當阜俗而必致人和貞師而不爲兒戲使流庸自

占驍悍知方任崇水蒞之規臣富可服黃霸米鹽之政臣亦不遺粗助報効之資用贖食饕之責奉違軒鏡幾落堯蓂比圍葵以自傾晝惟向日羨海槎之不繫秋則經天感激而淚血霑衣兢憂而汗雨浹背無任感恩戀闕兢惕屏營之至

爲榮陽公桂州謝上表　唐　李商隱

榮陽公鄭亞也

臣某言臣奉違禁掖祇役遐陬雖懸就日之誠憚曠宣風之寄柔轡載揚於永路輕船利濟於大川即以今月九日到任上訖臣某中謝臣係承儒訓生爲昌期初掛弁髦即親筐篋嘉謝無忘於封殖青鑑不落於延倫再擢詞科一登册府徂遷咸律浮泛軍裝忽影華英誠列通籍極望即於南省備給事於左曹中閒帖掌臺綱分修國史旋植孽童拒詔狂鹵亂華副中憲以急宣佐咸城而遥護督晉氏還延之後絕戎入值遲之奸敢伐善以攘揄固盡誠於養棟伏惟皇帝陛下武椎時夏文號欽明方將皮奉紫泥恭拜青璅皇意遠分專席叨賜再麾首南服以稱藩控西原而過延褒惟康部猶恐墜於斯文橫槊入軍實致憂於不武雖期竭力終懼敗官況俗雜華夷地兼縣道文身椎髻漸尉佗南越之餘叩鼓鳴鐘傳士燮州交之態網疎則魚漏綱急則麏驚欲經緯以合宜顧韋弦而匪易伏願陛下務修儉德廣扇廣風拾翠採珠

不勤異物驅犀逐象用示深仁始於問俗之書便獲稱君之美臣亦當求規水礶取戒脂膏冀少息於羣黎庶免拘於司敗三梁路阻九嶠山遥浮江過楚澤之萍望國隔番禺之桂退思白鳥鎮颶音於周囿之中遠羨仙翁永回本於堯陛之上無任感恩望闕結戀屏營之至

黃州謝上表

宋　王元之　文鑑

乍離近侍猶忝專城循省尤違彌深感泣伏以黃州地連雲夢城倚大江唐時版籍二萬家税錢三萬貫今人戶不滿一萬税錢止及六千雖久樂昇平尚未臻富庶永言養活亦藉循良如臣庸愚曷副憂寄謹當勤求人瘼遵奉詔條窒塞嚚訟之民束縛儉猾之吏敢言課最庶免曠遺況當求理之朝必爲無害之政伏念臣叨司帝誥又歷周星既不曾上殿求見天顔又不曾拜章論列時事入直則閉閣待制退朝則杜門讀書雖每日起居實經年抱疾不敢求假恐煩醫官自後忝預史臣同修實録晝夜不捨寢食殆忘已盡建隆四年見成一十七卷雖然未經進御自謂小有可觀忽坐流言不容絶筆夫讒謗之口聖賢難逃周公爲鴟鴞之詩仲尼有桓魋之嘆盖行高於人則人所忌名出於衆則衆所排自古及今鮮不如此伏望皇帝陛下雷霆霽怒日月迴光鑒曾參之殺人稍寛投杼察顔回之盜飯或出如簧未令君子之道消准賴聖人之在上況臣孤平無援文雅修身不省

附離權臣祇是遵遂先帝但以心無茍合性昧隨時出一言不愧於神明議一事必歸於正直慍於羣小誠有誘詞謀及卿士豈無公論以至兩朝掌誥四任詞臣裝垣最忝於舊人白首不離於郎署以微臣之行己遇陛下之至公久當辯明未敢伸理今則上國千里長淮一隅雖云守土之榮未免謫居之歎霜摧氣敗芝蘭之性終香日遠天高葵藿之心未死仰望旒扆不勝涕淺

汝州謝上表　　楊　億　文鑑

祥符初楊億爲兵部戶部郎五年以疾在告優詔權免朝直億有别墅在陽翟億母往視之因得疾請歸省不待報而行有劾億不俟命授太常少卿分司西京許就所居養療七年病愈起知汝州

況病初釋寵奇薦臻祇命惟寅飾裝靡暇初臨郡閣獲見吏民端己若驚載思罔措伏念臣本由單弱特稟方愚以蟲刻之微能際帝圖之亨會驂參綸披獲草芝函屬以堯德彌文漢辭爾雅雲章有爛諒黼黻以何施天律惟精亦哇咬之罔棄居常摩勵徒益空踈從跡內庭預司容命值皇闈之有慶扈清蹕以多歡窺雲瑞於封中聽棹歌於汾曲四巡第頌誠辨麗之紀聞二豎興妖致其煩之坐遺偶嬰沉痾遂劇支離困請急以歸寧遠迷魂而不復率由蹇否自抵困窮矧以蕞爾之軀茕然去職羈孤至甚跛蹇居多嘖有煩言實盈庭之可畏豁然大度終如地以見容比及痊平果蒙齒叙此蓋尊號皇帝陛下仁深惻怛德茂欽明軫舊故以興懷俾肖翹之遂性特加采錄令

獲便安伏況臨汝舊邦陪京近輔姬文之化所及首
載聲詩地官之籍攸分賓繁兵賦士多巖險民或惰
游置使勸農抑惟令典分條察俗蓋有新書臣亦夙
侍疑嚴階寵律度敢忘盡瘁以奉化成然念臣早以
斷斷之薄材獲齒振振之近列典司訓誥就望威顔
讀銘字於湯盤時瞻景式載史言於董筆獲次舊聞
矧命遣也崇階絕跡酒泉素願敢望於生歸麗正殘
編幾成於死恨今者星纖接畛竹使長人預方國之
頒書稟天臺之布憲水深土厚足養於槁骸畫訪夕
修葺無於秕政覩末光而彌阻感再造以難勝

謝直集賢院表

宋　夏竦　文鑑

北門禁省給青箱以試言東觀直廬降紫泥而命職
莫追假人之刺彌彰遇主之榮竊以承明設詔之
官實漢朝之芳潤嚴正啟修書之院乃唐氏之英華
濬圖書之淵藪龍鳳之字自非弓裘繼世章句名家
通授義界如之靈篇閒書笏珥彤之故事則何以繼
成康之美頌攷宣武之懿文陪法從於甘泉奉宸遊
於扈玉況當聖日允屬簡求如臣者學不傳經文非
近史青青子珮雖見刺於勞心翹翹錯薪亦濫期於
刈楚筮仕勝衣之歲薦名象日之期方愽帶以觀光
遽墨衰而沿牒尋遇國家誕敷丕詔增廣六科方棲
枳以徒勞遂上封而自薦始較文於藝苑旋試可於
鼎司亟趨文石之墀遂忝延英之問擊轅鹿曲敢望
於九成叢帶分墉或登於百雉陞象河之屬吏佐分
虎之方州爰受代於瓜時遂歸朝於幄坐典陳陳之
粟閱山委之印區從九九之車總絲棼之案牘暨還
衙雉壤舍爵太宮既諧引籍於金閨將佐于藩之熊
軾又奄沈迷籌須廢墜簡編負公朝振舉之科辜聖

主詳延之意遂敍青而奏技罘出綍以推恩禁林俾試於雕蟲書殿遂令於抱槧閣上帝之冊府目睟星辰登道家之蓬山足躡雲氣奉長吉之餘論與先生而並行分直石渠地接嚴更之守縱觀金匱門連著作之庭載惟螻蟻之軀莫報乾坤之賜恭惟皇帝陛下事寢廟以至孝奉靈祇而克誠流鴻藻於絕垠鑠景炎於徃號以文明而行健體柔克以居高縱觀唐漢之大猷儁舉黃虞之故實膺蔡和而六同韵天章麗而五佐飛烌崇務廣於斯文奬擢不遺於小道遂使至孤之士獲塵非次之恩東陵遠擬於西山羔裘遂登於狐腋歌衛風而合雅鸞齊紫而雜良誠當潔節於素絲敢不盟心於白水益三緘而出話彌九復以窮經汞冰淵惕厲之心奉日月照臨之鑒庶追素飡之誚仰酬明主之知媿懼所深兢惶不已

謝轉禮部員外郎充天章閣待制表

宋　范仲淹　文鑑

渙渥自天震惶無地改中臺之華序進內閣之清班盡出高明殊登秘近竊念臣發自顓蒙賓於舜門一第爲榮四方無欲爰自書林預選閣籍升華恥汩没以懷安或感激而論事惟慕古人之節詎希英主之知伏惟皇帝陛下稟帝堯之聰明加漢高之豁達聖懷而虛受期鴻化以咸孚念三聖之艱難而成丕業求七人之蹇諤以補大猷臣獨愧非才首當清問危言多犯孤立自持斧鉞居前雷霆在上敢避樞機之禍終乖藥石之良陛下日月垂光江海數量想其萬死假之一麾望已絕於青雲旨未更於鴻濡誠易藩宣之寄寧分旰昃之憂忽降綸章薦加寵數而况碉圖書之府叨處於深嚴躡雲龍之庭當備於顧問非名儒而不稱豈曲士之能堪剗遺清書仍居舊治輝榮大集士類何求敢不內守謨忠外修景行進退惟道遵聖賢視履之方始終一心副君父育材之造

謝除使相判相州表

宋 韓琦

宰職褒功莫副宵衣之治卿郵得請重叨晝錦之行被恩典之特優顧人言而甚愧伏念臣早緣科第遂玷寵榮不圖翰墨之進身自竭涓塵而報國備員諫諍幾不免於竄逐奮身疆陲實薦罹於艱阻獨恃聖神之眷誰明援助之言仁宗皇帝知其守以孤忠謂可屬之大事慶歷之始已擢貳於樞機嘉祐之中乃進登於宰輔俄膺冢任深荷殊知當英廟之承祧逮聖人之嗣服稠重遭會罄竭愚庸惟知社稷之安豈顧家宗之末然而萬微多務一紀妨賢爲國持平敢自私於輕重裁人所欲固難免於愛憎加疾疹之嬰纏苦形神之耗弊勉訖因山之禮懇陳上印之宜伏蒙皇帝陛下念犬馬之力易衰節日月之明爲照不遐再三之請亟垂閔可之音進秩地官剖符枌社建高牙之重兼疏淮海之封增故里之光仍贊貂蟬之舊叨塵之甚今古疇偕敢不思盡瘁於寢興泯眞懷於內外在邊在庭之責惟驅策以當前益堅益壯之心至糜捐而後已

謝宣召入翰林表

宋 歐陽修

使車入里君命在門閭巷驚傳宣識朝廷之故事緡紳疎數以爲儒者之至榮在臣之愚何以堪此竊以文章之任自古非輕侍遇寵榮至有私人之目詢謀獻納因加內相之名恩死異於常倫人愈難於稱職伏念臣器非宏遠識匪該明學不通古今之宜材不適方員之用久叨塵於侍從曾莫著於勞能而自出守外藩近遭家禍苟存餘喘復齒周行風波流落者十年天日再瞻於雙闕進退之際已蕭颯於霜毛慰勞有加賜憫憐於玉色形神若此志意可知身已分於早衰心敢萌於希進加以羈危之跡仇嫉交攻進退動繫於羣言議論多煩於睿聽雖覆載之造每賜保全而孤寒偷安常思引去伏蒙皇帝陛下俯憐舊物曲賜哀慈因內署之闕員俾講官而承乏臣敢不勉尋舊學益勵前修感遺簪永棄之仁竭駑馬已疲之力庶伸薄效少荅鴻恩

南京留守謝上表　宋　歐陽修　文鑑

守宮鑰之謹嚴敢忘夙夜布政條之纖悉上副憂勤寄任非堪經營並集伏念臣賦材庸薄稟數奇屯毀譽交興兩當過實寵榮踰分動輒招尤念報效之未伸敢不竭忠而盡瘁因風波之可畏則思遠去以深藏迫此六年外更三守學偷安而杜口負素志以媿心朽質易衰已凋零於齒髮良時難得尚希慕於功名豈謂皇慈未捐舊物擢從支郡委以名都惟此別京舊當孔道薄領少勤於職事厨傳取悅於路人苟循俗吏之所為雖能免過非有古人之大節未足報君

亳州謝上表　宋　歐陽修　文鑑

戴政非才雖獲奉身而退分符善地猶懷竊祿之慙祇荷寵靈惟知戰懼伏念臣章句腐儒之學豈足經邦斗筲小器之量寧堪大用而叨塵二府首尾八年荷三朝之誤知罄一心而盡瘁若乃樞機宜慎而見事輒言陷穽當前而橫身不避竊尋前載未有能全怨出仇家構為死禍造謗於下者初若含沙之射影但期陰以中人宣言於廷者遂肆鳴梟之惡音孰不聞而掩耳賴聖人之在上廓日月之至明悉究罔誣遂投讒賊再念臣性實甚愚而疎於接物事多輕信而待以至誠如彼匪人失於泛愛平居握手惟期道義之交廷譽當朝常丐齒牙之論而未乾萬禍之墨已彎射羿之弓知士其難世必以臣為戒常情共惡人將不食其餘而臣與遊既昧於擇賢在滿不思於將覆自貽禍釁幾至顛隮上煩睿聖之保全得完名節於終始洎懇辭於重任尤深惻於皇慈雖避寵辭隆僅能去位而清資顯秩愈更叨榮莫逃徼倖之譏實負心顏之靦斯蓋伏遇皇帝陛下乾坤大度堯舜

至仁察臣自取於怨仇本由孤直憫臣力難於勉强
蓋追寝竣既獲免於非辜仍曲從於私欲遂同萬物
俾無失所之嗟未盡餘生敢忘必報之効

潭州通判謝上表　宋　唐介　文鑑

始竄嶺南人皆謂之必死及遷湖外患實出於再生
仍復前官俾關郡政仰叨成命增激微衷竊念臣寒
素立身孤直無援歷官再紀才甫郎曹入朝踰年幸
兼風憲臣自以逢聖明之治當言責之司祇知忠義
以事君不顧患禍之及己凡所上奏必盡至公流輩
爲臣寒心姦邪見臣切齒臣本欲爲耳目於陛下勉
副東求不能效鷹犬於他人以希進用心雖無媿迹
已甚孤屬權臣之擅朝肆己私而害政輒輸忠欵冀
補涓塵陛對之間未能悉意天威之下卒莫自明得
罪一時竄身萬里流離遠道殆及期年擯棄遐荒分
甘散秩豈謂皇帝陛下存國大體察臣愚衷欲招諫
者之言免爲從來之誡三推皇澤特與一官以邕廣
之冠擾擇湖湘之守倅俾從征俸得佐郡符然臣粗
識義方薄知臣節納忠獲罪顧百謫以誠甘盡瘁報
君雖九死而不悔謹當益勤官守以助軍興夙夜以
思冀免於敗事毫分有補少荅於大恩

手詔令視事謝表

宋 王安石

論議升聞已賴聖聰之密達懇誠上訴更煩周誥之丁寧竊以作威者主之權待察者臣之禮蓋雖蒙非常之厚遇亦將避可畏之煩言臣志尚非高才能無異舊惟所學之迂濶難以趨時因欲自屏於寛閑庶幾求志維聖人之時不可失而君子之義必有行故當陛下即政之初輙慕昔賢際可之仕越從郷郡歸直禁林或因勸講而賜留或以論思而請對愚忠偶合即如素願之獲申睿聖日躋更懼淺聞之難副重叨殊奬忝秉洪鈞所宜引分以固辭乃敢冒恩而輕就實恃明主知臣之有素故以孤身許國而無疑人習玩於久安吏循緣於積獘欵言不忌誕行無懲論善俗之方始欲徐徐而變革思愛日之義又將汲汲於施爲以物役己則神志有交戰之勞以道徇人則事功無必成之望恐上辜於眷屬誠竊幸於退藏猶貪仰附於末光亦冀相成於薄効比聞獨斷謂合僉言但輸承命之忠遂竊招權之毁因請避衆賢之路庶以厭異議之人伏蒙皇帝陛下敦大兼容清明旁燭賜之神翰諭以至懐君臣之時常千載而難値天地之造豈一身之可酬敢不自忘形迹之嫌庶協神明之運

衡州監倉謝上表　宋　劉摯　文鑑

摯書新法之害、安石欲遠竄之上不聽但謫監鹽
　倉核視鹽鹺父老目爲學士監
議令獻言知典刑之無赦原心觀過荷仁聖之有容
儻其餘生處以善地伏念臣稟生顓拙遭世聖明學
不能窮理而知幾材不足趨時而達變晞名途以旋
進濫文館之末游和鉛何功忝米逾歲聞承人乏偶
攝纂於中堂旋誤聖知使備員於憲府仍職書林之
舊就行御史之中始自愚臣前無故事方陛下繼承
於五聖而國朝治平者百年力勤肯穫之田大解不
調之瑟蒐拔羣材而審以器使變化百度而曠然日
新臣於此時職在言路誓殫忠義敢避事權寧以狐
睽訐切咈衆而危身不忍從容唱和負恩而速進狂
愚自信裨益無方故宿官之日幾何而譖言之罪非
一至如均民而弛役司之率戶而出泉雖慮始樂成
者愚人之不知然損下益上者先王之大戒輙條十
害冀補萬分議臣見譏以爲敗謀而亂化清衆獨見
知其有責而盡言不詢以誅止容其去穢臺閣之二
職置瀟湘之一涯有祿食使之存全有職事可以報
效銜恩載幸揣分增憂此蓋伏遇　察臣孤忠全
國大體不借骫一夫之法庶幾留衆正之門謹當上
體恩仁期於必報下堅節義死而不渝

謝禮部尚書表

宋　蘇軾　文鑑

備員西學已愧空疎易職東班尤驚忝冒遂領宗卿之任并爲儒者之榮始臣之學也以適用爲本而恥空言故其任也以及民爲心而慙尸祿乃者屢請治郡兼乞守邊欲及殘年少施實効而有志莫遂媿負何言今乃以文字爲官常語言爲職業下無所見其能否上無所考其幽明循省切心有靦面目故於拜恩之日少陳有益之言孔子曰一言可以興邦而孟子亦曰一正君而國定昔漢文悦張釋之長者之言則以德化民輔成刑措之功而孝景入晁錯數術之語則以智馭物馴致七國之禍乃知爲國安危之本只在得失聽言之間恭惟陛下即位以來學如不及問道八年寒暑不解講讀之官談王而不及霸言義而不及利八年之間指陳至理何啻千萬雖所論不同然其要不出六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勤四曰慎五曰誠六曰明慈者謂好生惡殺不盡兵刑儉者謂約己省費不傷民財勤者謂躬親庶政不近女色慎者謂畏天法祖不輕人言誠者謂推心待下不用智數明者謂專信君子不雜小人此六者皆先王之陳迹老生之常談言無新奇人所易忽譬之飲膳則爲穀米羊豕雖非異味而有益於人譬之藥石則爲耆术參苓雖無近効而有益於命若陛下信受此言如御飲膳如服藥石則天人自應福禄難量而臣等所學先王之道亦不爲無補於世若陛下聽而不受受而不信信而不行如聞春禽之聲秋蟲之鳴過耳而已則臣等雖以三尺之喙日誦五車之書反不如醫卜執技之流簿書奔走之吏其爲尸素死有餘誅伏願陛下一覽臣言少留聖意天下幸甚

謝宣召入院表　　宋　蘇軾　文鑑

詔語春温再命而僂使華天降一節以趨在故事以嘗聞豈平生之敢望省循非稱愧汗交深竊以視草之官自唐為盛雖縉紳事秘號為北門學士之榮而禄薄地寒至有京兆椽曹之請豈如聖代一振儒風非徒好爵之縻兼享大烹之養玉堂賜篆仰淳化之彌文寶帶重金佩元豐之新渥既厚其禮愈難其人而臣以空疎見棄之材衰病流離之後生還萬里坐閱三遷不緣左右之容躐處賢豪之上此蓋伏遇皇

帝陛下生資文武天祚聖神雖亮陰不言尚隱高宗之德而訪落求助已啟成王之心首擇輔臣次求法從知人材之難得采虛名而用臣敢不益勵初心力圖後効亣不遺古雖慙丙相之名志常在民庶免私人之誚

謝侍讀表　　宋　蘇軾　文鑑

北門視草已叨儒者之極榮西學上賢復玷侍臣之高選省循非稱愧汗交懷竊惟講讀之臣止以言語為職考功課吏無殿最之可書陳善閉邪有膏澤之潜潤豈臣愚陋亦所克堪此蓋伏遇　憂思深長德業久大受先帝投難之託為神孫經遠之謀故選左右前後之人罔非吉士使知興亡治亂之效莫若多聞謂臣雖無大過人之才知臣粗有不欺君之實故使朝夕與之討論奉永日之清閑未知所報畢微生於盡瘁終致此心

謝兼侍讀表

宋　蘇軾

伏念臣志大而才短論迂而性剛以自用不回之心處衆人必爭之地不早退縮安能保全是以三年輪墨之林屢遭飛語再歲江湖之上粗免煩言豈此身愚智之殊蓋所居閑劇之致臣之自處何者爲宜況講讀之司惟幄最近分章摘句則何以報非常之知因事獻言又必貽前日之患雖仰恃天日之照實常負冰淵之虞恭惟皇帝陛下大德庇民小心順帝雖天覆地載以聖不可知爲神而日就月將以學而不厭爲智曲收舊物以廣多聞臣敢不識思其憂本無分於中外欲報之德誓不易於死生

湖州謝上表

宋　蘇軾

風俗阜安在東南號爲無事山水清遠本朝廷所以優賢顧惟何人亦與茲選臣軾中謝伏念臣性資頑鄙名迹堙微議論闊疏文學淺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獨無寸長荷先帝之誤恩擢寘三館蒙陛下之過聽付以兩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才分所局有過無功法令具存雖勤何補罪固多矣臣猶知之夫何越次之名邦更許借資而顯受顧惟無狀豈不知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羣生海涵萬族用人不求其備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而臣頃在錢塘樂其風土魚鳥之性既自得於江湖吳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職息訟平刑上以廣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

杭州謝上表

宋　蘇軾

入奉禁嚴出膺方面皆人臣之殊選在儒者以尤榮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受寵逾涯積憂成疾旣思退就於安養之欲外迸於滿盈仰荷至仁曲從識願江山故國所至如歸父老遺民與臣相問知朝廷郷近侍爲太守蓋聖主視天下如一家鞭朴未施爭訟幾絕臣之厚幸豈易名言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天地之仁賢愚兼取日月之照邪正自分每色函其惷迂欲保全其終始兄弟孤立嘗親侍於德音死生不移更誓名於晩節

謝賜歷日表

宋　蘇軾　文鑑

歲頒正朔蓋春秋統始之經郡賜璽書亦漢家寬大之詔實爲令典豈是空文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以望歲者生民之至情畏天者人君之大戒所以常言報應而不言時數每奏水旱而不奏嘉祥上有消復之心下有變調之道固資共理同底純熙恭惟皇帝陛下祇敬三靈憂勤萬宇爲仁一日自然天下之歸教民七年豈無善人之效臣敢不仰遵堯典寅奉夏時謹隄防溝洫之修行勞來安定之政庶殆緜力少助至仁

謝復官提舉玉局觀表　宋　蘇軾　文鑑

七年遠謫不意自全萬里生還實有天幸驟從縲紲復齒縉紳伏念臣才不逮人性多忤物剛褊自用可謂小忠猖狂妄行乃蹈大難皆臣自取不敢怨尤會真人之勃興與萬物而更始而臣獨在幽遠最爲冥頑追從起廢之初倍費生成之力終蒙記録不遂棄捐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正位龍飛對時虎變神武不殺孰非受命之符清淨亡爲坐獲銷兵之福聰明不作邪正自分使臣得同草木之微共霑雨露之澤臣敢不益堅素守深念往愆沒齒何求不厭飯蔬之陋蓋棺未已猶懷結草之忠

謝除中書舍人表　宋　蘇轍　文鑑

越從左史擢領西垣口出命書身參法從　念山林之迹本無富貴之心聞命若驚固辭不獲伏念臣生本西蜀家世寒儒學以父兄爲師貧無公卿之助私有求於禄養粗自力於文詞慨然東遊無以上達際會仁祖訪求直言策語猖狂恃聖人之不諱考官怪怒悻直之非宜孰知牾俗之言特被愛君之詔感激恩遇遂忘死生莫酬國士之知遂有私門之禍未塡溝壑重迫饑寒時於道途望見神考一封朝奏夕聞召對之音衆口交攻終致南邊之患生雖不遇書辱顧於二宗時不見容勢殆濱於九死厄窮自致迺勉何言敢云衰病之餘復被寵光之幸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母慈均覆坤德無私欲以任人之明躬行堯舜之道肆求多士以遺成王耆老畢會於朝廷耕築不遺於林莽遂令板榿猥及空疎馮唐已衰猶顧雲中之往貢禹雖老未忘封事之勤譬如木之在山生則何恩而死無所怨水之於地行則潤下而止不敢辭臣之事君義亦如此欲報之意非言所殫

尚書省謝車駕臨幸表　宋　林　希　文鑑

尚書省古大麓之職也漢謂之尚書臺亦謂之中臺南宋稱內臺唐改爲中臺又改爲文昌臺又改爲都臺宋仍爲尚書省

天臺肇建具崇喉舌之司帝車下臨增重陛廉之寄非常之舉視古無倫恭惟陛下天縱多能日新盛德剗除衆弊裁制萬幾考先王以董治官立尚書以爲政本紀綱條理見微旨於新書剏作規模別收司於著位蓋處之積年而成於茲日開諸前世而驗於方今忽紆清蹕之傳罕降鴻都之觀且北辰居極外環衆斗之宮而黃道所經旁及積星之位瞻威顏於咫尺被法語之丁寧勑以王公退而交儆分曹師屬燦然周典之文望輦拜恩陋彼漢郎之嘆矧復宗藩旅進禁從相趨凡獲侍於宸遊皆預寵於聖作歡聲載溢慶榮遇於一時信史傳書流美談於萬世臣等叨膺重任久負明恩顧懷傳位之慚第劇逢辰之幸敢忘策勵期稱寵臨

謝諫議大夫表　張舜民　文鑑

方安謫籍忽對鋒車入睹八彩之秀毫進與七人之上列竊聞明主臨政而顧治先王爲官而擇人號曰梓材取其器使若夫諫爭之任政惟侍從之臣地寄而選清秩卑而望重其所以起居言動則與史官相表裏其所以彈訶風察則與臺憲同戚休始則尊弱人主之違今乃汎論天下之事乃者藥石不進危厲僅存伏馬一鳴竽茹不已豈謂大明之東出廓然覩雪之日消鼓之以惠風潤之以膏澤南窮海嶠北浹江湘脫禁錮者何啻二千人計水陸則不止一萬里死者傷嗟之不及生者扶匐以來歸昔居輔弼之崇謀謨帝所終作蠻夷之鬼棄之道傍古先未之或聞果竟不知其罪敢望桑榆之晚景獲依日月之末光招魂於漢水之涯拭目於雲臺之表手遮西日口誦離騷齒髮摧頹謏索太倉之粟衣裳顛倒驚聞長樂之鐘此乃伏遇　上當天心下歌人望見機不俟終日從諫甚於轉圜變通得之神宗寬大類乎仁祖豈止劉蕡之被賞將令泉壤以銜恩率是以行爲國

何有敢不激昂蓄氣緝理空文乘白馬而伏青蒲試
圖來效餓西山而蹈東海期免後艱

謝史成受朝奉郎表　宋　魯肇

裁成二帝之書仰資聖訓褒録諸儒之效俯逮孤生
繆進官榮併叨恩眷省循非稱冒昧爲慙竊以簡册
之傳固多帝王之書爲重文章之用非一述作之體
爲難在昔有邦若時稽古自周而上具載百篇之言
録漢以還各成一代之史典謨之辭略而雅春秋之
法謹而嚴子長雖繆於是非見稱事核孟堅頗推於
詳贍或患文繁降及後人益艱是任或紀事支離而
失實或鋪辭軌敝而不工或疎略抵捂之相形或取
舍抑揚之未當歷觀前載兹謂材難矧兩朝功　之
崇高而五世聲明之富有以至俊傑瑰奇之士搢扎
巍瓉之森載在信書傳之後裔宜得貫穿馳騁之學
温純深潤之辭追二帝之光華垂百王之軌範如臣
之鄙拙分無堪幼聞道於父兄粗知好古長論文於
師友切慕著書然而適性昏冥受材濩落有從見寡
聞之累無屬辭比事之長遺世盛明脫身冗散天祿
石渠之奥蚤預校讐金匱玉版之文得參論次兹儒
林之盛選實仕路之殊榮特違甄收莫非帝力周旋

長育咸出上恩自視　虛固難報稱雖勤劬於夙夜殫海歷於歲時潤發大猷豈敢希於作者整齊故事或可繼於前人甫臨汗簡之終遽遘負薪之疾奏書天陛阻覲望於清光拜賜宸庭莫與聞於褒詔皇期推賞并及同功養拙藏愚久已逃於常憲因人成事茲復玷於異恩遜辭弗容驚惶失措此蓋伏遇

務尊先烈祇紹永圖謂祖考之功非形容之可既而子孫之孝在潤色之為能深詔有司共成大典蓋兼資於衆智不求備於一人苟矜載筆之勤靡間吹竽之濫致茲瑣質均被鴻私螻蟻雖微素積愛君之志涓塵有補敢忘許國之忠

明州謝到任表　　宋　蔡肇　文鑑

肇字天啓初事王安石又從蘇子瞻遊第進士歷明州司户叅軍張商英當國引爲禮部員外進起居郎拜中書舍人踰月以忤御史責詞不稱罷爲顯謨閣待制知明州

失職之誅尚容自効非常之寵更以曲加弗獲固辭具嚴名訓叨塵特甚感激難勝臣聞人有能有不能聖主量材而受職仕或去或不去人臣秉義以事君倘已試而可知敢懷安而自止雖君父保全之恩厚不汝瑕疵顧國人可否之論公有靦面目伏念臣始由省户擢置詞垣盡出聖神獨斷之明本無左右游譚之助然名過其實者始用非所習則窮況逢聖治之日新竊仰書文之天縱咸池張洞庭之埜海鳥炫驚秋水灌涯涘之間波臣自蕩莫知攸濟宜厚殿逐敢期全度之恩更溢褒嘉之典既聯法從仍畀名城恭惟　如天覆臨以生以遂薄海內外悉主悉臣眷甌粤之偏陬控東南之美浸鰐鮫霧濕之所蟠鬱夷隷舸舶之所往來方旋反於使軺將駉修於貢職

謂宜推擇以重術循而臣結約無奇閒闊少與從谿潭之醜類素之雄文氣貫客之購金初無佳句矧今郡國守令之政具存典謨訓誥之書奉以周旋雖不能識其大者求之歷數庶幾或推而行之有以足民是爲報國

謝復官表

宋　鄒浩　文鑑

紹聖三年廢孟后浩切諫章惇詆其妄削官羈管新州徽宗即位召還還司諫累遷兵吏二部侍郎門諫后事獎歎詢諫草安在曰焚之矣陳瓘曰禍在此矣蔡京忌之使人作僞疏遂竄昭州五年得歸復直龍圖閣

萬里投荒豈生還之敢望九重獨斷俄意外以蒙恩感激哀憐縱橫涕淚伏念臣最爲固陋全昧幾微有言輒至於妄陳雖死不足以塞責上賴聖人之救物特寬司敗之嚴刑但復竄於遐方姑使省其往咎惟昭潭之可畏與新州而不殊形影自隨朝夕難保昏昏瘴霧信爲提耳之師兀兀愁居因得致身之道惟忠惟孝無古無今命雖甚於垂絲心已期於結草不謂僅存之癡骨忽還將絕之驚魂既獲免於拘攣遂亟諧於定省名蠲罪籍品復文階在拔拭之非常皆覬覦之莫及此蓋伏遇　道彌天覆德盛春生千齡先御於五圖萬物率由於和氣紹隆先業坐撫太平曲回晉日之明常燭戴盆之下謂裕陵長育賜之

第而除教官謂哲宗保全矜其愚而屈常法召從五品之表端遇六龍之飛擢於不次之中曾是維新之數肆令甄收遂及孤危臣敢不困險阻艱難之備嘗念身體髮膚之再造益堅夙志遇瞻北斗之尊長與老親共祝南山之壽精誠所貫高厚必知

謝除尚書右僕射表

宋　李綱

高宗即位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臣綱言危誠仰控冀蒙聽允之私溫詔俯頒深示眷懷之厚力辭弗獲黽勉以承寵命之自天益凌兢而無地中謝伏念臣少雖力學擅坎井而每見笑於大方壯欲有為局轅駒而徒有志於千里因循仕宦荏苒歲時遭當國家艱難之秋願致節義自奮之效道君嘉其愚直淵聖亦許以樸忠讒疾既多飄零何有遇陛下龍翔於大火之次偶微臣環召於重湖之南惟擢用之不疑蓋照知之有素矢石交下雖機穽之甚深日月方中宜雲霧之皆廓顧臣何者被遇若茲蟠木輪囷無左右先容之助循墻傴僂懷顛危非據之懸流涕陳辭披肝納計敢效唐臣邀說之十事庶幾商相咸有於一心伏蒙　燭以光天採其芻說進言若石之投水從善如阪之轉丸周室中微宣王有興衰撥亂之志漢祚書絕光武有戡亂配天之功方之英明蓋亦么麼有君如此隕首奚難臣敢不效微力而驅馳志其不足以勝任盡愚衷以籌慮

戎莫有補於將來丕變士風一新軍律修武事而攘
戎狄誓不與金虜以俱生膺孝友以格天人期可致
鑾輿之遄返辭之弔矣天實臨之

謝授新安郡侯表　宋　汪藻

臣某言准告命伏蒙聖恩以宗祀赦文授臣新安郡
開國侯加食邑三百戶者禮洽中天慶覃外服猥奉
十行之詔就加五等之封中謝伏念積冒私恩浸踰
分願昨授閒於異縣蒙起廢於偏城久客還家方慙
南飛之鵲通侯授印忽成左顧之龜雖滲漉以惟均
何遭逢之獨異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調暉萬物藩飾
羣工爲宣室之受釐罄寰區而蒙福臣適臨本郡仍
昨鄉州宋人洴澼以得封望胡及此漢將銀黃而夸
里榮乃過之寵既逮於子孫忠敢移於生死

謝泉州到任表　　宋　汪藻

恭承休命就易名藩去父母之邦接淅敢同於他國問蠻蜑之俗褰帷如在於中州責重捫心恩深隕涕中謝伏念臣昨從詞館叨領守符素號迂疎無用馬及羊之知乃蒙安便得維桑與梓之州二年而勞力勞心一身而畏首畏尾力祈罷免反冒遷除雖責劍買牛老猶堪於渤海然舉頭見日身益遠於長安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總覈百工照臨萬國眷方隅之瀕海須師帥之得人故遣近臣往綏遐俗况今閩徼莫盛泉山既旁援書文之同當尤謹獄市之擾臣敢不仰遵寬大俯屬衰殘講求百粵之宜參諸禹貢奉上三年之計對以春秋

謝除學士表　　名　缺

視相如之草既趨侍於鼇扉讀倚相之書復進陪於虎觀寵光特異慚懼交深伏念臣猥以鯫生奮於下土少而掌制曾莫施潤色之功老矣談經冀有補緝熙之學人或識其迂闊上獨察其樸忠跡似妝之方一麾於江海才非應氏仍三入於承明當九重新政令之初而兩漢極文章之選鴻筆固資於摛掞鯁言尤賴於論思歷考名臣具存故實陸贄於詔書之重每上奏編歐陽雖帖子之微不忘規諫臣何爲者心切慕之伏遇　湯德又新堯文有煥震雷劃地蟄蟲各動於真機杲日中天螢爝莫施於末照顧容孤士濫長禁林臣敢不圖報隆知勉殫薄技念官爲學士豈無時政之可言償號曰私人則非微臣之素志

謝講和赦表　　宋　岳飛

臣岳飛上表言今月十二日准進奏院遞到赦書一道臣已即恭率統制領將佐官屬等望闕宣讀訖觀時制變仰聖哲之宏規善勝不爭實帝王之妙算念此艱難之久姑從和好之宜鬯澤誕敷輿情胥悅臣飛誠歡誠忭稽首頓首竊以婁敬獻言於漢帝魏絳發策於晉公皆盟墨未乾顧口血猶在俄驅南牧之馬旋興北伐之師蓋　不情犬羊無信莫守金石之約難充谿壑之求圖暫安而解倒垂猶之可也顧長慮而尊中國豈其然乎蓋惟皇帝陛下大德有容神武不殺體乾之健行巽之權務和衆以安民廼講信而修睦已漸還於境土想喜見於戎儀臣幸遇明時獲覩盛事身居將閫功無補於涓埃口誦詔書面有慚於軍旅尚作聰明而過慮徒懷猶豫而致疑謂無事而請和者謀恐卑辭而益幣者進臣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讐而報國誓心天地當令稽顙以稱藩

謝侍講兼修國史表　　洪　邁

邁高宗末年爲起居舍人使金故有禁路持荷句後侍御張震以邁使辱命論罷明年起知泉州改吉州故有大州剖竹句孝宗乾道二年入對遂除起居舍人三年拜中書舍人兼侍讀參史事

七閱去朝久隔鈞天之夢一朝得覲重趨丹地之班仰戴鴻私俯慚駑鈍伏念臣本無能績鮮有事功禁路持荷蚤占榮於清貫大州剖竹旋待罪於輔藩蔑報毫分悵違顏咫敢謂璽封之妝召趨前宣聖之對揚祿以與祠還其故步歎漢殿光祿之講安用腐儒纂周官石室之文復爲太史拜訓辭之甚厚知符任之益專自顧惷愚將何答塞茲蓋伏遇陛下道齊堯舜仁孝祖宗下逮武之詔書正兩恢張於治具數正元之朝士獨淪沉落之孤蹤肆垂齒錄之恩俾卒汗青之業臣敢不旁搜遠紹廣記備言竊覸聖學之光明謹次舊聞之放失抱遺經而究終始詎殫呫嗶之勤藏名山而副京師實爲遭逢之幸

代高麗王謝賜燕樂表　宋　孫覿

十行賜札誕彌遐海之邦萬里同文普聽鈞天之樂俯勉虛受中積愧懷伏念臣錫壤三韓襲封四郡環居島服習聞夷靺之聲仰睎雲門寶眩咸池之奏方重華之上治躋累洽之閎休監二代之數文命一變而制樂登歌下管天地同流鼓瑟吹笙君臣相說如賁康革之饗輔成魚藻之歡有懷疏逖之臣亦與分攽之數玉帛萬國干舞已格於七旬簫韶九成肉味遂忘於三月仰止祝將之賜欝然食侑之光驟此叨居殆無前比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躬持慈寶丕冒仁恩通道八蠻坐致遠人之悅同符五帝肇聞古樂之興出大晟之珍藏作朝鮮之榮觀蹺離一變慈惠均敷蕩蕩乎無能名雖莫見宮墻之美欣欣然有喜色咸與聞筦籥之音稽首拜嘉同邦來賀臣敢不服膺眷獎謹度遐方仰九門之句傳徒起戴盆之望與百獸而率舞但深傾葵之心

池州到任謝上表　王十朋

十朋論史浩十罪併浩黨劾去之會邵淵異與李顯忠不和王師失律張浚自劾待罪主和者乘此倡異議十朋言浚既待罪臣不可居憲職乞貶竄改吏部侍郎力辭出知饒州移夔府湖州泉州而史不書池州想亦誤耳

失職中司黜官小郡尚分符竹初見吏民咎大罰輕感深涕隕伏念臣起身寒苦淑學淺踈自甘窮老於布韋孰謂冒榮於軒冕越從冗散親被簡知璧水道山提携群彥綸垣瑣闥接武近班宮庶上侍問之珍非柱後惠文之用忽蒙豪筆俾總臺綱義不苟辭輒奮蚍蜉之力志慚無勇亟聞鷹隼之呼幸惟聖主之難遭亦恃孤忠之可察封章上達遂忘白簡之猜嫌負罪左遷猶得朱轓之貴歸涵容厚矣報稱缺然伏遇　湛恩龐洪喜聽寬裕執用賞用罰之要權使過使功之宜是致孱庸未從遠斥臣敢不宣布德意撫養編氓影落江湖踽踽自憐於去國夢追鵷鷺匪臣常念於愛君必誓糜捐仰酬覆幬

謝吏部尚書兼翰林承旨表　宋　周必大

淳熙中除翰林學士尋進此官

頻年入侍特塵清近之班兩職並陞復冒殊尤之寵責章服於朽質被舊第於名駒異渥鼎來危衷震惕臣聞漢以尚書爲喉舌唐以翰林爲腹心明光畫省之嚴鑾龍接武浴殿金鑾之邃頓妝在中凡預遷掄已爲要劇矧疊膺於珪組足增耀於簪纓如臣者天分弗高人才甚下自惟始願不踰州縣之間誰意晚塗濫躐賢豪之上揆分數祈於罷免跡榮更誤於褒遷冠秩序於南宮進班聯於東閣胡嘗鶉特久慙受祿之無功兼取熊魚彌愧含生而取義二儀施大一介命輕此蓋伏遇　文武生知聖神廣運使人也器隨良窳以無遺與物爲春舉根荄而畢遂是容賤士仍黜高門唯聖朝法令之具存初不勞於裁鑒而明主功德之俱懋亦何待於論思第當守三尺以不欺且復盡一心而無隱庶持孤節仰報鴻私

潭州謝上表　宋　周必大

光宗受禪轉少保封益公時何澹爲司業憾必大至是爲諫長遂首劾公詔以觀文學士判潭州

除音中出兼內朝外閫之榮詔旨下頒趣新組舊封之拜戴洪私之浩蕩即便道以馳驅叙見吏民敬宣德意伏念臣初微一善獲事三朝高廟疑其有小才儲之臺閣壽皇察其無大過試以鈞衡會宸極之天臨念宮僚之歲久弼予新政咨汝舊人而力不逮於初心望不孚於衆聽懇辭鼎軸薦困風波蒙全度之深憐竊優閑之厚祿桑榆景逼唯甘嬰疾於清漳葵藿心傾未忍掛冠於神武詎期軫記頻下恩章姓名復齒於殿帷委寄仍還於湘部謂昔之銷印重違白筆之公言故今者剖符明示清衷之本意踦類雁門之復夢成鹿野之真載揆衰殘莫爲稱塞茲蓋伏遇　用人由己篤舊唯仁先庚巽命之申晝日康侯之錫駢蕃雖濫猶施杞注之功牛馬已疲尚備服乘之數臣敢不思酬眷獎勉布寬條豈能待三年而有成或庶幾一日之必葺在前智略悵往謬之難追治

郡功名期後圖之允懋

謝除權吏部尚書表　　樓鑰

伉冑常副鑰為館伴以鑰不附己深嫌之伉冑誅

詔鑰為翰林學士遷吏部尚書

充員瑣闥自顧罔功最長銓曹忽蒙誤寵仰皇慈之至渥揣微分以何堪竊以選部持衡夙號六卿之長文昌聽履實為八座之聯非素推公方不足以捉吏奸非夙有德望不足以厭輿論雖黃散之下無參異同而縉紳之流鮮不關繫宜求精敏之彥以當要劇之司伏念臣才不逮人學徒泥古一為支郡三入修門久侍上皇愧愚衷之無補親逢嗣聖荷褒擢之有加代言非陸贄之工批敕謝李藩之器俯詢芻蕘之論屢寬斧鉞之誅去省眼者五年遂躐登於冢宰離班心者一載遽首列於從臣禁林兼內制之文史館涉信書之筆滿盈已甚控避莫回頃御府之襲衣蓋之筆帶駕天閑之良馬還以雕鞍但喜悅親之私敢云稽古之效茲蓋伏遇　多能天縱盛德日新寬舉異才踵登持橐之選優容棄物獨貢改竽之慙宜黜而遷以榮為懼敢不深心僥冒勉竭疲庸爲公山

故事之書知非所及守崔亮停年之格何足言勞尚
幾典選之平少助官人之道

南康軍到任謝表　　宋　朱熹

乾道初陳俊卿等薦公爲樞密院編修官旋丁内
艱屢召辭免喪復召又以祿不及養辭帝以公安
貧守道特改主管台州崇道觀又辭帝欲奬用廉
退以勵風俗龔茂良薦公除秘書郎力辭因手書
遺茂良言一時權倖羣小讒之從其辭請乾道五
年乃除知南康軍

迂愚無用久陪香火之班臨照不遺猥假兵民之寄
懇辭弗獲宣布云初感極涕零媿深汗浹中謝伏念
臣受材凡近賦性顓蒙徒能讀古人之書夫豈識當
時之務頃蒙登進獲奉清閒繼遠跡於卯桀遂閱歲
華之久顧恥心於魏闕敢忘葵藿之誠中而奉於除
書亦屢祗於召節銜哀抱病既莫效於馳驅假寵疏
榮反繆膺於眷奬方誓堅於素守庶少答於殊知豈
意因仍復階任使論資校考既已極於超踰揣分量
能懼猶難於稱塞矧自乖於夙志又仰負於前恩雖
嘗桂澀而莫回終坐懦庸之無守遂扶衰朽暫別故
山已見吏民具宣德意豈曰昨非而今是實由義重

而身輕此蓋伏遇　性得堯仁道高舜哲念安民
之不易故慮尤軫於遠方謂知人爲甚難故用武收
於棄物致玆孱瑣亦儁使令臣敢不仰奉詔條俯詢
民瘼倘粗聞於疾疢詎辭撫字之勞冀少假於旬時
卒上退藏之請尙全末路克對寵光

謝除禮部侍郎表　宋　眞德秀

理宗即位召爲中書舍人尋擢禮部侍郎

龍飛九五幸遭眞主之興驛召再三俾遂邇臣之列
職親地邃恩鉅人微切惟國勢之重輕率視人才之
聚散王多吉士則若鳴鳳之集梧桐朝有直臣則若
猛虎之衛藜藿和聲聞而妖聲自息正氣勝而邪氣
罔干是以元祐首年盡起諸老隆興初政悉革羣賢
治象既開中興可卜於赫盛旦適追先儒宜得白首
耆艾之英以重淸時獻納之緩伏念臣學雖志道材
弗逾人忝一第於慶元臨軒之初綴三館於嘉定改
弦之始蟄弁久直曾微華國之息嫣陛屢前徒抱愛
君之志越從予節游易守藩尙期宣室之席前忽痛
鼎湖之弓隆羲輪東出方薄海之仰瞻漢札西來先
時髦而收召身未登於詞掖班已列於儀曹金華玉
堂假儒臣之榮寵蘭臺石室窺太史之祕藏自惟何
人叨此殊渥恭惟陛下德全純懿學務緝熙念皇天
后土之鑒臨居懷兢畏察君子小人之消長實兆興
衰謂臣雖無適用之大材知臣粗有勿欺之小節擢

蹟通服許貢微忠臣敢不戒在苟容期於美報惟禮可以爲圖顯賁晏嬰之言非道不敢陳前切效孟軻之敬

謝宣召入院表　　宋　真德秀

理宗初立彌遠勸褒表老儒以公爲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公先爲漕江東知泉州又爲湖南安撫知潭州

伏以從來南服未宣民瘼之勞召自北扉猥被寵綸之寵先生里巷榮動晉纓竊觀列聖之用人惟待詞臣而加禮蓋於言語文章之外責其論思獻納之忠雖或忤旨而暫閑終不棄遐而復用修除翰院在環滁出守之餘軾侍集庭亦赤壁歸來之後豈非加歲月則其文老涉憂患則其慮長乃登邃嚴以備顧問如臣者才華弗燒戇拙自將掌先皇內制者六年每慙越俎迫知陛下元之再命竟許循墻以馳驅州縣之頻且廢棄山林之久見聞寢少藝業益荒結茅屋於雲邊已甘終老瞻玉堂於天上或隔前生敢云白首之重來誤辱清表之妙簡獲玷久虛之選幾成三入之榮茲蓋伏遇　肆筆成文解紱更化志孚羣聽欲下山東之書念在邊陲或訪河西之事心有端良之彥以充供奉之班奚取臣愚俾承人乏臣敢不

益堅晚節思荅隆知錫宮錦而嘉草詔之能雖非敢望録金鏡而任進賢之要實所自期

江東漕到任謝表

宋 真德秀

時史彌遠方以爵禄縻士德秀曰吾急引去使廟堂知士亦有不肯爲從官之人遂力請去以起居舍人出爲秘閣修撰江東轉運副使時江東旱蝗廣德太平爲甚秀與太守魏峴同以便宜發廩使教授林庠根給竣事還百姓送至郊指道旁冢泣曰此皆往歲餓殍微公我輩已入此矣

兩犒夾侍久點近班四牡載馳叨令刺郡假中秘隆儒之寵爲外臺將指之光望過所期感深以惕伏念臣才非適用幸有逢辰屬漢廷更化之初首唐室登瀛之選金鑾夜直承密命者六朞玉陛晨趨對清光於再稔凡吮墨濡毫之士皆振纓峨弁其間吏責既稀所願優游於邇列主恩未報寧忘眷戀於本朝其如親闈喜懼之年當謹人子清温之職輙援公輔辭翰林之請庶幾滿岳奉板輿之懽分太守之符日需成命出少府之節遽冒殊恩懐章而過里門閱宿而臨封部敬卜中和之節重宣寛大之書軺傳初馳旋睨爭覩謂朝廷所以輟柱下之史蓋聖主將以惠江

左之民因慱采於風謡頗究知其疾苦以垂罄之家
而困追需之民以屢歉之歲而多流徙之人官無定
證之簿書里有難平之徭役文移星火不勝胥吏之
誅求牒訴卯山半爲賦租之煩重輿言及此匃救可
手輒殫朝夕之咨諏兼可公私之緩急賦難盡省盍
漸除賦外之征民未易蘇當先去民間之蠹切自量
其綿薄恐終負於選掄伏遇 洪造曲成大明溥
照念臣志存將母俾獲便於旨甘知臣學本愛人欲
稍觀其政事肆加遷職仍畀重權臣敢不以阜俗爲
阜財之方以悅民爲悅親之本灌輸所仰媿無鞭策
之能樽節是先欽佩玉音之訓

門謝表　　　　宋　文天祥

理宗開慶元年公狀元及第宋例狀元賜宴進詩
一月後然後率同榜士詣闕謝恩謂之門謝謝後
授初階狀元授承事郎某軍節度判官至後科放
榜則前狀元召入爲秘書省正字名曰對花召
臣某言伏準省劄文天祥添差簽書寧海軍節度判
官廳公事仍釐務臣以賜第之初未經門謝未敢祗
拜劄命申乞指揮臣謹遵奉旨揮詣闕遅朝謝者御
大庭而發策式廣旁招奉清問以攄忠誤承親擢尚
阻紫宸之謝遽叨黃紙之除曠世遭逢瞻天感激臣
叨以賓興下詔同天地宗祀之彝科舉取人代造化
爵賚之柄豈曰利人才之進取其間實天道之流行
肆萬乘之臨軒受諸侯之貢士占小善者率以録或
造在廷取一人焉拔其尤必有名世豈應庸瑣可在
菟羅臣稟質既凡聞道猶淺才非洛陽之年少偶玷
薦書學非廣川之大儒遽塵舉首自叨異數亦既三
年回思臚唱之蒙恩莫與晁趋而奉表有懷就日無
路瞻天方傍徨於卯園乃寵綏其禄秩輒請展爲臣

之禮幸許修詁訓之恭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德體乾
行道荷常久世更三紀遠追成周式化之風啟後
庶近接藝祖開基之運

經筵官進職謝恩表　　元　虞　集文類

聖作稽古知崇效天開筵肆講於　當宁屢頒於
明詔垂憲萬世一新經緯之文有臣十人並拜便蕃
之賜獨興曆斷創始名時伏惟昔者明王不以天縱
而自聖本之先哲式資道揆以開人故伏羲則畫於
河圖神禹錫疇於洪範凡將圖治慎在求聞盍帝王
傳授之精布乎方冊而古今治亂之迹可以鑑觀爰
咨博洽之材用廣聰明之識然守職業者特見諸政
事之著惟事啟沃者先端其心術之微故茲曠典之
行實重真儒之寄必經業可以發聖賢之蘊必器能
可以相禮樂之成必養德之全素蒙孚信必至誠之
積可致感通苟非其人不稱茲選而臣等性本固陋
學尤迂疏守其師說之遺僅不忘其章句更轉國人
之譯粗可達其性情所謂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
而口不逮猶重昔人之歎況乎臣等之愚是故謹禮
上尊敷禮廣廈既極詢諮於累歲幾聞補報之微功
敢謂能自得師坐而進道更錫官聯之重俾專誦說
之司雖竊恩榮愈增憂責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以乾

坤之德爲德以堯舜之心爲心無一念不在於民生無一事不遵於祖憲遐方畢服猶虞水旱之爲災羣賢在朝尚恐俊良之攸伏必合二帝三王之至盛以登四方萬國之太平下收瑣末於芻蕘俾益涓埃於山海臣等敢不力循古訓各盡職業非先王之法不敢言冀心由於正路雖末世之事不敢避庶有戒於前車尚勸九歌用稱萬壽

謝恩表

明　劉基

伏以出草萊而遇真主受榮寵而歸故鄉此人人之所願欲而不可得者也中謝欽惟皇帝陛下以聖神文武之姿提一旅之衆龍興淮甸掃除羣雄不數年間遂定中原奄有四海神謨廟斷悉出聖衷舜禹以來未之有也臣基一介愚庸生長南裔踈拙無似其能識主於未發之先者亦猶巢鵲之知太歲園葵之企太陽以管窺天偶見於此非臣之知有過於人也至於仰觀乾象或有驗者是乃天以大命授之陛下若有鬼神陰誘臣衷開導使言非臣念慮所能及也聖德廣大不遺芻蕘遠法唐虞功疑惟重之典錫臣以封爵錫臣以食祿俾臣回還故鄉受榮寵以終其天年臣竊自揆何修而膺此犬馬微忱惟增愧懼已於洪武四年二月初四日到家謹遣長男臣璉捧表詣闕拜謝聖恩臣基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代董學士表　方孝孺

嘉議大夫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臣董倫伏以七月十三日手詔賜臣御書怡老堂三大字及髹漆几玉鳩杖各一者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伏言聖慈軫念特畀殊恩閭里傳觀欣逢盛典誠千齡之奇遇豈一己之私榮伏念臣素無閥閱功勞兼乏智能才藝徒知篤信於古道自分無用於當時幸蒙高皇帝之知忝拜左春坊之命任臣以兩宮輔導之職稱臣爲三葉帝王之師自愧學匪經綸功虧啟沃切覩聖道之淵懿皆由睿性之高明豈有涓塵可裨海岳恭遇
皇帝陛下傳大舜精一執中之語以武王崇德報功爲心能自得師與人為善念臣久陪於硯席憐臣遠寓於夷蠻踐祚之初馳書以召耆顏白髮越萬里而來歸金馬玉堂想十年之如昨入承顧問喜動聖顏出侍班行驚非昔侶陛下存求舊之義推養老之心既俾正席於詞林復令伴食於宗伯錫以田土欲使之富頒之第宅又遺以安吉酒時出于大官華衣每裁于天府寵榮兼至慚懼已深豈意宸眷益加禮文彌甚髹几玉杖法古制之多儀奎畫雲章錫嘉名以怡老朝署誇其榮幸搢紳嘆此遭逢惟漢顯宗稱能養老迨宋仁廟亦克尊賢然桓榮設几杖于太常而不聞有宸翰之賜晏殊題舊學於神道而不見有几杖之頒在於昔賢猶難兼予具美愧茲老朽乃得荷予鴻私此於聖德之增光豈獨臣門之多幸自今持杖以戒噎則當思四海或有饑餒之民凭几以安身則當念一物或有失所之嘆至於警心畫之優禮永誓教子孫以繼忠嘉謨嘉猷敢不以時而入告聖明
聖壽願祝與天而長存臣無任瞻天仰聖荷德感恩之至謹奉表陳謝以聞洪武某年某月某日

駕幸太學謝恩表

明　胡儼

伏以昭德用中立百王之大法崇儒重道闡千載之宏規綸音渙發乎九重士氣聿增於六館懽均朝野慶洽天人恭惟皇帝陛下濬哲溫恭剛健中正仁義同於堯舜智勇邁於禹湯明里詩書仰先師之如在宸區聲教啟後學於無窮爰遵太祖之舊章肇稱昭代之殷禮鑾輿幸於璧水縉紳圜於橋門惟君惟師以教以食衣冠之美籩豆之序秩秩乎有容鼓鐘之音絃誦之聲洋洋乎盈耳自唐虞三代以來未有盛於今日者也臣儼等忝職成均叨承寵遇敷言是訓永依日月之光華造士登崇願效涓塵之補報

初開經筵謝宴賚表

明　李東陽

知經筵事太師兼太子太師英國公臣張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臣劉健同知經筵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臣李東陽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謝遷兼經筵禮部右侍郎臣王華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臣劉機臣江瀾臣楊廷和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講學士臣楊時暢國子監祭酒臣張潔翰林院侍讀臣費宏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臣毛澄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臣毛紀傅珪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臣蔣冕侍讀臣羅玘修撰臣石珤等叨遇經筵肇啟聖學維新講讀侍臣咸蒙宴賚謹上表稱謝者臣懋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上言伏以聖道在六經爲政必先於論道君心理萬事講學乃所以正心蓋自虞廷闡精一之傳商宗承遜敏之戒辟雍拜老禮重於漢家崇政說書官專於宋代顧治者用臻至化好文者亦致小康肆我皇明益隆盛典英廟九齡而御始憲皇二紀而成章

迨先帝十八載之間貽聖子億萬年之訓恭惟皇帝
陛下天資首出聖德躬行能自得師守一祖六宗之
法取人為善合九州四海之公家傳心學於儲宮日
御講帷於便殿聿當元祀誕啟經筵信明君之大有
為在今日乃急先務登延儒碩列侍公卿臣等非仁
義不陳夙秉孟軻之敬無慢遊是好敢為帝舜之箴
天本高而聽則卑雲方上而澤已降白金綵幣式頒
九府之藏鶴醞鸞蓋兼賜八珍之品竊念班吻振鷺
跡幸從龍嘘黄觴以助義歛心知無補輸涓塵以裨
海嶽分[illegible]難辭伏願聲入心通言以道接不為聲色
貨利侈其志不以寒暑夙夜間其功占奎聚於五星
共識文明之有象效嵩呼於三祝永祈聖壽以無疆

表四

陳乞

求自試表（明帝太和二年上） 魏 曹植 文選

臣植言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授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昔二虢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旦奭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今臣蒙國重恩三世於今矣正值陛下升平之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而位竊東藩爵在上列身被輕煖口厭百味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受爵祿者有異於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民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其之譏是以上慙元冕俯愧朱紱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顧西尚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稅甲謀士未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太和也故啓滅有扈而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簡良授能以方叔召虎之臣鎮衛四境為國爪牙者可謂當矣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鉤餌者恐釣射之術或未盡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于君父也故車右伏劍於鳴轂（齊威王出獵車之左轂鳴車右死之）雍門刎首於齊境（越伐齊至齊境雍門偽伏劍而死）若此二子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忿其慢主而凌君也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殺身靜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繫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占其王羈致北闕此二臣者豈好為夸主而曜世俗哉志或鬱結欲逞其才力輸能於明君也昔漢武為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為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以二方未尅為念伏見先帝（武帝）武臣宿兵年耆即世者有聞矣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猶習戰也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曹真）當一校之隊若東屬大司馬（曹休）統偏師之任必乘危躡險騁

舟奮驪突刄觸鋒爲士卒先雖未能擒權馘亮㡳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使名挂史筆事列朝策雖身分蜀境首懸吳闕猶生之年也如微才弗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損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於白首此徒圈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衄輟食忘飡奮袂攘袵撫劍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元塞伏見所以行師用兵之勢可謂神妙也故兵者不可豫言臨難而制變者也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殉國家之難身雖屠滅而功名著於景鍾名稱垂於竹帛未嘗不撫心而歎息也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而秦（孟明）魯（曹沫）以成其功絕纓（楚莊）盜馬（秦穆）之臣赦而楚趙以濟其難臣竊感先帝蚤崩威王（曹彰）棄世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填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臣聞騏驥長鳴伯樂昭其能盧狗悲號韓國（齊人）知其才是以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邑而竊自痛者也夫臨博而企竦聞樂而竊抃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以悟主立功何況巍巍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衒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干時求進者道之明忌也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冀以塵露之微補益山海螢燭末光增輝日月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知必為朝士所笑聖主不以人廢言伏惟陛下少垂神聽臣則幸矣

求通親親表 太和五年上 魏 曹植 文選

臣植言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宏廣矣蓋堯之爲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親親之義實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伏惟陛下咨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族羣臣百寮番休遞上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己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於臣者人道絶緒禁錮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乃望交氣類修人事叙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絶吉凶之問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閡之異殊於　越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退省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叙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爲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駙馬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答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情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棠棣匪他之誡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唯僕隸所對唯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爲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杞梁妻隕霜鄒衍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爾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爲之迴光終向之者誠也臣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

三光之明者實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唱言者何也竊不願於聖代使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柏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棄予之歎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是臣慺慺之誠竊所獨守實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

陳情表

晉　李密　文選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於成立既亡叔伯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亡朞功彊近之親內亡應門五尺之童煢煢獨立形影相弔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曾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亡主辭不赴會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況臣孤苦特為尤甚且臣少仕偽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過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亡祖母亡以至今日

祖母亡臣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梁益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爲吳令謝詢求爲諸孫置守塚人表 元康中上

晉 張悛 文選

臣聞成湯革夏而封杞武王入殷而建宋春秋征伐則晉修虞祀燕祭齊廟夫一國爲一人興先賢爲後愚廢誠仁聖所哀悼而不忍也故三王敦繼絕之德春秋重伐叛之義昔漢高受命追存六國允諸絕祚一時並祀魏與項羽對爭存亡逮羽之死臨哭其喪將以位嘗俾尊力嘗均勢雖功奪其成而思與其敗且暴與疾頹禮之若舊殘戮之尸乃以公葬若使羽位承前緒世有哲王一朝力屈全身從命則楚廟不隳有俊可冀伏惟大晉應天順民武成止戈西戎有卽序之人京邑開吳蜀之諠興滅加乎萬國繼絕接於百世雖三五宏道商周稱仁洋洋之美未足以喻是以孫氏雖家失吳祚而族蒙晉榮子弟量才比肩進取懷金侯服佩青千里當時受恩多有過望臣聞春雨潤木自葉流根鴟鴞恤功愛子及室故天稱罔極之恩聖有綢繆之惠追惟吳僞武烈皇帝孫堅遭漢室之弱值亂臣之殭首唱義兵先衆犯難破董卓於

陽人濟神器於既井威震羣狡名顯徃朝桓王孫策才武弱冠承業招百越之士奪鷹揚之勢西赴許都將迎幼主雖元勲未終然至忠已著犬家積義勇之基世傳扶危之業進為狗漢之臣退為開吳之主而蒸嘗絶於三葉園陵殘於薪采臣竊悼之伏見吳平之初明詔追録先賢欲封其墓愚謂二君並宜應書故舉勞則力輸先代論德則惠存江南正刑則罪非晉冠從坐則異世已輕若列先賢之數蒙詔書之恩裁加表異以寵亡靈則人望克厭誰曰不宜二君私奴多在墓側今為平民乞差五人蠲其徭役使四時修護頹毀掃除塋壟永以為常

為閻大將軍乞致仕表　周庾信

臣聞禮云大夫七十致仕於朝傳家於子膳則貳珍衣稱時制臣自出身奉國四十餘年遭遇風雲從微至著太祖文皇帝扶危濟難奄有關河臣實無堪中涓從事自洛食風塵河梁旗鼓華陰有白馬之兵河曲有黃沙之陣臣雖用命不能奇策功薄賞厚因人成事恩澤年表常以愧心仰逢周朝以揖讓登庸謳歌受命主責臣還頻煩榮寵三槐以鑄鼎象物知其神奸五等以桓珪飾瑞守其宮室臣以何德兼而有之況役水土之職王梁以應讖受徵兵戈之王韓信以登壇獨拜語其連類臣又何人當今四海未寧三方鼎峙陛下勞心之日羣公展効之秋而臣甲子既多耄年又及無忝賓客之事謬達諸侯之班尸祿素餐久叅彜典負乘致寇徒煩有司加以寒暑乖違節宣失序風水交侵菁華已竭雖復廉頗强飯馬援據鞍求欲報恩何能為役榮啓期之樂適足自怡燭之武之言亡能為也特乞解所居官言從初服事符骸骨之請非謀几杖之賜若臣北陵移病東皐歸老山

河芬社一反司勳公侯珪璧還封典瑞則朝無冐位
之人臣免妨賢之責虞氏養老敢希東序之榮周朝
如荼豈望西郊之禮但瞻仰天威方違咫尺徘徊城
闕私增悽戀不任知止之情

乞罷政事表　宋　歐陽修　文鑑

臣聞士之行已所重者始終之不渝臣之事君所難
者進退而合禮苟亡大過善退其身昔之爲臣全此
者少臣頃侍先帝屢陳斯言今之懇誠蓋迫於此伏
念臣識不足以通今古材不足以語經綸幸逢盛際
之休明早自諸生而拔擢方其與儒學文章之選居
言語侍從之流每蒙過奬於羣公常媿虛名之浮實
曁晚叨於重任蓋可謂於得時何嘗敢傷一士之賢
豈不樂得天下之譽而動皆臣忌毀必臣歸人之愛
憎不應遽異臣之本末亦豈頓殊蓋以處非所宜用
過其量惟是要權之地不勝指目之多周防所以屢
危而簡踈自任委曲所以從衆而拙直難移宜其舉
足則蹈禍之機以身爲斂怨之府復盤桓而不去遂
謗議以交興讒說震驚輿情共憤皇明洞照聖斷不
疑孤臣獲雪於至寃四海共忻於新政至於賴天地
保全之力脫風波險陷之危使臣散髮林卯幅巾衛
巷以此沒地猶爲幸民况乎擁蓋乘襜其榮可喜撫
民求瘼所寄非輕苟可效於勤勞亦寧分於內外伏

惟皇帝陛下曲回天造俯察愚衷許解剸繁處之閑僻物還其分庶獲遂於安全心匪亡知豈敢忘於報效

蔡州乞致仕第二表　　宋　歐陽修　文鑑

睿訓丁寧曲加慰諭愚衷懇迫尚敢瀆煩將再干於冕旒宜先伏於砧鑕伏念臣世惟寒陋少苦奇屯識不達於古今學僅知於章句名浮於實用之始見於亡能器小易盈過則不勝於幾覆徒以早際千齡之亨會誤蒙三聖之奬知寵榮既溢其涯憂患亦隨而至稟生素弱顧身未老而先衰大道甚夷嗟力不前而難強每念恩私之莫報兼之疾病以交攻妄於守毫之初遂決寬漳之計逮此三遷於歲律又更兩易於州符而犬馬已疲理亡復壯田廬甚邇今也其時是敢更殫螻蟻之誠仰冀乾坤之造況今時不乏士物咸遂生息雁去來固不為於多少禽魚上下皆自適於飛潛苟遂乞於殘骸庶少償其夙志伏望皇帝陛下哀憐舊物隱惻至仁察其有素非偽之誠成其識分知止之節曲從其欲賜報曰俞俾其解組官違還車故里披裘散髮逍遙垂盡之年鑿井耕田謳詠太平之樂其為榮幸曷可勝陳

乞罷政事第二表　宋　王安石　文鑑

私懐懇至已具布聞聖訓丁寧未蒙聞納敢冒崇高之聽再輸悃愊之情臣聞任賢之方要其有用陳力之義止於不能苟弗集於事功且重罹於疹疾豈容叨劇以累明揚伏念臣猥以孤生親聞盛世昧於量已志欲補於休明失在信書事浸成於迂濶每煩衆論上恩聖聰乂知素願之難諧繼以積痾而自困辭而去位庶逃竊食之誅勉以就功重荷包荒之德雖貪順命終懼妨功伏惟皇帝陛下閎度并容大明俯燭特賚矜允俾遂退藏如此則孤進之身獲全生於末路具瞻之地得改命於時材

奉乞致仕表　宋　呂誨　文鑑

神宗用王安石初舉朝以爲得人獨誨言其不可大用三居言責皆以彈奏大臣而黜誨既斥安石益横人始服其先見是表蓋自知鄧州改知河南府時上也表中蓋以身疾諭朝政忠愛益可想云

臣輒罄愚誠上干宸慈伏況微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殊不知脉候有虚實陰陽有逆順診察有標本治療有先後妄投湯藥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四肢衰成風痺遂難行步非祇憚炙盤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爲之奈何雖然一身之微固不足卹其如九族之託良以爲憂是思逃祿以偷生不俟引年而還政顧惟素志幾負明時力既不足誠豈得已況恃膚監夙謀孤忠進非左右之容退知榮辱之分與之全節示以曲成臣不避再煩天聽欲乞致仕仍不顧改官早賜開可

乞常州居住表　　宋　蘇軾

臣聞聖人之行法也如雷霆之震草木威怒雖甚而歸於欲其生人主之罪人也如父母之譴子孫鞭撻雖嚴而不忍致之死漂流棄物枯槁餘生泣血書詞呼天請命願回日月之照一明葵藿之心此言朝聞夕死無憾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昔者嘗對便殿親聞德音似蒙聖知不在人後而狂狷妄發上負恩私既有司皆以爲可誅雖明主不得而獨赦一從吏議坐廢五年積憂熏心驚齒髮之先變抱憾刻骨傷皮肉之僅存近者蒙恩量移汝州伏讀訓詞有人材實難弗忍終棄之語豈獨知免於縲紲亦將有望於桑榆但未死亡終見天日豈敢復以遲暮爲歎更生僥覬之心但以禄廩久空衣食不繼累重道遠不免舟行自離黄州風濤驚恐擧家重病一子喪亡今雖已至泗州而貲用罄竭去汝尚遠難於陸行無屋可居無田可食二十餘口不知所歸饑寒之憂近在朝夕與其强顔忍耻干求於衆人不若歸命投誠控告於君父臣有薄田在常州宜興縣粗給饘粥欲望聖慈許於常州居住又恐罪戾至重未可聽從便安輙叙微勞庶蒙恩貸臣先任徐州日以河水浸城幾至淪陷臣日夜守捍偶獲安全曾蒙朝廷降勑獎諭又嘗選用沂州百姓程棐令購捕凶黨致獲謀反妖賊李鐸郭進等一十七人亦蒙聖恩保明放罪皆臣子之常分無涓埃之可言冒昧自陳出於窮迫庶幾因緣僥倖功過相除稍出羈囚得從所便重念臣受性剛褊賦命奇窮既獲罪於天又無助於下怨仇交積罪惡横生羣言或起於愛憎孤忠遂陷於疑似中雖無愧不敢自明向非人主獨賜保全則臣之微生豈有今日伏遇皇帝陛下聖神天縱文武生知得天下之英才已全三樂躋斯民於仁壽不棄一夫勃然中興可謂盡善而臣抱百年之永歎悼一飽之無時貧病交攻死生莫保雖鳧鴈飛集何足計於江湖而犬馬蓋帷猶有求於君父敢祈仁聖少賜矜憐

理劉司空表　晉　盧諶

愍帝時劉琨爲大將軍都督幷州諸軍事與幽州刺史鮮卑段匹磾結婚約爲兄弟期討石勒後與匹磾有隙王敦密使匹磾殺琨子姪四人皆被害朝廷以匹磾尚彊當爲國討石勒不舉琨哀琨故從事郎中盧諶崔悅等上表理琨

臣聞經國之體在於崇明典刑立政之務在於固慎關塞況方岳之臣殺生之柄而可不正其枉直以杜其奸邪哉竊見故司空廣武侯琨在惠帝擾攘之際值羣后鴞沸之難僇力皇家義誠彌厲躬統華夷親受矢石石超授首吕朗面縛社稷克寧鑾輿反駕奉迎之勳琨實爲隆此琨劾忠之一驗也其後幷州刺史東嬴公騰以晉川荒匱移鎮臨漳太原西河盡徙三魏琨受任幷州屬承其弊到官之日遺戶無幾當易危之勢處難濟之土鳩集傷痍撫和戎狄數年之間公私漸振會京都失守羣逆縱逸邉萌頓仆苟懷宴安咸以爲幷州之地四塞爲固且可閉關守險畜資養徒抗辭厲聲忠亮奮發以爲天子沈辱而不隕

身死節情非所安遂已跋履山川東西征討屠各乘
虛晉陽沮潰琨父母罹屠僇之殃門族受殲夷之禍
向使琨從州人之心爲自守之計則聖朝未必加誅
而族黨可以不喪及猗盧敗亂晉人歸奔琨於平城
納其初附將軍箕澹又以爲此雖晉人久在荒裔難
以法整不可便用琨又讓之義形於色假從澹議偷
於苟存則晏然於并土必不亡身於燕薊也琨自以
備位方嶽綱維不舉無緣虛荷大任坐居三司是以
陛下登祚便引愆告遜前後章表具陳誠款尋令從
事中郎臣續澹以章綬節傳奉還本朝與匹磾使榮
邵期一時俱發又匹磾以琨王室大臣懼奪已威重
忌琨之形漸彰於外琨知其如此慮不可久欲遣妻
息大小盡詣京城以其門室一委陛下有征舉之會
則身充一卒若匹磾縱凶慝則妻息可免具令臣澹
密宣此旨求詔勑路次令相迎衛會王成從平陽逃
來說南陽王保稱號隴右士衆甚盛當移關中匹磾
聞此私懷顧望留停榮邵欲遣前兼鴻臚邊邀奉使
詣保懼澹獨南言其此事遂不許引路丹誠赤心卒

不上達匹磾兄眷喪亡嗣子幼弱欲因奔喪奪取其
國又自以欺國凌家懷邪樂禍恐父母宗黨不容其
罪是以卷甲棄弓陰圖作亂欲害其從叔驎從弟末
波等以取其國匹磾親信密告驎波驎波乃遣人距
之匹磾僅以身免百姓謂匹磾已沒皆憑向琨若琨
於時有害匹磾之情則居然可擒不復勞於人力自
此之後上下並離匹磾遂欲盡勒　晉從居上谷琨
深不然之勸移厭次南憑朝廷匹磾不能納反禍害
父息四人從兄二息同時并命琨未遇害知匹磾必
有禍心語臣等云受國厚恩不能克報雖才略不及
亦由遇此厄運人誰不死死生命也惟恨下不能効
節於一方上不得歸誠於陛下辭旨慷慨動於左右
匹磾既害琨橫加誣謗言琨欲窺神器謀圖不軌琨
免述囂頑凶之思又無信布懼誅之情崎嶇亂亡之
際夫肩異類之間而有如此之心哉雖滅獲之愚厮
養之智猶不爲之況在國士之列忠節先著者乎匹
磾之害琨稱陛下密詔琨信有罪陛下加誅自當肆
諸市朝與衆棄之不令殊俗之豎僇台輔之臣亦已

明矣然則擅詔有罪雖小必誅矯制有功雖大不論正以興替之根咸在於此開塞之由不可不閉故也而匹磾無所顧忌怙亂專殺虛假王命虐害鼎臣辱諸夏之望敗王室之法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若聖朝猶加隱忍未明大體則不逞之人襲匹磾之迹殺生自由好惡任意陛下將何以誅之哉折衝厭難惟存戰勝之將除暴討亂必須智略之臣故古語云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非虛言矣自河以北幽并以南醜類有所顧憚者惟琨而已琨受害之後羣凶欣欣莫不得意鼓行中州曾無纖介此又華夷小大所以長嘆者也伏惟陛下叡聖之隆中興之緒方將平章典刑以經序萬國而琨受害非所寃痛已甚未聞朝廷有以甄論昔壺關三老訟衛太子之罪谷永劉向辯陳湯之功下足以明功罪之分上足以悟聖主之懷臣等祖考以來世受殊遇入侍翠幄出簪彤管弗克負荷播越遐荒與琨周旋接事終始是以仰慕三臣在昔之義謹陳本末冒昧上聞仰希聖朝曲賜哀察

請替李邕死表　　唐　孔璋

山東布衣臣某言臣聞明主御宇捨過取能舉材棄行烈士抗節勇不避死見危致命晉用林父豈念過乎漢用陳平豈念行乎禽息殞身豈惜生乎北郭碎首豈愛死乎向若林父死陳平棄百里不用晏嬰見逐是晉無赤狄之利漢無皇極之尊秦不兼西戎齊不霸東海矣臣伏見陳州刺史李邕學成師範文堪經國剛毅忠烈難不苟免往者張易之弄權人畏其口而邕折其角韋氏恃勢言出禍應而邕挫其鋒雖身受謫屈終姦謀中損然則邕有大造於我邦家也前宋璟每厚遇者豈以才重抑嘉其忠於國矣今聞生贓醜敗厥行且斯人所能者拯孤恤窮救乏賙急積而能散家無私聚陛下下吏訊之聞諸道路執法者將極加之以刑憲天之將喪斯文先在朝夕永辭聖代臣聞生無益於國不如殺身以明賢臣願朽材輪轅無取徒獸視禽息雖生何爲况賢爲國家之寶社稷之衛若喪國家之寶失社稷之衛哲人云亡國將若之何是臣痛惜深矣臣願以六尺之軀甘受膏

斧以代邕死臣之死所謂落一毛邕之生有足照千里然臣與邕生平不款臣知有邕邕不知有臣是臣不逮邕明矣夫知賢而舉仁也代人任患義也臣獲二善而死死亦不朽則又何求陛下若以臣之賤不足以贖邕雁門雖披有足効矣伏惟陛下寬邕之生速臣之死令邕率德改行全林父之功使臣得明目黄泉附北郭之跡臣之大願畢矣陛下若以陽和之始難於用斧鉞俟天成命敢忘伏劒豈煩大刑然後歸死皇天后土實鑒臣之心昔吳楚七國叛周亞夫得劇孟以為冠不足憂矣夫以一賢之能敵七國之衆伏惟陛下數含垢之道存棄瑕之義遠思劇孟近取李邕豈惟成豈悌之澤實亦歸天地之望臣先君孔子曰鄉人皆惡之未可也况大禮之後天地更新捨之復論人誰無罪惟明主深思之臣聞士為知己者死且臣不為死者所知而甘於死者豈獨為惜邕之賢亦成陛下矜能之德惟明主圖之臣璋死罪死罪

表

彈劾

論請不用奸臣表 穆宗 唐 裴度

臣度言臣聞主聖臣直今既遇聖主輙為直臣上答殊死下塞羣望誓除國蠹無以家為苟獻替之可行何性命之足惜臣某中謝伏惟文武孝德皇帝陛下纂承丕業光啓雄圖方殄頑人之風以立太平之事而逆豎搆亂震驚山東奸臣作朋撓亂國政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何者為患有大小議事有先後河朔逆賊只亂山東禁闈奸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闈患大小者臣等與諸道戎臣必能剪滅大者非陛下制斷非陛下覺悟無計驅除今文武百寮中外萬品有心者無不憤惋有口者無不咨嗟直以威權方重獎用方深有所畏避不敢抵觸恐事未行而禍已及不為國計且為身計者耳臣比猶懷隱忍不願發明一則以辠惡如山怨謗如雷伏料聖君必自誅殛一則以四方無事萬樞且過紀綱潛壞賄賂公行待其貫盈必自顛覆今屬兇徒擾攘宸衷憂軫九有制命繫於安危痛此奸臣恣其欺罔干亂聖略非止一途又與翰苑近臣結為朋黨陛下聽其所說則必訪於近臣不知近臣已先計會更唱迭和蔽惑聰明所以臣自兵興已來所陳章疏皆是至切所奉書詔多有參差蒙陛下委寄之意不輕被奸臣抑損之事不少臣所與佞倖亦無讐嫌祗是昨者臣請乗傳詣闕而陳戎事奸臣之黨最所畏懼知臣若到御座之前必能悉數其辠以此百計止臣此行臣又請領兵齊衆逐便討賊奸臣之黨尤所阻礙恐臣或率諸道或有成功進退皆受羈牽意見恣遭杜塞復恐三人險狡同辭合力或令兩道招撫逗留旬旹或遣蔚州行營拖拽日月但欲令臣失所使臣無成則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顧矣為臣事君一至於此且陛下前後左右忠良至多亦有熟會典章亦有飽諳師旅足得注使何獨斯人以臣愚見若朝中奸臣盡去則河北逆賊不討而自平若朝中奸臣盡在則可朔逆賊雖平益熾臣伏讀國史知代宗之朝蕃戎侵軼直至畿甸代宗不知蓋被程元振壅蔽幾危社稷當時柳伉乃太常一博士耳猶抗表歸辠為國除害今臣所任兼揔將相豈可坐觀兇邪有噎日月

臣不勝感恩嫉惡之至謹附中使趙奉國奉表以聞

儻陛下未甚信臣猶惑奸黨伏乞出臣此表令三事

大夫與百寮集議彼不受責臣合伏辜天鑒孔明照

臣肝血但得天下之人知臣不負陛下則臣雖死之

日猶生之年

表

遺表

遺表　漢　諸葛亮

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別無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嬴財以負陛下

遺表　宋　范純仁　文鑑

臣聞生也有涯難逃定數死之將至顧畢餘忠輒留晷盡之期仰瀆蓋高之聽伏念臣賦性拙直稟生艱危忠義雖得之家傳利害率同於人欲未始苟作以干譽不敢患失以營私蓋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粤自治平擢爲御史繼逢神考進列諫垣荏苒五十二年首尾四十六任分符擁節持槖守邊晚叨宥密之求再席鈞衡之寄遇事輒發曾不顧身因時有爲止欲及物固知滿盈之當戒弗思禍亂之陰乘萬里風波僅脫江魚之葬四年瘴癘幾從山鬼之遊忽遭睿聖之臨朝首圖纖介之舊物復宮易地遣使宣恩而臣目已不明無復仰瞻於舜日身猶可勉或能親奉於堯年豈事理之能諧果神明之見害未獲九重之入覲卒然四體之不隨空憗田畝之還上負乾坤之造猶且強親藥石貪戀歲時儻粗釋於沈迷或少紓於報效今則膏肓已迫氣息僅存泉路非遙聖時永隔恐叩閽之靡近雖結草以何爲是以假漏偷生刳心瀝

愍庶皇慈之俯鑒亮愚意以無它臣若不言死有餘憾伏望皇帝陛下清心寡欲約己便民達孝道於精微擴仁心於廣遠深絕朋黨之論審察邪正之歸搜拔幽隱以盡人材屏斥奇巧以厚風俗愛惜生靈而無輕議邊事包容狂直而無易逐言官若宣仁之毀謗未明致保祐之憂勤不顯本權臣務快其私忿非泰陵實謂之當然以致未究流人之往愆悉以聖恩而特敘尚使存沒猶汙瑕疵又復未解疆場之嚴幾空帑藏之積有城必守得地難耕凡此數端願留聖念無令後患常軫淵衷臣所重者陛下上聖之資臣所惜者宗社無疆之業苟斯言之可采則雖死而猶生淚盡辭窮形留神逝

遺表 建炎二年七月　　宋　宗澤

心期許國每輸扶厦之忠死不忘君猶積戀軒之意魂魄將離於形體精忱願達於冕旒中謝伏念臣猥以樸忠受知淵聖擢自困躓羇窮之際付以冦鹵往來之衝適遇陛下出總元戎察臣粗著勞效坐籌帑計俾臣得預屬僚逮夫踐祚之初首錄孤危之迹冦攘未泯暫烏淮南之巡宗廟斯存委守留司之鑰力小任重志大心勞誓戒　再安王室但知懷主井委命於鴻毛無復偷生期裹尸於馬革夙宵以繼寢食靡寧斯民獲奠枕之安　馬無飲河之意事爲紛至遑勉惟多回視頹齡已迫桑榆之晚景益堅素節每期松栢之後彫豈謂餘生忽先朝露尚扶病而治事致受已以顛私陰陽之沴海深藥石之功莫效少延殘喘庶畢願言昨有招安到楊進等約其衆多無慮百萬昔嘗爲冦頗聚衆以震師今已革心欲爲國而戡難足踵道路雲集都城已涓吉而戒塗擬成功於指日干戈未舉舟壑忽移神爽飛揚長抱九泉之恨功名卑劣尚貽千古之羞仰憑睿眷之深必無生

死之異囑臣之子記臣之言力請回鑾亟還金闕上念社稷之重下慰黎民之心命將出師大震雷霆之怒救焚拯溺出民水火之中夙荷君恩敢忘尸諫顒昂法座無由再望於清光枯朽微生從此永辭於宸宸

表

雜表

過通天臺奏漢武帝表　梁　沈炯

臣聞橋山雖掩鼎湖之竈可祠有魯遂荒大庭之迹無泯伏惟陛下降德猗蘭纂靈豊谷漢道既登神仙可望射之罘于海浦禮日觀而稱功横中流於汾河指柏梁而高晏何其樂也豈不然歟既而運屬上仙道窮晏駕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盌究出人間陵雲故基共原田而膴膴扶風餘趾對陵阜而茫茫羈旅縲臣能不落淚昔承明既厭嚴助東歸駟馬可乘長卿西返恭聞故實竊有愚心黍稷非馨敢忘徹福但雀臺之弔空愴魏君雍邱之祠未光夏后瞻仰烟霞伏增悽戀

狀

凡屬論事者並入奏疏類中

進田宏正碑文狀　唐　元稹

臣伏以陛下所以令臣與宏正立碑蓋欲遣魏博及鎮州將吏等並知宏正首懷忠義以致功勳臣若苟務文章廣徵經典非惟將吏不會亦恐宏正未詳雖臨四達之衢難掩萬人之口臣所以效馬遷史體叙事直書約李斯碑文勒銘稱制使宏正見銘而戒逸將吏覩叙而愛心不隱實功不爲溢美文雖樸野事頗彰明伏乞天慈特留宸鑒其碑文謹隨狀封進

薦李晏章楚狀 太和六年　唐　白居易

右前件官比任海州刺史被本道節度使配諸州稅搉一例加估徵錢晏頻申論恐損百姓本使稱用軍事切不得已而從之及被人論朝廷勘覆責不聞奏除削官階雖在法則誠合舉行於晏則爲獨屈況晏累爲宰牧皆著良能清白公勤頗聞於衆自經停罷已涉三年退居洛陽窮　至甚身典三郡家無一金據此清廉別堪優奬又建中初李正已與納連及汴河阻絕轉輸不通晏先父洧即正已堂弟爲徐州刺史當叛亂之時洧以一郡七城歸國效順棄一家百口任賊誅夷開運路於咽喉斷兇渠於右臂遂使逆謀大挫妖寇竟消從此徐州埇橋至今永爲内地如洧之子實可念之臣伏以洧之忠功不可忘晏之吏材不可棄伏希聖念量投一官庶使廉吏忠臣聞之有以激勸

中和日謝恩賜尺狀　唐　白居易

右今日奉宣賜臣等紅牙銀寸尺各一者狀以中和屆節慶賜新恩當晝夜平分之時頒度量合同之令況以紅牙為尺白銀為寸美而有度煥以相宣逮下明忖度之心為上表裁成之德慶澤所及歡心畢同臣等塵忝日深寵賜歲至雖恩光下濟咫尺之顏不違而尸素內慙分寸之功未効捧受愧畏倍萬恒情謹具奏聞謹狀

進兩制三館牡丹歌詩狀　宋　晏殊　文鑑

臣准傳宣劄子奉聖旨令兩制三館賦後苑諸殿亭牡丹歌詩者化合天人祥開卉木協風靈雨散為膏壤之滋共蔕并柯布在咨青之圖畫品難形於卓異瑞圖不盡於芳妍乃詔儒臣各摛華藻匪太平之特盛豈榮遇之及茲昔者虞舜賡期有皋陶之賡載周宣繼業聞吉甫之誦章蓋默助於謨猷不專工於辭翰迫於漢室尤好藝文別館離宮多命從臣之制作倡優鄭衛已無前古之箴規中葉以還其風未泯永平神雀之頌孝明稱美者五人正元重九之篇德宗考第於三等並垂編簡式著熙隆洪惟聖運之會昌可繼重華之輝耀然於衆製未復前修思諷諭者隐其情而靡宣局聲律者艷其言而罕實不足以上裨睿覽下逮民情效明良喜起之音續雅頌清微之範姑用登高而能賦庶幾博奕之猶賢罔叶精求豈任多愧臣首當庸濫實玷恩華輿竊以思覥惶無極其兩制并侍講學士龍圖閣待制自章得象已下十三人三館秘閣自康孝基已下二十七人歌詩共一百

四十首謹隨狀進以聞

辭免撰趙瞻神道碑狀　宋　蘇軾

奏准勑差撰故中散大夫同知樞密院趙瞻神道碑并書者右臣平生不爲人撰行狀埋銘墓碑士大夫所共知近日撰司馬光行狀蓋爲光曾爲亡母程氏撰埋銘又爲范鎮撰墓誌蓋爲鎮與先臣洵平生交契至深不可不撰及奉詔撰司馬光富弼等墓碑不敢固辭然終非本意況臣危病廢學文辭鄙陋不稱人子所以欲顯揚其親之意伏望聖慈別擇能者特許辭免

杭州召還乞郡狀　　宋　蘇軾

竊慮區區之誠未能遂回天意須至盡露本心重干
聖聽臣昔於治平中自鳳翔職官得替入朝首被英
宗皇帝知遇欲驟用臣當時宰相韓琦以臣年少資
淺未經試用故且與館職亦會臣丁父憂去官及服
闋入覲便蒙神宗皇帝召對面賜獎激許臣職外言
事自惟羇旅之臣未應得此豈非以英宗皇帝知臣
有素故耶是時王安石新得政變易法度臣若少加
附會進用可必自惟遠人蒙二帝非常之知不忍欺
天負心欲具論安石所為不可施行狀以裨萬一然
未測聖意待臣深淺因上元有旨買燈四千椀有司
無狀虧減市價臣即上書論奏先帝大喜即時施行
臣以此卜知先帝聖明能受盡言上疏六千餘言極
論新法不便後復因考試進士擬對御試策進上并
言安石不知人不可大用先帝雖未聽從然亦嘉臣
愚直初不譴問而安石大怒其黨無不切齒爭欲傾
臣御史知雜謝景温首出死力彈奏臣丁憂歸鄉日
舟中曾販私鹽遂下諸路體量追捕當時梢工篙手
等考掠取證但以實無其事故鍛鍊不成而止臣緣
此懼禍乞出連三任外補而先帝眷臣不衰時因賀
謝表章即對左右稱道黨人疑臣復用而李定何正
臣舒亶三人構造飛語醞釀百端必欲致臣於死先
帝初亦不聽而此三人執奏不已故臣得罪下獄定
等選差悍吏皇遵將帶吏卒就湖州追攝如捕寇賊
臣即與妻子訣別留書與弟轍處置後事自期必死
過揚子江便欲自投江中而吏卒監守不果到獄即
欲不食求死而先帝遣使就獄有所約敕故獄吏不
敢別加非横臣亦覺知先帝無意殺臣故復留殘喘
得至今日及竄責黄州每有表疏先帝復對左右稱
道哀憐獎激意欲復用而左右固爭以為不可臣雖
遠亦具聞之古人有言聚蚊成雷積羽沉舟言寡不
勝衆也以先帝知臣特達如此而臣終不免於患難
者以左右疾臣者衆也及陛下即位起臣於貶所不
及一年備位禁林遭遇之異古今無比臣每自惟昆
蟲草木之微無以仰報天地生成之德惟有獨立不
倚知無不言可以少報萬一始論衙前差顧利害與

孫永傅堯俞韓維爭議因亦與司馬光異論光初不以此怒臣而臺諫諸臣逆探光意遂與臣為仇臣又素疾程頤之姦未嘗假以色詞故頤之黨人無不側目自朝廷廢黜大奸數人而其餘黨猶在要近陰為之地特未敢發耳小臣周穜乃敢上疏乞用王安石配饗以嘗試朝廷臣竊料穜草芥之微敢建此議必有陰主其事者是以上書逆折其奸鋒乞重賜行遣以破小人之謀因此黨人尤加忿疾其後又於經筵及論黄河不可回奪利害且上疏爭之遂大失執政意積此數事恐别致患禍又緣臂痛目昏所以累章力求補外竊伏思念自忝禁近三年之間臺諫言臣者數内只因發策草麻羅織語言以為謗訕本無疑似白加誣執其間曖昧譖愬陛下察其無實而不降出者又不知其幾何矣若非二聖仁明洞照肝膈則臣為黨人所傾首領不保豈敢望如先帝之赦臣乎自出知杭州二年粗免人言中間法外刺配顔章顔益二人蓋攻積弊事不獲已陛下亦已赦臣而言者不放論奏不已其意豈為顔章等哉以此知黨人之意未嘗一日不在傾臣洗垢求瑕止得此事今者忽蒙聖恩召還擢用又除臣弟轍為執政此二事皆非大臣本意竊計黨人必大猜忌磨厲以須勢必如此聞命悸恐以福為災即日上章辭免乞郡行至中路果聞弟轍為臺諫所攻般出廨宇待罪又蒙陛下委曲照見情狀方獲保全臣之剛褊衆所共知黨人嫌忌甚於弟轍豈敢以衰病之餘復犯其鋒雖自知無罪可言而今之言者豈問是非曲直竊謂人主之待臣子不過公道以相知黨人之報怨嫌必為巧發而陰中臣豈敢恃二聖公道之知而傲黨人陰中之禍所以不避煩瀆自陳入仕以來進退本末欲陛下知臣危言危行獨立不回以犯衆怒者所從來遠矣又欲陛下知臣平生冐涉患難危嶮如此今餘年無幾不免有遠禍全身之意再三辭遜實非矯飾柳下惠有言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臣若貪得患失隨世俛仰改其常度則陛下亦安所用臣若守其初心始終不變則羣小側目必無安理雖蒙二聖深知亦恐終不勝衆所以反覆計慮莫若求去非不懷戀天

地父母之恩而衰老之餘耻復與羣小計較短長曲直為世間高人長者所笑伏望聖慈察臣至誠特賜指揮執政檢會累奏只作親嫌回避早除一郡所有今來奏狀乞留中不出以保全臣子臣不勝大願若朝廷不以臣不才猶欲驅使或除一重難邉郡臣不敢辭避報國之心死而後已惟不願在禁近使黨人猜疑别加陰中也干犯天威謹俟斧鑕臣不任祈天請命戰恐隕越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辭免除寳謨閣學士狀　宋　崔與之

煥章閣直學士中奉大夫新除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宫增城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戸賜紫金魚袋崔與之狀奏伏准省劄奉聖旨除寳謨閣學士依所乞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宫任便居住臣均佚琳宫忽被予祠之寵陛華奎閣更叨進職之榮異數便蕃危衷震惕伏念臣受材庸下遭逢盛明通籍九門入蓮清廟之邃分符萬里出臨巨屏之雄計治罔功黜幽有典荷公朝用其長而護其短至末路憐其病而全其歸皈之文昌六聯之峻班繼以元戎十乘之重寄恩加項踵感至涕洟屬初政之方新撫孤蹤而欲躍驥雖老而伏櫪尚欲加鞭鶴已病而乘軒何堪受甲自嘆桑榆之景但傾葵藿之心未酬大恩徒抱遺恨輒布投閒之悃深虞方命之誅忱辭既乎淵聽甚邇眷優不遺於舊物絲綸更侈於新除祠官得請以為榮銘心知幸學士為真而非剩跼蹐難勝倘辭受之或乖則顛隮之立見上件宫祠指揮臣除已恭禀遙謝祇受訖所有寳謨閣學士恩命未敢祇拜欲望聖慈收回

誤恩庇安愚分賓出天地始終大賜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　唐　韓退之

右其人為文甚古立志甚堅行止取捨有士君子之操家貧親老無援於朝在舉場十餘年竟無知遇愈常慕其才而恨其屈與之還往歲月已多嘗欲薦之於主司言之於上位名卑官賤其路無由觀其所為文未嘗不掩卷長歎去年愈從調選本欲攜持同行適遇其人自有家事迍邅坎軻又廢一年及春末自京還怪其久絕消息五月初至此自言為閤下所知辭氣激揚面有矜色曰侯喜死不恨矣喜辭親入關覊旅道路見王公數百未嘗有如盧公之知我也比者分將委棄泥塗老死草野今胷中之氣勃勃然復有仕進之路矣愈感其言賀之以酒謂之曰盧公天下之賢刺史也未嘗有所推引蓋難其人而重其事今子鬱為選首其言死不恨固宜也古所謂知己者正如此耳身在貧賤為天下所不知獨見遇於大賢乃可貴耳若自有名聲又託形勢此乃市道之事又何足貴乎子之遇知於盧公真所謂知己者也士之修身立節而竟不遇知己前古已來不可勝數或日

接膝而不相知或異世而相慕以其遭逢之難故曰士為知己者死不其然乎不其然乎閣下既已知侯生而愈復以侯生言於閣下者非為侯生謀也感知己之難遇大閣下之德而憐侯生之心故因其行而獻於左右焉謹状

跋

答魏太子牋　　魏　吴質

二月八日庚寅臣質言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思哀之隆形於文墨日月冉冉歲不我與昔侍左右厠坐衆賢出有微行之游入有管絃之歡置酒樂飲賦詩稱壽自與可終始相保並騁材力效節明主何意數年之間死喪略盡臣獨何德以堪久長陳徐劉應才學所著誠如來命惜其不遂可謂痛切凡此數子於雍容侍從實其人也若乃邊境有虞羣下鳴沸軍書輻至羽檄交馳於彼諸賢非其任也往者孝武之世文章爲盛若東方朔枚皐之徒不能持論即阮陳之儔也其惟嚴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不慎其身善于謀國卽以敗亡臣竊恥之至於司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書爲務則徐生庶幾焉而今各逝已爲異物矣後事君子實可畏也伏惟所天優游典籍之場休息篇章之圃發言抗論窮理盡微摛藻下筆鸞龍之文奮矣雖年齊蕭王才實百之此衆議所以歸高遠近所以同聲也然年歲若墜今質已四十二矣白髮生鬢所慮日深實不復若平生之時也但欲保身勑行不蹈有過之地以爲知己之累耳游宴之歡難可更遇盛年一過實不可追臣幸得下愚之才值風雲之會時邁齒載猶欲觸胃奮首展其割裂之用也不勝慺慺以來命備悉故略陳至情質死罪死罪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　　魏　吳質

臣質言前蒙延納侍宴終日曜靈匿景繼以華燈雖虞卿適趙平原入秦受贈千金浮觴旬日無以過也小器易盈先取沈頓醒寤之後不識所言即以五日到官初至承前未知深淺然觀地形察土宜西帶恒山連岡平代北鄰柏人乃高帝之所忌也重以泜水漸漬疆宇喟然歎息思淮陰之奇譎亮成安之失策南望邯鄲想廉藺之風東接鉅鹿存李齊之流都人士女服習禮教皆懷慷慨之節包左車之計而質闇弱無以蒞之若乃邁德種恩樹之風聲使農夫逸豫于疆畔女工吟詠於機杼固非質之能也至於奉遵科教班揚明令下無威福之吏邑無豪俠之傑賦事行賞資於故實抑亦懔懔有庶幾之心往者嚴助釋承明之權受會稽之位壽王去侍從之娛統東郡之任其後皆克復舊職追尋前軌今獨不然不亦異乎張敞在外自謂無奇陳咸憤積思入京城彼豈虛談夸論誑曜世俗哉斯實薄郡守之榮顧左右之勤也古今一揆先後不貿焉知來者之不如今聊以當覲不敢多云質死罪死罪

爲鄭冲勸晉王牋　　晉　阮　籍

魏元帝咸熈元年進晉公司馬炎爲王炎讓不受公卿將校皆詣府勸進冲時爲太傅

冲等死罪伏見嘉命顯至竊聞周公因讓冲等眷眷實有愚心以爲聖王作制百代同風褒德賞功有自來矣昔伊尹有莘氏之勝臣耳一佐成湯遂荷阿衡之號周公藉已成之執據既安之業光宅曲阜奄有龜蒙呂尚磻溪之漁者也一朝指揮乃封營丘自是以來功薄而賞厚者不可勝數然賢哲之士猶以爲美談況自先相國以來世有明德翼輔魏室以綏天下朝無闕政人無謗言前者明公西征靈州北臨沙漠榆中以西望風震服羌戎東馳回首內向東誅叛逆全軍獨剋禽闔閭之將斬輕銳之卒以萬萬計威加南海名震三越宇內康寧苛慝不作是以殊俗畏威東夷獻舞故聖上覽乃昔以來禮典舊制開國光宅顯茲太原明公宜承聖旨受茲介福允當天人元公盛勳光光如彼國土嘉祚巍巍如此內外協同靡愆靡違由斯征伐則可朝服濟江掃除吳會西塞江源望祀岷山迴戈弭節以麾天下遠無不服邇無不肅令大魏之德光於唐虞明公盛勳超於桓文然後臨滄洲而謝支伯登箕山以揖許由豈不盛乎至公至平誰與爲鄰何必勤勤小讓也哉冲等不通大體敢以陳聞

與會稽王牋

晉　王羲之

古人恥其君不爲堯舜北面之道豈不願究其所事比隆往代況遇千載一時之運顧智力屈於當年何得不權輕重而處之也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己而所憂乃重於所欣傳云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外不寧內憂以深古之宏大業者或不謀於衆傾國以濟一時事功者亦往往而有之誠獨運之明足以邁衆暫勞之弊終獲永逸者可也求之於今可得擬議乎夫廟筭決勝必宜審量彼我萬全而後動功就之日便當因其衆而即其實今功未可期而遺黎殲盡萬不餘一且千里饋糧自古爲難況今轉運供繼西輸許洛北入黄河雖秦政之弊未至於此而卜室之憂便以交至今運無還期徵求日重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內所痛心嘆悼而莫敢吐誠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願殿下更垂三思解而更張令殷浩荀羨還據合肥廣陵許昌譙郡梁彭城諸軍皆還保淮爲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此實當今策之上者若不行此社稷之憂可計日而待安危之機易於反掌考之虛實著於目前願運獨斷之明定之於一朝也地淺而言深豈不知其未易然古人處閭閻行陣之間尚或於時謀國評裁者不以爲譏況廁大臣末行豈可默而不言哉存亡所係決在行之不可復持疑後機不定之於此後欲悔之亦無及也殿下德冠宇內以公室輔朝最可直道行之致隆當年而未允物望受殊遇者所以寤寐長歎實爲殿下惜之國家之慮深矣常恐伍員之憂不獨在昔麋鹿之游將不止林藪而已願陛下暫廢虛遠之懷以急倒懸之急可謂以亡爲存轉禍爲福則宗廟之慶四海有賴矣

與廬陵王義真牋　晉　謝靈運

會境既豐山水是以江左嘉遯並多居之但季世慕榮幽棲者寡或復才為時求弗獲從志至若王宏之拂衣歸耕踰歷三紀孔淳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既萬齡辭事就閒纂戎先業浙河之外棲遲山澤如斯而已既遠同羲唐亦激貪厲競殿下愛素好古常若布衣每意昔聞虗想巖穴若遺一介有以相存真可謂千載盛美也

啟

論事

陳謝

慶賀

投知

往來

啟

論事

求爲劉瓛立館啓

梁 任昉

昔在魏中叏及晉始書貴虛元人悦陶縱瑚璉廢泗上之容樽俎忽林下之適春千秋羽委曠而弗陳西序東膠寂寥而誰仰所以金鷄忘曉玉羊失馭神器毀於儦戍寶歷遷於千越豈不悲歟劉瓛澡身浴德修行明經賤珪璧於光陰竟松筠於歲晚貧不隕穫其心窮不二三其操而困無居止浮寓親遊垣棟傾鑽室衡塾側有朋自遠無用栖憑皆負笈擔登櫛風沐露瓛之器學無謝前修輒欲與之周旋開館招屈臣第西偏官有閑地北拒青山南望通邑雖曰人境實少浮喧廣輪裁盈數畝布以施立黌塾導藝桑麻粗創茨宇

上東宮請講學啓元宗爲太子時　唐　張　說

臣聞安國家定社稷者武功也經天地緯禮俗者文教也社稷定矣固寧輯於人和禮俗興焉在刊正於儒範頃考古道率由舊章故周文王之爲太子也崇禮不倦魏文帝之在春宮也好古無怠博覽史籍激揚令聞取高前代垂名不朽伏惟皇太子殿下英睿天縱聖敬日躋神算密發推戎立斷廓清氛祲用寧國家兆人由是歸德六合所以推功主鬯青宮固本也分務紫極觀政也副羣生之望作累聖之儲殿下之於天下可謂不輕矣監國理人可謂至重矣莫不拭目而視冀聞異政以裨聖道臣愚伏願崇太學簡明師重道尊儒以養天下之士今禮經殘缺學校陵遲歷代經史率多紕繆實殿下闡揚之日刊定之秋伏願博採文士旌求碩學表正九經刊考三史則聖賢遺範粲然而覩況殿下至聖神聰留情國體幸以問安之暇應務之餘引進文儒詳觀文典商畧前載討論得失降溫顏閒讌議則政途理體日以增益繼業承祧永垂德美臣等行業素輕藝能寡薄顧慙端士叨侍宮闈日夜祇懼無以裨輔區區微誠願効塵露輕進芻蕘望垂採擇臨啓如失伏用兢惶謹啓

上李太尉論北邊事啓　唐　杜牧

某啓伏以聖主垂衣太尉當軸威德上顯和澤下流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星辰順靜日月光明天業益昌聖統無極既功成而理定實道尊而名垂今則未聞縱東山之遊樂後園之醉惕惕若不足兢兢而如無豈不以邊障尚驚殊虜未殄防其入寇猶須徵兵伏以迴鶻種落人素非多校於突厥絶為小弱今者國破衆叛逃來漢南爲羈旅之寇食草萊之實向髮驪騂之騎凋耗已無湩酪皮毳之資饑寒皆盡寄命雜種藏跡陰山取之及時可以一戰今者度虜之不出者有二時去時來徊翔不決必有所在西戎已得要約伺其氣勢同爲侵擾此其一也心膽破壞馬畜殘少且於美水豐草暖日廣川牧馬養習以俟強大此其二也今者徵中國之兵與之首尾久戍則有師老費財之憂深入則有大寒瘃墮之苦示戎狄之弱生姦桀之心今者不取恐貽後患敢以管見上干尊重自兩漢伐虜皆是秋冬不過百日驅中國之人入苦寒之地此時匈奴勁弓折膠重馬免乳畜肥草壯力全氣盛與之相校勝少敗多故匈奴云漢實大國也但其人不能辛苦爾此所謂避虛而擊實逃短而攻長至於後魏崔浩因見其理蠕蠕強盛屢犯北邊浩請討之曰蠕蠕恃其地遠自寬已久故夏則散衆放畜秋乃肯寒向暄南來寇抄今出其意表掩其不備大兵卒至必驚駭星分向塵奔走牡馬護牝馬戀車驅馳難制不得水草未過數日則聚而困斃可一舉而滅矣武帝從之及全軍入境蠕蠕先不設備民畜布野驚怖四奔莫相收攝於是分軍撲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凡所俘虜及獲畜產彌漫山澤高車因殺蠕蠕種類歸降者三千餘萬落虜遂散亂帝沿弱水西行至涿邪山諸大將慮深入恐有伏兵勸帝停止不追浩先勸窮追之不從後聞涼州賈胡言若更前行三日則盡滅之矣帝深恨之以某所見今若以幽并突陣之騎酒泉教射之兵整飭誡誓仲夏潛發計陰山與涿邪之遠近十不一二校蠕蠕迴鶻之弱強猶如虎鼠五月節氣在中夏則麥到陰山尚寒國中之兵足以施展行軍於枕席之上戮寇

於掌股之中執轠懸餅湯沃睍雪一舉無類必然之策今冰合防秋氷銷解戎行之已久虜為長然出其意外實為上策議者或云北取黠戛令討迴鶻伏以黠戛起於别種𧺝為可汗必是英傑天時必助賢材必用法令必明滅迴鶻之後便是勍敵况示之以弱必為所輕今者四海九州同風共貫諸侯用命年穀豐熟可以瘞元王於常山子遺人於河壖顧茲瘦虜豈遺子孫伏惟太尉相公文德素昭武功𠋫著畫地而兵刑盡見按猬而邊事無遺唯一指蹤即可掃迹昔漢武帝求賢也有上書不足採者輙報罷去未嘗罪之故能羈越臣胡大典禮樂今太尉與仁聖天同德有志之士無不願死伏惟特寬狂狷不賜誅責生死榮幸無任感恩

啟

陳謝

謝滕王集序啓

周　庾信

某啓伏覽制垂賜集序紫微縣映如傳閭里之書青鳥遥飛似送胥城之壁若夫甘泉宮裏玉樹一叢元武闕前明珠六寸不得譬此光芒方茲照燭有節有度即是能平八風愈昌愈髙殆欲去天三尺殿下惟才蓋代逸氣横雲濟北顔淵關西孔子譬其毫翰則風雨爭飛論其文采則魚龍百變蒲桃繞館新開碣石之宫脩竹夾池始作睢陽之苑琉璃泛酒鸚鵡承杯鳳穴歌聲鸞林舞曲况復行雲逐雨迴雪隨風湖陽之尉既成烏喜之困春陵之侯便是銷憂之地某本乏才用亡多述作加以連鄣陽九考免儒硎江陵百六幾從士隴至如殘編落簡並入塵埃赤軸青箱多從灰燼比年病恙彌留光陰視息桑榆已逼蒲柳方衰不亡秋氣之悲實有窮途之慽是以精采瞀亂頗同宋玉言辭蹇吃更甚揚雄一吟一咏其可知矣好事者不求知音者不用非有班超之志遂已棄筆未見陸機之文久同燒硯至於凋零之後殘缺所餘又已雜用補袍隨時覆醬聖慈憐愍遂垂存録始知揄揚過差君子失辭比擬從横小人迷惑荆玉抵鵲正恐輕用重寶龍淵削玉豈不徒勞神慮近石迴顔朽材變於雕梁孫陽一言奔蹄成於駿馬故知假人延譽重於連城借人羽毛榮於尺玉溟池九萬里亡踰此澤之深華岳五千仞終愧斯恩之重即日金門細管未動春灰石壁輕雷尚藏冬蟄伏願聖躬與時納祐南陽賓雉幸足覲睎酈縣菊泉差能延壽伏遲至鄣可期從梁有日同杞子之盟會必欲瞻仰風塵共薛侯而來朝謹當逸迎冠蓋魚腸尺素鳳足數行書此謝辭終知不盡謹啓

謝趙王示新詩啓　　周庾信

某啓鄭敬至奉手敎累紙并示新詩八體六文足驚毫翰四始六義實動性靈落落詞高飄飄意遠文異水而湧泉筆非秋而垂露藏之山岊可使雲霧鬱起濟之江浦必當蛟龍繞船首夏清和聖躬怡裕琉璃琱管鵲顧鸞迴婉轉綠沈猿驚雁落下風傾首以日爲年揵爲舍人實有誠願碧鷄主簿亡由遂心寂寞荊扉踈蕪蘭徑驂駕來梁未期卜日遣騎到鄴希垂枉道

謝趙王賚犀帶等啓　　周庾信

某啓奉教垂賚犀粧帶錢十貫魏君寶帶特賜劉禎趙王國祖偏資裴楷貫藏文馬如煒安息之銀帶揮通犀似攫雲南之獸北郭騷之長貧是所甘慚南宮敬之載寶殊非念望花開四照唯見其榮鼇戴三山深知其重昔沈義將盡遂司命而還生士燮行埋值仙人而更活今日慈矜斯之謂矣馬前騶而導路或似識恩雞未曉而開關客能報主謹啓

謝湖南于常侍啓　　唐　羅隱

某啓某今月十九日已至界首迴望旌棨涕泗不任某荘㮚粗疎更膏肓鈍不能量力嘗欲干名隨貢部以恓惶將隣十上看時人之顏色豈止一朝進則刺淺許都退則歌終漢壘地雖至公人莫用容憑執爨以無由假隣光而不得常侍獨於此際降以深仁奏仇覽之官資近陳遵之尺牘福由無妄榮亦何酧近者以江表歲饑具中力困旨甘既闕晨夕繫懷常侍不顧人言將逾事例給使府留州之物代衡陽計歲之資俾以東歸救其恓旅蔡澤北遊之日缾甑不存陸生南返之年橐裝皆滿聊將自衒粗可諱窮但以感切違梁情深去魯辭畫戟而心猶侶醉上孤舟而淚始如流蓋以非故舊之由緣無強近之慰薦祇因獎善便與致身如某之孤賤者則多似某之遺逢者則火以茲自誓安可慭忘今則尚有迴期猶寬旅思石尤風足橋口浪衰長片石以高飛指重湖而直過地名北渚長牽楚客之心水到東吳敢忘湘波之色謹啓

謝制科啓　　宋　蘇軾　文鑑

右軾啓今月某日蒙恩授前件官者臨軒策士方搜絕異之材隨問獻言誤占久虛之等忽從佐縣擢與評刑內自顧於無堪凜不知其所措恭惟制治之要惟有取人之難用法者畏有司之不公故舍其平生而論其一日通變者恐人才之未盡故詳於採聽而略於臨時茲二者之相形顧兩全而未有一之於考試而掩之於倉卒所以為無私也然而才行之迹無由而深知委之於察舉而要之於久長所以為無失也然而請屬之風或因而滋長此隋唐進士之所以為有獘魏晉中正之所以為多姦惟是賢良茂異之科兼用考試察舉之法每中年輙下明詔使兩制各舉所聞在家者能孝而恭在官者能廉而慎臨之以患難而能不變邀之以寵利而能不回既已得其行已之大方然後責其當世之要用學博者又須守約而後取文麗者或以用寡而見尤特於萬人之中求其百全之美凡與中書之召命已為天下之選人而又有不可測知之論以觀其默識之能無所不問之

策以效其博通之實至於此而不去則其人之可知然猶使御史得以求其疵諫官得以考其素一陷清議輒為發人是以始由察舉而無請謁公行之私終用考試而無倉卒不審之患蓋其取人也如此之密則夫不肖者安得而容軾才不逮人少而自信治經獨傳於家學為文不願於世知特以饑寒之憂出求升斗之祿不謂諸公之過聽使與羣豪而並游始不自量欲行其志遂竊俊良之舉不知氣力之微論事迂濶而不能動人讀書疎略而無以應敵取之甚愧得而益慚此蓋伏遇某官德為世之望人位為時之顯處聲稱所被四方莫不奔趨議論一加多士以為進退致茲庸末亦與甄收然而志卑處高德薄寵厚歷觀前輩由此為致君之資敢以微軀自今為許國之始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南省主文與歐陽内翰啓　宋　蘇軾　文鑑

竊以天下之事難於改為自昔五代之餘文教衰落風俗靡靡日以塗地聖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其流明詔天下曉諭厥旨於是招來雄俊魁偉敦厚樸直之士罷去浮巧輕媚叢錯綵繡之文將以追兩漢之餘而漸復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過求深者或至於迂務奇者怪僻而不可讀餘風未殄新弊復作大者鏤之金石以傳久遠小者轉相摸寫號稱古文紛紛肆行莫之或禁蓋唐之古文自韓愈始其後學韓而不至者為皇甫湜學皇甫湜而不至者為孫樵自樵以降無足觀矣伏惟内翰執事天之所付以収拾先王之遺文天下之所待以覺悟學者恭承王命親執文柄意其必得天下之奇士以塞明詔軾也遠方之鄙人家居碌碌無所稱道及來京師又不知名將治行西歸不意執事擢在第二惟其素所畜積無以慰士大夫之心是以羣嘲而聚罵者動滿百千亦惟恃有執事之知與衆士君子議論故恬然不以動其心猶幸御試不為有司之所

排使得搢笏跪起謝恩於門下聞之古人士無賢愚惟其所遇盖樂毅去燕不復一戰而范蠡去越亦終不能有所為軾𩔖長在下風與賓客之未使區區之心長有所發夫豈惟軾之幸亦執事將有取一二焉

謝中書舍人啓

宋 蘇軾 文鑑

右某啓蒙恩授前件官者起於貶所未及期年擢置周行遂參法從省躬無有被寵若驚竊惟人材進退之間實為風俗隆替之漸必欲致治在於積賢雖一薛居州齊言不能移楚而用范武子晉盗可使奔秦崔琰進而廉儉成風楊綰用而淫侈改度誠國是之先定雖民散而可收拔茅茹者以彚而征附者棧者必先其直用舍既見好惡自明人知所趋勢有必至今朝廷方講當世之務力追前代之隆雖改定法令足以使事而未足以安民寛弛賦役足以安民而未足以成俗是以登進耆老搜求雋良將使士知向方民亦有耻如某者山林下士軒冕棄材少而學文本聲律雕蟲之技出而從仕有狂狷嬰鱗之愚溝中不願於青黄爨下無心於宫徵誤蒙收拾已出優恩薦履禁嚴殊非素望此盖伏遇某官德配前哲望隆本朝名重圭璋上助廟堂之用言為蓍蔡下同御士之謀餘論所加虚名增重知冊心之尚在憐白首之無歸特借寵光以寛衰病任隆才下恩重報輕直道而

行恐非所以安愚不肖之分充位而已又不足以解
御大夫之憂蚤夜以思進退維谷恐懼戰越不知所
裁

謝賈朝奉啓　　宋　蘇軾　文鑑

右軾啓自蜀徂京幾四千里携孥去國蓋二十年側
聞松楸已中梁柱過而下馬空瞻董相之陵酹以隻
鷄誰副橋公之約宦游歲晚坐念涕流未報不貲之
恩敢懷盍歸之意常恐樵牧不禁行有雍門之悲雨
露既濡空引太行之望豈謂通判某官政先慈孝義
篤友朋首隆學校之師儒次訪里閭之耆舊自嗟來
暮不聞拔薤之規尚意神交特致生芻之奠父老感
歎桑梓光華深衣練冠莫充垂淺於墓道昔襦今袴
尚能鼓舞於民謠仰佩之深力占難盡

永興提刑謝到任啓　宋　李昭玘　文鑑

委轡下車勤吏民之趨走據案涉筆擁文墨之紛紜將何補於事功徒有愧於面目伏念昭玘迂踈末學鄙野孤生賦才不長聞道最晚棲遲日月僅成九轉之功蹭蹬風塵未蒙一顧之價再預充廷之貢謾爲入格之遊敢意斐文偶塵精覽初乏青錢之作且置下陳誤經黃絹之評遽超數等叨從祿仕擢備儒官詎能揺管以窺天良愧奔蜂之化蠋屬大明之繼照延舊德以亮功博收人才盛集策府開閣之始豈乏異能備員者誰乃出下客人共榮於入彀時皆謂之登瀛正始諸賢濫陪武步石渠秘集頓發見聞惟知反己以自求敢覬因人而幸進謂有昭昭之明者必有冥冥之志無赫赫之勲者亦無凛凛之衆欲寡過而未能恐修名之不立以愚自信罔嘗稱傳而毀冊與世何尤不暇去婁而歸蚡安有本同而末異奚嘗先病而後瘳處冲季孟之閒僅知所立甘陵南北之部適李兩忘能不能各自其人得不得必尸諸命洋然迎餌詎爲宓氏之魚兀若畏人反類羊公之鶴嘆源泉之有本驚蒲柳之先衰一傳未終忧已述其姓氏片文屢過幾不辨其偏旁但糜廪粟以偷安何罪書魚之成蠧久玷外庭之列聊從别乘之行迫及更書復還舊直意無他異莫追終賈之才名不有可觀竊預趙張之政事舍冊鉛之點勘視鞭朴之喧嚚精神僅及於目前智慮或遺於意表蠅紛詐諜驟即復來雁集吏行守之不置閒關畏罪黽勉赴功入氷心濡每憂揭厲遇風知退冀免摧頹雖殫才駕之勞蔑有尺寸之補閒以私門艱窘多事侵陵祿未逮於孤窮歲已驚於遲暮田無附郭久附陶潛之歸盜不過門素多張禹之愛屢申愚懇願守方州猥需造物之私特假祥刑之任地占河關之勝道連雍陜之雄小民尚氣而喜爭巨猾瀕山而爲盜素稱劇郡尤藉長才自非氷鏡無疵權衡不撓則何以吏知守法人不稱寃顧煩閶闔之無堪追選掄之誤及此蓋其官元功播物一德亮天見遠業於有爲期太平之可致論事必同於善使人樂盡其才引傴僂以升高徒煩假手削輪困而成器幾誤揮斤敢不慎守官箴勉思民事

不近名而邀福無倚法以作威梳以中平得之安静以圖裨報上副陶成美蔭方林曾未虞於已背不才自養終賴託於長年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館職啓

宋 秦觀 文鑑

法同博士閱五載而遷官例比編書通三年而改秩寵靈既逮愧懼實深伏念觀族系單微器能淺陋少時好賦僅成童子之雕蟲中歲窮經未究古人之糟粕始榮名於進士俄充賦於直言濫居方物之前叨被傳車之召文章末技固非道義之尊箕斗虛名祗取誇傷之速亟從引避幾至顛隮褒未就於華衮惡已成於瘡痏三朞之內王尊乍佞而乍賢七年之中魯田一與而一奪但以偏親垂老生計屢空聊復覥顏以居未能投劾而去曰期汝汰分絶進升豈期積日以累勞輒亦逢年而遇合束緼還婦雖蒙假借之私懲羹吹虀尚懷譴訶之及竊觀前史具見鄗悰西蜀中郎孔明呼爲學士東海釣客建封任以校書雖爲將相之品題實匪朝廷之選用夫何寡陋遽有遭逢此蓋伏遇某官道欲濟時仁能錫類始憐貧女稍分秦壁之光終念波臣爲激越江之水矧茲奇蹇亦與甄收敢不以古人行已之方爲國士報君之義千金弊帚聊依翰墨以自娛一割鉛刀或冀事功之可

謝江梱密古心啓

宋　文天祥

領祠宮之香火敢望彈冠掌冊茂之冊鉛誤蒙推轂薦非由於識面事真可以語人項踵銜恩額首奉記切以觀遠臣以所主孟子以言進退之間遇大賢而相知韓公以爲遭逢之盛蓋受恩非天下所少而知己得君子爲難乃若初無左右之先容獨受門墻之隆遇此古道之相與尤人生之至榮伏念某執經而後恩以來念景行在四海之達尊而科第非終身之能事頗欲自拔於常人之類庶幾無負於上帝之衷頃趣闕下之時適際江干之警主憂臣辱念我生之不辰外阻内訌緊禍至之無日困柎豹而思奮遂投匭而獻言當時破膽而刳心何啻焦頭而爛額有倉卒等死之慮無毫髮近名之心六大息之陳豈曰賈生少年之過三千字之獻幸寬卯謨東市之誅遠時事之既平滋人言之無劃小體者或其失措好事者高其鬥名瘍痒亡知者以文采爲賢操挟不正者以譁競爲誕匪躬之故俱莫諒於初心尚口乃窮嗟難行於直道既奉祠而竊禄尚閉門而讀書未可與俗

人言姑盡我分內事不謂見知於長者遂勤延譽於諸公承明之廬著作之庭未嘗夢想寂寞之濱寬閒之埜遽沐寵光非華袞有一字之褒何敝帚增千金之重雖深慙於負乘然幸出於鈞陶求堅乃心欲報之德茲蓋伏遇某官清朝碩望昭代真儒胸中括石渠東觀之藏海內 天球河圖之瑞睠惟世道深屬我公整頓乾坤共屹江流之柱獻納日月入旋斗極之樞非徒耀不老之功名將有意太平之禮樂乃今小往大來之會皆前推後挽之功遂使疎庸例叨拔擢某敢不力持素節勉企前修稱彥博於都堂幸借卿公之譽為仲淹於館職敢忘元獻之知

謝李郡伯建三元坊啓　明　商輅

三元及第今為隔世之虛名刺史表閭又作他時之故事未嘗忘我何以報公昔高密為鄭康成建通德門潁陰為荀朗陵改高陽里皆邑令崇一鄉之虛譽與時流為千載之美談孰若掄魁之坊出自相公之筆如生會同館而張氷篆如遊法華寺而覩邕碑波戈峙金鳳而欲飛閭巷疑蒼龜而再轉雖進士之科未復然化民之意已多某因念平生真堪一笑家龍毅上嘗誇獨對之三千朱雀橋邊今作尋常之百姓進不得陳箕子之洪範退而發揮郭氏之中庸開山學紡嘉眉之規借時文明孔孟之意松間倡道豈無考德問業之人花外小車亦有事親從兄之樂然或預司徒之役則又如搴子之時代樹削迹之仇吾知免矣毀免盡墁之咎誰能與之不徒三十年金榜之名增重二千石銀鉤之字戒前北部使欲為之志動昔年鄉人助喜之心十字街頭如浮屠之起廢一千年後與華表以俱存何榮如焉可感多矣茲蓋伏遇某官坤維間氣河右俊人泉府培風善計江西之財

賦翰林借遲飽看天上之圖書肯爲朱幡早蓋而來
大是碧漳清江之福論振文誅奸之政季弟元兄用
留耕掠荒之心召父杜母使七八月遂雩壇之望使
三百川無溱洧之憂一日而百廢具擧三年而四境
皆治遂令迂闊亦蜀作新某雖奉几筵敢忘棨戟武
陵太守屢許訪於桃花黎家小童竟空吹於葱葉未
由胥晤曷盡多言某敢不佩此寸衷銘之百世薛火
保三大字長如甘棠蔽芾之春楊文貞一辨香頓祝
仙李蟠根之盛其爲皈嚮無任歡榮

啟

慶賀

賀趙江陵宗儒辟符載啓　唐　柳宗元

某啓伏聞以武都符載爲記室天下立志之士雜然相顧繼以歎息知爲善者得其歸嚮流言者有所間執直道之所行義風之所揚堂堂焉實在荆山之南矣幸甚幸甚夫以符君之藝術志氣爲時聞人才位未會盤桓因久中間因緣陷在危邦與時偃仰不廢其道而爲見忌嫉者横致唇吻房給事以高節特立明之於朝王吏部以清議自任辨之於外然猶小人浮議困在交戟凡諸侯之欲得符君者城聨壤接而惑於騰沸環視相讓莫敢先舉及受署之日則皆開口垂臂悵望悼悔譬之求珠於海而徑寸先得則衆皆怏然罷去知奇寶之有所歸也嗚呼巧言難明下流多訕自非大君子出世之氣則何望焉瞻望清風若在天外無任感激欣躍之至輕黷陳賀不勝戰越不宣

賀韓魏公啓　宋　王安石　文鑑

伏審判府司徒侍中龍衮上宰歸榮故鄉兼兩鎮之節麾備三公之典策貴極冨溢而無亢滿之累名遂身退而有褒加之崇在於觀瞻孰不慶羨伏惟某官受天間氣爲世元龜誠節表於當時德望冠乎近代典司密命揔攬中權毁譽幾至於萬端夷險常持於一意故四海以公之用舍一時爲國之安危越執鴻樞遂躋元輔以人才未用爲大恥以國本不逮爲深憂言衆人之所未嘗任大臣之所不敢及臻變故果有成功英宗以哀疾荒迷慈聖以謙冲退託内揆百官之衆外當萬事之微國無危疑人以静一周勃霍光之於漢能定策而終以致疑姚崇宋璟之於唐善致理而未嘗遭變記在舊史號爲元功未有獨運廟堂再安社稷弼亮三世救寧四方巍然在諸公之先焕乎如今日之懿若夫進退之當於義出處之適其時以彼相方又爲特美某久於庇賴實預甄收職在近仁欲致盡規之義世當大有更懷下比之嫌用自絶於高閎非敢忘於舊德遐聞新命竊仰遐風瞻望

門闌不任鄉往之至

賀歐陽少師致仕啓　　宋　蘇軾　文獻

伏審抗章得謝釋位言還天眷雖隆莫奪已行之志士流太息共高難繼之風凡在庇庥共增慶慰伏以懷安天下之公患去就君子之所難世靡不知人更相笑而道不勝欲私於爲身君臣之恩係縻之於前妻子之計推荷之于後至於山林之士猶有降志於垂老而況廟堂之舊欲使辭福於當年有其言而無其心有其心而無其決愚智共蔽古今一塗是以用舍行藏仲尼獨許於顔子存亡進退周易不及於賢人自非智足以周知仁足以自愛道足以忘物之得喪志足以一氣之盛衰則孰能見幾禍福之先脫屣塵垢之外常恐茲世不見其人伏惟致政觀文少師全德難名巨材不器事業三朝之望文章百世之師功存社稷而人不知躬履艱難而節乃見縱使耄期篤老猶當就見質疑而乃力辭於未及之年退託以不能而止大勇若怯大智如愚至貴無軒冕而榮至仁不導引而壽較其所得孰與昔多某受知最深聞道有自爲外爲天下惜老成之去而私喜明哲得保身

之全伏暑向闌台候何以伏冀為時自重少慰輿情

賀楊龍圖啓

宋 蘇軾 文鹽

右某啓伏審新改直職權司諫垣傳聞通邇竦動觀聽咸謂國家之鉅福乃用諫諍之真才必能深言以補大化方今朝廷之上號為無諱而太平之美終不能全臺諫之列歲不乏人而衆弊之原猶或未去豈聽之者徒能容而不能用言之者但為名而不為功歷觀古人之效忠皆因當世而用智不務過直期於必行右尹子革因墳典而道祈招之詩左師觸龍語饘粥而及長安之質徒盡拳拳之意不求赫赫之名此仁人及物之休功忠臣愛君之至分伏自頃歲所更幾人席未煖而輙遷踵相躡而繼去一身之譏固足以免矣而積歲之病當使誰去之恐習慣以為常遂因循而不振雖在僻陋願常隱憂以為必得朴忠憂國之人而又加以辨智得君之術言茍獲用國其庶幾伏惟諫院龍圖才椎於世而常若不勝節過於人而未嘗自異素練邊事深知兵驕頃持銓衡實識官冗必將舉大體而不論小事務實效而不為虛名軾最蒙深知愧無少補方傾耳以聽願續書諫苑之

藴告有侍而言或能著諍臣之論但以在外無由至
門踴躍之懷實倍倫等

賀呂副樞啓　　　宋　蘇軾　文鑑

伏審近膺告命入總樞機中外聳觀朝廷增重伏惟
慶慰竊以古之爲國權在用人德厚者輔其才而名
益隆望重者無所爲而人自服是以淮南叛國先止
謀於長孺汾陽元老尚改觀於公權樽俎可以折衝
藜藿爲之不採哀此風流之寞繼久矣寂寥而無聞
天亦厭於九才上復思於舊德恭惟樞密侍郎性資
仁義世濟忠嘉豈惟清節以鎮浮固已直言而中病
出領數郡若將終身小人謂之失時君子意其復用
迨茲顯拜夫豈偶然然而荷三朝兩世之恩當春秋
賢者之責推之不去凜乎其難進伯玉而退子瑕人
皆望於門下烹桑羊而斬樊噲公無愧於古人莫若
盡行疇昔之言庶幾大慰天下之望某登門最舊稱
慶無緣踴躍之懷實倍倫等

賀范端明啓　宋 蘇軾 文鑑

恭承明詔追録舊勳名陞秘殿之嚴實遂安車之養仍推餘澤以及後昆聞命以還有識相慶竊謂死生之事聖賢有不能了父子之際古今以爲難言方其犯雷霆於一時豈意収功名於今日惟天知我絶口不言偉事發之相重非人謀之所及恭惟致政端明學士至誠格物隱德在人弼亮四世如畢公壽考百年如衛武獨立不懼舍之則藏惟有青蒲之言尚在金滕之匱白日一照浮雲自開坐使遺民復覩盛世子孫歸休下萬石之里門君相之言授三老之几杖更延眉壽永作元龜

賀中書韓相公啓　宋 晁補之

伏自頃者初膺眷任入預政機屬時三舘之虗已在諸生之選聞因造請以辱収憐然閑門之外已疎而朝廷之間甚容絶編志躓越俎義愬言不獲伸事無所試上辜期待分絶激昂既流落於州塵旋顛危於筦庫伏遇左右卷舒以道從違在公雖均佚於留居尚倚平於世論慮以罪暌仰玷生成故門墻之問莫修而魚鳥之情遂闊側聞枚卜峻陟冢司遐徼同音歡呼共慶即日伏惟圖國有道自天降休恭以某官剛大直温柔嘉寛栗山嶽不動江海有容蹈君子之中庸知古人之出處皇天祚聖治世立賢煒仁祖之規模有魏公之風烈大數已得末流易防一昨初聞命行繼觀章下忠合上慮義激士心豈惟以千秋一言而取封蓋將試元宗十事而後入以謂可否分年而異處忠邪指類而並驅米斗至於千錢民室幾於九去此方今公患之至急與當宁軫憂之最深迺大臣先已究知則天下夫復何慮然可否但繫於寄訪而忠邪正懼於難分虞氏豈非用大中成周可謂建

皇極既憂讒說之震亦病叨憎之欽簪聞去蛾以陪
陛未有留蠢而蕃木毋疾之已甚則固亟姑存而勿
論則實難彰瘁不消勸沮廼立理有萬慮行非一歧
同何必親疏豈皆異魏舒始似無取鄭朋初若可通
安得遠知要因又見必使左右皆正直內外無欺誣
則可否自陳於前是非不叢而定成周虞氏乃得庚
幾皇極大中於焉攸叙憂羅卸孳尚何足言休兵務
農便可無患然補之處疏處而謀近懷蹇淺而計深
亦恃十年嘗承一盼重念補之稟資頑鄙賦命奇窮
勤苦幼能手建壯日憂危晚即摧絕盛時不別不白
以得嬪無拳無勇以蒙垢遭譴遠徙重罹閒喪亡僅
存再被竄逐邅迴五六年內往返九千里餘未省蹊
田亦遇奪牛之罰何嘗盜肉猥逢闞犬之還不死濤
淵稍佐民社世當至德之運人望太平之功拾穗行
歌問百年而如此飦蔬沒齒甘一介之當然豈敢謀
身尚懷報主耿耿自信昭昭實臨更顧尊所聞之高
明躋斯民以仁壽造次啓沃終始持循然後朝廷
海蒙遑猶大夫庶士無遺患國是永建家聲益隆以

副上之倚毗以慰人之須望旅瑣方困閽高莫親

賀龔參政啓　　宋　陸游

恭審光膺明詔進貳政機爲治不難其道顧何如耳用人若此吾國其庶幾乎傳聞四境驩喜一意某聞公論未必盡廢嘗恐不在於朝廷小人豈必無材惟患與聞於國事誠使元老大臣守紀綱而不紊近習外戚保富貴而有終政一出於廟堂權弗移於貴倖豈獨坐消於外侮固將馴致於太平孰成伊尹格天之功其在孟子敬王之學恭惟某官材負超軼器局恢閎造道深故能泛應而不窮進身正故敢盡言而無諱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已收効於立談開衆正之路塞羣枉之門曾不勞於變色薦紳相賀史册有光然而仁人先天下而憂重矣自任賢者備春秋之責艱哉克終某十年獨荷於異知萬里敢虛於忠告輒因尺牘罄寫寸誠未死殊方或見丕天之偉績猶期末路終爲盛世之幸民

賀吳丞相革啓　　宋　文天祥

今吾路之不通最爲天下之大契縉紳以開口爲事城閾以游談爲危機如人一家情睽離而衆侮至如人四體氣壅底而百病生多故之由一類諸此抨更子改拕轉舟移惟從衆謀可以合天心惟賡忠益可以布公道盡解羣疑衆難之會克有榮名成功之休其惟我公望在今日某瞻依有素慕戀惟深遭造閎以戚嚴犇揚庭而增抃以書上光範先伸賀夏之私於人見歐陽行長摳衣之敬其爲懇切固既數宣

賀趙侍郎月山啓　　宋　文天祥

選表揚綸歸中持橐來石洲之明月光照海山通明殿之紅雲影搖河漢介圭覲只會弁驩如恭惟某官玉粹金剛水鮮雪跨清窮生民之作膾炙諸公千將莫邪之鋒指麾餘子自傍天而行斗牛之渚便接地而起湖海之樓出入兵間月析燈碁之耿耿驅馳江上參斾井鉞之堂堂儒臣知兵從古所少天子謀帥必在其中方建纛而前千軍遠帳而不動及還笏而去二童隨馬而有餘悠悠四顧於山河落落一麾於江海嘯吟水石酹謫仙捉月之魂上下風檣訪舍人麾軍之迹慨然有神州陸沉之歎發而爲中流擊楫之歌蜀傳風景於峴山怒駭波濤於天塹長江爲備不數處可共險於敵人朝廷養兵三十年當成功於儒者乃疇庸於東掖乃趣貳於西曹大乙靈旗出陪貂尾鈞陳玉鑑進逼鰲頭青天白日鳳皇之聲名高山深林龍虎之氣勢前行爲兵部小紓帷幄之謀大本在中書丞正鈞樞之拜某濫巾劇部望屨修門班漢從於甘泉宮喜猶知已勒唐功於浯溪石已戒有

南都八生賀元馭相公啓　明　王世貞

通者巽書涣汗頻須當九重特達之知親書上考覃八命旁崇之寄晉領孤卿馬騶榮施曾祖承華之峻秩魚軒駢集姑婦長樂之崇班玆司之李賛皇屈從函胄他時之韋都尉無忝象賢縉紳已倍恒欣鄉國尤傳盛事伏惟某官閤下中吳孕秀東海涵靈智崇禮卑動由成性言規行矩妙合自然左氏之業就素臣仍公好惡董生之書成繁露始對天人國士無雙衰然南宮之選首廷魁第二允矣太史之呈祥再領成均多士皆其陶冶兩裁帝紼一時賴以權衡自魯連拂萊海之衣而嚴陵系桐江之咢南陽隱士獨稱爲卧龍洛下兒童皆知有司馬傅巖特召無藉金張之援漢殿同升共推兩魏之嫩清標着於平日故中夜無可郤之金白麻播於內庭而外朝減徵聲之宴上不枉道以求合下毋惓交而惜名人皆望之植同已排異已公不謂爾涣小羣成大羣爲國則梁不避讐遠嫌則恩無歸己若水若旱必與聖人同其憂一話一言務安社稷以爲悅當慈顏之底豫或少畏其愁眉若冰聽之轉圜庶幾緩其歸念此盖一人之有夔以致三后之協心雖臨軒之眷命有隆而猶墻之讓德彌着諸青宮一品已堅辭於違書之良彼素絲五絶實遠踰於章甫之貴匪故奪公之守殆將伸國之經某等素切儀刑遥深踴躍惟詔功詔德自古則然而有君有臣於斯爲盛皇天之產名世已過五百餘年賢者之在中書何妨二十四考

啟
投知

上兗州啓　　唐　駱賓王

側聞未遇孫歆鹽車無絶輪之迹時逢和氏荆山有連城之珍豈若聽清音於爨餘則枯桐發響收夜光於元璧則怪石騰輝在物猶然況於含識者矣伏惟明使君憑穴振儀龍門標峻瓊彫岳立表秀千雲霞煥霜霏澄虚鑒物既而代工天府忠簡帝心擁熊軾而撫百城建隼旟而臨千里生棠數惠恩纆去思剖竹垂仁式歌來暮清凝夜燭化警晨烏外勗九農内宏五教導之以禮樂齊之以刑書約法遵寛設蒲鞭之耻立言惟信控竹馬之期甘雨隨車雲低輕重之蓋珠還合浦波含遠近之星至如卧理稱難坐嘯匪易披裳問疾秉愛景以字人褰帷虞聽穆薰風而翦物嚴霜秋降叶隼擊而防小人零露春濡節羔旌而禮君子於是仁心有勇義不忍欺美譽騰於三齊芳猷騰於千古若乃清寛遠鏡皎月色於靈臺元鑒虚凝穆風聲於智府研機千慮探賾九流縟翠藻於詞林綷鮮花於筆苑文江翻浪織王漱以韜霞學海驚瀾綴珠鱗於濯錦加以懸榻待士擁篲禮賢汲引忘疲

獎題不倦懷級味道之客望範圍之駿奔萬包流略之夫窺義園以遐集求小善於毫芥顧正禮於二龍根幽滯於泥沙許明公於一鶚實王淹中故俗體朴學之宏規積下遺坻陶禮義之餘化頗遊簡素少閱縑緗每蟋蟀凄吟映素雪於書帳蒹葭振羽截碧蒲於翰林既而學異懷蛟才非夢鳥價不齊於南漢考不重於東山幸屬日月光華雲霞紛郁方結羨魚之網將諠叩角之詞奮短翮於槍榆希高標之餘拂濯纖鱗於涸澈望鴻浪之微需所　顧盼曲流剪拂增價則鉛刀有一割之用跛鱉致千里之行是知竊混吹於齊竽邀飛聲於郢路拘山鷄而自愿顧遼豕而多慙輕觸威顔不遑流汗謹啓

上令狐相公詩啓

唐　元稹

某啓某初不好文章徒以士無他技強由科試及有罪譴棄之後自以為廢滯潦倒不復以文字有聞於人矣曾不知好事者抉摘芻蕪塵黷尊重竊承相公直於館閣閒道某詩句昨又面奉教約令獻舊文戰汗悚踴慙忝無地某始自御史府謫官於外今十餘年矣閒誕無事遂用力於詩章日益月滋有詩何千餘首其間感物寓意可備矇瞽之諷達者有之詞直氣麤罪戾是懼固不敢陳露於人唯杯酒光景閒屢為小碎篇章以自吟暢然以為律體卑庳格力不揚苟無恣態則陷流俗常欲得思深語近韻律調新屬對無差而風情自遠然而病未能也江湘間多有新進小生不知天下文有宗主妄相倣傚而又從而失之遂至於支離褊淺之詞皆目謂為元和詩體某又與同門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為詩就中愛驅駕文字窮極聲韻或為千言或為五百言律詩以相投寄小生自審不能有以過之往往戲排舊韻別創新詞名為次韻相酬盖欲以難相挑耳江湘間為詩者

復相倣力或不足則至於顛倒語言重復首尾韻同意等不異前篇亦自謂為元和詩體而司文者考變雅之由往往歸咎於某嘗以為彫蟲小事不足自明閒相公記憶累旬已來實懼糞土之墻庇以大廈便不復摧壞實為版築者之誤輒敢撰寫古體歌詩一百首百韻至兩韻律詩又一百首合為五卷奉啓跪陳或希構廈之餘一賜觀覽知小生於章句中欒櫨榱桷之材盡曾量度則十餘年之邅迴不為無用矣詞旨瑣劣冒瀆尊嚴俯伏刑書不敢逃讓死罪死罪

上知己文章啓　唐　杜牧

某啓某少小好為文章伏以侍郎文師也是敢敬貢七篇以為視聽之汙伏以元和功德凡人盡當詠歌紀叙之故作燕將錄往年弔伐之道未甚得所故作罪言自艱難來始卒伍傭役輩多據兵為天子諸侯故作原十六衛諸侯或恃功不識古道以至為反側叛亂故作與劉司徒書處士之名即古之巢由伊呂輩近者往往自名之故作送薛處士序寶歷大起宮室廣聲色故作阿房宮賦有廬終南山下常有耕田著書志故作望故園賦雖未能盡窺古人得與揖讓笑言亦或的的分其狀貌矣自四年來在大君子門下恭承指顧約束於政理簿書間永不執卷上都有舊第唯書萬卷終南山下有舊廬頗有水樹當以耒耜筆硯歸其間及髮齒甚壯冀有成立他日捧持一遊門下為拜謁之先或希一獎今者所獻但有輕瀆尊嚴之罪亦何所取伏乞少假誅責生死幸甚謹啓

上宰相求湖州啓　　唐　杜牧

某啓人有愛某者言於某曰吏部員外郎例不為郡守不可求假使已求慎勿堅墾至於再三答曰某雖不學按六典令式及諸故事全無此例國史復無賢相名卿懸之以為格言此乃急於趨進之徒自為其說若以例言貞元初故相國公盧公邁由吏部員外郎出為滁州近者澶王傅李凝為鹽鐵使江淮留後豈曰無例人曰盧事太遠李為擢用此不足徵某曰不知今者視之古事在書取為今證遠自二代兩漢近至隋氏國初尚可援引況前十五年名相故事反不足為例乎況盧公邁止以骨肉寒餓而守滁陽非如某以親弟廢痼寒餓仍之是盧公有一某有二與盧公所切復為不同仲尼曰雍也可使南面今刺史古之南面諸侯行天子教化刑罰者江淮鹽鐵留後求利小臣校量重輕與刺史相懸求利小臣乃可吏部員外郎為之十萬戶州天下根本之地曰吏部員外郎不可為其刺史即是本末重輕顛倒乖戾莫過於此某弟顗世冑子孫二十一舉進士及第嘗為上裴相公書道杜溫潤詞理傑逸賈生司馬遷能為之非班固劉向輩疊疊之詞流於後輩人皆藏之朱崖李太尉迫以世舊取為浙江西團練使巡官李太尉貴驕多過凡有毫髮睨必疏而言之後謫袁州於蒼黃中言於親曹官吾貸曰如杜巡官愛我之言吾門下人盡能出之吾無今日李太尉在袁州顗客居淮南牛公欲尉為史覩謝曰荀爽為李膺御以此顯名今受命為幕府下執事御李膺矣然相公困謫遠地未顧仕宦牛公歎美之聰明雋傑非常人也某自省事已來未聞有後進名士表明廢棄窮居海上如顗比者今有一兄仰以為命復不得一郡以飽其衣食盡其醫藥非今日海內無也言於所傳聞亦未有也自古言喜莫若虢國太子以其死而復生言怨莫若申包胥求救於秦七日七夜哭聲不絕某今怨如包胥但未哭耳若蒙恩憫特遂血懇其喜也不下虢太子詞語煩碎頗於尊重足反軒闥神驚汗流不勝憂恐懇悃之至謹啓

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啓　唐　杜牧

某啓某幼孤貧安仁舊第置於開元末有屋三十間而已去元和末酧償息錢爲他人有因此移去八年中九十徙其居奴婢寒餓衰老死少壯者當面逃去不能呵制止有一豎戀戀憫歎挈百卷書隨而養之奔走困苦無所容庇歸死於延福私廟支拄欹壞而處之長兄以一驢游丐於親舊某與弟顗食野蒿藿寒無夜燭默念所記者凡三周歲遭遇知己各及第得官文宗皇帝改號初年某爲御史分察東都顗爲鎮海幕府吏至二年聞顗病眼暗無所覩故殿中侍御史韋楚老曰同州有眼醫石公集劍南少尹姜沔喪明親見石生針之不一刻而愈其神醫也某迎石生至洛告滿百日與石生俱東下見病弟於揚州禪智寺石曰是狀也腦積毒熱脂融流下蓋塞瞳子名曰內障法以金針旁入白睛穴上斜撥去之如蠟塞管蠟去管明然今未可也後一周歲脂當老硬如白玉色始可攻之某世攻此疾自祖及父某所愈者不下二百人可不足憂其年秋末某載病弟與石生自揚州南渡入宣州幕至三年冬某除補闕石生自曰明年春眼可針矣視瞳子中脂色玉白果符初言堂兄慥守潯陽沂流不遠刺史之力復可以飽石生所欲令其盡心此即家也京中無一夜田豈可同歸遂如潯陽四年二月某於潯陽北受赴官與弟顗決執手哭曰我家世德汝復無罪斯疾也豈遂痼乎既有石生慎無自撓其年四月石生施針九月再施針俱不効五年冬某爲膳部員外郎乞假往潯陽取顗西歸顗固白歸不可議俟兄慥所之而隨之會昌元年四月兄慥自江守蘄某與顗同舟至蘄某其年七月却歸京師明年正月出守黃州在京時詢今兗州東使君問傳眼狀傳云同州有二眼醫石公集是一也復有周師達者即石之姑子所得當同周老石少其術深妙似石不及某常病內障愈於周手豈少老間工拙有異某至黃州以重幣卑詞致周至蘄周見弟眼白嗟乎眼有赤脈凡內障脂凝有赤脈綴之者針撥不能去赤脈赤脈不除針不可施除赤脈必有良藥某未之知是石生業淺不達此理妄再施針周不針

而去時西川相國凡始鎮揚州弟兒謀曰揚州大都為天下通衢世稱異人術士多遊其間今去值有勢力可為久安之計冀有所遇其年秋顗果東下因家揚州與顗一相見別八年矣生一室中不復有再生意住三十日而西臨岐與决曰此行也必祈大郡東來謀彼醫藥衣食庶幾如志近聞九疑山南有隱士綦毋宏者人言異人能愈斯疾忠州酆都縣有仙都觀後漢時仙人陰長生於此白日昇天今聞道士龔法義年逾八十精嚴其法人之所謂有前世負累今世還以痼疾者奏章於上帝能為解之刺史之力一人或可致是以去歲閏十一月十四日輙獻長箋乞守錢唐蓋以私懇有素非敢率然言念病弟喪明坐廢十五年矣但能識其聲音不復知其髮已半白顏貌衰改是某今生可以見顗而顗不復能見某矣此天也無可柰何某能見顗而不得去此豈天乎而懸在相公若小人微懇終不能上動相公相公思憫終不下及小人是日月下親兄弟終無相見期况去歲淮南小旱衣食益困目無覩後困於衣食即海内言

窮苦人無如顗者今敢以情事再書懇迫上千尊重伏料仁奇必為惻惻然某蚤衰多病今春耳聾積四十日復落一牙耳聾牙落蓋年如七八十人將謝之侯也今未五十而有七八十人將謝之候蓋人生受氣堅強脆弱品第各異也堅強者七八十而衰脆弱者四五十而衰其不同也亦與草木中蒲柳松栢同也某今生四十八年矣自今來非惟耳聾牙落蓋以意氣錯寞在羣衆懽笑之中常如登高四望但見莽蒼大野荒墟廢壠悵望寂默不能自解此無他也氣衰而志散真老人態也自省人事已來見親舊交遊年未五十尚壯健而死者衆矣况某早衰敢望至六七十而後死乎願未死前一見病弟異人術士求其所未求以甘其心學其衣食之地某若先死使病弟無所不足然死而有知不恨死早湖州三歲可遂此心伏惟仁憫念病弟望其東来之心察其欲見病弟之志一如襄憐時遂血懇披剖肝膽重此告訴當盛暑時敢以私事及政事堂啓於丞相治其辠可也伏紙流涕俯俟嚴命不勝憂惶激切之至謹啓

獻河東公啓

唐　李商隱

商隱啓伏奉手筆猥賜奏署某少而羸懦長則艱屯有志爲文無資就學雖雜賦八首或慙於馬遷而讀書五車遠慙於惠子契闊湖嶺凄凉路岐罕遇心知多逢皮相昔魯人以仲尼爲佞淮陰以韓信爲怯聖哲且猶如此尋常安能免矣是以艮背却行求心自遠羅含蘭菊仲蔚蓬蒿見芳草則怨王孫之不歸撫高松則歎大夫之虛位不可終否屬於高明伏惟尚書春日同和秋霜共列叔子則九代清德稚春則七葉素儒君子立言永爲周禮正人得位長作歲星今者初涉將壇始穀賓帝射江浹壤潼水名都俗擅繁華地多村舊指巴西則民皆譙秀訪臨邛則客有相如舉纖繳以下冥鴻執定鏡而來西子唯所指命便爲丹青若某者又安可炫露短材叨塵記室暨車欵段徒逢伯樂而鳴土鼓迂踈恐致文侯之卧承命知忝撫懷自驚終無踰蜀之能但哲依劉之願未獲謁謝下情無任感激攀戀之至謹啓

上尚書范陽公

唐　李商隱

某啓仰蒙仁恩俯賜手筆將虛右席以召下材承命恐惶不知所措某幸承舊族早預儒林鄴下詞人夙蒙推與洛陽才子濫被交遊而時亨命屯道泰身否成名踰於一紀旅宦過於十年恩舊凋零路岐悽愴薦禰衡之表空出入間嘲揚子之書僅盈天下去年遠從桂海來返玉京無文通半頃之田乏元亮數間之屋隘傭蝸舍危託鷰巢春畹將遊則蕙蘭絶徑秋庭欲掃則霜露沾衣勉調天官獲升司壤歸惟却掃出則卑趨仰燕路以長懷望梁園而結慮尚書道光十範德冠氏宗愷悌之化旣流鎭靖之功方懋竊思上國投技東都及門唯交抵掌之談遂辱知心之契載惟浮泛猶愧光陰豈期咫尺之書終訪蓬蒿之宅感義增氣懷仁義歸便當焚遊趙之簦毀入秦之屩陳書投筆仰副嘉招謁謝未間下情無任

投禮部鄭員外啓　唐　羅隱

某啓某前月十八日輒以所爲惡文上干嚴重尋嬰疾劣遂曠門墻伏以皎鏡無私雖容屢照醫門多病應倦施功恐隨翔鳥之姿更望不龜之術某滄州拾釣紫陌逐塵徒欲信書不能知命道薄而魚腮易曝計踈而鳥脛難加所以寗戚叩歌不惟長夜魏舒對策近至中年丹霄無獨上之期雙鬢有相輕之色而員外芝田養秀桂苑摛華口裏雌黄旋成典故座中蘋白早遊風流敢因誘善之初仰冀噓枯之便儻一揃華陰之土聊拭蘇文則數升涇水之泥永依清濟

謹啓

投鹽鐵裴郎中啓　唐　羅隱

某啓某聞大道五千所制者莫先於躁浮生七十所傷者莫甚於情某所以反袂興嗟支頤浩歎顧兩端而若是持萬緒以奚歸爰念齠年即脩時革骨中馬駿掘内地靈入公孫龍之關不惟逞辨叱東方朔之御且欲獻書其後濩落單門蹉跎薄命路窮鬼謁天奪人謀營生則飽火於饑求試則落多於上東經海嶠受下館於諸侯西出劔門泣危途於丞相光景但銷於杯杓貨財不入於橐裝傳書而黄耳增勞久客而黑貂善敝閣者郎中丹青滴潤咳唾成音薦尤逸之村以地寒爲累舉仲宣之賦以體弱見遺既與奔北之懷因指在東之念江夏則鋪名池口毗陵則堰號銅墩皆有主張以生鹽未郎中尚或言泉晚決未亡洶瀝之功譚柄時迴别借牙齒之助俾得内資柔滑外救困窮然後驅淮陽入趙之師更謀背水整秦將渡河之卒重議焚舟目禱心祈言狂意迫其餘鼻矣不敢遑逃謹啓

啟
往來

王陽明平西啓　　明　費寀

伏審儒者知兵相臣出將殲渠魁以昭王度除羣醜以奏膚功九域同懽一家尤幸微君子則何能國在丈夫乃克帥師方叔顯允而制荊蠻仲尼文武而盟夾谷恭惟大中丞陽明老先生執事天畀宏猷世基碩德行高而心獨古才大而用不窮爰直道以事人肆忤奸而去位孤忠自許百折不回繼承前席之求丕拜賜環之命歷敭中外所至皆赫赫有聲槩視商險無入不怡怡自得盛名允副重荷攸歸來控三陲獨當一面下車平賊境内晏然退食受徒吾道南矣快若鸞鳳瑞世隱然虎豹在山乃值寧藩忍干天紀其所賢者五而智伯不仁不足畏者三而楚武心蕩搆言可醜盖穢德之彰聞國事日非惟奸囘之崇信無罪而殺民殺士非辟而作福作威何患無詞能入端人之罪惟知有利輙傾孳殖之家神人共憤者數年道路以目者千里睥睨天奪怒激主知堪隱惡之彌彰恣逆謀之大露驅囚徒而出戰殺命吏以張聲罪浮于淮南之謀刺將畢律可同吳王之招納亡叛

矯誣惑衆僭擬稱尊計竊跨于南都大揚帆而東下雖亂臣賊子人知不共戴天而後顧前瞻疇肯率先報國况長安之日適與蜀道之時難守臣盡入網羅疆圉誰其犄角人心騷動事勢幾危幸天不廢其所與而公可托之大事自名兩得智勇萬全一馳河北之文盡下山東之泆章僚響應壯士先登况志又奮于祖鞭而力莫勞于侃覺悦安社稷誠動鬼神宜茲先發後聞倏爾一月三捷長江天塹既回魏卤之戈赤壁火攻悉爐曹瞞之艦室家胥慶海宇一新事可方之古人功實蓋于天下西人瞻破魏公之勲望預隆下蔡功成晉國之經營先定似茲雋擧亦豈倖成雖公匡國以興六月之師寔天賜公以活一方之命某依憑幸類舊泰登龍呂粟亂邦素傷談虎托二天而幸免頻九死以更生喜隕自天恩酹無地慚請纓之已後恐擊壤之莫前恐門高而言則難幸惟俯納然室遠而心則邇可遷遐遺伏惟君子龍光茂德音於不爽大人虎變守謙吉以有終未遂參承益深企荷

葉臺山相公啓

明 蔡復一

靈樞元感三辰協兩北之階化瑟希聲八風調相說之樂皇嘉咸德世矚升猷其官名世應時訏謨定命道閱四氣體造物之中和文似六經還邃初之灝噩滑濁無間於澄撓燥濕不形於險喬當五色補鰲極之天獨一手倚蛾池之月陰陽微而難象則以信爲璣衡穀洛鬬而易波則以虛爲江海經遠無競客陪謝傅之碁用默止譁人醉平陽之酒少年口雖未輯而已遜於心天子先有深知而益孚于後故能出直臣于圜棘雖無濯樊决罷王之胙茅鴻有戒翼八紘競鞫九朝加尊汪怒豰之風惟自鳴而自息然砥濤之柱終不倚而不流蓋土炭低昂時至者匪琯葭之所設水火炎潤勢爭者賴鉉鼎以善調但云韋澳之無權誰知富弼之仰屋來舟而平輕重事戒少偏運斗而成暑寒談何容易嘖室浮疑其畏首元穹默相其苦心者也不然何以顯君陳之良畫昭入告作召公之考而對王休哉顧國論幾裂于輿瓢而邊形漸然于晋火牛李蜀洛宜畏其終盜賊螳斎盡弭其隙

協心三后方登伊傳之堂昌運萬年可尋唐宋之轍
即功成引退猶若為荅聖人之知若相亦惟終請勿
忘受賢者之責其挈瓶智短入窅地窮沅芷澧蘭喜
卜倩于丑子武漢石室思舞羽于苗民晧冥自愧其
揚𮐃在山敢言乎擇木初聆尚槐之命絕席白像旋
歌釐秬之詩撞鍾四海雖草榮之不謝亦葵向之有
懷叔明忠我司馬自故人之子袁緑誤矣絳侯真社
稷之臣薄矣吟秋以當賀夏伏惟曦彤一正嫗煦羣
萌鬱影梔光掃浮雲以開文照天罥地乳萸磐石而
固四維彌華漢室之黑幡永刻媧皇之青玉